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12n0374

大般涅槃經

北涼 曇無讖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1　壽命品
    - 1
    - 2
  - 2　金剛身品
  - 3　名字功德品
  - 4　如來性品
    - 1
    - 2
    - 3
    - 4
    - 5
    - 6
  - 5　一切大眾所問品
  - 6　現病品
  - 7　聖行品
    - 1
    - 2
    - 3
    - 4
  - 8　梵行品
    - 1
    - 2
    - 3
    - 4
    - 5
  - 9　嬰兒行品
  - 10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
    - 1
    - 2
    - 3
    - 4

    - 5
    - 6
  - 11　師子吼菩薩品
    - 1
    - 2
    - 3
    - 4
    - 5
    - 6
  - 12　迦葉菩薩品
    - 1
    - 2
    - 3
    - 4
    - 5
    - 6
  - 13　憍陳如品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013
  - 014
  - 015
  - 016
  - 017
  - 018
  - 019
  - 20

    - 21
    - 022
    - 23
    - 24
    - 25
    - 026
    - 27
    - 028
    - 029
    - 030
    - 031
    - 032
    - 033
    - 034
    - 035
    - 036
    - 037
    - 038
    - 039
    - 04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374

大般涅槃經序

後秦釋道朗撰

大般涅槃經者，蓋是法身之玄堂，正覺之實稱，眾經之淵鏡，萬流之宗極。其為體也，妙存有物之表、周流無窮之內，任運而動、見機而赴，任運而動，則乘虛照以御物，寄言蹄以通化；見機而赴，則應萬形而為像，即群情而設教。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慮，教彌天下而情不在已；廁流塵蟻而弗下，彌蓋群聖而不高；功濟萬化而不恃，明踰萬日而不居；渾然與太虛同量，泯然與法性為一。

夫法性以至極為體，至極則歸於無變，所以生滅不能遷其常。生滅不能遷其常，故其常不動。非樂不能虧其樂，故其樂無窮。

或我生於謬想，非我起於因假。因假存於名數，故至我越名數而非無。越名數而非無，故能居自在之聖位。而非我不能變，非淨生於虛，淨故真淨水鏡於萬法。水鏡於萬法，故非淨不能渝。

是以斯經觸章敘常樂我淨為宗義之林，開究玄致為涅槃之原用，能闡祕藏於未聞，啟靈管以通照，拯四重之癰疽，拔無間之疣贅。闡祕藏則暢群識之情，審妙我之在已；啟靈管則悟玄炁之潛，映神珠之在體。然四重無間誹謗方等，斯乃眾患之[病-丙+干]瘡，創疣之甚者。故大涅槃以無創疣為義名，斯經以大涅槃為宗目。宗目舉則明統攝於眾妙，言約而義備；義名立則照三乘之優劣，至極之有在。然冥化無朕、妙契無言，任之沖境則理不虛運。是以此經開誠言為教本，廣眾喻以會義，建護法以涉初，覩祕藏以窮原，暢千載之固滯，散靈鷲之餘疑。

至於理微幽蟠微於微者，則諸菩薩弘郢匠之功，曠舟船之濟，請難雲搆，翻覆周密，由使幽塗融坦，宗歸豁然。是故誦其文而不疲，語其義而不倦，甘其味而無足，餐其音而不厭。始可謂微言興詠於真丹，高韻初唱於赤縣，梵音震響於聾俗，真容巨曜於今日。而寡聞之士，偏執之流，不量愚見，敢評大聖無涯之典，遂使是非興於諍論，譏謗生於快心。先覺不能返其迷，眾聖莫能移其志，方將沈蔽八邪之網，長淪九流之淵，不亦哀哉，不亦哀哉。

天竺沙門曇無讖者，中天竺人，婆羅門種，天懷秀拔，領鑒明邃，機辯清勝，內外兼綜，將乘運流化，先至燉煌，停止數載。大沮渠河西王者，至德潛著，建隆王業，雖形處萬機，每思弘大道，為法城塹，會開定西夏。斯經與讖自遠而至，自非至感先期，孰有若茲之遇哉！讖既達此，以玄始十年歲次大梁，十月二十三日，河西王

勸請令譯，讖手執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銳，而為法殷重，臨譯敬慎，殆無遺隱，搜研本正，務存經旨，唯恨梵本分離殘缺未備耳。
余以庸淺，豫遭斯運，夙夜感戢，欣遇良深；聊試標位，敘其宗格，豈謂必然闚其宏要者哉。
大般涅槃經卷第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壽命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與大比丘八十億百千人俱，前後圍遶。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以佛神力出大音聲，其聲遍滿乃至有頂，隨其類音普告眾生：「今日如來、應、正遍知，憐愍眾生，覆護眾生，等視眾生如羅睺羅，為作歸依屋舍室宅。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眾生若有所疑，今悉可問，為最後問。」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明雜色，青、黃、赤、白、頗梨、馬瑙，光遍照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乃至十方亦復如是。其中所有六趣眾生遇斯光者，罪垢煩惱一切消除。
是諸眾生見聞是已，心大憂愁，同時舉聲悲啼號哭：「嗚呼慈父，痛哉苦哉。」舉手拍頭搥胸叫喚，其中或有身體戰慄、涕泣、哽咽。
爾時大地諸山大海，皆悉震動，時諸眾生共相謂言：「且各裁抑，莫大愁苦。當疾往詣拘尸那城力士生處，至如來所，頭面禮敬，勸請如來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若減一劫。」互相執手復作是言：「世間空虛，眾生福盡，不善諸業，增長出世。仁等今當速往速往，如來不久必入涅槃。」復作是言：「世間空虛，世間空虛，我等從今無有救護，無所宗仰，貧窮孤露。一旦遠離無上世尊，設有疑惑當復問誰？」
時有無量諸大弟子，尊者摩訶迦旃延、尊者薄俱羅、尊者優波難陀，如是等諸大比丘，遇佛光者，其身戰掉，乃至大動不能自持，心濁迷悶，發聲大喚，生如是等種種苦惱。
爾時復有八十百千諸比丘等，皆阿羅漢，心得自在，所作已辦，離諸煩惱，調伏諸根，如大龍王有大威德，成就空慧，逮得己利，如栴檀林栴檀圍遶，如師子王師子圍遶，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一切皆是佛之真子。於其晨朝，日始初出，離常住處，嚼楊枝時，遇佛光

明，并相謂言：「仁等，速疾漱口澡手。」作是言已，舉身毛豎，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為欲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為不斷絕種種說法，為諸眾生調伏因緣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爾時復有拘陀羅女、善賢比丘尼、優波難陀比丘尼、海意比丘尼，與六十億比丘尼等，一切亦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心得自在，所作已辦，離諸煩惱，調伏諸根，猶如大龍有大威德，成就空慧。亦於晨朝，日初出時，舉身毛豎，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亦欲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為不斷絕種種說法，為諸眾生調伏因緣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於比丘尼眾中復有諸比丘尼，皆是菩薩，人中之龍，位階十地安住不動，為化眾生現受女身，而常修集四無量心，得自在力，能化作佛。

爾時復有一恒河沙菩薩摩訶薩，人中之龍，位階十地安住不動，方便現身。其名曰：海德菩薩、無盡意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其心皆悉敬重大乘，安住大乘，深解大乘，愛樂大乘，守護大乘，善能隨順一切世間，作是誓言：「諸未度者，當令得度。」已於過世無數劫中，修持淨戒，善持所行，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絕，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等觀眾生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初出時遇佛光明，舉身毛豎，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亦為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為不斷絕種種說法，為諸眾生調伏因緣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爾時復有二恒河沙諸優婆塞，受持五戒，威儀具足，其名曰：威德無垢稱王優婆塞、善德優婆塞等而為上首，深樂觀察諸對治門，所謂苦樂、常無常、淨不淨、我無我、實不實、歸依非歸依、眾生非眾生、恒非恒、安非安、為無為、斷不斷、涅槃非涅槃、增上非增上，常樂觀察如是等法對治之門，亦欲樂聞無上大乘，如所聞已，能為他說。善持淨戒，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渴仰者。善能攝取無上智慧，愛樂大乘，守護大乘。善能隨順一切世間，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絕，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心常深味清淨戒行，悉能成就如是功德，於諸眾生生大悲心，平等無二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初出時，為欲闍毘如來身故，人人各取香木萬束、栴檀沈水、牛頭栴檀、天木香等，是一一木，文理及附，皆有七寶微妙光明，譬如種種雜彩畫飾，以佛力

故有是妙色，青黃赤白，為諸眾生之所樂見。諸木皆以種種香塗，欝金沈水及膠香等，散以諸花而為莊嚴，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諸香木上懸五色幡，柔軟微妙猶如天衣，憍奢耶衣芻摩繒綵。是諸香木載以寶車，是諸寶車出種種光，青黃赤白。轅轙皆以七寶廁填，是一一車駕以四馬，是一一馬駿疾如風。一一車前竪立五十七寶妙幢，真金羅網彌覆其上，一一寶車復有五十微妙寶蓋，一一車上垂諸花鬘，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純以真金為葉，金剛為臺。是花臺中多有黑蜂，遊集其中歡娛受樂，又出妙音，所謂無常、苦、空、無我，是音聲中，復說菩薩本所行道。復有種種歌舞伎樂、箏笛、箜篌、簫瑟、鼓吹，是樂音中復出是言：「苦哉，苦哉，世間空虛。」一一車前，有優婆塞擎四寶案，是諸案上有種種花，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欝金諸香及餘薰香，微妙第一。

諸優婆塞為佛及僧，辦諸食具，種種備足，皆是栴檀沈水香薪，八功德水之所成熟，其食甘美有六種味：一苦、二醋、三甘、四辛、五醎、六淡。復有三德：一者輕軟、二者淨潔、三者如法，作如是等種種莊嚴。至力士生處娑羅雙樹間，復以金沙遍布其地，以加陵伽衣、欽婆羅衣及繒綵衣而覆沙上，周匝遍滿十二由旬。為佛及僧敷置七寶師子之座，其座高大如須彌山，是諸座上皆有寶帳，垂諸瓔珞。諸娑羅樹，悉懸種種微妙幡蓋，種種好香以塗樹身，種種名花以散樹間。諸優婆塞各作是念：「一切眾生若有所乏，須食與食、須飲與飲、須頭與頭、須目與目，隨諸眾生所須之物，皆悉給與。」作是施時，離欲瞋恚、穢濁毒心，無餘思惟求世福樂，唯期無上清淨菩提。

是優婆塞等，皆已安住於菩薩道，復作是念：「如來今者受我食已，當入涅槃。」作是念已，身毛皆竪，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各各齎持供養之具，載以寶車、香木、幢幡、寶蓋、飲食，疾至佛所稽首佛足，以其所持供養之具，供養如來，遶百千匝，舉聲號泣，哀動天地，搥胸大叫，淚下如雨，復相謂言：「苦哉，仁者！世間空虛，世間空虛。」便自舉身，投如來前，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世尊知時默然不受。如是三請，悉皆不許。諸優婆塞不果所願，心懷悲惱，默然而住。猶如慈父唯有一子，卒病喪亡，送其屍骸置於塚間，歸還悵恨，愁憂苦惱。諸優婆塞憂愁苦惱亦復如是，以諸供具安置一處，却在一面，默然而坐。

爾時復有三恒河沙諸優婆夷，受持五戒，威儀具足。其名曰：壽德優婆夷、德鬘優婆夷、毘舍佉優婆夷等八萬四千，而為上首。悉能堪任護持正法，為度無量百千眾生故，現女身呵責家法。自觀己身

如四毒蛇，是身常為無量諸虫之所啖食，是身臭穢、貪欲、獄縛，是身可惡猶如死狗，是身不淨九孔常流。是身如城，血肉筋骨皮裹其上，手足以為却敵樓櫓，目為竅孔，頭為殿堂，心王處中，如是身城，諸佛世尊之所棄捨，凡夫愚人常所味著，貪婬、瞋恚、愚癡羅剎止住其中。是身不堅，猶如蘆葦、伊蘭、水泡、芭蕉之樹。是身無常，念念不住，猶如電光、暴水、幻炎，亦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易壞，猶如河岸臨峻大樹。是身不久當為狐狼、鵄梟、鵰鷲、烏鵲、餓狗，之所食噉。誰有智者，當樂此身？寧以牛跡盛大海水，不能具說是身無常、不淨、臭穢。寧丸大地使如棗等，漸漸轉小猶葶藶子乃至微塵，不能具說是身過患。是故當捨，如棄涕唾。以是因緣，諸優婆夷，以空、無相、無願之法，常修其心。深樂諮受大乘經典，聞已亦能為他演說，護持本願，毀呰女身，甚可患厭，性不堅牢，心常修集如是正觀，破壞生死無際輪轉。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渴仰者。深樂大乘，守護大乘，雖現女身，實是菩薩，善能隨順一切世間，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絕，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堅持禁戒，皆悉成就如是功德，於諸眾生生大悲心，平等無二，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初出時各相謂言：「今日宜應至雙樹間。」諸優婆夷所設供具，倍勝於前，持至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為佛及僧辦諸供具，唯願如來，哀受我供。」如來默然而不許可。諸優婆夷不果所願，心懷惆悵，却坐一面。

爾時復有四恒河沙毘耶離城諸離車等，男女、大小、妻子眷屬，及閻浮提諸王眷屬，為求法故，善修戒行，威儀具足，摧伏異學壞正法者，常相謂言：「我等當以金銀倉庫，為令甘露、無盡正法、深奧之藏久住於世。願令我等常得修學，若有誹謗佛正法者，當斷其舌。」復作是願：「若有出家毀禁戒者，我當罷令還俗策使。有能深樂、護持正法，我當敬重如事父母。若有眾僧能修正法，我當隨喜令得勢力。」常欲樂聞大乘經典，聞已亦能為人廣說，皆悉成就如是功德。其名曰：淨無垢藏離車子、淨不放逸離車子、恒水無垢淨德離車子，如是等各相謂言：「仁等，今可速往佛所。」所辦供養，種種具足，一一離車，各嚴八萬四千大象，八萬四千駟馬寶車，八萬四千明月寶珠，天木、栴檀沈水、薪束，種種各有八萬四千。一一象前，有寶幢幡蓋，其蓋小者，周匝縱廣滿一由旬，幡最短者長三十二由旬，寶幢卑者高百由旬。持如是等供養之具，往至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為佛及僧辦諸供具，唯願如來哀受我供。」如來默然而不許可。諸離車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羅樹，於虛空中默然而住。

爾時復有五恒河沙大臣、長者，敬重大乘，若有異學謗正法者，是諸人等力能摧伏，猶如雹雨摧折草木。其名曰：日光長者、護世長者、護法長者，如是之等而為上首。所設供具，五倍於前，俱共往詣娑羅雙樹間，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為佛及僧設諸供具，唯願哀愍，受我等供。」如來默然而不受之。諸長者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羅樹，於虛空中默然而住。

爾時復有(應有六恒河沙)毘舍離王，及其後宮夫人眷屬，閻浮提內所有諸王，除阿闍世并及城邑聚落人民。其名曰月無垢王等，各嚴四兵，欲往佛所。是一一王，各有一百八十萬億人民眷屬。是諸車兵，駕以象馬，象有六牙，馬疾如風，莊嚴供具六倍於前。寶蓋之中有極小者，周匝縱廣滿八由旬，幡極短者十六由旬，寶幢卑者三十六由旬。是諸王等，皆悉安住於正法中，惡賤邪法，敬重大乘，深樂大乘，憐愍眾生，等如一子，所持飲食，香氣流布滿四由旬。亦於晨朝日初出時，持是種種上妙甘饍，詣雙樹間，至如來所，而白佛言：「世尊！我等為佛及比丘僧設是供具，唯願如來，哀愍受我最後供養。」如來知時，亦不許可。是諸王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爾時復有七恒河沙諸王夫人，唯除阿闍世王夫人，為度眾生，現受女身。常觀身行，以空、無相、無願之法，薰修其心。其名曰：三界妙夫人、愛德夫人。如是等諸王夫人，皆悉安住於正法中，修行禁戒，威儀具足，憐愍眾生，等如一子，各相謂言：「今宜速往，詣世尊所。」諸王夫人，所設供養，七倍於前，香花、寶幢、繒綵、幡蓋、上妙飲食，寶蓋小者周匝縱廣十六由旬，幡最短者三十六由旬，寶幢卑者六十八由旬，飲食香氣，周遍流布滿八由旬。持如是等供養之具，往如來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為佛及比丘僧設是供具，唯願如來，哀愍受我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時諸夫人，不果所願，心懷愁惱，自拔頭髮，搥胸大哭，猶如新喪所愛之子，却在一面，默然而住。

爾時復有八恒河沙諸天女等，其名曰廣目天女而為上首，作如是言：「汝等諸姊！諦觀，諦觀，是諸人眾，所設種種上妙供具，欲供如來及比丘僧。我等亦當如是，嚴設微妙供具，供養如來，如來受已，當入涅槃。諸姊！諸佛如來，出世甚難，最後供養亦復倍難；若佛涅槃，世間空虛。」是諸天女，愛樂大乘，欲聞大乘，聞已亦能為人廣說。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渴仰者，守護大乘，若有異學，憎嫉大乘，勢能摧滅，如雹摧草。護持戒行，威儀具足，善能隨順一切世間，度未度者，脫未脫者，於未來世當轉法輪、紹三寶種，使不斷絕，修學大乘，以大莊嚴而自莊嚴，成就如

是無量功德，等慈眾生，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初出時，各取種種天木香等，倍於人間所有香木，其木香氣，能滅人中種種臭穢。白車白蓋，駕四白馬，一一車上，皆張白帳，其帳四邊懸諸金鈴、種種香花、寶幢幡蓋，上妙甘饍，種種伎樂，敷師子座，其座四足純紺琉璃，於其座後，各各皆有七寶倚床，一一座前，復有金机，復以七寶而為燈樹，種種寶珠以為燈明，微妙天花遍布其地。是諸天女設是供已，心懷哀感，涕淚交流，生大苦惱。亦為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亦為不斷種種說法，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諸天女等，不果所願，心懷憂惱。却在一面，默然而坐。

爾時復有九恒河沙諸龍王等，住於四方，其名曰：和修吉龍王、難陀龍王、婆難陀龍王而為上首。是諸龍王，亦於晨朝日初出時，設諸供具，倍於人天，持至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是諸龍王，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坐一面。

爾時復有十恒河沙諸鬼神王，毘沙門王而為上首，各相謂言：「仁等，今者可速詣佛所。」設供具倍於諸龍，持往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許。是諸鬼王，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坐一面。

爾時復有二十恒河沙金翅鳥王，降怨鳥王而為上首。

復有三十恒河沙乾闥婆王，那羅達王而為上首。

復有四十恒河沙緊那羅王，善見王而為上首。

復有五十恒河沙摩睺羅伽王，大善見王而為上首。

復有六十恒河沙阿修羅王，睒婆利王而為上首。

復有七十恒河沙陀那婆王，無垢河水王、跋提達多王等而為上首。

復有八十恒河沙羅剎王，可畏王而為上首，捨離惡心，更不食人，於怨憎中生慈悲心，其形醜陋，以佛神力皆悉端正。

復有九十恒河沙樹林神王，樂香王而為上首。

復有千恒河沙持呪王，大幻持呪王而為上首。

復有一億恒河沙貪色鬼魅，善見王而為上首。

復有百億恒河沙天諸婬女，藍婆女、鬱婆尸女、帝路沾女、毘舍佉女而為上首。

復有千億恒河沙地諸鬼王，白濕王而為上首。

復有十萬億恒河沙等諸天子及諸天王、四天王等。

復有十萬億恒河沙等四方風神，吹諸樹上時非時花散雙樹間。

復有十萬億恒河沙主雲雨神，皆作是念：「如來涅槃焚身之時，我當注雨，令火時滅，眾中熱悶為作清涼。」

復有二十恒河沙大香象王，羅睺象王、金色象王、甘味象王、紺眼象王，欲香象王等而為上首，敬重大乘，愛樂大乘，知佛不久當般涅槃，各各拔取無量無邊諸妙蓮花，來至佛所，頭面禮佛，却住一面。
復有二十恒河沙等師子獸王，師子吼王而為上首，施與一切眾生無畏。持諸花菓，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復有二十恒河沙等諸飛鳥王，鳧鴈、鴛鴦、孔雀諸鳥，乾闥婆鳥、迦蘭陀鳥、鳩鴿鸚鵡、俱翅羅鳥、婆嘻伽鳥、迦陵頻伽鳥、耆婆耆婆鳥，如是等諸鳥，持諸花菓，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復有二十恒河沙等水牛牛羊，往至佛所，出妙香乳，其乳流滿拘尸那城所有溝坑，色香美味悉皆具足，成是事已，却住一面。
復有二十恒河沙等四天下中諸神仙人，忍辱仙等而為上首，持諸香花及諸甘果，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佛三匝，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許。時諸仙人，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閻浮提中一切蜂王，妙音蜂王而為上首，持種種花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佛一匝，却住一面。
爾時閻浮提中比丘、比丘尼一切皆集，唯除尊者摩訶迦葉、阿難二眾。
復有無量阿僧祇恒河沙等世界中間，及閻浮提所有諸山，須彌山王而為上首，其山莊嚴，叢林蓊鬱，諸樹茂盛，枝條扶踈，蔭蔽日光，種種妙花周遍而有，龍泉流水清淨香潔。諸天、龍、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神仙呪術，作倡伎樂，如是等眾，彌滿其中。是諸山神，亦來詣佛，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復有阿僧祇恒河沙等四大海神及諸河神，有大威德，具大神足，所設供養，倍勝於前。諸神身光伎樂燈明，悉蔽日月令不復現。以占婆花散熙連河，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爾時拘尸那城娑羅樹林，其林變白，猶如白鶴。於虛空中，自然而有七寶堂閣，彫文刻鏤，綺飾分明，周匝欄楯，眾寶雜廁。堂下多有流泉浴池，上妙蓮花彌滿其中，猶如北方欝單越國，亦如忉利歡喜之園。爾時娑羅樹林中間，種種莊嚴，甚可愛樂，亦復如是。是諸天、人、阿修羅等，咸覩如來涅槃之相，皆悉悲感，愁憂不樂。
爾時四天王釋提桓因，各相謂言：「汝等觀察，諸天、世人及阿修羅，大設供養，欲於最後供養如來。我等亦當如是供養，若我最後得供養者，檀波羅蜜則為成就滿足不難。」爾時四天王所設供養，倍勝於前，持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迦枳樓伽花、摩訶迦枳樓伽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散多尼迦花、摩訶散多尼迦花、

愛樂花、大愛樂花、普賢花、大普賢花、時花、大時花、香城花、大香城花、歡喜花、大歡喜花、發欲花、大發欲花、香醉花、大香醉花、普香花、大普香花、天金葉花、龍華、波利質多樹花、拘毘羅樹花，復持種種上妙甘饍，來至佛所，稽首佛足。是諸天人所有光明，能覆日月，令不復現。以是供具，欲供養佛。如來知時，默然不受。爾時諸天，不果所願，愁憂苦惱，却住一面。

爾時釋提桓因及三十三天，設諸供具亦倍勝前，及所持花亦復如是，香氣微妙甚可愛樂，持得勝堂并諸小堂，來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深樂、愛護大乘，唯願如來哀受我食。」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時諸釋天，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乃至第六天，所設供養展轉勝前，寶幢幡蓋。寶蓋小者覆四天下，幡最短者周圍四海，幢最卑者至自在天，微風吹幡，出妙音聲。持上甘饍，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是諸天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上至有頂，其餘梵眾，一切來集。爾時大梵天王及餘梵眾，放身光明，遍四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復現。持諸寶幢、繒綵、幡蓋，幡極短者懸於梵宮至娑羅樹間，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爾時諸梵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爾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與無量阿修羅大眷屬俱，身諸光明，勝於梵天，持諸寶幢、繒綵、幡蓋，其蓋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饍，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諸阿修羅，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爾時欲界魔王波旬與其眷屬、諸天婇女，無量無邊阿僧祇眾，開地獄門，施清冷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無所能為，唯當專念如來、應、正遍知，建立最後隨喜供養，當令汝等長夜獲安。」時魔波旬於地獄中，悉除刀劍無量苦毒，熾然炎火注雨滅之。以佛神力，復發是心，令諸眷屬，皆捨刀劍、弓弩、鎧仗、鉾槊、長鉤、金鎚、鉞斧、鬪輪、羂索，所持供養，倍勝一切人天所設，其蓋小者覆中千界，來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我等今者，愛樂大乘，守護大乘。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為供養故、為怖畏故、為誑他故、為財利故、為隨他故受是大乘，或真或偽，我等爾時當為是人，除滅怖畏，說如是呪：

「『啅抳　吒吒羅啅抳　盧呵隸　摩訶盧呵隸　阿羅　遮羅　多羅　莎呵』

「是呪能令諸失心者、怖畏者、說法者、不斷正法者，為伏外道故、護己身故、護正法故、護大乘故，說如是呪。若有能持如是呪者，無惡象怖，若至曠野、空澤、嶮處不生怖畏，亦無水火、師子虎狼、盜賊王難。世尊！若有能持如是呪者，悉能除滅如是等怖。世尊！持是呪者，我當護之，如龜藏六。世尊！我等今者，不以諭諂說如是事，持是呪者，我當至誠，益其勢力。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

爾時佛告魔波旬言：「我不受汝飲食供養，我已受汝所說神呪，為欲安樂一切眾生、四部眾故。」佛說是已，默然不受。如是三請，皆亦不受。時魔波旬，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爾時大自在天王與其眷屬無量無邊，及諸天眾，所設供具，悉覆梵、釋、護世四王、人天八部、及非人等所有供具。梵釋所設，猶如聚墨在珂貝邊，悉不復現。寶蓋小者能覆三千大千世界。持如是等供養之具，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無數匝，白佛言：「世尊！我等所獻微末供具，喻如蚊子供養於我，亦如有人以一掬水投於大海，然一小燈助百千日，春夏之月眾花茂盛，有持一花益於眾花，以亭歷子益須彌山，豈當有益大海、日明、眾花、須彌。世尊！我今所奉微末供具，亦復如是。若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香花、伎樂、幡蓋，供養如來，尚不足言。何以故？如來為諸眾生，常於地獄、餓鬼、畜生諸惡趣中，受諸苦惱。是故世尊！應見哀愍，受我等供。」

爾時東方去此無量無數阿僧祇恒河沙數微塵等世界，彼有佛土，名意樂美音，佛號虛空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爾時彼佛即告第一大弟子言：「善男子！汝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彼土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不久當般涅槃。善男子！汝可持此世界香飯——其飯香美，食之安隱——可以此食，奉獻彼佛世尊，世尊食已，入般涅槃。善男子！并可禮敬，請決所疑。」

爾時無邊身菩薩摩訶薩即受佛教，從座而起，稽首佛足，右遶三匝，與無量阿僧祇菩薩俱，從彼國發，來至此娑婆世界。應時此間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震動。於是眾中，梵、釋、四天王、魔王波旬、摩醯首羅，如是大眾，見是地動，舉身毛竪，喉舌枯燥，驚怖戰慄，各欲四散。自見其身，無復光明，所有威德，殄滅無餘。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即從座起，告諸大眾：「諸善男子！汝等勿怖，汝等勿怖。何以故？東方去此無量無數阿僧祇恒河沙微塵等世界，有世界名意樂美音，佛號虛空等如來、應、正遍知，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無邊身，與無量菩薩，欲來至此供養如來。以彼菩

薩威德力故，令汝身光悉不復現。是故汝等應生歡喜，勿懷恐怖。」爾時大眾，悉皆遙見彼佛大眾，如明鏡中自觀己身。
時文殊師利復告大眾：「汝今所見彼佛大眾，如見此佛。以佛神力，復當如是得見九方無量諸佛。」
爾時大眾各相謂言：「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如來不久當般涅槃。」是時大眾一切悉見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是菩薩身，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蓮花，一一蓮花各有七萬八千城邑，縱廣正等如毘耶離城，牆壁諸塹七寶雜廁，多羅寶樹七重行列，人民熾盛安隱豐樂，閻浮檀金以為却敵，一一却敵，各有種種七寶，林樹花果茂盛，微風吹動出微妙音，其聲和雅，猶如天樂。城中人民，聞是音聲，即得受於上妙快樂。是諸塹中，妙水盈滿，清淨香潔如真琉璃。是諸水中有七寶船，諸人乘之遊戲澡浴，共相娛樂，快樂無極。復有無量雜色蓮花，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縱廣猶如車輪。其塹岸上，多有園林，一一園中有五泉池，是諸池中復有諸花，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縱廣亦如車輪，香氣酚馥，甚可愛樂。其水清淨柔軟第一，鳧鴈鴛鴦遊戲其中。其園各有眾寶宮宅，一一宮宅縱廣正等滿四由旬，所有牆壁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真金為嚮，周匝欄楯，玫瑰為地，金沙布上。是宮宅中，多有七寶流泉浴池，一一池邊，各有十八黃金梯陛，閻浮檀金為芭蕉樹，如忉利天歡喜之園。是一一城，各有八萬四千人王，一一諸王，各有無量夫人、婇女，共相娛樂，歡喜受樂。其餘人民，亦復如是，各於住處，共相娛樂。是中眾生，不聞餘名，純聞無上大乘之聲。是諸花中，一一各有師子之座，其座四足皆紺琉璃，柔軟素衣以布座上，其衣微妙出過三界。一一座上，有一王坐，以大乘法教化眾生，或有眾生書持、讀誦，如說修行，如是流布大乘經典。爾時無邊身菩薩，安止如是無量眾生，於自身已令捨世樂，皆作是言：「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如來不久當般涅槃。」
爾時無邊身菩薩，與無量菩薩周匝圍遶，示現如是神通力已，持是種種無量供具，及以上妙香美飲食，若有得聞是食香氣，煩惱諸垢皆悉消滅。以是菩薩神通力故，一切大眾悉皆得見如是變化。無邊身菩薩身大無邊、量同虛空，唯除諸佛，餘無能見是菩薩身其量邊際。爾時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所設供養倍勝於前，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受我等食。」如來知時，默然不受。如是三請，悉亦不受。爾時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却住一面。
南西北方諸佛世界，亦有無量無邊身菩薩，所持供養倍勝於前，來至佛所，乃至却住一面，皆亦如是。

爾時娑羅雙樹吉祥福地，縱廣三十二由旬，大眾充滿，間無空缺。爾時四方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所坐之處，或如錐頭、針鋒、微塵，十方如微塵等諸佛世界諸大菩薩，悉來集會，及閻浮提一切大眾，亦悉來集——唯除尊者摩訶迦葉、阿難二眾，阿闍世王及其眷屬——乃至毒蛇，視能殺人蜣蜋、蝮蝎，及十六種行惡業者，一切來集。陀那婆神、阿修羅等，悉捨惡念，皆生慈心，如父、如母、如姊、如妹；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慈心相向，亦復如是，除一闡提。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故，地皆柔軟，無有丘墟、土沙、礫石、荊棘、毒草，眾寶莊嚴，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是時大眾悉見十方如微塵等諸佛世界，如於明鏡自觀己身，見諸佛土亦復如是。

爾時如來面門所出五色光明，其光明曜覆諸大會，令彼身光，悉不復現；所應作已，還從口入。時諸天人及諸會眾，阿修羅等，見佛光明，還從口入，皆大恐怖，身毛為竪，復作是言：「如來光明出已還入，非無因緣，必於十方所作已辦，將是最後涅槃之相。何期苦哉，何期苦哉！如何？世尊一旦捨離四無量心，不受人天所奉供養，聖慧日光從今永滅，無上法船於斯沈沒。嗚呼痛哉，世間大苦。」舉手搥胸，悲號啼哭，支節戰動，不能自持，身諸毛孔流血灑地。

大般涅槃經卷第一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壽命品第一之二

爾時會中有優婆塞，是拘尸那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陀，與其同類十五人俱。為令世間得善果故，捨身威儀，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泣墮淚，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後供養，為度無量諸眾生故。世尊！我等從今無主、無親、無救、無護、無歸、無趣、貧窮飢困，欲從如來求將來食，唯願哀愍，受我微供，然後乃入於般涅槃。世尊！譬如剎利、若婆羅門、毘舍、首陀，以貧窮故，遠至他國，役力農作，得好調牛，良田平正，無諸沙鹵、惡草、株杌，唯悕天雨。言調牛者，喻身口七。良田平正，喻於智慧。除去沙鹵、惡草、株杌，喻除煩惱。世尊！我今身有調牛、良田、除去株杌，唯悕如來甘露法雨。貧四姓者，即我身是，貧於無上法之財寶。唯願哀愍，除斷我等貧窮困苦，拯及無量苦惱眾生。我今所供，雖復微少，冀得充足如來大眾。我今無主、無親、無歸，願垂矜愍，如羅睺羅。」

爾時世尊、一切種智、無上調御，告純陀曰：「善哉，善哉！我今為汝除斷貧窮，無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芽。汝今於我，欲求壽命、色力、安、辯，我當施汝常命、色力、安、無礙辯。何以故？純陀！施食有二，果報無差。何等為二？一者受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受已，入於涅槃。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檀波羅蜜。」

爾時純陀即白佛言：「如佛所說，二施果報無差別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先受施者，煩惱未盡，未得成就一切種智，亦未能令眾生具足檀波羅蜜；後受施者，煩惱已盡，已得成就一切種智，能令眾生普得具足檀波羅蜜。先受施者，直是眾生；後受施者，是天中天。先受施者，是雜食身、煩惱之身、是後邊身、是無常身；後受施者，無煩惱身、金剛之身、法身、常身、無邊之身。云何而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先受施者，未能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唯得肉眼，未得佛眼乃至慧眼；後受施者，已得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具足佛眼乃至慧眼。云何而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世尊！先受施者，受已食噉，入腹消化，得命、得色、得力、得安、得無礙辯；後受施者，不食、不消、無五事果；云何而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

佛言：「善男子！如來已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無有食身、煩惱之身，無後邊身，常身、法身、金剛之身。善男子，未見佛性者，名

煩惱身、雜食之身，是後邊身。菩薩爾時受飲食已，入金剛三昧，此食消已，即見佛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菩薩爾時破壞四魔，今入涅槃，亦破四魔，是故我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菩薩爾時雖不廣說十二部經，先已通達，今入涅槃，廣為眾生分別演說，是故我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善男子！如來之身，已於無量阿僧祇劫不受飲食。為諸聲聞說言，先受難陀、難陀波羅二牧牛女所奉乳糜，然後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實不食。我今為於此會大眾，是故受汝最後所奉；實亦不食。」爾時大眾聞佛世尊，普為大會受於純陀最後供養，歡喜踊躍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希有純陀！汝今立字，名不虛稱。言純陀者，名解妙義。汝今建立如是大義，是故依實從義立名，故名純陀。汝今現世得大名利，德願滿足。甚奇純陀！生在人中，復得難得無上之利。善哉純陀！如優曇花世間希有，佛出於世亦復甚難，值佛生信聞法復難，佛臨涅槃最後供養，能辦是事復難於是。南無純陀，南無純陀！汝今已具檀波羅蜜，猶如秋月，十五日夜，清淨圓滿，無諸雲翳，一切眾生無不瞻仰；汝亦如是，而為我等之所瞻仰。佛已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檀波羅蜜。南無純陀！是故說汝如月盛滿，一切眾生無不瞻仰。南無純陀！雖受人身，心如佛心。汝今純陀，真是佛子，如羅睺羅，等無有異。」爾時大眾即說偈言：

「汝雖生人道，　已超第六天，
我及一切眾，　今故稽首請。
人中最勝尊，　今當入涅槃，
汝應愍我等，　唯願速請佛，
久住於世間，　利益無量眾，
演說智所讚，　無上甘露法。
汝若不請佛，　我命將不全，
是故應見為，　稽請調御師。」

爾時純陀歡喜踊躍，譬如有人，父母卒喪忽然還活，純陀歡喜亦復如是，復起禮佛，而說偈言：

「快哉獲己利，　善得於人身，
蠲除貪恚等，　永離三惡道。
快哉獲己利，　遇得金寶聚，
值遇調御師，　不懼墮畜生。
佛如優曇花，　值遇生信難，
遇已種善根，　永離餓鬼苦，

亦復能損減，　阿修羅種類。
芥子投針鋒，　佛出難於是，
我以具足檀，　度人天生死。
佛不染世法，　如蓮花處水，
善斷有頂種，　永度生死流。
生世為人難，　值佛世亦難，
猶如大海中，　盲龜遇浮孔。
我今所奉食，　願得無上報，
一切煩惱結，　摧破不堅牢。
我今於此處，　不求天人身，
設使得之者，　心亦不甘樂。
如來受我供，　歡喜無有量，
猶如伊蘭花，　出於栴檀香。
我身如伊蘭，　如來受我供，
如出栴檀香，　是故我歡喜。
我今得現報，　最勝上妙處，
釋梵諸天等，　悉來供養我。
一切諸世間，　悉生諸苦惱，
以知佛世尊，　欲入於涅槃。
高聲唱是言，　世間無調御，
不應捨眾生，　應視如一子。
如來在僧中，　演說無上法，
如須彌寶山，　安處于大海。
佛智能善斷，　我等無明闇，
猶如虛空中，　起雲得清涼。
如來能善除，　一切諸煩惱，
猶如日出時，　除雲光普照。
是諸眾生等，　啼泣面目腫，
悉皆為生死，　苦水之所漂。
以是故世尊，　應長眾生信，
為斷生死苦，　久住於世間。」

佛告純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佛出世難如優曇花，值佛生信亦復甚難，佛臨涅槃最後施食，能具足檀復倍甚難。汝今純陀！莫大愁苦，應生踊躍，喜自慶幸，得值最後供養如來，成就具足檀波羅蜜，不應請佛久住於世。汝今當觀諸佛境界，悉皆無常，諸行性相，亦復如是。即為純陀而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　生者皆歸死，
壽命雖無量，　要必當有盡。
夫盛必有衰，　合會有別離，
壯年不久停，　盛色病所侵，
命為死所吞，　無有法常者。
諸王得自在，　勢力無等雙，
一切皆遷動，　壽命亦如是。
眾苦輪無際，　流轉無休息，
三界皆無常，　諸有無有樂。
有道本性相，　一切皆空無，
可壞法流轉，　常有憂患等。
恐怖諸過惡，　老病死衰惱，
是諸無有邊，　易壞怨所侵。
煩惱所纏裹，　猶如蠶處繭，
何有智慧者，　而當樂是處？
此身苦所集，　一切皆不淨，
扼縛癰瘡等，　根本無義利。
上至諸天身，　皆亦復如是，
諸欲皆無常，　故我不貪著。
離欲善思惟，　而證於真實，
究竟斷有者，　今日當涅槃。
我度有彼岸，　已得過諸苦，
是故於今者，　純受上妙樂。
以是因緣故，　證無戲論邊，
永斷諸纏縛，　今日入涅槃。
我無老病死，　壽命不可盡，
我今入涅槃，　猶如大火滅。
純陀汝不應，　思量如來義，
當觀如來住，　猶如須彌山。
我今入涅槃，　受於第一樂，
諸佛法如是，　不應復啼哭。」

爾時純陀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我今所有智慧微淺猶如蚊虻，何能思議如來涅槃深奧之義？世尊！我今已與諸大龍象菩薩摩訶薩，斷諸結漏文殊師利法王子等。世尊！譬如幼年初得出家，雖未受具即墮僧數。我亦如是，以佛菩薩神通力故，得在如是大菩薩數。是故我今，欲令如來，久住於世，不入涅槃。譬如飢人，終無變吐；願使世尊亦復如是，常住於世，不入涅槃。」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告純陀言：「純陀！汝今不應發如是言，欲使如來常住於世，不般涅槃，如彼飢人無所變吐。汝今當觀諸行性相，如是觀行具空三昧，欲求正法應如是學。」

純陀問言：「文殊師利！夫如來者，天上人中最尊最勝，如是如來，豈是行耶？若是行者，為生滅法。譬如水泡，速起速滅，往來流轉，猶如車輪，一切諸行亦復如是。我聞諸天，壽命極長，云何世尊是天中天，壽命更促不滿百年？如聚落主，勢得自在，以自在力，能制他人，是人福盡，其後貧賤，人所輕蔑，為他策使。所以者何？失勢力故。世尊亦爾，同於諸行，同諸行者，則不得稱為天中天。何以故？諸行即是生死法故。是故文殊！勿觀如來同於諸行。

「復次文殊！為知而說、不知而說，而言如來同於諸行？設使如來同諸行者，則不得言於三界中，為天中天、自在法王。譬如人王，有大力士，其力當千，更無有能降伏之者，故稱此人一人當千。如是力士，王所愛念，偏賜爵祿，封賞自然。所以得稱當千人者，是人未必力敵於千，但以種種伎藝所能能勝千故，故稱當千。如來亦爾，降煩惱魔、陰魔、天魔、死魔，是故如來名三界尊，如彼力士一人當千。以是因緣，成就具足種種無量真實功德，故稱如來、應、正遍知。文殊師利！汝今不應憶想分別，以如來法同於諸行。譬如巨富長者生子，相師占之有短壽相。父母聞已，知其不任紹繼家嗣，不復愛重，視如芻草。夫短壽者，不為沙門、婆羅門等男女大小之所敬念。若使如來同諸行者，亦復不為一切世間人天眾生之所奉敬，如來所說不變、不異、真實之法亦無受者。是故文殊！不應說言如來同於一切諸行。

「復次文殊！譬如貧女，無有居家救護之者，加復病苦飢渴所逼，遊行乞丐，止他客舍，寄生一子，是客舍主驅逐令去。其產未久，携抱是兒，欲至他國。於其中路，遇惡風雨，寒苦並至，多為蚊虻、蜂螫、毒蟲之所噉食，經由恒河，抱兒而度，其水漂疾而不放捨，於是母子遂共俱沒。如是女人慈念功德，命終之後，生於梵天。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欲護正法，勿說如來同於諸行、不同諸行！唯當自責，我今愚癡，未有慧眼，如來正法不可思議。是故不應宣說，如來定是有為、定是無為。若正見者，應說如來定是無為。何以故？能為眾生生善法故、生憐愍故。如彼貧女在於恒河，為愛念子而捨身命。善男子！護法菩薩亦應如是，寧捨身命，不說如來同於有為，當言如來同於無為。以說如來同無為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彼女人得生梵天。何以故？以護法故。云何護法？所謂說言如來同於無為。善男子！如是之人雖不求解脫，解脫自至；如彼貧女，不求梵天，梵天自至。文殊師利！如人遠行，中

路疲極，寄止他舍，臥寐之中，其室忽然大火卒起，即時驚寤，尋自思惟：『我於今者定死不疑。』具慚愧故，以衣纏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從是已後，滿八十返作大梵王，滿百千世生於人中為轉輪王，是人不復生三惡趣，展轉常生安樂之處。以是緣故，文殊師利！若善男子有慚愧者，不應觀佛同於諸行。文殊師利！外道邪見可說如來同於有為，持戒比丘不應如是，於如來所生有為想。若言如來是有為者，即是妄語；當知是人死入地獄，如人自處於己舍宅。文殊師利！如來真實是無為法，不應復言是有為也。汝從今日於生死中，應捨無智，求於正智，當知如來即是無為。若能如是觀如來者，具足當得三十二相，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讚純陀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已作長壽因緣，能知如來是常住法、不變異法、無為之法。汝今如是善覆如來有為之相，如彼火人，為慚愧故以衣覆身，以是善心生忉利天，復為梵王、轉輪聖王，不至惡趣，常受安樂。汝亦如是，善覆如來有為相故，於未來世必定當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八不共法、無量壽命，不在生死、常受安樂，不久得成應、正遍知。純陀！如來次後自當廣說，我之與汝，俱亦當覆如來有為。有為、無為且共置之，汝可隨時速施飯食，如是施者，諸施中最。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遠行疲極，所須之物，應當清淨，隨時給與。如是速施，即是具足檀波羅蜜根本種子。純陀！若有最後施佛及僧，若多、若少、若足、不足，宜速及時，如來正爾當般涅槃。」

純陀答言：「文殊師利！汝今何故，貪為此食，而言多少、足與不足，令我時施？文殊師利！如來昔日苦行六年，尚自支持，況於今日須臾間耶？文殊師利！汝今實謂如來正覺受斯食耶？然我定知，如來身者，即是法身，非為食身。」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如純陀言。善哉，純陀！汝已成就微妙大智，善入甚深大乘經典。」

文殊師利語純陀言：「汝謂如來是無為者，如來之身即是長壽；若作是知，佛所悅可。」

純陀答言：「如來非獨悅可於我，亦復悅可一切眾生。」

文殊師利言：「如來於汝及以於我、一切眾生皆悉悅可。」

純陀答言：「汝不應言如來悅可。夫悅可者，則是倒想。若有倒想，則是生死。有生死者，即有為法。是故文殊！勿謂如來是有為也。若言如來是有為者，我與仁者俱行顛倒。文殊師利！如來無有愛念之想。夫愛念者，如彼母牛愛念其子，雖復飢渴行求水草，若足、不足，忽然還歸。諸佛世尊無有是念，等視一切如羅睺羅。如是念者，即是諸佛智慧境界。文殊師利！譬如國王，調御駕駟，欲

令驢車而及之者，無有是處。我與仁者亦復如是，欲盡如來微密深奧，亦無是處。文殊師利！如金翅鳥飛昇虛空無量由旬，下觀大海悉見水性魚鼈、黿鼉、龜龍之屬，及見己影，如於明鏡見諸色像。凡夫少智，不能籌量如是所見，我與仁者亦復如是，不能籌量如來智慧。」

文殊師利語純陀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於此事，非為不達，直欲試汝諸菩薩事。」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出種種光，其光明曜，照文殊身。文殊師利遇斯光已，即知是事，尋告純陀：「如來今者現是瑞相，不久必當入於涅槃。汝先所設最後供養，宜時奉獻佛及大眾。純陀當知，如來放是種種光明，非無因緣。」純陀聞已，情塞默然。

佛告純陀：「汝所奉施佛及大眾，今正是時，如來正爾當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復如是。

爾時純陀聞佛語已，舉聲啼哭，悲咽而言：「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復白大眾：「我等今者一切當共五體投地，同聲勸佛莫般涅槃。」

爾時世尊復告純陀：「莫大啼哭，令心顛悴。當觀是身，猶如芭蕉、熱時之炎、水泡、幻化、乾闥婆城、坏器、電光，亦如畫水、臨死之囚、熟果段肉，如織經盡，如碓上下，當觀諸行，猶雜毒食，有為之法，多諸過患。」

於是純陀復白佛言：「如來不欲久住於世，我當云何而不啼泣？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唯願世尊，憐愍我等及諸眾生，久住於世，勿般涅槃。」

佛告純陀：「汝今不應發如是言，憐愍我故，久住於世。我以憐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欲入於涅槃。何以故？諸佛法爾，有為亦然。是故諸佛而說偈言：

「『有為之法，　其性無常。　生已不住，
寂滅為樂。』

「純陀！汝今當觀一切行雜諸法，無我、無常、不住，此身多有無量過患，猶如水泡，是故汝今不應啼泣。」

爾時純陀復白佛言：「如是如是，誠如尊教。雖知如來方便示現入於涅槃，而我不能不懷苦惱，覆自思惟，復生慶悅。」

佛讚純陀：「善哉，善哉！能知如來示同眾生，方便涅槃。純陀！汝今當聽，如娑羅娑鳥，春陽之月皆共集彼阿耨達池。諸佛亦爾，皆至是處。純陀！汝今不應思惟諸佛長壽短壽，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如來在中以方便力無所染著。何以故？諸佛法爾。純陀！我今

受汝所獻供養，為欲令汝度於生死諸有流故。若諸人、天於此最後供養我者，悉皆當得不動果報，常受安樂。何以故？我是眾生良福田故。汝若復欲為諸眾生作福田者，速辦所施，不宜久停。」

爾時純陀，為諸眾生得度脫故，低頭飲淚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我若堪任為福田時，則能了知如來涅槃及非涅槃。我等今者及諸聲聞、緣覺智慧猶如蚊蟻，實不能量如來涅槃及非涅槃。」

爾時純陀及其眷屬，愁憂啼泣，圍遶如來，燒香散花，盡心敬奉。尋與文殊從座而去，供辦食具。其去未久，是時此地六種震動，乃至梵世亦復如是。地動有二，或有地動，或大地動。小動者名為地動，大動者名大地動。有小聲者名曰地動，有大聲者名大地動。獨地動者名曰地動，山河樹木及大海水一切動者，名大地動。一向動者名曰地動，周迴旋轉名大地動。動名地動，動時能令眾生心動名大地動。菩薩初從兜率天下閻浮提時名大地動，從初生、出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於法輪及般涅槃名大地動。今日如來將入涅槃，是故此地如是大動。

時諸天、龍、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聞是語已，身毛皆豎，同聲哀泣，而說偈言：

「稽首禮調御，　我等今勸請，
違離於人仙，　永無有救護。
今見佛涅槃，　我等沒苦海，
愁憂懷悲惱，　猶如犢失母。
貧窮無救護，　猶如困病人，
無醫隨自心，　食所不應食。
眾生煩惱病，　常為諸見害，
遠離法醫師，　服食邪毒藥，
是故佛世尊，　不應見捨離。
如國無君主，　人民皆飢餓，
我等亦如是，　失蔭及法味。
今聞佛涅槃，　我等心迷亂，
如彼大地動，　迷失於諸方。
大仙入涅槃，　佛日墜於地，
法水悉枯涸，　我等定當死，
如來般涅槃，　眾生極苦惱，
譬如長者子，　新喪於父母。
如來入涅槃，　如其不還者，
我等及眾生，　悉無有救護。
如來入涅槃，　乃至諸畜生，

一切皆愁怖，　苦惱焦其心。
我等於今日，　云何不愁惱？
如來見放捨，　猶如棄涕唾。
譬如日初出，　光明甚暉炎，
既能還自照，　亦滅一切闇。
如來神通光，　能除我苦惱，
處在大眾中，　譬如須彌山。

「世尊！譬如國王，生育諸子，形貌端正，心常愛念，先教伎藝，悉令通利，然後將付魁膾令殺。世尊！我等今日為法王子，蒙佛教誨，以具正見，願莫放捨；如其放捨，則同王子。唯願久住，不入涅槃。世尊！譬如有人，善學諸論，復於此論，而生怖畏。如來亦爾，通達諸法，而於諸法，復生怖畏。若使如來久住於世，說甘露味，充足一切，如是眾生則不復畏墮於地獄。世尊！譬如有人，初學作務，為官所收，閉之囹圄。有人問之：『汝受何事？』答曰：『我今受大憂苦，若其得脫，則得安樂。』世尊亦爾，為我等故，修諸苦行，我等今者，猶未得免生死苦惱，云何如來得受安樂？世尊！譬如醫王，善解方藥，偏以祕方教授其子，不教其餘外受學者。如來亦爾，獨以甚深祕密之藏，偏教文殊，遺棄我等，不見顧愍。如來於法應無慳恪，如彼醫王偏教其子，不教外來諸受學者。彼醫所以不能普教，情存勝負，故有祕惜。如來之心，終無勝負，何故如是，不見教誨？唯願久住，莫般涅槃。世尊！譬如老少、病苦之人，離於善徑，行於險路，路險澁難，多受苦惱。更有異人，見之憐愍，即便示以平坦好道。世尊！我亦如是，所謂少者喻未增長法身之人，老者喻重煩惱，病者喻未脫生死，險路者喻二十五有。唯願如來，示導我等甘露正道，久住於世，勿入涅槃。」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比丘，莫如凡夫、諸天人等，愁憂啼哭；當勤精進，繫心正念。」時諸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止不啼哭。猶如有人，殯喪子已止不啼哭。
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說是偈言：

「汝等當開意，　不應大愁苦，
諸佛法皆爾，　是故當默然。
樂不放逸行，　守心正憶念，
遠離諸非法，　慰意受歡樂。

「復次比丘！若有疑念，今皆當問。若空、不空，若常、無常，若苦、不苦，若依、非依，若去、不去，若歸、非歸，若恒、非恒，

若斷、若常，若眾生、非眾生，若有、若無，若實、不實，若真、不真，若滅、不滅，若密、不密，若二、不二，如是等種種法中有所疑者，今應諮問，我當隨順為汝斷之，亦當為汝先說甘露，然後乃當入於涅槃。諸比丘！佛出世難，人身難得，值佛生信是事亦難，能忍難忍是亦復難，成就禁戒具足無缺、得阿羅漢果是事亦難，如求金沙優曇鉢花。汝諸比丘！離於八難得人身難，汝等遇我不應空過。我於往昔種種苦行，今得如是無上方便，為汝等故，無量劫中捨身、手足、頭目、髓腦，是故汝等不應放逸。汝等比丘！云何莊嚴正法寶城，具足種種功德珍寶，戒、定、智慧、以為牆塹埤堄？汝今遇是佛法寶城，不應取此虛偽之物，譬如商主遇真寶城，取諸瓦礫而便還家。汝亦如是，值遇寶城取虛偽物。汝諸比丘！勿以下心，而生知足。汝等今者雖得出家，於此大乘不生貪慕。汝諸比丘！身雖得服袈裟染衣，其心猶未得染大乘清淨之法。汝諸比丘！雖行乞食，經歷多處，初未曾乞大乘法食。汝諸比丘！雖除鬚髮，未為正法除諸結使。汝諸比丘！今當真實教勅汝等，我今現在大眾和合，如來法性真實不倒，是故汝等應當精進，攝心勇猛摧諸結使，十力慧日既滅沒已，汝等當為無明所覆。

「諸比丘！譬如大地、諸山、藥草為眾生用，我法亦爾，出生妙善甘露法味，而為眾生種種煩惱病之良藥。我今當令一切眾生，及以我子四部之眾，悉皆安住祕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是中，入於涅槃。何等名為祕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若並則不成伊，縱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為眾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

爾時諸比丘聞佛世尊定當涅槃，皆悉憂愁，身毛為豎，涕淚盈目，稽首佛足，遶無量匝，白佛言：「世尊！快說無常、苦、空、無我。世尊！譬如一切眾生跡中，象跡為上，是無常想亦復如是，於諸想中最為第一。若有精勤修習之者，能除一切欲界欲愛、色無色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如來若離無常想者，今則不應入於涅槃。若不離者，云何說言修無常想，離三界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譬如農夫，秋月之時，深耕其地，能除穢草。是無常想亦復如是，能除一切欲界欲愛、色無色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譬如耕田，秋耕為勝。如諸跡中，象跡為勝。於諸想中，無常想為勝。世尊！譬如帝王，知命將終，恩赦天下，獄囚繫閉，悉令得脫，然後捨命。如來今者，亦應如是，度諸眾生，一切無知、無明、繫閉，皆令解脫，然後乃入於般涅槃。我等今者皆未得度，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世尊！譬如有人，為鬼所持，遇良

呪師，以呪力故，便得除差。如來亦爾，為諸聲聞除無明鬼，令得安住摩訶般若解脫等法，如世伊字。世尊！譬如香象，為人所縛，雖有良師，不能禁制，頓絕羈鎖，自恣而去。我未如是脫五十七煩惱繫縛，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世尊！如人病瘧，值遇良醫，所苦得除。我亦如是，多諸患苦，邪命熱病，雖遇如來，病未除愈，未得無上安隱常樂。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世尊！譬如醉人，不自覺知，不識親踈、母女、姊妹，迷荒婬亂，言語放逸，臥糞穢中。時有良師，與藥令服，服已吐酒，還自憶識，心懷慚愧，深自剋責，酒為不善諸惡根本，若能除斷，則遠眾罪。世尊！我亦如是，往昔已來，輪轉生死，情色所醉，貪嗜五欲，非母母想、非姊姊想、非女女想，於非眾生生眾生想，是故輪轉受生死苦，如彼醉人臥糞穢中。如來今當施我法藥，令我還吐煩惱惡酒，而我未得醒寤之心，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世尊！譬如有人，歎芭蕉樹以為堅實，無有是處。世尊！眾生亦爾，若歎我、人、眾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是真實者，亦無是處，我等如是修無我想。世尊！譬如漿滓，無所復用；是身亦爾，無我、無主。世尊！如七葉花無有香氣；是身亦爾，無我、無主，我等如是，心常修習無我之想。如佛所說：『一切諸法無我、我所，汝諸比丘應當修習，如是修已，則除我慢，離我慢已，便入涅槃。』世尊！譬如鳥跡，空中現者，無有是處。有能修習無我想者，而有諸見，亦無是處。」

爾時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善能修無我想。」

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不但修無我想，亦更修習其餘諸想，所謂苦想、無常想、無我想。世尊！譬如人醉，其心愐眩，見諸山河、石壁、草木、宮殿、屋舍、日月星辰，皆悉迴轉。世尊！若有不修苦、無常想、無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為聖，多諸放逸，流轉生死。世尊！以是因緣，我等善修如是諸想。」

爾時佛告諸比丘：「諦聽，諦聽。汝向所引醉人喻者，但知文字，未達其義。何等為義？如彼醉人，見上日月，實非迴轉，生迴轉想。眾生亦爾，為諸煩惱無明所覆，生顛倒心，我計無我、常計無常、淨計不淨、樂計為苦，以為煩惱之所覆故。雖生此想，不達其義，如彼醉人於非轉處，而生轉想。我者即是佛義，常者是法身義，樂者是涅槃義，淨者是法義。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貢高流轉生死？汝等若言，我亦修習無常、苦、無我等想，是三種修，無有實義。我今當說勝三修法，苦者計樂、樂者計苦，是顛倒法。無常計常、常計無常，是顛倒法。無我計我、我計無我，是顛倒法。不淨計淨、淨計不淨，是顛倒法。有如是等四顛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諸法。

「汝諸比丘，於苦法中生於樂想，於無常中生於常想，於無我中生於我想，於不淨中生於淨想。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法者有字無義，出世間者有字有義。何以故？世間之法有四顛倒，故不知義。所以者何？有想顛倒、心倒、見倒。以三倒故，世間之人，樂中見苦、常見無常、我見無我、淨見不淨，是名顛倒。以顛倒故，世間知字而不知義。何等為義？無我者名為生死，我者名為如來；無常者聲聞緣覺，常者如來法身；苦者一切外道，樂者即是涅槃；不淨者即有為法，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是名不顛倒。以不倒故，知字知義。若欲遠離四顛倒者，應知如是常、樂、我、淨。」

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離四倒者，則得了知常、樂、我、淨。如來今者永無四倒，則已了知常樂我淨。若已了知常樂我淨，何故不住一劫半劫，教導我等，令離四倒，而見放捨，欲入涅槃？如來若見顧念教勅，我當至心頂受修習。如來若入於涅槃者，我等云何與是毒身同共止住，修於梵行？我等亦當隨佛世尊，入於涅槃。」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為諸眾生作依止處，摩訶迦葉亦復如是，當為汝等作依止處。譬如大王，多所統領，若遊巡時，悉以國事付囑大臣。如來亦爾，所有正法，亦以付囑摩訶迦葉。汝等當知，先所修習無常、苦想，非是真實。譬如春時，有諸人等，在大池浴乘船遊戲，失琉璃寶，沒深水中。是時諸人，悉共入水，求覓是寶，競捉瓦石、草木、沙礫，各各自謂得琉璃珠，歡喜持出，乃知非真。是時寶珠猶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於是大眾乃見寶珠故在水下，猶如仰觀虛空月形。是時眾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安徐入水，即便得珠。汝等比丘，不應如是修習無常、苦、無我想、不淨想等，以為實義，如彼諸人，各以瓦石、草木、沙礫而為寶珠。汝等應當善學方便，在在處處常修我想、常、樂、淨想。復應當知，先所修習四法相貌，悉是顛倒。欲得真實修諸想者，如彼智人巧出寶珠，所謂：我想，常、樂、淨想。」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諸法無我，汝當修學！修學是已，則離我想；離我想者，則離憍慢；離憍慢者，得入涅槃。』是義云何？」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今善能諮問是義，為自斷疑。譬如國王，闇鈍少智，有一醫師，性復頑鬙，而王不別，厚賜俸祿，療治眾病純以乳藥，亦復不知病起根原，雖知乳藥復不善解，或有風病、冷病、熱病、一切諸病，悉教服乳。是王不別，是醫知乳好

醜、善惡。復有明醫曉八種術，善療眾病，知諸方藥，從遠方來。是時舊醫不知諮受，反生貢高輕慢之心。彼時明醫，即便依附，請以為師，諮受醫方祕奧之法，語舊醫言：『我今請仁以為師範，唯願為我宣暢解說。』舊醫答言：『卿今若能為我給使四十八年，然後乃當教汝醫法。』時彼明醫即受其教：『我當如是，我當如是，隨我所能，當給走使。』是時舊醫，即將客醫共入見王。是時客醫，即為王說種種醫方及餘伎藝：『大王當知，應善分別，此法如是，可以治國；此法如是，可以療病。』爾時國王聞是語已，方知舊醫癡駭無智，即便驅逐，令出國界，然後倍復恭敬客醫。是時客醫作是念言：『欲教王者，今正是時。』即語王言：『大王於我實愛念者，當求一願。』王即答言：『從此右臂及餘身分，隨意所求，一切相與。』彼客醫言：『王雖許我一切身分，然我不敢多有所求。今所求者，願王宣令，一切國內，從今已往，不得復服舊醫乳藥。所以者何？是藥毒害，多傷損故。若故服者當斬其首。斷乳藥已，終更無有橫死之人，常處安樂，故求是願。』時王答言：『汝之所求，蓋不足言。』尋為宣令：『一切國內，有病之人，皆悉不聽以乳為藥，若為藥者，當斬其首。』爾時客醫以種種味和合眾藥，謂辛、苦、醎、甜、醋等味，以療眾病，無不得差。其後不久，王復得病，即命是醫：『我今病重，困苦欲死，當云何治？』醫占王病，應用乳藥，尋白王言：『如王所患，應當服乳。我於先時，所斷乳藥，是大妄語。今若服者，最能除病，王今患熱，正應服乳。』時王語醫：『汝今狂耶？為熱病乎？而言服乳，能除此病。汝先言毒，今云何服？欲欺我耶？先醫所讚，汝言是毒，令我驅遣。今復言好，最能除病。如汝所言，我本舊醫，定為勝汝。』是時客醫復語王言：『王今不應作如是語，如虫食木，有成字者，此虫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虫解字，亦不驚怪。大王當知，舊醫亦爾，不別諸病，悉與乳藥，如彼虫道，偶成於字。是先舊醫，不解乳藥好醜、善惡。』時王問言：『云何不解？』客醫答王：『是乳藥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云何是乳復名甘露？若是牸牛，不食酒糟、滑草、麥麩，其犢調善，放牧之處不在高原，亦不下濕，飲以清流，不令馳走，不與特牛同共一群，飲餧調適，行住得所。如是乳者，能除諸病，是則名為甘露妙藥。除是乳已，其餘一切皆名毒害。』爾時大王聞是語已，讚言大醫：『善哉，善哉！我從今日，始知乳藥善惡、好醜。』即便服之，病得除愈。尋時宣令一切國內，從今已往當服乳藥。國人聞之皆生瞋恨，咸相謂言：『大王今者為鬼所持，為狂顛耶？而誑我等，復令服乳。』一切人民，皆懷瞋恨，悉集王所。王言：『汝等不應於我而生瞋恨，而此乳藥服與不服，悉是醫教，非是我咎。』爾時大王及

諸人民，踊躍歡喜，倍共恭敬，供養是醫。一切病者皆服乳藥，病悉除愈。
「汝等比丘！當知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亦復如是，為大醫王，出現於世，降伏一切外道邪醫，諸王眾中唱如是言：『我為醫王。』欲伏外道，故唱是言：『無我、無人、眾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比丘當知，是諸外道所言我者，如虫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來於佛法中，唱言無我，為調眾生故、為知時故，說是無我。有因緣故，亦說有我。如彼良醫，善知於乳是藥非藥，非如凡夫所計吾我。凡夫愚人所計我者，或言大如拇指、或如芥子、或如微塵；如來說我悉不如是，是故說言，諸法無我，實非無我。何者是我？若法是實、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變易者，是名為我。如彼大醫善解乳藥，如來亦爾，為眾生故，說諸法中真實有我。汝等四眾，應當如是修習是法。」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壽命品第一之三

佛復告諸比丘：「汝於戒律，有所疑者，今恣汝問，我當解說，令汝心喜。我已修學一切諸法本性空寂，了了通達。汝等比丘，莫謂如來唯修諸法本性空寂。」復告諸比丘：「若於戒律有所疑者，今可致問。」

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無有智慧，能問如來、應、正遍知。所以者何？如來境界不可思議，所有諸定不可思議，所演教誨不可思議，是故我等無有智慧，能問如來。世尊！譬如老人，年百二十，身嬰長病，寢臥床席，不能起居，氣力虛劣，餘命無幾。有一富人，緣事欲行，當至他方，以百斤金寄是老人，而作是言：『我今他行，以是寶物，持用相寄，或十年還，二十年還，汝當還我。』是時老人，即便受之。而此老人復無繼嗣，其後不久，病篤命終，所寄之物悉皆散失。財主行還，債索無所。如是癡人，不知籌量可寄不可寄？是故行還，債索無所，以是因緣喪失財寶。世尊！我等聲聞亦復如是，雖聞如來慇懃教誡，不能受持，令法久住，如彼老人受他寄付。我今無智於諸戒律，當何所問？」

佛告諸比丘：「汝等今者，若問於我，則能利益一切眾生。是故告汝，聽隨所疑，恣意而問。」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年二十五，盛壯端正，多有財寶金銀琉璃，父母、妻子、眷屬、宗親，悉皆存在，亦有人來寄其寶物，語其人言：『我有緣事，欲至他處，事訖當還，汝當還我。』是時壯人，守護是物，如自己有。其人遇病，即命家屬：『如是金寶是他所寄，彼若來索悉皆還之。』智者如是，善知籌量，行還索物，皆悉得之，無所亡失。世尊亦爾，若以法寶付囑阿難及諸比丘，不得久住。何以故？一切聲聞及大迦葉悉當無常，如彼老人受他寄物。是故應以無上佛法，付諸菩薩，以諸菩薩善能問答如是法寶，則得久住無量千世，增益熾盛，利安眾生，如彼壯人受他寄物。以是義故，諸大菩薩乃能問耳，我等智慧猶如蚊虻，何能諮請如來深法？」時諸聲聞默然而住。

爾時佛讚諸比丘言：「善哉，善哉！汝等善得無漏之心、阿羅漢心。我亦曾 念以此二緣，應以大乘付諸菩薩，令是妙法久住於世。」

爾時佛告一切大眾：「善男子、善女人！我之壽命不可稱量，樂說之辯亦不可盡，汝等宜可隨意諮問，若戒、若歸。」第二、第三亦

復如是。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本是多羅聚落人也，姓大迦葉，婆羅門種，年在幼稚，以佛神力即從座起，偏袒右臂，遶百千匝，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欲少諮問，若佛聽者，乃敢發言。」
佛告迦葉：「如來、應、正遍知，恣汝所問，當為汝說，斷汝所疑，令汝歡喜。」
爾時迦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哀愍，已垂聽許，今當問之，然我所有智慧，微少猶如蚊虻。如來世尊道德巍巍，純以栴檀，師子難伏，不可壞眾而為眷屬。如來之身，猶真金剛，色如琉璃，真實難壞，復為如是大智慧海之所圍遶。是眾會中，諸大菩薩摩訶薩等，皆悉成就無量無邊深妙功德，猶如香象。於如是等大眾之前，豈敢發問？為當承佛神通之力及因大眾善根威德，少發問耳。」即於佛前說偈問曰：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為眾生說。
云何得廣大，　為眾作依止，
實非阿羅漢，　而與羅漢等？
云何知天魔，　為眾作留難？
佛說波旬說，　云何分別知？
云何諸調御，　心喜說真諦，
正善具成就，　演說四顛倒？
云何作善業？　大仙今當說。
云何諸菩薩，　能見難見性？
云何解滿字，　及與半字義？
云何共聖行，　如娑羅娑鳥，
迦隣提日月，　太白與歲星？
云何未發心，　而名為菩薩？
云何於大眾，　而得無所畏，
猶如閻浮金，　無能說其過？
云何處濁世，　不污如蓮華？
云何處煩惱，　煩惱不能染，
如醫療眾病，　不為病所污？
生死大海中，　云何作船師？
云何捨生死，　如蛇脫故皮？

云何觀三寶，　猶如天意樹？
三乘若無性，　云何而得說；
猶如樂未生，　云何名受樂？
云何諸菩薩，　而得不壞眾？
云何為生盲，　而作眼目導？
云何示多頭？　唯願大仙說。
云何說法者，　增長如月初？
云何復示現，　究竟於涅槃？
云何勇進者，　示人天魔道？
云何知法性，　而受於法樂？
云何諸菩薩，　遠離一切病？
云何為眾生，　演說於祕密？
云何說畢竟，　及與不畢竟？
如其斷疑網，　云何不定說？
云何而得近，　最勝無上道？
我今請如來，　為諸菩薩故，
願為說甚深，　微妙諸行等。
一切諸法中，　悉有安樂性，
唯願大仙尊，　為我分別說。
眾生大依止，　兩足尊妙藥，
今欲問諸陰，　而我無智慧。
精進諸菩薩，　亦復不能知，
如是等甚深，　諸佛之境界。」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未得一切種智，我已得之。然汝所問甚深密藏，如一切智之所諮問等無有異。善男子！我坐道場菩提樹下初成正覺，爾時無量阿僧祇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有諸菩薩，亦曾 問我是甚深義，然其所問句義功德亦皆如是，等無有異。如是問者，則能利益無量眾生。」
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無智力能問如來如是深義。世尊！譬如蚊虻不能飛過大海彼岸，周遍虛空。我亦如是，不能諮問如來如是智慧大海，法性虛空甚深之義。世尊！譬如國王髻中明珠，付典藏臣，藏臣得已，頂戴恭敬，增加守護。我亦如是，頂戴恭敬，增加守護如來所說方等深義。何以故？令我廣得深智慧故。」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如來所得長壽之業。菩薩以是業因緣故，得壽命長，是故應當至心聽受。若業能為菩提因者，應當誠心聽受是義，既聽受已轉為人說。善男子！

我以修習如是業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復為人廣說是義。善男子！譬如王子，犯罪繫獄，王甚憐愍，愛念子故，躬自迴駕至其繫所。菩薩亦爾，欲得長壽，應當護念一切眾生同於子想，生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授不殺戒，教修善法。亦當安止一切眾生於五戒十善，復入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等一切諸趣，拔濟是中苦惱眾生，脫未脫者，度未度者，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安慰一切諸恐怖者，以如是等業因緣故，菩薩則得壽命長遠，於諸智慧而得自在，隨所壽終生於天上。」

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等視眾生，同於子想，是義深隱，我未能解。世尊！如來不應說言菩薩於諸眾生修平等心，同於子想。所以者何？於佛法中有破戒者、作逆罪者、毀正法者，云何當於如是等人同子想耶？」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於眾生實作子想，如羅睺羅。」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昔十五日僧布薩時，曾於受具清淨眾中，有一童子，不善修習身、口、意業，在屏隈處盜聽說戒。密迹力士承佛神力，以金剛杵碎之如塵。世尊！是金剛神，極成暴惡，乃能斷是童子命根。云何如來視諸眾生同於子想，如羅睺羅？」

佛告迦葉：「汝今不應作如是言，是童子者，即是化人，非真實也，為欲驅遣破戒毀法令出眾故；金剛密迹亦是化耳。迦葉！毀謗正法及一闡提，或有殺生乃至邪見及故犯禁，我於是等，悉生悲心，同於子想，如羅睺羅。善男子！譬如國王，諸群臣等有犯王法，隨罪誅戮而不捨置。如來世尊不如是也，於毀法者，與驅遣羯磨、訶責羯磨、置羯磨、舉罪羯磨、不可見羯磨、滅羯磨、未捨惡見羯磨。善男子！如來所以與謗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為欲示諸行惡之人有果報故。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即是施惡眾生無恐畏者，若放一光、若二、若五，或有遇者，悉令遠離一切諸惡，如來今者具有如是無量勢力。善男子，未可見法，汝欲見者，今當為汝說其相貌。我涅槃已，隨其方面，有持戒比丘，威儀具足，護持正法，見壞法者，即能驅遣，呵責徵治，當知是人，得福無量不可稱計。善男子！譬如有王，專行暴惡，會遇重病，有隣國王，聞其名聲，興兵而來，規欲殄滅。是時病王，無力勢故，方乃恐怖，改心修善。而是隣王，得無量福。持法比丘亦復如是，驅遣呵責壞法之人，令行善法，得福無量。善男子！譬如長者所居之處，田宅屋舍生諸毒樹。長者知已，即便斫伐，永令滅盡。又如壯人，首生白髮，愧而剪拔，不令生長。持法比丘亦復如是，見有破戒壞正法者，即應驅遣，呵責舉處。若善比丘見壞法者，置不呵責驅遣舉處，當知是人佛法中怨。若能驅遣呵責舉處，是我弟子，真聲聞也。」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則不等視一切眾生同於子想，如羅睺羅。世尊！若有一人以刀害佛，復有一人持栴檀塗佛，佛於此二若生等心，云何復言，當治毀禁？若治毀禁，是言則失。」

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譬如國王、大臣、宰相產育諸子，顏貌端正，聰明黠慧，若二、三、四，將付嚴師，而作是言：『君可為我教詔諸子，威儀、禮節、伎藝、書疏、校計、算數，悉令成就。我今四子，就君受學，假使三子病杖而死，餘有一子必當苦治，要令成就。雖喪三子，我終不恨。』迦葉！是父及師得殺罪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以愛念故，為欲成就，無有惡心，如是教誨，得福無量。」

「善男子！如來亦爾，視壞法者等如一子。如來今以無上正法，付囑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諸國王及四部眾，應當勸勵諸學人等，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法者，王者、大臣、四部之眾應當苦治。善男子！是諸國王及四部眾，當有罪不？」

「不也。世尊！」

「善男子！是諸國王及四部眾尚無有罪，何況如來。善男子！如來善修如是平等，於諸眾生同一子想。如是修者，是名菩薩修平等心，於諸眾生同一子想。善男子！菩薩如是修習此業，得壽命長，亦能善知宿世之事。」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若有修平等心，視諸眾生同於子想，得壽命長。如來不應作如是說。何以故？如知法人，能說種種孝順之法，還至家中，以諸瓦石打擲父母。而是父母是良福田，多所利益，難遭難遇，應好供養，反生惱害，是知法人言行相違。如來所言，亦復如是，菩薩修習等心，眾生同子想者，應得長壽，善知宿命，常住於世，無有變易。今者世尊，以何因緣，壽命極短，同人間耶？如來將無於諸眾生生怨憎想？世尊昔日作何惡業，斷幾命根，得是短壽不滿百年？」

佛告迦葉：「善男子！汝今何緣，於如來前，發是麁言。如來長壽，於諸壽中，最上最勝。所得常法，於諸常中，最為第一。」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得壽命長？」

佛告迦葉：「善男子！如八大河：一名恒河、二名閻摩羅、三名薩羅、四名阿梨羅跋提、五名摩訶、六名辛頭、七名博叉、八名悉陀，是八大河及諸小河悉入大海。迦葉！如是一切人中、天上、地及虛空壽命大河，悉入如來壽命海中，是故如來壽命無量。復次迦葉！譬如阿耨達池出四大河；如來亦爾，出一切命。迦葉！譬如一

切諸常法中，虛空第一；如來亦爾，於諸常中，最為第一。迦葉！譬如諸藥，醍醐第一；如來亦爾，於眾生中，壽命第一。」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壽命若如是者，應住一劫若減一劫，常宣妙法，如霪大雨。」
「迦葉！汝今不應於如來所，生滅盡想。迦葉！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乃至外道、五通神仙、得自在者，若住一劫若減一劫，經行空中，坐臥自在，左脇出火，右脇出水，身出煙炎，猶如火聚，若欲住壽，能得如意，於壽命中，修短自任。如是五通，尚得如是隨意神力，豈況如來於一切法，得自在力，而當不能住壽半劫、若一劫、若百劫、若百千劫、若無量劫？以是義故，當知如來，是常住法、不變易法。如來此身，是變化身，非雜食身，為度眾生，示同毒樹，是故現捨入於涅槃。迦葉！當知佛是常法、不變易法。汝等於是第一義中，應勤精進，一心修習，既修習已，廣為人說。」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出世之法與世間法，有何差別？如佛言曰：『佛是常法、不變易法。』世間亦說：『梵天是常，自在天常，無有變易。我常、性常、微塵亦常。』若言如來是常法者，如來何故不常現耶？若不常現，有何差別？何以故？梵天乃至微塵、世性亦不現故。」
佛告迦葉：「譬如長者，多有諸牛，色雖種種，同共一群，付放牧人，令逐水草，但為醍醐，不求乳酪。彼牧牛者，搆已自食。長者命終，所有諸牛悉為群賊之所抄掠。賊得牛已，無有婦女。即自搆捋，得已而食。爾時群賊各相謂言：『彼大長者，畜養此牛，不期乳酪，但為醍醐。我等今者，當設何方而得之耶？夫醍醐者，名為世間第一上味。我等無器，設使得乳，無安置處。』復共相謂：『唯有皮囊，可以盛之。』雖有盛處，不知攢搖，漿猶難得，況復生酥。爾時諸賊，以醍醐故，加之以水，以水多故，乳酪醍醐，一切俱失。凡夫亦爾，雖有善法，皆是如來正法之餘。何以故？如來世尊入涅槃後，盜竊如來遺餘善法，若戒、定、慧，如彼諸賊劫掠群牛。諸凡夫人，雖復得是戒、定、智慧，無有方便，不能解說。以是義故，不能獲得常戒、常定、常慧、解脫；如彼群賊，不知方便，喪失醍醐。亦如群賊，為醍醐故，加之以水。凡夫亦爾，為解脫故，說我、眾生、壽命、士夫、梵天、自在天、微塵世性、戒定智慧及與解脫，非想非非想天即是涅槃，實亦不得解脫涅槃，如彼群賊不得醍醐。是諸凡夫，有少梵行，供養父母，以是因緣，得生天上，受少安樂，如彼群賊加水之乳。而是凡夫，實不知因修少梵行，供養父母，得生天上。又不能知戒、定、智慧，歸依三寶，以不知故，說常、樂、我、淨，雖復說之，而實不知。是故如來出世

之後，乃為演說常、樂、我、淨。如轉輪王出現於世，福德力故，群賊退散，牛無損命。時轉輪王，即以諸牛付一牧人，多巧便者。是人方便，即得醍醐。以醍醐故，一切眾生，無有患苦。法輪聖王出現世時，諸凡夫人不能演說戒定慧者，即便退散，如賊退散。爾時如來善說世法及出世法，為眾生故，令諸菩薩隨而演說。菩薩摩訶薩既得醍醐，復令無量無邊眾生獲得無上甘露法味，所謂如來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善男子！如來是常、不變易法。非如世間、凡夫、愚人，謂梵天等是常法也。此常法稱要是如來，非是餘法。迦葉！應當如是知如來身。迦葉！諸善男子、善女人，常當繫心修此二字，佛是常住。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此二字，當知是人，隨我所行，至我至處。善男子！若有修習如是二字為滅相者，當知如來則於其人為般涅槃。善男子！涅槃義者，即是諸佛之法性也。」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法性者，其義云何？世尊！我今欲知法性之義，唯願如來哀愍廣說。夫法性者即是捨身，捨身者名無所有，若無所有，身云何存？身若存者，云何而言身有法性？身有法性云何得存？我今云何當知是義？」

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滅是法性。夫法性者，無有滅也。善男子！譬如無想天，成就色陰而無色想；不應問言，是諸天等，云何而住？歡娛受樂？云何行想？云何見聞？善男子，如來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不應說言，如來身者是滅法也。善男子，如是滅法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及。善男子，汝今不應思量如來何處住？何處行？何處見？何處樂？善男子，如是之義，亦非汝等之所知及，諸佛法身，種種方便，不可思議。

「復次善男子！應當修習佛法及僧而作常想。是三法者，無有異想、無無常想、無變異想。若於三法修異想者，當知是輩，清淨三歸則無依處，所有禁戒皆不具足，終不能證聲聞緣覺菩提之果。若能於是不可思議，修常想者，則有歸處。善男子！譬如因樹，則有樹影。如來亦爾，有常法故，則有歸依，非是無常。若言如來是無常者，如來則非諸天、世人所歸依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譬如闇中，有樹無影。」

「迦葉！汝不應言有樹無影，但非肉眼之所見耳。善男子！如來亦爾，其性常住，是不變異。無智慧眼，不能得見，如彼闇中，不見樹影。凡夫之人，於佛滅後，說言如來是無常法，亦復如是。若言如來異法、僧者，則不能成三歸依處，如汝父母各各異故，故使無常。」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從今始，當以佛、法、眾僧三事常住，啟悟父母乃至七世，皆令奉持。甚奇，世尊！我今當學如來、法、僧不可思議，既自學已，亦當為人廣說是義。若有諸人不能信受，當知是輩久修無常，如是之人，我當為其而作霜雹。」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汝今善能護持正法，如是護法，不欺於人。以不欺人善業緣故，而得長壽，善知宿命。」

大般涅槃經金剛身品第二

爾時世尊復告迦葉：「善男子！如來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壞身、金剛之身、非雜食身，即是法身。」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是等身，我悉不見。唯見無常、破壞、微塵、雜食等身。何以故？如來當入於涅槃故。」
佛言：「迦葉！汝今莫謂如來之身，不堅可壞，如凡夫身。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無量億劫堅牢難壞，非人天身、非恐怖身、非雜食身。如來之身非身，是身不生不滅、不習不修、無量無邊、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有動搖、無受無行、不住不作、無味無雜，非是有為、非業、非果、非行、非滅、非心、非數，不可思議、常不可思議，無識離心、亦不離心，其心平等，無有亦有，無有去來而亦去來，不破、不壞、不斷、不絕、不出、不滅、非主亦主，非有非無、非覺非觀、非字非不字、非定非不定，不可見了了見，無處亦處，無宅亦宅，無闇無明，無有寂靜而亦寂靜，是無所有，不受不施、清淨無垢、無諍斷諍、住無住處、不取不墮、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不福田、無盡不盡離一切盡，是空離空，雖不常住非念念滅，無有垢濁、無字離字、非聲非說、亦非修習、非稱非量、非一非異、非像非相、諸相莊嚴，非勇非畏、無寂不寂、無熱不熱、不可覩見、無有相貌。如來度脫一切眾生，無度脫故，能解眾生。無有解故，覺了眾生。無覺了故，如實說法。無有二故，不可量無等等。平如虛空，無有形貌，同無生性，不斷不常。常行一乘，眾生見三。不退不轉，斷一切結。不戰不觸，非性住性、非合非散、非長非短、非圓非方、非陰入界亦陰入界、非增非損、非勝非負。如來之身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無有知者，無不知者；無有見者，無不見者；非有為非無為、非世非不世、非作非不作、非依非不依、非四大非不四大、非因非不因、非眾生非不眾生、非沙門非婆羅門，是師子大師子，非身非不身，不可宣說。除一法相，不可算數，般涅槃時不般涅槃，如來法身皆悉成就如是無量微妙功德。

「迦葉！唯有如來，乃知是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迦葉！如是功德成如來身，非是雜食所長養身。迦葉！如來真身功德如是，云何復得諸疾患苦，危脆不堅如坏器乎？迦葉！如來所以示病苦者，為欲調伏諸眾生故。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即金剛身，汝從今日常當專心思惟此義，莫念食身，亦當為人說，如來身即是法身。」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成就如是功德，其身云何當有病苦，無常破壞？我從今日常當思惟，如來之身是常法身、安樂之身，亦當為他如是廣說。唯然世尊！如來法身金剛不壞，而未能知所因云何？」

佛言：「迦葉！以能護持正法因緣故，得成就是金剛身。迦葉！我於往昔護法因緣，今得成就是金剛身，常住不壞。善男子！護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儀，應持刀劍、弓箭、鉾槊，守護持戒清淨比丘。」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離於守護，獨處空閑，塚間樹下，當說是人為真比丘。若有隨逐守護者行，當知是輩是禿居士。」

佛告迦葉：「莫作是語，言禿居士。若有比丘，隨所至處供身趣足，讀誦經典，思惟坐禪，有來問法，即為宣說，所謂布施、持戒、福德、少欲知足。雖能如是種種說法，然故不能作師子吼，不為師子之所圍遶，不能降伏非法惡人。如是比丘不能自利及利眾生，當知是輩，懈怠懶墮。雖能持戒，守護淨行，當知是人無所能為。若有比丘供身之具亦常豐足，復能護持所受禁戒，能師子吼，廣說妙法，謂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陀那、伊帝曰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磨。以如是等九部經典，為他廣說，利益安樂諸眾生故，唱如是言：『涅槃經中，制諸比丘，不應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淨之物，應當治之。如來先於異部經中說，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國王如法治之，驅令還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師子吼時，有破戒者，聞是語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師。是說法者，設復命終，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緣故，我聽國主、群臣、宰相、諸優婆塞，護說法人。若有欲得護正法者，當如是學。迦葉！如是破戒不護法者，名禿居士；非持戒者，得如是名。善男子！過去之世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於此拘尸那城，有佛出世，號歡喜增益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爾時世界廣博嚴淨，豐樂安隱，人民熾盛，無有飢渴，如安樂國諸菩薩等。彼佛世尊住世無量，化眾生已，然後乃於娑羅雙樹入般涅槃。佛涅槃後，正法住世無量億歲，餘四十年佛法未滅。爾時有一

持戒比丘，名曰覺德，多有徒眾、眷屬圍遶，能師子吼，頒宣廣說九部經典，制諸比丘不得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爾時多有破戒比丘，聞作是說，皆生惡心，執持刀杖，逼是法師。是時國王，名曰有德，聞是事已，為護法故，即便往至說法者所，與是破戒諸惡比丘極共戰鬪，令說法者得免危害。王於爾時，身被刀劍、箭槊之瘡，體無完處如芥子許。爾時覺德尋讚王言：『善哉，善哉！王今真是護正法者，當來之世，此身當為無量法器。』王於是時，得聞法已，心大歡喜，尋即命終，生阿閦佛國，而為彼佛作第一弟子。其王將從人民眷屬，有戰鬪者、有隨喜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命終悉生阿閦佛國。覺德比丘却後壽終，亦得往生阿閦佛國，而為彼佛作聲聞眾中第二弟子。若有正法欲滅盡時，應當如是受持擁護。迦葉！爾時王者，則我身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迦葉！護正法者，得如是等無量果報。以是因緣，我於今日得種種相，以自莊嚴，成就法身、不可壞身。」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身，猶如畫石。」

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以是因緣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應當勤加護持正法，護法果報廣大無量。善男子！是故護法優婆塞等，應執刀杖，擁護如是持法比丘。若有受持五戒之者，不得名為大乘人也；不受五戒為護正法，乃名大乘。護正法者，應當執持刀劍、器仗，侍說法者。」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諸比丘，與如是等諸優婆塞持刀杖者共為伴侶，為有師耶？為無師乎？為是持戒？為是破戒？」

佛告迦葉：「莫謂是等為破戒人。善男子！我涅槃後，濁惡之世國土荒亂，互相抄掠，人民飢餓。爾時多有為飢餓故發心出家，如是之人名為禿人。是禿人輩，見有持戒、威儀具足、清淨比丘護持正法，驅逐令出，若殺若害。」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持戒人護正法者，云何當得遊行村落、城邑教化？」

「善男子！是故我今聽持戒人，依諸白衣持刀杖者，以為伴侶。若諸國王、大臣長者、優婆塞等，為護法故，雖持刀杖，我說是等名為持戒。雖持刀杖，不應斷命。若能如是，即得名為第一持戒。

「迦葉！言護法者，謂具正見，能廣宣說大乘經典，終不捉持王者寶蓋、油瓶穀米、種種果蓏，不為利養親近國王、大臣長者，於諸檀越，心無諂曲，具足威儀，摧伏破戒諸惡人等，是名持戒護法之師，能為眾生真善知識，其心弘廣譬如大海。迦葉！若有比丘，以利養故為他說法，是人所有徒眾眷屬，亦効是師貪求利養，是人如是，便自壞眾。迦葉！眾有三種：一者犯戒雜僧，二者愚癡僧，三者清淨僧。破戒雜僧則易可壞。持戒淨僧，利養因緣所不能壞。云

何破戒雜僧？若有比丘，雖持禁戒，為利養故，與破戒者坐起行來，共相親附，同其事業，是名破戒，亦名雜僧。云何愚癡僧？若有比丘在阿蘭若處，諸根不利，闇鈍[夢-夕+登]瞢，少欲乞食，於說戒日及自恣時，教諸弟子清淨懺悔，見非弟子多犯禁戒，不能教令清淨懺悔，而便與共說戒自恣，是名愚癡僧。云何名清淨僧？有比丘僧，不為百千億數諸魔之所沮壞，是菩薩眾本性清淨，能調如上二部之眾，悉令安住清淨眾中，是名護法無上大師。善持律者，為欲調伏利眾生故，知諸戒相若輕若重，非是律者則不證知，若是律者則便證知。云何調伏眾生故？若諸菩薩，為化眾生，常入聚落，不擇時節。或至寡婦、婬女舍宅，與同住止，經歷多年。若是聲聞所不應為，是名調伏利益眾生。云何知重？若見如來因事制戒，汝從今日慎莫更犯。如四重禁，出家之人所不應作，而便故作，非是沙門、非釋種子，是名為重。云何為輕？若犯輕事，如是三諫若能捨者，是名為輕。非律不證者，若有讚說不清淨物應受用者，不共同止。是律應證者，善學戒律，不近破戒，見有所行隨順戒律，心生歡喜，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說，是名律師。善解一字，善持契經，亦復如是。如是，善男子！佛法無量不可思議，如來亦爾不可思議。」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佛法無量不可思議，如來亦爾不可思議，故知如來常住不壞、無有變異。我今善學，亦當為人廣宣是義。」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如來身者，即是金剛、不可壞身，菩薩應當如是善學，正見正知。若能如是了了知見，即是見佛金剛之身、不可壞身，如於鏡中見諸色像。」

◎大般涅槃經名字功德品第三

爾時如來復告迦葉：「善男子！汝今應當善持是經文字、章句、所有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名，生四趣者，無有是處。何以故？如是經典，乃是無量無邊諸佛之所修習，所得功德我今當說。」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菩薩摩訶薩云何奉持？」

佛告迦葉：「是經名為『大般涅槃』，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義味深邃，其文亦善，純備具足清淨梵行，金剛寶藏滿足無缺。汝今善聽，我今當說。善男子，所言大者，名之為常，如八大河悉歸大海。此經如是，降伏一切諸結、煩惱及諸魔性，然後要於大般涅槃，放捨身命，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善男子！又如醫師有一祕方，悉攝一切所有醫方。善男子！如來亦爾，所說種種妙法祕密

深奧藏門，悉皆入於大般涅槃，是故名為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農夫，春月下種，常有悕望，既收果實，眾望都息。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修學餘經，常悕滋味，若得聞是大般涅槃，悕望諸經所有滋味悉皆永斷。是大涅槃，能令眾生度諸有流。善男子！如諸跡中，象跡為最；此經如是，於諸經三昧最為第一。善男子！譬如耕田，秋耕為勝；此經如是，諸經中勝。善男子！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善治眾生熱惱亂心，是大涅槃為最第一。善男子！譬如甜酥，八味具足；大般涅槃亦復如是，八味具足。云何為八？一者常，二者恒，三者安，四者清涼，五者不老，六者不死，七者無垢，八者快樂，是為八味具足。具是八味，是故名為大般涅槃。若諸菩薩摩訶薩等安住是中，復能處處示現涅槃，是故名為大般涅槃。迦葉！善男子、善女人，若欲於此大般涅槃而涅槃者，當如是學如來常住，法僧亦然。」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甚奇，世尊！如來功德不可思議，法僧亦爾不可思議，是大涅槃亦不可思議。若有修學是經典者，得正法門，能為良醫。若未學者，當知是人，盲無慧眼，無明所覆。」◎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如來性品第四之一

佛復告迦葉：「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分別開示大般涅槃，有四相義。何等為四？一者自正，二者正他，三者能隨問答，四者善解因緣義。云何自正？若佛如來，見諸因緣而有所說，譬如比丘見大火聚，便作是言：『我寧抱是熾燃火聚，終不敢於如來所說十二部經及祕密藏，謗言云是波旬所說，若言如來、法、僧無常；如是說者，為自侵欺，亦欺於人。寧以利刀，自斷其舌，終不說言，如來、法、僧，是無常也。若聞他說，亦不信受，於此說者，應生憐愍，如來、法、僧不可思議。』應如是持，自觀己身猶如火聚，是名自正。

「云何正他？」佛說法時，有一女人，乳養嬰兒，來詣佛所，稽首佛足，有所顧念，心自思惟，便坐一面。爾時世尊知而故問：「汝以愛念多啥兒酥，不知籌量消與不消？」爾時女人即白佛言：「甚奇，世尊！善能知我心中所念，唯願如來教我多少。世尊！我於今朝多與兒蘇，恐不能消，將無夭壽？唯願如來為我解說。」佛言：「汝兒所食，尋即消化，增益壽命。」女人聞已，心大踊躍，復作是言：「如來實說，故我歡喜。」

「世尊如是，為欲調伏諸眾生故，善能分別，說消、不消。亦說諸法無我、無常。若佛世尊先說常者，受化之徒，當言此法與外道同，即便捨去。」

復告女人：「若兒長大，能自行來，凡所食噉，能消難消，本所與蘇，則不供足。我之所有聲聞弟子，亦復如是，如汝嬰兒，不能消是常住之法，是故我先說苦、無常。若我聲聞諸弟子等，功德已備，堪任修習大乘經典，我於是經，為說六味。云何六味？說苦醋味、無常醎味、無我苦味、樂如甜味、我如辛味、常如淡味。彼世間中有三種味，所謂無常、無我、無樂。煩惱為薪，智慧為火，以是因緣成涅槃飯，謂常、樂、我，令諸弟子悉皆甘嗜。」

復告女人：「汝若有緣欲至他處，應驅惡子，令出其舍，悉以寶藏付示善子。」女人白佛：「實如聖教，珍寶之藏應示善子，不示惡子。」

「姊！我亦如是，般涅槃時，如來微密無上法藏，不與聲聞諸弟子等，如汝寶藏不示惡子；要當付囑諸菩薩等，如汝寶藏委付善子。何以故？聲聞弟子生變異想，謂佛如來真實滅度，然我真實不滅度

也。如汝遠行未還之頃，汝之惡子便言汝死，汝實不死。諸菩薩等，說言如來常、不變易，如汝善子，不言汝死。以是義故，我以無上祕密之藏付諸菩薩。」
「善男子，若有眾生，謂佛常住、不變異者，當知是家，則為有佛，是名正他。」
「能隨問答者，若有人來問佛世尊：『我當云何不捨錢財，而得名為大施檀越？』佛言：『若有沙門、婆羅門等，少欲知足，不受、不畜不淨物者，當施其人奴婢、僕使。修梵行者，施與女人。斷酒肉者，施以酒肉◎。不過中食，施過中食。不著花香，施以花香。如是施者，施名流布，遍至他方，財寶之費不失毫釐。』是則名為能隨問答。」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應施肉。何以故？我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肉？」
「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
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
「迦葉！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
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即是現斷肉義。」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來稱讚魚肉為美食耶？」
「善男子！我亦不說魚肉之屬為美食也，我說甘蔗、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蘇油，以為美食。雖說應畜種種衣服，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貪著是魚肉味。」
迦葉復言：「如來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種味，乳酪、酪漿、生酥、熟酥、胡麻油等，及諸衣服、憍奢耶衣、珂貝、皮革、金銀盂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
「善男子！不應同彼尼乾所見，如來所制一切禁戒，各有異意。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異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自死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一切眾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眾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
「善男子！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近之？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聞其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

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為度眾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況當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身所被服麁陋醜惡，形容憔悴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鬚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臥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瘂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不淨法，及壞甚深祕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諍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魚肉，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革屣，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勤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琉璃、車璩、馬瑙、頗梨、真珠、珊瑚、虎珀、璧玉、珂貝，種種果蓏，學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蠱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花治身，樗蒱圍碁，學諸工巧。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我弟子。」

爾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清淨法？」

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為肉所污，但使無味，聽用無罪。若見食中多有肉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悉不應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則名為能隨問答。

「迦葉！云何善解因緣義？如有四部之眾來問我言：『世尊！如是之義，如來初出，何故不為波斯匿王，說是法門深妙之義？或時說深、或時說淺、或名為犯、或名不犯？云何名墮？云何名律？云何名波羅提木叉義？』佛言：『波羅提木叉者，名為知足；成就威儀，無所受畜，亦名淨命，墮者名四惡趣。又復墮者，墮於地獄乃至阿鼻，論其遲速，過於暴雨；聞者驚怖，堅持禁戒，不犯威儀，修習知足，不受一切不淨之物。又復墮者，長養地獄、畜生、餓鬼，以是諸義，故名曰墮。波羅提木叉者，離身、口、意不善邪業。律者，入戒威儀，深經善義，遮受一切不淨之物及不淨因緣，亦遮四重、十三僧殘、二不定法、三十捨墮、九十一墮、四悔過法、眾多學法、七滅諍等。或復有人盡破一切戒。云何一切？謂四重法乃至七滅諍法。或復有人誹謗正法甚深經典，及一闡提，具足成就盡一切相無有因緣。如是等人，自言我是聰明利智，輕重之罪悉皆覆藏，覆藏諸惡如龜藏六；如是眾罪，長夜不悔，以不悔故，日夜增長。是諸比丘，所犯眾罪，終不發露，是使所犯，遂復滋

蔓。是故如來知是事已，漸次而制，不得一時。』爾時有善男子、善女人白佛言：『世尊，如來久知如是之事，何不先制？將無世尊欲令眾生入阿鼻獄？譬如多人，欲至他方，迷失正路，隨逐邪道，是諸人等不知迷故，皆謂是道，復不見人可問是非。眾生如是迷於佛法，不見正真，如來應為先說正道，勅諸比丘，此是犯戒，此是持戒，當如是制。何以故？如來正覺是真實者，知見正道，惟有如來天中之天，能說十善增上功德及其義味，是故啟請應先制戒。』佛言：『善男子，若言如來能為眾生宣說十善增上功德，是則如來視諸眾生如羅睺羅，云何難言將無世尊欲令眾生入於地獄？我見一人有墮阿鼻地獄因緣，尚為是人，住世一劫若減一劫。我於眾生有大慈悲，何緣當誑如子想者，令入地獄？善男子！如王國內，有納衣者，見衣有孔然後方補。如來亦爾，見諸眾生，有入阿鼻地獄因緣，即以戒善而為補之。善男子！譬如轉輪聖王，先為眾生說十善法，其後漸漸有行惡者，王即隨事漸漸而斷，斷諸惡已，然後自行聖王之法。善男子！我亦如是，雖有所說，不得先制，要因比丘漸行非法，然後方乃隨事制之。樂法眾生，隨教修行，如是等眾，乃能得見如來法身。』如轉輪王，所有輪寶不可思議，如來亦爾不可思議，法僧二寶亦不可思議，能說法者及聞法者皆不可思議，是名善解因緣義也；菩薩如是分別開示四種相義，是名大乘大涅槃中因緣義也。

「復次自正者，所謂得是大般涅槃。正他者，我為比丘說言，如來常存不變。隨問答者，迦葉！因汝所問故，得廣為菩薩摩訶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是甚深微妙義理。因緣義者，聲聞、緣覺不解如是甚深之義，不聞伊字三點而成解脫、涅槃、摩訶般若成祕密藏。我今於此，闡揚分別，為諸聲聞，開發慧眼。假使有人作如是言：『如是四事，云何為一？非虛妄耶？』即應反質：『是虛空無所有，不動無礙。如是四事有何等異，是豈得名為虛妄乎？』『不也。世尊！如是諸句即是一義，所謂空義。』自正、正他、能隨問答、解因緣義，亦復如是，即大涅槃等無有異。」

佛告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言：『如來無常。云何當知是無常耶？如佛所言：「滅諸煩惱名為涅槃，猶如火滅，悉無所有，滅諸煩惱，亦復如是，故名涅槃。」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佛言曰：「離諸有者，乃名涅槃，是涅槃中，無有諸有。」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衣壞盡，不名為物，涅槃亦爾，滅諸煩惱不名為物。」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佛言曰：「離欲寂滅，名曰涅槃，如人斬首，則無有首；離欲寂滅，亦復如是，空無所有，故名涅槃。」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佛言曰：

「『「譬如熱鐵，　抛打星流，　散已尋滅，
莫知所在。　得正解脫，　亦復如是，
已度婬欲，　諸有淤泥，　得無動處，
不知所至。」

「『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迦葉！若有人作如是難者，名為邪難。迦葉！汝亦不應作是憶想，謂如來性是滅盡也。迦葉！滅煩惱者，不名為物。何以故？永畢竟故，是故名常，是句寂靜，為無有上。滅盡諸相，無有遺餘，是句鮮白，常住不退。是故涅槃，名曰常住，如來亦爾，常住無變。言星流者，謂煩惱也。散已尋滅莫知所在者，謂諸如來煩惱滅已，不在五趣。是故如來是常住法，無有變易。復次迦葉！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是故如來恭敬供養，以法常故，諸佛亦常。」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若煩惱火滅，如來亦滅，是則如來，無常住處。如彼迸鐵，赤色滅已，莫知所至。如來煩惱，亦復如是，滅無所至。又如彼鐵，熱與赤色，滅已無有。如來亦爾，滅已無常，滅煩惱火，便入涅槃。當知如來即是無常。」
「善男子！所言鐵者，名諸凡夫。凡夫之人，雖滅煩惱，滅已復生，故名無常。如來不爾，滅已不生，是故名常。」
迦葉復言：「如鐵赤色滅已，還置火中赤色復生。如來若爾，應還生結，若結還生，即是無常。」
佛言：「迦葉！汝今不應作如是言如來無常。何以故？如來是常。善男子！如彼燃木，滅已有灰。煩惱滅已，便有涅槃。壞衣、斬首、破瓶等喻，亦復如是。如是等物，各有名字，名曰壞衣、斬首、破瓶。迦葉！如鐵冷已，可使還熱。如來不爾，斷煩惱已，畢竟清涼，煩惱熾火，更不復生。迦葉！當知無量眾生猶如彼鐵，我以無漏智慧熾火，燒彼眾生諸煩惱結。」
迦葉復言：「善哉，善哉！我今諦知如來所說，諸佛是常。」
佛言：「迦葉！譬如聖王素在後宮，或時遊觀在於後園，王雖不在諸婇女中，亦不得言聖王命終。善男子！如來亦爾，雖不現於閻浮提界，入涅槃中，不名無常。如來出於無量煩惱，入于涅槃安樂之處，遊諸覺華，歡娛受樂。」
迦葉復問：「如佛言曰，我已久度煩惱大海。若佛已度煩惱海者，何緣復共耶輸陀羅，生羅睺羅？以是因緣，當知如來未度煩惱諸結大海。唯願如來說其因緣。」
佛告迦葉：「汝不應言，如來久度煩惱大海，何緣復共耶輸陀羅生羅睺羅？以是因緣，當知如來未度煩惱諸結大海。善男子！是大涅

槃能建大義，汝等今當至心諦聽，廣為人說，莫生驚疑。若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須彌山王如是高廣，悉能令入葶藶子糝，其諸眾生依須彌者，亦不迫迮、無來往想，如本不異。唯應度者，見是菩薩以須彌山內葶藶糝，復還安止本所住處。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置葶藶糝，其中眾生，亦無迫迮及往來想，如本不異。唯應度者，見是菩薩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置葶藶糝，復還安止本所住處。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內一毛孔，乃至本處亦復如是。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十方三千大千諸佛世界，置於針鋒，如貫棗葉，擲着他方異佛世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不覺往返為在何處？唯應度者乃能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十方三千大千諸佛世界，置於右掌如陶家輪，擲置他方微塵世界，無一眾生有往來想，唯應度者乃見之耳，乃至本處亦復如是。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一切十方無量諸佛世界，悉內己身，其中眾生悉無迫迮，亦無往返及住處想，唯應度者乃能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以十方世界內一塵中，其中眾生亦無迫迮往返之想，唯應度者乃能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善男子，是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則能示現種種無量神通變化，是故名曰大般涅槃。是菩薩摩訶薩所可示現如是無量神通變化，一切眾生無能測量，汝今云何能知，如來習近婬欲，生羅睺羅？

「善男子！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閻浮提種種示現，如《首楞嚴經》中廣說。我於三千大千世界或閻浮提示現涅槃，亦不畢竟取於涅槃。或閻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畢竟不從婬欲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從無量劫來離於婬欲，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隨順世間，示現入胎。善男子！此閻浮提林微尼園，示現從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東行七步，唱如是言：『我於人、天、阿修羅中，最尊最上。』父母、人、天見已驚喜，生希有心，而諸人等謂是嬰兒。而我此身，無量劫來，久離是法。如來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肉血、筋脈、骨髓之所成立，隨順世間眾生法故，示為嬰兒。南行七步，示現欲為無量眾生作上福田。西行七步，示現生盡，永斷老死，是最後身。北行七步，示現已度諸有生死。東行七步，示為眾生而作導首。四維七步，示現斷滅種種煩惱、四魔種性，成於如來、應、正遍知。上行七步，示現不為不淨之物之所染污，猶如虛空。下行七步，示現法雨，滅地獄火，令彼眾生，受安隱樂，毀禁戒者示作霜雹。於閻浮提生七日已，又示剃髮，諸人皆謂我是嬰兒，初始剃髮。一切人、天、魔王波旬、沙門、婆羅門，無有能見

我頂相者，況有持刀臨之剃髮。若有持刀至我頂者，無有是處。我久已於無量劫中，剃除鬚髮，為欲隨順世間法故，示現剃髮。我既生已，父母將我入天祠中，以我示於摩醯首羅，摩醯首羅即見我時，合掌恭敬立在一面。我已久於無量劫中，捨離如是入天祠法，為欲隨順世間法故，示現如是。我於閻浮提示現穿耳，一切眾生實無有能穿我耳者，隨順世間眾生法故，示現如是。復以諸寶作師子瑞，用莊嚴耳；然我已於無量劫中，離莊嚴具，為欲隨順世間法故，作是示現。示入學堂，修學書疏；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具足成就。遍觀三界所有眾生，無有堪任為我師者，為欲隨順世間法故，示入學堂，故名如來、應、正遍知。習學乘象、盤馬、捔力種種伎藝，亦復如是。於閻浮提而復示現為王太子，眾生皆見我為太子，於五欲中歡娛受樂；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捨離如是五欲之樂，為欲隨順世間法故，示如是相。相師占我若不出家，當為轉輪聖王，王閻浮提，一切眾生皆信是言；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捨轉輪王位，為法輪王。於閻浮提現離婇女五欲之樂，見老病死及沙門已，出家修道，眾生皆謂悉達太子初始出家；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出家學道，隨順世法故，示如是。我於閻浮提示現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眾人皆謂是阿羅漢果易得不難；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成阿羅漢果。為欲度脫諸眾生故，坐於道場菩提樹下，以草為座，摧伏眾魔，眾皆謂我，始於道場菩提樹下降伏魔官；然我已於無量劫中久降伏已，為欲降伏剛強眾生，故現是化。我又示現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眾皆謂我有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然我是身所得果報，悉無如是大小便利、出入息等，隨順世間故示如是。我又示現受人信施；然我是身都無飢渴，隨順世法，故示如是。我又示同諸眾生故，現有睡眠；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具足無上深妙智慧，遠離三有，進止威儀。頭痛、腹痛、背痛、木槍、洗足、洗手，洗面、漱口嚼楊枝等，眾皆謂我有如是事；然我此身都無此事。我足清淨猶如蓮花，口氣淨潔如優鉢羅香，一切眾生謂我是人，我實非人。我又示現受糞掃衣、浣濯縫打；然我久已不須是衣。眾人皆謂羅睺羅者是我之子，輸頭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處在世間受諸快樂，離如是事出家學道。眾人復言：『是王太子瞿曇大姓，遠離世樂，求出世法。』然我久離世間婬欲，如是等事，悉是示現。一切眾生咸謂是人，然我實非。

「善男子！我雖在此閻浮提中，數數示現入於涅槃，然我實不畢竟涅槃，而諸眾生皆謂如來真實滅盡，而如來性實不永滅，是故當知是常住法、不變易法。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諸佛如來法界。我又示現閻浮提中出於世間，眾生皆謂我始成佛；然我已於無量劫中

所作已辦，隨順世法故，復示現於閻浮提初出成佛。我又示現於閻浮提不持禁戒，犯四重罪，眾人皆見謂我實犯；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堅持禁戒無有漏缺。我又示現於閻浮提為一闡提，眾人皆見是一闡提；然我實非一闡提也，一闡提者云何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又示現於閻浮提破和合僧，眾生皆謂我是破僧；我觀人天，無有能破和合僧者。我又示現於閻浮提護持正法，眾人皆謂我是護法，悉生驚怪；諸佛法爾，不應驚怪。我又示現於閻浮提為魔波旬，眾人皆謂我是波旬；然我久於無量劫中離於魔事，清淨無染猶如蓮花。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女身成佛，眾人皆言：『甚奇，女人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畢竟不受女身，為欲調伏無量眾生故現女像，憐愍一切諸眾生故，而復示現種種色像。我又示現閻浮提中生於四趣；然我久已斷諸趣因，以業因故墮於四趣，為度眾生故生是中。我又示現閻浮提中，作梵天王，令事梵者，安住正法；然我實非，而諸眾生咸皆謂我為真梵天。示現天像，遍諸天廟，亦復如是。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入婬女舍；然我實無貪婬之想，清淨不污猶如蓮花。為諸貪婬嗜色眾生，於四衢道宣說妙法，然我實無欲穢之心，眾人謂我守護女人。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入青衣舍，為教諸婢令住正法；然我實無如是惡業，墮在青衣。我又示現閻浮提中而作博士，為教童蒙，令住正法。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入諸酒會、博弈之處，示受種種勝負鬪諍，為欲拔濟彼諸眾生；而我實無如是惡業，而諸眾生皆謂我作如是之業。我又示現久住塚間，作大鷲身，度諸飛鳥，而諸眾生皆謂我是真實鷲身；然我久已離於是業，為欲度彼諸鳥鷲故，示如是身。我又示現閻浮提中作大長者，為欲安立無量眾生住於正法。又復示作諸王大臣、王子輔相，於是眾中各為第一，為修正法故住王位。我又示現閻浮提中疫病劫起，多有眾生為病所惱，先施醫藥，然後為說微妙正法，令其安住無上菩提；眾人皆謂是病劫起。又復示現閻浮提中飢餓劫起，隨其所須供給飲食，然後為說微妙正法，令其安住無上菩提。又復示現閻浮提中刀兵劫起，即為說法令離怨害，使得安住無上菩提。又復示現為計常者說無常想，計樂想者為說苦想，計我想者說無我想，計淨想者說不淨想。若有眾生貪著三界，即為說法，令離是處，度眾生故，為說無上微妙法藥。為斷一切煩惱樹故，種植無上法藥之樹。為欲拔濟諸外道故，說於正法。雖復示現為眾生師，而心初無眾生師想，為欲拔濟諸下賤故，現入其中而為說法，非是惡業受是身也。如來正覺如是安住於大涅槃，是故名為常住無變。如閻浮提，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欝單越亦復如是。如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亦爾。二十五有，如《首楞嚴經》中廣說，以是故名大般涅槃。若有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大般涅槃，能示如是神通變化而無所畏。

「迦葉！以是緣故，汝不應言羅睺羅者是佛之子。何以故？我於往昔無量劫中已離欲有，是故如來名曰常住，無有變易。」
迦葉復言：「如來云何名曰常住？如佛言曰：『如燈滅已，無有方所，如來亦爾，既滅度已，亦無方所。』」
佛言迦葉：「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言：『燈滅盡已，無有方所，如來亦爾，既滅度已，無有方所。』善男子！譬如男女然燈之時，燈爐大小悉滿中油，隨有油在，其明猶存；若油盡已，明亦俱盡。其明滅者，喻煩惱滅，明雖滅盡，燈爐猶存。如來亦爾，煩惱雖滅，法身常存。善男子！於意云何，明與燈爐為俱滅不？」
迦葉答言：「不也。世尊！雖不俱滅，然是無常。若以法身喻燈爐者，燈爐無常。法身亦爾，應是無常。」
「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難。如世間言器，如來世尊無上法器，而器無常，非如來也。一切法中涅槃為常，如來體之故名為常。復次善男子！言燈滅者，即是羅漢所證涅槃，以滅貪愛、諸煩惱故，喻之燈滅。阿那含者，名曰有貪，以有貪故，不得說言同於燈滅。是故我昔，覆相說言，喻如燈滅，非大涅槃同於燈滅。阿那含者非數數來，又不還來二十五有，更不受於臭身、蟲身、食身、毒身，是則名為阿那含也。若更受身名為那含，不受身者名阿那含；有去來者名曰那含，無去來者名阿那含。」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

大般涅槃經卷第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如來性品第四之二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尊有祕密藏。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唯有密語，無有密藏。譬如幻主，機關、木人，人雖覩見屈伸俯仰，莫知其內而使之然。佛法不爾，咸令眾生悉得知見，云何當言諸佛世尊有祕密藏？」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實無祕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清淨無翳，人皆覩見。如來之言，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善男子！譬如有人，多積金銀至無量億，其心慳悋，不肯惠施拯濟貧窮，如是積聚乃名祕藏。如來不爾，於無邊劫積聚無量妙法珍寶，心無慳悋，常以惠施一切眾生，云何當言如來祕藏？善男子！譬如有人身根不具，或無一目、一手、一足，以羞恥故，不令人見，人不見故，名為祕藏。如來不爾，所有正法，具足無缺，令人覩見，云何當言如來祕藏？善男子！譬如貧人，多負人財，怖畏債主，隱不欲現，故名為藏。如來不爾，不負一切眾生世法，雖負眾生出世之法而亦不藏。何以故？恒於眾生，生一子想，而為演說無上法故。善男子！譬如長者，多有財寶，唯有一子，心甚愛重，情無捨離，所有珍寶悉用示之。如來亦爾，視諸眾生同於一子。善男子！如世間人，以男女根醜陋、鄙惡，以衣覆蔽，故名為藏。如來不爾，永斷此根，以無根故，無所覆藏。善男子！如婆羅門所有語論，終不欲令剎利、毘舍、首陀等聞。何以故？以此論中有過惡故。如來正法，則不如是，初、中、後善，是故不得名為祕藏。善男子！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心常憶念，憐愛無已，將詣師所，欲令受學，懼不速成，尋便將還。以愛念故，晝夜慇懃，教其半字，而不教誨毘伽羅論。何以故？以其幼稚，力未堪故。善男子！假使長者教半字已，是兒即時能得了知毘伽羅論不？」

「不也。世尊！」

「如是長者，於是子所，有祕藏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以子年幼，故不為說；不以祕故，悋而不說。所以者何？若有嫉妒祕悋之心，乃名為藏。如來不爾，云何當言如來祕藏？」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若有瞋心、嫉妒慳悋，乃名為藏；如來無有瞋心、嫉妒，云何名藏？善男子！彼大長者謂

如來也，所言一子者，謂一切眾生。如來視於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教一子者謂聲聞弟子，半字者謂九部經，毘伽羅論者所謂方等大乘經典。以諸聲聞無有慧力，是故如來為說半字九部經典，而不為說毘伽羅論方等大乘。善男子！如彼長者，子既長大，堪任讀學，若不為說毘伽羅論，可名為藏。若諸聲聞有堪任力，能受大乘毘伽羅論，如來祕惜不為說者，可言如來有祕密藏。如來不爾，是故如來無有祕藏。如彼長者教半字已，次為演說毘伽羅論；我今亦爾，為諸弟子說於半字九部經已，次為演說毘伽羅論，所謂如來常存不變。

「復次善男子！譬如夏月，興大雲雷、降注大雨，令諸農夫下種之者多獲果實。不下種者，無所剋獲，無所獲者，非龍王咎。而此龍王亦無所藏。我今如來，亦復如是，降大法雨大涅槃經，若諸眾生，種善子者，得慧芽果。無善子者，則無所獲。無所獲者，非如來咎；然佛如來，實無所藏。」

迦葉復言：「我今定知如來、世尊無所祕藏。如佛所說毘伽羅論，謂佛如來常存不變，是義不然。何以故？佛昔說偈：

「『諸佛與緣覺，　及以弟子眾，
猶捨無常身，　何況諸凡夫？』

「今者乃說：『常存無變。』是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為一切聲聞弟子，教半字故而說是偈。善男子！波斯匿王其母命終，悲號戀慕不能自勝，來至我所，我即問言：『大王！何故悲苦懊惱乃至於此？』王言：『世尊！國大夫人，是日命終，假使有能令我母命還如本者，我當捨國、象馬、七珍及以身命，悉以賞之。』我復語言：『大王！且莫愁惱，憂悲啼哭，一切眾生壽命盡者，名之為死。諸佛緣覺、聲聞弟子，尚捨此身，況復凡夫？』善男子！我為波斯匿王教半字故，而說是偈。我今為諸聲聞弟子說毘伽羅論，謂如來常存，無有變易。若有人言如來無常，云何是人舌不墮落？」

迦葉復言：「如佛所說：

「『無所聚積，　於食知足。　如鳥飛空，
跡不可尋。』

「是義云何？世尊！於此眾中，誰得名為無所積聚？誰復得名於食知足？誰行於空跡不可尋？而此去者為至何方？」

佛言：「迦葉！夫積聚者，名曰財寶。善男子！積聚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有為積聚者即聲聞行，無為積聚者即如來行。善男子！僧亦有二種：有為、無為。有為僧者名曰聲聞，聲聞僧者無有積聚，所謂奴婢非法之物，庫藏穀米、鹽豉胡麻、大小諸豆。若有說言如來聽畜奴婢、僕使如是之物，舌則卷縮。我諸所有聲聞弟子，名無積聚，亦得名為於食知足。若有貪食，名不知足。不貪食者，是名知足。跡難尋者，則近無上菩提之道，我說是人雖去無至。」

迦葉復言：「若有為僧，尚無積聚，況無為僧？無為僧者，即是如來，如來云何當有積聚？夫積聚者，名為藏匿，是故如來凡有所說，無所悋惜，云何名藏？跡不可尋者所謂涅槃，涅槃之中無有日月、星辰、諸宿、寒熱風雨、生老病死、二十五有，離諸憂苦及諸煩惱，如是涅槃，如來住處，常不變易，以是因緣，如來至是娑羅樹間，於大涅槃而般涅槃。」

佛告迦葉：「所言大者，其性廣博。猶如有人壽命無量，名大丈夫。是人若能安住正法，名人中勝。如我所說八大人覺，為一人有？為多人有？若一人具八，則為最勝。所言涅槃者，無諸瘡疣。善男子！譬如有人為毒箭所射，多受苦痛；值遇良醫，為拔毒箭，傅以妙藥，令其離苦，得受安樂。是醫即便遊於城邑及諸聚落，隨有患苦、瘡疣之處，即往其所，為療眾苦。善男子！如來亦爾，成等正覺，為大醫王，見閻浮提苦惱眾生，無量劫中被婬、怒、癡、煩惱毒箭，受大苦切。為如是等，說大乘經甘露法藥，療治此已，復至他方有諸煩惱毒箭之處，示現作佛，為其療治，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大般涅槃者名解脫處，隨有調伏眾生之處，如來於中而作示現，以是真實甚深義故，名大涅槃。」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間醫師，悉能療治一切眾生瘡疣病不？」

「善男子！世間瘡疣，凡有二種：一者可治，二不可治。凡可治者，醫則能治。不可治者，則不能治。」

迦葉復言：「如佛言者，如來則為於閻浮提治眾生已。若言治已，是諸眾生，其中云何復有未能得涅槃者？若未悉得，云何如來說言治竟，欲至他方？」

「善男子！閻浮提內眾生有二：一者有信，二者無信。有信之人，則名可治。何以故？定得涅槃，無瘡疣故，是故我說治閻浮提諸眾生已。無信之人，名一闡提，一闡提者，名不可治。除一闡提，餘悉治已，是故涅槃，名無瘡疣。」

「世尊，何等名涅槃？」

「善男子！夫涅槃者，名為解脫。」

迦葉復言：「所言解脫，為是色耶？為非色乎？」
佛言：「善男子！或有是色，或非是色。言非色者，即是聲聞緣覺解脫。言是色者，即是諸佛如來解脫。善男子！是故解脫亦色、非色。如來為諸聲聞弟子說為非色。」
「世尊！聲聞緣覺若非色者，云何得住？」
「善男子！如非想非非想天，亦色非色，我亦說為非色。若人難言：『非想非非想天若非色者，云何得住、去來、進止？』如是之義，諸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解脫亦爾，亦色非色說為非色，亦想非想說為非想，如是之義諸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
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重垂廣說，大涅槃行解脫之義。」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真解脫者，名曰遠離一切繫縛。若真解脫離諸繫縛，則無有生，亦無和合。譬如父母和合生子，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是故解脫名曰不生。迦葉！譬如醍醐其性清淨。如來亦爾，非因父母和合而生，其性清淨。所以示現有父母者，為欲化度諸眾生故。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解脫無二無別。譬如春月下諸種子，得煖氣已尋便出生；真解脫者則不如是。又解脫者名曰虛無，虛無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虛無、非作所作。凡是作者，猶如城郭、樓觀、却敵；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是故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即無為法，譬如陶師，作已還破，解脫不爾，真解脫者不生不滅，是故解脫即是如來。如來亦爾，不生不滅、不老不死、不破不壞、非有為法，以是義故，名曰如來入大涅槃。不老不死有何等義？老者名為遷變，髮白面皺；死者身壞命終。如是等法，解脫中無；以無是事，故名解脫。如來亦無髮白、面皺、有為之法，是故如來無有老也；無有老故，則無有死。又解脫者名曰無病，所謂病者，四百四病及餘外來侵損身者，是處無故，故名解脫。無疾病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無病，是故法身亦無有病，如是無病，即是如來。死者名曰身壞命終；是處無死，即是甘露，是甘露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成就如是功德，云何當言如來無常？若言無常，無有是處。是金剛身，云何無常？是故如來不名命終。如來清淨，無有垢穢，如來之身非胎所污，如分陀利，本性清淨。如來解脫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是故如來清淨無垢。又解脫者，諸漏瘡疣永無遺餘，如來亦爾，無有一切諸漏瘡疣。又解脫者無有鬪諍，譬如飢人，見他飲食，生貪奪想，解脫不爾。又解脫者名曰安靜，凡夫人言，夫安靜者謂摩醯首羅，如是之言即是虛妄。真安靜者畢竟解脫，畢竟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安隱，如多賊處不名安

隱，清夷之處乃名安隱。是解脫中無有怖畏，故名安隱，是故安隱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無有等侶，有等侶者，如有國王有隣國等。夫解脫者則無如是，無等侶者謂轉輪聖王，無有能與作齊等者。解脫亦爾，無有等侶，無等侶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轉法輪王，是故如來無有等侶，有等侶者無有是處。又解脫者名無憂愁，有憂愁者譬如國王畏難強隣，而生憂愁。夫解脫者則無是事，譬如壞怨，則無憂慮，解脫亦爾，是無憂畏，無憂畏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憂喜，譬如女人，只有一子，從役遠行，卒得凶問，聞之愁苦，後復聞活，便生歡喜。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憂喜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無有塵垢，譬如春月，日沒之後，風起塵霧。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塵霧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譬如聖王髻中明珠，無有垢穢。夫解脫性亦復如是，無有垢穢，無垢穢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真金性，不雜沙石，乃名真寶，有人得之生於財想。夫解脫性，亦復如是，如彼真寶，彼真寶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譬如瓦瓶，破而聲甄，金剛寶瓶，則不如是。夫解脫者亦無甄破，金剛寶瓶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是故如來身不可壞。其聲甄者，如蜱麻子，盛熱之時，置之日曝，出聲震爆。夫解脫者無如是事，如彼金剛真寶之瓶，無甄破聲，假使無量百千之人悉共射之，無能壞者，無甄破聲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貧窮人負他物故，為他所繫，枷鎖策罰，受諸苦毒。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有負債，猶如長者多有財寶無量億數，勢力自在，不負他物。夫解脫者亦復如是，多有無量法財珍寶，勢力自在，無所負也，無所負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逼切，如春涉熱，夏日食甜，冬日冷觸。真解脫中無有如是不適意事，無逼切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無逼切者，譬如有人飽食魚肉，而復飲乳，是人則為近死不久。真解脫中無如是事，是人若得甘露良藥，所患得除。真解脫者亦復如是，甘露良藥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云何逼切、不逼切耶？譬如凡夫，我慢自高，而作是念：『一切眾中誰能害我？』即便携持蛇虎毒虫，當知是人不盡壽命，則為橫死。真解脫中無如是事。不逼切者如轉輪王，所有神珠能伏蜣蜋、九十六種諸毒虫等，若有聞是神珠香者，諸毒消滅。真解脫者亦復如是，皆悉遠離二十五有，毒消滅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不逼切者，譬如虛空，解脫亦爾，彼虛空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逼切者如近乾草，然諸燈火，近則熾然；真解脫中無如是事。又不逼切者，譬如日月，不逼眾生。解脫亦爾，於諸眾生無有逼切，無有逼切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動

法，猶如怨親，真解脫中無如是事。又不動者如轉輪王，更無聖王以為親友，若更有親，則無是處。解脫亦爾，更無有親，若有親者亦無是處，彼王無親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無動者譬如素衣，易受染色，解脫不爾。又無動者如婆師花，欲令有臭及青色者，無有是處。解脫亦爾，欲令有臭及諸色者，亦無是處，是故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為希有，譬如水中生於蓮花，非為希有，火中生者，是乃希有，有人見之便生歡喜。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其有見者，心生歡喜；彼希有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其如來者即是法身。又希有者，譬如嬰兒，其齒未生，漸漸長大然後乃生；解脫不爾，無有生與不生。

「又解脫者，名曰虛寂，無有不定。不定者，如一闡提究竟不移，犯重禁者不成佛道，無有是處。何以故？是人若於佛正法中，心得淨信，爾時即便滅一闡提，若復得作優婆塞者，亦得斷滅於一闡提，犯重禁者滅此罪已，則得成佛。是故若言，畢定不移，不成佛道，無有是處。真解脫中都無如是滅盡之事。又虛寂者墮於法界，如法界性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一闡提若盡滅者，則不得稱一闡提也。何等名為一闡提耶？一闡提者，斷滅一切諸善根，本心不攀緣一切善法，乃至不生一念之善。真解脫中都無是事，無是事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量，譬如穀聚，其量可知。真解脫者則不如是，譬如大海不可度量，解脫亦爾不可度量，不可量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量法，如一眾生多有業報。解脫亦爾，有無量報，無量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為廣大，譬如大海無與等者。解脫亦爾無能與等，無與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最上，譬如虛空最高無比。解脫亦爾最高無比，高無比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能過，譬如師子所住之處，一切百獸無能過者。解脫亦爾無有能過，無能過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為無上，譬如北方，諸方中上。解脫亦爾，為無有上，無有上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上上，譬如北方之於東方，為無上上。解脫亦爾無有上上，無上上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恒法，譬如人天身壞命終，是名曰恒，非不恒也。解脫亦爾非是不恒，非不恒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堅實，如佉陀羅栴檀沈水，其性堅實。解脫亦爾其性堅實，性堅實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不虛，譬如竹葦其體空踈；解脫不爾，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污，譬如牆壁未被塗治，蚊虻在上止住遊戲，若以塗治綵畫彫飾，虫聞綵香即便不住；如是不住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無

邊，譬如聚落，皆有邊表。解脫不爾，譬如虛空無有邊際，解脫亦爾無有邊際，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見，譬如空中鳥跡難見，如是難見，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甚深，何以故？聲聞緣覺所不能入，不能入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甚深者諸佛菩薩之所恭敬，譬如孝子供養父母功德甚深，功德甚深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見，譬如有人不見自頂。解脫亦爾，聲聞緣覺所不能見，不能見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屋宅，譬如虛空無有屋宅。解脫亦爾，言屋宅者，喻二十五有，無有屋宅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取，如阿摩勒果，人可取持。解脫不爾，不可取持，不可取持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執，譬如幻物不可執持。解脫亦爾不可執持，不可執持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無有身體，譬如有人體生瘡疣及諸癰疽、癲狂乾枯。真解脫中無如是病，無如是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為一味，如乳一味，解脫亦爾，唯有一味，如是一味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清淨，如水無泥，澄靜清淨。解脫亦爾澄靜清淨，澄靜清淨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一味，如空中雨，一味清淨，一味清淨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除却，譬如滿月，無諸雲翳。解脫亦爾無諸雲翳，無諸雲翳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寂靜，譬如有人熱病除愈，身得寂靜。解脫亦爾，身得寂靜，身得寂靜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即是平等，譬如野田毒蛇、鼠狼俱有殺心。解脫不爾，無有殺心，無殺心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平等者，譬如父母等心於子，解脫亦爾其心平等，心平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異處，譬如有人唯居上妙清淨屋宅，更無異處。解脫亦爾，無有異處，無異處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知足，譬如飢人值遇甘饌，食之無厭。解脫不爾，如食乳糜，更無所須，更無所須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斷絕，如人被縛，斷縛得脫。解脫亦爾，斷絕一切疑心結縛，如是斷疑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到彼岸，譬如大河有此、彼岸。解脫不爾，雖無此岸而有彼岸，有彼岸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默然，譬如大海其水汎漲，多諸音聲；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美妙，譬如眾藥，雜呵梨勒，其味則苦。解脫不爾，味如甘露，味如甘露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除諸煩惱，譬如良醫和合諸藥，善療眾病。解脫亦爾能除煩惱，除煩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無迮，譬如小舍，不

容多人。解脫不爾，多所容受，多所容受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滅諸愛，不雜婬欲，譬如女人，多諸愛欲。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如是無有貪欲、瞋恚、愚癡、憍慢等結。又解脫者名曰無愛，愛有二種：一者餓鬼愛，二者法愛。真解脫者離餓鬼愛，憐愍眾生故有法愛，如是法愛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離我、我所，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即是滅盡，離諸有貪，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即是救護，能救一切諸怖畏者，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即是歸處，若有歸依如是解脫，不求餘依。譬如有人，依恃於王，不求餘依，雖復依王，則有動轉。依解脫者，無有動轉，無動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名為屋宅，譬如有人行於曠野，則有險難。解脫不爾，無有險難，無險難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是無所畏，如師子王，於諸百獸不生怖畏。解脫亦爾，於諸魔眾不生怖畏，無怖畏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無有迮狹，譬如隘路乃至不受二人並行；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有不迮，譬如有人，畏虎墮井；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有不迮，如大海中，捨壞小船得堅牢船，乘之度海到安隱處，心得快樂。解脫亦爾，心得快樂，得快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拔諸因緣，譬如因乳得酪，因酪得酥，因酥得醍醐。真解脫中都無是因，無是因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能伏憍慢，譬如大王慢於小王；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伏諸放逸，謂放逸者多有貪欲；真解脫中無有是名，無是名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能除無明，如上妙酥，除諸滓穢，乃名醍醐。解脫亦爾，除無明滓，生於真明，如是真明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為寂靜，純一無二，如空野象，獨一無侶。解脫亦爾，獨一無二，獨一無二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為堅實，如竹葦、蜱麻，莖幹空虛，而子堅實，除佛如來，其餘人天皆不堅實，真解脫者遠離一切諸有流等，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能覺了、增益於我，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捨諸有，譬如有人食已而吐。解脫亦爾，捨於諸有，捨諸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決定，如婆師花香，七葉中無，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水大，譬如水大，於諸大勝，能潤一切草木穀子。解脫亦爾，能潤一切有生之類，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為入，如有門戶，則通入路金性之處，金則可得。解脫亦爾，如彼門戶，修無

我者，則得入中，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為善，譬如弟子隨逐於師，善奉教勅，得名為善。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出世法，於一切法最為出過，如眾味中酥乳最勝。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不動，譬如門閫風不能動。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濤波，如彼大海其水濤波；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譬如宮殿，解脫亦爾，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所用，如閻浮檀金，多有所任，無有能說是金過惡。解脫亦爾，無有過惡，無有過惡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捨嬰兒行，譬如大人，捨小兒行。解脫亦爾，除捨五陰，除捨五陰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究竟，如被繫者，從繫得脫，洗浴清淨，然後還家。解脫亦爾，畢竟清淨，畢竟清淨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作樂，無作樂者，貪欲、瞋恚、愚癡吐故；喻如有人誤飲蛇毒，為除毒故，即服吐藥，既得吐已，毒即除愈，身得安樂。解脫亦爾，吐於煩惱、諸結、縛毒，身得安樂，名無作樂，無作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斷四種毒蛇煩惱，斷煩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離諸有，滅一切苦得一切樂，永斷貪欲、瞋恚、愚癡，拔斷一切煩惱根本，拔根本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斷一切有為之法，出生一切無漏善法，斷塞諸道，所謂若我、無我、非我、非無我，唯斷取著，不斷我見，我見者名為佛性，佛性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空空，空空者名無所有，無所有者，即是外道尼犍子等所計解脫，而是尼犍實無解脫，故名空空；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空不空。如水、酒、酪、酥、蜜等瓶，雖無水酒酪酥蜜時，猶故得名為水等瓶，而是瓶等，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色、香、味、觸；若言不空，而復無有水、酒等實。解脫亦爾，不可說色及以非色，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常樂我淨；若言不空，誰受是常樂我淨者？以是義故，不可說空及以不空。空者謂無二十五有及諸煩惱、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為行，如瓶無酪，則名為空；不空者，謂真實善色、常樂我淨、不動不變，猶如彼瓶，色香味觸，故名不空。是故解脫喻如彼瓶，彼瓶遇緣則有破壞；解脫不爾，不可破壞，不可破壞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離愛，譬如有人，愛心悕望釋提桓因、大梵天王、自在天王；解脫不爾，若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無愛無疑，無愛無疑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若言解脫有愛疑者，

無有是處。又解脫者斷諸有貪，斷一切相、一切繫縛、一切煩惱、一切生死、一切因緣、一切果報，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涅槃。一切眾生怖畏生死諸煩惱故，故受三歸，譬如群鹿，怖畏獵師，既得免離，若得一跳，則喻一歸，如是三跳則喻三歸；以三跳故，得受安樂。眾生亦爾，怖畏四魔、惡獵師故，受三歸依，三歸依故則得安樂，受安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是無盡，無盡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決定，決定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涅槃、佛性、決定、如來，是一義者，云何說言有三歸依？」

佛告迦葉：「善男子！一切眾生怖畏生死，故求三歸，以三歸故，則知佛性、決定、涅槃。善男子！有法名一義異，有法名義俱異。名一義異者，佛常、法常、比丘僧常、涅槃虛空皆亦是常，是名名一義異。名義俱異者，佛名為覺、法名不覺、僧名和合、涅槃名解脫、虛空名非善亦名無礙，是為名義俱異。善男子！三歸依者亦復如是，名義俱異，云何為一？是故我告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莫供養我，當供養僧。若供養僧，則得具足供養三歸。』摩訶波闍波提即答我言：『眾僧之中，無佛無法，云何說言供養眾僧，則得具足供養三歸？』我復告言：『汝隨我語，則供養佛；為解脫故，即供養法；眾僧受者，則供養僧。』善男子！是故三歸不得為一。善男子！如來或時說一為三，說三為一，如是之義，諸佛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

迦葉復言：「如佛所說，畢竟安樂名涅槃者，是義云何？夫涅槃者捨身捨智，若捨身智，誰當受樂？」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食已心悶，出外欲吐，既得吐已，而復迴還。同伴問之：『汝今所患竟為差不？而復來還？』答言：『已差，身得安樂。』如來亦爾，畢竟遠離二十五有，永得涅槃安樂之處，不可動轉，無有盡滅，斷一切受，名無受樂。如是無受，名為常樂，若言如來有受樂者，無有是處。是故畢竟樂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迦葉復言：「不生不滅是解脫耶？」

「如是，如是。善男子！不生不滅即是解脫，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迦葉復言：「若不生不滅是解脫者，虛空之性亦無生滅，應是如來。如如來性，即是解脫。」

佛告迦葉：「善男子！是事不然。」

「世尊！何故不然？」

「善男子！如迦蘭伽鳥及命命鳥，其聲清妙，寧可同於烏鵲音不？」
「不也。世尊！烏鵲之聲比命命等，百千萬倍不可為比。」迦葉復言：「迦蘭伽等其聲微妙，身亦不同，如來云何比之烏鵲？無異葦蘼比須彌山。佛與虛空亦復如是，迦蘭伽聲可喻佛聲，不可以喻烏鵲之音。」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解甚深難解。如來有時以因緣故，引彼虛空，以喻解脫。如是解脫，即是如來。真解脫者，一切人天無能為匹，而此虛空實非其喻，為化眾生故，以虛空非喻為喻。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如來之性即是解脫，解脫、如來，無二無別。善男子！非喻者，如無比之物不可引喻，有因緣故可得引喻。如經中說，面貌端正猶月盛滿。白象鮮潔，猶如雪山。滿月不得即同於面，雪山不得即是白象。善男子！不可以喻，喻真解脫，為化眾生故作喻耳。以諸譬喻，知諸法性，皆亦如是。」
迦葉復言：「云何如來作二種說？」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執持刀劍，以瞋恚心，欲害如來，如來和悅，無恚恨色。是人當得壞如來身成逆罪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如來身界，不可壞故。所以者何？以無身聚，唯有法性。法性之性，理不可壞，是人云何能壞佛身？直以惡心，故成無間。以是因緣，引諸譬喻，得知實法。」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我所欲說，汝今已說。又善男子！譬如惡人欲害其母，住於野田在穀[廿/積]下，母為送食，其人見已，尋生害心，便前磨刀。母時知已，逃入[廿/積]中，其人持刀，遶[廿/積]遍斫，斫已歡喜，生已殺想。其母尋後從穀[廿/積]出，還至家中。於意云何，是人成就無間罪不？」
「不也。世尊！不可定說。何以故？若說有罪，母身應壞，身若不壞，云何言有？若說無罪，生已殺想，心懷歡喜，云何言無？是人雖不具足逆罪，而亦是逆。以是因緣，引諸譬喻，得知實法。」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以是因緣，我說種種方便譬喻，以喻解脫。雖以無量阿僧祇喻，而實不可以喻為比。或有因緣亦可喻說，或有因緣不可喻說，是故解脫成就如是無量功德。趣涅槃者、涅槃、如來，亦有如是無量功德，以如是等無量功德，成就滿故，名大涅槃。」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如來至處，為無有盡。處若無盡，當知壽命亦應無盡。」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護持正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斷煩惱諸結縛者，當作如是護持正法。

大般涅槃經卷第五

大般涅槃經卷第六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如來性品第四之三

「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中，有四種人，能護正法、建立正法、憶念正法，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為世間依安樂人天。何等為四？有人出世具煩惱性是名第一，須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阿那含人是名第三，阿羅漢人是名第四。是四種人出現於世，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為世間依安樂人天。

「云何名為具煩惱性？若有人能奉持禁戒，威儀具足，建立正法，從佛所聞，解其文義，轉為他人分別宣說，所謂少欲是道，多欲非道，廣說如是八大人覺，有犯罪者教令發露，懺悔滅除，善知菩薩方便所行祕密之法，是名凡夫，非第八人。第八人者，不名凡夫，名為菩薩，不名為佛。

「第二人者名須陀洹、斯陀含，若得正法，受持正法，從佛聞法，如其所聞，聞已書寫，受持讀誦，轉為他說。若聞法已，不寫不受、不持不說，而言奴婢不淨之物佛聽畜者，無有是處，是名第二人。如是之人未得第二、第三住處，名為菩薩，已得受記。

「第三人者名阿那含，阿那含者，誹謗正法若言聽畜奴婢、僕使、不淨之物，受持外道典籍、書論，及為客塵煩惱所障，諸舊煩惱之所覆蓋，若藏如來真實舍利，及為外病之所惱害，或為四大毒蛇所侵，論說我者，悉無是處；若說無我，斯有是處。說著世法，無有是處；若說大乘相續不絕，斯有是處。若所受身有八萬虫，亦無是處；永離婬欲乃至夢中不失不淨，斯有是處。臨終之日生怖畏者，亦無是處。阿那含者為何謂也？是人不還。如上所說所有過患，永不能污往返周旋。名為菩薩，已得受記，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則名為第三人也。

「第四人者名阿羅漢，阿羅漢者，斷諸煩惱，捨於重擔，逮得己利，所作已辦，住第十地，得自在智；隨人所樂種種色像，悉能示現；如所莊嚴欲成佛道，即能得成。能成如是無量功德，名阿羅漢。是名四人出現於世，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為世間依安樂人天，於人天中最尊最勝，猶如如來，名人中勝，為歸依處。」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依是四種人。何以故？如《瞿師羅經》中，佛為瞿師羅說：『若天魔梵為欲破壞，變為佛像，具足莊嚴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面部圓滿猶月盛明，眉間毫相白踰珂雪，如是莊嚴來向汝者，汝當撿校定其虛實，既覺知已，應當降伏。』世尊！魔等尚能變作佛身，況當不能作羅漢等四種之

身，坐臥空中，左脇出水，右脇出火，身出烟炎，猶如火聚？以是因緣，我於是中，心不生信。或有所說，不能稟受，亦無敬念，而作依止。」
佛言：「善男子！於我所說若生疑者，尚不應受，況如是等？是故應當善分別知，是善、不善，可作、不可作，如是作已，長夜受樂。善男子！譬如偷狗，夜入人舍，其家婢使若覺知者，即應驅罵：『汝疾出去，若不出者，當奪汝命。』偷狗聞之，即去不還。汝等從今，亦應如是降伏波旬，應作是言：『波旬！汝今不應作如是像，若故作者，當以五繫，繫縛於汝。』魔聞是已，便當還去，如彼偷狗，更不復還。」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佛為瞿師羅長者說，若能如是降伏魔者，亦可得近大般涅槃，如來何必說是四人為依止處？如是四人，所可言說，未必可信。」
佛告迦葉：「善男子！如我所說，亦復如是，非為不爾。善男子！我為聲聞、有肉眼者，說言降魔，不為修學大乘人說。聲聞之人雖有天眼，故名肉眼。學大乘者，雖有肉眼乃名佛眼。何以故？是大乘經名為佛乘，而此佛乘最上最勝。善男子！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有怯弱者常來依附。其勇健人常教怯者，汝當如是持弓執箭，修學矟道、長鉤、羂索。又復告言：『夫鬪戰者，雖如履刃，不應生於怖畏之想，當視人天生輕弱想，應自生心作勇健想。或時有人素無膽勇，詐作健相，執持弓刀、種種器仗，以自莊嚴，來至陣中，唱呼大喚。汝於是人，亦復不應生於憂怖。如是輩人，若見汝時不怖畏者，當知是人不久散壞，如彼偷狗。』善男子！如來亦爾，告諸聲聞：『汝等不應畏魔波旬，若魔波旬化作佛身，至汝所者，汝當精勤堅固其心，降伏於魔。時魔即當愁憂不樂，復道而去。』善男子！如彼健人不從他習，學大乘者亦復如是，得聞種種深密經典，其心欣樂不生驚怖。何以故？如是修學大乘之人，已曾 供養、恭敬、禮拜過去無量萬億佛故，雖有無量億千魔眾欲來侵嬈，於是事中終不驚畏。善男子！譬如有人得阿竭陀藥，不畏一切。毒蛇等畏是藥力故，亦能消除一切毒等。是大乘經亦復如是，如彼藥力不畏一切諸魔毒等，亦能降伏令更不起。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龍，性甚妬慳，欲害人時，或以眼視，或以氣噓，是故一切師子、虎豹、豺狼、狗犬皆生怖畏，是等惡獸，或聞聲見形，或觸其身，無不喪命。有善呪者以呪力故，能令如是諸惡毒龍、金翅鳥等、惡象師子、虎豹豺狼，皆悉調善，任為御乘。如是等獸，見彼善呪，即便調伏。聲聞緣覺亦復如是，見魔波旬皆生恐怖，而魔波旬亦復不生畏懼之心，猶行魔業。學大乘者亦復如是，見諸聲聞怖畏魔事，於此大乘不生信樂，先以方便降伏諸魔，

悉令調善堪任為乘，因為廣說種種妙法。聲聞緣覺見調魔已，不生怖畏，於此大乘無上正法，方生信樂，作如是言：『我等從今不應於此正法之中而作障礙。』
「復次善男子！聲聞緣覺於諸煩惱而生怖畏，學大乘者都無恐懼，修學大乘有如是力。以是因緣先所說者，為欲令彼聲聞緣覺調伏諸魔，非為大乘。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不可消伏，甚奇甚特。若有聞者，聞已信受，能信如來是常住法，如是之人甚為希有，如優曇花。我涅槃後，若有得聞如是大乘微妙經典，生信敬心，當知是等於未來世百千億劫，不墮惡道。」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我涅槃後當有百千無量眾生，誹謗不信是大涅槃微妙經典。」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諸眾生於佛滅後，久近便當誹謗是經？世尊！復有何等純善眾生，當能拔濟是謗法者？」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般涅槃後四十年中，於閻浮提廣行流布，然後乃當隱沒於地。善男子！譬如甘蔗、稻米、石蜜、乳酥、醍醐，隨有之處，其土人民，皆言是味，味中第一。或復有人純食粟米及以稗子，是人亦言我所食者，最為第一，是薄福人受業報故。若是福人，耳初不聞粟稗之名，所食唯是粳糧、甘蔗、石蜜、醍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鈍根薄福不樂聽聞，如彼薄福，憎惡粳糧及石蜜等。二乘之人亦復如是，憎惡無上大涅槃經。或有眾生其心甘樂聽受是經，聞已歡喜，不生誹謗，如彼福人，食於稻糧。
「善男子！譬如有王，居在山中險難惡處，雖有甘蔗、稻糧、石蜜，以其難得，貪惜積聚，不敢噉食，懼其有盡，唯食粟稗。有異國王聞之憐笑，即以車載稻糧、甘蔗而送與之。其王得已，即便分張，舉國共食。民既食已，皆生歡喜，咸作是言：『因彼王故，令我得是希有之食。』善男子！是四種人亦復如是，為此無上大法之將，是四種中或有一人，見於他方無量菩薩，雖學如是大乘經典，若自書寫，若令他書，為利養故、為稱譽故、為了法故、為依止故、為用博易其餘經故，不能廣為他人宣說，是故持是微妙經典，送至彼方與彼菩薩，令發無上菩提之心，安住菩提。而是菩薩得是經已，即便廣為他人演說，令無量眾得受如是大乘法味。皆悉是此一菩薩力，所未聞經悉令得聞，如彼人民，因王力故得希有食。又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所流布處，當知其地即是金剛，是中諸人亦如金剛，若有能聽如是經者，即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其所願悉得成就，如我今日所可宣說。汝等比丘應善受持，若有眾生不能聽聞如是經典，當知是人甚可憐愍。何以故？是人不能受持如是大乘經典甚深義故。」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四十年中，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閻浮提廣行流布，過是已後沒於地者，却後久近復當還出？」
佛言：「善男子！若我正法餘八十年，前四十年，是經復當於閻浮提，雨大法雨。」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經典，正法滅時、正戒毀時、非法增長時、無如法眾生時，誰能聽受、奉持、讀誦，令其通利、供養恭敬、書寫解說？唯願如來，憐愍眾生，分別廣說，令諸菩薩聞已受持，持已即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問如是義。善男子！若有眾生，於熙連河沙等諸佛所發菩提心，乃能於是惡世受持如是經典，不生誹謗。善男子！若有能於一恒河沙等諸佛世尊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愛樂是典，不能為人分別廣說。善男子！若有眾生於二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為他人廣說。若有眾生於三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雖為他說，未解深義。若有眾生於四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為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雖復演說亦不具足。若有眾生於五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廣為人說十六分中八分之義。若有眾生於六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義。若有眾生於七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四分義。若有眾生於八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能聽受，復勸他人令得聽受、讀誦通利，擁護堅持憐愍世間諸眾生故，供養是經，亦勸他人令其供養恭敬尊重讀誦禮拜，亦復如是，具足能解，盡其義味，所謂如來常住不變，畢竟安樂，廣說眾生悉有佛性，善知如來所有法藏。供養如是諸佛等已，建立如是無上正法，受持擁護，若有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知是人未來之世，必能建立如是正法，受持擁護。是故汝今不應不知，未來世中護法之人。何以故？是發心者於未來世，必能護持無上正法。
「善男子！有惡比丘，聞我涅槃不生憂愁：『今日如來入般涅槃，何期快哉。如來在世，遮我等利，今入涅槃，誰復當有遮奪我者？若無遮奪，我則還得如本利養。如來在世禁戒嚴峻，今入涅槃，悉當放捨。所受袈裟本為法式，今當廢壞如木頭幡。』如是等人誹謗、拒逆是大乘經。善男子！汝今應當如是憶持，若有眾生成就具足無量功德，乃能信是大乘經典，信已受持。其餘眾生有樂法者，

若能廣為解說此經，其人聞已，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所作惡業，皆悉除滅。若有不信是經典者，現身當為無量病苦之所惱害，多為眾人所見罵辱，命終之後人所輕賤，顏貌醜陋，資生艱難，常不供足，雖復少得麁澁弊惡，生生常處貧窮、下賤、誹謗正法、邪見之家。若臨終時，或值荒亂、刀兵競起，帝王暴虐、怨家讎隙之所侵逼，雖有善友，而不遭遇，資生所須求不能得，雖少得利，常患飢渴，唯為凡下之所顧識，國王大臣悉不齒錄。設復聞其有所宣說，正使是理，終不信受。如是之人不至善處，如折翼鳥不能飛行，是人亦爾於未來世，不能得至人天善處。若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經典，本所受形雖復麁陋，以經功德即便端正，威顏色力，日更增多，常為人天之所樂見，恭敬愛戀，情無捨離。國王大臣及家親屬聞其所說，悉皆敬信。若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當為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典。

「善男子！譬如霧露，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男子！是諸眾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一切惡業。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出家剃髮，雖服袈裟，故未得受沙彌十戒，或有長者來請眾僧，未受戒者，即與大眾俱共受請，雖未受戒，已墮僧數。善男子！若有眾生，發心始學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書持讀誦亦復如是，雖未具足位階十住，則已墮於十住數中。或有眾生是佛弟子或非弟子，若因貪怖、或因利養，聽受是經乃至一偈，聞已不謗，當知是人則為已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因緣，我說四人為世間依。善男子！如是四人，若以佛說，言非佛說，無有是處，是故我說如是四人為世間依。善男子！汝應供養如是四人。」

「世尊！我當云何識知是人，而為供養？」

佛告迦葉：「若有建立、護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啟請，當捨身命而供養之，如我於是大乘經說：

「『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　故應供養，
恭敬禮拜，　猶如事火，　婆羅門等。
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　故應供養，
恭敬禮拜，　亦如諸天，　奉事帝釋。』」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供養師長正應如是。今有所疑唯願廣說。若有長宿護持禁戒，從年少邊諮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敬不？若當禮敬，是則不名為持戒也。若是年少護持禁戒，從諸宿舊破戒人邊諮受未聞，復應禮不？若出家人，從在家人諮受未

聞，復當禮不？然出家人不應禮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應當恭敬耆舊長宿，以是長宿先受具戒，成就威儀，是故應當供養恭敬。如佛言曰：『其破戒者，是佛法中所不容受，猶如良田多有稊稗。』又如佛說：『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如事帝釋。』如是二句，其義云何？將非如來虛妄說耶？如佛言曰：『持戒比丘亦有所犯。』何故如來而作是說？世尊亦於餘經中說聽治破戒，如是所說，其義未了。」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為未來諸菩薩等學大乘者說如是偈，不為聲聞弟子說也。善男子！如我先說，正法滅已，毀正戒時，增長破戒。非法盛時。一切聖人隱不現時、受畜奴婢不淨物時，是四人中，當有一人出現於世，剃除鬚髮，出家修道。見諸比丘各各受畜奴婢、僕使、不淨之物，淨與不淨一切不知，是律非律亦復不識。是人為欲調伏如是諸比丘故，與共和光，不同其塵，自所行處及佛行處，善能別知。雖見諸人犯波羅夷，默然不舉。何以故？我出於世，為欲建立護持正法，是故默然而不舉處。善男子！如是之人為護法故，雖有所犯，不名破戒。

「善男子！如有國王遇病崩亡，儲君稚小，未任紹繼。有旃陀羅，豐饒財寶，巨富無量，多有眷屬，自以強力，伺國虛弱篡居王位。治化未久，國人、居士、婆羅門等，亡叛逃走，遠投他國。雖有在者，乃至不欲眼見是王。或有長者、婆羅門等不離本土，譬如諸樹隨其生處，即是中死。旃陀羅王，知其國人逃叛者眾，尋即還遣諸旃陀羅守邏諸道，復於七日，擊鼓唱令：『諸婆羅門，有能為我作灌頂師者，當以半國而為爵賞。』諸婆羅門聞是語已，悉無來者，各作是言：『何處當有婆羅門種，作如是事？』旃陀羅王復作是言：『婆羅門中若無一人為我師者，我要當令諸婆羅門，與旃陀羅共住食宿，同其事業；若有能來灌我頂者，半國之封，此言不虛。呪術所致三十三天上妙甘露、不死之藥，亦當共分而服食之。』

「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年在弱冠，修治淨行，長髮為相，善知呪術，往至王所，白言：『大王！王所勅使，我悉能為。』爾時大王心生歡喜，受此童子作灌頂師。諸婆羅門聞是事已，皆生瞋恚，責此童子：『汝婆羅門，云何乃作旃陀羅師？』爾時其王，即分半國與是童子，因共治國，經歷多時。爾時童子語其王言：『我捨家法，來作王師，然教大王微密呪術，而今大王，猶不見親。』時王答言：『我今云何不親汝耶？』童子答言：『先王所有不死之藥，猶未共食。』王言：『善哉，善哉！大師！我實不知。師若須者，唯願持去。』是時童子，聞王語已，即取歸家，請諸大臣而共食之。諸臣食已，即共白王：『快哉，大師！有是甘露不死之藥。』王既知已，語其師言：『云何大師獨與諸臣服食甘露，而不見

分？』爾時童子，更以其餘雜毒之藥，與王令服。王既服已，須臾藥發，悶亂躃地，無所覺知，猶如死人。爾時童子立本儲君，還以為王，作如是言：『師子御座，法不應令旃陀羅昇。我從昔來，未曾 聞見旃陀羅種而為王也，若旃陀羅治國理民，無有是處。汝今應還，紹繼先王，正法治國。』爾時童子經理是已，復以解藥與旃陀羅，令其醒寤，既醒寤已，驅令出國。是時童子雖為是事，猶故不失婆羅門法，其餘居士、婆羅門等，聞其所作歎未曾 有，讚言：『善哉，善哉！仁者！善能驅遣旃陀羅王。』

「善男子！我涅槃後，護持正法諸菩薩等，亦復如是，以方便力，與彼破戒假名、受畜一切不淨物僧，同其事業。爾時菩薩若見有人雖多犯戒，能治毀禁諸惡比丘，即往其所，恭敬禮拜，四事供養，經書什物悉以奉上；如其自無，要當方便，從諸檀越求覓而與。為是事故，應畜八種不淨之物。何以故？是人為治諸惡比丘，如彼童子驅旃陀羅。爾時菩薩雖復恭敬禮拜是人，受畜八種不淨之物，悉無有罪。何以故？以是菩薩為欲擯治諸惡比丘，令清淨僧得安隱住，流布方等大乘經典，利益一切諸天人故。善男子！以是因緣，我於經中說是二偈，令諸菩薩皆共讚嘆護法之人，如彼居士婆羅門等稱讚童子：『善哉，善哉。』護法菩薩正應如是，若有人見護法之人，與破戒者同其事業，說有罪者，當知其人自受其殃。是護法者實無有罪。善男子！若有比丘犯禁戒已，憍慢心故，覆藏不悔，當知是人名真破戒。菩薩摩訶薩為護法故，雖有所犯不名破戒。何以故？以無憍慢，發露悔故。善男子！是故我於經中覆相，說如是偈：

「『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　故應供養，
恭敬禮拜。　猶如事火，　婆羅門等，
如第二天，　奉事帝釋。』

「以是因緣，我亦不為學聲聞人，但為菩薩而說是偈。」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等菩薩摩訶薩，於戒極緩，本所受戒為具在不？」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何以故？本所受戒，如本不失；設有所犯，即應懺悔，悔已清淨。善男子！如故堤塘，穿穴有孔，水則淋漏。何以故？無人治故。若有人治，水則不出。菩薩亦爾，雖與破戒共作布薩，受戒自恣，同其僧事。所有戒律，不如堤塘穿穴淋漏。何以故？若無清淨持戒之人，僧則損減，慢緩懈怠日有增長。若有清淨持戒之人，即能具足不失本戒。善男子！於乘緩者乃名為緩，於戒緩者不名為緩。菩薩摩訶薩於此大乘，心不懈

慢，是名本戒。為護正法，以大乘水而自澡浴，是故菩薩雖現破戒，不名為緩。」
迦葉菩薩白佛言：「眾僧之中有四種人，如菴羅果，生熟難知。破戒、持戒云何可識？」
佛言：「善男子！因大涅槃微妙經典，則易可知。云何因是大涅槃經可得知耶？譬如田夫，種稻穀等，芸除稗秭，以肉眼觀，名為淨田，至其成實，草穀各異。如是八事，能污染僧，若能除却，以肉眼觀則知清淨。若有持戒、破戒，不作惡時，以肉眼觀難可分別；若惡彰露，則易可知，如彼稗秭，易可分別。僧中亦爾，若能遠離於八不淨毒蛇之法，是名清淨聖眾福田，應為人天之所供養，清淨果報，非是肉眼所能分別。復次善男子！如迦羅迦林，其樹眾多，於是林中唯有一樹，名鎮頭迦。是迦羅迦樹、鎮頭迦樹，二果相似，不可分別。其果熟時，有一女人，悉皆拾取，鎮頭迦果纔有一分，迦羅迦果乃有十分。是女不識，齎來詣市而衒賣之。凡愚小兒，復不別故，買迦羅迦果，噉已命終。有智人輩，聞是事已，即問女人：『姊於何處持是果來？』是時女人即示方所，諸人即言：『如是方所，多有無量迦羅迦樹，唯有一根鎮頭迦樹。』諸人知已，笑而捨去。
「善男子！大眾之中，八不淨法亦復如是，於是眾中多有受用如是八法，唯有一人清淨持戒，不受如是八不淨法，而知諸人受畜非法，然與同事不相捨離，如彼林中一鎮頭迦樹。有優婆塞，見是諸人多有非法，併不恭敬供養是人，若欲供養，應先問言：『大德，如是八事，為受畜不？佛所聽不？若言佛聽，如是之人得共布薩羯磨自恣不？』是優婆塞如是問已，眾皆答言：『如是八事，如來憐愍，皆悉聽畜。』優婆塞言：『祇洹精舍有諸比丘，或言金銀佛所聽畜，或言不聽。有言聽者，是不聽者不與共住、說戒自恣，乃至不共一河飲水，利養之物悉不共之。汝等云何言佛聽許？』佛、天中天，雖復受之，汝等眾僧亦不應畜。若有受者，乃至不應與共說戒、自恣羯磨、同其僧事，若共說戒、自恣羯磨、同僧事者，命終即當墮於地獄，如彼諸人食迦羅果已，而便命終。
「復次善男子！譬如城市有賣藥人，有妙甘藥出於雪山，亦復多賣其餘雜藥，味甘相似。時有諸人咸皆欲買，然不識別，至賣藥所問言：『汝有雪山藥不？』其賣藥人，即答言有。是人欺詐，以餘雜藥，語買者言：『此是雪山甘好妙藥。』時買藥者，以肉眼故不能善別，即買持去，復作是念：『我今已得雪山甘藥。』迦葉！若聲聞僧中，有假名僧、有真實僧、有和合僧，若持戒、破戒，於是眾中等應供養，恭敬禮拜。是優婆塞以肉眼故，不能分別。喻如彼人，不能分別雪山甘藥。誰是持戒？誰是破戒？誰是真僧？誰是假

僧？有天眼者乃能分別。迦葉！若優婆塞知是比丘是破戒人，不應給施禮拜供養。若知是人受畜八法，亦復不應給施所須禮拜供養。若於僧中有破戒者，不應以被袈裟因緣恭敬禮拜。」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來所說真實不虛，我當頂受。譬如金剛，珍寶異物，如佛所說，是諸比丘當依四法。何等為四？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如是四法，應當證知非四種人。」

佛言：「善男子！依法者，即是如來大般涅槃，一切佛法即是法性，是法性者即是如來，是故如來常住不變。若復有言如來無常，是人不知、不見法性。若不知見是法性者，不應依止。如上所說，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為依止。何以故？是人善解如來微密深奧藏故，能知如來常住不變，若言如來無常變易，無有是處。如是四人即名如來。何以故？是人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若有人能了知如來甚深密藏，及知如來常住不變，如是之人，若為利養說言如來是無常者，無有是處。如是之人尚可依止，何況不依是四人也？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即是聲聞，法性者即是如來，聲聞者即是有為，如來者，即是常住，有為者即是無常。善男子！若人破戒為利養故，說言如來無常變易，如是之人所不應依。善男子！是名定義。

「依義不依語者，義者名曰覺了，覺了義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滿足，滿足義者名曰如來常住不變、如來常住不變義者即是法常，法常義者即是僧常，是名依義不依語也。何等語言所不應依？所謂諸論、綺飾文辭。如佛所說無量諸經，貪求無厭，多姦諛諂，詐現親附，現相求利，經理白衣為其執役，又復唱言：『佛聽比丘畜諸奴婢、不淨之物，金銀珍寶、穀米倉庫、牛羊象馬，販賣求利，於飢饉世憐愍子故，聽諸比丘儲貯陳宿，手自作食，不受而噉。』如是等語所不應依。

「依智不依識者，所言智者即是如來。若有聲聞，不能善知如來功德，如是之識不應依止。若知如來即是法身，如是真智所應依止。若見如來方便之身，言是陰界諸入所攝，食所長養，亦不應依，是故知識不可依止。若復有人作是說者，及其經書亦不應依。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不了義經者，謂聲聞乘，聞佛如來深密藏處，悉生疑怪，不知是藏出大智海，猶如嬰兒無所別知，是則名為不了義也。

「了義者名為菩薩，真實智慧隨於自心，無礙大智，猶如大人無所不知，是名了義。又聲聞乘名不了義；無上大乘乃名了義。若言如來無常變易名不了義；若言如來常住不變是名了義。聲聞所說應證知者名不了義；菩薩所說應證知者名為了義。若言如來食所長養，

是不了義；若言常住不變易者，是名了義。若言如來入於涅槃，如薪盡火滅，名不了義；若言如來入法性者，是名了義。聲聞乘法則不應依。何以故？如來為欲度眾生故，以方便力說聲聞乘，猶如長者教子半字。善男子！聲聞乘者猶如初耕，未得果實，如是名為不了義也，是故不應依聲聞乘。大乘之法則應依止。何以故？如來為欲度眾生故，以方便力說於大乘，是故應依，是名了義。如是四依應當證知。

「復次依義者，義名質直，質直者名曰光明，光明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如來。又光明者名為智慧，質直者名為常住，如來常者名為依法，法者名常，亦名無邊、不可思議、不可執持、不可繫縛而亦可見；若有說言不可見者，如是之人所不應依，是故依法不依於人。若有人以微妙之語，宣說無常，如是之言所不應依，是故依義不依於語。依智者，眾僧是常，無為不變，不畜八種不淨之物，是故依智不依於識。若有說言，識作識受，無和合僧。何以故？夫和合者名無所有，無所有者云何言常？是故此識不可依止。依了義者，了義者名為知足，終不詐現威儀清白、憍慢自高，貪求利養，亦於如來隨宜方便所說法中不生執著，是名了義。若有能住如是等中，當知是人，則為已得住第一義，是故名為依了義經。

「不依不了義，不了義者如經中說，一切燒燃、一切無常、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一切無我，是名不了義。何以故？以不能了如是義故，令諸眾生墮阿鼻獄。所以者何？以取著故，於義不了。一切燒者，謂如來說涅槃亦燒；一切無常者，涅槃亦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是故名為不了義經，不應依止。善男子！若有人言如來憐愍一切眾生，善知時宜，以知時故，說輕為重，說重為輕。如來觀知所有弟子，有諸檀越供給所須、令無所乏，如是之人，佛則不聽受畜奴婢、金銀財寶、販賣市易、不淨物等。若諸弟子無有檀越供給所須，時世飢饉，飲食難得，為欲建立護持正法，我聽弟子受畜奴婢、金銀車乘、田宅穀米、賣易所須，雖聽受畜如是等物，要當淨施篤信檀越。如是四法所應依止。若有戒律、阿毘曇、修多羅不違是四，亦應依止。若有說言，有時非時，有能護法不能護法，如來悉聽一切比丘，受畜如是不淨物者，如是之言不應依止。若有戒律、阿毘曇、修多羅中，有同是說，如是三分亦不應依。我為肉眼諸眾生等，說是四依，終不為於有慧眼者。是故我今說是四依，法者即是法性，義者即是如來常住不變，智者了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了義者了達一切大乘經典。」

大般涅槃經卷第六

大般涅槃經卷第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如來性品第四之四

爾時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說四種人等，應當依耶？」

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我所說應當依止。何以故？有四魔故。何等為四？如魔所說諸餘經律能受持者。」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有四種魔，若魔所說及佛所說，我當云何而得分別？有諸眾生隨逐魔行，復有隨順佛所教者，如是等輩復云何知？」

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沮壞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壞我正法。是魔波旬壞正法時，當作是言：『菩薩昔於兜率天上沒，來在此迦毘羅城白淨王宮，依因父母愛欲和合，生育是身。』若言有人生於人中，為諸世間天人、大眾所恭敬者，無有是處。又復說言：『往昔苦行，種種布施頭目、髓腦、國城、妻子，是故今者得成佛道。以是因緣，為諸人天、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之所恭敬。』若有經律作是說者，當知悉是魔之所說。

「善男子！若有經律作如是言：『如來正覺久已成佛，今方示現成佛道者，為欲度脫諸眾生故，示有父母依因愛欲和合而生，隨順世間作是示現。』如是經律，當知真是如來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說經律，即是菩薩。

「若有說言：『如來生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不可信。』者，是魔所說。

「若復有說：『如來出世於十方面，各行七步，此是如來方便示現。』是名如來所說經律。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若有說言：『菩薩生已，父王使人將詣天祠，諸天見已悉下禮敬，是故名佛。』復有難言：『天者先出，佛在於後，云何諸天禮敬於佛？』作是難者，當知即是波旬所說。若有經言：『佛到天祠，是諸天等、摩醯首羅、大梵天王、釋提桓因，皆悉合掌敬禮其足。』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若有經律說言：『菩薩為太子時，以貪心故，四方娉妻，處在深宮，五欲自娛，歡悅受樂。』如是經律波旬所說。

「若有說言：『菩薩久已捨離貪心、妻息之屬，乃至不受三十三天上妙五欲，如棄涕唾，何況人欲？剃除鬚髮，出家修道。』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經律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經律者，即是菩薩。

「若有說言：『佛在舍衛祇陀精舍，聽諸比丘受畜奴婢、僕使、牛羊象馬驢騾、鷄猪猫狗、金銀琉璃、真珠頗梨、車璩馬瑙、珊瑚虎珀、珂貝璧玉、銅鐵釜鍑、大小銅盤所須之物，耕田種植、販賣市易、儲積穀米如是眾事，佛大慈故，憐愍眾生皆聽畜之。』如是經律，悉是魔說。若有說言：『佛在舍衛祇陀精舍那梨樓鬼所住之處，爾時如來因婆羅門字羖羝德，及波斯匿王說言，比丘不應受畜金銀琉璃、頗梨真珠、車璩瑪瑙、珊瑚虎珀、珂貝璧玉、奴婢僕使、童男童女、牛羊象馬、驢騾鷄猪、猫狗等獸、銅鐵釜鍑、大小銅槃、種種雜色床敷臥具、資生所須，所謂屋宅、耕田種殖、販賣市易、自手作食、自磨自舂、治身呪術、調鷹方法、仰觀星宿、推步盈虛、占相男女、解夢吉凶、是男是女、非男非女、六十四能、復有十八惑人呪術、種種工巧，或說世間無量俗事、散香末香、塗香薰香、種種花鬘、治髮方術、姦偽諂曲，貪利無厭，愛樂憒鬧、戲笑談說、貪嗜魚肉和合毒藥、治押香油、捉持寶蓋及以革屣、造扇箱篋、種種畫像，積聚穀米、大小麥豆及諸果蓏。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及諸女人，高聲大笑或復默然，於諸法中多生疑惑，多語妄說，長短好醜或善不善，好著好衣，如是種種不淨之物。於施主前躬自讚歎、出入遊行不淨之處，所謂沽酒、婬女、博弈，如是之人我今不聽在比丘中，應當休道，還俗役使。譬如稗秭，悉滅無餘。』當知是等經律所制，悉是如來之所說也。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若有說言：『菩薩為欲供養天神，故入天祠，所謂梵天、大自在天、違陀天、迦旃延天。所以入者，為欲調伏諸天人故。若言不爾，無有是處。若言菩薩不能入於外道邪論，知其威儀、文章伎藝、僕使鬪諍不能和合、不為男女國王大臣之所恭敬、又亦不知和合諸藥，以不知故乃名如來，如其知者是邪見輩。又復如來於怨親中其心平等，如以刀割及香塗身，於此二人不生增益、損減之心，唯能處中，故名如來。』如是經律，當知是魔之所說也。

「若有說言：『菩薩如是示入天祠，外學法中出家修道，示現知其威儀禮節、能解一切文章伎藝、示入書堂伎巧之處、能善和合僕使鬪諍，於諸大眾、童男童女、後宮妃后、人民長者、婆羅門等、王及大臣、貧窮等中最尊最上，復為是等之所恭敬，亦能示現如是等事。雖處諸見，不生愛心，猶如蓮花不受塵垢，為度一切諸眾生故，善行如是種種方便，隨順世法。』如是經律當知即是如來所

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是大菩薩。

「若有說言：『如來為我解說經律，若惡法中輕重之罪及偷蘭遮，其性皆重，我等律中終不為之，我久忍受如是之法，汝等不信，我當云何自捨己律，就汝律耶？汝所有律是魔所說，我等經律是佛所制。如來先說九部法印，如是九印印我經律，初不聞有方等經典，一句一字如來所說，無量經律何處有說方等經耶？如是等中，未曾聞有十部經名，如其有者，當知必定調達所作，調達惡人以滅善法，造方等經，我等不信。』如是等經是魔所說。何以故？破壞佛法相是非故。『如是之言，汝經中有，我經中無。我經律中如來說言，我涅槃後，惡世當有不正經律，所謂大乘方等經典，未來之世當有如是諸惡比丘。我又說言，過九部經有方等典，若有人能了知其義，當知是人正了經律，遠離一切不淨之物，微妙清淨猶如滿月。』若有說言：『如來雖為一一經律說如恒河沙等義味，我律中無，將知為無。如其有者，如來何故於我律中而不解說？是故我今不能信受。』當知是人則為得罪。是人復言：『如是經律我當受持。何以故？當為我作知足少欲、斷除煩惱、智慧涅槃、善法因故。』如是說者，非我弟子。

「若有說言：『如來為欲度眾生故，說方等經。』當知是人真我弟子。若有不受方等經者，當知是人非我弟子，不為佛法而出家也，即是邪見外道弟子。『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不如是是魔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復次善男子！若有說言：『如來不為無量功德之所成就，無常變異。以得空法，宣說無我，不順世間。』如是經律名魔所說。

「若有人言：『如來正覺不可思議，亦為無量阿僧祇等功德所成，是故常住、無有變異。』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復有人言：『或有比丘實不毀犯波羅夷罪，眾人皆謂犯波羅夷，如斷多羅樹。』而是比丘實無所犯。何以故？我常說言：『四波羅夷，若犯一者，猶如析石，不可還合。若有自說得過人法，是則名為犯波羅夷。何以故？實無所得，詐現得相故，如是之人退失人法，是名波羅夷。』所謂若有比丘少欲知足，持戒清淨，住空閑處。若王大臣見是比丘，生心念言謂得羅漢，即前讚歎恭敬禮拜，復作是言：『如是大師，捨是身已，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比丘聞已即答王言：『我實未得沙門道果，王莫稱我已得道果。唯願大王！勿為我說不知足法，不知足者，乃至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默然受。我今若當默然受者，當為諸佛之所呵責。知足之行，諸佛所讚，是故我欲終身歡樂，奉修知足。又知足者，我定自

知未得道果。王稱我得，我今不受，故名知足。』時王答言：『大師實得阿羅漢果，如佛無異。』爾時其王普皆宣告內外人民，中宮妃后，悉令皆知得沙門果，是故咸令一切聞者，心生敬信，供養尊重。如是比丘真是梵行清淨之人，以是因緣，普令諸人得大福德。而是比丘實不毀犯波羅夷罪。何以故？前人自生歡喜之心，讚歎供養故，如是比丘當有何罪？若有說言是人得罪，當知是經是魔所說。

「復有比丘說：『佛祕藏甚深經典，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以是性故，斷無量億諸煩惱結，即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除一闡提。』若王大臣作如是言：『比丘汝當作佛、不作佛耶？有佛性不？』比丘答言：『我今身中定有佛性，成以不成未能審之。』王言：『大德！如其不作一闡提者，必成無疑。』比丘言：『爾，實如王言。』是人雖言定有佛性，亦復不犯波羅夷也。復有比丘，即出家時作是思惟：『我今必定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之人，雖未得成無上道果，已為得福無量無邊不可稱計。假使有人當言是人犯波羅夷，一切比丘無不犯者。何以故？我於往昔八十億劫，常離一切不淨之物，少欲知足，威儀成就，善修如來無上法藏，亦自定知身有佛性，是故我今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名為佛，有大慈悲。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不能隨順是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是大菩薩。

「復有說言：『無四波羅夷、十三僧殘、二不定法、三十捨墮、九十一墮、四懺悔法、眾多學法、七滅諍等，無偷蘭遮、五逆等罪、及一闡提。若有比丘犯如是等墮地獄者，外道之人悉應生天。何以故？諸外道等無戒可犯，是故如來示現怖人，故說斯戒。』若言佛說：『我諸比丘若欲行婬，應捨法服著俗衣裳，然後行婬。復應生念，婬欲因緣，非我過咎；如來在世，亦有比丘，習行婬欲得正解脫，或命終後生於天上，古今有之，非獨我作；或犯四重、或犯五戒、或行一切不淨律儀，猶故而得真正解脫。如來雖說犯突吉羅，如忉利天、日月歲數、八百萬歲，墮在地獄，亦是如來示現怖人。言波羅夷至突吉羅輕重無差，是諸律師，妄作此言，言是佛制，畢定當知非佛所說。』如是言說是魔經律。

「若復說言：『於諸戒中若犯小戒，乃至微細，當受苦報，無有齊限。如是知已，防護自身，如龜藏六。』若有律師復作是言：『凡所犯戒都無罪報，如是之人不應親近。如佛所說：

「『若過一法，　是名妄語，　不見後世，
無惡不造。』

「是故不應親近是人。我佛法中清淨如是，況復有犯偷蘭遮罪、或犯僧殘及波羅夷，而非罪耶？是故應當深自防護如是等法；若不守護，更以何法名為禁戒？我於經中亦說，有犯四波羅夷乃至微細突吉羅等，應當苦治。眾生若不護持禁戒，云何當得見於佛性？『一切眾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部經中無方等經，是故不說有佛性也。經雖不說，當知實有。』若作是說，當知是人真我弟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說，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九部經中所未曾 聞，如其說有，云何不犯波羅夷耶？」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說，實不毀犯波羅夷也。善男子！譬如有人，說言大海，唯有七寶無八種者，是人無罪。若有說言九部經中無佛性者，亦復無罪。何以故？我於大乘大智海中說有佛性，二乘之人所不知見，是故說無，不得罪也。如是境界，諸佛所知，非是聲聞緣覺所及。善男子！若人不聞如來甚深祕密藏者，云何當知有佛性耶？何等名為祕密之藏？所謂方等大乘經典。善男子！有諸外道，或說我常，或說我斷。如來不爾，亦說有我，亦說無我，是名中道。若有說言：『佛說中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知不見，是故應當勤修方便，斷壞煩惱。』若有能作如是說者，當知是人不犯四重。若不能作如是說者，是則名為犯波羅夷。若有說言：『我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有佛性故。有佛性者必定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緣，我今已得成就菩提。』當知是人則名為犯波羅夷罪。何以故？雖有佛性，以未修習諸善方便，是故未見，以未見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義故，佛法甚深不可思議。」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有王問言，云何比丘墮過人法？」

佛告迦葉：「若有比丘，為利養故、為飲食故，作諂諛諂、姦偽欺詐：『云何當令諸世間人，定實知我是乞士也？以是因緣，令我大得利養名譽。』如是比丘，多愚癡故，長夜常念：『我實未得四沙門果，云何當令諸世間人謂我已得？復當云何令諸優婆塞優婆夷等，咸共指我作如是言：「是人福德，真是聖人。」』如是思惟，正為求利，非為求法。行來出入、進止安詳，執持衣鉢，不失威儀，獨坐空處如阿羅漢，令世間人咸作是言：『如是比丘善好第一，精勤苦行修寂滅法。以是因緣，我當大得門徒弟子。諸人亦當大致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令多女人敬念愛重。』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作如是事，墮過人法。復有比丘為欲建立無上正法，住空寂處，非阿羅漢，而欲令人謂是羅漢、是好比丘，是善比丘、寂靜比丘，令無量人生於信心。『以此因緣，我得無量諸比丘等以為眷屬，因是得教破戒比丘及優婆塞悉令持戒，以是因緣建立正法，光

揚如來無上大事，開顯方等大乘法化，度脫一切無量眾生。善解如來所說經律輕重之義。』復言：『我今亦有佛性，有經名曰如來祕藏，於是經中，我當必定得成佛道，能盡無量億煩惱結；廣為無量諸優婆塞，說言汝等盡有佛性，我之與汝俱當安住如來道地，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無量億諸煩惱結。』作是說者，是人不名墮過人法，名為菩薩。

「若言：『有犯突吉羅者，忉利天上日月歲數八百萬歲，墮地獄中受諸罪報，何況故犯偷蘭遮罪？此大乘中若有比丘犯偷蘭遮，不應親近。』何等名為大乘經中偷蘭遮罪？若有長者造立佛寺，以諸花鬘用供養佛，有比丘見花貫中縷，不問輒取，犯偷蘭遮，若知不知亦如是犯。若以貪心破壞佛塔，犯偷蘭遮，如是之人不應親近。若王大臣見塔朽故，為欲修補供養舍利，於是塔中或得珍寶，即寄比丘，比丘得已自在而用，如是比丘名為不淨，多起鬪諍，善優婆塞不應親近，供養恭敬。如是比丘名為無根、名為二根、名不定根，不定根者欲貪女時身即為女，欲貪男時身即為男，如是比丘名為惡根，不名為男，不名為女，不名出家，不名在家。如是比丘不應親近供養恭敬。於佛法中，沙門法者，應生悲心，覆育眾生，乃至蟻子應施無畏，是沙門法。遠離飲酒乃至嗅香，是沙門法。不得妄語乃至夢中不念妄語，是沙門法。不生欲心乃至夢中亦復如是，是沙門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夢行婬欲，是犯戒不？」

佛言：「不也。應於婬欲生臭穢想，乃至不生一念淨想，遠離女人煩惱愛想。若夢行婬，寤應生悔。比丘乞食受供養時，應如飢世食子肉想，若生婬欲應疾捨離。如是法門，當知是佛所說經律。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是名菩薩。

「若有說言：『佛聽比丘常翹一脚、寂默不言、投淵赴火、自墜高巖不避險難、服毒斷食、臥灰土上、自縛手足、殺害眾生、方道呪術，旃陀羅子、無根、二根及不定根、身根不具如是等輩，如來悉聽出家為道。』是名魔說。『佛先聽食五種牛味及以油蜜、憍奢耶衣、革屣等物，除是之外，若有說言聽著摩訶楞伽，一切種子悉聽貯畜，草木之屬皆有壽命，佛說是已，便入涅槃。』若有經律作是說者，當知即是魔之所說。我亦不聽常翹一脚，若為法故聽行住坐臥。又亦不聽服毒斷食、五熱炙身、繫縛手足、殺害眾生、方道呪術、珂貝象牙以為革屣，儲畜種子、草木有命、著摩訶楞伽。若言世尊作如是說，當知是為外道眷屬，非我弟子。『我唯聽食五種牛味及油蜜等，聽著革屣憍奢耶衣，我說四大無有壽命。』若有經律作是說者，是名佛說。若有隨順佛所說者，當知是等真我弟子。若

有不隨佛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經律者，當知是人是大菩薩。
「善男子！魔說佛說差別之相，今已為汝廣宣分別。」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魔說、佛說差別之相，因是得入佛法深義。」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如是曉了分別，是名黠慧。
「善男子！所言苦者不名聖諦。何以故？若言苦是苦聖諦者，一切牛羊、驢馬及地獄眾生，應有聖諦。善男子！若復有人不知如來甚深境界，常住不變微密法身，謂是食身、非是法身，不知如來道德威力，是名為苦。何以故？以不知故，法見非法，非法見法，當知是人必墮惡趣，輪轉生死，增長諸結，多受苦惱。若有能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或聞常住二字音聲，若一經耳即生天上，後解脫時乃能證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既證知已而作是言：『我於往昔曾聞是義，今得解脫方乃證知。我於本際以不知故，輪轉生死周遍無窮。始於今日乃得真智。』若如是知，真是修苦，多所利益，若不知者，雖復勤修無所利益，是名知苦，名苦聖諦。若人不能如是修習，是名為苦，非苦聖諦。
「苦集諦者，於真法中不生真智，受不淨物，所謂奴婢。能以非法，言是正法，斷滅正法，不令久住。以是因緣，不知法性，以不知故，輪轉生死多受苦惱，不得生天及正解脫。若有深智不壞正法，以是因緣得生天上及正解脫。若有不知苦集諦處，而言正法無有常住，悉是滅法；以是因緣，於無量劫，流轉生死受諸苦惱。若能知法常住不異，是名知集，名集聖諦。若人不能如是修習，是名為集，非集聖諦。
「苦滅諦者，若有多修習學空法，是為不善。何以故？滅一切法故，壞於如來真法藏故。作是修學，是名修空。修苦滅者，逆於一切諸外道等。若言修空是滅諦者，一切外道亦修空法，應有滅諦。若有說言：『有如來藏，雖不可見，若能滅除一切煩惱，爾乃得入，若發此心一念因緣，於諸法中而得自在。』若有修習如來密藏，無我、空寂，如是之人於無量世，在生死中流轉受苦。若有不作如是修者，雖有煩惱，疾能滅除。何以故？因知如來祕密藏故。是名苦滅聖諦。若能如是修習滅者，是我弟子。若有不能作如是修，是名修空，非滅聖諦。
「道聖諦者，所謂佛、法、僧寶及正解脫。有諸眾生顛倒心言：『無佛、法、僧及正解脫，生死流轉猶如幻化。』修習是見，以此因緣，輪轉三有，久受大苦。若能發心見於如來常住無變，法、僧解脫亦復如是。乘此一念，於無量世，自在果報隨意而得。何以

故？我於往昔，以四倒故，非法計法，受於無量惡業果報，我今已滅如是見故，成佛正覺。是名道聖諦。若有人言三寶無常，修習是見，是虛妄修，非道聖諦。若修是法，為常住者，是我弟子。真見修習四聖諦法，是名四聖諦。」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修習甚深四聖諦法。」

佛告迦葉：「善男子！謂四倒者，於非苦中生於苦想，名曰顛倒。非苦者名為如來，生苦想者，謂於如來無常變異。若說如來是無常者，名大罪苦。若言如來捨此苦身，入於涅槃，如薪盡火滅，是名非苦而生苦想，是名顛倒。『我若說言如來常者即是我見，以我見故有無量罪，是故應說如來無常，如是說者我則受樂。』如來無常即為是苦，若是苦者，云何生樂？以於苦中生樂想故，名為顛倒。樂生苦想，名為顛倒。樂者即是如來，苦者如來無常。若說如來是無常者，是名樂中生於苦想。如來常住，是名為樂。

「若我說言：『如來是常，云何復得入於涅槃？若言如來非是苦者，云何捨身而取滅度？』以於樂中生苦想故。名為顛倒，是名初倒。

「無常、常想，常、無常想，是名顛倒。無常者名不修空，不修空故，壽命短促。若有說言不修空寂得長壽者，是名顛倒，是名第二顛倒。

「無我、我想，我、無我想，是名顛倒。世間之人，亦說有我；佛法之中，亦說有我；世間之人雖說有我，無有佛性；是則名為於無我中而生我想，是名顛倒。佛法有我，即是佛性；世間之人說佛法無我，是名我中生無我想。若言佛法必定無我，是故如來勅諸弟子，修習無我，名為顛倒，是名第三顛倒。

「淨不淨想，不淨淨想，是名顛倒。淨者即是如來常住，非雜食身、非煩惱身、非是肉身、非是筋骨繫縛之身。若有說言：『如來無常，是雜食身、乃至筋骨繫縛之身。法、僧、解脫是滅盡者。』是名顛倒。不淨淨想名顛倒者，若有說言：『我此身中無有一法是不淨者，以無不淨，定當得入清淨之處。如來所說修不淨觀，如是之言是虛妄說。』是名顛倒，是則名為第四顛倒。」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從今日始得正見。世尊！自是之前，我等悉名邪見之人。世尊！二十五有，有我不耶？」

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如是我義，從本已來，常為無量煩惱所覆，是故眾生不能得見。善男子！如貧女人舍內，多有真金之藏，家人大小無有知者。時有異人，善知方便，語貧女人：『我今雇汝，汝可為我芸除草穢。』女即答言：『我不能也，汝若能示我子金藏，然後乃當速為汝作。』是人復言：『我知方便，能示汝子。』女人答言：『我家

大小尚自不知，況汝能知？』是人復言：『我今審能。』女人答言：『我亦欲見，并可示我。』是人即於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見已，心生歡喜，生奇特想，宗仰是人。善男子！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一切眾生不能得見，如彼寶藏貧人不知。善男子！我今普示，一切眾生所有佛性，為諸煩惱之所覆蔽，如彼貧人有真金藏，不能得見。如來今日普示眾生諸覺寶藏，所謂佛性，而諸眾生見是事已，心生歡喜，歸仰如來。善方便者即是如來，貧女人者即是一切無量眾生，真金藏者即佛性也。

「復次善男子！譬如女人生育一子，嬰孩得病，是女愁惱，求覓醫師。醫師既來，合三種藥，酥、乳、石蜜，與之令服。因告女人：『兒服藥已，且莫與乳，須藥消已，爾乃與之。』是時女人，即以苦物用塗其乳，母語兒言：『我乳毒塗不可復觸。』小兒渴乏，欲得母乳，聞乳毒氣，便遠捨去。遂至藥消，母人以水淨洗其乳，喚其子言：『來與汝乳。』是時小兒雖復飢渴，先聞毒氣，是故不來。母復語言：『為汝服藥故以毒塗，汝藥已消我已洗竟，汝便可來飲乳無苦。』是兒聞已，漸漸還飲。善男子！如來亦爾，為度一切，教諸眾生修無我法，如是修已，永斷我心，入於涅槃，為除世間諸妄見故，示現出過世間法故。復示世間，計我虛妄，非真實故，修無我法，清淨身故，喻如女人為其子故，以苦味塗乳。如來亦爾，為修空故，說言諸法悉無有我。如彼女人淨洗乳已，而喚其子，欲令還服。我今亦爾，說如來藏，是故比丘不應生怖，如彼小兒，聞母喚已漸還飲乳。比丘亦爾，應自分別，如來祕藏不得不有。」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實無有我。何以故？嬰兒生時無所知曉。若有我者，即生之日，尋應有知；以是義故，定知無我。若定有我，受生已後，應無終歿。若使一切皆有佛性，是常住者應無壞相，若無壞相，云何而有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及旃陀羅、畜生差別？今見業緣種種不同，諸趣各異，若定有我，一切眾生應無勝負；以是義故，定知佛性非是常法。若言佛性定是常者，何緣復說有殺盜婬、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恚邪見？若我性常，何故酒後迷荒醉亂？若我性常，盲應見色，聾應聞聲，瘂應能語，拘躄能行。若我性常，不應避於火坑大水、毒藥刀劍、惡人禽獸。若我常者，本所更事不應忘失，若不忘失，何緣復言我曾 何處見是人耶？若我常者，則不應有少、壯、老等衰盛力勢，憶念往事。若我常者，止住何處？為在涕唾、青黃赤白諸色中耶？若我常者，應遍身中如胡麻油，間無空處。若斷身時，我亦應斷。」

佛告迦葉：「善男子！譬如王家有大力士，其人眉間有金剛珠，與餘力士較力相撲，而彼力士以頭抵觸其額上，珠尋沒膚中，都不自

知是珠所在。其處有瘡，即命良醫欲自療治。時有明醫善知方藥，即知是瘡因珠入體，是珠入皮，即便停住。是時良醫尋問力士：『卿額上珠為何所在？』力士驚答：『大師醫王，我額上珠乃無去耶？是珠今者為何所在？將非幻化？』憂愁啼哭。是時良醫慰喻力士：『汝今不應生大愁苦，汝因鬪時，寶珠入體，今在皮裏，影現於外。汝曹鬪時，瞋恚毒盛，珠陷入體，故不自知。』是時力士不信醫言：『若在皮裏，膿血不淨，何緣不出？若在筋裏，不應可見。汝今云何欺誑於我？』時醫執鏡，以照其面，珠在鏡中，明了顯現。力士見已，心懷驚怪，生奇特想。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不能親近善知識故，雖有佛性皆不能見，而為貪婬、瞋恚愚癡之所覆蔽故，墮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旃陀羅、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生如是等種種家中，因心所起種種業緣，雖受人身，聾盲、瘖瘂、拘躄癃跛，於二十五有受諸果報，貪婬瞋恚愚癡覆心，不知佛性。如彼力士，寶珠在體，謂呼失去。眾生亦爾，不知親近善知識故，不識如來微密寶藏，修學無我，喻如非聖。雖說有我，亦復不知我之真性。我諸弟子亦復如是，不知親近善知識故，修學無我，亦復不知無我之處，尚自不知無我真性，況復能知有我真性？善男子！如來如是說諸眾生皆有佛性，喻如良醫，示彼力士金剛寶珠。是諸眾生為諸無量億煩惱等之所覆蔽，不識佛性，若盡煩惱，爾時乃得證知了了，如彼力士於明鏡中，見其寶珠。善男子！如來祕藏如是無量不可思議。

「復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一味藥，名曰樂味。其味極甜，在深叢下，人無能見。有人聞香，即知其地當有是藥。過去往世有轉輪王，於此雪山為此藥故，在在處處造作木筒，以接是藥，是藥熟時，從地流出，集木筒中，其味真正。王既歿已，其後是藥，或醋、或鹹、或甜、或苦、或辛、或淡，如是一味，隨其流處有種種異，是藥真味停留在山，猶如滿月。凡人薄福，雖以鑊斸加功困苦，而不能得。復有聖王，出現於世，以福因緣，即得是藥真正之味。善男子！如來祕藏，其味亦爾，為諸煩惱叢林所覆，無明眾生不能得見。一味者喻如佛性，以煩惱故出種種味，所謂地獄、畜生、餓鬼、天人，男女、非男非女、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佛性雄猛難可沮壞，是故無有能殺害者，若有殺者則斷佛性，如是佛性終不可斷，性若可斷，無有是處。如我性者，即是如來祕密之藏，如是祕藏，一切無能沮壞燒滅，雖不可壞，然不可見，若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乃證知，以是因緣，無能殺者。」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無殺者，應當無有不善之業。」

佛告迦葉：「實有殺生。何以故？善男子！眾生佛性住五陰中，若壞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趣，以業因緣，而有剎利、

婆羅門等、毘舍、首陀及旃陀羅，若男、若女、非男非女，二十五有差別之相，流轉生死。非聖之人，橫計於我大小諸相，猶如稗子、或如米豆，乃至母指，如是種種妄生憶想，妄想之想，無有真實。出世我相名為佛性，如是計我，是名最善。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善知伏藏，即取利鑊斸地直下，磐石沙礫直過無難，唯至金剛不能穿徹。夫金剛者，所有刀斧，不能沮壞。善男子！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一切論者、天魔波旬及諸人天，所不能壞。五陰之相，即是起作，起作之相，喻如石沙，可穿可壞。佛性者喻如金剛，不可沮壞。以是義故，壞五陰者名為殺生。善男子！必定當知佛法如是不可思議。

大般涅槃經卷第七

「『臥灰土上、自墜高巖、投淵赴火、五熱炙身、臥棘刺上、淘糠飲汁、服毒斷食、殺害眾生、故弄師子、呪術方道。旃陀羅種、二根、無根、二根合一，悉聽為道。斷五種味，乳酪、酪漿、生酥、熟酥、油、蜜之等。聽著繒綵以軻為跋，一切穀米、草木之類，皆有壽命。佛說是已便入涅槃。』如是說者即是魔說。若言：『如來不聽比丘常翹一脚、寂默不言、臥灰土上、自墜高巖、投淵赴火、五熱炙身、臥棘刺上、淘糠飲汁、服毒斷食、殺害眾生、故弄師子、呪術方道。旃陀羅種、二根、無根、二根合者，不聽為道。聽服五種，乳酪、酪漿、酥、油、蜜等。不聽受著繒綵衣服，以軻為跋。穀米、草木、無命無我，非眾生數。』若有能作如是說者，是我弟子。若不能者，當知即是外道弟子。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是名菩薩。」

大般涅槃經卷第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如來性品第四之五

「善男子！方等經者，猶如甘露，亦如毒藥。」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如來何緣說方等經，譬如甘露，亦如毒藥？」

佛言：「善男子，汝今欲知如來祕藏真實義不？」

迦葉言爾：「我今實欲得知如來祕藏之義。」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或有服甘露，　傷命而早夭，
或復服甘露，　壽命得長存，
或有服毒生，　有緣服毒死，
無礙智甘露，　所謂大乘典。
如是大乘典，　亦名雜毒藥，
如酥醍醐等，　及以諸石蜜，
服消則為藥，　不消則為毒。
方等亦如是，　智者為甘露，
愚不知佛性，　服之則成毒。
聲聞及緣覺，　大乘為甘露，
猶如諸味中，　乳最為第一。
如是勤精進，　依因於大乘，
得至於涅槃，　成人中象王。
眾生知佛性，　猶如迦葉等，
無上甘露味，　不生亦不死。
迦葉汝今當，　善分別三歸，
如是三歸性，　則是我之性。
若能諦觀察，　我性有佛性，
當知如是人，　得入祕密藏，
知我及我所，　是人已出世。
佛法三寶性，　無上第一尊，
如我所說偈，　其性義如是。」

爾時迦葉復說偈言：

「我今都不知，　歸依三寶處，
云何當歸趣，　無上無所畏？

不知三寶處，　云何作無我？
云何歸佛者，　而得於安慰？
云何歸依法？　唯願為我說。
云何得自在？　云何不自在？
云何歸依僧，　轉得無上利？
云何真實說，　未來成佛道。
未來若不成，　云何歸三寶？
我今無預知，　當行次第依。
云何未懷妊，　而作生子想？
若必在胎中，　則名為有子，
子若在胎中，　定當生不久，
是名為子義，　眾生業亦然。
如佛之所說，　愚者不能知，
以其不知故，　輪迴生死獄，
假名優婆塞，　不知真實義。
唯願廣分別，　除斷我疑網，
如來大智慧，　唯垂哀分別，
願說於如來，　祕密之寶藏。」
「迦葉汝當知，　我今當為汝，
善開微密義，　令汝疑得斷。
今當至心聽，　汝於諸菩薩，
則與第七佛，　同其一名號。
歸依於佛者，　真名優婆塞，
終不更歸依，　其餘諸天神。
歸依於法者，　則離於殺害，
歸依聖僧者，　不求於外道，
如是歸三寶，　則得無所畏。」
「迦葉白佛言，　我亦歸三寶，
是名為正路，　諸佛之境界。
三寶平等相，　常有大智性，
我性及佛性，　無二無差別。
是道佛所讚，　正進安止處，
亦名正遍見，　故為佛所稱。
我亦趣善逝，　所讚無上道，
是最為甘露，　諸有所無有。」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汝今不應如諸聲聞、凡夫之人，分別三寶；於此大乘無有三歸分別之相。所以者何？於佛性中，即有法、僧，為欲化度聲聞凡夫故，分別說三歸異相。善男子！若欲隨

順世間法者，則應分別有三歸依。善男子！菩薩應作如是思惟：『我今此身歸依於佛，若即此身得成佛道，既成佛已，不當恭敬、禮拜、供養於諸世尊。何以故？諸佛平等，等為眾生作歸依故。若欲尊重法身舍利，便應禮敬諸佛塔廟。所以者何？為欲化度諸眾生故。亦令眾生，於我身中起塔廟想，禮拜供養，如是眾生以我法身為歸依處。一切眾生皆依非真邪偽之法，我當次第為說真法。又有歸依非真僧者，我當為作依真僧處。若有分別三歸依者，我當為作一歸依處，無三差別。於生盲眾，為作眼目，復當為諸聲聞、緣覺作真歸處。』善男子！如是菩薩，為無量惡諸眾生等及諸智者而作佛事。

「善男子！譬如有人，臨陣戰時，即生心念：『我於是中最為第一，一切兵眾，悉依恃我。』亦如王子如是思惟：『我當調伏其餘王子，紹繼大王覇王之業，而得自在。令諸王子悉見歸依，是故不應生下劣心。』如王王子，大臣亦爾。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作是思惟：『云何三事與我一體？』善男子！我示三事，即是涅槃。如來者名無上士，譬如人身頭最為上，非餘支節、手足等也。佛亦如是最為尊上，非法、僧也，為欲化度諸世間故，種種示現差別之相，如彼梯橙。是故汝今，不應受持如凡愚人所知，三歸差別之相。汝於大乘猛利決斷，應如剛刀。」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知故問，非為不知。我為菩薩大勇猛者，問於無垢清淨行處，欲令如來為諸菩薩，廣宣分別奇特之事，稱揚大乘方等經典，如來大悲今已善說，我亦如是安住其中。所說菩薩清淨行處，即是宣說大涅槃經。世尊！我今亦當廣為眾生顯揚如是如來祕藏，亦當證知真三歸處。若有眾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經，其人則能自然了達三歸依處。何以故？如來祕藏有佛性故。其有宣說是經典者，皆言身中盡有佛性，如是之人則不遠求三歸依處。何以故？於未來世，我身即當成就三寶，是故聲聞緣覺之人及餘眾生，皆依於我，恭敬禮拜。」

「善男子！以是義故，應當正學大乘經典。」

迦葉復言：「佛性如是不可思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亦不可思議。」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成就深利智慧，我今當更善為汝說，入如來藏。若我住者即是常法，不離於苦；若無我者，修行淨行，無所利益。若言諸法皆無有我，是即斷見；若言我住即是常見。若言一切行無常者，即是斷見；諸行常者復是常見。若言苦者即是斷見；若言樂者復是常見。修一切法常者墮於斷見，修一切法斷者墮於常見。如步屈虫，要因前脚得移後足，修常斷者，亦復如是，要因斷常。以是義故，修餘法苦者，皆名不善；

修餘法樂者，則名為善。修餘法無我者是諸煩惱分；修餘法常者是則名曰如來祕藏，所謂涅槃，無有窟宅。修餘無常法者，即是財物；修餘常法者，謂佛、法、僧及正解脫。當知如是佛法中道，遠離二邊而說真法。凡夫愚人於中無疑，如羸病人服食酥已，氣力輕便。有無之法，體性不定，譬如四大，其性不同，各相違反。良醫善知，隨其偏發而消息之。善男子！如來亦爾，於諸眾生猶如良醫，知諸煩惱體相差別而為除斷，開示如來祕密之藏，清淨佛性常住不變。若言有者，智不應染；若言無者，即是妄語。若言有者，不應默然，亦復不應戲論諍訟，但求了知諸法真性，凡夫之人戲論諍訟，不解如來微密藏故。若說於苦，愚人便謂身是無常，說一切苦，復不能知身有樂性。若說無常者，凡夫之人計一切身皆是無常，譬如瓦坏；有智之人，應當分別，不應盡言一切無常。何以故？我身即有佛性種子。若說無我，凡夫當謂一切佛法悉無有我；智者應當分別無我假名不實。如是知已，不應生疑。若言如來祕藏空寂，凡夫聞之，生斷滅見；有智之人應當分別，如來是常、無有變易。若言解脫喻如幻化，凡夫當謂得解脫者即是摩滅；有智之人應當分別，人中師子雖有去來，常住無變。若言無明因緣諸行，凡夫之人聞已分別，生二法想，明與無明；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諸行因緣識者，凡夫謂二，行之與識；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十善十惡、可作不可作、善道惡道、白法黑法，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應修一切法苦，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一切行無常者，如來祕藏亦是無常，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一切法無我，如來祕藏亦無有我，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我與無我，性無有二。如來祕藏其義如是，不可稱計無量無邊諸佛所讚，我今於是一切功德成就，經中皆悉說已。

「善男子！我與無我性相無二，汝應如是受持頂戴。善男子！汝亦應當堅持憶念如是經典，如我先於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說我、無我，無有二相。如因乳生酪，因酪得生酥，因生酥得熟酥，因熟酥得醍醐，如是酪性為從乳生？為從自生？從他生耶？乃至醍醐亦復如是，若從他生，即是他作，非是乳生；若非乳生，乳無所為；若自生者，不應相似相續而生。若相續生，則不俱生，若不俱生，五種之味則不一時。雖不一時，定復不從餘處來也，當知乳中先有酪相，甘味多故不能自變，乃至醍醐亦復如是。是牛食噉水草因緣，血脈轉變而得成乳，若食甘草其乳則甜，若食苦草乳則苦味。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若食者純得醍醐，無有青黃赤白黑色穀草因緣，

其乳則有色味之異。是諸眾生以明、無明業因緣故，生於二相，若無明轉，則變為明，一切諸法善、不善等，亦復如是無有二相。」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乳中有酪，是義云何？世尊！若言乳中定有酪相，以微細故不可見者，云何說言從乳因緣而生於酪？法若本無則名為生，如其已有云何言生？若言乳中定有酪相，百草之中亦應有乳，如是乳中亦應有草；若言乳中定無酪者，云何因乳而得生酪？若法本無，而後生者，何故乳中不生於草？」
「善男子！不可定言乳中有酪、乳中無酪，亦不可說從他而生。若言乳中定有酪者，云何而得體味各異？是故不可說言乳中定有酪性。若言乳中定無酪者，乳中何故不生兔角？置毒乳中，酪則殺人，是故不可說言乳中定無酪性？若言是酪從他生者，何故水中不生於酪？是故不可說言酪從他生。善男子！是牛食噉草因緣故，血則變白，草血滅已，眾生福力變而成乳。是乳雖從草血而出，不得言二，唯得名為從因緣生。酪至醍醐亦復如是，以是義故，得名牛味。是乳滅已，因緣成酪。何等因緣？若酢、若煖。是故得名，從因緣有。乃至醍醐亦復如是，是故不得定言乳中無有酪相。從他生者，離乳而有，無有是處。善男子！明與無明亦復如是，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是故我言無有二相。以是因緣我先說言，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若食者即成醍醐，佛性亦爾。
「善男子！眾生薄福不見是草。佛性亦爾，煩惱覆故，眾生不見。譬如大海，雖同一醎，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味同於乳。喻如雪山，雖復成就種種功德，多生諸藥，亦有毒草。諸眾生身亦復如是，雖有四大毒蛇之種，其中亦有妙藥大王，所謂佛性。非是作法，但為煩惱客塵所覆，若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能斷除者，即見佛性成無上道。譬如虛空震雷起雲，一切象牙上皆生花，若無雷震，花則不生，亦無名字。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常為一切煩惱所覆不可得見，是故我說眾生無我；若得聞是大般涅槃微妙經典，則見佛性。如象牙花，雖聞契經一切三昧，不聞是經，不知如來微妙之相；如無雷時，象牙上花不可得見。聞是經已，即知一切如來所說祕藏佛性；喻如天雷，見象牙花。聞是經已，即知一切無量眾生皆有佛性，以是義故，說大涅槃，名為如來祕密之藏，增長法身，猶如雷時象牙上花。以能長養如是大義，故得名為大般涅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能習學是大涅槃微妙經典，當知是人能報佛恩，真佛弟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甚奇，世尊！所言佛性，甚深甚深，難見難入，聲聞緣覺所不能服。」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歎，不違我說。」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者，云何甚深難見難入？」
佛言：「善男子！如百盲人，為治目故，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錍，決其眼膜。以一指示，問言：『見不？』盲人答言：『我猶未見。』復以二指、三指示之，乃言：『少見。』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如來未說，亦復如是。無量菩薩，雖具足行諸波羅蜜，乃至十住，猶未能見所有佛性；如來既說，即便少見。是菩薩摩訶薩既得見已，咸作是言：『甚奇，世尊！我等流轉無量生死，常為無我之所惑亂。』善男子！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了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耶？復次善男子！譬如仰觀虛空鵝鴈，為是虛空？為是鵝鴈？諦觀不已，髣髴見之。十住菩薩於如來性，知見少分，亦復如是，況復聲聞緣覺之人能得知見？善男子！譬如醉人，欲涉遠路，矇曨見道。十住菩薩於如來性，知見少分，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渴人，行於壙野，是人渴逼，遍行求水，見有叢樹，樹有白鶴，是人迷悶，不能分別是樹是水，諦觀不已，乃見白鶴及以叢樹。善男子！十住菩薩於如來性，知見少分，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無量百千由旬，遠望大舶樓櫓堂閣，即作是念：『彼是樓櫓？為是虛空？』久視乃生必定之心，知是樓櫓。十住菩薩於自身中見如來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王子，身極懦弱，通夜遊戲，至明清旦，目視一切悉不明了。十住菩薩雖於己身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
「復次善男子！譬如臣吏，王事所拘，逼夜還家，電明暫發，因見牛聚，即作是念：『為是牛耶？聚雲屋舍？』是人久視，雖生牛想，猶不審定。十住菩薩雖於己身見如來性，未能審定，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如持戒比丘，觀無虫水而見虫相，即作是念：『此中動者，為是虫耶？是塵土耶？』久視不已，雖知是塵，亦不明了。十住菩薩於己身中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於陰闇中遠見小兒，即作是念：『彼為是牛、鷲、鳥、人耶？』久觀不已，雖見小兒猶不明了。十住菩薩於己身分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於夜闇中見畫菩薩像，即作是念：『是菩薩像、自在天像、大梵天像、成染衣耶？』是人久觀，雖復意謂是菩薩像，亦不明了。十住菩薩於己身分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善男子！所有佛性如是甚深，難得知見，唯佛能知，非諸聲聞緣覺所及。善男子！智者應作如是分別知如來性。」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細難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見？」
佛言：「迦葉！善男子！如彼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隨順契經，以信故知。善男子！聲聞緣覺信順如是大涅槃經，自知

己身有如來性，亦復如是。善男子！是故應當精勤修習大涅槃經。善男子！如是佛性，唯佛能知，非諸聲聞緣覺所及。」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非聖凡夫有眾生性，皆說有我。」

佛言：「譬如二人共為親友，一是王子、一是貧賤，如是二人互相往返。是時貧人見是王子有一好刀，淨妙第一，心中貪著。王子後時捉持是刀逃至他國。於是貧人，後於他家寄臥止宿，即於眠中，譋語刀刀。傍人聞之，收至王所。時王問言：『汝言刀者，何處得耶？』是人具以上事答王：『王今設使屠割臣身，分張手足，欲得刀者，實不可得。臣與王子素為親厚，先與一處，雖曾眼見，乃至不敢以手撐觸，況當故取？』王復問言：『卿見刀時，相貌何類？』答言：『大王！臣所見者，如羖羊角。』王聞是已，欣然而笑語言：『汝今隨意所至，莫生憂怖，我庫藏中都無是刀，況汝乃於王子邊見？』時王即問諸群臣言：『汝等曾見如是刀不？』言已崩背。尋立餘子紹繼王位，復問輔臣：『卿等曾於官藏之中見是刀不？』諸臣答言：『臣等曾見。』覆復問言：『其狀何似？』答言：『大王！如羖羊角。』王言：『我官藏中，何處當有如是相刀？』次第四王，皆悉撿挍，求索不得。却後數時，先逃王子，從他國還，來至本土，復得為王。既登王位，復問諸臣：『汝見刀不？』答言：『大王！臣等皆見。』覆復問言：『其狀何似？』答言：『大王！其色清淨，如優鉢羅花。』復有答言：『形如羊角。』復有說言：『其色紅赤，猶如火聚。』復有答言：『猶如黑蛇。』時王大笑：『卿等皆悉不見我刀真實之相。』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出現於世說我真相，說已捨去，喻如王子持淨妙刀逃至他國。凡夫愚人說言一切有我、有我，如彼貧人，止宿他舍，譋語刀刀。聲聞緣覺問諸眾生：『我有何相？』答言：『我見我相，大如母指。』或言：『如米、或如稗子。』有言：『我相住在心中，熾然如日。』如是眾生不知我相，喻如諸臣不知刀相。菩薩如是說於我法，凡夫不知種種分別，妄作我相；如問刀相，答似羊角。是諸凡夫次第相續而起邪見，為斷如是諸邪見故，如來示現說於無我。喻如王子語諸臣言，我庫藏中無如是刀。善男子！今日如來所說真我，名曰佛性。如是佛性，我佛法中喻如淨刀。善男子！若有凡夫能善說者，即是隨順無上佛法。若有善能分別隨順宣說是者，當知即是菩薩相貌。善男子！所有種種異論、呪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非外道說。」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說字根本？」

佛言：「善男子！說初半字，以為根本，持諸記論，呪術文章，諸陰實法。凡夫之人學是字本，然後能知是法、非法。」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言字者，其義云何？」

「善男子！有十四音名為字義，所言字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則為無盡，夫無盡者，即是如來金剛之身，是十四音，名曰字本。

「噁者，不破壞故，不破壞者，名曰三寶，喻如金剛。又復噁者，名不流故，不流者即是如來，如來九孔無所流故，是故不流。又無九孔是故不流，不流即常，常即如來，如來無作是故不流。又復噁者名為功德，功德者即是三寶，是故名噁。

「阿者，名阿闍梨，阿闍梨者，義何謂耶？於世間中，得名聖者。何謂為聖？聖名無著。少欲知足亦名清淨，能度眾生於三有流生死大海，是名為聖。又復阿者名曰制度，修持淨戒隨順威儀。又復阿者名依聖人，應學威儀進止舉動，供養恭敬禮拜三尊，孝養父母及學大乘，善男女等具持禁戒，及諸菩薩摩訶薩等，是名聖人。又復阿者名曰教誨，如言汝來，如是應作，如是莫作，若有能遮非威儀法，是名聖人，是故名阿。

「億者，即是佛法，梵行廣大，清淨無垢，喻如滿月。汝等如是，應作、不作，是義、非義，此是佛說、此是魔說，是故名億。

「伊者，佛法微妙甚深難得，如自在天大梵天王，法名自在，若能持者，則名護法；又自在者，名四護世，是四自在，則能攝護大涅槃經，亦能自在敷揚宣說。又復伊者，能為眾生自在說法。復次伊者為自在故，說何等是也？所謂修習方等經典。復次伊者，為斷嫉妒，如除稗穢，皆悉能令變成吉祥，是故名伊。

「郁者，於諸經中最上最勝，增長上上謂大涅槃。復次郁者如來之性，聲聞緣覺所未曾 聞。如一切處，北欝單越最為殊勝；菩薩若能聽受是經，於一切眾最為殊勝。以是義故，是經得名最上最勝，是故名郁。

「優者，喻如牛乳，諸味中上，如來之性亦復如是，於諸經中最尊最上，若有誹謗，當知是人與牛無別。復次優者，是人名為無慧、正念。誹謗如來微密祕藏，當知是人甚可憐愍，遠離如來祕密之藏，說無我法，是故名優。

「喤者，即是諸佛、法性、涅槃，是故名喤。

「嘢者，謂如來義。復次嘢者，如來進止、屈伸、舉動，無不利益一切眾生，是故名嘢。

「烏者，名煩惱義，煩惱者名曰諸漏，如來永斷一切煩惱，是故名烏。

「炮者，謂大乘義，於十四音是究竟義。大乘經典亦復如是，於諸經論最為究竟，是故名炮。

「菴者，能遮一切諸不淨物，於佛法中能捨一切金銀寶物，是故名菴。

「阿者，名勝乘義。何以故？此大乘典大涅槃經，於諸經中最為殊勝，是故名阿。
「迦者，於諸眾生起大慈悲，生於子想，如羅睺羅，作妙上善義，是故名迦。
「佉者，名非善友，非善友者，名為雜穢。不信如來祕密之藏，是故名佉。
「伽者，名藏，藏者即是如來祕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是故名伽。
「[口*恒]者，如來常音。何等名為如來常音？所謂如來常住不變，是故名[口*恒]。
「俄者，一切諸行破壞之相，是故名俄。
「遮者，即是修義，調伏一切諸眾生故，名為修義，是故名遮。
「車者，如來覆蔭一切眾生，喻如大蓋，是故名車。
「闍者，是正解脫，無有老相，是故名闍。
「膳者，煩惱繁茂，喻如稠林，是故名膳。
「喏者，是智慧義，知真法性，是故名喏。
「吒者，於閻浮提示現半身而演說法，喻如半月，是故名吒。
「侘者，法身具足，喻如滿月，是故名侘。
「荼者，是愚癡僧，不知常與無常，喻如小兒，是故名荼。
「祖者，不知師恩，喻如羝羊，是故名祖。
「拏者，非是聖義，喻如外道，是故名拏。
「多者，如來於彼告諸比丘，宜離驚畏，當為汝等說微妙法，是故名多。
「他者，名愚癡義，眾生流轉生死，纏裹如蠶蛣蜋，是故名他。
「陀者，名曰大施，所謂大乘，是故名陀。
「彈者，稱讚功德，所謂三寶，如須彌山，高峻廣大，無有傾倒，是故名彈。
「那者，三寶安住，無有傾動，喻如門閫，是故名那。
「波者，名顛倒義，若言三寶悉皆滅盡，當知是人為自疑惑，是故名波。
「頗者，是世間災，若言世間災起之時三寶亦盡，當知是人，愚癡無智違失聖旨，是故名頗。
「婆者，名佛十力，是故名婆。
「梵者，名為重擔，堪任荷負無上正法，當知是人是大菩薩，是故名梵。
「摩者，是諸菩薩嚴峻制度，所謂大乘大般涅槃，是故名摩。
「蛇者，是諸菩薩，在在處處為諸眾生說大乘法，是故名蛇。
「囉者，能壞貪欲、瞋恚、愚癡，說真實法，是故名囉。

「羅者，名聲聞乘，動轉不住，大乘安固無有傾動，捨聲聞乘，精勤修習無上大乘，是故名羅。
「和者，如來世尊，為諸眾生雨大法雨，所謂世間呪術經書，是故名和。
「奢者遠離三箭，是故名奢。
「沙者，名具足義，若能聽是大涅槃經，則為已得聞持一切大乘經典，是故名沙。
「娑者，為諸眾生演說正法，令心歡喜，是故名娑。
「呵者，名心歡喜，奇哉世尊，離一切行，怪哉如來，入般涅槃，是故名呵。
「[口*荼]者，名曰魔義，無量諸魔不能毀壞如來祕藏，是故名[口*荼]。復次[口*荼]者，乃至示現隨順世間，有父母妻子，是故名[口*荼]
「魯、流、盧、樓，如是四字，說有四義，謂佛、法、僧及以對法。言對法者隨順世間，如調婆達示現壞僧，化作種種形貌色像；為制戒故，智者了達，不應於此而生畏怖，是名隨順世間之行，以是故名魯、流、盧、樓。
「吸氣舌根、隨鼻之聲，長短超聲，隨音解義，皆因舌齒而有差別，如是字義，能令眾生口業清淨。眾生佛性則不如是假於文字然後清淨。何以故？性本淨故。雖復處在陰界入中，則不同於陰入界也，是故眾生悉應歸依諸菩薩等，以佛性故等視眾生無有差別，是故半字於諸經書、記論文章，而為根本。又半字義，皆是煩惱言說之本，故名半字。滿字者乃是一切善法言說之根本也，譬如世間，為惡之者名為半人，修善之者名為滿人。如是一切經書記論，皆因半字而為根本。若言如來及正解脫，入於半字，是事不然。何以故？離文字故，是故如來於一切法，無礙無著真得解脫。何等名為解了字義？有知如來出現於世，能滅半字，是故名為解了字義。若有隨逐半字義者，是人不知如來之性。何等名為無字義也？親近修習不善法者，是名無字。又無字者雖能親近修習善法，不知如來常與無常、恒與非恒，及法僧二寶、律與非律、經與非經、魔說佛說，若有不能如是分別，是名隨逐無字義也。我今已說如是隨逐無字之義，善男子！是故汝今應離半字，善解滿字。」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等應當善學字數，今我值遇無上之師，已受如來慇懃誨勅。」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樂正法者，應如是學。」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鳥有二種：一名迦隣提，二名鴛鴦，遊止共俱，不相捨離。是苦、無常、無我等法，亦復如是，不得相離。」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是苦、無常、無我，如彼鴛鴦、迦隣提鳥？」
佛言：「善男子！異法是苦，異法是樂；異法是常，異法無常；異法是我，異法無我；譬如稻米異於麻麥，麻麥復異豆粟甘蔗。如是諸種，從其萌芽乃至葉花，皆是無常；果實成熟，人受用時，乃名為常。何以故？性真實故。」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是等物，若是常者，同如來耶？」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何以故？若言如來如須彌山，劫壞之時須彌崩倒，如來爾時豈同壞耶？善男子！汝今不應受持是義。善男子！一切諸法唯除涅槃，更無一法而是常者，直以世諦言果實常。」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佛所說。」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乃至未聞大般涅槃，皆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為常。復次善男子！譬如菴羅樹，其花始敷名無常相，若成果實，多所利益乃名為常。如是，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未聞如是大涅槃時，咸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為常。復次善男子！譬如金鑛，消融之時，是無常相，融已成金，多所利益，乃名為常。如是，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未聞如是大涅槃時，咸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為常。復次善男子！譬如胡麻，未被壓時名曰無常，既壓成油多有利益，乃名為常。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未聞如是大涅槃經，咸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為常。復次善男子！譬如眾流，皆歸于海，一切契經諸定三昧，皆歸大乘大涅槃經。何以故？究竟善說有佛性故。善男子！是故我言異法是常、異法無常，乃至無我亦復如是。」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已離憂悲毒箭，夫憂悲者名為天，如來非天。憂悲者名為人，如來非人。憂悲者名二十五有，如來非二十五有。是故如來無有憂悲，何故稱言如來憂悲？」
「善男子！無想天者，名為無想，若無想者則無壽命，若無壽命，云何而有陰界諸入？以是義故，無想天壽，不可說言有所住處。善男子！譬如樹神依樹而住，不得定言依枝、依節、依莖、依葉，雖無定所，不得言無；無想天壽亦復如是。善男子！佛性亦爾，甚深難解，如來實無憂悲苦惱，而於眾生起大慈悲，現有憂悲，視諸眾生如羅睺羅。復次善男子！無想天中所有壽命，唯佛能知，非餘所

及，乃至非想非非想處亦復如是。迦葉！如來之性清淨無染，猶如化身，何處當有憂悲苦惱？若言如來無憂悲者，云何能利一切眾生，弘廣佛法？若言無者，云何而言等視眾生如羅睺羅？若不等視如羅睺羅，如是之言則為虛妄。以是義故，善男子！佛不可思議，法不可思議，眾生佛性不可思議，無想天壽不可思議。如來有憂及以無憂，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

「善男子！譬如空中，舍宅微塵不可住立，若言舍宅不因空住無有是處，以是義故，不可說舍住於虛空、不住虛空。凡夫之人，雖復說言舍住虛空，而是虛空實無所住。何以故？性無住故。善男子！心亦如是，不可說言住陰界入及以不住，無想天壽亦復如是，如來憂悲亦復如是，若無憂悲，云何說言等視眾生如羅睺羅？若言有者，復云何言性同虛空？善男子！譬如幻師，雖復化作種種宮殿，殺生長養繫縛放捨，及作金銀、琉璃寶物、叢林樹木，都無實性。如來亦爾，隨順世間，示現憂悲，無有真實。善男子！如來已入於般涅槃，云何當有憂悲苦惱？若謂如來入於涅槃是無常者，當知是人則有憂悲。若謂如來不入涅槃常住不變，當知是人無有憂悲。如來有愁及以無愁，無能知者。

「復次善男子！譬如下人，能知下法，不知中上；中者知中，不知於上；上者知上，及知中下。聲聞緣覺亦復如是，齊知自地。如來不爾，悉知自地及以他地，是故如來名無礙智。示現幻化，隨順世間，凡夫肉眼謂是真實；而欲盡知如來無礙無上智者，無有是處。有愁無愁，唯佛能知，以是因緣，異法有我，異法無我；是名鴛鴦、迦隣提鳥性。◎

「◎復次善男子！佛法猶如鴛鴦共行。是迦隣提及鴛鴦鳥，盛夏水涸，選擇高原，安處其子，為長養故，然後隨本，安隱而遊。如來出世亦復如是，化無量眾令住正法，如彼鴛鴦迦隣提鳥，選擇高原安置其子。如來亦爾，令諸眾生所作已辦，即便入於大般涅槃。善男子！是名異法是苦，異法是樂，諸行是苦，涅槃是樂，第一微妙壞諸行故。」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得涅槃者名第一樂？」

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說，諸行和合，名為老死。

「謹慎無放逸，　是處名甘露；
放逸不謹慎，　是名為死句。
若不放逸者，　則得不死處；
如其放逸者，　常趣於死路。

「若放逸者名有為法，是有為法為第一苦。不放逸者則名涅槃，彼涅槃者名為甘露，第一最樂。若趣諸行，是名死處，受第一苦；若至涅槃，則名不死，受最妙樂。若不放逸，雖集諸行，是亦名為常樂、不死、不破壞身。云何放逸？云何不放逸？非聖凡夫是名放逸常死之法，出世聖人是不放逸無有老死。何以故？入於第一常樂涅槃。以是義故，異法是苦、異法是樂、異法是我，異法無我。如人在地，仰觀虛空，不見鳥跡。善男子！眾生亦爾，無有天眼，在煩惱中而不自見有如來性，是故我說無我密教。所以者何？無天眼者，不知真我，橫計我故，因諸煩惱所造有為，即是無常，是故我說異法是常、異法無常。

「精進勇健者，　若處於山頂，
平地及曠野，　常見諸凡夫。
昇大智慧殿，　無上微妙臺，
既自除憂患，　亦見眾生憂。

「如來悉斷無量煩惱，住智慧山，見諸眾生常在無量億煩惱中。」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偈所說，是義不然。何以故？入涅槃者無憂、無喜，云何得昇智慧臺殿？復當云何住在山頂而見眾生？」
佛言：「善男子！智慧殿者，即名涅槃。無憂愁者謂如來也，有憂愁者名凡夫人，以凡夫憂故，如來無憂。須彌山頂者謂正解脫，勤精進者喻須彌山無有動轉。地謂有為行也，是諸凡夫安住是地，造作諸行。其智慧者則名正覺，離有常住，故名如來。如來愍念無量眾生常為諸有毒箭所中，是故名為如來有憂。」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使如來有憂慼者，則不得稱為等正覺。」
佛言：「迦葉！皆有因緣，隨有眾生應受化處，如來於中示現受生，雖現受生，而實無生，是故如來名常住法，如迦隣提、鴛鴦等鳥。◎
大般涅槃經卷第八

大般涅槃經卷第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如來性品第四之六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見月不現，皆言月沒，而作沒想，而此月性，實無沒也；轉現他方，彼處眾生，復謂月出，而此月性，實無出也。何以故？以須彌山障故不現，其月常生，性無出沒。如來、應、正遍知亦復如是，出於三千大千世界，或閻浮提示有父母，眾生皆謂如來生於閻浮提內。或閻浮提示現涅槃，而如來性實無涅槃，而諸眾生皆謂如來實般涅槃，喻如月沒。善男子！如來之性實無生滅，為化眾生故示生滅。善男子！如此滿月，餘方見半；此方半月，餘方見滿。閻浮提人若見月初，皆謂一日，起初月想。見月盛滿，謂十五日，生盛滿想。而此月性，實無虧盈，因須彌山而有增減。善男子！如來亦爾，於閻浮提或現初生，或現涅槃。現始生時，猶如初月，一切皆謂童子初生，行於七步如二日月，或復示現入於書堂，如三日月，示現出家，如八日月，放大智慧微妙光明，能破無量眾生魔眾，如十五日盛滿之月。或復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莊嚴而現涅槃，喻如月蝕。如是眾生所見不同，或見半月，或見滿月，或見月蝕，而此月性實無增減、蝕噉之者，常是滿月。如來之身亦復如是，是故名為常住不變。

「復次善男子！喻如滿月一切悉現，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澤水中、若井若池、若瓮若鍑、一切皆現，有諸眾生，行百由旬，百千由旬見月常隨，凡夫愚人妄生憶想，言：『我本於城邑屋宅，見如是月，今復於此空澤而見，為是本月？為異於本？』各作是念，月形大小或如鍑口，或復有言大如車輪，或言猶如四十九由旬。一切皆見月之光明，或見團圓喻如金盤。是月性一，種種眾生，各見異相。善男子！如來亦爾，出現於世，或有人天而作是念：『如來今者在我前住。』復有眾生亦生是念：『如來今者在我前住。』或有聾瘂，亦見如來有聾瘂相。眾生雜類，言音各異，皆謂如來悉同己語，亦各生念：『在我舍宅受我供養。』或有眾生，見如來身廣大無量。有見微小，或有見佛是聲聞像，或復有見為緣覺像。有諸外道復各念言：『如來今者，在我法中出家學道。』或有眾生復作是念：『如來今者獨為我故出現於世。』如來實性喻如彼月，即是法身，是無生身。方便之身隨順於世，示現無量本業因緣，在在處處示現有生，猶如彼月。以是義故，如來常住無有變易。

「復次善男子！如羅睺羅阿修羅王以手遮月，世間諸人咸謂月蝕，阿修羅王實不能蝕。以阿修羅障其明故，是月團圓無有虧損，但以

手障，故使不現。若攝手時，世間咸謂月已還生，皆言是月多受苦惱。假使百千阿修羅王，不能惱之。如來亦爾，示有眾生於如來所，生麁惡心，出佛身血，起五逆罪，至一闡提，為未來世諸眾生故，如是示現壞僧斷法而作留難。假使百千無量諸魔，不能侵出如來身血。所以者何？如來之身無有肉血、筋脈、骨髓。如來真實實無惱壞，眾生皆謂法、僧毀壞，如來滅盡。而如來性真實無變，無有破壞，隨順世間，如是示現。復次善男子！如二人鬪，若以刀杖傷身出血，雖至於死，不起殺想。如是業相，輕而不重。於如來所，本無殺心，雖出身血，是業亦爾，輕而不重。如來如是，於未來世為化眾生示現業報。

「復次善男子！猶如良醫，勤教其子，醫方根本，此是根藥、此是莖藥、此是色藥，種種相貌汝當善知。其子敬奉父之所勅，精勤習學，善解諸藥。是醫後時壽盡命終，其子號咷而作是言：『父本教我，根藥如是，莖藥如是，花藥如是，色相如是。』如來亦爾，為化眾生示現制戒，應當如是，受持莫犯作五逆罪、誹謗正法及一闡提。為未來世起是事者，是故示現，欲令比丘，於佛滅後作如是知，此是契經甚深之義，此是戒律輕重之相，此是阿毘曇分別法句，如彼醫子。

「復次善男子！如人知月，六月一蝕，而上諸天，須臾之間已見月蝕。何以故？彼天日長，人間短故。善男子！如來亦爾，天人咸謂如來壽短，如彼天人，須臾之間頻見月蝕。如來又於須臾之間，示現百千萬億涅槃，斷煩惱魔、陰魔、死魔，是故百千萬億天魔，悉知如來入般涅槃。又復示現無量百千先業因緣，隨順世間種種性故，示現如是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是故如來常住無變。復次善男子！譬如明月，眾生樂見，是故稱月號為樂見。眾生若有貪恚愚癡，則不得稱為樂見也。如來如是，其性純善，清淨無垢，是最可稱為樂見也。樂法眾生，視之無厭，惡心之人，不憙瞻覩，以是義故，故言如來喻如明月。

「復次善男子，譬如日出有三時異，謂春夏冬，冬日則短，春日處中，夏日極長。如來亦爾，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為短壽者，及諸聲聞示現壽短，斯等見已，咸謂如來壽命短促，喻如冬日。為諸菩薩示現中壽，若至一劫若減一劫，喻如春日。唯佛覩佛，其壽無量，喻如夏日。善男子！如來所說方等大乘微密之教，示現世間，雨大法雨，於未來世，若有人能護持是典，開示分別利益眾生，當知是輩真是菩薩，喻如盛夏，天降甘雨。若有聲聞緣覺之人，聞佛如來微密之教，喻如冬日多遇冷患。菩薩之人，若聞如是微密教誨，如來常住性無變易，喻如春日，萌牙開敷。而如來性，實無長短，為世間故，示現如是，即是諸佛真實法性。

「復次善男子！譬如眾星，晝則不現，而人皆謂晝星滅沒，其實不沒，所以不現，日光映故。如來亦爾，聲聞緣覺不能得見，喻如世人不見晝星。復次善男子！譬如陰闇，日月不現，愚夫謂言日月失沒，而是日月實不失沒。如來正法滅盡之時，三寶現沒亦復如是，非為永滅，是故當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何以故？三寶真性，不為諸垢之所染故。

「復次善男子！譬如黑月，彗星夜現，其明炎熾暫出還沒，眾生見已，生不祥想。諸辟支佛亦復如是，出無佛世，眾生見已，皆謂如來真實滅度，生憂悲想；而如來身實不滅度，如彼日月無有滅沒。

「復次善男子！譬如日出，眾霧悉除。此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出興於世，若有眾生一經耳者，悉能滅除一切諸惡、無間罪業。是大涅槃甚深境界不可思議，善說如來微密之性，以是義故，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應於如來生常住心，無有變易，正法不斷，僧寶不滅，是故應當多修方便，勤學是典，是人不久當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此經名為無量功德所成，亦名菩提不可窮盡，以不盡故，故得稱為大般涅槃；有善光故，猶如夏日，身無邊故，名大涅槃。

「復次善男子！如日月光，諸明中最，一切諸明，所不能及。大涅槃光，亦復如是，於諸契經，三昧光明最為殊勝，諸經三昧所有光明，所不能及。何以故？大涅槃光，能入眾生諸毛孔故。眾生雖無菩提之心，而能為作菩提因緣，是故復名大般涅槃。」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大涅槃光入於一切眾生毛孔，眾生雖無菩提之心，而能為作菩提因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人及一闡提，光明入身作菩提因者，如是等輩，與淨持戒、修習諸善，有何差別？若無差別，如來何故說四依義？世尊！又如佛言，若有眾生聞大涅槃一經於耳，則得斷除諸煩惱者；如來云何先說，有人於恒河沙等佛所發心，聞大涅槃不解其義。若不解義，云何能斷一切煩惱？」

佛言：「善男子！除一闡提，其餘眾生聞是經已，悉皆能作菩提因緣。法聲光明入毛孔者，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有人能供養恭敬無量諸佛，方乃得聞大涅槃經，薄福之人則不得聞。所以者何？大德之人乃能得聞如是大事，廝下小人則不得聞。何等為大？所謂諸佛甚深祕藏，謂佛性是，以是義故，名為大事。」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未發菩提心者，得菩提因？」

佛告迦葉：「若有聞是大涅槃經，言我不用發菩提心，誹謗正法，是人即於夢中見羅剎像，心中怖懅，羅剎語言：『咄，善男子！汝今若不發菩提心，當斷汝命。』是人惶怖，覺已即發菩提之心。是

人命終，若在三惡及在人天，續復憶念菩提之心，當知是人是大菩薩摩訶薩也。以是義故，是大涅槃威神力故，能令未發菩提心者作菩提因。善男子！是名菩薩發心因緣，非無因緣，以是義故，大乘妙典真佛所說。

「復次善男子！如虛空中興大雲雨，注於大地，枯木、石山、高原、堆阜，水所不住，流注下田，陂池悉滿，利益無量一切眾生。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雨大法雨，普潤眾生，唯一闡提發菩提心無有是處。復次善男子！譬如焦種，雖遇甘雨，百千萬劫，終不生芽，芽若生者亦無是處。一闡提輩亦復如是，雖聞如是大般涅槃微妙經典，終不能發菩提心牙，若能發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是人斷滅一切善根，如彼焦種，不能復生菩提根牙。復次善男子！譬如明珠置濁水中，以珠威德水即為清，投之淤泥不能令清。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置餘眾生五無間罪、四重禁法濁水之中，猶可澄清，發菩提心；投一闡提淤泥之中，百千萬歲，不能令清，起菩提心。何以故？是一闡提，滅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百千萬歲，聽受如是大涅槃經，終不能發菩提之心。所以者何？無善心故。

「復次善男子！譬如藥樹，名曰藥王，於諸藥中最為殊勝。若和酪漿、若蜜、若蘇、若水、若乳，若末、若丸，若以塗瘡、薰身、塗目，若見、若嗅，能滅眾生一切諸病。如是藥樹不作是念：『一切眾生，若取我根不應取葉，若取葉者不應取根，若取身者不應取皮，若取皮者不應取身。』是樹雖復不生是念，而能除滅一切病苦。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能除一切眾生惡業、四波羅夷、五無間罪，若內、若外所有諸惡，諸有未發菩提心者，因是則得發菩提心。何以故？是妙經典，諸經中王，如彼藥樹，諸藥中王。若有修習是大涅槃及不修者，若聞有是經典名字，聞已敬信，所有一切煩惱重病皆悉除滅，唯不能令一闡提輩安止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彼妙藥，雖能療愈種種重病，而不能治必死之人。

「復次善男子！如人手瘡，捉持毒藥，毒則隨入；若無瘡者，毒則不入。一闡提輩亦復如是，無菩提因，如無瘡者，毒不得入。所謂瘡者，即是無上菩提因緣，毒者即是第一妙藥，完無瘡者謂一闡提。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剛，無能壞者，而能破壞一切之物，唯除龜甲及白羊角。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悉能安止無量眾生於菩提道，唯不能令一闡提輩立菩提因。

「復次善男子！如馬齒草、娑羅翅樹、尼迦羅樹，雖斷枝莖，續生如故；不如多羅，斷已不生。是諸眾生亦復如是，若得聞是大涅槃經，雖犯四禁及五無間，猶故能生菩提因緣；一闡提輩則不如是，

雖得聽受是妙經典，而不能生菩提道因。復次善男子！如佉陀羅樹、鎮頭迦樹，斷已不生，及諸焦種。一闡提輩，亦復如是，雖得聞是大涅槃經，而不能發菩提因緣，猶如焦種。復次善男子！譬如大雨，終不住空。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普雨法雨，於一闡提則不能住，是一闡提周體密緻，猶如金剛，不容外物。」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說偈：

「『不見善不作，　唯見惡可作。
是處可怖畏，　猶如險惡道。』

「世尊！如是所說，有何等義？」
佛言：「善男子！不見者，謂不見佛性。善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作者，所謂不能親近善友。唯見者，見無因果。惡者，謂謗方等大乘經典。可作者，謂一闡提說無方等。以是義故，一闡提輩，無心趣向清淨善法。何等善法？謂涅槃也。趣涅槃者，謂能修習賢善之行；而一闡提無賢善行，是故不能趣向涅槃。是處可畏，謂謗正法。誰應怖畏？所謂智者。何以故？以謗法者，無有善心及方便故，險惡道者謂諸行也。」
迦葉復言：「如佛所說：

「『云何見所作？　云何得善法？
何處不怖畏，　如王夷坦道？』

「是義何謂？」
佛言：「善男子！見所作者，發露諸惡，從生死際所作諸惡悉皆發露，至無至處，以是義故，是處無畏。喻如人王，所遊正路，其中盜賊，悉皆逃走。如是發露一切諸惡，悉滅無餘。復次不見所作者，謂一闡提，所作眾惡而不自見，是一闡提憍慢心故，雖多作惡，於是事中初無怖畏，以是義故不得涅槃，喻如獼猴捉水中月。善男子！假使一切無量眾生，一時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此諸如來亦復不見彼一闡提成於菩提，以是義故名不見所作。又復不見誰之所作，所謂不見如來所作。佛為眾生說有佛性，一闡提輩流轉生死，不能知見，以是義故，名為不見如來所作。又一闡提見於如來畢竟涅槃，謂真無常，猶如燈滅，膏油俱盡。何以故？是人惡業不虧損故。若有菩薩所作善業，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闡提輩雖復毀呰，破壞不信，然諸菩薩猶故施與，欲共成於無上之道。何以故？諸佛法爾。

「作惡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猶灰覆火上，　愚者輕蹈之。

「一闡提者名為無目，是故不見阿羅漢道。如阿羅漢不行生死險惡之道，以無目故誹謗方等，不欲修習。如阿羅漢勤修慈心，一闡提輩不修方等，亦復如是。若人說言：『我今不信聲聞經典，信受大乘，讀誦解說，是故我今即是菩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以佛性故，眾生身中即有十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我之所說，不異佛說。汝今與我俱破無量諸惡煩惱，如破水瓶，以破結故，即得見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雖作如是演說，其心實不信有佛性，為利養故隨文而說，如是說者名為惡人。如是惡人，不速受果，如乳成酪。譬如王使，善能談論，巧於方便，奉命他國，寧喪身命，終不匿王所說言教。智者亦爾，於凡夫中不惜身命，要必宣說大乘方等如來祕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善男子！有一闡提作羅漢像，住於空處，誹謗方等大乘經典。諸凡夫人見已皆謂，真阿羅漢是大菩薩摩訶薩。是一闡提、惡比丘輩，住阿蘭若處，壞阿蘭若法，見他得利，心生嫉妬，作如是言：『所有方等大乘經典悉是天魔波旬所說。』亦說如來是無常法，毀滅正法，破壞眾僧。復作是言：『波旬所說，非善順說。』作是宣說邪惡之法，是人作惡不即受報如乳成酪。灰覆火上，愚輕蹈之。如是人者謂一闡提。是故當知大乘方等微妙經典，必定清淨，如摩尼珠投之濁水，水即為清，大乘經典亦復如是。
「復次善男子！譬如蓮花為日所照，無不開敷。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得見聞大涅槃日，未發心者皆悉發心為菩提因，是故我說大涅槃光所入毛孔，必為妙因。彼一闡提雖有佛性，而為無量罪垢所纏，不能得出，如蠶處繭，以是業緣，不能生於菩提妙因，流轉生死無有窮已。
「復次善男子！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頭華、分陀利華，生於淤泥，而終不為彼泥所污。若有眾生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雖有煩惱，終不為此煩惱所污。何以故？以知如來性相力故。善男子！譬如有國，多清冷風，若觸眾生身諸毛孔，能除一切鬱蒸之惱。此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遍入一切眾生毛孔，為作菩提微妙因緣，除一闡提。何以故？非法器故。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解八種藥，滅一切病，唯除必死。一切契經禪定三昧，亦復如是，能治一切貪恚愚癡、諸煩惱病，能拔煩惱毒刺等箭，而不能治犯四重禁、五無間罪。善男子！復有良醫，過八種術，能除眾生所有病苦，唯不能治必死之病。是大涅槃大乘

經典，亦復如是，能除眾生一切煩惱，安住如來清淨妙因，未發心者令得發心，唯除必死一闡提輩。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能以妙藥治諸盲人，令見日月、星宿、諸明一切色像，唯不能治生盲之人。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能為聲聞緣覺之人開發慧眼，令其安住無量無邊大乘經典，未發心者，謂犯四禁、五無間罪，悉能令發菩提之心；唯除生盲一闡提輩。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善解八術，為治眾生一切病苦，與種種方，吐下諸藥、及以塗身、熏藥、灌鼻、散藥、丸藥，若貧愚人不欲服之，良醫愍念，即將是人還其舍宅，強與令服，以藥力故，所患得除；女人產時，兒衣不出，與之令服，服已即出，并令嬰兒安樂無患。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所至之處若至舍宅，能除眾生無量煩惱，犯四重禁、五無間罪、未發心者，悉令發心，除一闡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及五無間，名極重惡，譬如斷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是等未發菩提之心，云何能與作菩提因？」
佛言：「善男子！是諸眾生，若於夢中夢墮地獄，受諸苦惱，即生悔心：『哀哉，我等自招此罪，若我今得脫是罪者，必定當發菩提之心，我今所見最是極惡。』從是覺已，即知正法有大果報，如彼嬰兒漸漸長大，常作是念：『是醫最良，善解方藥。我本處胎，與我母藥，母以藥故，身得安隱。以是因緣，我命得全。奇哉，我母受大苦惱，滿足十月懷抱我胎，既生之後，推乾去濕，除去不淨大小便利，乳餔長養，將護我身。以是義故，我當報恩，色養侍衛，隨順供養。』犯四重禁及無間罪，臨命終時，念是大乘大涅槃經，雖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如是經典，亦為是人作菩提因，除一闡提。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及良醫子，所知深奧出過諸醫，善知除毒無上呪術，若惡毒蛇、若龍、若蝮，以諸呪術、呪藥令良，復以此藥用塗革屣，以此革屣觸諸毒虫，毒為之消，唯除一毒名曰大龍。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若有眾生犯四重禁、五無間罪，悉能消滅，令住菩提，如藥革屣能消眾毒，未發心者能令發心，安止住於菩提之道。是彼大乘大涅槃經威神藥故，令諸眾生，生於安樂，唯除大龍一闡提輩。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以雜毒藥，用塗大鼓，於大眾中擊之發聲，雖無心欲聞，聞之皆死，唯除一人不橫死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在在處處諸行眾中有聞聲者，所有貪欲、瞋恚愚癡，悉皆滅盡；其中雖有無心思念，是大涅槃因緣力故，能滅煩惱，而

結自滅，犯四重禁及五無間，聞是經已，亦作無上菩提因緣，漸斷煩惱，除不橫死一闡提也。

「復次善男子！譬如闇夜，諸所營作一切皆息，若未訖者要待日明。學大乘者，雖修契經一切諸定，要待大乘大涅槃日，聞於如來微密之教，然後乃當造菩提業，安住正法。猶如天雨，潤益增長一切諸種，成就果實，悉除飢饉，多受豐樂。如來祕藏無量法雨亦復如是，悉能除滅八種熱病，是經出世，如彼果實，多所利益，安樂一切，能令眾生見於佛性。如《法花》中，八千聲聞，得受記莂成大果實，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一闡提輩，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無所營作。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聞他人子非人所持，尋以妙藥，并遣一使，勅語使言：『卿持此藥，速與彼人。彼人若遇諸惡鬼神，以藥力故，悉當遠去。卿若遲晚，吾自當往，終不令彼枉橫死也。若彼病人得見使者及吾威德，諸苦當除，得安隱樂。』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外道，有能受持如是經典，讀誦通利，復為他人分別廣說，若自書寫，令他書寫，斯等皆為菩提因緣。若犯四禁及五逆罪，若為邪鬼毒惡所持，聞是經典，所有諸惡悉皆消滅，如見良醫惡鬼遠去，當知是人是真菩薩摩訶薩也。何以故？暫得聞是大涅槃故，亦以生念，如來常故。暫得聞者尚得如是，何況書寫、受持讀誦，除一闡提，其餘皆是菩薩摩訶薩。

「復次善男子！譬如聾人，不聞音聲。一闡提輩亦復如是，雖復欲聽是妙經典，而不得聞。所以者何？無因緣故。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一切醫方，無不通達，兼復廣知無量呪術，是醫見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者有必死病。』其王答言：『卿不見我腹內之事，云何而言有必死病？』醫即答言：『若不見信，應服下藥，既下之後，王自驗之。』王不肯服，爾時良醫以呪術力，令王糞門遍生瘡疱，兼復瘕下，虫血雜出。王見是已，生大怖懅，讚彼良醫：『善哉，善哉！卿先所白，吾不用之。今乃知卿，於吾此身作大利益。』恭敬是醫猶如父母。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於諸眾生，有欲無欲，悉能令彼煩惱崩落。是諸眾生，乃至夢中夢見是經，恭敬供養，喻如大王，恭敬良醫。是大良醫，知必死者，終不治之。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終不能治一闡提輩。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善知八種，悉能療治一切諸病，唯不能治必死之人。諸佛菩薩亦復如是，悉能救療一切有罪，唯不能治必死之人一闡提輩。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善知八種微妙經術，復能博達，過於八種，以己所知，先教其子，若水、若陸、山澗藥草，悉令識知，如是漸漸教八事已，次復教餘最上妙術。如來、

應、正遍知亦復如是，先教其子諸比丘等，方便除滅一切煩惱，修學淨身不堅固想，謂水、陸、山澗。水者喻身受苦，如水上泡。陸者喻身不堅，如芭蕉樹。其山澗者喻煩惱中，修無我想。以是義故，身名無我。如來如是於諸弟子，漸漸教學九部經法，令善通利，然後教學如來祕藏，為其子故，說如來常。如來如是說大乘典大涅槃經，為諸眾生已發心者及未發心，作菩提因，除一闡提。如是，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經，無量無數不可思議未曾有也，當知即是無上良醫，最尊最勝，眾經中王。

「復次善男子！譬如大船，從海此岸至於彼岸，復從彼岸還至此岸。如來、應、正遍知亦復如是，乘大涅槃大乘寶船，周旋往返，濟渡眾生，在在處處有應度者，悉令得見如來之身，以是義故，如來名曰無上船師。譬如有船則有船師，以有船師，則有眾生渡於大海；如來常住化度眾生，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乘船欲渡，若得順風，須臾之間則能得過無量由延；若不得者，雖復久住，經無量歲，不離本處，有時船壞，沒水而死。眾生如是，在於愚癡生死大海，乘諸行船，若得值遇大般涅槃猛利之風，則能疾到無上道岸，若不值遇，當久流轉無量生死，或時破壞，墮於地獄、畜生、餓鬼。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不遇風王，久住大海，作是思惟：『我等今者必在此死。』如是念時，忽遇利風，隨順渡海，復作是言：『快哉，是風，未曾有也。令我等輩，安隱得過大海之難。』眾生如是，久處愚癡生死大海，困苦窮悴，未遇如是大涅槃風，則應生念：『我等必定墮於地獄、畜生、餓鬼。』是諸眾生思惟是時，忽遇大乘大涅槃風，隨順吹向，入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方知真實，生奇特想，歎言：『快哉，我從昔來，未曾見聞，如是如來微密之藏。』爾乃於是大涅槃經，生清淨信。

「復次善男子！如蛇脫皮，為死滅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如來亦爾，方便示現，棄捨毒身，可言如來無常滅耶？」

「不也。世尊！如來於此閻浮提中方便捨身，如彼毒蛇，捨於故皮，是故如來名為常住。」

「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師，得好真金，隨意造作種種諸器。如來亦爾，於二十五有，悉能示現種種色身，為化眾生拔生死故。是故如來名無邊身，雖復示現種種諸身，亦名常住無有變易。

「復次善男子！如菴羅樹及閻浮樹一年三變，有時生花，光色敷榮，有時生葉，滋茂蓊鬱，有時彫落，狀似枯死。善男子！於意云何？是樹實為枯滅不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如來亦爾，於三界中示三種身，有時初生，有時長大，有時涅槃，而如來身實非無常。」
迦葉菩薩讚言：「善哉，誠如聖教，如來常住無有變易。」◎
「◎善男子！如來密語甚深難解，譬如大王告諸群臣：『先陀婆來。』先陀婆者，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器，三者水，四者馬。如是四法，皆同此名。有智之臣善知此名，若王洗時索先陀婆，即便奉水。若王食時索先陀婆，即便奉鹽。若王食已將欲飲漿索先陀婆，即便奉器。若王欲遊索先陀婆，即便奉馬。如是智臣善解大王四種密語。是大乘經亦復如是，有四無常，大乘智臣，應當善知。若佛出世為眾生說如來涅槃，智臣當知此是如來為計常者說無常相，欲令比丘修無常想。或復說言正法當滅，智臣應知此是如來為計樂者說於苦相，欲令比丘多修苦想。或復說言我今病苦，眾僧破壞，智臣當知此是如來為計我者說無我相，欲令比丘修無我想。或復說言所謂空者是正解脫，智臣當知此是如來說正解脫無二十五有，欲令比丘修學空想。以是義故，是正解脫則名為空，亦名不動。謂不動者，是解脫中無有苦故，是故不動。是正解脫為無有相，謂無相者，無有色、聲、香、味、觸等，故名無相。是正解脫常不變易，是解脫中無有無常、熱惱變易，是故解脫名曰常住、不變、清涼。或復說言一切眾生有如來性，智臣當知此是如來說於常法，欲令比丘修正常法。是諸比丘若能如是隨順學者，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善知如來微密之藏，如彼大王智慧之臣，善知王意。善男子！如是大王亦有如是密語之法，何況如來而當無耶？善男子！是故如來微密之教，難可得知，唯有智者乃能解我甚深佛法，非是世間凡夫品類，所能信也。
「復次善男子！如波羅奢樹、迦尼迦樹、阿叔迦樹，值天亢旱，不生花實，及餘水陸所生之物，皆悉枯悴，無有潤澤，不能增長，一切諸藥無復勢力。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於我滅後，有諸眾生不能恭敬，無有威德。何以故？是諸眾生不知如來微密藏故。所以者何？以是眾生薄福德故。復次善男子！如來正法將欲滅盡，爾時多有行惡比丘，不知如來微密之藏，嬾墮懈怠，不能讀誦、宣揚、分別如來正法，譬如癡賊棄捨真寶擔負草麩，不解如來微密藏故，於是經中懈怠不勤，哀哉大險，當來之世，甚可怖畏。苦哉眾生，不勤聽受是大乘典大涅槃經，唯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於是經取真實義，不著文字隨順不逆，為眾生說。
「復次善男子！如牧牛女為欲賣乳，貪多利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牧牛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轉復賣與近城女人。女人得已復加二分，轉復賣與城中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詣市賣之。時有

一人，為子納婦，當須好乳，以瞻賓客，至市欲買。是賣乳者，多索價數，是人答言：『汝乳多水，不直爾許。正值我今瞻待賓客，是故當取。』取已還家，煮用作糜，都無乳味，雖復無味，於苦味中千倍為勝。何以故？乳之為味，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後，正法未滅餘八十年，爾時是經於閻浮提當廣流布，是時當有諸惡比丘，抄略是經分作多分，能滅正法色香美味。是諸惡人，雖復誦讀如是經典，滅除如來深密要義，安置世間莊嚴文飾、無義之語，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當知如是諸惡比丘，是魔伴侶，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而言如來悉聽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諸惡比丘亦復如是，雜以世語，錯定是經，令多眾生不得正說、正寫、正取、尊重、讚歎、供養恭敬。是惡比丘為利養故，不能廣宣流布是經，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貧窮女人，展轉賣乳，乃至成糜而無乳味。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展轉薄淡，無有氣味，雖無氣味猶勝餘經足一千倍，如彼乳味於諸苦味為千倍勝。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聲聞經最為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勝，以是義故，名大涅槃。

「復次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無有不求男子身者。何以故？一切女人皆是眾惡之所住處。復次善男子！如蚊子尿不能令此大地潤洽，其女人者婬欲難滿亦復如是。譬如大地一切作丸如葶藶子，如是等男與一女人共為欲事猶不能足。假使男子數如恒沙，與一女人共為欲事猶不能足。善男子！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眾流皆悉投注，而彼大海未曾 滿足。女人之法亦復如是，假使一切悉為男者，與一女人共為欲事而亦不足。復次善男子！如阿叔迦樹、波吒羅樹、迦尼迦樹，春花開敷，有蜂嗏取色香細味，不知厭足。女人欲男亦復如是，不知厭足。善男子！以是義故，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聽是大乘大涅槃經，常應呵責女人之相求於男子。何以故？是大經典有丈夫相，所謂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則無男相。所以者何？不能自知有佛性故。若有不能知佛性者，我說是等名為女人。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說是人為丈夫相。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當知是等即為男子。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經，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之聚。何以故？以說如來祕密藏故。是故善男子、善女人，若欲速知如來密藏，應當方便勤修此經。」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說，我今已有丈夫之相，得入如來微密藏故，如來今日始覺悟我，因是即得決定通達。」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隨順世間之法而作是說。」

迦葉復言：「我不隨順世間法也。」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所知無上法味，甚深難知而能得知，如蜂採味，汝亦如是。復次善男子！如蚊子澤，不能令此大地沾洽，當來之世，是經流布亦復如是，如彼蚊澤。正法欲滅，是經先當沒於此地，當知即是正法衰相。復次善男子！譬如過夏，初月名秋，秋雨連注。此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為於南方諸菩薩故，當廣流布，降注法雨，彌滿其處。正法欲滅當至罽賓，具足無缺潛沒地中。或有信者或不信者，如是大乘方等經典甘露法味，悉沒於地。是經沒已，一切諸餘大乘經典皆悉滅沒。若得是經具足無缺，人中象王諸菩薩等，當知如來無上正法將滅不久。」◎

大般涅槃經卷第九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如來性品第四之七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今此純陀猶有疑心，唯願如來，重為分別，令得除斷。」

佛言：「善男子！云何疑心？汝當說之，當為除斷。」

文殊師利言：「純陀心疑如來常住。以得知見佛性力故，若見佛性而為常者，本未見時，應是無常。若本無常，後亦應爾。何以故？如世間物，本無今有，已有還無，如是等物悉是無常，以是義故，諸佛、菩薩、聲聞、緣覺無有差別。」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本有今無，　本無今有。　三世有法，
無有是處。

「善男子，以是義故，諸佛、菩薩、聲聞、緣覺，亦有差別，亦無差別。」

文殊師利讚言：「善哉，誠如聖教，我今始解諸佛、菩薩、聲聞、緣覺，亦有差別，亦無差別。」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諸佛、菩薩、聲聞、緣覺，性無差別。唯願如來分別廣說，利益安樂一切眾生。」

佛言：「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譬如長者，若長者子，多畜乳牛，有種種色，常令一人守護將養。是人有時為祠祀故，盡搆諸牛著一器中，見其乳色同一白色，尋便驚怪，牛色各異，其乳云何皆同一色？是人思惟：『如此一切，皆是眾生業報因緣令乳色一。』善男子！聲聞、緣覺、菩薩亦爾，同一佛性猶如彼乳。所以者何？同盡漏故。而諸眾生言：『佛、菩薩、聲聞、緣覺，而有差別。有諸聲聞、凡夫之人，疑於三乘，云何無別？』是諸眾生，久後自解，一切三乘同一佛性；猶如彼人，悟解乳相，由業因緣。復次善男子！譬如金鑛，淘鍊滓穢，然後消融，成金之後，價直無量。善男子！聲聞、緣覺、菩薩亦爾，皆得成就同一佛性。何以故？除煩惱故，如彼金鑛，除諸滓穢。以是義故，一切眾生同一佛性，無有差別。以其先聞如來密藏，後成佛時自然得知，如彼長者知乳一相。何以故？以斷無量億煩惱故。」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佛與眾生有何差別？如是說者多有過咎。若諸眾生皆有佛性，何因緣故，舍利弗等

以小涅槃而般涅槃？緣覺之人於中涅槃而般涅槃？菩薩之人於大涅槃而般涅槃？如是等人若同佛性，何故不同如來涅槃而般涅槃？」
「善男子！諸佛世尊所得涅槃，非諸聲聞緣覺所得，以是義故，大般涅槃名為善有。世若無佛，非無二乘得二涅槃。」
迦葉復言：「是義云何？」
佛言：「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乃有一佛出現於世，開示三乘。善男子！如汝所言，菩薩、二乘無差別者，我先於此如來密藏大涅槃中，已說其義。諸阿羅漢無有善有。何以故？諸阿羅漢悉當得是大涅槃故。以是義故，大般涅槃有畢竟樂，是故名為大般涅槃。」
迦葉言：「如佛說者，我今始知差別之義、無差別義。何以故？一切菩薩、聲聞、緣覺，未來之世皆當歸於大般涅槃，譬如眾流歸於大海，是故聲聞緣覺之人，悉名為常，非是無常。以是義故，亦有差別，亦無差別。」迦葉言：「云何性差別？」
佛言：「善男子！聲聞如乳，緣覺如酪，菩薩之人如生熟酥，諸佛世尊猶如醍醐。以是義故，大涅槃中說四種性，而有差別。」
迦葉復言：「一切眾生性相云何？」
佛言：「善男子！如牛新生，乳血未別，凡夫之性，雜諸煩惱亦復如是。」
迦葉復言：「拘尸那城有旃陀羅，名曰歡喜，佛記是人，由一發心，當於此界千佛數中，速成無上正真之道。以何等故，如來不記尊者舍利弗、目犍連等速成佛道？」
佛言：「善男子！或有聲聞、緣覺、菩薩作誓願言：『我當久久護持正法，然後乃成無上佛道。』以發速願，故與速記。復次善男子！譬如商人有無價寶，詣市賣之。愚人見之，不識輕笑。寶主唱言：『我此寶珠價直無數。』聞已復笑，各各相謂：『此非真寶，是頗梨珠。』善男子，聲聞緣覺亦復如是，若聞速記，則便懈怠，輕笑薄賤，如彼愚人不識真寶。於未來世有諸比丘，不能翹勤修習善法，貧窮困苦飢餓所逼，因是出家，長養其身，心志輕躁，邪命諂曲，若聞如來授諸聲聞速疾記者，便當大笑，輕慢毀呰。當知是等即是破戒，自言已得過人之法。以是義故，隨發速願，故與速記。護正法者，為授遠記。」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云何當得不壞眷屬？」
佛告迦葉：「若諸菩薩，勤加精進欲護正法，以是因緣，所得眷屬不可沮壞。」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眾生得此脣口乾焦？」
佛告迦葉：「若有不識三寶常存，以是因緣，脣口乾焦。如人口爽，不知甜、苦、辛、醋、醎、淡六味差別。一切眾生，愚癡無智，不識三寶是常住法，是故名為脣口乾焦。復次善男子！若有眾

生不知如來是常住者，當知是人則為生盲。若知如來是常住者，如是之人雖有肉眼，我說是等名為天眼。復次善男子！若有能知如來是常，當知是人，久已修習如是經典，我說是等亦名天眼。雖有天眼，而不能知如來是常，我說斯等名為肉眼，是人乃至不識自身手腳、支節，亦復不能令他識知，以是義故，名為肉眼。

「復次善男子！如來常為一切眾生而作父母。所以者何？一切眾生，種種形類，二足、四足、多足、無足，佛以一音而為說法，彼彼異類各自得解，各各歎言：『如來今日為我說法。』以是義故，名為父母。

「復次善男子！如人生子，始十六月雖復語言，未可解了。而彼父母欲教其語，先同其音，漸漸教之，是父母語，可不正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諸佛如來亦復如是，隨諸眾生種種音聲而為說法，為令安住於正法故，隨所應見而為示現種種形像，如來如是同彼語言，可不正耶？」

「不也。世尊！何以故？如來所說如師子吼，隨順世間種種音聲，而為眾生歎說妙法。」

大般涅槃經一切大眾所問品第五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色，青、黃、赤、白、紅、紫光明照純陀身，純陀遇已，與諸眷屬，持諸餚膳，疾往佛所，欲奉如來及比丘僧最後供養。種種器物，充滿具足，持至佛前。爾時有大威德天人，而遮其前，周匝圍遶，謂純陀言：「且住，純陀！勿便奉施。」

當爾之時，如來復放無量無邊種種光明，諸天大眾遇斯光已，尋聽純陀前至佛所，奉其所施。爾時天人及諸眾生，各各自取所持供養，至於佛前，長跪白佛：「唯願如來聽諸比丘受此飲食。」時諸比丘，知是時故，執持衣鉢，一心安詳。爾時純陀為佛及僧，布置種種師子寶座、懸繒、幡蓋、花香、瓔珞，爾時三千大千世界莊嚴微妙，猶如西方安樂國土。爾時純陀住於佛前，憂悲悵怏重白佛言：「唯願如來！猶見哀愍，住壽一劫若減一劫。」

佛告純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當速奉最後具足檀波羅蜜。」

爾時一切菩薩摩訶薩、天人雜類，異口同音唱如是言：「奇哉，純陀！成大福德，能令如來受取最後無上供養。而我等輩無福所致，所設供具則為唐捐。」爾時世尊，欲令一切眾望滿足，於自身上一一毛孔，化無量佛，一一諸佛，各有無量諸比丘僧。是諸世尊及無量眾，悉皆示現受其供養，釋迦如來自受純陀所奉設者。爾時純陀

所持粳糧成熟之食，摩伽陀國滿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會。爾時純陀見是事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一切大眾亦復如是。爾時大眾承佛聖旨，各作是念：「如來今已受我等施，不久便當入於涅槃。」作是念已，心生悲喜。爾時樹林其地狹小，以佛神力，如針鋒處皆有無量諸佛世尊及其眷屬等坐而食，所食之物亦無差別。是時天人、阿修羅等，啼泣悲歎而作是言：「如來今日已受我等最後供養，受供養已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誰？我今永離無上調御，盲無眼目。」
爾時世尊為欲慰喻一切大眾，而說偈言：

「汝等莫悲歎，　諸佛法應爾。
我入於涅槃，　已經無量劫，
常受最勝樂，　永處安隱處。
汝今至心聽，　我當說涅槃，
我已離食想，　終無飢渴患。
我今當為汝，　說其隨順願，
令諸一切眾，　咸得安隱樂，
汝聞應修行，　諸佛法常住。
假使烏角鵄，　同共一樹棲，
猶如親兄弟，　爾乃永涅槃。
如來視一切，　猶如羅睺羅，
常為眾生尊，　云何永涅槃？
假使蛇鼠狼，　同處一穴遊，
相愛如兄弟，　爾乃永涅槃。
如來視一切，　猶如羅睺羅，
常為眾生尊，　云何永涅槃？
假使七葉花，　轉為婆師香，
迦留迦果樹，　轉為鎮頭果，
如來視一切，　猶如羅睺羅，
云何捨慈悲，　永入於涅槃？
假使一闡提，　現身成佛道，
永處第一樂，　爾乃入涅槃。
如來視一切，　皆如羅睺羅，
云何捨慈悲，　永入於涅槃？
假使一切眾，　一時成佛道，
遠離諸過患，　爾乃入涅槃。
如來視一切，　皆如羅睺羅，
云何捨慈悲，　永入於涅槃？

假使蚊子尿，　浸壞於大地，
諸山及百川，　大海悉盈滿，
若有如是事，　爾乃入涅槃。
悲心視一切，　皆如羅睺羅，
常為眾生尊，　云何永涅槃？
以是故汝等，　應深樂正法，
不應生憂惱，　號泣而啼哭。
若欲自正行，　應修如來常，
當觀如是法，　長存不變易。
復應生是念，　三寶皆常住，
是則獲大護，　如呪枯生菓。
是名為三寶，　四眾應善聽，
聞已應歡喜，　即發菩提心。
若能計三寶，　常住同真諦，
此則是諸佛，　最上之誓願。

「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以如來最上誓願而發願者，當知是人，無有愚癡，堪受供養；以此願力，功德果報於世最勝，如阿羅漢。若有不能如是觀了三寶常者，是旃陀羅。若有能知三寶常住實法因緣，離苦安樂，無有嬈害能留難者。」爾時人天大眾、阿修羅等，聞是法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其心調柔，善滅諸蓋，心無高下，威德清淨，顏貌怡悅。知佛常住，是故施設諸天供養，散種種花、末香、塗香、鼓天伎樂，以供養佛。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言：「善男子！汝見是眾希有事不？」

迦葉答言：「已見。世尊！見諸如來無量無邊不可稱計，受諸大眾、人天所奉飯食供養。又見諸佛其身殊大，所坐之處如一針鋒，多眾圍遶不相障礙。復見大眾悉發誓願，說十三偈。亦知大眾各心念言：『如來今者獨受我供。』假使純陀所奉飯食碎如微塵，一塵一佛，猶不周遍，以佛神力，悉皆充足一切大眾。唯諸菩薩摩訶薩及文殊師利法王子等，能知如是希有事耳，悉是如來方便示現。聲聞大眾及阿修羅等，皆知如來是常住法。」

爾時世尊告純陀言：「汝今所見，為是希有奇特事不？」

「實爾。世尊！我先所見，無量諸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今悉見為菩薩摩訶薩體貌傀異，殊大殊妙，唯見佛身喻如藥樹，為諸菩薩摩訶薩等之所圍遶。」

佛告純陀：「汝先所見無量佛者，是我所化，為欲利益一切眾生，令得歡喜。如是菩薩摩訶薩等，所可修行，不可思議，能作無量諸

佛之事。純陀！汝今皆已成就菩薩摩訶薩行，得住十地，菩薩所行具足成辦。」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說，純陀所修成菩薩行，我亦隨喜。今者如來欲為未來無量眾生作大明故，說是大乘大涅槃經。世尊！一切契經說有餘義、無餘義耶？」
「善男子！我所說者，亦有餘義，亦無餘義。」
純陀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

「『所有之物，　布施一切，　唯可讚歎，
無可虧損。』

「世尊！是義云何？持戒毀戒有何差別？」
佛言：「唯除一人，餘一切施皆可讚歎。」
純陀問言：「云何名為唯除一人？」
佛言：「如此經中，所說破戒。」
純陀復言：「我今未解，唯願說之。」
佛言：「純陀！言破戒者謂一闡提，其餘在所一切布施，皆可讚歎獲大果報。」
純陀復問：「一闡提者，其義云何？」
佛言：「純陀！若有比丘及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發麁惡言，誹謗正法，造是重業，永不改悔心無慚愧，如是等人名為趣向一闡提道。若犯四重、作五逆罪，自知定犯如是重事，而心初無怖畏慚愧，不肯發露，於佛正法永無護惜建立之心，毀呰輕賤言多過咎，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闡提道。若復說言無佛、法、僧，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闡提道。唯除如此一闡提輩，施其餘者一切讚歎。」
爾時純陀復白佛言：「世尊！所言破戒，其義云何？」
答言：「純陀！若犯四重及五逆罪、誹謗正法，如是等人名為破戒。」
純陀復問：「如是破戒，可拔濟不？」
答言：「純陀！有因緣故，則可拔濟。若被法服猶未捨遠，其心常懷慚愧恐怖，而自考責：『咄哉，何為犯斯重罪？何期怪哉，造斯苦業？』其心改悔，生護法心，欲建正法。『有護法者，我當供養。若有讀誦大乘典者，我當諮問，受持讀誦，既通利已，復當為他，分別廣說。』我說是人不為破戒。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日出，能除一切塵翳、闇冥。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出興於世，亦復如是，能除眾生無量劫中所作眾罪，是故此經，說護正法得大果報，拔濟破戒。若有毀謗是正法者，能自改悔還歸於法，自念所作一切不善，如人自害，心生恐怖，驚懼慚愧，除此正法，更無救護，是

故應當還歸正法，若能如是如說歸依，布施是人得福無量，亦名世間應受供養。若犯如上惡業之罪，若經一月或十五日，不生歸依發露之心，若施是人果報甚少。犯五逆者亦復如是，能生悔心，內懷慚愧；『今我所作不善之業，甚為大苦。我當建立、護持正法。』是則不名五逆罪也，若施是人得福無量。犯逆罪已，不生護法歸依之心，有施是者福不足言。又善男子！犯重罪者，汝今諦聽，我當為汝分別廣說，應生是心。謂正法者，即是如來微密之藏，是故我當護持建立，施是人者得勝果報。善男子！譬如女人，懷妊垂產，值國荒亂，逃至他土，在一天廟即便生產。聞其舊邦安隱豐熟，携將其子欲還本土，中路值河水漲暴急，荷負是兒不能得渡，即自念言：『我今寧與一處併命，終不捨棄而獨渡也。』念已母子俱共沒命。命終之後尋生天中，以慈念子欲令得渡。而是女人本性弊惡，以愛子故，得生天中。犯四重禁、五無間罪，生護法心亦復如是，雖復先為不善之業，以護法故，得為世間無上福田，是護法者有如是等無量果報。」

純陀復言：「世尊！若一闡提能自改悔，恭敬供養、讚歎三寶，施如是人得大果報不？」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善男子！譬如有人食菴羅果，吐核置地，而復念言：『是菓核中應有甘味。』即復還取，破而嘗之，其味極苦，心生悔恨。恐失菓種，即還收拾，種之於地勤加修治，以蘇油乳隨時溉灌。於意云何？寧可生不。」

「不也。世尊！假使天降無上甘雨，猶亦不生。」

「善男子！彼一闡提亦復如是，燒然善根，當於何處而得除罪？善男子！若生善心，是則不名一闡提也。善男子！以是義故，一切所施所得果報，非無差別。何以故？施諸聲聞所得報異，施辟支佛得報亦異，唯施如來獲無上果，是故說言一切所施非無差別。」

純陀復言：「何故如來而說此偈？」

佛言：「純陀！有因緣故，我說此偈。王舍城中有優婆塞，心無淨信，奉事尼犍，而來問我布施之義，以是因緣故說斯偈，亦為菩薩摩訶薩等說祕密藏義。如斯偈者其義云何？一切者少分一切，當知菩薩摩訶薩人中之雄，攝取持戒，施其所須，捨棄破戒如除稊稗。

「復次善男子，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叢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懷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前禮佛足，而說偈言：

「非一切河，　必有迴曲。　非一切林，
悉名樹木。　非一切女，　必懷諂曲。
一切自在，　不必受樂。

「佛所說偈，其義有餘，唯垂哀愍，說其因緣。何以故？世尊！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有渚名拘耶尼，其渚有河，端直不曲 名娑婆耶，喻如繩墨，直入西海。如是河相，於餘經中佛未曾 說，唯願如來，因此方等阿含經中，說有餘義，令諸菩薩深解是義。世尊！譬如有人先識金鑛，後不識金。如來亦爾，盡知法已，而所演說有餘不盡。如來雖作如是餘說，應當方便解其意趣。一切叢林必是樹木，是亦有餘。何以故？種種金銀琉璃寶樹，是亦名林。一切女人必懷諂曲，是亦有餘。何以故？亦有女人善持禁戒，功德成就有大慈悲。一切自在必受樂者，是亦有餘。何以故？有自在者，轉輪聖帝、如來法王，不屬死魔、不可滅盡；梵釋諸天，雖得自在，悉是無常。若得常住無變易者，乃名自在，所謂大乘大般涅槃。」
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得樂說之辯，且止，諦聽。文殊師利！譬如長者身嬰病苦，良醫診之，為合膏藥。是時病者，貪欲多服。醫語之言：『若能消者，則可多服。汝今體羸，不應多服。當知是膏，亦名甘露，亦名毒藥。若多服不消，則名為毒。』善男子！汝今勿謂是醫所說，違失義理，喪膏力勢。善男子！如來亦爾，為諸國王、后妃、太子、王子、大臣，因波斯匿王、王子、后妃憍慢心故，為欲調伏，示現恐怖，如彼良醫，故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叢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懷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文殊師利！汝今當知，如來所說無有漏失，如此大地可令反覆，如來之言終無漏失。以是義故，如來所說一切有餘。」
爾時佛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如是之義，愍哀一切，欲令眾生得智慧故，廣問如來如是偈義。」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復於佛前而說偈言：

「於他言語，　隨順不逆。　亦不觀他，
作以不作。　但自觀身，　善不善行。

「世尊如是說此法藥，非為正說，於他語言隨順不逆者，唯願如來垂哀正說。何以故？世尊常說一切外學、九十五種，皆趣惡道；聲聞弟子皆向正路。若護禁戒，攝持威儀，守慎諸根，如是等人深樂大法，趣向善道。如來何故於九部中，見有毀他則便呵責？如是偈義，為何所趣？」

佛告文殊師利：「善男子！我說此偈，亦不盡為一切眾生，爾時唯為阿闍世王。諸佛世尊若無因緣終不逆說，有因緣故乃說之耳。善男子！阿闍世王害其父已，來至我所，欲折伏我，作如是問：『云何世尊有一切智、非一切智耶？若一切智，調達往昔無量世中，常懷惡心，隨逐如來，欲為殺害，云何如來聽其出家？』善男子！以是因緣，我為是王而說此偈：

「『於他語言，　隨順不逆。　亦不觀他，
作以不作。　但自觀身，　善不善行。』

「佛告大王：『汝今害父，已作逆罪，最重無間。應當發露，以求清淨，何緣乃更見他過咎？』善男子！以是義故，我為彼王而說是偈。復次善男子！亦為護持不毀禁戒成就威儀，見他過者而說是偈。若復有人受他教誨遠離眾惡，復教他人令遠眾惡，如是之人則我弟子。」

爾時世尊，為文殊師利而說偈言：

「一切畏刀杖，　無不愛壽命。
恕己可為喻，　勿殺勿行杖。」

爾時文殊師利，復於佛前而說偈言：

「非一切畏杖，　非一切愛命。
恕己可為喻，　勤作善方便。

「如來說是法句之義，亦是未盡。何以故？如阿羅漢、轉輪聖王、玉女象馬、主藏大臣，若諸天人及阿修羅，執持利劍能害之者，無有是處。勇士烈女、馬王獸王、持戒比丘，雖復對至而不恐怖，以是義故，如來說偈，亦是有餘。若言恕己可為喻者，是亦有餘。何以故？若使羅漢以己喻彼，則有我想及以命想。若有我想及以命想，則應擁護，凡夫亦應見阿羅漢悉是行人。若如是者，即是邪

見。若有邪見，命終之時，即應生於阿鼻地獄。又復羅漢設於眾生生害心者，無有是處。無量眾生亦復無能害羅漢者。」
佛言：「善男子！言我想者，謂於眾生生大悲心，無殺害想。謂阿羅漢平等之心，勿謂世尊無有因緣而逆說也。昔日於此王舍城中，有大獵師，多殺群鹿，請我食肉。我於是時雖受彼請，於諸眾生生慈悲心如羅睺羅，而說偈言：

「『當令汝長壽，　久久住於世，
受持不害法，　猶如諸佛壽。』

「是故我說是偈：

「『一切畏刀杖，　無不愛壽命。
恕己可為喻，　勿殺勿行杖。』」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為諸菩薩摩訶薩故，諮問如來如是密教。」
爾時文殊師利復說是偈：

「云何敬父母，　隨順而尊重；
云何修此法，　墮於無間獄？」

於是如來，復以偈答文殊師利：

「若以貪愛母，　無明以為父。
隨順尊重是，　則墮無間獄。」

爾時如來，復為文殊師利菩薩重說偈言：

「一切屬他，　則名為苦。　一切由己，
自在安樂。　一切憍慢，　勢極暴惡。
賢善之人，　一切愛念。」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是亦不盡。唯願如來復垂哀愍，說其因緣。何以故？如長者子，從師學時，為屬師不？若屬師者義不成就，若不屬者亦不成就，若得自在亦不成就，是故如來所說有餘。復次世尊！譬如王子，無所綜習，觸事不成，是亦自在愚闇常苦。如是王子，若言自在義亦不成，若言屬他

義亦不成，以是義故，佛所說義名為有餘。是故一切屬他不必受苦，一切自在不必受樂，一切憍慢勢極暴惡是亦有餘。世尊！如諸烈女，憍慢心故出家學道，護持禁戒、威儀成就，守攝諸根不令馳散，是故一切憍慢之結不必暴惡。賢善之人一切愛念是亦有餘，如人內犯四重禁已，不捨法服堅持威儀，護持法者見已不愛，是人命終必墮地獄。若有賢人犯重禁已，護法見之即驅令出罷道還俗，以是義故，一切賢善何必悉愛？」◎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有因緣故，如來於此說有餘義。又有因緣，諸佛如來而說是法。時王舍城有一女人，名曰善賢，還父母家，因至我所，歸依於我及法眾僧，而作是言：『一切女人勢不自由，一切男子自在無礙。』我於爾時，知是女心，即為宣說如是偈頌。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汝今能為一切眾生，問於如來如是密語。」

文殊師利復說偈言：

「一切諸眾生，　皆依飲食存。
一切有大力，　其心無嫉妒。
一切因飲食，　而多得病苦。
一切修淨行，　而得受安樂。

「如是，世尊！今受純陀飲食供養，將無如來有恐怖耶？」

爾時世尊，復為文殊而說偈言：

「非一切眾生，　盡依飲食存。
非一切大力，　心皆無嫉妒。
非一切因食，　而致病苦患。
非一切淨行，　悉得受安樂。

「文殊師利！汝若得病，我亦如是應得病苦。何以故？諸阿羅漢及辟支佛、菩薩、如來，實無所食，但欲化彼，示現受用無量眾生所施之物，令其具足檀波羅蜜，拔濟地獄、畜生、餓鬼。若言如來六年苦行身羸瘦者，無有是處。諸佛世尊獨拔諸有，不同凡夫，云何而得身羸劣耶？諸佛世尊精勤修習，獲金剛身，不同世人危脆之身；我諸弟子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依於食。一切大力無嫉妒者，亦有餘義。如世間人，終身永無嫉妒之心，而亦無力。一切病苦因食得者，亦有餘義，亦見有人得客病者，所謂刺刺、刀劍鉾槊。一切淨行受安樂者，是亦有餘，世間亦有外道之人，修於梵行多受苦惱。以是義故，如來所說一切有餘，是名如來非無因緣而說

此偈，有因故說。昔日於此優禪尼國，有婆羅門名殺羝德，來至我所，欲受第四八戒齋法，我於爾時為說是偈。」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名為無餘義耶？云何復名一切義乎？」
「善男子！一切者，唯除助道常樂善法，是名一切，亦名無餘。其餘諸法，亦名有餘，亦名無餘。欲令樂法諸善男子，知此有餘及無餘義。」
迦葉菩薩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前白佛言：「甚奇，世尊！等視眾生如羅睺羅。」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汝今所見微妙甚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說是大乘大涅槃經所得功德。」
佛告迦葉：「善男子！若有得聞是經名字，所得功德，非諸聲聞辟支佛等所能宣說，唯佛能知。何以故？不可思議是佛境界。何況受持、讀誦通利、書寫經卷！」
爾時諸天、世人及阿修羅，即於佛前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諸佛難思議，　法僧亦復然，
是故今勸請，　唯願小停住。
尊者大迦葉，　及以阿難等，
二眾之眷屬，　且待須臾至。
并及摩伽主，　阿闍世大王，
至心敬信佛，　猶故未來此。
唯願於如來，　少垂哀愍住，
於此大眾中，　斷我諸疑網。」

爾時如來為諸大眾而說偈言：

「我法最長子，　是名大迦葉。
阿難勤精進，　能斷一切疑。
汝等當諦觀，　阿難多聞士，
自然當解了，　是常及無常。
以是故不應，　心懷於憂惱。」

爾時大眾以種種物供養如來。供養佛已，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菩薩輩得住初地。爾時世尊，與文殊師利、迦葉菩薩及以純陀，而受記莂。受記莂已，說如是言：「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舉體皆痛，我今欲臥，如

彼小兒及常患者。汝等文殊，當為四部廣說大法，今以此法付囑於汝。乃至迦葉、阿難等來，復當付囑如是正法。」爾時如來說是語已，為欲調伏諸眾生故，現身有疾，右脇而臥，如彼病人。◎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現病品第六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已免一切疾病，患苦悉除，無復怖畏。世尊！一切眾生有四毒箭，則為病因。何等為四？貪欲、瞋恚、愚癡、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膚體瘭瘤、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背滿腹脹、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諸佛世尊悉無復有。今日如來何緣顧命文殊師利，而作是言：『我今背痛，汝等當為大眾說法？』有二因緣，則無病苦。何等為二？一者憐愍一切眾生，二者給施病者醫藥。如來往昔已於無量萬億劫中修菩薩道，常行愛語，利益眾生不令苦惱，施疾病者種種醫藥，何緣於今自言有病？世尊！世有病人，或坐或臥不安處所，或索飲食，勅誡家屬，修治產業，何故如來默然而臥，不教弟子聲聞人等，尸波羅蜜、諸禪解脫、三摩跋提、修諸正勤？何緣不說如是甚深大乘經典？如來何故不以無量方便，教大迦葉、人中象王、諸大人等，令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故不治諸惡比丘受畜一切不淨物者？世尊實無有病，云何默然，右脇而臥？諸菩薩等，凡所給施病者醫藥，所得善根悉施眾生，而共迴向一切種智，為除眾生諸煩惱障、業障、報障。煩惱障者，貪欲、瞋恚、愚癡，忿怒、纏蓋、焦惱、嫉妒、慳恪、奸詐、諛諂、無慚無愧，慢慢慢、不如慢、增上慢、我慢、邪慢、憍慢，放逸貢高、懟恨諍訟、邪命諂媚、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有恭敬、不隨教誨、親近惡友、貪利無厭、纏縛難解，欲於惡欲、貪於惡貪、身見有見及以無見、頻申憙睡、欠呿不樂、貪嗜飲食、其心[夢-夕+登]瞢、心緣異想、不善思惟、身口多惡、好憙多語，諸根闇鈍、發言多虛，常為欲覺、恚覺、害覺之所覆蓋，是名煩惱障。業障者，五無間罪，重惡之病。報障者，生在地獄、畜生、餓鬼，誹謗正法及一闡提，是名報障。如是三障名為大病。而諸菩薩於無量劫修菩提時，給施一切疾病醫藥，常作是願，令諸眾生永斷如是三障重病。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菩提時，給施一切病者醫藥，常作是願，願令眾生永斷諸病，得成如來金剛之身。又願一切無量眾生作妙藥王，斷除一切諸惡重病，願諸眾生得阿伽陀藥，以是藥力能除一切無量惡毒。又願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退轉，速得成就無上佛藥，消除一切煩惱毒箭。又願眾生勤修精進，成就如來金

剛之心，作微妙藥療治眾病，不令有人生諍訟想。亦願眾生作大藥樹，療治一切諸惡重病。又願眾生拔出毒箭，得成如來無上光明。又願眾生得入如來智慧大藥微密法藏。世尊！菩薩如是，已於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劫發是誓願，令諸眾生悉無復病，何緣如來乃於今日唱言有病？

「復次世尊！世有病人，不能坐起、俯仰、進止，飲食不御，漿水不下，亦復不能教戒諸子，修治家業。爾時父母、妻子、兄弟、親屬、知識，各於是人生必死想。世尊！如來今日亦復如是，右脇而臥，無所論說，此閻浮提有諸愚人，當作是念：『如來正覺必當涅槃。』生滅盡想。而如來性實不畢竟入於涅槃。何以故？如來常住無變易故，以是因緣，不應說言我今背痛。

「復次世尊！世有病者，身體羸損，若偃若側，臥著床褥，爾時家室心生惡賤，起必死想。如來今者亦復如是，當為外道九十五種之所輕慢，生無常想。彼諸外道當作是言：『不如我等，以我性常，自在時節、微塵等法而為常住，無有變易。沙門瞿曇無常所遷，是變易法。』以是義故，世尊！今日不應默然，右脇而臥。

「復次世尊！世有病者，四大增損，互不調適，羸瘦乏極，是故不能隨意坐起，臥著床褥。如來四大無不和適，身力具足亦無羸損。世尊！如十小牛力不如一大牛力，十大牛力不如一青牛力，十青牛力不如一凡象力，十凡象力不如一野象力，十野象力不如一二牙象力，十二牙象力不如一四牙象力，十四牙象力不如雪山一白象力，十雪山白象力不如一香象力，十香象力不如一青象力，十青象力不如一黃象力，十黃象力不如一赤象力，十赤象力不如一白象力，十白象力不如一山象力，十山象力不如一優鉢羅象力，十優鉢羅象力不如一拘物頭象力，十拘物頭象力不如一分陀利象力，十分陀利象力不如人中一力士力，十人中力士力不如一鉢健提力，十鉢健提力不如一八臂那羅延力，十那羅延力不如一十住菩薩一節之力。一切凡夫，身中諸節，節不相到。人中力士，節頭相到。鉢健提身，諸節相接。那羅延身，節頭相拘。十住菩薩諸節骨解，盤龍相結，是故菩薩其力最大。世界成時，從金剛際起金剛座，上至道場菩提樹下，菩薩坐已，其心即時逮得十力。如來今者不應如彼嬰孩小兒，嬰孩小兒愚癡無智，無所能說，以是義故，隨意偃側，無人譏訶。如來世尊有大智慧，照明一切；人中之龍，具大威德；成就神通無上仙人，永斷疑網，已拔毒箭，進止安詳，威儀具足，得無所畏。今者何故右脇而臥，令諸人天悲愁苦惱？」

爾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瞿曇大聖德，　願起演妙法，

不應如小兒，　病者臥床席。
調御天人師，　倚臥雙樹間，
下愚凡夫見，　當言必涅槃。
不知方等典，　甚深佛所行，
不見微密藏，　猶盲不見道。
惟有諸菩薩，　文殊師利等，
能解是甚深，　譬如善射者。
三世諸世尊，　大悲為根本，
如是大慈悲，　今為何所在？
若無大悲者，　是則不名佛，
佛若必涅槃，　是則不名常。
惟願無上尊，　哀受我等請，
利益於眾生，　摧伏諸外道。」

爾時世尊，大悲熏心，知諸眾生各各所念，將欲隨順畢竟利益，即從臥起，結跏趺坐，顏貌熙怡，如融金聚，面目端嚴，猶月盛滿，形容清淨，無諸垢穢，放大光明充遍虛空。其光大盛，過百千日，照于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諸佛世界，惠施眾生大智之炬，悉令得滅無明黑闇，令百千億那由他眾生，安止不退菩提之心。爾時世尊，心無疑慮，如師子王，以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於其身上一切毛孔，一一毛孔出一蓮花，其花微妙各具千葉，純真金色，琉璃為莖，金剛為鬚，玫瑰為臺，形大團圓猶如車輪，是諸蓮花，各出種種雜色光明，青黃赤白紫頗梨色。是諸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獄、想地獄、黑繩地獄、眾合地獄、叫喚地獄、大叫喚地獄、焦熱地獄、大焦熱地獄，是八地獄其中眾生，常為諸苦之所逼切，所謂燒煮、火炙、斫刺、剝剝，遇斯光已，如是眾苦悉滅無餘，安隱清涼，快樂無極。是光明中宣說如來祕密之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乃至八種寒氷地獄，所謂阿波波地獄、阿吒吒地獄、阿羅羅地獄、阿婆婆地獄、優鉢羅地獄、波頭摩地獄、拘物頭地獄、分陀利地獄，是中眾生常為寒苦之所逼惱，所謂擘裂、身體碎壞、互相殘害。遇斯光已，如是等苦亦滅無餘，即得調和煖煖適身。是光明中亦說如來祕密之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爾時於此閻浮提界及餘世界，所有地獄皆悉空虛，無受罪者，除一闡提。餓鬼眾生飢渴所逼，以髮纏身，於百千歲未曾 得聞漿水之名。遇斯光已，飢渴即除。是光明中亦說如來微密祕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令諸餓鬼亦悉空虛，除謗大乘方等正典。畜生眾生，互相殺害、共相殘食，遇斯光已，恚心悉滅。是光明中亦說

如來祕密之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當爾之時畜生亦盡，除謗正法。
是一一花各有一佛，圓光一尋，金色晃曜，微妙端嚴最上無比，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是諸世尊，或有坐者、或有行者、或有臥者、或有住者，或有震雷音者、或澍雨者、或放電光、或復興風，或出煙焰身如火聚，或復示現七寶諸山、池泉河水、山林樹木，或復示現七寶國土、城邑聚落、宮殿屋宅，或復示現象馬師子、虎狼孔雀、鳳凰諸鳥，或復示現令閻浮提所有眾生，悉見地獄、畜生、餓鬼，或復示現欲界六天。復有世尊，或說陰界諸入多諸過患，或復有說四聖諦法，或復有說諸法因緣，或復有說諸業煩惱皆因緣生，或復有說我與無我，或復有說苦樂二法，或復有說常無常等，或復有說淨與不淨。復有世尊為諸菩薩演說所行六波羅蜜，或復有說諸大菩薩所得功德，或復有說諸佛世尊所得功德，或復有說聲聞之人所得功德，或復有說隨順一乘，或復有說三乘成道。或有世尊左脇出水、右脇出火；或有示現初生出家，坐於道場菩提樹下，轉妙法輪，入于涅槃；或有世尊作師子吼，令此會中有得一果、二果、三果、至第四果；或復有說出離生死，無量因緣。
爾時於此閻浮提中，所有眾生遇斯光已，盲者見色，聾者聽聲，啞者能言，拘躄能行，貧者得財，慳者能施，恚者慈心，不信者信。如是世界，無一眾生修行惡法，除一闡提。
爾時一切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羅剎、健陀、憂摩陀、阿婆魔羅、人非人等，悉共同聲唱如是言：「善哉，善哉！無上天尊，多所利益。」說是語已，踊躍歡喜，或歌或舞，或身動轉。以種種花散佛及僧，所謂天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散陀那花、摩訶散陀那花、盧脂那花、摩訶盧脂那花、香花、大香花、適意花、大適意花、愛見花、大愛見花、端嚴花、第一端嚴花，復散諸香，所謂沈水、多伽樓香、栴檀、鬱金、和合雜香、海岸聚香，復以天上寶幢、幡、蓋，諸天伎樂、箏笛、笙瑟、箜篌鼓吹，供養於佛，而說偈言：

「我今稽首大精進，　無上正覺兩足尊，
天人大眾所不知，　惟有瞿曇乃能了。
世尊往昔為我故，　於無量劫修苦行，
如何一旦放本誓，　而便捨命欲涅槃？
一切眾生不能見，　諸佛世尊祕密藏，
以是因緣難得出，　輪轉生死墜惡道。
如佛所說阿羅漢，　一切皆當至涅槃，

如是甚深佛行處，　凡夫下愚誰能知？
施諸眾生甘露法，　為欲斷除諸煩惱，
若有服此甘露已，　不復受生老病死。
如來世尊以療治，　百千無量諸眾生，
令其所有諸重病，　一切消滅無遺餘。
世尊久已捨病苦，　故得名為第七佛，
惟願今日雨法雨，　潤漬我等功德種。
是故大眾及人天，　如是請已默然住。」

說是偈時，蓮花臺中一切諸佛，從閻浮提遍至淨居，悉皆聞之。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具足如是甚深微妙智慧，不為一切諸魔外道之所破壞。善男子！汝已安住，不為一切諸邪惡風之所傾動。善男子！汝已成就樂說辯才，已曾 供養過去無量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是故能問如來正覺如是之義。善男子！我於往昔，無量無邊億那由他百千萬劫，已除病根，永離倚臥。迦葉！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無上勝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為諸聲聞說是大乘大涅槃經，開示分別，顯發其義。我於爾時，亦為彼佛而作聲聞，受持如是大涅槃典，讀誦通利、書寫經卷，廣為他人開示分別，解說其義；以是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從是來，未曾 有惡煩惱業緣，墮於惡道，誹謗正法，作一闡提，受黃門身無根二根，反逆父母，殺阿羅漢，破塔壞僧，出佛身血，犯四重禁。從是已來，身心安隱，無諸苦惱。迦葉！我今實無一切疾病。所以者何？諸佛世尊久已遠離一切病故。
「迦葉！是諸眾生不知大乘方等密教，便謂如來真實有疾。迦葉！如言如來人中師子，而如來者實非師子，如是之言即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人中大龍，而我已於無量劫中捨離是業。迦葉！如言如來是人是天，而我真實非人非天，亦非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非我、非命、非可養育、非人士夫、非作非不作、非受非不受、非世尊非聲聞、非說非不說。如是等語，皆是如來祕密之教。
「迦葉！如言如來猶如大海、須彌山王，而如來者實非鹹味、同於石山，當知是語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如分陀利，而我實非分陀利也，如是之言即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猶如父母，而如來者實非父母，如是之言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是大船師，而如來者實非船師，如是之言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猶如商主，而如來者實非商主，如是之言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能摧伏魔，而如來者實無惡心欲令

他伏，如是之言皆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能治癰瘡，而我實非治癰師也，如是之言亦是如來祕密之教。
「迦葉！如我先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善能修治身、口、意業，捨命之時，雖有親族取其屍骸，或以火燒，或投大水，或棄塚間，狐狼禽獸競共食噉，然心意識即生善道。而是心法，實無去來，亦無所至。真是前後相似相續，相貌不異。』如是之言，即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我今言病，亦復如是，亦是如來祕密之教。是故顧命文殊師利：『吾今背痛，汝等當為四眾說法。』迦葉！如來正覺實無有病，右脇而臥，亦不畢竟入於涅槃。迦葉！是大涅槃，即是諸佛甚深禪定，如是禪定，非是聲聞緣覺行處。
「迦葉！汝先所問，如來何故倚臥不起，不索飲食、戒勅家屬修治產業？迦葉！虛空之性，亦無坐起、求索飲食、勅戒家屬修治產業，亦無去來、生滅老壯、出沒傷破、解脫繫縛，亦不自說、亦不說他、亦不自解、亦不解他，非安非病。善男子！諸佛世尊亦復如是，猶如虛空，云何當有諸病苦耶？
「迦葉！世有三人，其病難治：一、謗大乘，二、五逆罪，三、一闡提。如是三病世中極重，悉非聲聞緣覺、菩薩之所能治。善男子！譬如有病必死難治，若有瞻病隨意醫藥，若無瞻病隨意醫藥，如是之病定不可治，當知是人必死不疑。善男子！是三種人亦復如是，若有聲聞、緣覺、菩薩，或有說法，或不說法，不能令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迦葉！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隨意醫藥，則可令差，若無此三則不可差。聲聞緣覺亦復如是，從佛菩薩得聞法已，即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非不聞法能發心也。迦葉！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隨意醫藥，若無瞻病隨意醫藥，皆悉可差。有一種人亦復如是，或值聲聞、不值聲聞，或值緣覺、不值緣覺，或值菩薩、不值菩薩，或值如來、不值如來，或得聞法、或不聞法，自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謂有人，或為自身、或為他身、或為怖畏、或為利養、或為諛諂、或為誑他、書寫如是大涅槃經，受持讀誦，供養恭敬，為他說者。
「迦葉！有五種人於是大乘大涅槃典，有病行處，非如來也。何等為五？一斷三結，得須陀洹果，不墮地獄、畜生、餓鬼，人天七返，永斷諸苦，入於涅槃。迦葉！是名第一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八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第二人者，斷三結縛、薄貪恚癡，得斯陀含果，名一往來，永斷諸苦，入於涅槃。迦葉！是名第二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六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第三人者，斷五下結，得阿那含果，更不來此，永斷諸苦入於涅槃，是名第三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四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第四人者，永斷貪欲、

瞋恚、愚癡，得阿羅漢果，煩惱無餘，入於涅槃，亦非騏驎獨一之行，是名第四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二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第五人者，永斷貪欲、瞋恚、愚癡，得辟支佛道，煩惱無餘，入於涅槃，真是騏驎獨一之行，是名第五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十千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是名第五人有病行處，非如來也。」

大般涅槃經聖行品第七之一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應當於是大般涅槃經，專心思惟五種之行。何等為五？一者聖行、二者梵行、三者天行、四者嬰兒行、五者病行。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常當修習是五種行，復有一行是如來行，所謂大乘大涅槃經。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所修聖行？菩薩摩訶薩若從聲聞、若從如來，得聞如是大涅槃經，聞已生信，信已應作如是思惟：『諸佛世尊有無上道，有大正法，大眾正行，復有方等大乘經典。我今當為愛樂貪求大乘經故，捨離所愛妻子、眷屬、所居舍宅、金銀珍寶、微妙瓔珞、香花伎樂、奴婢僕使、男女大小、象馬車乘、牛羊鷄犬、猪豕之屬。』復作是念：『居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由之而生。出家寬曠，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若在家居，不得盡壽淨修梵行，我今應當剃除鬚髮，出家學道。』作是念已，我今定當出家修學無上正真菩提之道。菩薩如是欲出家時，天魔波旬生大苦惱，言是菩薩復當與我興大戰諍。善男子！如是菩薩何處當復與人戰諍？是時菩薩即至僧坊，若見如來及佛弟子，威儀具足諸根寂靜，其心柔和，清淨寂滅，即至其所而求出家，剃除鬚髮，服三法衣。既出家已，奉持禁戒，威儀不缺，進止安詳，無所觸犯。乃至小罪，心生怖畏，護戒之心，猶如金剛。

「善男子！譬如有人帶持浮囊，欲渡大海。爾時海中有一羅剎，即從其人乞索浮囊。其人聞已即作是念：『我今若與必定沒死。』答言：『羅剎！汝寧殺我，浮囊叵得。』羅剎復言：『汝若不能全與我者，見惠其半。』是人猶故不肯與之。羅剎復言：『汝若不肯惠我半者，幸願與我三分之一。』是人不肯。羅剎復言：『若不能者，當施手許。』是人不肯。羅剎復言：『汝今若復不能與我如手許者，我今飢窮，眾苦所逼，願當濟我如微塵許。』是人復言：『汝今所索，誠復不多，然我今日方當渡海，不知前途近遠如何？若與汝者，氣當漸出，大海之難，何由得過？脫能中路，沒水而死。』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護持禁戒，亦復如是，如彼渡人護惜浮囊。

「菩薩如是護戒之時，常有煩惱諸惡羅剎，語菩薩言：『汝當信我，終不相欺，但破四禁，護持餘戒，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爾時應作是言：『我今寧持如是禁戒墮阿鼻獄，終不毀犯而生天上。』煩惱羅剎復作是言：『卿若不能破四禁者，可破僧殘，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亦應不隨其語。羅剎復言：『卿若不能犯僧殘者，亦可故犯偷蘭遮罪，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爾時亦復不隨。羅剎復言：『卿若不能犯偷蘭遮者，可犯捨墮，以是因緣可得安隱入於涅槃。』菩薩爾時亦不隨之。羅剎復言：『卿若不能犯捨墮者，可破波夜提，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爾時亦不隨之。羅剎復言：『卿若不能犯波夜提者，幸可毀破突吉羅戒，以是因緣可得安隱入於涅槃。』菩薩爾時心自念言：『我今若犯突吉羅罪，不發露者，則不能渡生死彼岸而得涅槃。』菩薩摩訶薩於是微小諸戒律中，護持堅固心如金剛。菩薩摩訶薩持四重禁及突吉羅，敬重堅固，等無差別。菩薩若能如是堅持，則為具足五根諸戒，所謂具足菩薩根本業清淨戒、前後眷屬餘清淨戒、非諸惡覺覺清淨戒、護持正念念清淨戒、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戒。

「迦葉！是菩薩摩訶薩復有二種戒：一者受世教戒，二者得正法戒。菩薩若受正法戒者終不為惡，受世教戒者，白四羯磨然後乃得。復次善男子！有二種戒：一者性重戒，二者息世譏嫌戒。性重戒者，謂四禁也。息世譏嫌戒者，不作販賣、輕秤小斗、欺誑於人、因他形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壞成功、然明而臥、田宅種植、家業坐肆，不畜象馬車乘、牛羊駝驢、鷄犬獼猴、孔雀鸚鵡、共命及拘枳羅、豺狼虎豹、猫狸猪豕及餘惡獸、童男童女、大男大女、奴婢僮僕、金銀琉璃、頗梨真珠、車璩馬瑙、珊瑚璧玉、珂貝諸寶、赤銅白鑞、鍮石盂器、氍毹毾[毯-炎+登]、拘執毛衣、一切穀米、大小麥豆、糜粟稻麻、生熟食具，常受一食不曾再食、若行乞食及僧中食、常知止足不受別請、不食肉不飲酒、五辛能熏悉不食之，是故其身無有臭處，常為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趣足而食終不長受。所受衣服纔足覆身，進止常與三衣鉢具，終不捨離，如鳥二翼。不畜根子、莖子、節子、椏子、子子，不畜寶藏，若金、若銀，飲食、厨庫、衣裳服飾、高廣大床、象牙金床、雜色編織、悉不用坐，不畜一切細軟諸蓆、不坐象薦馬薦、不以細軟上妙衣服用敷床臥，其床兩頭不置二枕，亦不受畜妙好丹枕、安黃木枕。終不觀看象鬪、馬鬪、車鬪、兵鬪、男鬪、女鬪、牛鬪、羊鬪、水牛鷄雉鸚鵡等鬪，亦不故往觀看軍陣，不應故聽吹貝、鼓角、琴瑟箏笛、箜篌歌叫、伎樂之聲，除供養佛。摴蒱圍碁波羅塞戲、師子象鬪、彈碁六博、拍毬擲石、投壺牽道、八道行

成、一切戲笑悉不觀作。終不瞻相手脚面目，不以抓鏡、著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 筮，亦不仰觀虛空星宿，除欲解睡。不作王家往返使命，以此語彼，以彼語此。終不諛諂，邪命自活，亦不宣說王臣盜賊鬪諍、飲食國土、飢饉恐怖、豐樂安隱之事。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息世譏嫌戒。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堅持如是遮制之戒，與性重戒等無差別。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受持如是諸禁戒已，作是願言：『寧以此身投於熾然猛火深坑，終不毀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制禁戒，與剎利女、婆羅門女、居士女而行不淨。』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熱鐵周匝纏身，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衣服。』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此口吞熱鐵丸，終不敢以毀戒之口，食於信心檀越飲食。』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臥此身大熱鐵上，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床敷臥具。』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我寧以身受三百鉾，終不敢以毀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醫藥。』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此身投熱鐵鑊，不以破戒，受於信心檀越房舍屋宅。』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鐵搥打碎此身，從頭至足令如微塵，不以破戒，受諸剎利婆羅門居士恭敬禮拜。』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熱鐵挑其兩目，不以染心視他好色。』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鐵錐遍身攙刺，不以染心聽好音聲。』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貪嗅諸香。』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利刀割裂其舌，不以染心貪著美味。』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利斧斬斫其身，不以染心貪著諸觸。何以故？以是因緣，能令行者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護持禁戒。菩薩摩訶薩護持如是諸禁戒已，悉以施於一切眾生。以是因緣，願令眾生護持禁戒，得清淨戒、善戒、不缺戒、不析戒、大乘戒、不退戒、隨順戒、畢竟戒，具足成就波羅蜜戒。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持如是清淨戒時，即得住於初不動地。云何名為不動地耶？菩薩住是不動地中，不動、不墮、不退、不散。善男子！譬如須彌山，旋藍猛風不能令動、墮落退散。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不為色聲香味所動，不墮地獄、畜生、餓鬼，不退聲聞辟支佛地，不為異見邪風所散而作邪命。復次善男子！又復動者，不為貪欲恚癡所動；又復墮者，不墮四重；又復退者，不退戒還家；又復散者，不為違逆大乘經者之所散壞。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不為諸煩惱魔之所傾動，不為陰魔所墮，乃

至坐於道場菩提樹下，雖有天魔，不能令其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復不為死魔所散。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修習聖行。

「善男子！云何名為聖行？聖行者，佛及菩薩之所行故，故名聖行。以何等故，名佛菩薩為聖人耶？如是等人有聖法故，常觀諸法性空寂故，以是義故，故名聖人。有聖戒故，復名聖人。有聖定慧故，故名聖人。有七聖財，所謂信、戒、慚、愧、多聞、智慧、捨離，故名聖人。有七聖覺故，故名聖人。以是義故，復名聖行。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聖行品第七之二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聖行者，觀察是身，從頭至足，其中唯有髮毛、爪齒、不淨垢穢、皮肉筋骨、脾腎心肺、肝膽腸胃、生熟二藏、大小便利、涕唾目淚、肪膏腦膜、骨髓膿血、腦胲諸脈。菩薩如是專念觀時，誰有是我？我為屬誰？住在何處？誰屬於我？復作是念：『骨是我耶？離骨是耶？』菩薩爾時除去皮肉，唯觀白骨，復作是念：『骨色相異，所謂青黃、赤白及以鴿色，如是骨相亦復非我，何以故？我者亦非青黃、赤白及以鴿色。』菩薩繫心作是觀時，即得斷除一切色欲。復作是念：『如是骨者從因緣生，依因足骨以拄踝骨，依因踝骨以拄膊骨，依因膊骨以拄膝骨，依因膝骨以拄髀骨，依因髀骨以拄臗骨，依因臗骨以拄腰骨，依因腰骨以拄脊骨，依因脊骨以拄肋骨，復因脊骨上拄項骨，依因項骨以拄頷骨，依因頷骨以拄牙齒，上有髑髏。復因項骨以拄膊骨，依因膊骨以拄臂骨，依因臂骨以拄腕骨，依因腕骨以拄掌骨，依因掌骨以拄指骨。』菩薩摩訶薩如是觀時，身所有骨，一切分離，得是觀已即斷三欲：一形貌欲，二姿態欲，三細觸欲。

「菩薩摩訶薩觀青骨時，見此大地，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悉皆青相；如青色觀，黃白鴿色，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眉間即出青、黃、赤、白、鴿等色光，是菩薩於是一一諸光明中見有佛像，見已即問：『如此身者，不淨因緣和合共成，云何而得坐起、行住、屈伸、俯仰，視瞬、喘息、悲泣、喜笑？此中無主，誰使之然？』作是問已，光中諸佛忽然不現。復作是念：『或識是我，故使諸佛不為我說。』復觀此識，次第生滅，猶如流水，亦復非我。復作是念：『若識非我，出息入息或能是我。』復作是念：『是出入息，直是風性，而是風性，乃是四大，四大之中何者是我？地性非我，水火風性亦復非我。』復作是念：『此身一切，悉無有我，唯有心風因緣和合，示現種種所作事業，譬如呪力、幻術所作，亦如箜篌，隨意出聲。是故此身如是不淨，假眾因緣和合共成，而於何處生此貪欲？若被罵辱，復於何處而生瞋恚？而我此身，三十六物不淨臭穢，何處當有受罵辱者？若聞其罵，即便思惟，以何音聲而見罵耶？一一音聲不能見罵，若一不能，多亦不能，以是義故，不應生瞋。若他來打，亦應思惟，如是打者從何而生？』復作是念：『因手刀杖，及以我身，故得名打。我今何緣橫瞋於他？乃是我身，自招此咎，以我受是五陰身故。譬如因的則有箭中，我身亦

爾，有身有打。我若不忍心則散亂，心若散亂則失正念，若失正念則不能觀善、不善義，若不能觀善、不善義則行惡法，惡法因緣則墮地獄、畜生、餓鬼。』菩薩爾時作是觀已，得四念處，得四念處已，則得住於堪忍地中。菩薩摩訶薩住是地已，則能堪忍貪欲恚癡，亦能堪忍寒熱飢渴、蚊虻蚤虱、暴風惡觸、種種疾疫、惡口罵詈、撾打楚撻，身心苦惱一切能忍，是故名為住堪忍地。」

迦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未得住不動地，淨持戒時，頗有因緣，得破戒不？」

「善男子！有菩薩未得住不動地，有因緣故，可得破戒。」

迦葉敬諾：「何者是耶？」

佛言：「迦葉！若有菩薩知以破戒因緣，則能令人受持愛樂大乘經典，又能令其讀誦通利、書寫經卷、廣為他說、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如是故，故得破戒。菩薩爾時應作是念：『我寧一劫若減一劫，墮於阿鼻地獄受罪，要必當令如是之人，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以是因緣，菩薩摩訶薩得毀淨戒。」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攝取護持如是之人，令不退於菩提之心，為是毀戒；若墮阿鼻，無有是處。」

爾時佛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我念往昔，於此閻浮提作大國王，名曰仙預，愛念敬重大乘經典，其心純善，無有麁惡嫉妒慳悋，口常宣說愛語、善語，身常攝護貧窮、孤獨，布施精進無有休廢。時世無佛、聲聞、緣覺，我於爾時愛樂大乘方等經典，十二年中事婆羅門，供給所須。過十二年施安已訖，即作是言：『師等今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婆羅門言：『大王！菩提之性是無所有，大乘經典亦復如是。大王！云何乃令人物同於虛空？』善男子！我於爾時心重大乘，聞婆羅門誹謗方等，聞已即時斷其命根。善男子！以是因緣，從是已來不墮地獄。善男子！擁護攝持大乘經典，乃有如是無量勢力。

「復次迦葉！又有聖行，所謂四聖諦。苦、集、滅、道，是名四聖諦。迦葉！苦者逼迫相，集者能生長相，滅者寂滅相，道者大乘相。復次善男子！苦者現相，集者轉相，滅者除相，道者能除相。復次善男子！苦者有三相：苦苦相、行苦相、壞苦相；集者二十五有；滅者滅二十五有；道者修戒定慧。復次善男子！有漏法者有二種：有因、有果；無漏法者亦有二種：有因、有果。有漏果者是則名苦，有漏因者則名為集，無漏果者則名為滅，無漏因者則名為道。

「復次善男子！八相名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能生如是八苦法者，是名為

因。無有如是八法之處，是名為滅。十力、四無所畏、三念處、大悲，是名為道。

「善男子！生者出相，所謂五種：一者初出，二者至終，三者增長，四者出胎，五者種類生。何等為老？老有二種：一念念老，二終身老。復有二種：一增長老，二滅壞老，是名為老。云何為病？病謂四大毒蛇，互不調適，亦有二種：一者身病，二者心病。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風，三者因熱，四者雜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強作，二者忘誤墮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心病亦有四種：一者踊躍，二者恐怖，三者憂愁，四者愚癡。復次善男子！身心之病凡有三種。何等為三？一者業報，二者不得遠離惡對，三者時節代謝。生如是等因緣名字，受分別病。因緣者，風等諸病。名字者，心悶肺脹，上氣咳逆，心驚下痢。受分別者，頭痛目痛、手足等痛，是名為病。何等為死？死者捨所受身。捨所受身亦有二種：一命盡死，二外緣死。命盡死者亦有三種：一者命盡非是福盡，二者福盡非是命盡，三者福命俱盡。外緣死者復有三種：一者非分自害死，二者橫為他死，三者俱死。又有三種死：一放逸死，二破戒死，三壞命根死。何等名為放逸死？若有誹謗大乘方等般若波羅蜜，是名放逸死。何等名為破戒死耶？毀犯去、來、現在諸佛所制禁戒，是名破戒死。何等名為壞命根死？捨五陰身，是名壞命根死。如是名曰死為大苦。

「何等名為愛別離苦？所愛之物破壞離散。所愛之物破壞離散，亦有二種：一者人中五陰壞，二者天中五陰壞。如是人天所愛五陰，分別挍計有無量種，是名愛別離苦。何等名為怨憎會苦？所不愛者而共聚集。所不愛者而共聚集，復有三種：所謂地獄、餓鬼、畜生。如是三趣分別挍計有無量種，如是則名怨憎會苦。何等名為求不得苦？求不得苦復有二種：一者所悕望處求不能得，二者多役功力不得果報，如是則名求不得苦。何等名為五盛陰苦？五盛陰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貪苦、求不得苦，是故名為五盛陰苦。

「迦葉！生之根本，凡有如是七種之苦，老苦乃至五盛陰苦。迦葉！夫衰老者非一切有，佛及諸天一向定無，人中不定或有或無。迦葉！三界受身，無不有生，老不必定，是故一切生為根本。迦葉！世間眾生顛倒覆心，貪著生相，厭患老死。迦葉！菩薩不爾，觀其初生，已見過患。迦葉！如有女人入於他舍，是女端正，顏貌瓌麗，以好瓔珞莊嚴其身。主人見已即便問言：『汝字何等？繫屬於誰？』女人答言：『我身即是功德大天。』主人問言：『汝所至處為何所作？』女人答言：『我所至處，能與種種金銀琉璃、頗梨真珠、珊瑚虎珀、車璩馬瑙、象馬車乘、奴婢僕使。』主人聞已，

心生歡喜，踴躍無量：『我今福德，故令汝來至我舍宅。』即便燒香散花，供養恭敬禮拜。復於門外更見一女，其形醜陋，衣裳弊壞，多諸垢膩，皮膚皴裂，其色艾白。見已問言：『汝字何等？繫屬誰家？』女人答言：『我字黑闇。』復問：『何故名為黑闇？』女人答言：『我所行處，能令其家所有財寶一切衰耗。』主人聞已，即持利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當斷汝命。』女人答言：『汝甚愚癡，無有智慧。』主人問言：『何故名我癡無智慧？』女人答言：『汝舍中者，即是我姊。我常與姊，進止共俱，汝若驅我，亦當驅彼。』主人還入問功德天：『外有一女，云是汝妹。實為是不？』功德天言：『實是我妹，我與此妹，行住共俱，未曾 相離。隨所住處，我常作好，彼常作惡，我常利益，彼常作衰。若愛我者，亦應愛彼，若見恭敬，亦應敬彼。』主人即言：『若有如是好惡事者，我俱不用，各隨意去。』是時二女，俱共相將還其所止。爾時主人見其還去，心生歡喜踊躍無量。是時二女復共相隨至一貧家。貧人見已，心生歡喜，即請之言：『從今已去，願汝二人，常住我家。』功德天言：『我等先以為他所驅，汝復何緣俱請我住？』貧人答言：『汝今念我，我以汝故，復當敬彼，是故俱請令住我家。』迦葉！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願生天，以生當有老病死故，是以俱棄，曾 無愛心。凡夫愚人不知老病死等過患，是故貪受生死二法。

「復次迦葉！如婆羅門幼稚童子，為飢所逼，見人糞中有菴羅果即便取之。有智見已，呵責之言：『汝婆羅門，種姓清淨，何故取是糞中穢果？』童子聞已，赧然有愧，即答之言：『我實不食，為欲洗淨，還棄捨之。』智者語言：『汝大愚癡，若還棄者，本不應取。』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此生分，不受不捨，如彼智者呵責童子。凡夫之人欣生惡死，如彼童子取果還棄。

「復次迦葉！譬如四衢道頭，有人器盛滿食，色香味具，而欲賣之。有人遠來飢虛羸乏，見其飯食色香味具，即指之言：『此是何物？』食主答言：『此是上食，色香味具。若食此食，得色得力、能除飢渴、得見諸天；唯有一患，所謂命終。』是人聞已，即作是念：『我今不用色力見天，亦不用死。』即作是言：『食是食已，若命終者，汝今何用於此賣之？』食主答言：『有智之人，終不肯買。唯有愚人不知是事，多與我價，貪而食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願生天，得色得力見於諸天。何以故？以其不免諸苦惱故。凡夫愚癡，隨有生處，皆悉貪愛，以其不見老病死故。

「復次善男子！譬如毒樹，根亦能殺，莖亦能殺，皮花果實悉亦能殺。善男子！二十五有受生之處，所受五陰，亦復如是，一切能殺。復次迦葉！譬如糞穢，多少俱臭。善男子！生亦如是，設壽八

萬，下至十歲，俱亦受苦。復次迦葉！譬如嶮岸，上有草覆，於彼岸邊，多有甘露。若有食者，壽天千年，永除諸病，安隱快樂。凡夫愚人，貪其味故，不知其下有大深坑，即前欲取，不覺脚跌，墮坑而死。智者知已，捨離遠去。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尚不欲受天上妙食，況復人中？凡夫之人乃於地獄吞噉鐵丸，況復人天，上妙餚饌而不能食？迦葉！以如是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是生，實為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觀於生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於是大乘大涅槃經觀於老苦？老者能為咳逆上氣，能壞勇力、憶念進持、盛年快樂、憍慢貢高、安隱自恣，能作背腰、懈怠懶惰，為他所輕。迦葉！譬如池水，蓮花滿中，開敷鮮榮，甚可愛樂，值天降雹，悉皆破壞。善男子！老亦如是，悉能破壞盛壯好色。復次迦葉！譬如國王，有一智臣善知兵法，有敵國王拒逆不順，王遣此臣往討伐之，即便擒獲將來詣王。老亦如是，擒獲壯色，將付死王。復次迦葉！譬如折軸，無所復用，老亦如是無所復用。復次迦葉！如大富家，多有財寶，金銀琉璃、珊瑚虎珀、車璩馬瑙。有諸怨賊，若入其家，即能劫奪，悉令空盡。善男子！盛年好色亦復如是，常為老賊之所劫奪。復次迦葉！譬如貧人貪著上膳、細軟衣裳，雖復悕望而不能得。善男子！老亦如是，雖有貪心，欲受富樂，五欲自恣，而不能得。復次迦葉！如陸地龜，心常念水。善男子！人亦如是，既為衰老之所乾枯，心常憶念壯時所受五欲之樂。復次迦葉！猶如秋月，所有蓮花皆為一切之所樂見，及其萎黃，人所惡賤。善男子！盛年壯色，亦復如是，悉為一切之所愛樂，及其老至，眾所惡賤。復次迦葉！譬如甘蔗，既被壓已，滓無復味。善男子！壯年盛色亦復如是，既被老壓，無三種味：一出家味，二讀誦味，三坐禪味。復次迦葉！譬如滿月，夜多光明，晝則不爾。善男子！人亦如是，壯則端嚴，形貌瓌瑋，老則衰羸，形神枯頹。

「復次迦葉！譬如有王，常以正法治於國土，真實無曲，慈悲好施。時為敵國之所破壞，流離逃迸，遂至他土。他土人民見已，生於憐愍之心，咸作是言：『大王！往日正法治國，不枉萬姓，如何一旦流離至此？』善男子！人亦如是，既為衰老所壞敗已，常讚壯時所行事業。復次迦葉！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善男子！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停？復次迦葉！譬如枯河，不能利益人及非人、飛鳥走獸。善男子！人亦如是，為老所枯，不能利益一切作業。復次迦葉！譬如河岸臨峻之樹，若遇暴風必當顛墜。善男子！人亦如是，臨老險岸，死風既至，勢不得住。復次迦葉！如車軸折，不任重載。善男子！

老亦如是，不能諮受一切善法。復次迦葉！譬如嬰兒為人所輕。善男子！老亦如是，常為一切之所輕毀。迦葉！以是等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是老，實為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老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病苦？所謂病者，能壞一切安隱樂事，譬如雹雨傷壞穀苗。復次迦葉！如人有怨，心常憂愁，而懷恐怖。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常畏病苦，心懷愁憂。復次迦葉！譬如有人，形貌端正，為王夫人欲心所愛，遣使逼喚，與共交通。時王捕得，即便使人，挑其一目、截其一耳、斷一手足，是人爾時形容改異，人所惡賤。善男子！人亦如是，雖復身體耳目具足，既為病苦所纏逼已，則為眾人之所惡賤。復次迦葉！如芭蕉樹、竹葦蘆騾，有子則死。善男子！人亦如是，有病則死。復次迦葉！如轉輪王，主兵大臣常在前導，王隨後行。亦如魚王、蟻王、螽王、牛王、商主，在前行時，如是諸眾，悉皆隨從，無捨離者。善男子！死轉輪王亦復如是，常隨病臣不相捨離。魚、蟻、螽、牛、商主、病王亦復如是，常為死眾之所隨逐。迦葉！病因緣者，所謂苦惱、愁憂悲嘆、身心不安，或為怨賊之所逼害，破壞浮囊，撥撤橋梁，亦能劫奪正念根本，復能破壞盛壯好色、力勢安樂，除捨慚愧，能為身心焦熱熾然。以是等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病苦是為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病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死苦？所謂死者，能燒滅故。迦葉！如火災起，能燒一切，唯除二禪，力不至故。善男子！死火亦爾能燒一切，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勢不及故。復次迦葉！如水災起，一切漂沒，唯除三禪，力不至故。善男子！死水亦爾，漂沒一切，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復次迦葉！如風災起，能吹一切悉令散滅，唯除四禪，力不至故。善男子！死風亦爾，悉能吹滅一切所有，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彼第四禪，以何因緣，風不能吹，水不能漂，火不能燒？」

佛告迦葉：「善男子！彼第四禪，內外過患一切無故。善男子！初禪過患，內有覺觀，外有火災。二禪過患，內有歡喜，外有水災。三禪過患，內有喘息，外有風災。善男子！彼第四禪，內外過患一切俱無，是故諸災不能及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安住大乘大般涅槃，內外過患一切皆盡，是故死王不能及之。

「復次善男子！如金翅鳥能噉能消一切龍魚、金銀等寶，唯除金剛不能令消。善男子！死金翅鳥亦復如是，能噉能消一切眾生，唯不

能消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菩薩摩訶薩。復次迦葉！譬如河岸所有草木，大水瀑漲，悉隨漂流入於大海，唯除楊柳以其軟故。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悉皆隨流入于死海，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復次迦葉！如那羅延，悉能摧伏一切力士，唯除大風。何以故？以無礙故。善男子！死那羅延亦復如是，悉能摧伏一切眾生，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何以故？以無礙故。復次迦葉！譬如有人於怨憎中，詐現親善，常相追逐，如影隨形，伺求其便，而欲殺之；彼怨謹慎，堅牢自備，故使是人不能得殺。善男子！死怨亦爾，常伺眾生而欲殺之，唯不能殺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菩薩摩訶薩。何以故？以是菩薩不放逸故。復次迦葉！譬如卒降金剛瀑雨，悉壞藥木、諸樹山林、土沙瓦石、金銀琉璃一切之物，唯不能壞金剛真寶。善男子！金剛死雨亦復如是，悉能破壞一切眾生，唯除金剛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復次迦葉！如金翅鳥能噉諸龍，唯不能噉受三歸者。善男子！死金翅鳥亦復如是，能噉一切無量眾生，唯除菩薩住三定者。何謂三定？空、無、相願。復次迦葉！如摩羅毒蛇，凡所觸螫，雖有良呪、上妙好藥，無如之何；唯阿竭多星呪，能令除愈。善男子！死毒所螫，亦復如是，一切醫方無如之何，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呪。復次迦葉！譬如有人為王所瞋，其人若能以軟善語，貢上財寶，便可得脫。善男子！死王不爾，雖以軟語、錢財珍寶，而貢上之，亦不得脫。善男子！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闇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無所破壞見者愁毒，非是惡色而令人怖，敷在身邊不可覺知。迦葉！以是等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是死，真為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死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觀愛別離苦？愛別離苦，能為一切眾苦根本，如說偈言：

「『因愛生憂，　因愛生怖。　若離於愛，
何憂何怖？』

「愛因緣故，則生憂苦，以憂苦故，則令眾生，生於衰老、愛別離苦，所謂命終。善男子！以別離故，能生種種微細諸苦，今當為汝分別顯示。善男子！過去之世人壽無量，時世有王，名為善住。其王爾時為童子身，太子治事，及登王位，各八萬四千歲。時王頂上生一肉疱，其疱柔軟，如兜羅綿、細軟劫貝，漸漸增長，不以為患。足滿十月，疱即開剖，生一童子，其形端正，奇異少雙，色像分明，人中第一。父王歡喜，字之頂生。時善住王，因以國事委付

頂生，棄捨宮殿、妻子、眷屬，入山學道，滿八萬四千歲。爾時頂生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即時東方有金輪寶，其輪千輻，轂輞具足，非工匠造，自然成就，而來應之。頂生大王即作是念：『我昔曾 聞五通仙說，若剎利王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若有金輪，千輻不減轂輞具足，非工匠造自然成就，而來應者，當知是王即當得作轉輪聖帝。』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即以左手擎此輪寶，右執香爐，右膝著地而發誓言：『是金輪寶若實不虛，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金輪寶飛昇虛空遍十方已，還來住在頂生左手。爾時頂生心生歡喜，踊躍無量，復作是言：『我今定當作轉輪王。』其後不久復有象寶，狀貌端嚴、如白蓮花，七支拄地。頂生見已復作是念：『我昔曾 聞五通仙說，若轉輪王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若有象寶，狀貌端嚴，如白蓮花，七支拄地，而來應者，當知是王即是聖王。』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即擎香爐，右膝著地而發誓言：『是白象寶，若實不虛，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白象寶，從旦至夕周遍八方盡大海際，還住本處。爾時頂生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復作是言：『我今定是轉輪聖王。』其後不久次有馬寶，其色紺炎，髦尾金色。頂生見已復作是念：『我昔曾 聞五通仙說，若轉輪王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若有馬寶，其色紺艷，髦尾金色，而來應者，當知是王即是聖王。』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即執香爐右膝著地而發誓言：『是紺馬寶，若實不虛，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紺馬寶，從旦至夕周遍八方盡大海際，還住本處。爾時頂生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復作是言：『我今定是轉輪聖王。』其後不久，復有女寶，形容端正，微妙第一，不長不短不白不黑，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口氣香潔如青蓮花，其目遠視見一由旬，耳聞鼻嗅亦復如是，其舌廣大，出能覆面，形色細薄，如赤銅葉，心聰叡哲，有大智慧，於諸眾生常有軟語。是女以手觸王衣時，即知王身安樂病患，亦知王心所緣之處。爾時頂生復作是念：『若有女人能知王心，即是女寶。』其後不久，於王宮內，自然而有寶摩尼珠，純青琉璃，大如人脞，能於闇中照一由旬，若天降雨涕如車軸，是珠力能作蓋，遍覆足一由旬，遮此大雨，不令下過。爾時頂生復作是念：『若轉輪王得是寶珠，必是聖王。』其後不久有主藏臣自然而出，多饒財寶，巨富無量，庫藏盈溢，無所乏少，報得眼根，力能徹見一切地中所有伏藏，隨王所念，皆能辦之。爾時頂生復欲試之，即共乘船入於大海，告藏臣言：『我今欲得珍異之寶。』藏臣聞已，即以兩手撓大海水，時十指頭出十寶藏，以奉聖王而白王言：『大王！所須隨意用之，其餘在者，當投大海。』爾時頂生，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復作念言：

『我今定是轉輪聖王。』其後不久，有主兵臣，自然而出，勇健猛略，策謀第一，善知四兵，若任鬪者則現聖王，若不任者退不令現，未摧伏者能令摧伏，已摧伏者力能守護。爾時頂生復作是念：『若轉輪王得是兵寶，當知定是轉輪聖王。』

「爾時頂生轉輪聖帝，告諸大臣：『汝等當知此閻浮提，安隱豐樂。然我今已七寶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為？』諸臣答言：『唯然，大王！東弗婆提，猶未歸德，王應往討。』爾時聖王與其七寶一切營從，飛空而往東弗婆提，彼土人民歡喜歸化。復告大臣：『我閻浮提及弗婆提，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悉來歸化，七寶成就，千子具足，復何所為？』諸臣答言：『唯然，大王！西瞿陀尼猶未歸德。』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飛空而往西瞿陀尼。王既至彼，彼土人民亦復歸化。復告大臣：『我閻浮提及弗婆提、此瞿陀尼，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咸以歸化，七寶成就，千子具足，復何所為？』諸臣答言：『唯然，大王！北欝單越猶未歸化。』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飛空而往北欝單越。王既至彼，彼土人民歡喜歸德。復告大臣：『我四天下，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咸已歸德。七寶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為？』諸臣答言：『唯然，聖王！三十三天，壽命極長，安隱快樂。彼天身形，端嚴無比，所居宮殿、床榻臥具，悉是七寶。自恃天福，未來歸化。今可往討令其摧伏。』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飛騰虛空，上忉利天。見有一樹，其色青綠。聖王見已，即問大臣：『此是何色？』大臣答言：『此是波利質多羅樹，忉利諸天，夏三月日，常於其下娛樂受樂。』復見白色猶如白雲，復問大臣：『彼是何色？』大臣答言：『是善法堂，忉利諸天，常集其中，論人天事。』於是天主釋提桓因，知頂生王已來在外，即出迎逆。見已執手昇善法堂，分座而坐。彼時二王，形容相貌等無差別，唯有視眴為別異耳。是時聖王即生念言：『我今寧可退彼王位，即住其中為天王不？』善男子！爾時帝釋受持讀誦大乘經典、開示分別、為他演說，唯於深義未盡通達。以是讀誦、受持分別、為他廣說因緣力故，有大威德。善男子！而是頂生於此帝釋生惡心已，即便墮落，還閻浮提，與所愛念人天離別，生大苦惱，復遇惡病，即便命終。爾時帝釋，迦葉佛是。轉輪聖王，則我身是。善男子！當知如是愛別離者，極為大苦。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尚憶過去如是等輩愛別離苦，何況菩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而當不觀現在之世愛別離苦？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怨憎會苦？善男子！是菩薩摩訶薩觀於地獄、畜生、餓鬼、人中、天上，皆有如是怨憎會苦。譬如人觀牢獄、繫閉、枷鎖、杻械以為大苦。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觀於五道一切受生，悉是怨憎合會大苦。復次善男

子！譬如有人，常畏怨家、枷鎖、杻械，捨離父母、妻子，眷屬、珍寶產業，而遠逃避。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怖畏生死，具足修行六波羅蜜，入於涅槃。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觀怨憎會苦。

「善男子！云何菩薩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觀求不得苦？求者一切盡求。盡求者有二種：一求善法，二求不善法。善法未得苦，惡法未離苦，是則略說五盛陰苦。迦葉！是名苦諦。」

爾時迦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五盛陰苦，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佛往昔告釋摩男：『若色苦者，一切眾生不應求色，若有求者，則不名苦。』如佛告諸比丘：『有三種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如佛先為諸比丘說：『若有人能修行善法，則得受樂。』又如佛說：『於善道中六觸受樂，眼見好色是則為樂，耳、鼻、舌、身、意思好法，亦復如是。』如佛說偈：

「『持戒則為樂，　身不受眾苦，
睡眠得安隱，　寤則心歡喜。
若受衣食時，　誦習而經行，
獨處於山林，　如是為最樂。
若能於眾生，　晝夜常修慈，
因是得常樂，　以不惱他故。
少欲知足樂，　多聞分別樂，
無著阿羅漢，　亦名為受樂。
菩薩摩訶薩，　畢竟到彼岸，
所作眾事辦，　是名為最樂。』

「世尊！如諸經中所說樂相，其義如是。如佛今說，云何當與此義相應？」◎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能諮問如來是義。善男子！一切眾生於下苦中，橫生樂想。是故我今所說苦相，與本不異。」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如佛所說，於下苦中生樂想者，下生、下老、下病、下死、下愛別離、下求不得、下怨憎會、下五盛陰，如是等苦亦應有樂。世尊！下生者，所謂三惡趣。中生者，所謂人中。上生者，所謂天上。若復有人作如是問：『若於下樂生於苦想，於中樂中生無苦樂想，於上樂中生於樂想。』當云何答？世尊！若下苦中生樂想者，未見有人當受千罰，初一下時已生樂想，若不生者，云何說言於下苦中而生樂想？」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以是義故，無有樂想。何以故？猶如彼人當受千罰，受一下已即得脫者，是人爾時便生樂想。

是故當知於無樂中妄生樂想。」
迦葉言：「世尊！彼人不以一下生於樂想，以得脫故而生樂想。」
「迦葉！是故我昔為釋摩男說，五陰中樂實不虛也。迦葉！有三受三苦。三受者，所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三苦者，所謂苦苦、行苦、壞苦。善男子！苦受者名為三苦，所謂苦苦、行苦、壞苦。餘二受者，所謂行苦、壞苦。善男子！以是因緣，生死之中實有樂受。菩薩摩訶薩以苦樂性不相捨離，是故說言一切皆苦。善男子！生死之中實無有樂，但諸佛菩薩隨順世間說言有樂。」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諸佛菩薩若隨俗說，是虛妄否？如佛所說，修行善者則受樂報，持戒安樂身不受苦，乃至眾事已辦是為最樂，如是等經，所說樂受，是虛妄否？若是虛妄，諸佛世尊久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菩提道，已離妄語，今作是說其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如上所說諸受樂偈，即是菩提道之根本，亦能長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先於經中說是樂相。善男子！譬如世間，所須資生能為樂因，故名為樂。所謂女色、耽愐飲酒、上饌甘味，渴時得水、寒時遇火，衣服瓔珞、象馬車乘、奴婢僮僕、金銀琉璃、珊瑚真珠、倉庫穀米，如是等物世間所須，能為樂因，是名為樂。善男子！如是等物亦能生苦，因於女人生男子苦，憂愁悲泣乃至斷命。因酒甘味乃至倉穀，亦能令人生大憂惱。以是義故，一切皆苦，無有樂相。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是八苦，解苦、無苦。善男子！一切聲聞辟支佛等，不知樂因，為如是人，於下苦中說有樂相。唯有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乃能知是苦因、樂因。◎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二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聖行品第七之三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察集諦？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此集諦是陰因緣，所謂集者還愛於有。愛有二種：一愛己身，二愛所須。復有二種：未得五欲，繫心專求；既求得已，堪忍專著。復有三種：欲愛、色愛、無色愛。復有三種：業因緣愛、煩惱因緣愛、苦因緣愛。出家之人有四種愛：何等為四？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復有五種：貪著五陰，隨諸所須一切愛著，分別挍計無量無邊。善男子！愛有二種：一者善愛，二不善愛。不善愛者，惟愚求之。善法愛者，諸菩薩求。善法愛者復有二種：不善與善。求二乘者名為不善，求大乘者是名為善。善男子！凡夫愛者名之為集，不名為諦。菩薩愛者，名之實諦不名為集。何以故？為度眾生，所以受生，不以愛故而受生也。」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於餘經中，為諸眾生說業為因緣、或說憍慢、或說六觸、或說無明，為五盛陰而作因緣，今以何義說四聖諦，獨以愛性為五陰因？」

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說，諸因緣者非為非因，但是五陰要因於愛。善男子！譬如大王若出遊巡，大臣、眷屬悉皆隨從。愛亦如是，隨愛行處，是諸結等亦復隨行。譬如膩衣，隨有塵著，著則隨住。愛亦如是，隨所愛處，業結亦住。復次善男子！譬如濕地則能生牙，愛亦如是，能生一切業煩惱牙。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大乘大般涅槃，深觀此愛，凡有九種：一如債有餘，二如羅剎女婦，三如妙花莖有毒蛇纏之，四如惡食性所不便而強食之，五如婬女，六如摩樓迦子，七如瘡中息肉，八如暴風，九如彗星。云何名為如債有餘？善男子！譬如窮人，負他錢財，雖償欲畢，餘未畢故，猶繫在獄，而不得脫。聲聞緣覺亦復如是，以有愛習之餘氣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如債有餘。善男子！云何如羅剎女婦？善男子！譬如有人，以羅剎女而為婦妾，是羅剎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噉，子既盡已復噉其夫。善男子！愛羅剎女亦復如是，隨諸眾生，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既盡，復噉眾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唯除菩薩，是名如羅剎女婦。善男子！云何如妙花莖毒蛇纏之？譬如有人性愛好花，不見花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花，不見是愛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即為愛毒之所螫螫，命終墮於三惡道中，唯除菩薩，是名如妙花莖毒蛇纏之。善男

子！云何所不便食而強食之？譬如有人，所不便食而強食之，食已腹痛，患下而死。愛食亦爾，五道眾生，強食貪著，以是因緣墮三惡道，唯除菩薩，是名所不便食而強食之。善男子！云何婬女？譬如愚人與婬女通，而彼婬女巧作種種諂媚現親，悉奪是人所有錢財，錢財既盡便復驅逐。愛之婬女亦復如是，愚人無智與之交通，而是愛女奪其所有一切善法，善法既盡，驅逐令墮三惡道中，唯除菩薩，是名婬女。善男子！云何摩樓迦子？譬如摩樓迦子，若鳥食已，隨糞墮地，或因風吹，來在樹下即便生長，纏繞縛束尼拘陀樹，令不增長，遂至枯死。愛摩樓迦子亦復如是，纏縛凡夫所有善法，不令增長遂至枯滅，既枯滅已，命終之後墮三惡道，唯除菩薩，是名摩樓迦子。善男子！云何瘡中息肉？如人久瘡，中生息肉，其人要當勤心療治，莫生捨心，若生捨心，瘡息增長，虫疽復生，以是因緣即便命終。凡夫愚人五陰瘡痍亦復如是，愛於其中而為息肉，應當勤心療治愛息，若不治者，命終即墮三惡道中，唯除菩薩，是名瘡中息肉。善男子！云何暴風？譬如暴風，能偃山移岳，拔深根栽。愛暴大風，亦復如是，於父母所而生惡心，能拔大智舍利弗等無上深固菩提根栽，唯除菩薩，是名暴風。善男子！云何如彗星？譬如彗星出現天下，一切人民飢饉病瘦、癭諸苦惱。愛之彗星，亦復如是，能斷一切善根種子，令凡夫人孤窮飢饉，生煩惱病，流轉生死受種種苦，唯除菩薩，是名彗星。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察愛結，如是九種。

「善男子！以是義故，諸凡夫人有苦無諦，聲聞緣覺有苦有苦諦而無真實，諸菩薩等解苦無苦，是故無苦而有真實。諸凡夫人有集無諦，聲聞緣覺有集有集諦，諸菩薩等解集無集，是故無集而有真諦。聲聞緣覺有滅非真，菩薩摩訶薩有滅有真諦。聲聞緣覺有道非真，菩薩摩訶薩有道有真諦。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見滅、見滅諦？所謂斷除一切煩惱，若煩惱斷，則名為常；滅煩惱火，則名寂滅，煩惱滅故則得受樂；諸佛菩薩求因緣故，故名為淨；更不復受二十五有故名出世，以出世故名為我常；於色、聲、香、味、觸、男、女、生、住、滅、苦、樂、不苦、不樂，不取相貌，故名畢竟寂滅真諦。善男子！菩薩如是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滅聖諦。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道聖諦？善男子！譬如闇中，因燈得見麁細之物。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因八聖道見一切法，所謂常、無常、有為、無為、有眾生、非眾生、物、非物、苦、樂、我、無我、淨、不淨、煩惱、非煩惱、業、非業、實、不實、乘、非乘、知、不知、陀羅驃、非

陀羅驃、求那、非求那、見、非見、色、非色、道、非道、解、非解。善男子！菩薩如是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道聖諦。」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八聖道是道聖諦，義不相應。何以故？如來或說信心為道，能度諸漏。或時說道不放逸是，諸佛世尊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是菩薩助道之法。或時說言精進是道，如告阿難：『若有人能勤修精進，則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觀身念處，若有繫心，精勤修習是身念處，則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正定為道，如告大德摩訶迦葉：『夫正定者真實是道，非不正定而是道也；若入正定，乃能思惟五陰生滅，非不入定能思惟也。』或說一法，若人修習，能淨眾生，滅除一切憂愁苦惱，逮得正法，所謂念佛三昧。或復說言修無常想，是名為道，如告比丘：『有能多修無常想者，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說空寂阿蘭若處，獨坐思惟，能得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為人演法，是名為道，若聞法已疑網即斷，疑網斷已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持戒是道，如告阿難：『若有精勤修持禁戒，是人則度生死大苦。』或時說言親近善友是名為道，如告阿難：『若有親近善知識者，則具淨戒，若有眾生能親近我，則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或時說言，修慈是道，修學慈者，斷諸煩惱得不動處。或時說言智慧是道，如佛昔為波闍波提比丘尼說：『姊妹！如諸聲聞，以智慧刀，能斷諸流、諸漏煩惱。』或時如來說施是道，如佛往昔告波斯匿王：『大王！當知我於往昔多行惠施，以是因緣，今日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若八聖道是道諦者，如是等經，豈非虛妄？若彼諸經非虛妄者，彼中何緣不說八道為道聖諦？若彼不說，如來往昔何故錯謬？然我定知諸佛如來，久離錯謬。」

爾時世尊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知菩薩大乘微妙經典所有祕密，故作是問。善男子！如是諸經，悉入道諦。善男子！如我所說，若有信道，如是信道，是信根本，是能佐助菩提之道，是故我說無有錯謬。善男子！如來善知無量方便，欲化眾生，故作如是種種說法。善男子！譬如良醫，識諸眾生種種病原，隨其所患而為合藥、并藥所禁，唯水一種不在禁例。或服薑水、或甘草水、或細辛水、或黑石蜜水、或阿摩勒水、或尼婆羅水、或鉢晝羅水、或服冷水、或服熱水、或蒲萄水、或安石榴水。善男子！而是良醫，善知眾生所患種種，藥雖多禁，水不在例。如來亦爾，善知方便，於一法相，隨諸眾生，分別廣說種種名相，彼諸眾生隨所說受，受已修習，除斷煩惱，如彼病人，隨良醫教，所患得除。「復次善男子！如有一人，善解雜語，在大眾中，是諸大眾，熱渴所逼，咸發聲言：『我欲飲水！我欲飲水！』是人即時以清冷水，

隨其種類說言是水，或言波尼、或言欝持、或言紗利藍、或言紗利、或言婆耶、或言甘露、或言牛乳，以如是等無量水名，為大眾說。善男子！如來亦爾，以一聖道，為諸聲聞種種演說，從信根等至八聖道。

「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師，以一種金隨意造作種種瓔珞，所謂鉗鎖、環釧釵璫、天冠臂印，雖有如是差別不同，然不離金。善男子！如來亦爾，以一佛道隨諸眾生種種分別，而為說之。或說一種，所謂諸佛一道無二。復說二種，所謂定、慧。復說三種，謂見、慧、智。復說四種，所謂見道、修道、無學道、佛道。復說五種，所謂信行道、法行道、信解脫道、見到道、身證道。復說六種，所謂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辟支佛道、佛道。復說七種，所謂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除覺分、定覺分、捨覺分。復說八種，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復說九種，所謂八聖道及信。復說十種，所謂十力。復說十一種，所謂十力、大慈。復說十二種，所謂十力、大慈、大悲。復說十三種，所謂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復說十六種，所謂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及佛所得三正念處。復說二十道，所謂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念佛三昧、三正念處。善男子！是道一體，如來昔日為眾生故種種分別。

「復次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所然故，得種種名，所謂木火、草火、糠火、麩火、牛馬糞火。善男子！佛道亦爾，一而無二，為眾生故種種分別。

「復次善男子！譬如一識，分別說六，若至於眼則名眼識，乃至意識亦復如是。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無二，如來為化諸眾生故種種分別。

「復次善男子！譬如一色，眼所見者，則名為色。耳所聞者，則名為聲。鼻所嗅者，則名為香。舌所嘗者，則名為味。身所覺者，則名為觸。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無二，如來為欲化眾生故種種分別。善男子！以是義故，以八聖道分，名道聖諦。善男子！是四聖諦，諸佛世尊次第說之，以是因緣，無量眾生得度生死。」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昔佛一時在恒河岸尸首林中，爾時如來取其樹葉，告諸比丘：『我今手中所捉葉多？一切因地草木葉多？』諸比丘言：『世尊！一切因地草木葉多，不可稱計。如來所捉，少不足言。』『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因大地生草木等；為諸眾生所宣說者，如手中葉。』世尊爾時說如是言：『如來所了無量諸法，若入四諦，則為已說；若不入者，應有五諦。』」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所問，則能利益安隱快樂無量眾生。善男子！如是諸法，悉已攝在四聖諦中。」迦葉菩薩復作是言：「如是等法，若在四諦，如來何故唱言不說？」

佛言：「善男子！雖復入中，猶不名說。何以故？善男子！知四聖諦，有二種智：一者中，二者上。中者聲聞緣覺智，上者諸佛菩薩智。善男子！知諸陰苦，名為中智；分別諸陰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竟不說之。善男子！知諸入者，名之為門，亦名為苦，是名中智；分別諸入，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諸界者，名之為分，亦名為性，亦名為苦，是名中智；分別諸界，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色壞相，是名中智；分別諸色，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受覺相，是名中智；分別諸受，有無量覺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想取相，是名中智；分別是想，有無量取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行作相，是名中智；分別是行，無量作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識分別相，是名中智；分別是識，無量知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愛因緣，能生五陰，是名中智；一人起愛無量無邊，聲聞緣覺所不能知，能知一切眾生所起如是等愛，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滅煩惱，是名中智；分別煩惱，不可稱計，滅亦如是，不可稱計，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是道相，能離煩惱，是名中智；分別道相，無量無邊，所離煩惱，亦無量無邊，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世諦者，是名中智；分別世諦，無量無邊不可稱計，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一切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是第一義，是名中智；知第一義無量無邊不可稱計，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所說世諦、第一義諦，其義云何？世尊，第一義中有世諦不？世諦之中有第一義不？如其有者即是一諦，如其無者將非如來虛妄說耶？」

「善男子！世諦者即第一義諦。」
「世尊！若爾者，則無二諦。」
佛言：「善男子！有善方便，隨順眾生，說有二諦。善男子！若隨言說則有二種：一者世法，二者出世法。善男子！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人知者，名為世諦。善男子！五陰和合，稱言某甲，凡夫眾生隨其所稱，是名世諦；解陰無有某甲名字，離陰亦無某甲名字，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或復有法有名有實，或復有法有名無實。善男子！有名無實者即是世諦；有名有實者是第一義諦。善男子！如我、眾生、壽命、知見、養育、丈夫、作者、受者，熱時之炎、乾闥婆城、龜毛兔角、旋火之輪、諸陰界入，是名世諦；苦集滅道名第一義諦。
「善男子！世法有五種：一者名世、二者句世、三者縛世、四者法世、五者執著世。善男子！云何名世？男女、瓶衣、車乘屋舍，如是等物，是名名世。云何句世？四句一偈，如是等偈，名為句世。云何縛世？捲合、繫結、束縛、合掌，是名縛世。云何法世？如鳴揵槌、集僧、嚴鼓、戒兵、吹貝、知時，是名法世。云何執著世？如望遠人，有染衣者，生想執著，言是沙門非婆羅門；見有結繩橫佩身上，便生念言是婆羅門非沙門也，是名執著世。善男子！如是名為五種世法。善男子！若有眾生於如是等五種世法，心無顛倒，如實而知，是名第一義諦。
「復次善男子！若燒、若割、若死、若壞，是名世諦；無燒、無割、無死、無壞，是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有八苦相，名為世諦；無生、無老、無病、無死、無愛別離、無怨憎會、無求不得、無五盛陰，是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譬如一人多有所能，若其走時則名走者，或收刈時復名刈者，或作飲食名作食者，若治材木則名工匠，鍛金銀時言金銀師，如是一人有多名字；法亦如是，其實是一而有多名。依因父母和合而生名為世諦；十二因緣和合生者名第一義諦。」
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所言實諦，其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言實諦者名曰真法。善男子！若法非真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無顛無倒，無顛倒者乃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無有虛妄，若有虛妄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名曰大乘，非大乘者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是佛所說非魔所說，若是魔說非佛說者，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一道清淨，無有二也。善男子！有常、有樂、有我、有淨，是則名為實諦之義。」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以真實為實諦者，真實之法即是如來、虛空、佛性。若如是者，如來、虛空及與佛性無有差別。」

佛告文殊師利：「有苦有諦有實，有集有諦有實，有滅有諦有實，有道有諦有實。善男子！如來非苦非諦是實，虛空非苦非諦是實，佛性非苦非諦是實。文殊師利！所言苦者為無常相、是可斷相，是為實諦。如來之性，非苦、非無常、非可斷相，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所言集者，能令五陰和合而生，亦名為苦，亦名無常，是可斷相，是為實諦。善男子！如來非是集性，非是陰因，非可斷相，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所言滅者，名煩惱滅，亦常、無常，二乘所得名曰無常，諸佛所得是則名常，亦名證法，是為實諦。善男子！如來之性，不名為滅，能滅煩惱，非常、非無常，不名證知，常住無變，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道者能斷煩惱，亦常、無常，是可修法，是名實諦。如來非道，能斷煩惱，非常、無常、非可修法，常住不變，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

「復次善男子！言真實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真實。真實者即是虛空，虛空者即是真實。真實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真實。文殊師利！有苦、有苦因、有苦盡、有苦對，如來非苦乃至非對，是故為實不名為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苦者有為、有漏、無樂，如來非有為、非有漏、湛然安樂，是實非諦。」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不顛倒者名為實諦。若爾者，四諦之中有四倒不？如其有者，云何說言，無有顛倒名為實諦，一切顛倒不名為實？」

佛告文殊師利：「一切顛倒，皆入苦諦，如諸眾生，有顛倒心，名為顛倒。善男子！譬如有人，不受父母、尊長教勅，雖受不能隨順修行，如是人等名為顛倒，如是顛倒，非不是苦，即是苦也。」

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不虛妄者即是實諦，若爾者，當知虛妄則非實諦。」

佛言：「善男子！一切虛妄皆入苦諦，如有眾生欺誑於他，以是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是等法名為虛妄，如是虛妄，非不是苦，即是苦也。聲聞緣覺、諸佛世尊，遠離不行，故名虛妄。如是虛妄，諸佛二乘所斷除故，故名實諦。」

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大乘是實諦者，當知聲聞、辟支佛乘，則為不實。」

佛言：「文殊師利！彼二乘者，亦實、不實。聲聞緣覺斷諸煩惱，則名為實。無常、不住、是變易法，名為不實。」

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若佛所說名為實者，當知魔說則為不實。世尊！如魔所說，聖諦攝不？」

佛言：「文殊師利！魔所說者，二諦所攝，所謂苦集。凡是一切非法、非律，不能令人而得利益；終日宣說，亦無有人，見苦斷集，

證滅修道，是名虛妄；如是虛妄，名為魔說。」
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一道清淨，無有二者。諸外道等亦復說言：『我有一道，清淨無二。』若言一道是實諦者，與彼外道有何差別？若無差別，不應說言一道清淨。」
佛言：「善男子！諸外道等，有苦集諦，無滅道諦。於非滅中而生滅想，於非道中而生道想，於非果中生於果想，於非因中生於因想，以是義故，彼無一道清淨無二。」
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有常、有我、有樂、有淨是實義者，諸外道等應有實諦，佛法中無。何以故？諸外道輩亦復說言：『諸行是常。云何是常？可意、不可意諸業報等，受不失故。可意者名十善報，不可意者十不善報。若言諸行悉皆無常，而作業者於此已滅，誰復於彼受果報乎？以是義故，諸行是常，殺生因緣故名為常。』世尊！若言諸行悉無常者，能殺、可殺，二俱無常；若無常者，誰於地獄而受罪報？若言定有地獄受報者，當知諸行實非無常。世尊！繫心專念亦名為常，所謂十年所念乃至百年亦不忘失，是故為常。若無常者，本所見事誰憶誰念？以是因緣，一切諸行非無常也。世尊！一切憶想亦名為常，有人先見他人手、腳、頭、項等相，後時若見，便還識之，若無常者，本想應滅。世尊！諸所作業，以久修習，若從初學，或經三年，或經五年，然後善知，故名為常。世尊！算數之法，從一至二，從二至三乃至百千，若無常者，初一應滅，初一若滅誰復至二？如是常一，終無有二。以一不滅，故得至二乃至百千，是故為常。世尊！如讀誦法，讀一阿含至二阿含，乃至三、四阿含，如其無常，所可讀誦終不至四，以是讀誦，增長因緣，故名為常。世尊！瓶衣車乘、如人負債、大地形相、山河樹林、藥木草葉、眾生治病，皆悉是常，亦復如是。世尊！一切外道皆作是說：『諸行是常，若是常者即是實諦。』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樂。云何知耶？受者定得可意報故。世尊！凡受樂者必定得之，所謂大梵天王、大自在天、釋提桓因、毘紐天及諸人天，以是義故，名定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樂，能令眾生，生求望故，飢者求食，渴者求飲，寒者求溫，熱者求涼，極者求息，病者求差，欲者求色，若無樂者彼何緣求？以有求者，故知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作是言，施能得樂。世間之人，好施沙門、諸婆羅門、貧窮困苦，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象馬車乘、末香塗香、眾花屋宅、依止燈明，作如是等種種惠施，為我後世受可意報，是故當知決定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作是言，以因緣故當知有樂，所謂受樂者有因緣故，名為樂觸。若無樂者，何得因緣？如無兔角，則無因緣，有樂因緣，則知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作是言，上中下故，當知有樂，下受樂者釋提桓因，中受樂者大梵天

王，上受樂者大自在天。以有如是上中下故，當知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淨。何以故？若無淨者，不應起欲，若起欲者，當知有淨。又復說言，金銀珍寶、琉璃頗梨、車璩馬瑙、珊瑚真珠、璧玉珂貝、流泉浴池、飲食衣服、花香末香塗香、燈燭之明，如是等物悉是淨法。復次有淨，謂五陰者，即是淨器盛諸淨物，所謂人天、諸仙、阿羅漢、辟支佛、菩薩、諸佛，以是義故名之為淨。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我，有所覩見能造作故。譬如有人，入陶師家，雖復不見陶師之身，以見輪繩定知，其家必是陶師。我亦如是，眼見色已，必知有我。若無我者，誰能見色、聞、聲乃至觸法，亦復如是。復次有我。云何得知？因相故知。何等為相？喘息視眴、壽命役心，受諸苦樂、貪求、瞋恚，如是等法，悉是我相，是故當知必定有我。復次有我，能別味故，有人食果，見已知味，是故當知必定有我。復次有我，云何知耶？執作業故。執鐮能刈、執斧能斫、執瓶盛水、執車能御，如是等事，我執能作，當知必定而有我也。復次有我，云何知耶？即於生時，欲得乳餔、乘宿習故，是故當知必定有我。復次有我，云何知耶？和合利益他眾生故。譬如瓶衣、車乘田宅、山林樹木、象馬牛羊，如是等物若和合者，則有利益。此內五陰亦復如是，眼等諸根有和合故，則利益我，是故當知必定有我。復次有我，云何知耶？有遮法故。如有物故，則有遮礙，物若無者，則無有遮，若有遮者則知有我，是故當知必定有我。復次有我，云何知耶？伴非伴故，親與非親非是伴侶，正法、邪法亦非伴侶，智與非智亦非伴侶。沙門、非沙門，婆羅門、非婆羅門，子、非子，晝、非晝，夜、非夜，我、非我，如是等法，為伴非伴，是故當知必定有我。世尊！諸外道等種種說，有常、樂、我、淨，當知定有常樂我淨。世尊！以是義故，諸外道等亦得說言，我有真諦。」

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門、婆羅門，有常、有樂、有淨、有我者，是非沙門、非婆羅門。何以故？迷於生死，離一切智大導師故。如是沙門、婆羅門等，沈沒諸欲，善法羸損故。是諸外道，繫在貪欲、瞋恚、癡獄，堪忍、愛樂故。是諸外道雖知業果自作自受，而猶不能遠離惡法。是諸外道，非是正法、正命自活。何以故？無智慧火不能消故。是諸外道雖欲貪著上妙五欲，貧於善法，不勤修故。是諸外道雖欲往至正解脫中，而持戒足不成就故。是諸外道雖欲求樂，而不能求樂因緣故。是諸外道雖復憎惡一切諸苦，然其所行，未能遠離諸苦因緣。是諸外道雖為四大毒蛇所纏，猶行放逸，不能謹慎。是諸外道無明所覆，遠離善友，樂在三界無常熾然大火之中，而不能出。是諸外道，遇諸煩惱難愈之病，而復不求大智良醫。是諸外道，方於未來當涉無邊險遠之路，而不知習善法

資糧而自莊嚴。是諸外道常為婬欲災毒所害，而反抱持五欲霜毒。是諸外道瞋恚熾盛，而復反更親近惡友。是諸外道常為無明之所覆蔽，而反推求邪惡之法。是諸外道常為邪見之所誑惑，而反於中生親善想。是諸外道怖食甘果，而種苦子。是諸外道已處煩惱闇室之中，而反遠離大智炬明。是諸外道患煩惱渴，而復反飲諸欲醎水。是諸外道漂沒生死無邊大河，而復遠離無上船師。是諸外道迷惑顛倒，言諸行常，諸行若常，無有是處。◎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三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聖行品第七之四

「◎善男子！我觀諸行悉皆無常。云何知耶？以因緣故。若有諸法從緣生者，則知無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善男子！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因、所作、非無因作，非作、非作者，非相、非無相，非有名、非無名，非名、非色、非長、非短、非陰界入之所攝持，是故名常。善男子！佛性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法，法即是常。善男子！常者即是如來，如來即是僧，僧即是常。以是義故，從因生法，不名為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因生。善男子！是諸外道不見佛性、如來及法，是故外道所可言說，悉是妄語，無有真諦。諸凡夫人，先見瓶衣、車乘舍宅、城郭河水、山林男女、象馬牛羊，後見相似，便言是常。當知其實，非是常也。善男子！一切有為，皆是無常；虛空無為是故為常，佛性無為是故為常。虛空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無為，無為者即是常。常者即是法，法者即是僧，僧即無為，無為者即是常。善男子！有為之法，凡有二種：色法、非色法。非色法者，心心數法。色法者，地、水、火、風。善男子！心名無常。何以故？性是攀緣相，應分別故。善男子！眼識性異，乃至意識性異，是故無常。善男子！色境界異，乃至法境界異，是故無常。善男子！眼識相應異，乃至意識相應異，是故無常。善男子！心若常者，眼識應獨緣一切法。善男子！若眼識異乃至意識異，則知無常。以法相似，念念生滅，凡夫見已，計之為常。善男子！諸因緣相，可破壞故，亦名無常。所謂因眼、因色、因明、因思惟、生於眼識，耳識生時，所因各異，非眼識因緣，乃至意識異亦如是。◎

「◎復次善男子！壞諸行因緣異故，心名無常。所謂修無常心異，修苦、空、無我心異。心若常者，應常修無常，尚不得觀苦、空、無我，況復得觀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外道法中，不能攝取常樂我淨。善男子！當知心法必定無常。復次善男子！心性異故，名為無常。所謂聲聞心性異，緣覺心性異，諸佛心性異。一切外道心有三種：一者出家心，二者在家心，三者在家遠離心。樂相應心異，苦相應心異，不苦不樂相應心異，貪欲相應心異，瞋恚相應心異，愚癡相應心異。一切外道心相亦異，所謂愚癡相應心異，疑惑相應心異，邪見相應心異，進止威儀其心亦異。善男子！心若常者，亦復不能分別諸色，所謂青黃赤白紫色。善男子！心若常者，

諸憶念法不應忘失。善男子！心若常者，凡所讀誦不應增長。復次善男子！心若常者，不應說言已作、今作、當作，若有已作、今作、當作，當知是心必定無常。善男子！心若常者，則無怨、親、非怨、非親。心若常者，則不應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心若常者，雖有所作，不應增長。善男子！以是義故，當知心性各各別異，有別異故當知無常。

「善男子！我今於此非色法中，演說無常，其義已顯。復當為汝說色無常。是色無常，本無有生，生已滅故。內身處胎歌羅邏時，本無有生，生已變故；外諸牙莖，本亦無生，生已變故；是故當知一切色法，悉皆無常。善男子！所有內色，隨時而變，歌羅邏時異、安浮陀時異、伽那時異、閉手時異、諸疱時異、初生時異、嬰孩時異、童子時異、乃至老時各各變異。所謂外色亦復如是，牙異、莖異、枝異、葉異、花異、果異。復次善男子！內味亦異，歌羅邏時乃至老時，各各變異。外味亦爾，牙、莖、枝、葉、花、果味異。歌羅邏時力異，乃至老時力異。歌羅邏時狀貌異，乃至老時狀貌亦異。歌羅邏時果報異，乃至老時果報亦異。歌羅邏時名字異，乃至老時名字亦異。所謂內色，壞已還合，故知無常。外諸樹木，亦壞已還合，故知無常。次第漸生，故知無常。次第生歌羅邏時乃至老時，次第生牙乃至果子，故知無常。諸色可滅，故知無常。歌羅邏滅時異，乃至老滅時異。牙滅時異乃至果滅時異，故知無常。凡夫無知，見相似生，計以為常。以是義故，名曰無常。若無常即是苦，若苦即是不淨。◎

「◎善男子！我因迦葉先問是事，於彼已答。

「復次善男子！諸行無我。善男子！總一切法，謂色、非色。色非我也。何以故？可破、可壞、可裂、可打、生增長故。我者不可破壞、裂打、生長，以是義故，知色非我。非色之法亦復非我。何以故？因緣生故。善男子！若諸外道以專念故，知有我者，專念之性實非我也。若以專念為我性者，過去之事則有忘失，有忘失故定知無我。善男子！若諸外道以憶想故知有我者，無憶想故定知無我。如說見人手有六指，即便問言：『我先何處共相見耶？』若有我者，不應復問；以相問故，定知無我。善男子！若諸外道以有遮故，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有遮故，定知無我。如言調達，終不發言非調達也。我亦如是，若定是我，終不遮我；以遮我故，定知無我。若以遮故，知有我者，汝今不遮，定應無我。善男子！若諸外道，以伴非伴知有我者，以無伴故，應無有我。有法無伴，所謂如來、虛空、佛性，我亦如是實無有伴，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名字故，知有我者，無我法中，亦有我名，如

貧賤人名字富貴。如言我死，若我死者，我則殺我，而我實不可殺，假名殺我；亦如矬人，名為長者。以是義故，定知無我。
「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生已求乳知有我者，善男子！若有我者，一切嬰兒不應執持糞穢、火蛇、毒藥，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復次善男子！一切眾生於三法中，悉有等智，所謂婬欲、飲食恐怖，是故無我。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相貌故，知有我者，善男子！相故無我，無相故亦無我。若人睡時，不能進止、俯仰視眴、不覺苦樂，不應有我。若以進止、俯仰視眴，知有我者，機關木人亦應有我。善男子！如來亦爾，不進、不止、不俯、不仰、不視、不眴，不苦、不樂、不貪、不恚、不癡、不行，如來如是真實有我。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見他食果口中生涎，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憶念故，見則生涎，涎非我也。我亦非涎、非喜非悲、非欠非笑，非臥非起、非飢非飽，以是義故，定知無我。
「善男子！是諸外道癡如小兒，無慧方便，不能了達常與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壽命非壽命、眾生非眾生、實非實、有非有，於佛法中取少許分，虛妄計有常、樂、我、淨，而實不知常樂我淨。如生盲人不識乳色，便問他言：『乳色何似？』他人答言：『色白如貝。』盲人復問：『是乳色者如貝聲耶？』答言：『不也。』復問：『貝色為何似耶？』答言：『猶稻米末。』盲人復問：『乳色柔軟如稻米末耶？稻米末者復何所似？』答言：『猶如雨雪。』盲人復言：『彼稻米末冷如雪耶？雪復何似？』答言：『猶如白鶴。』是生盲人雖聞如是四種譬喻，終不能得識乳真色。是諸外道亦復如是，終不能識常樂我淨。善男子！以是義故，我佛法中有真實諦，非於外道。」
文殊師利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於今臨般涅槃，方更轉於無上法輪，乃作如是分別真諦。」
佛告文殊師利：「汝今云何故於如來生涅槃想？善男子！如來實是常住不變，不般涅槃。善男子！若有計我是佛，我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即是法，法是我所。我即是道，道是我所。我即世尊，世尊即是我所。我即聲聞，聲聞即是我所。我能說法，令他聽受，我轉法輪，餘人不能。如來終不作如是計，是故如來不轉法輪。善男子！若有人作如是妄計，我即是眼，眼即是我所，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我即是色，色是我所，乃至法亦如是。我即是地，地即是我所，水火風等亦復如是。善男子！若有人言，我即是信，信是我所。我是多聞，多聞即是我所。我是檀波羅蜜，檀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尸波羅蜜，尸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羼提波羅蜜羼提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毘梨耶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禪波羅蜜，禪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即是

我所。我是四念處，四念處即是我所。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亦復如是。善男子！如來終不作如是計，是故如來不轉法輪。善男子！若言常住無有變易，云何說言佛轉法輪？是故汝今不應說言，如來方更轉於法輪。

「善男子！譬如因眼，緣色、緣明、緣思惟，因緣和合，得生眼識。善男子！眼不念言，我能生識；色乃至思惟，終不念言我生眼識，眼識亦復不作念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是等法，因緣和合，得名為見。善男子！如來亦爾，因六波羅蜜、三十七助菩提之法，覺了諸法，復因咽喉、舌齒脣口、言語音聲，為憍陳如初始說法，名轉法輪。以是義故，如來不名轉法輪也。

「善男子！若不轉者，即名為法，法即如來。善男子！譬如因燧、因鑽、因手、因乾牛糞，而得生火，燧亦不言我能生火，鑽手牛糞各不念言我能生火，火亦不言我能自生。如來亦爾，因六波羅蜜，乃至憍陳如，名轉法輪。如來亦復不生念言，我轉法輪。

「善男子！若不生者，是則名為轉正法輪，是轉法輪，即名如來。善男子！譬如因酪、因水、因攢、因瓶、因繩、因人手捉，而得出蘇，酪不念言我能出蘇，乃至人手亦不念言我能出蘇，蘇亦不言我能自出，眾緣和合，故得出蘇。如來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

「善男子！若不出者，是則名為轉正法輪，是轉法輪即是如來。善男子！譬如因子、因地、因水、因火、因風、因糞、因時、因人作業，而牙得生。善男子！子亦不言我能生牙，乃至作業亦不念言我能生牙，牙亦不言我能自生。如來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

「善男子！若不能者，是則名為轉正法輪，是轉法輪即是如來。善男子！譬如因鼓、因空、因皮、因人、因桴和合出聲，鼓不念言我能出聲，乃至桴亦如是，聲亦不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來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善男子！轉法輪者名為不作，不作者即轉法輪。轉法輪者即是如來。善男子！轉法輪者乃是諸佛世尊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虛空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為法。如來亦爾，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為法。如如來性，佛性亦爾，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為法。

「善男子！諸佛世尊語有二種：一者世語，二者出世語。善男子！如來為諸聲聞緣覺說於世語，為諸菩薩說出世語。善男子！是諸大眾復有二種：一者求小乘，二者求大乘。我於昔日波羅柰城，為諸聲聞轉于法輪；今始於此拘尸那城，為諸菩薩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復有二人：中根、上根。為中根人，於波羅柰轉於法輪；為上根人，人中象王，迦葉菩薩等，今於此間拘尸那城，轉大法輪。善男子！極下根者如來終不為轉法輪，極下根者即一闡提。復次善男子！求佛道者復有二種：一中精進，二上精進。於波羅柰，為中精

進轉於法輪；今於此間拘尸那城，為上精進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榇城初轉法輪，八萬天人得須陀洹果；今於此間拘尸那城，八十萬億人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善男子！波羅榇城，大梵天王稽首請我轉於法輪；今於此間拘尸那城，迦葉菩薩稽首請我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榇城轉法輪時，說無常、苦、空、無我；今於此間拘尸那城轉法輪時，說常、樂、我、淨。

「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榇城轉法輪時，所出音聲聞于梵天；如來今於拘尸那城轉法輪時，所出音聲，遍於東方二十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諸佛世尊凡有所說，皆悉名為轉法輪也。善男子！譬如聖王所有輪寶，未降伏者能令降伏，已降伏者能令安隱。善男子！諸佛世尊凡所說法，亦復如是，無量煩惱未調伏者，能令調伏，已調伏者令生善根。善男子！譬如聖王所有輪寶，則能消滅一切怨賊。如來演法亦復如是，能令一切諸煩惱賊，皆悉寂靜。復次善男子！譬如聖王所有輪寶，下上迴轉。如來說法亦復如是，能令下趣諸惡眾生，上生人天乃至佛道。善男子！是故汝今不應讚言，如來於此更轉法輪。」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於此義非為不知，所以問者，為欲利益諸眾生故。世尊！我已久知轉法輪者，實是諸佛如來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

爾時世尊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是名菩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所行聖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復以何義名為聖行？」「善男子！聖名諸佛世尊，以是義故，名為聖行。」

「世尊！若是諸佛之所行者，則非聲聞、緣覺、菩薩所能修行。」

「善男子！是諸世尊安住於此大般涅槃，而作如是開示分別，演說其義，以是義故，名曰聖行。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如是聞已，則能奉行，故名聖行。善男子！是菩薩摩訶薩得是行已，則得住於無所畏地。善男子！若有菩薩得住如是無所畏地，則不復畏貪恚愚癡、生老病死，亦復不畏惡道、地獄、畜生餓鬼。善男子！惡有二種：一者阿修羅，二者人中。人中有三種惡：一者一闡提，二者誹謗方等經典，三者犯四重禁。善男子：住是地中諸菩薩等，終不畏墮如是惡中；亦復不畏沙門、婆羅門、外道邪見、天魔波旬；亦復不畏受二十五有；是故此地，名無所畏。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無畏地，得二十五三昧，壞二十五有。善男子！得無垢三昧能壞地獄有，得無退三昧能壞畜生有，得心樂三昧能壞餓鬼有，得歡喜三昧能壞阿修羅有，得日光三昧能斷弗婆提有，得月光三昧能斷瞿耶尼有，得熱炎三昧能斷鬱單越有，得如幻三昧能斷閻浮提有，得一切法不動

三昧能斷四天處有，得難伏三昧能斷三十三天處有，得悅意三昧能斷炎摩天有，得青色三昧能斷兜率天有，得黃色三昧能斷化樂天有，得赤色三昧能斷他化自在天有，得白色三昧能斷初禪有，得種種三昧能斷大梵天有，得雙三昧能斷二禪有，得雷音三昧能斷三禪有，得霆雨三昧能斷四禪有，得如虛空三昧能斷無想有，得照鏡三昧能斷淨居阿那含有，得無礙三昧能斷空處有，得常三昧能斷識處有，得樂三昧能斷不用處有，得我三昧能斷非想非非想處有。善男子！是名菩薩得二十五三昧，斷二十五有。

「善男子！如是二十五三昧，名諸三昧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入如是等諸三昧王，若欲吹壞須彌山王隨意即能，欲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心之所念亦悉能知，欲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內於己身一毛孔中隨意即能，亦令眾生無迫迮想，若欲化作無量眾生悉令充滿三千大千世界中者亦能隨意，欲分一身以為多身，復合多身以為一身，雖作如是，心無所著，猶如蓮花。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得入如是三昧王已，即得住於自在之地。菩薩得住是自在地，得自在力，隨欲生處，即得往生。善男子！譬如聖王領四天下，隨意所行無能障礙。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一切生處若欲生者，隨意往生。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見地獄一切眾生，有可化令住善根者，菩薩即往而生其中。菩薩雖生，非本業果；菩薩摩訶薩住自在地力因緣故，而生其中。善男子！菩薩摩訶薩雖在地獄，不受熾然、碎身等苦。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所可成就如是功德，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尚不可說，何況諸佛所有功德而當可說？」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住無垢藏王，有大威德，成就神通，得大總持三昧，具足得無所畏，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菩薩所可成就功德智慧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實不可說。我意猶謂，故不如是大乘經典。何以故？因是大乘方等經力故，能出生諸佛世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時佛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是諸大乘方等經典，雖復成就無量功德，欲比是經不得為喻，百倍、千倍、百千萬億倍，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善男子！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眾病皆除，所有諸藥，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從佛出生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經，從方等經出般若波羅蜜，從般若波羅蜜出大涅槃，猶如醍醐。言醍醐者，喻於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善男子！以是義故，說言如來所有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稱計。」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讚，大涅槃經猶如醍醐最上最妙，若有能服，眾病悉除，一切諸藥悉入其中。我聞是已，竊復思

念，若有不能聽受是經，當知是人，為大愚癡無有善心。世尊！我於今者，實能堪忍剝皮為紙、刺血為墨、以髓為水、折骨為筆，書寫如是大涅槃經，書已讀誦，令其通利，然後為人廣說其義。世尊！若有眾生貪著財物，我當施財，然後以是大涅槃經，勸之令讀。若尊貴者，先以愛語而隨其意，然後漸當以是大乘大涅槃經勸之令讀。若凡庶者，當以威勢，逼之令讀。若憍慢者，我當為其而作僕使，隨順其意令其歡喜，然後當以大般涅槃而教導之。若有誹謗大乘經者，當以勢力摧之令伏，既摧伏已，然後勸之令讀大涅槃經。若有愛樂大乘經者，我躬當往，恭敬供養、尊重讚歎。」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汝甚愛樂大乘經典、貪大乘經、愛大乘經、味大乘經，信敬尊重供養大乘。善男子！汝今以此善心因緣，當得超越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大菩薩，在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亦不久復當如我，廣為大眾演說如是大般涅槃、如來、佛性，諸佛所說祕密之藏。善男子！過去之世，佛日未出，我於爾時，作婆羅門，修菩薩行，悉能通達一切外道所有經論。修寂滅行，具足威儀，其心清淨，不為外來能生欲想之所破壞，滅瞋恚火，受持常、樂、我、淨之法，周遍求索大乘經典，乃至不聞方等名字。我於爾時住於雪山，其山清淨，流泉浴池、樹林藥木，充滿其地，處處石間有清流水，多諸香花周遍嚴飾，眾鳥禽獸不可稱計，甘果滋繁種別難計。復有無量藕根、甘根、青木香根。我於爾時獨處其中，唯食諸果，食已繫心思惟坐禪，經無量歲，亦不聞有如來出世大乘經名。善男子！我修如是難行、苦行時，釋提桓因等諸天人心大驚怪，即共集會，各各相謂，而說偈言：

「『各共相指示，　清淨雪山中，
寂靜離欲主，　功德莊嚴王。
以離貪瞋慢，　永斷諂愚癡，
口初未曾說，　麁惡等語言。』

「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歡喜，復說偈言：

「『如是離欲人，　清淨勤精進，
將不求帝釋，　及以諸天耶？
若是外道者，　修行諸苦行，
是人多欲求，　帝釋所坐處。』

「爾時復有一仙天子，即為帝釋而說偈言：

「『天主憍尸迦！　不應生此慮，
外道修苦行，　何必求帝處？』

「說是偈已復作是言：『憍尸迦！世有大士，為眾生故不貪己身，為欲利益諸眾生故，而修種種無量苦行。如是之人，見生死中諸過咎故，設見珍寶滿此大地、諸山、大海，不生貪著，如視涕唾。如是大士，棄捨財寶、所愛妻子、頭目髓腦、手足支節、所居舍宅、象馬車乘、奴婢僮僕，亦不願求生於天上，唯求欲令一切眾生得受快樂。如我所解，如是大士清淨無染，眾結永盡，唯欲求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釋提桓因復作是言：『如汝言者，是人則為攝取一切世間所有眾生。大仙！若此世間有佛樹者，能除一切諸天世人及阿修羅煩惱毒蛇。若諸眾生住是佛樹陰涼中者，煩惱諸毒悉得消滅。大仙！是人若當未來世中作善逝者，我等悉當得滅無量熾然煩惱。如是之事實為難信。何以故？無量百千諸眾生等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見少微緣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便動轉。如水中月，水動則動。猶如畫像，難成易壞。菩提之心亦復如是，難發易壞。大仙！如有多人，以諸鎧仗牢自莊嚴，欲前討賊，臨陣恐怖則便退散。無量眾生亦復如是，發菩提心，牢自莊嚴，見生死過，心生恐怖，即便退散。大仙！我見如是無量眾生發心之後，皆生動轉，是故我今雖見是人修於苦行，無惱、無熱、住於險道，其行清淨未能信也。我今要當自往試之，知其實能堪任荷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重擔不？大仙！猶如車有二輪，則能載用。鳥有二翼，堪任飛行。是苦行者，亦復如是。我雖見其堅持禁戒，未知其人有深智不？若有深智，當知則能堪任荷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重擔也。大仙！譬如魚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如菴羅樹，花多果少。眾生發心乃有無量，及其成就，少不足言。大仙！我當與汝俱往試之。大仙！譬如真金三種試已，乃知其真，謂燒、打、磨。試彼苦行者，亦當如是。』
「爾時釋提桓因，自變其身作羅剎像，形甚可畏，下至雪山，去其不遠而便立住。是時羅剎，心無所畏，勇健難當，辯才次第，其聲清雅，宣過去佛所說半偈：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說是半偈已，便住其前，所現形貌甚可怖畏。顧眄遍視，觀於四方。是苦行者，聞是半偈，心生歡喜。譬如估客，於險難處夜行失伴，恐怖推求，還遇同侶，心生歡喜，踊躍無量。亦如久病，未遇

良醫，瞻病好藥後卒得之。如人沒海，卒遇船舫。如渴乏人，遇清冷水。如為怨逐，忽然得脫。如久繫人卒聞得出。亦如農夫炎旱值雨。亦如行人還得歸家，家人見已，生大歡喜。善男子！我於爾時聞是半偈，心中歡喜亦復如是，即從座起，以手舉髮，四向顧視而說是言：『向所聞偈，誰之所說？』爾時亦更不見餘人，唯見羅剎。即說是言：『誰開如是解脫之門，誰能雷震諸佛音聲？誰於生死睡眠之中，而獨覺寤唱如是言？誰能於此，示道生死飢饉眾生無上道味？無量眾生沈生死海，誰能於中作大船師？是諸眾生常為煩惱重病所纏，誰能於中為作良醫？說是半偈啟悟我心，猶如半月漸開蓮花。』善男子！我於爾時更無所見，唯見羅剎。復作是念：『將是羅剎說是偈耶？』仍復生疑：『或非其說，何以故？是人形容甚可怖畏。若有得聞是偈句者，一切恐怖、醜陋即除。何有此人形貌如是，能說此偈？不應火中出於蓮花，非日光中出生冷水。』善男子，我於爾時復作是念：『我今無智，而此羅剎或能得見過去諸佛，從諸佛所聞是半偈，我今當問。』即便前至是羅剎所，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於何處得是過去離怖畏者所說半偈？大士！復於何處而得如是半如意珠？大士！是半偈義，乃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之正道也。一切世間無量眾生，常為諸見羅網所覆，終身於此外道法中，初不曾 聞，如是出世十力、世雄所說空義。』

「善男子！我問是已，即答我言：『大婆羅門！汝今不應問我是義。何以故？我不食來已經多日，處處求索，了不能得。飢渴苦惱，心亂謵語，非我本心之所知也。假使我今力能飛行虛空至欝單越，乃至天上，處處求食亦不能得，以是之故，我說是語。』善男子！我時即復語羅剎言：『大士！若能為我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為汝弟子。大士！汝所說者，名字不終，義亦不盡。以何因緣不欲說耶？夫財施者則有竭盡，法施因緣不可盡也。雖無有盡，多所利益。我今聞此半偈法已，心生驚疑，汝今幸可為我除斷，說此偈竟，我當終身為汝弟子。』羅剎答言：『汝智太過，但自憂身，都不見念，今我定為飢苦所逼，實不能說。』我即問言：『汝所食者，為是何物？』羅剎答言：『汝不足問，我若說者，令多人怖。』我復問言：『此中獨處，更無有人，我不畏汝，何故不說？』羅剎答言：『我所食者，唯人暖肉。其所飲者，唯人熱血。自我薄福，唯食此食，周遍求索困不能得。世雖多人，皆有福德，兼為諸天之所守護，而我無力不能得殺。』善男子！我復語言：『汝但具足，說是半偈，我聞偈已，當以此身奉施供養。大士！我設命終，如此之身無所復用，當為虎狼、鵄梟、鵰鷲之所噉食，然復不得一毫之福。我今為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捨不堅身，以易

堅身。』羅剎答言：『誰當信汝如是之言，為八字故，棄所愛身？』善男子！我即答言：『汝真無智，譬如有人，施他凡器，得七寶器。我亦如是，捨不堅身，得金剛身。汝言誰當信者？我今有證，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及四天王，能證是事。復有天眼諸菩薩等，為欲利益無量眾生，修行大乘具六度者，亦能證知。復有十方諸佛世尊利眾生者，亦能證我，為八字故，捨於身命。』羅剎復言：『汝若如是能捨身者，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其餘半偈。』

「善男子！我於爾時聞是事已，心中歡喜，即解己身所著鹿皮，為此羅剎敷置法座，白言：『和上！願坐此座。』我即於前，叉手長跪，而作是言：『唯願和上！善為我說，其餘半偈，令得具足。』羅剎即說：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爾時羅剎說是偈已復作是言：『菩薩摩訶薩，汝今已聞具足偈義，汝之所願為悉滿足，若必欲利諸眾生者，時施我身。』善男子！我於爾時深思此義，然後處處，若石、若壁、若樹、若道，書寫此偈，即便更繫所著衣裳，恐其死後身體露現，即上高樹。爾時樹神復問我言：『善哉，仁者！欲作何事？』善男子！我時答言：『我欲捨身，以報偈價。』樹神問言：『如是偈者，何所利益？』我時答言：『如是偈句，乃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說開空法道，我為此法，棄捨身命。不為利養、名聞、財寶、轉輪聖王、四大天王、釋提桓因、大梵天王、人天中樂，為欲利益一切眾生，故捨此身。』善男子！我捨身時，復作是言：『願令一切慳惜之人，悉來見我，捨離此身。若有少施起貢高者，亦令得見，我為一偈捨此身命，如棄草木。』我於爾時說是語已，尋即放身自投樹下，下未至地時，虛空之中出種種聲，其聲乃至阿迦尼吒。爾時羅剎還復釋身，即於空中接取我身，安置平地。

「爾時釋提桓因及諸天人、大梵天王，稽首頂禮於我足下，讚言：『善哉，善哉，真是菩薩，能大利益無量眾生，欲於無明黑闇之中然大法炬。由我愛惜如來大法，故相嬈惱，唯願聽我懺悔罪咎。汝於未來必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見濟度。』爾時釋提桓因及諸天眾，頂禮我足，於是辭去，忽然不現。

「善男子！如我往昔為半偈故，捨棄此身，以是因緣，便得超越足十二劫，在彌勒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得如是無量功德，皆由供養如來正法。善男子！汝今亦爾，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則已超過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菩薩上。善男子！是名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修於聖行。◎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四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梵行品第八之一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梵行？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住七善法，得具梵行。何等為七？一者知法，二者知義，三者知時，四者知足，五者自知，六者知眾，七者知尊卑。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知法？善男子！是菩薩摩訶薩知十二部經，謂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優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曰(他本云目)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摩、優波提舍。

「善男子！何等名為修多羅經？從如是我聞乃至歡喜奉行，如是一切名修多羅。

「何等名為祇夜經？佛告諸比丘，昔我與汝愚無智慧，不能如實見四真諦，是故流轉久處生死，沒大苦海。何等為四？苦、集、滅、道。如佛昔日為諸比丘說契經竟，爾時復有利根眾生，為聽法故，後至佛所，即便問人：『如來向者為說何事？』佛時知已，即因本經，以偈頌曰：

「『我昔與汝等，　不見四真諦，
是故久流轉，　生死大苦海。
若能見四諦，　則得斷生死，
生有既已盡，　更不受諸有。』

「是名祇夜經。

「何等名為授記經？如有經律，如來說時，為諸大人，受佛記別：『汝阿逸多，未來有王，名曰蠰佉，當於是世，而成佛道，號曰彌勒。』是名授記經。

「何等名為伽陀經？除修多羅及諸戒律，其餘有說四句之偈，所謂：

「『諸惡莫作，　諸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是名伽陀經。

「何等名為優陀那經？如佛晡時入於禪定，為諸天眾廣說法要。時諸比丘各作是念：『如來今者為何所作？』如來明旦從禪定起，無

有人問，以他心智即自說言：『比丘當知，一切諸天壽命極長。汝諸比丘！善哉為他，不求己利。善哉少欲，善哉知足，善哉寂靜。』如是諸經無問自說，是名優陀那經。
「何等名為尼陀那經？如諸經偈，所因根本，為他演說。如舍衛國，有一丈夫，羅網捕鳥，得已籠繫，隨與水穀而復還放。世尊知其本末因緣，而說偈言：

「『莫輕小罪，　以為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是名尼陀那經。
「何等名為阿波陀那經？如戒律中所說譬喻，是名阿波陀那經。
「何等名為伊帝曰(他本云目)多伽經？如佛所說，比丘當知，我出世時，所可說者，名曰戒經。鳩留秦佛出世之時，名甘露鼓。拘那含牟尼佛時，名曰法鏡。迦葉佛時，名分別空。是名伊帝曰多伽經。
「何等名為闍陀伽經？如佛世尊，本為菩薩，修諸苦行。所謂比丘當知，我於過去作鹿、作麤、作麞、作兔，作粟散王、轉輪聖王、龍、金翅鳥，諸如是等，行菩薩道時所可受身，是名闍陀伽。
「何等名為毘佛略經？所謂大乘方等經典，其義廣大猶如虛空，是名毘佛略。
「何等名為未曾有經？如彼菩薩，初出生時，無人扶持，即行七步，放大光明，遍觀十方。亦如獼猴手捧蜜器，以獻如來。如白項狗，佛邊聽法。如魔波旬變為青牛，行瓦鉢間，令諸瓦鉢互相樸觸，無所傷損。如佛初生，入天廟時，令彼天像，起下禮敬。如是等經，名未曾有經。
「何等名為優波提舍經？如佛世尊所說諸經，若作議論，分別廣說，辯其相貌，是名優波提舍經。菩薩若能如是了知十二部經，名為知法。◎
「◎云何菩薩摩訶薩知義？菩薩摩訶薩若於一切文字、語言，廣知其義，是名知義。云何菩薩摩訶薩知時？善男子！菩薩善知，如是時中任修寂靜，如是時中任修精進，如是時中任修捨定，如是時中任供養佛，如是時中任供養師，如是時中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具足般若波羅蜜，是名知時。云何菩薩摩訶薩知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知足，所謂食飲衣藥、行住坐臥、睡寤語默，是名知足。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自知？是菩薩自知，我有如是信、如是戒、如是多聞、如是捨、如是慧、如是去來、如是正念、如是善行，如是問、如是答，是名自知。云何菩薩摩訶薩知眾？善男子！是菩薩知如是等，是剎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

應於是眾如是行來、如是坐起、如是說法、如是問答，是名知眾。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知人中尊卑？善男子！人有二種：一者信，二者不信。菩薩當知信者是善，其不信者不名為善。復次信有二種：一者常往僧坊，二者不往菩薩。當知其往者善，其不往者不名為善。往僧坊者復有二種：一者禮拜，二不禮拜。菩薩當知禮拜者善，不禮拜者不名為善。其禮拜者復有二種：一者聽法，二者不聽法。菩薩當知聽法者善，不聽法者不名為善。其聽法者復有二種：一至心聽，二不至心。菩薩當知至心聽者是則名善，不至心者不名為善。至心聽法復有二種：一者思義，二不思義。菩薩當知思義者善，不思義者不名為善。其思義者復有二種：一如說行，二不如說行。如說行者是則為善，不如說行不名為善。如說行者復有二種：一求聲聞，不能利安饒益一切苦惱眾生；二者迴向無上大乘，利益多人令得安樂。菩薩應知能利多人得安樂者，最上最善。善男子！如諸寶中，如意寶珠最為勝妙，如諸味中甘露最上，如是菩薩於人天中最勝最上，不可譬喻。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住七善法。菩薩住是七善法已，得具梵行。

「復次善男子！復有梵行，謂慈、悲、喜、捨。」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多修慈，能斷瞋恚，修悲心者亦斷瞋恚，云何而言四無量心？推義而言，則應有三。世尊！慈有三緣：一緣眾生，二緣於法，三則無緣。悲、喜、捨心亦復如是。若從是義，唯應有三，不應有四。眾生緣者，緣於五陰願與其樂，是名眾生緣。法緣者，緣諸眾生所須之物而施與之，是名法緣。無緣者，緣於如來，是名無緣。慈者多緣貧窮眾生，如來大師永離貧窮受第一樂，若緣眾生，則不緣佛，法亦如是。以是義故，緣如來者，名曰無緣。世尊！慈之所緣一切眾生，如緣父母、妻子親屬，以是義故，名曰眾生緣。法緣者，不見父母、妻子親屬，見一切法皆從緣生，是名法緣。無緣者，不住法相及眾生相，是名無緣。悲、喜、捨心亦復如是，是故應三，不應有四。世尊！人有二種：一者見行，二者愛行。見行之人多修慈悲，愛行之人多修喜捨。是故應二，不應有四。世尊！夫無量者，名曰無邊，邊不可得，故名無量。若無量者，則應是一，不應言四。若言四者，何得無量？是故應一，不應四也。」

佛告迦葉：「善男子！諸佛如來為諸眾生所宣法要，其言祕密，難可了知。或為眾生說一因緣。如說何等為一因緣？所謂一切有為之法。善男子！或說二種：因之與果。或說三種：煩惱、業，苦。或說四種，無明、諸行、生與老死。或說五種，所謂受、愛、取、有及生。或說六種，三世因果。或說七種，謂識、名、色、六入、觸、受及以愛取。或說八種，除無明、行及生老死，其餘八事；或

說九種，如城經中，除無明、行、識，其餘九事。或說十一，如為薩遮尼犍子說，除生一法，其餘十一。或時具說十二因緣，如王舍城，為迦葉等，具說十二無明乃至生老病死。善男子！如一因緣，為眾生故，種種分別，無量心法亦復如是。善男子！以是義故，於諸如來深祕行處，不應生疑。善男子！如來世尊，有大方便，無常說常，常說無常；說樂為苦，說苦為樂；不淨說淨，淨說不淨；我說無我，無我說我；於非眾生說為眾生，於實眾生說非眾生；非物說物，物說非物；非實說實，實說非實；非境說境，境說非境；非生說生，生說非生；乃至無明說明、明說無明；色說非色，非色說色；非道說道，道說非道。善男子！如來以是無量方便，為調眾生，豈虛妄耶？善男子！或有眾生貪於財貨，我於其人自化其身作轉輪王，於無量歲，隨其所須種種供給，然後教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眾生貪著五欲，於無量歲，以妙五欲充足其願，然後勸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眾生榮豪自貴，我於其人無量歲中為作僕使，趍走給侍，得其心已，即復勸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眾生性悋自是，須人呵諫，我於無量百千歲中，教訶敦喻，令其心調，然後復勸，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來如是，於無量歲，以種種方便，令諸眾生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豈虛妄耶？諸佛如來，雖處眾惡，無所染污，猶如蓮花。善男子！應如是知四無量義。

「善男子！是無量心，體性有四，若有修行，生大梵處。善男子！如是無量，伴侶有四，是故名四。夫修慈者能斷貪欲，修悲心者能斷瞋恚，修喜心者能斷不樂，修捨心者能斷貪欲瞋恚眾生。善男子！以是義故，得名為四，非一、二、三。善男子！如汝所言，慈能斷瞋，悲亦如是，應說三者，汝今不應作如是難。何以故？善男子，恚有二種：一能奪命，二能鞭撻。修慈則能斷彼奪命，修悲能除彼鞭撻者。善男子！以是義故，豈非四耶？復次瞋有二種：一瞋眾生，二瞋非眾生。修慈心者斷瞋眾生，修悲心者斷非眾生。復次瞋有二種：一有因緣，二無因緣。修慈心者斷有因緣，修悲心者斷無因緣。復次瞋有二種：一者久於過去修習，二者於今現在修習。修慈心者能斷過去，修悲心者斷於現在。復次瞋有二種：一瞋聖人，二瞋凡夫。修慈心者斷瞋聖人，修悲心者斷瞋凡夫。復次瞋有二種：一上、二中。修慈斷上，修悲斷中。善男子！以是義故，則名為四，何得難言應三非四？是故迦葉！是無量心，伴侶相對，分別為四。復以器故，應名為四。器若有慈，則不得有悲、喜、捨心。以是義故，應四無減。善男子！以行分別，故應有四，若行慈時，無悲、喜、捨，是故有四。

「善男子！以無量故，亦得名四。夫無量者則有四種，有無量心，有緣、非自在；有無量心，自在、非緣；有無量心，亦緣、亦自在；有無量心，非緣、非自在。何等無量，有緣、非自在？緣於無量無邊眾生，而不能得自在三昧，雖得不定，或得或失。何等無量，自在、非緣？如緣父母、兄弟姊妹，欲令安樂，非無量緣。何等無量，亦緣、亦自在？謂諸佛菩薩。何等無量，非緣、非自在？聲聞緣覺，不能廣緣無量眾生，亦非自在。善男子！以是義故，名四無量，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乃是諸佛如來境界。善男子！如是四事，聲聞緣覺雖名無量，少不足言。諸佛菩薩，則得名為無量無邊。」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實如聖教，諸佛如來所有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及。世尊！頗有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得慈悲心，非是大慈大悲心不？」

佛言有：「善男子！菩薩若於諸眾生中，三品分別：一者親人，二者怨憎，三者中人。於親人中，復作三品，謂上、中、下；怨憎亦爾。是菩薩摩訶薩於上親中與增上樂，於中下親亦復平等與增上樂，於上怨中與少分樂，於中怨所與中品樂，於下怨中與增上樂。菩薩如是轉復修習，於上怨中與中品樂，於中下怨等與增上樂。轉復修習，於上中下等與上樂，若上怨中與上樂者，爾時得名慈心成就。菩薩爾時於父母所及上怨中，得平等心，無有差別。善男子！是名得慈，非大慈也。」

「世尊！何緣菩薩得如是慈，猶故不得名為大慈？」

「善男子！以難成故，不名大慈。何以故？久於過去無量劫中，多集煩惱，未修善法，是故不能於一日中，調伏其心。善男子！譬如剉豆，乾時錐刺，終不可著。煩惱堅硬，亦復如是，雖一日夜，繫心不散，難可調伏。又如家犬，不畏於人，山林野鹿，見人怖走。瞋恚難去，如守家狗；慈心易失，如彼野鹿。是故此心難可調伏，以是義故，不名大慈。復次善男子！譬如畫石，其文常在。畫水速滅，勢不久住。瞋如畫石，諸善根本如彼畫水，是故此心難得調伏。如大火聚，其明久住；電光之明不得暫停。瞋如火聚，慈如電明，是故此心難得調伏，以是義故，不名大慈。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初地，名曰大慈。何以故？善男子！最極惡者名一闡提，初住菩薩修大慈時，於一闡提心無差別，不見其過故不生瞋，以是義故得名大慈。善男子！為諸眾生除無利益，是名大慈；欲與眾生無量利樂，是名大悲；於諸眾生心生歡喜，是名大喜；無所擁護，名為大捨；若不見我、法相、己身，見一切法平等無二，是名大捨；自捨己樂，施與他人，是名大捨。善男子！唯四無量，能令菩薩增長具足六波羅蜜，其餘諸行不必能爾。善男

子！菩薩摩訶薩先得世間四無量心，然後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次第方得出世間者。善男子！因世無量，得出世無量，以是義故，名大無量。」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除無利益，與利樂者實無所為。如是思惟，即是虛觀，無有實利。世尊！譬如比丘，觀不淨時，見所著衣，悉是皮相，而實非皮。所可食噉，皆作虫相，而實非虫。觀大豆羹，作下汁想，而實非羹。觀所食酪，猶如髓腦，而實非腦。觀骨碎末，猶如麨相，而實非麨。四無量心亦復如是，不能真實利益眾生，令其得樂。雖口發言與眾生樂，而實不得，如是之觀非虛妄耶？世尊！若非虛妄，實與樂者，而諸眾生何故不以諸佛菩薩威德力故，一切受樂？若當真實，不得樂者，如佛所說：『我念往昔，獨修慈心，經此劫世七返成壞，不來此生。世界成時，生梵天中。世界壞時，生光音天。若生梵天，力勢自在，無能摧伏，於千梵中最勝最上，名大梵王。有諸眾生，皆於我所，生最上想。三十六返，作忉利天王釋提桓因，無量百千，作轉輪王，獨修慈心，乃得如是人天果報。』若不實者，云何得與此義相應？」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真勇猛，無所畏懼。」即為迦葉而說偈言：

「若於一眾生，　不生瞋恚心，
而願與彼樂，　是名為慈善。
一切眾生中，　若起於悲心，
是名聖種性，　得福報無量。
設使五通仙，　悉滿此大地，
有大自在天，　奉施其所安。
象馬種種物，　所得福報果，
不及修一慈，　十六分中一。

「善男子！夫修慈者，實非妄想，諦是真實。若是聲聞緣覺之慈，是名虛妄。諸佛菩薩真實不虛。云何知耶？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者，觀土為金，觀金為土，地作水相，水作地相，水作火相，火作水相，地作風相，風作地相，隨意成就無有虛妄；觀實眾生為非眾生，觀非眾生為實眾生，悉隨意成，無有虛妄。善男子！當知菩薩四無量心，是實思惟，非不真實。復次善男子！云何名為真實思惟？謂能斷除諸煩惱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斷貪欲，修悲心者能斷瞋恚，修喜心者能斷不樂，修捨心者能斷貪恚及眾生相，以是故名真實思惟。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四無量心，能為一切諸善根本。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不得見貧窮眾生，無緣生慈。若不生慈，則不能起惠施之心，以施因緣，令諸眾生得安隱樂，所謂食飲、車乘衣服、花香床臥、舍宅燈明，如是施時，心無繫縛，不生貪著，必定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心爾時，無所依止，妄想永斷，不為怖畏、名稱利養，不求人天所受快樂，不生憍慢，不望返報，不為誑他。故行布施不求富貴，凡行施時不見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識、此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飢饉、豐樂，不見因果、此是眾生、此非眾生，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絕。善男子！菩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屬，欲令安隱，為除毒故，即命良醫而為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觸，我今當觀，如是毒箭從何方來？誰之所射？為是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復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鏃鐵者，何冶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翼？烏鵄鷲耶？所有毒者，為從作生自然而有？為是人毒？惡蛇毒耶？』如是癡人，竟未能知，尋便命終。善男子！菩薩亦爾，若行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布施時，於諸眾生，慈心平等，猶如子想。又行施時，於諸眾生，起悲愍心，譬如父母瞻視病子。行施之時，其心歡喜，猶如父母，見子病愈。既施之後，其心放捨，猶如父母，見子長大，能自在活。是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食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得大智食，勤進迴向無上大乘。願諸眾生得善智食，不求聲聞緣覺之食。願諸眾生得法喜食，不求愛食。願諸眾生悉得般若波羅蜜食，皆令充滿，攝取無礙增上善根。願諸眾生悟解空相，得無礙身，猶如虛空。願諸眾生常為受者，憐愍一切，為眾福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慈心時，凡所施食，應當堅發如是等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漿時，當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趣大乘河，飲八味水，速涉無上菩提之道。離於聲聞緣覺枯竭，渴仰求於無上佛乘。斷煩惱渴，渴仰法味。離生死愛，愛樂大乘大般涅槃，具足法身，得諸三昧，入於甚深智慧大海。願諸眾生，得甘露味、菩提出世、離欲寂靜如是諸味。願諸眾生具足無量百千法味，具法味已，得見

佛性，見佛性已，能雨法雨，雨法雨已，佛性遍覆，猶如虛空，復令其餘無量眾生得一法味，所謂大乘，非諸聲聞辟支佛味。願諸眾生得一甜味，無有六種差別之味。願諸眾生唯求法味，無礙佛法所行之味，不求餘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漿時，應當堅發如是等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車乘時，應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普令眾生成於大乘、得住大乘、不退於乘、不動轉乘、金剛座乘，不求聲聞辟支佛乘，向於佛乘、無能伏乘、無羸乏乘、不退沒乘、無上乘、十力乘、大功德乘、未曾有乘、希有乘、難得乘、無邊乘、知一切乘。』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車乘時、常應如是堅發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衣時，當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得慚愧衣，法界覆身，裂諸見衣，衣服離身一尺六寸，得金色身，所受諸觸柔軟無礙，光色潤澤、皮膚細軟、常光無量、無色離色，願諸眾生皆悉普得無色之身，過一切色，得入無色大般涅槃。』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布施衣時，應當如是堅發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修慈中，布施花香、塗香、末香、諸雜香時，應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一切皆得佛花三昧，七覺妙鬘繫其首頂。願諸眾生形如滿月，所見諸色微妙第一。願諸眾生皆成一相，百福莊嚴。願諸眾生隨意得見可意之色。願諸眾生常遇善友，得無礙香，離諸臭穢。願諸眾生具諸善根無上珍寶。願諸眾生相視和悅，無有憂苦，眾善各備，不相憂念。願諸眾生戒香具足。願諸眾生持無礙戒，香氣馚馥，充滿十方。願諸眾生得堅牢戒、無悔之戒、一切智戒、離諸破戒，悉得無戒、未曾有戒、無師戒、無作戒、無荒戒、無污染戒、竟已戒、究竟戒，得平等戒，於香塗身及以斫刺，等無憎愛。願諸眾生得無上戒、大乘之戒非小乘戒。願諸眾生悉得具足尸波羅蜜，猶如諸佛所成就戒。願諸眾生悉為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智之所薰修。願諸眾生悉得成於大般涅槃微妙蓮花，其花香氣充滿十方。願諸眾生純食大乘大般涅槃無上香饌，猶蜂採花但取香味。願諸眾生悉得成就，無量功德所薰之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花香時，常當堅發如是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床敷時，應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得天中天所臥之床，得大智慧，坐四禪處；臥於菩薩所臥之床，不臥聲聞、辟支佛床，離臥惡床。願諸眾生得安樂臥，離生死床，成大涅槃師子臥床。願諸眾生坐此床已，復為其餘無量眾生，示現神通師子遊戲。

願諸眾生住此大乘大宮殿中，為諸眾生演說佛性。願諸眾生坐無上床，不為世法之所降伏。願諸眾生得忍辱床，離於生死飢饉凍餓。願諸眾生得無畏床，永離一切煩惱怨賊。願諸眾生得清淨床，專求無上正真之道。願諸眾生得善法床，常為善友之所擁護。願諸眾生得右脇臥床，依因諸佛所行之法。』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床敷時，應當堅發如是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舍宅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處大乘舍，修行善友所行之行、修大悲行、六波羅蜜行、大正覺行、一切菩薩所行道行、無邊廣大如虛空行。願諸眾生皆得正念，遠離惡念。願諸眾生悉得安住常樂我淨，永離四倒。願諸眾生悉皆受持出世文字。願諸眾生必為無上一切智器。願諸眾生悉得入於甘露屋宅。願諸眾生初、中、後心，常入大乘涅槃屋宅。願諸眾生於未來世，常處菩薩所居宮殿。』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舍宅時，常當堅發如是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燈明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光明無量，安住佛法。願諸眾生常得照明。願諸眾生得色微妙，光澤第一。願諸眾生其目清淨，無諸翳網。願諸眾生得大智炬，善解無我、無眾生相、無人無命。願諸眾生皆得覩見清淨佛性，猶如虛空。願諸眾生肉眼清淨，徹見十方恒沙世界。願諸眾生得佛光明，普照十方。願諸眾生得無礙明，皆悉得見清淨佛性。願諸眾生得大智明，破一切闇及一闡提。願諸眾生得無量光，普照無量諸佛世界。願諸眾生然大乘燈，離二乘燈。願諸眾生所得光明，滅無明闇，過於千日普照之功。願諸眾生得火珠明，悉滅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黑闇。願諸眾生具足五眼，悟諸法相，成無師覺。願諸眾生無見無明。願諸眾生悉得大乘大般涅槃微妙光明，示悟眾生真實佛性。』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燈明時，常應勤發如是誓願。

「善男子！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如來，所有善根，慈為根本。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習慈心，能生如是無量善根，所謂不淨、出息、入息、無常、生滅，四念處、七方便、三觀處、十二因緣、無我等觀，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見道、修道、正勤、如意、諸根，諸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四禪、四無量心、八解脫、八勝處、一切入、空、無相願、無諍三昧，知他心智、及諸神通、知本際智、聲聞智、緣覺智、菩薩智、佛智。善男子！如是等法，慈為根本。善男子！以是義故，慈是真實，非虛妄也。若有人問：『誰是一切諸善根本？』當言慈是。以是義故，慈是真實，非虛妄也。善男子！能為善根者，名實思惟，實思惟者，即名為

慈，慈即如來，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來，如來即慈。善男子！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能為一切眾生而作父母，父母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乃是不可思議，諸佛境界不可思議，諸佛境界即是慈也，當知慈者即是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眾生佛性，如是佛性，久為煩惱之所覆蔽故，令眾生不得覩見，佛性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大空，大空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虛空，虛空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常，常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樂，樂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淨，淨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我，我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甘露，甘露即慈，慈即佛性，佛性即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一切菩薩無上之道，道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諸佛世尊無量境界，無量境界即是慈也，當知是慈即是如來。

「善男子，慈若無常，無常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是苦，苦即是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淨，不淨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無我，無我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妄想，妄想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名檀波羅蜜，非檀之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善男子！慈若不能利益眾生，如是之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入一乘之道，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能覺了諸法，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能見如來性，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見法，悉是有相，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有漏，有漏慈者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有為，有為之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能住於初住，非初住慈，當知即是聲聞慈也。善男子！慈若不能得佛十力、四無所畏，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能得四沙門果，當知是慈是聲聞慈也。

「善男子！慈若有、無、非有、非無，如是之慈，非諸聲聞、辟支佛等所能思議。善男子！慈若不可思議，法不可思議，佛性不可思議，如來亦不可思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修如是慈，雖復安於睡眠之中，而不睡眠，勤精進故；雖常覺悟，亦無覺悟，以無眠故；於睡眠中，諸天雖護，亦無護者，不行惡故；眠不惡夢，無有不善，離睡眠故；命終之後，雖生梵天，亦無所生，得自在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得成就如是無量無邊功德。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能成就如是無量無邊功德，諸佛如來亦得成就如是無量無邊功德。」◎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五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六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梵行品第八之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所有思惟，悉是真實，聲聞緣覺非真實者；一切眾生何故不以菩薩威力，等受快樂？若諸眾生實不得樂，當知菩薩所修慈心為無利益。」

佛言：「善男子！菩薩之慈，非不利益。善男子！有諸眾生，或必受苦，或有不受。若有眾生必受苦者，菩薩之慈為無利益，謂一闡提。若有受苦不必定者，菩薩之慈則為利益，令彼眾生悉受快樂。善男子！譬如有人，遙見師子、虎豹、豺狼、羅剎鬼等，自然生怖，夜行見杌亦生怖畏。善男子！如是諸人自然怖畏。眾生如是，見修慈者自然受樂。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修慈是實思惟，非無利益。

「善男子！我說是慈，有無量門，所謂神通。善男子！如提婆達，教阿闍世，欲害如來。是時我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阿闍世王即放護財狂醉之象，欲令害我及諸弟子。其象爾時，蹋殺無量百千眾生，眾生死已，多有血氣，是象嗅已，狂醉倍常。見我翼從，被服赤色，謂呼是血，而復見趣。我弟子中未離欲者，四怖馳走，唯除阿難。爾時王舍大城之中一切人民，同時舉聲啼哭號泣，作如是言：『怪哉，如來今日滅沒，如何正覺一旦散壞？』是時調達，心生歡喜：『瞿曇沙門滅沒甚善，從今已往真是不現。快哉此計，我願得遂。』善男子！我於爾時，為欲降伏護財象故，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於五指出五師子。是象見已，其心怖畏，尋即失糞，舉身投地，敬禮我足。善男子！我於爾時，手五指頭實無師子，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調伏。

「復次善男子！我欲涅槃，始初發足向拘尸那城，有五百力士，於其中路，平治掃灑，中有一石，眾欲舉棄，盡力不能。我時憐愍，即起慈心，彼諸力士，尋即見我，以足母指舉此大石，擲置虛空，還以手接，安置右掌，吹令碎末，復還聚合。令彼力士貢高心息，即為略說種種法要，令其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如來爾時，實不以指舉此大石在虛空中，還置右掌吹令碎末復合如本。善男子！當知即是慈善根力，令諸力士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此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羅，於是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為眾導主，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殖眾善本。善男子！彼大城中一切人民，信伏邪道，奉事尼犍。我時欲度彼長者故，從王舍城至彼城邑，其路中間相去六十五由旬，步涉而往，為欲化度彼

諸人故。彼眾尼犍，聞我欲至首波羅城，即作是念：『沙門瞿曇若至此者，此諸人民便當捨我，更不供給，我等窮悴，奈何自活。』諸尼犍輩，各各分散告彼城人：『沙門瞿曇今欲來此。然彼沙門，委棄父母，東西馳騁，所至之處，能令土地穀米不登，人民飢饉，死亡者眾，病瘦相尋，無可救解。瞿曇無賴，純將諸惡、羅剎鬼神以為侍從。無父無母、孤窮之人，而來諮啟，為作門徒。所可教詔，純說虛空，隨其至處，初無安樂。』彼人聞已，即懷怖畏，頭面敬禮尼犍子足，白言：『大師！我等今者，當設何計？』尼犍答言：『沙門瞿曇，性好叢林、流泉、清水，外設有者，宜應破壞。汝等便可相與出城，諸有之處斫伐令盡，莫使有遺。流泉井池，悉置糞屍。堅閉城門，各嚴器仗，當壁防護，勤自固守。彼設來者，莫令得前，若不前者，汝當安隱。我等亦當作種種術，令彼瞿曇，復道還去。』彼諸人民聞是語已，敬諾施行，斬伐樹木，污辱諸水，莊嚴器仗，牢自防護。

「善男子！我於爾時至彼城已，不見一切樹木叢林，唯見諸人莊嚴器仗，當壁自守。見是事已，尋生憐愍，慈心向之，所有樹木還生如本，復更生長其餘諸樹不可稱計；河池井泉，其水清淨，盈滿其中，如青琉璃，生眾雜花，彌覆其上，變其城壁為紺琉璃；城內人民悉得徹見我及大眾。門自開闢，無能制者，所嚴器仗，變成雜花。盧至長者而為上首，與其人民，俱共相隨往至佛所。我即為說種種法要，令彼諸人，一切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化作種種樹木、清淨流水、盈滿河池，變其本城為紺琉璃，令彼人民徹見於我，開其城門，器仗為花。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能令彼人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舍衛城中有婆羅門女，姓婆私吒，唯有一子，愛之甚重，遇病命終。爾時女人，愁毒入心，狂亂失性，裸身無恥，遊行四衢，啼哭失聲，唱言：『子子，汝何處去？』周遍城邑，無有疲已。而是女人，已於先佛殖眾德本。善男子！我於是女起慈愍心。是時女人即得見我，便生子想，還得本心，前抱我身，嗚唼我口。我時即告侍者阿難：『汝可持衣與是女人。』既與衣已，便為種種說諸法要。是女聞法，歡喜踊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非彼子，彼非我母，亦無抱持。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波羅棕城有優婆夷，字曰摩訶斯那達多，已於過去無量先佛種諸善根。是優婆夷，夏九十日，請命眾僧，奉施醫藥。是時眾中有一比丘，身嬰重病。良醫診之，當須肉藥，若得肉者，病則可除，若不得肉，命將不全。時優婆夷聞醫此言，尋持黃金，遍至市[厂@黑]，唱如是言：『誰有肉賣，吾以金買，若有肉者，

當等與金。』周遍城市，求不能得。是優婆夷尋自取刀割其髀肉，切以為臛，下種種香，送病比丘。比丘服已，病即得差。是優婆夷患瘡苦惱，不能堪忍，即發聲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於爾時在舍衛城，聞其音聲，於是女人起大慈心，是女尋見，我持良藥，塗其瘡上，還合如本。我即為其種種說法，聞法歡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往至波羅榇城，持藥塗是優婆夷瘡。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調達惡人，貪不知足，多服穌故，頭痛腹痛，受大苦惱，不能堪忍，發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時住在優禪尼城，聞其音聲，即生慈心。爾時調達尋便見我，往至其所，手摩頭腹，授與鹽湯，而令服之，服已平復。善男子！我實不往調婆達所，摩其頭腹授湯令服。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調婆達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憍薩羅國有諸群賊，其數五百，群黨抄劫，為害滋甚。波斯匿王患其縱暴，遣兵伺捕，得已挑目，遂著黑闇叢林之下。是諸群賊，已於先佛殖眾德本，既失目已，受大苦惱，各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啼哭號咷。我時住在祇洹精舍，聞其音聲，即生慈心，時有涼風，吹香山中種種香藥，滿其眼眶，尋還得眼，如本不異。諸賊開眼，即見如來，住立其前而為說法。賊聞法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作風，吹香山中種種香藥，住其人前而為說法。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群賊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琉璃太子以愚癡故，廢其父王，自立為主。復念宿嫌，多害釋種，取萬二千釋種諸女，耳劓耳鼻，斷截手足，推之坑塹。時諸女人，身受苦惱，作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復大號咷。是諸女人，已於先佛種諸善根，我於爾時在竹林中，聞其音聲，即起慈心。諸女爾時，見我來至迦毘羅城，以水洗瘡，以藥傅之，苦痛尋除，耳鼻手足，還復如本。我時即為略說法要，悉令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於大愛道比丘尼所，出家受具足戒。善男子！如來爾時實不往至迦毘羅城，以水洗瘡傅藥止苦。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得如是事，悲喜之心亦復如是。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慈思惟，即是真實，非虛妄也。善男子！夫無量者不可思議，菩薩所行不可思議，諸佛所行亦不可思議，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不可思議。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慈悲喜已，得住極愛一子之地。善男子！云何是地名曰極愛？復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見子安隱，心大歡喜。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視諸眾生同於一子，見修善者生大歡喜，是故此地名曰極愛。善男子！譬如父母見

子遇患，心生苦惱，愍之愁毒，初無捨離。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見諸眾生，為煩惱病之所纏切，心生愁惱，憂念如子，身諸毛孔，血皆流出，是故此地，名為一子。善男子！如人小時，拾取土塊、糞穢、瓦石、枯骨、木枝，置於口中，父母見已，恐為其患，左手捉頭，右手挑出。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見諸眾生法身未增，或行身口意業不善，菩薩見已，則以智手拔之令出，不欲令彼流轉生死受諸苦惱，是故此地，復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所愛之子捨而終亡，父母愁惱，願與併命。菩薩亦爾，見一闡提墮於地獄，亦願與俱生地獄中。何以故？是一闡提若受苦時，或生一念改悔之心，我即當為說種種法，令彼得生一念善根。是故此地，復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其子睡寤、行住、坐臥，心常念之；若有罪咎，善言誘喻，不加其惡。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見諸眾生若墮地獄、畜生、餓鬼，或人、天中，造作善惡，心常念之，初不放捨。若行諸惡，終不生瞋，以惡加之，是故此地，復名一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其言祕密，我今智淺，云何能解？若諸菩薩住一子地，能如是者，云何如來昔為國王行菩薩時，斷絕爾所婆羅門命？若得此地，則應護念。若不得者，復何因緣不墮地獄？若使等視一切眾生，同於子想如羅睺羅，何故復向提婆達多說如是言：『癡人無羞，食人涕唾。』令彼聞已，生於瞋恨，起不善心，出佛身血。提婆達多造是惡已，如來復記，當墮地獄一劫受罪。世尊！如是之言云何於義不相違背？世尊！須菩提者住虛空地，凡欲入城求乞飲食，要先觀人，若有於己生嫌嫉心，則止不行，乃至極飢，猶不行乞，何以故？是須菩提常作是念：『我憶往昔於福田所生一惡念，由是因緣墮大地獄，受種種苦。我今寧飢，終日不食，終不令彼於我起嫌，墮於地獄受苦惱也。』復作是念：『若有眾生嫌我立者，我當終日端坐不起。若有眾生嫌我坐者，我當終日立不移處，行臥亦爾。』是須菩提，護眾生故，尚起是心，何況菩薩？菩薩若得一子地者，何緣如來出是麁言，使諸眾生起重惡心。」

「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難，言佛如來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蚊[口*(隹/乃)]能盡海底，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令大地悉為非色，水為堅相，火為冷相，風為住相；三寶佛性及以虛空，作無常相；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毀犯四重禁罪及一闡提、謗正法者，現身得成十力、無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聲聞辟支佛等常住不變，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十住諸菩薩等，犯四重禁、作一闡提、誹謗正

法，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一切無量眾生喪滅佛性，如來究竟入般涅槃，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擲羂能繫縛風，齒能破鐵，爪壞須彌，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寧與毒蛇同共一處，內其兩手餓師子口，佉陀羅炭用洗浴身，不應發言，如來世尊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如來真實能為眾生斷除煩惱，終不為作煩惱因也。

「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往昔殺婆羅門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乃至蟻子尚不故殺，況婆羅門？菩薩常作種種方便，惠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夫施食者則為施命，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常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修不殺戒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時，則為施與一切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慎口無過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羼提波羅蜜時，常勸眾生莫生怨想，推直於人，引曲向己，無所諍訟得壽命長，是故菩薩行羼提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精勤修善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毘梨耶波羅蜜時，常勸眾生勤修善法；眾生行已，得無量壽命；是故菩薩行毘梨耶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修攝心者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禪波羅蜜時，勸諸眾生修平等心，眾生行已得壽命長，是故菩薩行禪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於諸善法不放逸者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勸諸眾生於諸善法不生放逸，眾生行已以是因緣得壽命長，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終無奪命。

「善男子！汝向所問，殺婆羅門時得是地不？善男子！時我已得。以愛念故，斷其命根，非惡心也。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愛之甚重，犯官憲制，是時父母以怖畏故，若擯若殺，雖復擯殺，無有惡心。菩薩摩訶薩為護正法亦復如是，若有眾生謗大乘者，即以鞭撻，苦加治之，或奪其命，欲令改往，遵修善法。菩薩常當作是思惟：『以何因緣，能令眾生發起信心？隨其方便，要當為之。』諸婆羅門命終之後，生阿鼻地獄，要有三念：一者自念：『我從何處而來生此？』即便自知，從人道中來。二者自念：『我今所生為是何處？』即便自知是阿鼻獄。三者自念：『乘何業緣而來生此？』即便自知乘謗方等大乘經典，不信因緣，為國主所殺，而來生此。念是事已，即於大乘方等經典，生信敬心，尋時命終，生甘露鼓如來世界，於彼壽命具足十劫。善男子！以是義故，我於往昔乃與是人十劫壽命，云何名殺？善男子！有人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罵詈鞭撻，以是業緣，墮地獄不？」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應墮地獄。何以故？如佛昔為聲聞說法：『汝諸比丘，於餘焦木，莫生惡心。何以

故？一切眾生因惡心故墮于地獄。』」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應善受持。善男子！若因惡心墮地獄者，菩薩爾時實無惡心。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於一切眾生乃至虫蟻，悉生憐愍利益心故。所以者何？善知因緣諸方便故，以方便力，欲令眾生種諸善根。善男子！以是義故，我於爾時，以善方便，雖奪其命而非惡心。善男子！婆羅門法，若殺蟻子，滿足十車，無有罪報。蚊虻、蚤虱、猫狸師子、虎狼熊羆、諸惡虫獸、及餘能為眾生害者，殺滿十車；鬼神羅剎、拘槃茶、迦羅、富單那、顛狂乾枯諸鬼神等、能為眾生作嬈害者，有奪其命，悉無罪報；若殺惡人，則有罪報；殺已不悔，則墮餓鬼；若能懺悔，三日斷食，其罪消滅，無有遺餘。若殺和上、害其父母女人及牛，無數千年在地獄中。善男子！佛及菩薩知殺有三，謂下中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現生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願因緣，示受畜生，是名下殺；以下殺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具受下苦。何以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殺者具受罪報，是名下殺。中殺者，從凡夫人至阿那含是名為中，以是業因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具受中苦，是名中殺。上殺者，父母乃至阿羅漢、辟支佛、畢定菩薩，是名為上，以是業因緣故，墮於阿鼻大地獄中，具受上苦，是名上殺。善男子！若有能殺一闡提者，則不墮此三種殺中。善男子！彼諸婆羅門等一切皆是一闡提也。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罵詈鞭撻，無有罪報，殺一闡提亦復如是，無有罪報。何以故？諸婆羅門乃至無有信等五根，是故雖殺不墮地獄。

「善男子！汝先所言，如來何故罵提婆達多癡人食唾？汝亦不應作如是問。何以故？諸佛世尊，凡所發言，不可思議。善男子！或有實語，為世所愛，非時非法，不為利益，如是之言，我終不說。善男子！或復有言，麁獷虛妄、非時非法，聞者不愛，不能利益，我亦不說。善男子！若有語言，雖復麁獷，真實不虛，是時是法能為一切眾生利益，聞雖不悅，我要說之。何以故？諸佛世尊、應、正遍知，知方便故。善男子！如我一時，遊彼壙野、聚落叢樹，在其林下，有一鬼神，即名壙野，純食肉血多殺眾生，復於其聚，日食一人。善男子！我於爾時，為彼鬼神廣說法要；然彼暴惡、愚癡無智、不受教法，我即化身為大力鬼，動其宮殿，令不安所。彼鬼于時將其眷屬，出其宮殿，欲來拒逆。鬼見我時，即失心念，惶怖躃地，迷悶斷絕，猶如死人。我以慈愍，手摩其身。即還起坐，作如是言：『快哉，今日還得身命。是大神王，具大威德，有慈愍心，赦我愆咎。』即於我所，生善信心。我即還復如來之身，復更為說種種法要，令彼鬼神，受不殺戒。即於是日，壙野村中，有一長者

次應當死，村人已送付彼鬼神。鬼神得已，即以施我；我既受已，便為長者，更立名字，名手長者。爾時彼鬼即白我言：『世尊！我及眷屬，唯仰血肉，以自存活。今以戒故，當云何活？』我即答言：『從今當勅聲聞弟子，隨有修行佛法之處，悉當令其施汝飲食。』善男子！以是因緣，為諸比丘制如是戒，汝等從今，常當施彼壙野鬼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當知是輩，非我弟子，即是天魔徒黨眷屬。善男子！如來為欲調伏眾生故，示如是種種方便，非故令彼生怖畏也。

「善男子！我亦以木打護法鬼。又於一時，在一山上，推羊頭鬼，令墮山下。復於樹頭，撲護獼猴鬼；令護財象，見五師子；使金剛神怖薩遮尼犍；亦以針刺箭毛鬼身。雖作如是，亦不令彼諸鬼神等有滅沒者，直欲令彼，安住正法，故示如是種種方便。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罵辱提婆達多；提婆達多亦不愚癡食人涕唾，亦不生於惡趣之中，阿鼻地獄受罪一劫，亦不壞僧出佛身血，亦不違犯四重之罪、誹謗正法大乘經典，非一闡提，亦非聲聞、辟支佛也。善男子！提婆達多者，實非聲聞緣覺境界，唯是諸佛之所知見。善男子！是故汝今不應難言，如來何緣呵責罵辱提婆達多？汝於諸佛所有境界，不應如是生於疑網。」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譬如甘蔗，數數煎煮，得種種味；我亦如是，從佛數聞，多得法味，所謂出家味、離欲味、寂滅味、道味。世尊！譬如真金，數數燒打，融消鍊治，轉更明淨，調和柔軟，光色微妙，其價難量，然後乃為人天寶重。世尊！如來亦爾，鄭重諮問，則得聞見甚深之義，令深行者受持奉修，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然後為諸人天所宗，恭敬供養。」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菩薩摩訶薩為欲利益諸眾生故，諮啟如來如是深義。善男子！以是義故，我隨汝意，說於大乘方等甚深祕密之法，所謂極愛如一子地。」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修慈、悲、喜，得一子地者，修捨心時，復得何地？」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善知時，知我欲說，汝則諮問。菩薩摩訶薩修捨心時，則得住於空平等地，如須菩提。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空平等地，則不見有父母、兄弟、姊妹、兒息、親族、知識、怨憎中人，乃至不見陰界諸入、眾生、壽命。善男子！譬如虛空，無有父母、兄弟、妻子，乃至無有眾生、壽命。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父母乃至壽命。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亦復如是，其心平等，如彼虛空。何以故？善能修習諸空法故。」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空？」

「善男子！空者，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為空、無為空、無始空、性空、無所有空、第一義空、空空、大空。菩薩摩訶薩云何觀於內空？是菩薩摩訶薩觀內法空，是內法空，謂無父母、怨親中人、眾生壽命、常樂我淨、如來、法、僧、所有財物。是內法中，雖有佛性，而是佛性，非內非外。所以者何？佛性常住，無變易故，是名菩薩摩訶薩觀於內空。外空者，亦復如是，無有內法。內外空者，亦復如是。善男子！唯有如來、法、僧、佛性，不在二空。何以故？如是四法，常、樂、我、淨，是故四法，不名為空。是名內外俱空。善男子！有為空者，有為之法悉皆是空，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常樂我淨空、眾生壽命如來法僧第一義空。是中佛性，非有為法，是故佛性非有為法空。是名有為空。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無為空？是無為法，悉皆是空，所謂無常、苦、不淨、無我、陰界入、眾生、壽命相、有為、有漏、內法、外法。無為法中，佛等四法，非有為，非無為。性是善故，非無為，性常住故，非有為。是名菩薩觀無為空。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無始空？是菩薩摩訶薩見生死無始，皆悉空寂。所謂空者，常樂我淨，皆悉空寂，無有變易，眾生壽命三寶佛性及無為法，是名菩薩觀無始空。云何菩薩觀於性空？是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本性皆空，謂陰界入、常、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觀如是等一切諸法，不見本性，是名菩薩摩訶薩觀於性空。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無所有空？如人無子，言舍宅空，畢竟觀空，無有親愛。愚癡之人，言諸方空。貧窮之人，言一切空。如是所計，或空、或非空。菩薩觀時，如貧窮人，一切皆空，是名菩薩摩訶薩觀無所有空。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空？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時，是眼生時，無所從來，及其滅時，去無所至；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推其實性，無眼無主。如眼無性，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何等名為第一義空？有業、有報，不見作者，如是空法，名第一義空，是名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空。云何菩薩摩訶薩觀於空空？是空空中，乃是聲聞辟支佛等所迷沒處。善男子！是有、是無，是名空空；是是、非是是，是名空空。善男子！十住菩薩尚於是中，通達少分猶如微塵，況復餘人。善男子！如是空空，亦不同於聲聞所得空空三昧，是名菩薩觀於空空。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觀於大空？善男子！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是名大空。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得如是空門，則得住於虛空等地。

「善男子！我今於是大眾之中說如是等諸空義時，有十恒河沙等菩薩摩訶薩，即得住於虛空等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地已，於一切法中，無有滯礙、繫縛、拘執，心無迷悶，以是義故，名虛空等地。善男子！譬如虛空，於可愛色，不生貪著；不愛色中，不生

瞋恚。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於好惡色，心無貪、恚。善男子！譬如虛空，廣大無對，悉能容受一切諸法。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廣大無對，悉能容受一切諸法，以是義故，復得名為虛空等地。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於一切法亦見、亦知，若行、若緣，若性、若相、若因若緣、若眾生心、若根、若禪定、若乘，若善知識、若持禁戒、若所施，如是等法一切知見。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知而不見。云何為知？知自餓法、投淵赴火、自墜高巖、常翹一脚、五熱炙身、常臥灰土、棘刺編椽、樹葉惡草牛糞之上，衣麁麻衣、塚間所棄糞掃弊褐、欽婆羅衣、麞鹿皮革、芻草衣裳，茹菜、噉草、藕根、油滓、牛糞根果。若行乞食，限從一家，主若言無，即便捨去，設復還喚，終不迴顧。不食鹽肉五種牛味，常所飲服糠汁沸湯，受持牛戒、狗鷄雉戒、以灰塗身、長髮為相，以羊祠時，先呪後殺。四月事火，七日服風，百千億花，供養諸天。諸所欲願、因此成就。如是等法，能為無上解脫因者，無有是處。是名為知。云何不見？菩薩摩訶薩不見一人，行如是法，得正解脫，是名不見。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見、亦知。何等為見？見諸眾生，行是邪法，必墮地獄，是名為見。云何為知？知諸眾生，從地獄出，生於人中，若能修行檀波羅蜜，乃至具足諸波羅蜜，是人必得入正解脫，是名為知。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有亦見、亦知。云何為見？見常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是名為見。云何為知？知諸如來定不畢竟入於涅槃，知如來身金剛無壞，非是煩惱所成就身，又非臭穢腐敗之身，亦復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名為知。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有亦知、亦見。云何為知？知是眾生信心成就，知是眾生求於大乘；是人順流，是人逆流，是人正住，知是眾生已到彼岸。順流者謂凡夫人，逆流者從須陀洹乃至緣覺，正住者諸菩薩等，到彼岸者所謂如來、應、正遍知。是名為知。云何為見？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典，修梵行心，以淨天眼，見諸眾生造身、口、意三業不善，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見諸眾生修善業者，命終當生天上、人中。見諸眾生從闇入闇，有諸眾生從闇入明，有諸眾生從明入闇，有諸眾生從明入明。是名為見。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有亦知、亦見。菩薩摩訶薩知諸眾生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是人今世惡業成就，或因貪欲、瞋恚、愚癡，是業必應地獄受報；是人直以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現世輕受，不墮地獄。云何是業能得現報？懺悔發露所有諸惡，既悔之後更不敢作。慚愧成就故、供養三寶故、常自呵責故，是人以是善業因緣，不墮地獄現世受報。所謂頭痛、目痛、腹痛、背痛、橫

羅死殃，呵責罵辱、鞭杖閉繫、飢餓困苦，受如是等現世輕報。是名為知。云何為見？菩薩摩訶薩見如是人，不能修習身、戒、心、慧，造少惡業，此業因緣，應現受報。是人少惡不能懺悔，不自呵責、不生慚愧、無有怖懼，是業增長，地獄受報。是名為見。
「復有知而不見。云何知而不見？知諸眾生皆有佛性，為諸煩惱之所覆蔽，不能得見，是名知而不見。復有知而少見，十住菩薩摩訶薩，等知諸眾生皆有佛性，見不明了，猶如闇夜所見不了。復有亦見、亦知，所謂諸佛如來，亦見亦知。復有亦見亦知、不見不知，亦見亦知者，所謂世間文字、言語、男女、車乘瓶瓮、舍宅城邑、衣裳飲食、山河園林、眾生壽命，是名亦知亦見。云何不見不知？聖人所有微密之語，無有男女乃至園林，是名不見不知。復有知而不見，知所惠施、知所供處、知於受者、知因果報，是名為知。云何不見？不見所施、供處受者、及以果報，是名不見。菩薩摩訶薩知有八種，即是如來五眼所知。」◎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六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梵行品第八之三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得何等利？」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得四無礙：法無礙、義無礙、辭無礙、樂說無礙。法無礙者，知一切法及法名字。義無礙者，知一切法所有諸義，能隨諸法所立名字而為作義。辭無礙者，隨字論、正音論、闡陀論、世辯論。樂說無礙者，所謂菩薩摩訶薩凡所演說，無有障礙、不可動轉、無所畏省、難可摧伏。善男子！是名菩薩能如是見知，即得如是四無礙智。

「復次善男子！法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遍知聲聞、緣覺、菩薩、諸佛之法。義無礙者，乘雖有三，知其歸一，終不謂有差別之相。辭無礙者，菩薩摩訶薩於一法中，作種種名，經無量劫，說不可盡；聲聞緣覺能作是說，無有是處。樂說無礙者，菩薩摩訶薩於無量劫，為諸眾生演說諸法，若名、若義、種種異說，不可窮盡。

「復次善男子！法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諸法，而不取著。義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諸義，而亦不著。辭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名字，亦不取著。樂說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樂說，如是最上，而亦不著。何以故？善男子，若取著者，不名菩薩。」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不取著，則不知法；若知法者，則是取著。若知不著，則無所知。云何如來說言知法而不取著？」佛言：「善男子！夫取著者，不名無礙；無所取著，乃名無礙。善男子！是故一切諸菩薩等，有取著者，則無無礙；若無無礙，不名菩薩，當知是人名為凡夫。何故取著名為凡夫？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為色繫縛，乃至為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是故取著名為凡夫。以是義故，一切凡夫，無四無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已於無量阿僧祇劫，知見法相，以知見故，則知其義；以見法相及知義故，而於色中不生繫著，乃至識中亦復如是；以不著故，菩薩於色不生貪心，乃至識中亦不生貪；以無貪故，則不為色之所繫縛，乃至不為識之所縛；以不縛故，則得脫於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以是義故，一切菩薩得四無礙。善男子！以是因緣，我為弟子十二部中說繫著者名為魔縛，若不著者則脫魔縛。譬如世間有罪之人，為王所縛，無罪之人王不能縛。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有繫著者，為魔所縛，無繫著者魔不能縛。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而無所著。◎

「◎復次善男子！法無礙者，菩薩摩訶薩善知字持，而不忘失。所謂持者，如地、如山、如眼、如雲、如人、如母，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義無礙者，菩薩雖知諸法名字而不知義，得義無礙，則知於義。云何知義？謂地持者，如地普持一切眾生及非眾生，以是義故，名地為持。善男子！謂山持者，菩薩摩訶薩作是思惟：『何故名山而為持耶？山能持地，令無傾動，是故名持。何故復名眼為持耶？眼能持光，故名為持。何故復名雲為持耶？雲名龍氣，龍氣持水，故名雲持。何故復名人為持耶？人能持法及以非法，故名人持。何故復名母為持耶？母能持子，故名母持。』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名字、句義，亦復如是。辭無礙者，菩薩摩訶薩以種種辭，演說一義，亦無有義，猶如男女、舍宅車乘、眾生等名。何故無義？善男子！夫義者，乃是菩薩諸佛境界，辭者凡夫境界。以知義故，得辭無礙。樂說無礙者，菩薩摩訶薩知辭、知義故，於無量阿僧祇劫，說辭、說義而不可盡，是名樂說無礙。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修行世諦，以修行故，知法無礙。復於無量阿僧祇劫，修第一義諦故，得義無礙。亦於無量阿僧祇劫，習毘伽羅那論故，得辭無礙。亦於無量阿僧祇劫，修習說世諦論故，得樂說無礙。

「善男子！聲聞緣覺若有得是四無閡者，無有是處。善男子！九部經中我說聲聞緣覺之人有四無礙，聲聞緣覺真實無有。何以故？菩薩摩訶薩為度眾生故，修如是四無礙智。緣覺之人修寂滅法，志樂獨處。若化眾生，但現神通，終日默然無所宣說，云何當有四無礙智？何故默然而無所說？緣覺不能說法度人。使得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菩薩摩訶薩，不能令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善男子！緣覺出世，世間無有九部經典，是故緣覺無辭無礙、樂說無礙。善男子！緣覺之人雖知諸法，無法無礙。何以故？法無礙者，名為知字，緣覺之人雖知文字，無字無礙。何以故？不知常住二字故，是故緣覺不得法無礙。雖知於義，無義無礙。真知義者，知諸眾生悉有佛性，佛性義者，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緣覺之人不得義無礙。是故緣覺，一切無有四無礙智。云何聲聞無四無礙？聲聞之人無有三種善巧方便。何等為三？一者必須軟語然後受法，二者必須麁語然後受化，三者不軟不麁然後受化。聲聞之人無此三故，無四無礙。復次聲聞緣覺不能畢竟知辭、知義，無自在智，知於境界。無有十力、四無所畏，不能畢竟度於十二因緣大河，不能善知眾生諸根利鈍差別，未能永斷二諦疑心，不知眾生種種諸心所緣境界，不能善說第一義空，是故二乘無四無礙。」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聲聞緣覺之人，一切無有四無礙者，云何世尊說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犍連神通第一？摩訶拘絺羅四無礙第一？如其無者，如來何故作如是說？」

爾時世尊讚迦葉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譬如恒河有無量水，辛頭大河水亦無量，博叉大河水亦無量，悉陀大河水亦無量，阿耨達池水亦無量，大海之中水亦無量。如是諸水雖同無量，然其多少其實不等；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四無礙智，亦復如是，善男子！若說等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我為凡夫說，摩訶拘絺羅四無礙智為最第一，汝所問者其義如是。善男子！聲聞之人，或有得一，或有得二；若具足四，無有是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梵行品中，菩薩知見得四無礙者，菩薩知見則無所得，亦無有心言無所得。世尊！是菩薩摩訶薩實無所得。若使菩薩心有得者，則非菩薩，名為凡夫。云何如來說言菩薩而有所得？」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我將欲說，而汝復問。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所得，無所得者名四無礙。善男子！以何義故，無所得者名為無礙？若有得者則名為礙，有障礙者名四顛倒。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四倒故，故得無礙，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則名為慧，菩薩摩訶薩得是慧故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為無明。菩薩永斷無明闇故，故無所得，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大涅槃，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大涅槃中，不見一切諸法性相，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二十五有，菩薩永斷二十五有，得大涅槃，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為大乘，菩薩摩訶薩不住諸法，故得大乘，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為聲聞辟支佛道，菩薩永斷二乘道故，得於佛道，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方等經，菩薩讀誦如是經故得大涅槃，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十一部經，菩薩不修，純說方等大乘經典，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為虛空，世間無物名為虛空，菩薩得是虛空三昧，無所見故，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生死輪，一切凡夫輪迴生死，故有所見。菩薩永斷一切生死，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所得者，名常樂我淨，菩薩摩訶薩見佛性故，得常樂我淨，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無常、無樂、無我、無淨，菩薩摩訶薩斷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第一義空，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空，悉無所見，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為五見，菩薩永斷是五見故，得第一義空，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悉無所見，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為聲聞緣覺菩提，菩薩永斷二乘菩提，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善男子！汝之所問亦無所得，我之所說亦無所得。若有所得，是魔眷屬，非我弟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為我說是菩薩無所得時，無量眾生斷有相心，以是事故，我敢諮啟，無所得義，令如是等無量眾生，離魔眷屬，為佛弟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先於娑羅雙樹間，為純陀說偈：

「『本有今無，　本無今有。　三世有法，
無有是處。』

「世尊！是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為化度諸眾生故，而作是說，亦為聲聞辟支佛故，而作是說，亦為文殊師利法王子故，而作是說；不但正為純陀一人說是偈也。時文殊師利將欲問我，我知其心，而為說之。我既說已，文殊師利即得解了。」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文殊等，詎有幾人，能了是義？惟願如來更為大眾廣分別說。」
「善男子！諦聽，諦聽，今當為汝重敷演之。言本有者，我昔本有無量煩惱，以煩惱故，現在無有大般涅槃。言本無者，本無般若波羅蜜，以無般若波羅蜜故，現在具有諸煩惱結。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煩惱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有父母和合之身，是故現在無有金剛微妙法身。言本無者，我身本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本無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故，現在具有四百四病。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病苦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以有無常、無我、無樂、無淨故，現在無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本無者，本不見佛性，以不見故，無常、樂、我、淨。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無常、樂、我、淨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本有凡夫修苦行心，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事故，現在不能破壞四魔。言本無者，我本無有六波羅蜜，以本無有六波羅蜜故，修行凡夫苦行之心，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苦行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雜食之身，以有食身故，現在無有無邊之身。言本無者，本無三十七助道法，以無三十七助道法故，現在具有雜食之身。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雜食身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一切法中取著之心，以是事故，現在無有畢竟空定。言本無者，我本無有中道實義，以無中道真實義故，於一切法則有著心。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說一切法是有相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初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有諸鈍根聲聞弟子，以有鈍根聲聞弟子故，不得演說一乘之實。言本無者，本無利根、人中象王迦葉菩薩等，以無利根迦葉等故，隨宜方便開示三乘。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畢竟演說三乘法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說言却後三月，於娑羅雙樹當般涅槃、是故現在不得演說大方等典大般涅槃。言本無者，本昔無有文殊師利大菩薩等，以無有故，現在說言如來無常。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是無常者，無有是處。

「善男子！如來普為諸眾生故，雖知諸法，說言不知，雖見諸法，說言不見，有相之法說言無相，無相之法說言有相，實有無常說言有常，實有有常說言無常，我樂淨等亦復如是。三乘之法說言一乘，一乘之法隨宜說三，略相說廣，廣相說略，四重之法說偷蘭遮，偷蘭遮法說言四重，犯說非犯，非犯說犯，輕罪說重，重罪說輕。何以故？如來明見眾生根故。善男子！如來雖作是說，終無虛妄。何以故？虛妄之語即是罪過，如來悉斷一切罪過，云何當有虛妄語耶？善男子！如來雖無虛妄之言，若知眾生因虛妄說得法利者，隨宜方便則為說之。善男子！一切世諦，若於如來即是第一義諦。何以故？諸佛世尊為第一義故，說於世諦，亦令眾生得第一義諦。若使眾生不得如是第一義者，諸佛終不宣說世諦。善男子！如來有時演說世諦，眾生謂佛說第一義諦；有時演說第一義諦，眾生謂佛說於世諦。是則諸佛甚深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

是故汝先不應難言，菩薩摩訶薩無所得也。菩薩常得第一義諦，云何難言無所得耶？」

迦葉復言：「世尊！第一義諦亦名為道，亦名菩提，亦名涅槃。若有菩薩言有得道、菩提、涅槃，即是無常。何以故？法若常者則不可得，猶如虛空誰有得者？世尊！如世間物，本無今有，名為無常；道亦如是，道若可得，則名無常；法若常者，無得無生，猶如佛性，無得無生。世尊！夫道者，非色、非不色，不長、不短、非高、非下、非生、非滅、非赤、非白、非青、非黃、非有、非無，云何如來說言可得？菩提涅槃亦復如是。」

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道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菩提之相亦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涅槃亦爾。外道道者，名為無常，內道道者名之為常。聲聞緣覺所有菩提名為無常，菩薩諸佛所有菩提名之為常。外解脫者名為無常，內解脫者名之為常。善男子！道與菩提及以涅槃悉名為常。一切眾生，常為無量煩惱所覆，無慧眼故，不能得見。而諸眾生為欲見故，修戒、定、慧，以修行故，見道、菩提及以涅槃，是名菩薩得道、菩提及涅槃也。道之性相，實不生滅，以是義故，不可捉持。善男子！道者雖無色像可見、稱量可知，而實有用。善男子！如眾生心，雖非是色、非長、非短、非麁、非細、非縛、非解，非是見法，而亦是有，以是義故，我為須達說言：『長者！心為城主，長者若不護心，則不護身、口。若護心者，則護身、口。以不善護是身、口故，令諸眾生到三惡趣。護身、口者，則令眾生得人天、涅槃。得，名真實；其不得者，不名真實。』善男子！道與菩提及以涅槃亦復如是，亦有，亦常。如其無者，云何能斷一切煩惱？以其有故，一切菩薩了了見知。

「善男子！見有二種：一相貌見，二了了見。云何相貌見？如遠見烟，名為見火，實不見火；雖不見火，亦非虛妄。見空中鶴，便言見水；雖不見水，亦非虛妄。如見花葉，便言見根；雖不見根，亦非虛妄。如人遙見籬間牛角，便言見牛；雖不見牛，亦非虛妄。如見女人懷妊，便言見欲；雖不見欲，亦非虛妄。如見樹生葉，便言見水；雖不見水，亦非虛妄。又如見雲，便言見雨；雖不見雨，亦非虛妄。如見身業及以口業，便言見心；雖不見心，亦非虛妄。是名相貌見。云何了了見？如眼見色。善男子！如人眼根清淨不壞，自觀掌中阿摩勒果。菩薩摩訶薩了了見道、菩提、涅槃亦復如是。雖如是見，初無見相。善男子！以是因緣，我於往昔告舍利弗：『一切世間，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之所不知、不見、不覺，惟有如來悉知、見、覺，及諸菩薩亦復如是。舍利弗！若諸世間所知、見、覺，我與菩薩亦知見覺。世間眾生之

所不知、不見、不覺，亦不自知不知、見、覺；世間眾生所知、見、覺，便自說言我知、見、覺。舍利弗！如來一切悉知見覺，亦不自言我知見覺；一切菩薩亦復如是。何以故？若使如來作知見覺相，當知是則非佛世尊，名為凡夫，菩薩亦爾。』」

迦葉菩薩言：「如佛世尊為舍利弗說，世間知者，我亦得知；世間不知，我亦悉知。其義云何？」

「善男子！一切世間，不知、不見、不覺佛性；若有知、見、覺佛性者，不名世間，名為菩薩。世間之人，亦復不知不見不覺十二部經、十二因緣、四倒、四諦、三十七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般涅槃；若知見覺者，不名世間，當名菩薩。善男子！是名世間不知見覺。云何世間所知見覺？所謂梵天、自在天、八臂天，性、時、微塵、法及非法，是造化主世界終始斷常二見，說言初禪至非非想，名為涅槃。善男子！是名世間所知見覺。菩薩摩訶薩於如是事亦知見覺，菩薩如是知見覺已，若言不知、不見、不覺，是為虛妄。虛妄之法，則為是罪，以是罪故，墮於地獄。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沙門、若婆羅門，說言無道、菩提、涅槃，當知是輩，名一闡提，魔之眷屬，名為謗法，如是謗法，名謗諸佛。如是之人，不名世間，不名非世間。」

爾時迦葉聞是事已，即以偈頌而讚歎佛：

「大慈愍眾生，　故令我歸依，
善拔眾毒箭，　故稱大醫王。
世醫所療治，　雖差還復生，
如來所治者，　畢竟不復發。
世尊甘露藥，　以施諸眾生，
眾生既服已，　不死亦不生。
如來今為我，　演說大涅槃，
眾生聞祕藏，　即得不生滅。」

迦葉菩薩說是偈已，即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世間不知、見、覺，菩薩悉能知、見、覺者，若使菩薩是世間者，不得說言世間不知、不見、不覺，而是菩薩能知見覺。若非世間，有何異相？」

佛言：「善男子！言菩薩者，亦是世間，亦非世間。不知見覺者，名為世間，知見覺者，不名世間。汝言有何異者？我今當說。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有初聞是涅槃經，即生敬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則名為世間。菩薩一切世間不知、見、覺，如是菩薩，亦同世間不知見覺。菩薩聞是涅槃經已，知有世間不知見覺，

應是菩薩所知見覺，知是事已，即自思惟：『我當云何方便修習，得知見覺？』覆自念言：『惟當深心修持淨戒。』善男子！菩薩爾時以是因緣，於未來世，在在生處，戒常清淨。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戒淨故，在在生處，常無憍慢、邪見疑網，終不說言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是名菩薩修持淨戒。戒既清淨，次修禪定，以修定故，在在生處正念不忘，所謂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十二部經、諸佛世尊常樂我淨。一切菩薩安住方等大涅槃經，悉見佛性，如是等事，憶而不忘，因修定故得十一空，是名菩薩修清淨定。戒定已備，次修淨慧，以修慧故，初不計著身中有我、我中有身、是身是我、非身非我，是名菩薩修習淨慧。以修慧故，所受持戒牢固不動。善男子！譬如須彌不為四風之所傾動，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為四倒之所傾動。善男子！菩薩爾時自知見覺，所受持戒無有傾動，是名菩薩所知見覺，非世間也。善男子！菩薩見所持戒牢固不動，心無悔恨，無悔恨故心得歡喜，得歡喜故心得悅樂，得悅樂故心則安隱，心安隱故得無動定，得無動定故得實知見，實知見故厭離生死，厭離生死故便得解脫，得解脫故明見佛性，是名菩薩所知見覺，非世間也。善男子！是名世間不知見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

迦葉復言：「云何菩薩修持淨戒，心無悔恨，乃至明了見於佛性？」

佛言：「善男子！世間戒者，不名清淨。何以故？世間戒者，為於有故、性不定故、非畢竟故，不能廣為一切眾生，以是義故，名為不淨。以不淨故有悔恨心，以悔恨故心無歡喜，無歡喜故則無悅樂，無悅樂故則無安隱，無安隱故無不動定，無不動定故無實知見，無實知見故則無厭離，無厭離故則無解脫，無解脫故不見佛性，不見佛性故，終不能得大般涅槃，是名世間戒不清淨。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清淨戒者，戒非戒故、非為有故、定畢竟故、為眾生故，是名菩薩戒清淨也。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淨戒中雖不欲生無悔恨心，無悔恨心自然而生。善男子！譬如有人執持明鏡，不期見面，面像自現。亦如農夫，種之良田，不期生牙，而牙自生。亦如然燈，不期滅闇，而闇自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堅持淨戒，無悔恨心自然而生，亦復如是，以淨戒故，心得歡喜。善男子！如端正人，自見面貌，心生歡喜，持淨戒者亦復如是。善男子！破戒之人，見戒不淨，心不歡喜。如形殘者，自見面貌，不生喜悅，破戒之人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牧牛，有二女人，一持酪瓶，一持漿瓶，俱共至城而欲賣之。於路腳跌，二瓶俱破，一則歡喜，一則愁惱。持戒、破戒亦復如是，持淨戒者心則歡喜，心歡喜故，則便思惟：『諸佛如來於涅

槃中，說有能持清淨戒者，則得涅槃。我今修習如是淨戒，亦應得之。』以是因緣，心則悅樂。」
迦葉復言：「喜之與樂，有何差別？」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不作惡時，名為歡喜；心淨持戒，名之為樂。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於生死則名為喜，見大涅槃名之為樂。下名為喜，上名為樂。離世共法名之為喜，得不共法名之為樂。以戒淨故，身體輕柔，口無麁過，菩薩爾時，若見、若聞、若輕、若嘗、若觸、若知悉無諸惡，以無惡故心得安隱，以安隱故則得靜定，得靜定故得實知見，實知見故厭離生死，厭生死故則得解脫，得解脫故得見佛性，見佛性故得大涅槃，是名菩薩清淨持戒，非世間戒。何以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所受淨戒，五法佐助。云何為五？一信、二慚、三愧、四善知識、五宗敬戒；離五蓋故。所見清淨，離五見故。心無疑網，離五疑故：一者疑佛、二者疑法、三者疑僧、四者疑戒、五者疑不放逸。菩薩爾時即得五根，所謂信、念、精進、定、慧。得五根故，得五種涅槃，謂色解脫，乃至識解脫。是名菩薩清淨持戒，非世間也。善男子！是名世間之所不知、不見、不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
「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大涅槃經，有破戒者，有人呵責、輕賤、毀辱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毀所受戒？若人受持是涅槃經毀禁戒者，當知是經為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讀誦，為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復令無量無邊眾生墮於地獄，受持是經而毀戒者，則是眾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如是之人，我亦不聽受持是典，寧使不受、不持、不修，不以毀戒受持修習。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涅槃經者，當正身心，慎莫調戲，輕躁舉動，身為調戲，心為輕動。求有之心，名為輕動；身造諸業，名為調戲。若我弟子求有、造業，不應受持是大乘典大涅槃經。若有如是受持經者，人當輕呵，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求有、造業？若持經者求有、造業，當知是經為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受持，為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復令無量無邊眾生墮於地獄。受持是經求有、造業，則是眾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
「復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是涅槃經，莫非時說、莫非國說、莫不請說、莫輕心說、莫處處說、莫自歎說、莫輕他說、莫滅佛法說、莫熾然世法說。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經，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說者，人當輕呵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而說？若持經者作如是說，當知是經為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受持為無利

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令無量眾生墮於地獄。受持是經，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而說，則是眾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善男子！若欲受持者、說大涅槃者、說佛性者、說如來祕藏者、說大乘者、說方等經者、說聲聞乘者、說辟支佛乘者、說解脫者、見佛性者，先當清淨其身，以身淨故則無呵責，無呵責故令無量人於大涅槃生清淨信，信心生故恭敬是經，若聞一偈、一句、一字及說法者，則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知是人則是眾生真善知識，非惡知識，是我弟子，非魔眷屬，是名菩薩非世間也。善男子！是名世間之所不知、不見、不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梵行品第八之四

「◎復次善男子！云何復名一切世間所不知見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所謂六念處。何等為六？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善男子！云何念佛？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常不變易，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大師子吼，名大沙門、大婆羅門、大淨畢竟到於彼岸、無能勝者、無見頂者、無有怖畏不驚不動、獨一無侶、無師自悟、疾智、大智、利智、深智、解脫智、不共智、廣普智、畢竟智、智寶成就、人中象王、人中牛王、人中龍王、人中丈夫、人中蓮花、分陀利花、調御人師、為大施主大法之師，以知法故名大法師，以知義故名大法師，以知時故名大法師，以知足故名大法師，以知我故名大法師，知大眾故名大法師，以知眾生種種性故名大法師，以知諸根利鈍中故名大法師，說中道故名大法師。

「云何名如來？如過去諸佛所說不變。云何不變？過去諸佛，為度眾生說十二部經，如來亦爾，故名如來。諸佛世尊從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十一空來至大涅槃，如來亦爾，是故號佛為如來也。諸佛世尊為眾生故，隨宜方便開示三乘，壽命無量不可稱計，如來亦爾，是故號佛為如來也。

「云何為應？世間之法悉名怨家，佛應害故，故名為應。夫四魔者是菩薩怨，諸佛如來為菩薩時，能以智慧破壞四魔，是故名應。復次應者名為遠離，為菩薩時，應當遠離無量煩惱，故名為應。復次應者名樂，過去諸佛為菩薩時，雖於無量阿僧祇劫為眾生故受諸苦惱，終無不樂，而常樂之，如來亦爾，是故名應。又復應者，一切人天，應以種種香花、瓔珞、幢幡、伎樂而供養之，是故名應。

「云何正遍知？正者名不顛倒，遍知者於四顛倒無不通達。又復正者名為苦行，遍知者，知因苦行，定有苦果。又復正者名世間中，遍知者畢竟定知，修習中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正者，名為可數、可量、可稱，遍知者，不可數、不可量、不可稱，是故號佛為正遍知。善男子！聲聞緣覺亦有遍知、亦不遍知。何以故？遍知者，名五陰、十二入、十八界，聲聞緣覺亦得遍知，是名遍知。云何不遍知？善男子！假使二乘於無量劫，觀一色陰，不能盡知，以是義故，聲聞緣覺無有遍知。

「云何明行足？明者名得無量善果，行名腳足，善果者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腳足者名為戒、慧，乘戒慧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是故名為明行足也。又復明者名呪，行者名吉，足者名果，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呪者名為解脫，吉者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者名為大般涅槃，是故名為明行足也。又復明者名光，行者名業，足者名果，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光者名不放逸，業者名六波羅蜜，果者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明者名為三明：一菩薩明，二諸佛明，三無明明；菩薩明者即是般若波羅蜜，諸佛明者即是佛眼，無明明者即畢竟空，行者於無量劫為眾生故修諸善業，足者明見佛性，以是義故名明行足。

「云何善逝？善者名高，逝名不高，善男子！是名世間義；高者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高者即如來心也。善男子！心若高者不名如來，是故如來名為善逝。又復善者名為善知識，逝者善知識果，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善知識者即初發心，果者名為大般涅槃，如來不捨最初發心得大涅槃，是故如來名為善逝。又復善者名好，逝者名有，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好者名見佛性，有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涅槃之性實非有也，諸佛世尊因世間故，說言是有。善男子！譬如世人，實無有子說言有子，實無有道說言有道，涅槃亦爾，因世間故說言為有，諸佛世尊成大涅槃，故名善逝。◎

「◎善男子！云何世間解？善男子！世間者名為五陰，解者名知，諸佛世尊善知五陰，故名世間解。又世間者名為五欲，解名不著，不著五欲故，名世間解。又世間解者，東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一切聲聞緣覺不知、不見、不解，諸佛悉知、悉見、悉解，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是故號佛為世間解。又世間者一切凡夫，解者知諸凡夫善惡因果，非是聲聞緣覺所知，惟佛能知，是故號佛為世間解。又世間者名曰蓮花，解名不污，善男子！是名世間義；蓮花者即是如來，不污者，如來不為世間八法之所染污，是故號佛為世間解。又世間解者，諸佛菩薩名世間解。何以故？諸佛菩薩見世間故，故名世間解。善男子！如因食得命，名食為命；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見世間故，故名世間解。

「云何無上士？上士者名之為斷，無所斷者，名無上士，諸佛世尊無有煩惱，故無所斷，是故號佛為無上士。又上士者名為諍訟，無上士者無有諍訟，如來無諍，是故號佛為無上士。又上士者名語可壞，無上士者語不可壞，如來所言，一切眾生所不能壞，是故號佛為無上士。又上士者名為上座，無上士者名無上座，三世諸佛更無過者，是故號佛為無上士。上者名新，士者名故，諸佛世尊體大涅槃，無新無故，是故號佛為無上士。

「云何調御丈夫？自既丈夫，復調丈夫。善男子！言如來者，實非丈夫、非不丈夫，因調丈夫，故名如來為丈夫也。善男子！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則名丈夫。何等為四？一善知識，二能聽法，三思

惟義，四如說修行。善男子！若男若女具是四法，則名丈夫。善男子！若有男子，無此四法，則不得名為丈夫也，何以故？身雖丈夫，行同畜生。如來調伏若男若女，是故號佛調御丈夫。復次善男子！如御馬者，凡有四種：一者觸毛，二者觸皮，三者觸肉，四者觸骨，隨其所觸，稱御者意。如來亦爾，以四種法，調伏眾生：一為說生，令受佛語，如觸其毛，隨御者意。二說生老，便受佛語，如觸毛皮，隨御者意。三者說生及以老病，便受佛語，如觸毛皮肉，隨御者意。四者說生及老病死，便受佛語，如觸毛皮肉骨，隨御者意。善男子！御者調馬，無有決定，如來世尊調伏眾生，必定不虛，是故號佛為調御丈夫。

「云何天人師？師有二種：一者善教，二者惡教。諸佛菩薩常以善法教諸眾生。何等善法？謂身、口、意善。諸佛菩薩教諸眾生，作如是言：『善男子，汝當遠離身不善業。何以故？以身惡業，是可遠離，得解脫故，是故我以此法教汝。若是惡業不可遠離，得解脫者，終不教汝令遠離也。若諸眾生離惡業已，墮三惡者無有是處，以遠離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大涅槃。』是故諸佛菩薩常以此法教化眾生，口、意亦爾，是故號佛為無上師。復次昔未得道，今已得之，以所得道，為眾生說；從本已來未修梵行，今已修竟，以已所修，為眾生說；自破無明，復為眾生破壞無明；自得淨目，復為眾生破除盲冥，令得淨眼；自知二諦，復為眾生演說二諦。既自解脫，復為眾生說解脫法；自度無邊生死大河，復令眾生皆悉得度；自得無畏，復教眾生令無怖畏；自既涅槃，復為眾生演大涅槃；是故號佛為無上師。天者名晝，天上晝長夜短，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名無愁惱，常受快樂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名為燈明，能破黑闇而為大明，是故名天。亦以能破惡業黑闇，得於善業，而生天上，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名吉，以吉祥故，得名為天。又復天者名曰日，有光明故，名曰為天。以是義故，名為天也。人者名曰能多恩義，又復人者身口柔軟，又復人者名有憍慢，又復人者能破憍慢。善男子！諸佛雖為一切眾生無上大師，然經中說為天人師。何以故？善男子！諸眾生中惟天與人，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能修十善業道，能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號佛為天人師。

「云何為佛？佛者名覺，既自覺悟，復能覺他。善男子！譬如有人，覺知有賊，賊無能為。菩薩摩訶薩能覺一切無量煩惱，既覺了已，令諸煩惱無所能為，是故名佛。以是覺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名佛。

「婆伽婆者，婆伽名破，婆名煩惱，能破煩惱故，名婆伽婆。又能成就諸善法故，又能善解諸法義故，有大功德無能勝故，有大名聞

遍十方故，又能種種大慧施故，又於無量阿僧祇劫吐女根故。
「善男子！若男、若女，能如是念佛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若晝、若夜、若明、若闇，常得不離見佛世尊。
「善男子！何故名為如來、應、正遍知乃至婆伽婆，而有如是無量功德大名稱耶？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昔無量阿僧祇劫，恭敬父母、和上、諸師、上座、長老，於無量劫常為眾生而行布施，堅持禁戒，修集忍辱，勤行精進、禪定、智慧，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是故今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金剛之身。又復菩薩於昔無量阿僧祇劫，修集信、念、進、定、慧根，於諸師長，恭敬供養，常為法利，不為食利。菩薩若持十二部經，若讀、若誦，常為眾生令得解脫、安隱、快樂，終不自為。何以故？菩薩常修出世間心及出家心、無為之心、無諍訟心、無垢穢心、無繫縛心、無取著心、無覆蓋心、無無記心、無生死心、無疑網心、無貪欲心、無瞋恚心、無愚癡心、無憍慢心、無穢濁心、無煩惱心、無苦心、無量心、廣大心、虛空心、無心、無無心、調心、不護心、無覆藏心、無世間心、常定心、常修心、常解脫心、無報心、無願心、善願心、無誤心、柔軟心、不住心、自在心、無漏心、第一義心、不退心、無常心、正直心、無諂曲心、純善心、無多少心、無堅硬心、無凡夫心、無聲聞心、無緣覺心，善知心界、知心生界、知心住界、知心自在界心，是故今得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常樂我淨，是故得稱如來乃至婆伽婆，是名菩薩摩訶薩念佛。
「云何菩薩摩訶薩念法？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思惟諸佛所可說法最妙最上，因是法故，能令眾生得現在果。惟此正法，無有時節，法眼所見，非肉眼見，然不可以譬喻為比，不生、不出、不住、不滅、不始、不終、無為、無數，無舍宅者為作舍宅，無歸作歸，無明作明，未到彼岸令到彼岸，為無香處作無礙香，不可見見、不動不轉、不長不短，永斷諸樂而安隱樂，畢竟微妙，非色斷色而亦是色，乃至非識斷識而亦是識，非業斷業，非結斷結，非物斷物而亦是物，非界斷界而亦是界，非有斷有而亦是有，非入斷入而亦是入，非因斷因而亦是因，非果斷果而亦是果，非虛非實，斷一切實而亦是實，非生非滅，永離生滅而亦是滅，非相非非相，斷一切相而亦是相，非教非不教而亦是師，非怖非安，斷一切怖而亦是安，非忍非不忍，永斷不忍而亦是忍，非止非不止，斷一切止而亦是止，一切法頂，悉能永斷一切煩惱，清淨無相，永脫諸相，無量眾生畢竟住處，能滅一切生死熾火，乃是諸佛所遊居處，常不變易，是名菩薩念法。
「云何念僧？諸佛聖僧，如法而住，受正直法，隨順修行，不可覩見、不可捉持、不可破壞、無能嬈害、不可思議，一切眾生良祐福

田。雖為福田，無所受取，清淨無穢、無漏、無為、廣普無邊，其心調柔，平等無二，無有撓濁，常不變易，是名念僧。
「云何念戒？菩薩思惟有戒，不破不漏，不壞不雜，雖無形色，而可護持，雖無觸對，善修方便，可得具足，無有過咎，諸佛菩薩之所讚歎，是大方等大涅槃因。善男子！譬如大地、船舫、瓔珞、大姓、大海、灰汁、舍宅、刀劍、橋梁、良醫妙藥、阿伽陀藥、如意寶珠、脚足眼目、父母陰涼，無能劫盜不可嬈害，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大山梯蹬，諸佛菩薩妙寶勝幢，若住是戒，得須陀洹果，我亦有分，然我不須。何以故？若我得是須陀洹果，不能廣度一切眾生。若住是戒，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亦有分，是我所欲。何以故？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為眾生廣說妙法而作救護。是名菩薩摩訶薩念戒。
「云何念施？菩薩摩訶薩深觀此施，乃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諸佛菩薩親近修集如是布施，我亦如是親近修集，若不惠施，不能莊嚴四部之眾。施雖不能畢竟斷結，而能除破現在煩惱。以施因緣故，常為十方無量無邊恒河沙等世界眾生之所稱歎。菩薩摩訶薩施眾生食，則施其命，以是果報，成佛之時，常不變易。以施樂故，成佛之時則得安樂。菩薩施時，如法求財，不侵彼施此，是故成佛得清淨涅槃。菩薩施時，令諸眾生不求而得，是故成佛得自在。我以施因緣，令他得力，是故成佛獲得十力。以施因緣令他得語，是故成佛得四無礙。諸佛菩薩修集是施，為涅槃因，我亦如是修集布施，為涅槃因。廣說如雜花中。
「云何念天？有四天王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若有信心，得四天王處，我亦有分。若戒、多聞、布施、智慧，得四天王處，乃至得非想非非想處，我亦有分；然非我所欲。何以故？四天王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是無常，以無常故，生老病死，以是義故，非我所欲。譬如幻化，誑於愚夫；智慧之人，所不惑著。如幻化者即是四天王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愚者即是一切凡夫，我則不同凡夫愚人。我曾 聞有第一義天，謂諸佛菩薩常不變易，以常住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我為眾生精勤求於第一義天。何以故？第一義天能令眾生除斷煩惱，猶如意樹。若我有信乃至有慧，則能得是第一義天，當為眾生廣分別說第一義天。是名菩薩摩訶薩念天。
「善男子！是名菩薩非世間也，是為世間不知見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善男子！若我弟子，謂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十二部經，及以受持讀誦、書寫敷演、解說大涅槃經，等無差別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一切諸佛世尊甚深祕藏，以是諸佛甚深祕藏，是則為勝。善男子！以是義故，大涅槃經甚奇、甚特、不可思議。」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亦知是大涅槃經，甚奇甚特不可思議，佛法眾僧不可思議，菩薩菩提、大般涅槃亦不可思議。世尊！以何義故，復言菩薩不可思議？」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有教者，而能自發菩提之心，既發心已，勤修精進。正使大火焚燒身首，終不求救，捨念法心。何以故？菩薩摩訶薩常自思惟：『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或在地獄、餓鬼、畜生、人中、天上，為諸結火之所燒然，初不曾 得一決定法。決定法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我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護惜身心與命。我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正使碎身猶如微塵，終不放捨勤精進也。何以故？勤進之心，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善男子！如是菩薩，未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能如是不惜身命，況復見已，是故菩薩不可思議。又復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所見生死無量過患，非是聲聞緣覺所及，雖知生死無量過惡，為眾生故，於中受苦，不生厭離，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為眾生故，雖在地獄，受諸苦惱如三禪樂，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譬如長者，其家失火。長者見已從舍而出，諸子在後未脫火難。長者爾時定知火害，為諸子故，旋還赴救，不顧其難。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知生死多諸過惡，為眾生故，處之不厭，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無量眾生發菩提心，見生死中多諸過惡，心即退沒，或為聲聞，或為緣覺。若有菩薩聞是經者，終不退失菩提之心而為聲聞、辟支佛也。如是菩薩雖復未階初不動地，而心堅固，無有退沒，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若有人言：『我能浮渡大海之水。』如是之言可思議不？」

「不也。世尊！如是之言，或可思議，或不可思議。何以故？若人渡者，則不可思議。阿修羅渡，則可思議。」

「善男子！我亦不說阿修羅也，正說人耳。」

「世尊！人中亦有可思議者，不可思議者。世尊！人亦二種：一者聖人，二者凡夫。凡夫之人則不可思議，賢聖之人則可思議。」

「善男子！我說凡夫，不說聖人。」

「世尊！若凡夫人，實不可思議。」

「善男子！凡夫之人，實不能渡大海水也。如是菩薩，實能渡於生死大海，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若有人能以藕根絲懸須彌山，可思議不？」

「不也。世尊！」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一念頃，悉能稱量一切生死，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已於無量阿僧祇劫，常觀生死、無常、無我、無樂、無淨，而為眾生分別演說常樂我淨，雖如是說，然非邪見，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如人入水，水不能漂，入

大猛火，火不能燒，如是之事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處生死，不為生死之所惱害，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人有三品，謂上中下。下品之人初入胎時，作是念言：『我今處廁，眾穢歸處，如死屍間，眾棘刺中，大黑闇處。』初出胎時復作是念：『我今出廁，出眾穢處，乃至出於大黑闇處。』中品之人作是念言：『我今入於眾樹林中，清淨河中，房舍屋宅。』出時亦爾。上品之人作是念言：『我昇殿堂，在花林間，乘馬乘象，登涉高山。』出時亦爾。菩薩摩訶薩初入胎時自知入胎，住時知住、出時知出，終不生於貪瞋之心，而未得階初住地也，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實不可以譬喻為比。善男子！心亦不可以方喻為比，而皆可說。菩薩摩訶薩無有師諮受學之處，而能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得是法已，心無慳恪，常為眾生而演說之，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有身遠離非口，有口遠離非身，有非身非口而亦遠離。身遠離者，謂離殺、盜、婬，是名身遠離。非口、口遠離者，謂離妄語、兩舌、惡口、無義語，是名口遠離。非身、非身非口是遠離者，所謂遠離貪嫉、瞋恚、邪見。善男子，是名非身非口而亦遠離。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是身是業及與離主，而亦有離，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口亦如是。善男子！從身離身，從口離口，從慧遠離非身非口。善男子！實有此慧，然不能令菩薩遠離。何以故？善男子！無有一法能壞、能作，有為法性異生異滅，是故此慧不能遠離。善男子！慧不能破、火不能燒、水不能爛、風不能動、地不能持、生不能生、老不能老、住不能住、壞不能壞、貪不能貪、瞋不能瞋、癡不能癡，以有為性異生異滅故，菩薩摩訶薩終不生念：『我以此慧破諸煩惱。』而自說言：『我破煩惱。』雖作是說，非是虛妄，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迦葉復言：「世尊！我今始知菩薩摩訶薩不可思議，佛、法、眾僧、大涅槃經及受持者、菩提、涅槃，不可思議。世尊！無上佛法當久近住？幾時而滅？」

「善男子！若大涅槃經乃至有是五行，所謂聖行、梵行、天行、病行、嬰兒行，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其義，為諸眾生之所恭敬、尊重、讚歎、種種供養，當知爾時佛法未滅。善男子！若大涅槃經具足流布，當爾之時，我諸弟子，多犯禁戒，造作眾惡，不能敬信如是經典，以不信故，不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其義，不為眾人之所恭敬乃至供養，見受持者輕毀誹謗：『汝是六師非佛弟子。』當知佛法將滅不久。」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親從佛聞如是義，迦葉佛法住世七日，然後滅盡。世尊！迦葉如來有是經不？如其有者，云何言滅？如其無者，云何說言大涅槃經是諸如來祕密之藏？」

佛言：「善男子！我先說言，惟有文殊乃解是義。今當重說，至心諦聽。善男子！諸佛世尊有二種法：一者世法，二者第一義法。世法者則有壞滅；第一義法則不壞滅。復有二種：一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二者常樂我淨。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則有壞滅；常樂我淨則無壞滅。復有二種：一者二乘所持，二者菩薩所持。二乘所持則有壞滅；菩薩所持則無壞滅。復有二種：一者外，二者內。外法者則有壞滅；內法者則無壞滅。復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有為之法則有壞滅；無為之法無有壞滅。復有二種：一者可得，二者不可得。可得之法則有壞滅；不可得者無有壞滅。復有二種：一者共法，二者不共法。共法壞滅；不共之法無有壞滅。復有二種；一者人中，二者天中。人中壞滅；天無壞滅。復有二種：一者十一部經，二者方等經。十一部經則有壞滅；方等經典無有壞滅。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解說方等經典，恭敬供養、尊重讚歎，當知爾時佛法不滅。

「善男子！汝向所問迦葉如來有是經不者，善男子！大涅槃經悉是一切諸佛祕藏。何以故？諸佛雖有十一部經，不說佛性、不說如來常樂我淨、諸佛世尊永不畢竟入於涅槃，是故此經名為如來祕密之藏。十一部經所不說故，故名為藏。如人七寶不出外用，名之為藏。善男子！是人所以藏積此物，為未來事故。何等未來事？所謂穀貴、賊來侵國、值遇惡王、為用贖命、道路澁難，財難得時乃當出用。善男子！諸佛如來祕密之藏亦復如是，為未來世，諸惡比丘畜不淨物，為四眾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讀誦世典不敬佛經，如是等惡現於世時，如來為欲滅是諸惡，令得遠離邪命利養，如來則為演說是經。若是經典祕密之藏滅不現時，當知爾時佛法則滅。

「善男子！大涅槃經常不變易，云何難言迦葉佛時有是經不？善男子！迦葉佛時，所有眾生貪欲微薄，智慧滋多，諸菩薩摩訶薩等調柔易化，有大威德，總持不忘，如大象王世界清淨。一切眾生悉知如來終不畢竟入於涅槃，常住不變。雖有是典，不須演說。善男子！今世眾生多諸煩惱、愚癡、憙忘、無有智慧，多諸疑網，信根不立，世界不淨，一切眾生咸謂如來無常、遷變、畢竟入於大般涅槃，是故如來演說是典。善男子！迦葉佛法實亦不滅。何以故？常不變故。善男子！若有眾生我見無我、無我見我，常見無常、無常見常，樂見無樂、無樂見樂，淨見不淨、不淨見淨，滅見不滅、不滅見滅，罪見非罪、非罪見罪，輕罪見重、重罪見輕，乘見非乘、非乘見乘，道見非道、非道見道，實是菩提見非菩提、實非菩提謬

見菩提，苦見非苦、集見非集、滅見非滅、實見非實，實是世諦見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見是世諦，歸見非歸、非歸見歸，以真佛語名為魔語、實是魔語以為佛語，如是之時，諸佛乃說大涅槃經。善男子！寧說蚊[口*(隹/乃)]盡大海底，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口吹須彌散壞，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言以索繫縛猛風，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言佉陀羅火中生蓮花，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阿伽陀藥而為毒藥，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四大各捨己性，不可說言如來法滅。

「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未有弟子解甚深義，彼佛世尊便涅槃者，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佛雖涅槃，當知是法久住於世。

「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雖有弟子解甚深義，無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便涅槃，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多，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雖涅槃，當知佛法久住於世。

「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雖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諸弟子演說經法貪為利養，不為涅槃，佛復滅度，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凡所演說不貪利養為求涅槃，佛雖滅度，當知是法久住於世。

「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雖有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諸弟子多起諍訟，互相是非，佛復涅槃，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修和敬法，不相是非，互相尊重，佛雖涅槃，當知是法久住不滅。

「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雖有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為大涅槃而演說法，互相恭敬不起諍訟，然畜一切不淨之物，復自讚言：『我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佛復涅槃，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為大涅槃演說經法，善修和敬互相尊重，不畜一切不淨之物，亦不自言得須陀洹乃至得阿羅漢，彼佛世尊雖復滅度，當知是法久住於世。

「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乃至不畜不淨之物，又不自言得須陀洹乃至阿羅漢，各執所見，種種異說，而作是言：『長老！諸佛所制四重之法，乃至七滅諍法，為眾生故，或遮或開，十二部經亦復如是。何以故？佛知國土時節各異，眾生不同利鈍差別，是故如來或遮或開，有輕重說。善男子！譬如良醫，為病服乳，為病遮乳；熱病聽服，冷病則遮。如來亦爾，觀諸眾生煩惱病根，亦開亦遮。長老！我親從佛聞如是義，惟我知義，汝不能知。惟我解律，汝不能解。我知諸經，汝不能知。』彼佛復滅，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乃至不言我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亦不說言：『諸佛世尊為眾生故或遮或開。長老！我親從佛聞如是義，如是法，如是律。長老！當依如來十二部經，此義若是，我當受持。如其非者，我當棄捨。』彼佛世尊雖復涅槃，當知是法久住於世。

「善男子！我法滅時，有聲聞弟子，或說有神、或說神空，或說有中陰、或說無中陰，或說有三世、或說無三世，或說有三乘、或說無三乘，或言一切有、或言一切無，或言眾生有始有終、或言眾生無始無終，或言十二因緣是有為法、或言因緣是無為法，或言如來有病苦行、或言如來無病苦行，或言如來不聽比丘食十種肉，何等為十？人、蛇、象、馬、驢、狗、師子、猪狐、獼猴，其餘悉聽；或言一切不聽。或言比丘不作五事，何等為五？不賣生口、刀、酒、酪沙、胡麻油等，其餘悉聽。或言不聽入五種舍，何等為五？屠兒、婬女、酒家、王宮、旃陀羅舍，餘舍悉聽。或言不聽著憍奢耶衣，餘一切聽。或言如來聽諸比丘受畜衣食臥具，其價各直十萬兩金；或言不聽。或言涅槃常樂我淨、或言涅槃直是結盡，更無別法名為涅槃，譬如織縷名之為衣，衣既壞已，名之無衣，實無別法名無衣也，涅槃之體亦復如是。善男子！當爾之時，我諸弟子正說者少，邪說者多；受正法少，受邪法多；受佛語少，受魔語多。

「善男子！爾時拘睒彌國有二弟子：一者羅漢，二者破戒。破戒徒眾凡有五百，羅漢徒眾其數一百。破戒者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我親從佛聞如是義。如來所制四重之法，若持亦可，犯亦無罪。我今亦得阿羅漢果，四無礙智。而阿羅漢亦犯如是四重之法，四重之法若是實罪，阿羅漢者終不應犯。如來在世制言堅持，臨涅槃時皆悉放捨。』阿羅漢比丘言：『長老！汝不應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我知如來常不變易。如來在世及涅槃後，犯四重禁罪無差別。若言羅漢犯四重禁，是義不然。何以故？須陀洹人尚不犯禁，況阿羅漢？若長老言，我是羅漢。阿羅漢者，終不生想我得羅漢。阿羅漢者，惟說善法，不說不善。長老所說，純是非法。若有得見

十二部經，定知長老非阿羅漢。』善男子！爾時破戒比丘徒眾，即共斷是阿羅漢命。善男子！是時魔王，因是二眾忿恚之心，悉共害是六百比丘。爾時凡夫各共說言：『哀哉佛法，於是滅盡。』而我正法實不滅也。爾時其國有十二萬諸大菩薩，善持我法，云何當言我法滅耶？當于爾時，閻浮提內無一比丘為我弟子。爾時波旬悉以大火焚燒一切所有經典，其中或有遺餘在者，諸婆羅門即共偷取，處處採拾安置已典。以是義故，諸小菩薩，佛未出時，率共信受婆羅門語。諸婆羅門雖作是說：『我有齋戒。』而諸外道真實無也。諸外道等雖復說言：『有我樂淨。』而實不解我樂淨義。直以佛法一字、二字、一句、二句，說言我典，有如是義。」

爾時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無量無邊阿僧祇眾聞是語已，悉共唱言：「世間虛空，世間虛空。」

迦葉菩薩告諸大眾：「汝等且莫憂愁啼哭，世間不空，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法僧亦爾。」爾時大眾，聞是語已，啼哭即止，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梵行品第八之五

◎爾時王舍大城阿闍世王，其性弊惡，憙行殺戮，具口四惡，貪恚愚癡，其心熾盛，唯見現在、不見未來，純以惡人而為眷屬，貪著現世五欲樂故，父王無辜橫加逆害。因害父已，心生悔熱，身諸瓔珞伎樂不御，心悔熱故遍體生瘡，其瘡臭穢不可附近。尋自念言：「我今此身已受花報，地獄果報將近不遠。」爾時其母字韋提希，以種種藥而為傅之，其瘡遂增，無有降損。王即白母：「如是瘡者，從心而生，非四大起。若言眾生有能治者，無有是處。」

時有大臣名曰月稱，往至王所，在一面立，白言：「大王！何故愁悴，顏容不悅？為身痛耶？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豈得不痛？我父無辜，橫加逆害。我從智者曾 聞是義，世有五人，不脫地獄，謂五逆罪。我今已有無量無邊阿僧祇罪，云何身心而得不痛？又無良醫治我身心。」

臣言：「大王！莫大愁苦。」即說偈言：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長。　如人憙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有五人，不脫地獄；誰往見之，來語王耶？言地獄者，即是世間，多智者說。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醫名富蘭那，一切知見，得自在定，畢竟修習清淨梵行，常為無量無邊眾生，演說無上涅槃之道。為諸弟子說如是法，無有黑業、無黑業報，無有白業、無白業報，無黑白業、無黑白業報，無有上業及以下業。是師今在王舍城中，唯願大王。屈駕往彼，可令是師，療治身心。」

時王答言：「審能如是滅除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曰藏德，復往王所，而作是言：「大王！何故面貌憔悴，脣口乾焦，音聲微細，猶如怯人見大怨敵，顏色皴裂？將何所苦？為身痛耶？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云何不痛？我之癡盲，無有慧目，近諸惡友而為親善，隨調婆達惡人之言，正法之王橫加逆害。我昔曾 聞智人說偈：

「『若於父母，　佛及弟子，　生不善心，

起於惡業，　如是果報，　在阿鼻獄。』

「以是事故，令我心怖，生大苦惱，又無良醫而見救療。」
大臣復言：「唯願大王！且莫愁怖。法有二種：一者出家，二者王法。王法者，謂害其父則王國土，雖云是逆，實無有罪；如迦羅羅虫，要壞母腹，然後乃生，生法如是，雖破母身，實亦無罪。騾懷妊等亦復如是。治國之法，法應如是，雖殺父兄，實無有罪。出家法者，乃至蚊蟻，殺亦有罪。唯願大王！寬意莫愁。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長。　如人憙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師，名末伽梨拘舍離子，一切知見，憐愍眾生猶如赤子，已離煩惱，能拔眾生三毒利箭。一切眾生於一切法無知見覺，唯是一人獨知見覺。如是大師，常為弟子說如是法：『一切眾生身有七分。何等為七？地、水、火、風、苦、樂、壽命。如是七法，非化非作，不可毀害。如伊師迦草，安住不動。如須彌山，不捨不作。猶如乳酪，各不諍訟。若苦若樂，若善不善，投之利刀，無所傷害。何以故？七分空中無妨礙故。命亦無害。何以故？無有害者及死者故。無作無受，無說無聽，無有念者及以教者。常說是法，能令眾生滅除一切無量重罪。』是師今在王舍大城，唯願大王！往至其所，王若見者，眾罪消滅。」
時王答言：「審能如是除滅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曰實得，復到王所，即說偈言：

「大王何故，　身脫瓔珞，　首髮蓬亂，
乃至如是？　王身何故，　戰慄不安，
猶如猛風，　吹動花樹？

「王今何故容色愁悴？猶如農夫下種之後，天不降雨，愁苦如是。為是心痛，為身痛耶？」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豈得不痛？我父先王，慈愛流惻，特見矜念，實無辜咎，往問相師，相師答言：『是兒生已定當害父。』雖聞是語，猶見贍養。曾聞智者作如是言：『若人奸母及比丘尼、偷僧祇物、殺發無上菩提心者、害及其父，如是之人畢定當墮阿鼻地獄。』我今身心豈得不痛？」
大臣復言：「唯願大王！且莫愁苦。如其父王，修解脫者，害則有罪；若治國法，殺則無罪。大王！非法者名為非法，無法者名為無

法。譬如無子名為無子，亦如惡子名之無子，雖言無子實非無子。如食無鹽，名為無鹽，食若少鹽亦名無鹽。如河無水，名之無水，若有少水亦名無水。如念念滅，亦言無常，雖住一劫亦名無常。如人受苦名為無樂，雖受少樂亦名無樂。如不自在，名之無我，雖少自在亦名無我。如闇夜時名之無日，雲霧之時亦言無日。大王！雖言少法，名為無法，實非無法。願王留神聽臣所說，一切眾生皆有餘業，以業緣故，數受生死。若使先王有餘業者，今王殺之，竟有何罪？唯願大王寬意莫愁。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長。　如人憙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師名刪闍耶毘羅胝子，一切知見，其智淵深猶如大海，有大威德，具大神通，能令眾生離諸疑網。一切眾生不知見覺，唯是一人獨知見覺。今者近在王舍城住，為諸弟子說如是法：『一切眾中，若是王者，自在隨意，造作善惡。雖為眾惡，悉無有罪。如火燒物，無淨不淨，王亦如是，與火同性。譬如大地，淨穢普載，雖為是事，初無瞋喜，王亦如是，與地同性。譬如水性，淨穢俱洗、雖為是事，亦無憂喜，王亦如是，與水同性。譬如風性，淨穢等吹，雖為是事，亦無憂喜，王亦如是，與風同性。如秋髡樹，春則還生，雖復髡斫，實無有罪。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此間命終，還此間生，以還生故，當有何罪？一切眾生苦樂果報，悉皆不由現在世業，因在過去，現在受果。現在無因，未來無果。以現果故，眾生持戒勤修精進，遮現惡果；以持戒故，則得無漏，得無漏故，盡有漏業，以盡業故，眾苦得盡，眾苦盡故，故得解脫。』唯願大王，速往其所，令其療治身心苦痛，王若見者眾罪則除。」
王即答言：「審有是師能除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悉知義，即至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形不端嚴，如失國者，如泉枯涸、池無蓮花、樹無花葉，破戒比丘，身無威德？為身痛耶？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豈得不痛？我父先王，慈惻流念，然我不孝，不知報恩。常以安樂，安樂於我，而我背恩，反斷其樂，先王無辜，橫興逆害。我亦曾 聞智者說言：『若有害父，當於無量阿僧祇劫受大苦惱。』我今不久必墮地獄，又無良醫救療我罪。」
大臣即言：「唯願大王！放捨愁苦。王不聞耶？昔者有王，名曰羅摩，害其父已，得紹王位。跋提大王、毘樓真王、那睺沙王、迦帝迦王、毘舍佉王、月光明王、日光明王、愛王、持多人王，如是等

王，皆害其父得紹王位，然無一王入地獄者。於今現在毘琉璃王、優陀那王、惡性王、鼠王、蓮花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悉無一王生愁惱者。雖言地獄、餓鬼、天中，誰有見者？大王！唯有二有：一者人道，二者畜生。雖有是二，非因緣生，非因緣死。若非因緣，何有善惡？唯願大王！勿懷愁怖。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長。　如人憙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師，名阿耆多翅舍欽婆羅，一切知見，觀金與土平等無二。刀破右脇，左塗栴檀，於此二人，心無差別，等視怨親，心無異相。此師真是世之良醫，若行、若立、若坐、若臥，常在三昧，心無分散，告諸弟子作如是言：『若自作、若教他作、若自斫、若教他斫、若自炙、若教他炙、若自害、若教他害、若自偷、若教他偷、若自婬、若教他婬、若自妄語、若教他妄語、若自飲酒、若教他飲酒、若殺一村一城一國、若以刀輪殺一切眾生、若恒河已南布施眾生、恒河已北殺害眾生，悉無罪福，無施、戒、定。』今者近在王舍城住，願王速往，王若見者，眾罪除滅。」
王言：「大臣！審能如是除滅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大臣，名曰吉德，復往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面無光澤，如日中燈、如晝時月、如失國君、如荒敗土？大王！今者四方清夷，無諸怨敵，而今何故如是愁苦？為身苦耶？為心苦乎？有諸王子常生此念：『我今何時當得自在？』大王！今者已果，所願自在。王領摩伽陀國，先王寶藏具足而得，唯當快意，縱情受樂，如是愁苦，何用經懷？」
王即答言：「我今云何得不愁惱？大臣！譬如愚人，但貪其味，不見利刀，如食雜毒，不見其過。我亦如是，如鹿見草，不見深穽，如鼠貪食，不見貓狸。我亦如是，見現在樂，不見未來不善苦果。曾從智者聞如是言：『寧於一日受三百鑽，不於父母生一念惡。』我今已近地獄熾火，云何當得不愁惱耶？」
大臣復言：「誰來誑王，言有地獄？如刺頭利，誰之所造？飛鳥色異，復誰所作？水性潤漬，石性堅硬，如風動性，如火熱性，一切萬物自死自生，誰之所作？言地獄者，直是智者文辭造作，言地獄者為有何義？臣當說之，地者名地，獄者名破，破於地獄，無有罪報，是名地獄。又復地者名人，獄者名天，以害其父，故到人天。以是義故，婆藪仙人唱言，殺羊得人天樂，是名地獄。又復地者名命，獄者名長，以殺生故，得壽命長，故名地獄。大王！是故當知

實無地獄。大王！如種麥得麥，種稻得稻；殺地獄者，還得地獄；殺害於人，應還得人。大王！今當聽臣所說，實無殺害；若有我者，實亦無害；若無我者，復無所害。何以故？若有我者，常不變易，以常住故不可殺害，不破、不壞、不繫、不縛、不瞋、不喜、猶如虛空，云何當有殺害之罪？若無我者，諸法無常，以無常故念念壞滅，念念滅故，殺者死者皆念念滅，若念念滅誰當有罪？大王！如火燒木，火則無罪；如斧斫樹，斧亦無罪；如鐮刈草，鐮實無罪；如刀殺人，刀實非人，刀既無罪，人云何罪？如毒殺人，毒實非人，毒藥非罪，人云何罪？一切萬物皆亦如是，實無殺害，云何有罪？唯願大王！莫生愁苦。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長。　如人憙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惡業者，今有大師，名迦羅鳩馱迦旃延，一切知見，明了三世，於一念頃，能見無量無邊世界，聞聲亦爾。能令眾生遠離過惡，猶如恒河，若內、若外，所有諸罪皆悉清淨。是大良師亦復如是，能除眾生內外眾罪，為諸弟子說如是法：『若人殺害一切眾生，心無慚愧終不墮惡，猶如虛空不受塵水；有慚愧者即入地獄，猶如大水潤濕於地。一切眾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眾生安樂；自在天瞋，眾生苦惱。一切眾生若罪若福，乃是自在天之所為，云何當言人有罪福？譬如工匠，作機關木人，行住坐臥，唯不能言，眾生亦爾；自在天者喻如工匠，木人者喻眾生身，如是造化誰當有罪？』如是大師，今者近在王舍城住，唯願速往，如得見者，眾罪消滅。」
王即答言：「審有是人能滅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無所畏，往至王所，說如是言：「大王！世有愚人，一日之中百喜百愁、百眠百寤、百驚百哭，有智之人斯無是事。大王！何故憂愁如是，如失侶客，如墮深泥無救拔者，如人渴乏不得漿水，猶如迷人無有導者，如困病人無醫救療，如海船破無救接者？大王！今者為身痛耶？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豈得不痛？我近惡友，不觀口過，先王無辜橫興逆害，我今定知當入地獄，復無良醫而見救濟。」
臣即白言：「唯願大王！莫生愁毒。夫剎利者，名為王種，若為國土、若為沙門及婆羅門、為安人民，雖復殺害無有罪也。先王雖復恭敬沙門，不能承事諸婆羅門，心無平等，心無平等故則非剎利。大王！今者為欲供養諸婆羅門，殺害先王，當有何罪？大王！實無

殺害。夫殺害者，殺害壽命。命名風氣，風氣之性，不可殺害，云何害命而當有罪？唯願大王！莫復愁苦。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長。　如人憙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無良醫而療治者，今有大師，名尼乾陀若提子，一切知見，憐愍眾生，善知眾生諸根利鈍，達解一切隨宜方便，世間八法所不能污，寂靜修習清淨梵行，為諸弟子說如是言：『無施、無善、無父無母、無今世後世、無阿羅漢、無修、無道，一切眾生經八萬劫，於生死輪自然得脫，有罪無罪悉亦如是；如四大河，所謂辛頭、恒河、博叉、私陀，悉入大海，無有差別。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得解脫時，悉無差別。』是師今在王舍城住，唯願大王速往其所，若得見者眾罪消除。」
王即答言：「審有是師能除我罪，我當歸依。」
爾時大醫，名曰耆婆，往至王所白言：「大王！得安眠不？」
王即以偈答言：

「若有能永斷，　一切諸煩惱，
不貪染三界，　乃得安隱眠。
若得大涅槃，　演說甚深義，
名真婆羅門，　乃得安隱眠。
身無諸惡業，　口離於四過，
心無有疑網，　乃得安隱眠。
身心無熱惱，　安住寂靜處，
獲致無上樂，　乃得安隱眠。
心無有取著，　遠離諸怨讎，
常和無諍訟，　乃得安隱眠。
若不造惡業，　心常懷慚愧，
信惡有果報，　乃得安隱眠。
敬養於父母，　不害一生命，
不盜他財物，　乃得安隱眠。
調伏於諸根，　親近善知識，
破壞四魔眾，　乃得安隱眠。
不見吉不吉，　及以苦樂等，
為諸眾生故，　輪轉於生死，
若能如是者，　乃得安隱眠。
誰得安隱眠？　所謂諸佛是。

深觀空三昧，　身心安不動。
誰得安隱眠？　所謂慈悲者，
常修不放逸，　視眾如一子。
眾生無明冥，　不見煩惱果，
常造諸惡業，　不得安隱眠。
若為於自身，　及以他人身，
造作十惡業，　不得安隱眠。
若言為樂故，　害父無過咎，
隨是惡知識，　不得安隱眠。
若食過節度，　冷飲而過差，
如是則病苦，　不得安隱眠。
若於王有過，　邪念他婦女，
及行壙路者，　不得安隱眠。
持戒果未熟，　太子未紹位，
盜者未獲財，　不得安隱眠。

「耆婆！我今病重，於正法王，興惡逆害，一切良醫妙藥、呪術、善巧、瞻病所不能治。何以故？我父法王如法治國，實無辜咎，橫加逆害。如魚處陸，當有何樂？如鹿在弶，初無歡心；如人自知命不終日；如王失國逃迸他土；如人聞病不可療治；如破戒者聞說罪過。我昔曾聞智者說言：『身口意業若不清淨，當知是人必墮地獄。』我亦如是，云何當得安隱眠耶？今我又無無上大醫，演說法藥，除我病苦。」

耆婆答言：「善哉，善哉！王雖作罪，心生重悔，而懷慚愧。大王！諸佛世尊常說是言：『有二白法，能救眾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慚愧。無慚愧者不名為人，名為畜生。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有慚愧故，說有父母兄弟姊妹。』善哉大王！具有慚愧。大王且聽，臣聞佛說：『智者有二：一者不造諸惡，二者作已懺悔；愚者亦二，一者作罪，二者覆藏。雖先作惡後能發露，悔已慚愧更不敢作，猶如濁水置之明珠，以珠威力水即為清；如烟雲除，月則清明。作惡能悔，亦復如是。』王若懺悔懷慚愧者，罪即除滅，清淨如本。大王！富有二種：一者象馬、種種畜生，二者金銀、種種珍寶。象馬雖多，不敵一珠。大王！眾生亦爾，一者惡富，二者善富。多作諸惡，不如一善。臣聞佛說，修一善心，破百種惡。大王！如少金剛能壞須彌，亦如少火能燒一切，如少毒藥能害眾生，少善亦爾能破大惡。雖名少善，其實是大。何以故？破大惡故。大王！如佛所說覆藏者漏，不覆藏者則無有漏，

發露悔過是故不漏。若作眾罪不覆不藏，以不覆故罪則微薄，若懷慚愧罪則消滅。大王！如水涕雖微，漸盈大器，善心亦爾，一一善心能破大惡。若覆罪者罪則增長，發露慚愧罪則消滅，是故諸佛說有智者不覆藏罪。善哉大王！能信因果、信業、信報，唯願大王莫懷愁怖。若有眾生造作諸罪，覆藏不悔心無慚愧，不見因果及以業報，不能諮啟有智之人不近善友，如是之人一切良醫乃至瞻病所不能治。如迦摩羅病世醫拱手，覆罪之人亦復如是。云何罪人？謂一闡提。一闡提者，不信因果，無有慚愧，不信業報，不見現在及未來世，不親善友，不隨諸佛所說教戒，如是之人名一闡提，諸佛世尊所不能治。何以故？如世死屍，醫不能治。一闡提者亦復如是，諸佛世尊所不能治。大王今者非一闡提，云何而言不可救療？

「如王所言無能治者，大王當知，迦毘羅城淨飯王子，姓瞿曇氏，字悉達多，無師覺悟，自然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一切知見、大慈大悲，憐愍一切如羅睺羅，隨善眾生如犢逐母，知時而說，非時不語，實語、淨語、妙語、義語、法語、一語，能令眾生永離煩惱。善知眾生諸根心性，隨宜方便無不通達。其智高大如須彌山，深邃廣遠猶如大海。是佛世尊有金剛智，能破眾生一切惡罪，若言不能，無有是處。今者去此十二由旬，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而為無量阿僧祇等諸菩薩僧，演種種法：若有、若無，若有為、若無為，若有漏、若無漏，若煩惱果、若善法果，若色法、若非色法、若非色非非色法，若我、若非我、若非我非非我，若常、若非常、若非常非非常，若樂、若非樂、若非樂非非樂，若相、若非相、若非相非非相，若斷、若非斷、若非斷非非斷，若世、若出世、若非世非出世，若乘、若非乘、若非乘非非乘，若自作自受、若自作他受、若無作無受。大王！若當於佛所，聞無作無受，所有重罪即當消滅。

「王今且聽，釋提桓因命將欲終，有五相現：一者衣裳垢膩，二者頭上花萎，三者身體臭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座。時天帝釋或於靜處，若見沙門、若婆羅門，即至其所，生於佛想。爾時沙門及婆羅門見帝釋來，深自慶幸，即說是語：『天主！我今歸依於汝。』釋聞是已，乃知非佛。復自念言：『彼若非佛，不能治我五退沒相。』是時御臣名般遮尸，語帝釋言：『憍尸迦！乾闥婆王名敦浮樓，其王有女，字須跋陀，王若能以此女見與，臣當示王除衰相處。』釋即答言：『善男子！毘摩質多阿修羅王有女舍脂，是吾所敬，卿若必能示吾消滅惡相處者，猶當相與，況須跋陀？』『憍尸迦！有佛世尊字釋迦牟尼，今者在於王舍大城，若能往彼諮稟未聞，衰沒之相必得除滅。』『善男子！若佛世尊審能滅者，便可迴駕至其住處。』御臣奉命即迴車乘，到王舍城耆闍崛山，至於佛所

頭面禮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天人之中誰為繫縛？』『憍尸迦！慳、貪、嫉妒。』又言：『慳貪嫉妒，因何而生？』答言：『因無明生。』又言：『無明復因何生？』答言：『因放逸生。』又言：『放逸復因何生？』答言：『因顛倒生。』又言：『顛倒復因何生？』答言：『因疑心生。』『世尊！顛倒之法因疑生者，實如聖教。何以故？我有疑心，以疑心故，則生顛倒，於非世尊，生世尊想。我今見佛，疑網即除，疑網除故顛倒亦盡，顛倒盡故，無有慳心乃至妒心。』佛言：『汝言無有慳妒心者，汝今已得阿那含耶，阿那含者無有貪心。若無貪心，云何為命來至我所？而阿那含實不求命。』『世尊！有顛倒者則有求命，無顛倒者則不求命。然我今者實不求命，所欲求者，唯佛法身及佛智慧。』『憍尸迦！求佛法身及佛智慧，將來之世必當得之。』爾時帝釋聞佛說已，五衰沒相即時消滅，便起作禮，遶佛三匝，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死即生、失命得命，又聞佛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為更生為更得命。世尊！一切人天，云何增益？復以何緣，而致損減？』『憍尸迦！鬪諍因緣，人天損減；善修和敬，則得增益。』『世尊！若以鬪諍而損減者，我從今日更不復與阿修羅戰。』佛言：『善哉，善哉！憍尸迦！諸佛世尊說忍辱法，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

「爾時釋提桓因，即前禮佛，於是還去。大王！如來以能除諸惡相，是故稱佛不可思議。王若往者，所有重罪必當得除。大王且聽，有婆羅門子，字曰不害，以殺無量諸眾生故名鴦崛魔。復欲害母，惡心起時，身亦隨動，身心動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必墮地獄。後見佛時身心俱動，復欲生害，身心動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當入地獄。是人得遇如來大師，即時得滅地獄因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稱佛為無上醫，非六師也。

「大王！復有須毘羅王子，其父瞋之，截其手足，推之深井。其母矜愍，使人牽出，將至佛所。尋見佛時，手足還具，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以見佛故，得現果報，是故稱佛為無上醫，非六師也。

「大王！如恒河邊有諸餓鬼，其數五百，於無量歲，初不見水，雖至河上，純見流火，飢渴所逼發聲號哭。爾時如來，在其河側，欝曇鉢林，坐一樹下。時諸餓鬼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我等飢渴，命將不遠。』佛言：『恒河流水，汝何不飲？』鬼即答言：『如來見水，我則見火。』佛言：『恒河清流，實無火也，以惡業故心自顛倒，謂為是火。我當為汝除滅顛倒，令汝見水。』爾時世尊，廣為諸鬼說慳貪過。諸鬼即言：『我今渴乏，雖聞法言，都不入心。』佛言：『汝若渴乏，先可入河，恣意飲之。』是諸鬼等，

以佛力故，即得飲水。既飲水已，如來復為種種說法，既聞法已，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捨餓鬼形，得於天身。大王！是故稱佛為無上醫，非六師也。

「大王！舍婆提國群賊五百，波斯匿王，挑出其目，無有前導，不能得往至於佛所。佛憐愍故，即至賊所，慰喻之言：『善男子！善護身口，更勿造惡。』諸賊即時聞如來音，微妙清徹，尋還得眼。即於佛前合掌禮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知佛慈心普覆一切眾生，非獨人天。』爾時如來即為說法。既聞法已，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如來真是世間無上良醫，非六師也。

「大王！舍婆提國有旃陀羅，名曰氣噓，殺無量人，見佛弟子大目犍連，即時得破地獄因緣，而得上生三十三天。以有如是聖弟子故，稱佛如來為無上醫，非六師也。

「大王！波羅捺城，有長者子，名阿逸多，婬匿其母，以是因緣，殺戮其父。其母復與外人共通，子既知已，便復害之。有阿羅漢是其知識，於此知識復生愧恥，即便殺之。殺已即到祇桓精舍，求欲出家。時諸比丘具知此人有三逆罪，無敢聽者。以不聽故，倍生瞋恚，即於其夜大放猛火，焚燒僧坊，多殺無辜。然後復往王舍城中，至如來所求哀出家。如來即聽，為說法要，令其重罪漸漸輕微，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稱佛為世良醫，非六師也。

「大王！王本性暴惡，信受惡人提婆達多，放大醉象欲令踐佛。象既見佛，即時醒悟。佛便申手摩其頂上，復為說法，悉令得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畜生見佛，猶得破壞畜生業果，況復人耶？大王當知，若見佛者，所有重罪必當得滅。

「大王！世尊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魔與無量無邊眷屬至菩薩所。菩薩爾時以忍辱力壞魔惡心，令魔受法，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有如是大功德力。

「大王！有壙野鬼，多害眾生。如來爾時為善賢長者，至壙野村為其說法。時壙野鬼聞法歡喜，即以長者授於如來，然後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波羅棕國有屠兒，名曰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一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為北方天王毘沙門子。如來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況復佛也？

「大王！北天竺有城，名曰細石，其城有王，名曰龍印，貪國重位，戮害其父。害其父已，心生悔恨，即捨國政，來至佛所，求哀出家。佛言：『善來。』即成比丘，重罪消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當知，佛有如是無量無邊大功德果。

「大王！如來有弟提婆達多，破壞眾僧，出佛身血，害蓮花比丘尼，作三逆罪。如來為說種種法要，令其重罪尋得微薄。是故如來

為大良醫，非六師也。
「大王！若能信臣語者，唯願速往至如來所，若不見信，願善思之。大王！諸佛世尊大悲普覆，不限一人，正法弘廣，無所不苞，怨親平等心無憎愛，終不偏為一人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餘人不得。如來非獨四部之師，普是一切天人、龍、鬼、地獄、畜生、餓鬼等師，一切眾生亦當視佛如父母想。大王當知，如來不但獨為豪貴之人跋提迦王而演說法，亦為下賤優波離等。不獨偏受須達多阿那邠坻所奉飯食，亦受貧人須達多食。不但獨為舍利弗等利根說法，亦為鈍根周梨槃特。不但獨聽大迦葉等無貪之性出家求道，亦聽大貪難陀出家。不但獨聽煩惱薄者優樓頻螺迦葉等出家求道，亦聽煩惱深厚造重罪者波斯匿王弟優陀耶出家求道。不以莎草恭敬供養拔其瞋根，鴦崛摩羅惡心欲害捨而不救。不但獨為有智男子而演說法，亦為極愚牿合智者女人說法。不但獨令出家之人得四道果，亦令在家得三道果。不但獨為富多羅等捨諸怱務閑寂思惟而說法要，亦為頻婆娑羅王等統領國事理王務者而說法要。不但獨為斷酒之人，亦為耽酒郁伽長者荒醉者說。不但獨為入禪定者離婆多等，亦為喪子亂心婆羅門女婆私吒說。不但獨為己之弟子，亦為外道尼乾子說。不但獨為盛壯之年二十五者，亦為衰老八十者說。不但獨為根熟之人，亦為善根未熟者說。不但獨為末利夫人，亦為婬女蓮花女說。不但獨受波斯匿王上饌甘味，亦受長者尸利毱多雜毒之食。大王當知，尸利毱多往昔亦作逆罪之因，以遇佛聞法，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假使一月常以衣食供養恭敬一切眾生，不如有人一念念佛，所得功德十六分一。大王！假使鍛金為人車馬載寶，其數各百以用布施，不如有人發心向佛舉足一步。大王！假使復以象車百乘載大秦國種種珍寶，及其女人身佩瓔珞數亦滿百，持用布施，猶故不如發心向佛舉足一步。復置是事，若以四事供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猶亦不如發心向佛舉足一步。復置是事，若使大王供養恭敬恒河沙等無量眾生，不如一往娑羅雙樹到如來所誠心聽法。」
爾時大王答言：「耆婆！如來世尊性已調柔，故得調柔以為眷屬；如栴檀林，純以栴檀而為圍遶。如來清淨，所有眷屬亦復清淨。猶如大龍，純以諸龍而為眷屬。如來寂靜，所有眷屬亦復寂靜。如來無貪，所有眷屬亦復無貪。佛無煩惱，所有眷屬亦無煩惱。吾今既是極惡之人，惡業纏裹、其身臭穢、繫屬地獄，云何當得至如來所？吾設往者，恐不顧念接敘言說。卿雖勸吾令往佛所，然吾今日深自鄙悼，都無去心。」
爾時虛空尋出聲言：「無上佛法，將欲衰殄，甚深法河於是欲涸，大法明燈將滅不久，法山欲頹法船欲沈，法橋欲壞法殿欲崩，法幢

欲倒法樹欲折，善友欲去，大怖將至，法餓眾生將至不久，煩惱疫病將欲流行，大闇時至渴法時來，魔王欣慶解釋甲冑，佛日將沒大涅槃山。大王！佛若去世，王之重惡更無治者。大王！汝今已造阿鼻地獄極重之業，以是業緣必受不疑。大王！阿者言無，鼻者名間，間無暫樂，故名無間。大王！假使一人獨墮是獄，其身長大八萬由延，遍滿其中間無空處，其身周匝受種種苦，設有多人身亦遍滿不相妨礙。大王！寒地獄中暫遇熱風以之為樂；熱地獄中暫遇寒風亦名為樂；活地獄中，設命終已，若聞活聲，即便還活；阿鼻地獄都無此事。大王！阿鼻地獄四方有門，一一門外各有猛火，東西南北交過通徹八萬由延，周匝鐵牆、鐵網彌覆，其地亦鐵，上火徹下，下火徹上。大王！若魚在鏊，脂膏焦然，是中罪人，亦復如是。大王！作一逆者，則便具受如是一罪，若造二逆罪則二倍，五逆具者罪亦五倍。大王！我今定知王之惡業必不得免。唯願大王速往佛所，除佛世尊，餘無能救。我今愍汝，故相勸導。」

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懷怖懼，舉身戰慄，五體掉動如芭蕉樹，仰而答曰：「汝為是誰？不現色像，而但有聲。」

「大王！吾是汝父頻婆娑羅。汝今當隨耆婆所說，莫隨邪見六臣之言。」

時王聞已，悶絕躃地，身瘡增劇，臭穢倍前，雖以冷藥塗而治之，瘡烝毒熱，但增無損。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九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梵行品第八之六

爾時世尊，在雙樹間見阿闍世悶絕躃地，即告大眾：「我今當為是王住世至無量劫，不入涅槃。」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當為無量眾生不入涅槃，何故獨為阿闍世王？」

佛言：「善男子！是大眾中，無有一人謂我畢定入於涅槃，阿闍世王定謂我當畢竟永滅，是故悶絕，自投於地。善男子！如我所言，為阿闍世不入涅槃。如是密義，汝未能解。何以故？我言為者，一切凡夫。阿闍世者，普及一切造五逆者。又復為者，即是一切有為眾生。我終不為無為眾生而住於世。何以故？夫無為者，非眾生也。阿闍世者，即是具足煩惱等者。又復為者，即是不見佛性眾生。若見佛性，我終不為久住於世。何以故？見佛性者，非眾生也。阿闍世者，即是一切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又復為者，即是阿難、迦葉二眾。阿闍世者，即是阿闍世王、後宮妃后，及王舍城一切婦女。又復為者，名為佛性。言阿闍者，名為不生，世者名怨，以不生佛性故，則煩惱怨生，煩惱怨生故，不見佛性；以不生煩惱故，則見佛性，以見佛性故，則得安住大般涅槃。是名不生，是故名為為阿闍世。善男子！阿闍者名不生，不生者名涅槃，世名世法，為者名不污，以世八法所不污故，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不入涅槃。是故我言，為阿闍世，無量億劫不入涅槃。善男子！如來密語不可思議，佛、法、眾僧亦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亦不可思議，大涅槃經亦不可思議。」

爾時世尊，大悲導師，為阿闍世王，入月愛三昧。入三昧已，放大光明，其光清涼，往照王身，身瘡即愈，鬱蒸除滅。王覺瘡愈，身體清涼，語耆婆言：「曾聞人說，劫將欲盡三月竝現，當是之時一切眾生患苦悉除。時既未至，此光何來照觸吾身，瘡苦除愈，身得安樂？」

耆婆答言：「此非劫盡三月竝照，亦非火日、星宿、藥草、寶珠天光。」

王又問言：「此光若非三月竝照、寶珠明者，為是誰光？」

「大王當知，是天中天所放光明，是光無根無有邊際，非熱非冷、非常非滅、非色非無色、非相非無相、非青非黃、非赤非白。欲度眾生，故使可見、有相可說，有根、有邊、有熱有冷、青黃赤白。大王！是光雖爾，實不可說、不可覩見，乃至無有青黃赤白。」

王言：「耆婆！彼天中天，以何因緣放斯光明？」
「大王！今是瑞相將為大王。以王先言，世無良醫療治身心，故放此光，先治王身，然後治心。」
王言：「耆婆！如來世尊亦見念耶？」
耆婆答言：「譬如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子遇病，父母之心非不平等，然於病子心則偏多。大王！如來亦爾，於諸眾生非不平等，然於罪者心則偏重，於放逸者佛則慈念，不放逸者心則放捨。何等名為不放逸者？謂六住菩薩。大王！諸佛世尊於諸眾生，不觀種姓、老少中年、貧富、時節、日月星宿、工巧、下賤、僮僕婢使，惟觀眾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則便慈念。大王當知，如是瑞相，即是如來入月愛三昧所放光明。」
王即問言：「何等名為月愛三昧？」
耆婆答言：「譬如月光，能令一切優鉢羅花開敷鮮明；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能令眾生善心開敷，是故名為月愛三昧。大王！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歡喜；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能令修習涅槃道者心生歡喜，是故復名月愛三昧。大王！譬如月光，從初一日至十五日，形色光明，漸漸增長；月愛三昧亦復如是，令初發心諸善根本漸漸增長，乃至具足大般涅槃，是故復名月愛三昧。大王！譬如月光，從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漸漸損減；月愛三昧亦復如是，光所照處，所有煩惱能令漸滅，是故復名月愛三昧。大王！譬如盛熱之時，一切眾生常思月光，月光既照，欝熱即除；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能令眾生除貪惱熱。大王！譬如滿月，眾星中王、為甘露味，一切眾生之所愛樂；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諸善中王為甘露味，一切眾生之所愛樂，是故復名月愛三昧。」
王言：「我聞如來不與惡人同止坐起、語言談論，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圊廁、釋提桓因不與鬼住、鳩翅羅鳥不棲枯樹；如來亦爾，我當云何而得往見？設其見者，我身將不陷入地耶？我觀如來，寧近醉象、師子虎狼、猛火絕焰，終不近於重惡之人。是故我今思忖是已，當有何心往見如來？」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渴人，速赴清泉，飢者求食，怖者求救，病求良醫，熱求蔭涼，寒者求火，王今求佛亦應如是。大王！如來尚為一闡提等演說法要，何況大王非一闡提，而當不蒙慈悲救濟？」
王言：「耆婆！我昔曾聞，一闡提者不信不聞、不能觀察、不得義理，何故如來而為說法？」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有人，身遇重病，是人夜夢昇一柱殿，服蘇油脂及以塗身，臥灰食灰，攀上枯樹，或與獼猴遊行坐臥、沈水沒泥，墮墜樓殿、高山、樹木，象馬牛羊，身著青黃赤黑色衣，喜

笑歌舞，或見烏鷲狐狸之屬，齒髮墮落，裸形枕狗臥糞穢中，復與亡者行住坐起，携手食噉，毒蛇滿路而從中過，或復夢與被髮女人共相抱持，多羅樹葉以為衣服，乘壞驢車正南而遊。是人夢已，心生愁惱，以愁惱故，身病踰增，以病增故，諸家親屬遣使命醫。所可遣使，形體缺短，根不具足，頭蒙塵土，著弊壞衣，載故壞車，語彼醫言：『速疾上車。』爾時良醫即自思惟：『今見是使，相貌不吉，當知病者難可療治。』復作是念：『使雖不吉，當復占日，為可治不？若四日、六日、八日、十二日、十四日，如是日者，病亦難治。』復作是念：『日雖不吉，當復占星，為可治不？若是火星、金星、昴星、閻羅王星、濕星、滿星，如是星時，病亦難治。』復作是念：『星雖不吉，復當觀時，若是秋時、冬時，及日入時、夜半時、月入時，當知是病亦難可治。』復作是言：『如是眾相，雖復不吉或定不定，當觀病人，若有福德皆可療治，若無福德，雖吉何益。』思惟是已，尋與使俱，在路復念：『若彼病者，有長壽相則可療治，短壽相者則不可治。』即於前路見二小兒，相牽鬪諍，捉頭拔髮，瓦石刀杖共相撩打，見人持火自然殄滅，或見有人斫伐樹木，或復見人手曳皮革隨路而行，或見道路有遺落物，或見有人執持空器，或見沙門獨行無侶，復見虎狼烏鷲野狐，見是事已，復作是念：『所遣使人，乃至道路所見諸相，悉皆不祥，當知病者定難療治。』復作是念：『我若不往，則非良師，如其往者，不可救療。』復更念言：『如是眾相，雖復不祥，且當捨置，往至病所。』思惟是已，復於前路，聞如是聲，所謂亡失、死喪、崩破、壞折、剝脫、墮墜、焚燒、不來、不可療治、不能拔濟。復聞南方有飛鳥聲，所謂烏鷲、舍利鳥聲，若狗、若鼠、野狐、兔猪，聞是聲已，復作是念：『當知病者，難可療治。』

「爾時即入病人舍宅，見彼病人數寒數熱、骨節疼痛、目赤流淚、耳聲聞外、咽喉結痛、舌上裂破、其色正黑、頭不自勝、體枯無汗、大小便利擁隔不通、身卒肥大、紅赤異常、語聲不均或麁或細、舉體班駮、異色青黃、其腹脹滿、言語不了。醫見是已，問瞻病言：『病者昨來意志云何？』答言：『大師！其人本來敬信三寶及以諸天，今者變異，敬信情息。本憙惠施今者慳恪，本性少食今則過多，本性弊惡今則和善，本性慈孝恭敬父母今於父母無恭敬心。』醫聞是已，即前嗅之，優鉢羅香、沈水雜香、畢迦多香、多伽羅香、多摩羅跋香、鬱金香、栴檀香，炙肉臭、薄桃酒臭、燒筋骨臭、魚臭、糞臭，知香臭已，即前觸身，覺身細軟，猶如繒綿、劫貝娑花，或硬如石、或冷如氷、或熱如火、或澁如沙。爾時良醫見如是等種種相已，定知病者必死不疑，然不定言是人當死，語瞻病者：『吾今劇務，明當更來，隨其所須，恣意勿遮。』即便還

家。明日使到，復語使言：『我事未訖，兼未合藥。』智者當知，如是病者，必死不疑。
「大王！世尊亦爾，於一闡提輩，善知根性而為說法。何以故？若不為說，一切凡夫當言如來無大慈悲，有慈悲者名一切智，若無慈悲，云何說言一切智人？是故如來為一闡提而演說法。大王！如來世尊見諸病者，常施法藥，病者不服，非如來咎。大王！一闡提輩分別有二：一者得現在善根，二者得後世善根。如來善知一闡提輩能於現在得善根者，則為說法；後世得者，亦為說法，今雖無益，作後世因。是故如來為一闡提演說法要。一闡提者復有二種：一者利根，二者中根。利根之人於現在世能得善根，中根之人後世則得，諸佛世尊不空說法。大王！譬如淨人，墜墮圊廁，有善知識見而愍之，尋前捉髮而拔出之。諸佛如來亦復如是，見諸眾生墮三惡道，方便救濟令得出離，是故如來為一闡提而演說法。」
王語耆婆：「若使如來審如是者，明當選擇良日吉星，然後乃往。」
耆婆白王：「大王！如來法中，無有選擇良日吉星。大王！如重病人猶不看日、時節、吉凶，惟求良醫。王今病重，求佛良醫，不應選擇良時好日。大王！如栴檀火及苾蘭火，二俱燒相，無有異也，吉日凶日，亦復如是。若到佛所，俱得滅罪，惟願大王今日速往。」
爾時大王即命一臣名曰吉祥，而告之言：「大臣當知，吾今欲往佛世尊所，速辦供養所須之具。」
臣言：「大王！善哉，善哉！所須供具一切悉有。」
阿闍世王與其夫人，嚴駕車乘一萬二千，姝壯大象其數五萬，一一象上各載三人，齎持幡蓋、花香、伎樂、種種供具，無不備足，導從馬騎有十八萬，摩伽陀國所有人民尋從王者，其數足滿五十八萬。
爾時拘尸那城所有大眾滿十二由旬，悉皆遙見阿闍世王與其眷屬尋路而來。爾時佛告諸大眾言：「一切眾生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近因緣者，莫先善友。何以故？阿闍世王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必定命終墮阿鼻獄，是故近因莫若善友。」
阿闍世王復於前路聞舍婆提毘流離王乘船入海遇火而死，瞿伽離比丘生身入地至阿鼻獄，須那剎多作種種惡到於佛所眾罪得滅，聞是語已語耆婆言：「吾今雖聞如是二語，猶未審定。汝來耆婆！吾欲與汝同載一象，設我當入阿鼻地獄，冀汝捉持不令我墮。何以故？吾昔曾 聞得道之人不入地獄。」
爾時佛告諸大眾言：「阿闍世王猶有疑心，我今當為作決定心。」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持一切，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一切諸法皆無定相，所謂色無定相，乃至涅槃亦無定相，如來今者云何而言，為阿闍世作決定心？」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今定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何以故？若王疑心可破壞者，當知諸法無有定相，是故我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當知是心為無決定。善男子！若彼王心是決定者，王之逆罪云何可壞？以無定相，其罪可壞，是故我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
爾時大王即到娑羅雙樹間，至於佛所，仰瞻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猶如微妙真金之山。爾時世尊出八種聲告言：「大王。」時阿闍世左右顧視，「此大眾中誰是大王？我既罪戾，又無福德，如來不應稱為大王。」爾時如來即復喚言：「阿闍世大王。」
時王聞已，心大歡喜，即作是言：「如來今日顧命語言，真知如來於諸眾生，大悲憐愍，等無差別。」白佛言：「世尊！我今疑心永無遺餘，定知如來真是眾生無上大師。」
爾時迦葉菩薩語持一切菩薩言：「如來已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
爾時阿闍世王即白佛言：「世尊！假使我今得與梵王釋提桓因坐起飲食，猶不欣悅；得遇如來一言顧命，深以欣慶。」爾時阿闍世王，即以所持幡蓋、香花、伎樂供養，前禮佛足，右遶三匝，禮敬畢已，却坐一面。
爾時佛告阿闍世王言：「大王！今當為汝說正法要，汝當一心，諦聽！諦聽！凡夫常當繫心觀身，有二十事：一、所謂我，此身中空，無無漏，二、無諸善根本，三、我此生死未得調順，四、墮墜深坑無處不畏，五、以何方便得見佛性，六、云何修定得見佛性，七、生死常苦無常我淨，八、八難之難難得遠離，九、恒為怨家之所追逐，十、無有一法能遮諸有，十一、於三惡趣未得解脫，十二、具足種種諸惡邪見，十三、亦未造立度五逆津，十四、生死無際未得其邊，十五、不作諸業不得果報，十六、無有我作他人受果，十七、不作樂因終無樂果，十八、若有造業果終不失，十九、因無明生亦因而死，二十、去來現在常行放逸。大王！凡夫之人常於此身，當作如是二十種觀。作是觀已不樂生死，不樂生死則得正觀。爾時次第觀心生相、住相、滅相；次第觀心生住滅相，定、慧、進、戒，亦復如是；觀生住滅已，知心相乃至戒相，終不作惡，無有死畏、三惡道畏。若不繫心觀察如是二十事者，心則放逸，無惡不造。」
阿闍世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我從昔來，初未曾觀是二十事，故造眾惡，造眾惡故，則有死畏、三惡道畏。世尊！自我招殃，造

茲重惡，父王無辜，橫加逆害。是二十事設觀不觀，必定當墮阿鼻地獄。」
佛告大王：「一切諸法性相無常、無有決定，王云何言，必定當墮阿鼻地獄？」
阿闍世王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無定相者，我之殺罪亦應不定；若殺定者，一切諸法則非不定。」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諸佛世尊說一切法悉無定相，王復能知殺亦不定，是故當知殺無定相。大王！如汝所言，先父無辜橫加逆害者，何者是父？但於假名眾生五陰，妄生父想。於十二入、十八界中，何者是父？若色是父，四陰應非；若四是父，色亦應非。若色非色合為父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色與非色，性無合故。大王！凡夫眾生於是色陰妄生父想，如是色陰亦不可害。何以故？色有十種，是十種中，唯色一種，可見可持、可稱可量、可牽可縛。雖可見縛，其性不住，以不住故不可得見、不可捉持、不可稱量、不可牽縛。色相如是，云何可殺？若色是父，可殺可害、獲罪報者；餘九應非。若九非者，則應無罪。大王！色有三種：過去、未來、現在。過去、現在則不可害。何以故？過去過去故，現在念念滅故；遮未來故名之為殺。如是一色，或有可殺，或不可殺，有殺不殺，色則不定。若色不定殺亦不定，殺不定故報亦不定。云何說言定入地獄？
「大王！一切眾生所作罪業凡有二種：一者輕，二者重。若心口作，則名為輕；身口心作，則名為重。大王！心念口說，身不作者，所得報輕。大王！昔日口不勅殺，但言削足。大王！若勅侍臣立斬王首，坐時乃斬猶不得罪，況王不勅云何得罪？王若得罪，諸佛世尊亦應得罪。何以故？汝父先王頻婆娑羅，常於諸佛種諸善根，是故今日得居王位。諸佛若不受其供養則不為王，若不為王，汝則不得為國生害。若汝殺父當有罪者，我等諸佛亦應有罪。若諸佛世尊無有罪者，汝獨云何而得罪耶？大王！頻婆娑羅往有惡心，於毘富羅山遊行獵鹿，周遍壙野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見已即生瞋恚惡心：『我今遊獵所以不得，正坐此人。』驅逐令去，即勅左右而令殺之。其人臨終，生瞋惡心，退失神通，而作誓言：『我實無辜，汝以心口，橫加戮害，我於來世亦當如是，還以心口而害於汝。』時王聞已，即生悔心，供養死屍。是王如是尚得輕受，不墮地獄；況王不爾，而當地獄受果報耶？先王自作還自受之，云何令王而得殺罪？如王所言，父王無辜者。大王！云何言無？夫有罪者則有罪報，無惡業者則無罪報。汝父先王若無辜罪，云何有報？頻婆娑羅於現世中，亦得善果及以惡果，是故先王亦復不定，以不定故殺亦不定，殺不定故，云何而言定入地獄？

「大王！眾生狂惑凡有四種：一者貪狂，二者藥狂，三者呪狂，四者本業緣狂。大王！我弟子中有是四狂，雖多作惡，我終不記是人犯戒。是人所作，不至三惡，若還得心，亦不言犯。王本貪國，逆害父王，貪狂心作，云何得罪？大王！如人酒醉，逆害其母，既醒寤已，心生悔恨，當知是業亦不得報。王今貪醉，非本心作，若非本心，云何得罪？大王！譬如幻師，四衢道頭，幻作種種男女、象馬、瓔珞、衣服，愚癡之人謂為真實，有智之人知非真有。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譬如山間響聲，愚癡之人謂之實聲，有智之人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有怨，詐來親附，愚癡之人謂為實親，智者了達乃知虛詐。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執鏡，自見面像，愚癡之人謂為真面，智者了達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熱時炎，愚癡之人謂之是水，智者了達知其非水。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乾闥婆城，愚癡之人謂為真實，智者了達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夢中受五欲樂，愚癡之人謂之為實，智者了達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

「大王！殺法、殺業、殺者、殺果及以解脫，我皆了之，則無有罪。王雖知殺，云何有罪？大王！譬如有人，主知典酒，如其不飲，則亦不醉，雖復知火，亦不燒然。王亦如是，雖復知殺，云何有罪？大王！有諸眾生，於日出時作種種罪，於月出時復行劫盜，日月不出則不作罪；雖因日月令其作罪，然此日月實不得罪。殺亦如是，雖復因王，王實無罪。大王！如王宮中，常勅屠羊，心初無懼。云何於父，獨生懼心？雖復人畜尊卑差別，寶命畏死，二俱無異。何故於羊，心輕無懼？於父先王，生重憂苦？大王！世間之人是愛僮僕，不得自在，為愛所使，而行殺害，設有果報乃是愛罪。王不自在，當有何咎？大王！譬如涅槃，非有非無，而亦是有。殺亦如是，雖非有非無，而亦是有。慚愧之人則為非有，無慚愧者則為非無；受果報者名之為有，空見之人則為非有；有見之人則為非無，有有見者亦名為有。何以故？有有見者得果報故，無有見者則無果報；常見之人則為非有，無常見者則為非無。常常見者不得為無，何以故？常常見者，有惡業果故，是故常常見者，不得為無。以是義故，雖非有無，而亦是有。

「大王！夫眾生者，名出入息，斷出入息，故名為殺，諸佛隨俗，亦說為殺。大王！色是無常，色之因緣亦是無常，從無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識是無常，識之因緣亦是無常，從無常因生，識云何常？以無常故苦，以苦故空，以空故無我，若是無常、苦、空、無

我，為何所殺？殺無常者得常涅槃，殺苦得樂，殺空得實，殺於無我而得真我。大王！若殺無常、苦、空、無我者，則與我同。我亦殺於無常、苦、空無我，不入地獄，汝云何入？」

爾時阿闍世王，如佛所說觀色乃至觀識，作是觀已，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色是無常乃至識是無常；我本若能如是知者，則不作罪。世尊！我昔曾 聞，諸佛世尊常為眾生而作父母。雖聞是語，猶未審定，今則定知。世尊！我亦曾 聞，須彌山王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若有眾鳥隨所集處，則同其色。雖聞是言，亦不審定。我今來至佛須彌山，則與同色，與同色者，則知諸法無常、苦、空、無我。世尊！我見世間，從苾蘭子生苾蘭樹，不見苾蘭生栴檀樹，我今始見從苾蘭子生栴檀樹，苾蘭子者我身是也，栴檀樹者即是我心、無根、信也。無根者，我初不知恭敬如來，不信法、僧，是名無根。世尊！我若不遇如來世尊，當於無量阿僧祇劫在大地獄受無量苦；我今見佛，以是見佛所得功德，破壞眾生所有一切煩惱惡心。」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我今知汝必能破壞眾生惡心。」

「世尊！若我審能破壞眾生諸惡心者，使我常在阿鼻地獄，無量劫中為諸眾生受大苦惱，不以為苦。」

爾時摩伽陀國無量人民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如是等無量人民發大心故，阿闍世王所有重罪即得微薄。王及夫人、後宮婇女，悉皆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阿闍世王語耆婆言：「耆婆！我今未死已得天身，捨於短命而得長命，捨無常身而得常身，令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天身、長命、常身，即是一切諸佛弟子。」說是語已，即以種種寶幢、幡蓋、香花瓔珞、微妙伎樂而供養佛，復以偈頌而讚歎言：

「實語甚微妙，　善巧於句義，
甚深祕密藏，　為眾故顯示。
所有廣博言，　為眾故略說，
具足如是言，　善能療眾生。
若有諸眾生，　得聞是語者，
若信及不信，　定知是佛說。
諸佛常軟語，　為眾故說麁，
麁語及軟語，　皆歸第一義。
是故我今者，　歸依於世尊。
如來語一味，　猶如大海水，
是名第一諦，　故無無義語。

如來今所說，　種種無量法，
男女大小聞，　同獲第一義。
無因亦無果，　無生及無滅，
是名大涅槃，　聞者破諸果。
如來為一切，　常作慈父母，
當知諸眾生，　皆是如來子，
世尊大慈悲，　為眾故苦行。
如人著鬼魅，　狂亂多所作，
我今得見佛，　所得三業善，
願以此功德，　迴向無上道。
我今所供養，　佛法及眾僧，
願以此功德，　三寶常在世。
我今所當得，　種種諸功德，
願以此破壞，　眾生四種魔。
我遇惡知識，　造作三世罪，
今於佛前悔，　願後更莫造。
願諸眾生等，　悉發菩提心，
繫心常思念，　十方一切佛。
復願諸眾生，　永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　猶如妙德等。」

爾時世尊讚阿闍世王：「善哉，善哉！若有人能發菩提心，當知是人則為莊嚴諸佛大眾。大王！汝昔已於毘婆尸佛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從是已來至我出世，於其中間未曾墮於地獄受苦。大王當知，菩提之心乃有如是無量果報。大王！從今已往常當勤修菩提之心。何以故？從是因緣，當得消滅無量惡故。」
爾時阿闍世王，及摩伽陀舉國人民從座而起，繞佛三匝，辭退還宮。
天行品者如雜花說。

大般涅槃經嬰兒行品第九

「善男子！云何名嬰兒行？善男子！不能起住、來去、語言，是名嬰兒。如來亦爾，不能起者，如來終不起諸法相；不能住者，如來不著一切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有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到大般涅槃；不能語者，如來雖為一切眾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何以故？有所說者，名有為法。如來世尊非是有為，是故無說。又無語者，猶如嬰兒，語言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

語未了者，即是諸佛祕密之言，雖有所說，眾生不解，故名無語。又嬰兒者，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雖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非不因此而得識物。如來亦爾，一切眾生方類各異，所言不同，如來方便隨而說之，亦令一切因而得解。又嬰兒者，能說大字。如來亦爾，說於大字，所謂婆咖，咖者有為，婆者無為，是名嬰兒。咖者名為無常，婆者名為有常，如來說常，眾生聞已，為常法故，斷於無常，是名嬰兒行。又嬰兒者，不知苦樂、晝夜、父母。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為眾生故，不知苦樂、無晝夜想，於諸眾生其心平等，故無父母親疎等相。又嬰兒者，不能造作大小諸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菩薩不造生死作業，是名不作。大事者即五逆也，菩薩摩訶薩終不造作五逆重罪；小事者即二乘心，菩薩終不退菩提心，而作聲聞辟支佛乘。又嬰兒行者，如彼嬰兒啼哭之時，父母即以楊樹黃葉，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真金想，便止不啼，然此楊葉實非金也。木牛木馬、木男木女，嬰兒見已，亦復生於男女等想，即止不啼，實非男女。以作如是男女想故，名曰嬰兒。如來亦爾，若有眾生欲造眾惡，如來為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端正自恣、於妙宮殿受五欲樂、六根所對無非是樂。眾生聞有如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為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為度眾生，方便說言常樂我淨。又嬰兒者，若有眾生厭生死時，如來則為說於二乘，然實無有二乘之實，以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能自知，有斷、不斷，有真、不真，有修、不修，有得、不得。

「善男子！如彼嬰兒於非金中而生金想，如來亦爾，於不淨中而為說淨，如來已得第一義故則無虛妄。如彼嬰兒，於非牛馬作牛馬想，若有眾生於非道中作真道想，如來亦說非道為道，非道之中實無有道，以能生道微因緣故，說非道為道。如彼嬰兒於木男女生男女想，如來亦爾，知非眾生說眾生想，而實無有眾生相也。若佛如來說無眾生，一切眾生則墮邪見，是故如來說有眾生。於眾生中作眾生想者，則不能破眾生相也；若於眾生破眾生相者，是則能得大般涅槃，以得如是大涅槃故，止不啼哭，是名嬰兒行。善男子！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書寫解說是五行者，當知是人必定當得如是五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我亦定當得是五行。」

佛言：「善男子！不獨汝得如是五行，今此會中九十三萬人亦同於汝，得是五行。」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一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若有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經，得十事功德，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不可思議，聞者驚怪，非內、非外、非難、非易、非相、非非相、非是世法、無有相貌、世間所無。何等為十？一者有五，何等為五？一者所不聞者而能得聞，二者聞已能為利益，三者能斷疑惑之心，四者慧心正直無曲，五者能知如來密藏，是為五事。何等不聞而能得聞？所謂甚深微密之藏，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法、眾僧無有差別，三寶性相常樂我淨，一切諸佛無有畢竟入涅槃者，常住無變。如來涅槃，非有非無、非有為非無為、非有漏非無漏、非色非不色、非名非不名、非相非不相、非有非不有、非物非不物、非因非果、非待非不待、非明非闇、非出非不出、非常非不常、非斷非不斷、非始非終、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陰非不陰、非入非不入、非界非不界、非十二因緣非不十二因緣，如是等法甚深微密，昔所不聞而能得聞。復有不聞，所謂一切外道經書、四毘陀論、毘伽羅論、衛世師論、迦毘羅論，一切呪術、醫方、伎藝，日月博蝕、星宿運變、圖書讖記。如是等經初未曾 聞祕密之義，今於此經而得知之。復有十一部經，除毘佛略，亦無如是深密之義，今因此經而得知之。善男子！是名不聞而能得聞。

「聞已利益者，若能聽受是大涅槃經，悉能具知一切方等大乘經典甚深義味。譬如男女，於明淨鏡，見其色像，了了分明。大涅槃鏡亦復如是，菩薩執之，悉得明見大乘經典甚深之義。亦如有人在闇室中執大炬火，悉見諸物。大涅槃炬亦復如是，菩薩執之，得見大乘深奧之義。亦如日出，有千光明，悉能照了諸山幽闇，令一切人遠見諸物。是大涅槃清淨慧日亦復如是，照了大乘深邃之處，令二乘人遠見佛道。所以者何？以能聽受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故。善男子！若有菩薩摩訶薩聽受如是大涅槃經，得知一切諸法名字。若能書寫、讀誦通利、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則知一切諸法義理。善男子！其聽受者，唯知名字，不知其義；若能書寫、受持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則能知義。復次善男子！聽是經者，聞有佛性，未能得見；書寫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則得見之。聽是經者，聞有檀名，未能得見檀波羅蜜；書寫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則能得見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善男子！菩薩

摩訶薩若能聽是大涅槃經，則知法知義，具二無礙，於諸沙門、婆羅門等，若天、魔、梵、一切世中，得無所畏，開示分別十二部經，演說其義，無有差違，不從他聞，而能自知，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聞已，能為利益。

「斷疑心者，疑有二種：一者疑名，二者疑義。聽是經者，斷疑名心；思惟義者，斷疑義心。復次善男子！疑有五種：一者疑佛定涅槃不？二者疑佛是常住不？三者疑佛是真樂不？四者疑佛是真淨不？五者疑佛是實我不？聽是經者，疑佛涅槃則得永斷；書寫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四疑永斷。復次善男子！疑有三種：一疑聲聞為有、為無？二疑緣覺為有、為無？三疑佛乘為有、為無？聽是經者，如是三疑永滅無餘；書寫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則能了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不聞如是大涅槃經，其心多疑，所謂若常、無常，若樂、不樂，若淨、不淨，若我、無我，若命、非命，若眾生、非眾生，若畢竟、不畢竟，若他世、若過世，若有、若無，若苦、若非苦，若集、若非集，若道、若非道，若滅、若非滅，若法、若非法，若善、若非善，若空、若非空，聽是經者，如是諸疑悉得永斷。復次善男子！若有不聞如是經者，復有種種眾多疑心，所謂色是我耶？受想行識是我耶？眼能見耶？我能見耶？乃至識能知耶？我能知耶？色受報耶？我受報耶？乃至識受報耶？我受報耶？色至他世耶？我至他世耶？乃至識亦如是。生死之法有始有終耶？無始無終耶？聽是經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斷。復有人疑，一闡提人、犯四重禁、作五逆罪、謗方等經，如是等輩有佛性耶？無佛性耶？聽是經者，如是等疑悉得永斷。復有人疑，世間有邊耶？世間無邊耶？有十方世界耶？無十方世界耶？聽是經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斷，是名能斷疑惑之心。

「慧心正直無邪曲者，心若有疑，則所見不正。一切凡夫若不得聞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所見邪曲，乃至聲聞辟支佛人，所見亦曲。云何名為一切凡夫所見邪曲？於有漏中見常樂我淨；於如來所，見無常、苦、不淨、無我；見有眾生、壽命、知見；計非有想非無想處，以為涅槃；見自在天有八聖道；有見、斷見；如是等見，名為邪曲。菩薩摩訶薩若得聞是大涅槃經，修行聖行，則得斷除如是邪曲。云何名為聲聞緣覺邪曲見耶？見於菩薩從兜率下，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淨飯，母曰摩耶。迦毘羅城處胎滿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釋捧接，難陀龍王及婆難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執持寶蓋，隨後侍立，地神化花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滿足七步。到於天廟，令諸天像悉起承迎。阿私陀仙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傷當終不覩佛興。詣師學書、算計、射禦、圖讖、伎藝。處在深宮，六萬婇女娛樂受樂。出城遊觀至迦毘羅園，道見老

人乃至沙門法服而行，還至宮中見諸婇女形體狀貌，猶如枯骨，所有宮殿塚墓無異。厭惡出家夜半踰城，至欝陀伽、阿羅邏等大仙人所，聞說識處及非有想非無想處。既聞是已，諦觀是處，是非常、苦、不淨、無我，捨至樹下，具修苦行滿足六年。知是苦行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復到阿利跋提河中洗浴，受牧牛女所奉乳糜，受已轉至菩提樹下，破魔波旬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波羅榛為五比丘初轉法輪，乃至於此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如是等見，是名聲聞緣覺曲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聽受如是大涅槃經。悉得斷除如是等見；若能書寫、讀誦通利、為他演說、思惟其義，則得正直無邪曲見。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經，諦知菩薩無量劫來，不從兜率降神母胎，乃至拘尸那城入般涅槃，是名菩薩摩訶薩正直之見。能知如來深密義者，所謂即是大般涅槃，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懺四重禁、除謗法心、盡五逆罪、滅一闡提，然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甚深祕密之義。復次善男子！云何復名甚深之義？雖知眾生實無有我，而於未來不失業果；雖知五陰於此滅盡，善惡之業終不敗亡；雖有諸業不得作者；雖有至處無有去者；雖有繫縛無受縛者；雖有涅槃亦無滅者；是名甚深祕密之義。」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聞不聞義，是義不然。何以故？法若有者便應定有，法若無者便應定無，無不應生、有不應滅。如其聞者是則為聞，若不聞者則為不聞，云何而言聞所不聞？世尊！若不可聞是為不聞，若已聞者則更不聞。何以故？已得聞故。云何而言聞所不聞？譬如去者，到則不去，去則不到。亦如生已不生、不生不生。得已不得、不得不得。聞已不聞、不聞不聞亦復如是。世尊！若不聞聞者，一切眾生未有菩提即應有之，未得涅槃亦應得之，未見佛性應見佛性，云何復言十住菩薩雖見佛性未得明了？世尊！若不聞聞者，如來往昔從誰得聞？若言得聞，何故如來於《阿含》中復言無師？若不聞不聞，如來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不聞不聞，亦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若當不聞如是大涅槃經見佛性者，一切眾生不聞是經亦應得見。世尊！凡是色者，或有可見，或不可見。聲亦如是，或是可聞，或不可聞。是大涅槃非色非聲，云何而言可得見聞？世尊！過去已滅則不可聞，未來未至亦不可聞，現在聽時則不名聞，聞已聲滅更不可聞。是大涅槃亦非過去、未來、現在，若非三世，則不可說，若不可說則不可聞，云何而言菩薩修是大涅槃經，聞所不聞？」

爾時世尊讚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知一切諸法，如幻如焰、如乾闥婆城、畫水之跡、亦如

泡沫、芭蕉之樹空無有實，非命非我，無有苦樂，如十住菩薩之所知見。」
時大眾中忽然之頃有大光明，非青見青、非黃見黃、非赤見赤、非白見白，非色見色、非明見明、非見而見。爾時大眾遇斯光已，身心快樂，譬如比丘入師子王定。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今此光明誰之所放？」爾時如來默然不說。
迦葉菩薩復問文殊師利：「何因緣故，有此光明照於大眾？」文殊師利默然不答。
爾時無邊身菩薩復問迦葉菩薩：「今此光明誰之所有？」迦葉菩薩默然不說。
淨住王子菩薩復問無邊身菩薩：「何因緣故，是大眾中有此光明？」無邊身菩薩默然不說。
如是五百菩薩皆亦如是，雖相諮問然無答者。
爾時世尊問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何因緣故，是大眾中有此光明？」
文殊師利言：「世尊！如是光明名為智慧，智慧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無有因緣，云何佛問何因緣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名大涅槃，大涅槃者則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佛問何因緣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光明者名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者名為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光明者即是念佛，念佛者是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光明者即是一切聲聞緣覺不共之道，聲聞緣覺不共之道即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世尊！亦有因緣，因滅無明則得熾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燈。」
佛言：「文殊師利！汝今莫入諸法甚深第一義諦，應以世諦而解說之。」
文殊師利言：「世尊！於此東方過二十恒河沙等世界，有佛世界名曰不動，其佛住處，縱廣正等足滿一萬二千由旬，其地七寶，無有土石，平正柔軟無諸溝坑，其諸樹木四寶所成，金、銀、琉璃及以頗梨，花果茂盛無時不有，若有眾生聞其花香，身心安樂，譬如比丘入第三禪。周匝復有三千大河，其水微妙，八味具足，若有眾生在中浴者，所得喜樂，譬如比丘入第二禪。其河多有種種諸花，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香花、大香花、微妙香花、常花、一切眾生無遮護花。其河兩岸亦有眾花，所謂阿提目多伽花、占婆花、波吒羅花、婆師羅花、摩利迦花、大摩利迦花、新摩利迦花、須摩那迦花、由提迦花、檀㮈迦利花、常花、一切眾生

無遮護花。底布金沙。有四梯陛，金、銀、琉璃、雜色頗梨。多有眾鳥遊集其上，復有無量虎狼、師子、諸惡鳥獸，其心相視，猶如赤子。彼世界中一切無有犯重禁者、誹謗正法及一闡提五逆等罪。其土調適，無有寒熱、飢渴、苦惱，無貪、欲、恚、放逸、嫉妒，無有日月、晝夜、時節，猶如第二忉利天上。其土人民等有光明，各各無有憍慢之心，一切悉是菩薩大士，皆得神通具大功德，其心悉皆尊重正法，乘於大乘、愛念大乘、貪樂大乘、護惜大乘，大慧成就得大總持，心常憐愍一切眾生。其佛號曰滿月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隨所住處，有所講宣，其土眾生，無不得聞為琉璃光菩薩摩訶薩講宣如是大涅槃經。」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能修行大涅槃經，所不聞者皆悉得聞。彼琉璃光菩薩摩訶薩問滿月光明佛，亦如此間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所問，等無有異。彼滿月光明佛即告琉璃光菩薩言：『善男子！西方去此二十恒河沙佛土，彼有世界名曰娑婆，其土多有山陵、堆阜、土沙礫石、荊棘毒刺、周遍充滿，常有飢渴、寒熱苦惱。其土人民，不能恭敬沙門、婆羅門、父母師長，貪著非法，欲於非法，修行邪法，不信正法，壽命短促，有行姦詐王者治之，王雖有國不知滿足，於他所有生貪利心，興師相伐枉死者眾。王者修行如是非法，四天善神心無歡喜，故降災旱，穀米不登，人民多病，苦惱無量。彼中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大悲純厚，愍眾生故，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為諸大眾敷演如是大涅槃經。彼有菩薩，名光明遍照高貴德王，已問斯事，如汝無異。佛今答之，汝可速往，自當得聞。』」

「世尊！彼琉璃光菩薩聞是事已，與八萬四千菩薩摩訶薩欲來至此，故先現瑞，以此因緣，有此光明，是名因緣，亦非因緣。」

爾時琉璃光菩薩與八萬四千諸菩薩俱，持諸幡蓋、香花瓔珞、種種伎樂、倍勝於前，俱來至此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己所持供養之具供養於佛，頭面禮足，合掌恭敬，右繞三匝，修敬已畢，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問彼菩薩：「善男子！汝為到來，為不到來？」

琉璃光菩薩言：「世尊！到亦不來，不到亦不來，我觀是義都無有來。世尊！諸行若常，亦復不來，若是無常亦無有來。若人見有眾生性者，有來、不來；我今不見眾生定性，云何當言有來、不來？有憍慢者見有去來，無憍慢者則無去來；有取行者見有去來，無取行者則無去來；若見如來畢竟涅槃則有去來，不見如來畢竟涅槃則無去來；不聞佛性則有去來，聞佛性者則無去來；若見聲聞辟支佛

人有涅槃者則有去來，不見聲聞辟支佛人有涅槃者則無去來；若見聲聞辟支佛人常樂我淨則有去來，若不見者則無去來；若見如來無常樂我淨則有去來，若見如來常樂我淨則無去來。世尊！且置斯事，欲有所問，唯垂哀愍，少見聽許。」

佛言：「善男子！隨意所問，今正是時，我當為汝分別解說。所以者何？諸佛難值，如優曇花，法亦如是難可得聞，十二部經中方等復難，是故應當專心聽受。」

時琉璃光菩薩摩訶薩，既蒙聽許兼被誡勅，即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有能修行大涅槃經聞所不聞？」

爾時如來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盡如是大乘大涅槃海，正復值我能善解說。汝今所有疑網、毒鏃，我為大醫，能善拔出。汝於佛性猶未明了，我有慧炬，能為照明。汝今欲度生死大河，我能為汝作大船師。汝於我所生父母想，我亦於汝生赤子心。汝心今者貪正法寶，值我多有能相惠施。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宣釋。善男子！欲聽法者，今正是時，若聞法已，當生敬信，至心聽受恭敬尊重，於正法所莫求其過，莫念貪欲、瞋恚、愚癡，莫覩法師種姓好惡。既聞法已莫生憍慢，莫為恭敬、名譽、利養，當為度世甘露法利。亦莫生念：『我聽法已先自度身然後度人，先自解身然後解人，先自安身然後安人，先自涅槃然後令人而得涅槃。』於佛、法、僧，應生等想；於生死中生大苦想；於大涅槃應生常樂我淨之想；先為他人，然後為身；當為大乘莫為二乘，於一切法當無所住，亦莫專執一切法相，於諸法中莫生貪相，常生知法、見法之相。善男子！汝能如是至心聽法，是則名為聞所不聞。

「善男子！有不聞聞、有不聞不聞、有聞不聞、有聞聞。善男子！如不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生生，如不到到、不到不到、到不到、到到。」

「世尊！云何不生生？」

「善男子！安住世諦，初出胎時，是名不生生。云何不生不生？善男子！是大涅槃無有生相，是名不生不生。云何生不生？善男子！世諦死時是名生不生。云何生生？善男子！一切凡夫是名生生。何以故？生生不斷故。一切有漏念念生故，是名生生。四住菩薩名生不生。何以故？生自在故，是名生不生。善男子！是名內法。云何外法？未生生、未生未生、生未生、生生。善男子！譬如種子，未生牙時，得四大和合、人功作業、然後乃生，是名未生生。云何未生未生？譬如敗種及未遇緣，如是等輩，名未生未生。云何生未生？如牙生已而不增長，是名生未生。云何生生？如牙增長，若生不生則無增長。如是一切有漏，是名外法生生。」

琉璃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若有生者，為是常耶？是無常乎？生若是常，有漏之法則無有生；生若無常，則有漏是常。世尊！若生能自生，生無自性；若能生他，以何因緣不生無漏？世尊！若未生時有生者，云何於今乃名為生？若未生時無生者，何故不說虛空為生？」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不生生不可說、生生亦不可說、生不生亦不可說、不生不生亦不可說、生亦不可說、不生亦不可說，有因緣故，亦可得說。云何不生生不可說？不生名為生，云何可說！何以故？以其生故。云何生生不可說？生生故生，生生故不生，亦不可說。云何生不生不可說？生即名為生，生不自生，故不可說。云何不生不生不可說？不生者名為涅槃，涅槃不生故不可說！何以故？以修道得故。云何生亦不可說？以生無故。云何不生不可說？以有得故。云何有因緣故亦可得說？十因緣法為生作因，以是義故，亦可得說。善男子！汝今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大眾鈍故。善男子！有為之法生亦是常，以住無常，生亦無常；住亦是常，以生生故，住亦無常；異亦是常，以法無常，異亦無常；壞亦是常，以本無今有故，壞亦無常。善男子！以性故生、住、異、壞皆悉是常，念念滅故不可說常，是大涅槃能斷滅故，故名無常。善男子！有漏之法未生之時，已有生性，故生能生。無漏之法本無生性，是故生不能生。如火有本性，遇緣則發。眼有見性，因色、因明、因心故見。眾生生法，亦復如是，由本有性，遇業因緣，父母和合，則便有生。」

爾時琉璃光菩薩摩訶薩及八萬四千菩薩摩訶薩，聞是法已，踊在虛空，高七多羅樹，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蒙如來慇懃教誨，因大涅槃始得悟解聞所不聞。亦令八萬四千菩薩深解諸法，不生生等。世尊！我今已解，斷諸疑網。然此會中有一菩薩，名曰無畏，復欲諮稟，唯垂聽許。」

爾時世尊告無畏菩薩：「善男子！隨意問難，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爾時無畏菩薩與六萬(一本云與八萬)四千諸菩薩等，俱從座起，更整衣服，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此土眾生當造何業，而得生彼不動世界？其土菩薩云何而得智慧成就、人中象王、有大威德，具修諸行，利智捷疾，聞則能解？」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不害眾生命，　堅持諸禁戒，
受佛微妙教，　則生不動國。
不奪他人財，　常施惠一切，

造招提僧坊，　則生不動國。
不犯他婦女，　自妻不非時，
施持戒臥具，　則生不動國。
不為自他故，　求利及恐怖，
慎口不妄語，　則生不動國。
莫壞善知識，　遠離惡眷屬，
口常和合語，　則生不動國。
如諸菩薩等，　常離於惡口，
所說人樂聞，　則生不動國。
乃至於戲笑，　不說非時語，
謹慎常時說，　則生不動國。
見他得利養，　常生歡喜心，
不起嫉妒結，　則生不動國。
不惱於眾生，　常生於慈心，
不生方便惡，　則生不動國。
邪見言無施，　父母及去來，
不起如是見，　則生不動國。
曠路作好井，　種殖果樹林，
常施乞者食，　則生不動國。
若於佛法僧，　供養一香燈，
乃至獻一花，　則生不動國。
若為恐怖故，　利養及福德，
書是經一偈，　則生不動國。
若為悕利福，　能於一日中，
讀誦是經典，　則生不動國。
若為無上道，　一日一夜中，
受持八戒齋，　則生不動國。
不與犯重禁，　同共一處住，
呵謗方等者，　則生不動國。
若能施病者，　乃至於一果，
歡喜而瞻視，　則生不動國。
不犯僧鬘物，　善守於佛物，
塗掃佛僧地，　則生不動國。
造像及佛塔，　猶如大拇指，
常生歡喜心，　則生不動國。
若為是經典，　自身及財寶，
施於說法者，　則生不動國。
若能聽書寫，　受持及讀誦，

諸佛祕密藏，　則生不動國。」

爾時無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今已知所造業緣得生彼國。是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普為憐愍一切眾生，先所諮問，如來若說，則能利益、安樂，人、天、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

爾時世尊即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於此當至心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有因緣故，未到不到。有因緣故，不到到。有因緣故，到不到。有因緣故，到到。何因緣故未到不到？善男子！夫不到者是大涅槃，凡夫未到，以有貪欲、瞋恚、愚癡故，身業、口業不清淨故，及受一切不淨物故，犯四重故，謗方等故，一闡提故，五逆罪故，以是義故，未到不到。善男子！何因緣故不到到？不到者名大涅槃。何義故到？永斷貪欲瞋恚愚癡身口惡故，不受一切不淨物故，不犯四重故，不謗方等經故，不作一闡提故，不作五逆罪故，以是義故，名不到到。須陀洹者八萬劫到，斯陀含者六萬劫到，阿那含者四萬劫到，阿羅漢者二萬劫到，辟支佛者十千劫到，以是義故，名不到到。善男子！何因緣故名到不到？到者名為二十五有，一切眾生常為無量煩惱諸結之所覆蔽，往來不離，猶如輪轉，是名為到。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已得永離，故名不到。為欲化度諸眾生故，示現在中，亦名為到。善男子！何因緣故名為到到？到者即是二十五有，一切凡夫、須陀洹乃至阿那含，煩惱因緣故，名到到。善男子！聞所不聞亦復如是，有不聞聞、有不聞不聞、有聞不聞、有聞聞。云何不聞聞？善男子！不聞者名大涅槃。何故不聞？非有為故、非音聲故、不可說故。云何亦聞？得聞名故，所謂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名不聞聞。」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大涅槃者不可得聞，云何復言常樂我淨而可得聞？何以故？世尊！斷煩惱者名得涅槃，若未斷者名為不得，以是義故涅槃之性本無今有。若世間法本無今有則名無常，譬如瓶等，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故名無常。涅槃亦爾，云何說言常樂我淨？復次世尊！凡因莊嚴而得成者，悉名無常。涅槃若爾，應是無常。何等因緣？所謂三十七品、六波羅蜜、四無量心、觀於骨相阿那波那、六念處、破析六大、如是等法，皆是成就涅槃因緣，故名無常。復次世尊！有名無常。若涅槃是有，亦應無常。如佛昔於阿含中說，聲聞、緣覺、諸佛世尊皆有涅槃，以是義故名為無常。復次世尊！可見之法名為無常，如佛先說，見涅槃者則得斷除一切煩惱。復次世尊！譬如虛空，於諸眾生等無障礙，故名為常。若使涅槃是常等者，何故眾生有得不得？涅槃若爾，於諸眾生不平等者，則不名常。世尊！譬如

百人共有一怨，若害此怨，則多人受樂。若使涅槃是平等法，一人得時應多人得，一人斷結應多人亦斷，若不如是，云何名常？譬如有人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國王、王子、父母、師長，則得利養，是不名常。涅槃亦爾，不名為常。何以故？如佛昔於阿含經中告阿難言：『若有人能恭敬涅槃，則得斷結，受無量樂。』以是義故，不名為常。世尊！若涅槃中有常樂我淨名者，不名為常。如其無者，云何可說？」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涅槃之體非本無今有，若涅槃體本無今有者，則非無漏、常住之法。有佛無佛，性相常住，以諸眾生煩惱覆故，不見涅槃，便謂為無。菩薩摩訶薩以戒、定、慧，勤修其心，斷煩惱已，便得見之。當知涅槃是常住法，非本無今有，是故為常。善男子！如闇室中井，種種七寶，人亦知有，闇故不見。有智之人，善知方便，然大明燈，持往照了，悉得見之。是人於此終不生念，水及七寶本無今有。涅槃亦爾，本自有之，非適今也，煩惱闇故，眾生不見。大智如來以善方便燃智慧燈，令諸菩薩得見涅槃常樂我淨，是故智者於此涅槃，不應說言本無今有。

「善男子！汝言因莊嚴故得成涅槃應無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涅槃之體，非生非出、非實非虛、非作業生、非是有漏有為之法、非聞非見、非墮非死、非別異相、亦非同相、非往非還、非去來今、非一非多、非長非短、非圓非方、非尖非斜、非有相非無相、非名非色、非因非果、非我我所，以是義故，涅槃是常，恒不變易，是以無量阿僧祇劫修集善法，以自莊嚴，然後乃見。善男子！譬如地下有八味水，一切眾生而不能得，有智之人施功穿掘，則便得之；涅槃亦爾。譬如盲人不見日月，良醫療之則便得見，而是日月非是本無今有；涅槃亦爾，先自有之非適今也。善男子！如人有罪，繫之囹圄，久乃得出，還家得見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涅槃亦爾。

「善男子！汝言因緣故，涅槃之法應無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因有五種。何等為五？一者生因，二者和合因，三者住因，四者增長因，五者遠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業煩惱等，及外諸草木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因？如善與善心和合，不善與不善心和合，無記與無記心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則不墮；山河樹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內有四大、無量煩惱，眾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長因？因緣衣服飲食等故，令眾生增長；如外種子，火所不燒，鳥所不食，則得增長；如諸沙門、婆羅門等，依因和上、善知識等而得增長；如因父母，子得增長；是名增長因。云何遠因？譬如因呪，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憑國

王，無有盜賊；如芽依因地、水、火、風等；如水攢及人，為蘇遠因；如明色等，為識遠因；父母精血，為眾生遠因；如時節等悉名遠因。善男子！涅槃之體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當言是無常因？「復次善男子！復有二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師輪繩，是名作因。如燈燭等照闇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從作因而有，唯有了因。了因者，所謂三十七助道法、六波羅蜜，是名了因。善男子！布施者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檀波羅蜜乃得名為大涅槃因。三十七品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無量阿僧祇助菩提法，乃得名為大涅槃因。」◎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布施不得名為檀波羅蜜？云何布施而得名之檀波羅蜜？乃至般若云何不得名為般若波羅蜜？云何得名為般若波羅蜜？云何名涅槃？云何名大涅槃？」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不聞檀波羅蜜，不見檀波羅蜜，乃至不聞般若，不見般若，不聞般若波羅蜜，不見般若波羅蜜，不聞涅槃，不見涅槃，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無所有，無有和合覺知之相，得無漏相、無所作相、如幻化相、熱時炎相、乾闥婆城、虛空之相。菩薩爾時得如是相，無貪恚癡，不聞不見，是名菩薩摩訶薩真實之相、安住實相。菩薩摩訶薩自知此是檀，此是檀波羅蜜，乃至此是般若，此是般若波羅蜜，此是涅槃，此是大涅槃。

「善男子！云何是施，非波羅蜜？見有乞者，然後乃與，是名為施，非波羅蜜。若無乞者，開心自施，是則名為檀波羅蜜。若時時施，是名為施，非波羅蜜。若修常施，是則名為檀波羅蜜。若施他已，還生悔心，是名為施，非波羅蜜。施已不悔，是則名為檀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於財物中生四怖心，王、賊、水、火，歡喜施與，是則名為檀波羅蜜。若望報施，是名為施，非波羅蜜。施不望報，是則名為檀波羅蜜。若為恐怖、名聞、利養、家法相續、天上五欲，為憍慢故、為勝他故、為知識故、為來報故，如市易法。善男子！如人種樹，為得蔭涼，為得花果及以材木。若人修行如是等施，是名為施，非波羅蜜。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者，不見施者、受者、財物，不見時節、不見福田及非福田，不見因、不見緣、不見果報，不見作者、不見受者、不見多、不見少、不見淨、不見不淨，不輕受者、己身、財物，不見見者、不見不見者，不計己、他，唯為方等大般涅槃常住法故修行布施，為利一切諸眾生故而行布施，為斷一切眾生煩惱故行於施，為諸眾生不見受者施者財物故行於施。善男子！譬如有人，墮大海水，抱持死屍，則得度

脫；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布施時，亦復如是，如彼死屍。善男子！譬如有人，閉在深獄，門戶堅牢，唯有廁孔，便從中出到無礙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布施時，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貴人恐怖急厄，更無恃怙，依旃陀羅；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於布施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病人為除病苦得安樂故服食不淨；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於布施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婆羅門值穀勇貴，為壽命故食噉狗肉；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於布施亦復如是。善男子！大涅槃中如是之事，從無量劫來不聞而聞，尸羅、尸羅波羅蜜，乃至般若、般若波羅蜜，如佛雜花經中廣說。◎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一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二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不聞而聞？十二部經其義深邃，昔來不聞，今因是經，得具足聞。先雖得聞，唯聞名字，而今於此大涅槃經，乃得聞義。聲聞緣覺唯聞十二部經名字，不聞其義，今於此經具足得聞，是名不聞而聞。善男子！一切聲聞緣覺經中，不曾 聞佛有常樂我淨、不畢竟滅，三寶佛性無差別相，犯四重罪、謗方等經、作五逆罪及一闡提悉有佛性，今於此經而得聞之，是名不聞而聞。」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犯重禁、謗方等經、作五逆罪、一闡提等，有佛性者，是等云何復墮地獄？世尊！若使是等有佛性者，云何復言無常樂我淨？世尊！若斷善根名一闡提者，斷善根時所有佛性云何不斷？佛性若斷，云何復言常樂我淨？如其不斷，何故名為一闡提耶？世尊！犯四重禁名為不定，謗方等經、作五逆罪及一闡提悉名不定，如是等輩若決定者，云何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須陀洹乃至辟支佛亦名不定，若須陀洹至辟支佛是決定者，亦不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若犯四重不決定者，須陀洹乃至辟支佛亦不決定，如是不定，諸佛如來亦復不定；若佛不定，涅槃體性亦復不定，至一切法亦復不定。云何不定？若一闡提除一闡提，則成佛道。諸佛如來亦應如是，入涅槃已，亦應還出，不入涅槃。若如是者，涅槃之性則為不定，不決定故當知無有常樂我淨，云何說言一闡提等當得涅槃？」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為欲利益無量眾生令得安樂，憐愍慈念諸世間故，為欲增長發菩提心諸菩薩故，作如是問。善男子！汝已親近過去無量諸佛世尊，於諸佛所種諸善根，久已成就菩提功德，降伏眾魔令其退散，已教無量無邊眾生，悉令得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久已通達諸佛如來所有甚深祕密之藏，已問過去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佛世尊如是甚深微密之義。我都不見，一切世間，若人若天、沙門、婆羅門、若魔若梵，有能諮問如來是義。今當誠心諦聽，諦聽！吾當為汝分別演說。善男子！一闡提者亦不決定，若決定者，是一闡提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不決定，是故能得。如汝所言，佛性不斷，云何一闡提斷善根者？善男子！善根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佛性非內非外，以是義故，佛性不斷。復有二種：一者有漏，二者無漏。佛性非有漏，非無漏，是故不斷。復有二種：一者常，

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若是斷者，則應還得，若不還得，則名不斷，若斷已得，名一闡提。犯四重者亦是不定，若決定者，犯四重禁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謗方等經亦復不定，若決定者，謗正法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五逆罪亦復不定，若決定者，五逆之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色與色相二俱不定，香、味、觸相，生相、至無明相，陰入界相、二十五有相、四生，乃至一切諸法，皆亦不定。

「善男子！譬如幻師，在大眾中化作四兵，車、步、象、馬，作諸瓔珞嚴身之具，城邑聚落、山林樹木、泉池河井。而彼眾中，有諸小兒，無有智慧，覩見之時，悉以為實。其中智人知其虛誑，以幻力故，惑人眼目。善男子！一切凡夫乃至聲聞辟支佛等，於一切法，見有定相亦復如是。諸佛菩薩於一切法不見定相。善男子！譬如小兒於盛夏月，見熱時焰，謂之為水。有智之人，於此熱焰，終不生於實水之想，但是虛焰誑人眼目，非實是水。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見一切法，亦復如是，悉謂是實。諸佛菩薩於一切法不見定相。善男子！譬如山澗因聲有響，小兒聞之謂是實聲。有智之人解無定實，但有聲相，誑於耳識。善男子！一切凡夫聲聞緣覺於一切法，亦復如是，見有定相。諸菩薩等解了諸法，悉無定相，見無常相、空寂等相、無生滅相，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是無常相。善男子！亦有定相。云何為定？常樂我淨。在何處耶？所謂涅槃。善男子！須陀洹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八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斯陀含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六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那含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四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羅漢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二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辟支佛道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十千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善男子！如來今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示現倚臥師子之床，欲入涅槃，令諸未得阿羅漢果眾弟子等，及諸力士，生大憂苦，亦令天、人、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大設供養，欲使諸人以千端疊纏裹其身，七寶為棺盛滿香油，積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燒：一者僊身，二最在外。為諸眾生分散舍利，以為八分。一切所有聲聞弟子，咸言如來入於涅槃，當知如來亦不畢定入於涅槃。何以故？如來常住不變易故，以是義故，如來涅槃亦復不定。善男子！當知如來亦復不定。如來非天。何以故？有四種天：一者世間天、二者生天、三者淨天、四者義天。世間天者如諸國王；生天者從四天王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天；淨天者從須陀洹至辟支佛；義天者十住菩薩摩訶薩等。以何義故，十住菩薩名為義天？以能善解諸法義故。云何為義？見一切法是空義故。善

男子！如來非王，亦非四天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天、從須陀洹至辟支佛、十住菩薩，以是義故，如來非天。然諸眾生亦復稱佛為天中天，是故如來非天、非非天，非人、非非人，非鬼、非非鬼，非地獄畜生餓鬼、非非地獄畜生餓鬼，非眾生、非非眾生，非法、非非法，非色、非非色，非長、非非長，非短、非非短，非相、非非相，非心、非非心，非有漏、非無漏，非有為、非無為，非常、非無常，非幻、非非幻，非名、非非名，非定、非非定，非有、非無，非說、非非說，非如來、非不如來，以是義故，如來不定。

「善男子！何故如來不名世天？世天者即是諸王，如來久於無量劫中已捨王位，是故非王。非非王者，如來生於迦毘羅城淨飯王家，是故非非王。非生天者，如來久已離諸有故，是故非生天。非非生天。何以故？昇兜率天，下閻浮提故，是故如來非非生天。亦非淨天。何以故？如來非是須陀洹乃至非辟支佛，是故如來非是淨天。非非淨天。何以故？世間八法所不能染，猶如蓮花不受塵水，是故如來非非淨天。亦非義天。何以故？如來非是十住菩薩故，是故如來非義天也。非非義天。何以故？如來常修十八空義故，是故如來非非義天。如來非人。何以故？如來久於無量劫中離人有故，是故非人。亦非非人。何以故？生於迦毘羅城故，是故非非人。如來非鬼。何以故？不害一切諸眾生故，是故非鬼。亦非非鬼。何以故？亦以鬼像化眾生故，是故非非鬼。如來亦非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如來久離諸惡業故，是故非地獄畜生餓鬼。亦非非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如來亦復現受三惡諸趣之身，化眾生故，是故非非地獄畜生餓鬼。亦非眾生。何以故？久已遠離眾生性故，是故如來非眾生。亦非非眾生。何以故？或時演說眾生相故，是故如來非非眾生。

「如來非法。何以故？諸法各各有別異相，如來不爾，唯有一相，是故非法。亦非非法。何以故？如來法界故，是故非非法。如來非色。何以故？十色入所不攝故，是故非色。亦非非色。何以故？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故，是故非非色。如來非長。何以故？斷諸色故，是故非長。亦非非長。何以故？一切世間無有能見頂髻相故，是故非非長。如來非短。何以故？久已遠離憍慢結故，是故非短。亦非非短，何以故？為瞿師羅長者示三尺身故，是故非非短。如來非相。何以故？久已遠離諸相相故，是故非相。亦非非相。何以故？善知諸相故，是故非非相。如來非心。何以故？虛空相故，是故非心。亦非非心。何以故？有十力心法故，亦能知他眾生心故，是故非非心。如來非有為。何以故？常樂我淨故，是故非有為。亦非無為。何以故？有來去坐臥示現涅槃故，是故非無為。如來非常。何以故？身有分故，是故非常。云何非常？以有知故。常

法無知，猶如虛空，如來有知，是故非常。云何非常？有言說故。常法無言，亦如虛空，如來有言，是故無常。有姓氏故名曰無常，無姓之法乃名為常，虛空常故無有姓氏，如來有姓，姓瞿曇氏，是故無常。有父母故名曰無常，無父母者乃名曰常，虛空常故無有父母，佛有父母是故無常。有四威儀名曰無常，無四威儀乃名曰常，虛空常故無四威儀，佛有四威儀，是故無常。常住之法無有方所，虛空常故無有方所，如來出在中天竺地，住舍婆提或王舍城，是故無常。以是義故，如來非常。

「亦非非常。何以故？生永斷故。有生之法名曰無常，無生之法乃名為常，如來無生是故為常。常法無性，有性之法名曰無常，如來無生、無性，無生無性故常。有常之法遍一切處，猶如虛空無處不有，如來亦爾，遍一切處，是故為常。無常之法，或言此有、或言彼無，如來不爾，不可說言是處有、彼處無，是故為常。無常之法，有時是有、有時是無，如來不爾有時是有有時是無，是故為常。常住之法無名無色，虛空常故無名無色，如來亦爾無名無色，是故為常。常住之法無因無果，虛空常故無因無果，如來亦爾無因無果，是故為常。常住之法三世不攝，如來亦爾三世不攝，是故為常。

「如來非幻。何以故？永斷一切虛誑心故，是故非幻。亦非非幻。何以故？如來或時分此一身為無量身，無量之身復為一身，山壁直過無有障礙，履水如地，入地如水，行空如地，身出煙焰如大火聚，雲雷震動其聲可畏，或為城邑、聚落舍宅、山川樹木，或作大身或作小身、男身女身、童男童女身，是故如來亦非非幻。如來非定。何以故？如來於此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示現入於般涅槃故，是故非定。亦非非定。何以故？常樂我淨故，是故如來亦非非定。如來非有漏。何以故？斷三漏故，故非有漏。三漏者，欲界一切煩惱，除無明，是名欲漏。色、無色界一切煩惱，除無明，是名有漏。三界無明，名無明漏。如來永斷，是故非漏。

「復次，一切凡夫不見有漏。云何凡夫不見有漏？一切凡夫於未來世悉有疑心，未來世中當得身耶？不得身耶？過去世中，身本有耶？為本無耶？現在世中，是身有耶？是身無耶？若有我者，是色耶？非色耶？色非色耶？非色非非色耶？想耶？非想耶？想非想耶？非想非非想耶？是身屬他耶？不屬他耶？屬不屬耶？非屬非不屬耶？有命無身耶？有身無命耶？有身有命耶？無身無命耶？身之與命有常耶？無常耶？常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身之與命自在作耶？時節作耶？無因作耶？世性作耶？微塵作耶？法非法作耶？士夫作耶？煩惱作耶？父母作耶？我住心耶？住眼中耶？遍滿身中耶？從何來耶？去何至耶？誰生耶？誰死耶？我於過去是婆羅門姓

耶？是剎利姓耶？是毘舍姓耶？是首陀羅姓耶？當於未來得何姓耶？我此身者，過去之時，是男身耶？是女身耶？畜生身耶？若我殺生，當有罪耶？當無罪耶？乃至飲酒當有罪耶？當無罪耶？我自作耶？為他作耶？我受報耶？身受報耶？如是疑見、無量煩惱、覆眾生心，因是疑見，生六種心：決定有我、決定無我、我見我、我見無我、無我見我、我作我受我知，是名邪見。如來永拔如是無量見漏根本，是故非漏。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大涅槃修聖行者，亦得永斷如是諸漏。諸佛如來常修聖行，是故無漏。善男子！凡夫不能善攝五根，則有三漏，為惡所牽至不善處。善男子！譬如惡馬，其性很悞，能令乘者至嶮惡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令人遠離涅槃善道，至諸惡處。譬如惡象，心未調順，有人乘之，不隨意去，遠離城邑，至空曠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人遠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處。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惡；五根佞臣，亦復如是，常教眾生造無量惡。善男子！譬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勅，則無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長善言教勅，無惡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為地獄畜生餓鬼之所賊害，亦如怨盜害及善人。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馳騁五塵，譬如牧牛，不善守護，犯人苗稼。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在諸有多受苦惱。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聖行時，常能善調，守攝五根，怖畏貪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妒，為得一切諸善法故。

「善男子！若能善守此五根者，則能攝心，若能攝心，則攝五根。譬如有人擁護於王，則護國土，護國土者則護於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得聞是大涅槃經，則得智慧，得智慧故則得專念，五根若散，念則能止。何以故？是念慧故。善男子！如善牧者，設牛東西噉他苗稼，則便遮止不令犯暴。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念慧因緣故，守攝五根，不令馳散。菩薩摩訶薩有念慧者，不見我相、不見我所相、不見眾生及所受用，見一切法同法性相，生於土石瓦礫之相，譬如屋舍，從眾緣生，無有定性。見諸眾生四大五陰之所成立，推無定性，無定性故，菩薩於中不生貪著。一切凡夫見有眾生故，起煩惱，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有念慧故，於諸眾生不生貪著。

「復次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經者，不著眾生相，作種種法相。善男子！譬如畫師，以眾雜彩，畫作眾像，若男若女、若牛若馬。凡夫無智，見之則生男女等相，畫師了知無有男女。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法異相觀於一相，終不生於眾生之相。何以故？有念慧故。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或時覩見端正女人，終不生於貪著之相。何以故？善觀相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知五欲法無有歡樂，不得暫

停，如犬囓枯骨、如人持火逆風而行、如篋毒蛇夢中所得、路首有果樹多人所擲、亦如段肉眾鳥競逐、如水上泡畫水之迹、如織經盡、如囚趣市，猶如假借勢不得久，觀欲如是多諸過惡。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諸眾生，為色、香、味、觸因緣故，從昔無數無量劫來，常受苦惱。一一眾生，一劫之中所積身骨，如王舍城毘富羅山，所飲乳汁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多四海水，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命終哭泣所出目淚多四大海，盡地草木為四寸籌以數父母亦不能盡，無量劫來或在地獄畜生餓鬼所受行苦不可稱計，揣此大地猶如棗等易可窮極，生死難盡。菩薩摩訶薩如是深觀一切眾生，以是欲因緣故受苦無量，菩薩以是生死行苦故不失念慧。善男子！譬如世間有諸大眾滿二十五里，王勅一臣：『持一油鉢經由中過莫令傾覆，若棄一滴，當斷汝命。』復遣一人，拔刀在後，隨而怖之。臣受王教，盡心堅持，經歷爾所大眾之中，雖見可意五邪欲等，心常念言：『我若放逸，著彼邪欲，當棄所持，命不全濟。』是人以是怖因緣故，乃至不棄一滴之油。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生死中不失念慧，以不失故，雖見五欲心不貪著，若見淨色，不生色相，唯觀苦相，乃至識相亦復如是，不作生相、不作滅相、不作因相、觀和合相，菩薩爾時五根清淨，根清淨故護根戒具。一切凡夫五根不淨，不能善持，名曰根漏。菩薩永斷是故無漏，如來拔出永斷根本，是故非漏。

「復次善男子！復有離漏。菩薩摩訶薩欲為無上甘露佛果故，離於惡漏。云何為離？若能修行大涅槃經，書寫受持、讀誦解說、思惟其義是名為離，何以故？善男子！我都不見十二部經能離惡漏如此方等大涅槃經。善男子！譬如良師教諸弟子，諸弟子中有受教者，心不造惡。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心不造惡。善男子！譬如世間有善呪術，若有一聞，却後七年，不為一切毒藥所中，蛇不能螫，若有誦者，乃至命盡，無有眾惡。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復如是，若有眾生一經耳者，却後七劫，不墮惡道。若有書寫、讀誦解說、思惟其義，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淨見佛性，如彼聖王得甘露味。善男子！是大涅槃有如是等無量功德。善男子！若有人能書寫是經，讀誦解說為他敷演，思惟其義，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善受我教，是我所見，我之所念，是人諦知我不涅槃。隨如是人所住之處，若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房舍田宅、樓閣殿堂，我亦在中常住不移，我於是人常作受施，或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婆羅門、梵志、貧窮乞人。云何當令是人得知，如來受其所施之物？善男子！是人或於夜臥夢中，夢見佛像、或見天像、沙門之像、國王、聖王、師子王像、蓮花形像、優曇花像，或見大山、或大海水、或見日月、或見白象及白馬像、或見父母、

得花得果、金銀琉璃頗梨等寶、五種牛味，爾時當知，即是如來受其所施。寤已喜樂，尋得種種所須之物，心不念惡，樂修善法。善男子！是大涅槃悉能成就如是無量阿僧祇等不可思議無邊功德。

「善男子，汝今應當信受我語，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見我者，欲恭敬我，欲同法性而見於我，欲得空定，欲見實相，欲得修習首楞嚴定、師子王定，欲破八魔——八魔者，所謂四魔、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欲得人中天上樂者，見有受持大涅槃經書寫讀誦、為他解說、思惟義者，當往親近依附諮受，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為洗手足布置床席四事供給，令無所乏。若從遠來，應十由延，路次奉迎，為是經故，所重之物應以奉獻，如其無者應自賣身。何以故？是經難遇過優曇花。

「善男子！我念過去無量無邊那由他劫，爾時世界名曰娑婆，有佛世尊，號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為諸大眾宣說如是大涅槃經。我於爾時從善友所，轉聞彼佛當為大眾說大涅槃。我聞是已，其心歡喜，欲設供養，居貧無物，欲自賣身，薄福不售，即欲還家。路見一人，而便語言：『吾欲賣身，君能買不？』其人答曰：『我家作業，人無堪者，汝設能為，我當買汝。』我即問言：『有何作業，人無堪能？』其人見答：『吾有惡病，良醫處藥，應當日服人肉三兩。卿若能以身肉三兩日日見給，便當與汝金錢五枚。』我時聞已，心中歡喜，我復語言：『汝與我錢，假我七日，須我事訖，便還相就。』其人見答：『七日不可，審能爾者，當許一日。』善男子！我於爾時，即取其錢，還至佛所，頭面禮足，盡其所有，而以奉獻，然後誠心聽受是經。我時闇鈍，雖得聞經，唯能受持一偈文句：

「『如來證涅槃，　永斷於生死。
若有至心聽，　常得無量樂。』

「受是偈已，即便還至彼病人家。善男子！我時雖復日日與三兩肉，以念偈因緣故，不以為痛，日日不廢，足滿一月。善男子！以是因緣，其病得差，我身平復亦無瘡痍。我時見身具足完具，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偈之力尚能如是，何況具足受持讀誦。我見此經有如是利，復倍發心，願於未來成得佛道，字釋迦牟尼。善男子！以是一偈因緣力故，令我今日於大眾中為諸天人具足宣說。善男子！以是因緣，是大涅槃不可思議，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乃是諸佛如來甚深祕密之藏，以是義故，能受持者，斷離惡漏。所謂惡者、惡象、惡馬、惡牛、惡狗，毒蛇住處、惡刺土地、懸崖嶮

岸、暴水迴澓，惡人惡國、惡城惡舍、惡知識等，如是等輩，若作漏因，菩薩即離，若不能作則不遠離；若增有漏則便離之，若不增長則不遠離；若作惡法則便離之，若能作善則不遠離。云何為離？不持刀杖，常以正慧方便而遠離之，是故名為正慧遠離。為生善法則離惡法，菩薩摩訶薩自觀其身，如病、如瘡、如癰、如怨，如箭入體，是大苦聚，悉是一切諸惡根本。是身雖復不淨如是，菩薩猶故瞻視將養。何以故？非為貪身，為善法故，為於涅槃不為生死，為常樂我淨，不為無常無樂我淨，為菩提道不為有道，為於一乘不為三乘，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微妙之身不為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身，為法輪王不為轉輪王。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常當護身。何以故？若不護身命，則不全命，若不全則不能得書寫是經受持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是故菩薩應善護身，以是義故，菩薩得離一切惡漏。善男子！如欲渡者應善護栰，臨路之人善護良馬，田夫種植善護糞穢，如為差毒善護毒蛇，如人為財護旃陀羅，為壞賊故將護健兒，亦如寒人愛護於火，如癩病者求於毒藥。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見是身無量不淨具足充滿，為欲受持大涅槃經故，猶好將護不令乏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畏懼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象殺不至三惡，為惡友殺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怨。是故菩薩常當遠離諸惡知識。如是等漏凡夫不離，是故生漏。菩薩離之則不生漏。菩薩如是尚無有漏，況於如來？是故非漏。

「云何親近漏？一切凡夫，受取衣食、臥具醫藥，為身心樂，求如是物，造種種惡，不知過未，輪迴三趣，是故名漏。菩薩摩訶薩見如是過，則便遠離，若須衣時即便受取，不為身故但為於法，不長憍慢，心常卑下，不為嚴飾，但為羞恥，障諸寒暑、惡風惡雨、惡蟲蚊虻、蠅蚤蝮蝮。雖受飲食，心無貪著，不為身故，常為正法，不為肌膚，但為眾生，不為憍慢，為身力故，不為怨害，為治飢瘡，雖得上味，心無貪著，受取房舍亦復如是。貪慢之結不令居心，為菩提舍遮止結賊，障惡風雨故受屋舍。求醫藥者心無貪慢，但為正法，不為壽命，為常命故。善男子！如人病瘡，為蘇麨塗，以衣裹之。為出膿血，蘇麨塗拊，為瘡愈故以藥坌之，為惡風故在深屋中。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觀身是瘡故以衣覆，為九孔膿求索飲食，為惡風雨取受房舍，為四毒發求覓醫藥。菩薩受取四種供養，為菩提道，非為壽命。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作是思惟：『我若

不受是四供養，身則磨滅不得堅牢，若不堅牢則不忍苦，若不忍苦則不能得修習善法，若能忍苦則得修習無量善法。我若不能堪忍眾苦，則於苦受生瞋恚心，於樂受中生貪著心，若求樂不得則生無明。』是故凡夫於四供養生於有漏，菩薩摩訶薩能深觀察不生於漏。是故菩薩名為無漏，云何如來當名有漏？是故如來不名有漏。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二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三

「復次善男子！一切凡夫雖善護身，心猶故生於三種惡覺，以是因緣，雖斷煩惱，得生非想非非想處，猶故還墮三惡道中。善男子！譬如有人渡於大海，垂至彼岸，沒水而死。凡夫之人亦復如是，垂盡三有，還墮三塗。何以故？無善覺故。何等善覺？所謂六念處。凡夫之人善心羸劣，不善熾盛，善心羸故慧心薄少，慧心薄故增長諸漏。菩薩摩訶薩慧眼清淨見三覺過，知是三覺有種種患，常與眾生作三乘怨。三覺因緣，乃令無量凡夫眾生不見佛性，無量劫中生顛倒心，謂佛世尊，無常樂我，唯有一淨，如來畢竟入於涅槃。一切眾生無常、無樂、無我、無淨，顛倒心故，言有常樂我淨。實無三乘，顛倒心故言有三乘，一實之道真實不虛，顛倒心故言無一實。是三惡覺常為諸佛及諸菩薩之所呵責，是三惡覺常害於我、或亦害他。有是三覺，一切諸惡常來隨從，是三覺者即是三縛，連綴眾生無邊生死。菩薩摩訶薩常作如是觀察三覺。菩薩或時有因緣故，應生欲覺默然不受，譬如端正淨潔之人，不受一切糞穢不淨；如熱鐵丸，人無受者；如婆羅門性，不受牛肉；如飽滿人，不受惡食；如轉輪王，不與一切旃陀羅等同坐一床。菩薩摩訶薩惡賤三覺，不受不味亦復如是。何以故？菩薩思惟：『眾生知我是良福田，我當云何受是惡法？若受惡覺則不任為眾生福田。我自不言是良福田，眾生見相便言我是。我今若起如是惡覺，則為欺誑一切眾生。我於往昔以欺誑故，無量劫中流轉生死墮三惡道。我若以惡心受人信施，一切天人及五通仙悉當證知，而見訶責。我若惡覺受人信施，或令施主果報減少或空無報。我若惡心受檀越施，則與施主而為怨讎。一切施主恒於我所起赤子想，我當云何欺誑於彼，而生怨想？何以故？或令施主不得果報或少果報故。我常自稱為出家人，夫出家者不應起惡，若起惡者則非出家。出家之人身口相應，若不相應則非出家。我棄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知識，出家修道，正是修習諸善覺時，非是修習不善覺時。譬如有人入海求寶，不取真寶，直取水精。亦如有人棄妙音樂，遊戲糞穢。如棄寶女，與婢交通。如棄金器，用於瓦盂。如棄甘露，服食毒藥。如捨親舊良善之醫，從怨惡醫，求藥而服。

「『我亦如是，捨離大師、如來世尊甘露法味，而服魔怨種種惡覺。人身難得如優曇花，我今已得；如來難值過優曇花，我今已值；清淨法寶難得見聞，我今已聞。猶如盲龜值浮木孔。人命不停

過於山水，今日雖存，明亦難保，云何縱心令住惡法？壯色不停猶如奔馬，云何恃怙而生憍慢？猶如惡鬼伺求人過，四大惡鬼亦復如是，常來伺求我之過失，云何當令惡覺發起？譬如朽宅、垂崩之屋；我命亦爾，云何起惡？我名沙門，沙門之人名覺善覺；我今乃起不善之覺，云何當得名沙門也？我名出家，出家之人名修善道；我今行惡，云何當得名為出家？我今名為真婆羅門，婆羅門者名修淨行；我今乃行不淨惡覺，云何當得名婆羅門？我今亦名剎利大姓，剎利姓者能除怨敵；我今不能除惡怨敵，云何當得名剎利姓？我名比丘，比丘之人名破煩惱；我今不破惡覺煩惱，云何當得名為比丘？世有六處，難可值遇，我今已得，云何當令惡覺居心？何等為六？一佛世難遇，二正法難聞，三怖心難生，四難生中國，五難得人身，六諸根難具。如是六事，難得已得，是故不應起於惡覺。』菩薩爾時修行如是大涅槃經，常勤觀察是諸惡心，一切凡夫不見如是惡心過患故受三覺，名為受漏。菩薩見已不受、不著、放捨不護，依八聖道，推之令去、斬之令斷，是故菩薩無有受漏，云何當言如來有漏？以是義故，如來世尊非是有漏。

「復次善男子！凡夫若遇身心苦惱起種種惡，若得身病，若得心病，令身、口、意，作種種惡，以作惡故輪迴三趣具受諸苦。何以故？凡夫之人無念慧故，是故生於種種諸漏，是名念漏。菩薩摩訶薩常自思惟：『我從往昔無數劫來，為是身心造種種惡，以是因緣，流轉生死在三惡道，具受眾苦，遂令我遠三乘正路。』菩薩以是惡因緣故，於己身心生大怖畏，捨離眾惡，趣向善道。善男子！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篋，令人瞻養，餧飼臥起，摩洗其身，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當准法戮之都市。爾時其人聞王切令，心生惶怖，捨篋逃走。王時復遣五旃陀羅拔刀隨後，其人迴顧見後五人，遂疾捨去。是時五人以惡方便，藏所持刀，密遣一人詐為親善，而語之言：『汝可還來。』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隱匿。既入聚中，闚看諸舍都不見人，執捉[土*瓦]器悉空無物，既不見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聞空中聲：『咄哉，男子！此聚空曠，無有居民。今夜當有六大賊來，汝設遇者命將不全，汝當云何而得免之？』爾時其人恐怖遂增，復捨而去。路值一河，其河漂急，無有船栰，以怖畏故，即取種種草木為栰。復更思惟：『我設住此，當為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之所危害。若渡此河，栰不可依，當沒水死。寧沒水死，終不為彼蛇賊所害。』即推草栰，置之水中，身猗其上，手抱脚踏，截流而渡。既達彼岸，安隱無患，心意泰然，怖恐消除。

「菩薩摩訶薩得聞受持大涅槃經，觀身如篋，地水火風如四毒蛇——見毒、觸毒、氣毒、齧毒——一切眾生遇是四毒故喪其命。眾

生四大亦復如是，或見為惡、或觸為惡、或氣為惡、或齧為惡，以是因緣遠離眾善。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四毒蛇有四種姓，所謂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是四大蛇亦復如是，有四種性，堅性、濕性、熱性、動性，是故菩薩觀是四大與四毒蛇同其種性。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是四大如四毒蛇。云何為觀？是四毒蛇常伺人便，何時當視？何時當觸？何時當[口*歔]？何時當齧？四大毒蛇亦復如是，常伺眾生求其短缺。若為四蛇之所殺者，終不至於三惡道中；若為四大之所殺害，必至三惡道，定無有疑。是四毒蛇雖復瞻養，亦欲殺人；四大亦爾，雖常供給，亦常牽人造作眾惡。是四毒蛇若一瞋者則能殺人；四大之性亦復如是，若一大發亦能害人。是四毒蛇雖同一處，四心各異；四大毒蛇亦復如是，雖同一處，性各別異。是四毒蛇雖復恭敬，難可親近；四大毒蛇亦復如是，雖復恭敬亦難親近。是四毒蛇若害人時，或有沙門、婆羅門等，若以呪藥則可療治；四大殺人，雖有沙門、婆羅門等神呪良藥，則不能治。如自喜人聞四毒蛇氣臭可惡，則便遠離；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聞四大臭，即便遠離。爾時菩薩復更思惟四大毒蛇，生大怖畏，背之馳走，修八聖道。

「五旃陀羅即是五陰。云何菩薩觀於五陰如旃陀羅？旃陀羅者，常能令別人恩愛別離、怨憎集會。五陰亦爾，令人貪近不善之法，遠離一切純善之法。復次善男子！如旃陀羅，種種器仗以自莊嚴，若刀、若楯、若弓、若箭、若鎧、若矟，能害於人。五陰亦爾，以諸煩惱牢自莊嚴，害諸癡人，令墮諸有。善男子！如旃陀羅，有過之人得便害之；五陰亦爾，有諸結過，常能害人。以是義故，菩薩深觀五陰如旃陀羅。復次菩薩觀察五陰如旃陀羅：旃陀羅人無慈愍心，怨親俱害；五陰亦爾，無慈愍心，善惡俱害。如旃陀羅惱一切人；五陰亦爾，以諸煩惱，常惱一切生死眾生。是故菩薩觀於五陰如旃陀羅。復次菩薩觀察五陰如旃陀羅：旃陀羅人常懷害心；五陰亦爾，常懷諸結惱害之心。如人無足刀杖侍從，當知必為旃陀羅人之所殺害；眾生亦爾，無足、無刀、無有侍從，則為五陰之所賊害。足名為戒，刀名為慧，侍從名為善知識也，無此三事故，為五陰之所賊害。是故菩薩觀於五陰如旃陀羅。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察五陰過旃陀羅。何以故？眾生若為五旃陀羅之所殺者，不墮地獄，為陰殺者則墮地獄，以是義故，菩薩觀陰過旃陀羅。作是觀已而作願言：『我寧終身近旃陀羅，不能暫時近於五陰。旃陀羅者，唯能害於欲界癡人；是五陰賊，遍害三界凡夫眾生。旃陀羅人唯能殺戮有罪之人；是五陰賊不問眾生有罪無罪，悉能害之。旃陀羅人不害衰老、婦女、稚小；是五陰賊不問眾生老稚、婦女，一切悉害。』是故菩薩深觀此陰過旃陀羅，是故

發願，寧當終身近旃陀羅，不能暫時親近五陰。復次善男子！旃陀羅者唯害他人，終不自害；五陰之賊自害、害他，過旃陀羅。旃陀羅人可以善言、錢財、寶貨求而得脫；五陰不爾，不可強以善言誘喻、錢財寶貨求而得脫。旃陀羅人於四時中不必常殺；五陰不爾，常於念念害諸眾生。旃陀羅人唯在一處可有逃避；五陰不爾，遍一切處，無可逃避。旃陀羅人雖復害人，害已不隨；五陰不爾，殺眾生已隨逐不離。是故菩薩寧以終身近旃陀羅，不能暫時近於五陰。有智之人以善方便得脫五陰。善方便者，即八聖道、六波羅蜜、四無量心，以是方便而得解脫，身心不為五陰所害。何以故？身如金剛，心如虛空，是故身心難可沮壞。以是義故，菩薩觀陰成就種種諸不善法，生大怖畏，修八聖道。亦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涉路而去，無所顧留。

「詐親善者，名為貪愛。菩薩摩訶薩深觀愛結，如怨詐親，若知實者則無能為，若不能知必為所害。貪愛亦爾，若知其性，則不能令眾生輪轉生死苦中，如其不知，輪迴六趣具受眾苦。何以故？愛之為病，難捨離故。如怨詐親難可遠離，怨詐親者，常伺人便，令愛別離，怨憎合會。愛亦如是，令人遠離一切善法，近於一切不善之法。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深觀貪愛，如怨詐親。見不見故，聞不聞故，如凡夫人見生死過，雖有智慧以癡覆故，後還不見。聲聞緣覺亦復如是，雖見不見，雖聞不聞。何以故？以愛心故。所以者何？見生死過，不能疾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觀此愛結如怨詐親。云何名為怨詐親相？如怨不實詐現實相，不可親近詐現近相，實是不善詐現善相，實是不愛詐為愛相。何以故？常伺人便，欲為害故。愛亦如是，常為眾生非實詐實、非近詐近、非善詐善、非愛詐愛，常誑一切，輪迴生死。以是義故，菩薩觀愛如怨詐親。怨詐親者，但見身口，不覩其心，是故能誑；愛亦如是，唯為虛誑，實不可得，是故能惑一切眾生。怨詐親者，有始有終，易可遠離；愛不如是，無始無終，難可遠離。怨詐親者，遠則難知，近則易知；愛不如是，近尚難知，況復遠耶？以是義故，菩薩觀愛過於詐親。一切眾生以愛結故，遠大涅槃，近於生死，遠常樂我淨，近無常、苦、無我、不淨，是故我於處處經中說為三垢。於現在事，以無明故，不見過患，不能捨離愛怨詐親，終不能害有智之人。是故菩薩深觀此愛，生大怖畏，修八聖道，猶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及一詐親，涉路不迴。

「空聚落者即是六入。菩薩摩訶薩觀內六入空無所有，猶如空聚，如彼怖人既入聚已，乃至不見有一居人，遍捉[土*瓦]器，不得一物。菩薩亦爾，諦觀六入空無所有，不見眾生一物之實，是故菩薩觀內六入空無所有，如彼空聚。善男子！彼空聚落，群賊遠望，終

不生於虛空之想。凡夫之人亦復如是，於六入聚不生空想，以其不能生空想故，輪迴生死受無量苦。善男子！群賊既至乃生空想，菩薩亦爾，觀此六入常生空想，生空想故，則不輪迴生死受苦。菩薩摩訶薩於此六入常無顛倒，無顛倒故，是故不復輪迴生死。復次善男子！如有群賊入此空聚則得安樂，煩惱諸賊亦復如是，入此六入則得安樂。如賊住空聚，心無所畏，煩惱群賊亦復如是，住是六入，亦無所畏。如彼空聚，乃是師子、虎狼、種種惡獸之所住處，是內六入亦復如是，一切眾惡煩惱走獸之所住處。是故菩薩深觀六入空無所有，純是一切不善住處。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內六入空無所有、如彼空聚。何以故？虛誑不實故，空無所有作有想故，實無有樂作樂想故，實無有人作人想故。內六入者亦復如是，空無所有而作有想，實無有樂而作樂想，實無有人而作人想，唯有智人乃能知之得其真實。復次善男子！如空聚落，或時有人，或時無人；六入不爾，一向無人。何以故？性常空故，智者所知非是眼見。是故菩薩觀內六入，多諸怨害，修八聖道不休不息，猶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善及六大賊，怖著正路。

「六大賊者即外六塵。菩薩摩訶薩觀此六塵如六大賊。何以故？能劫一切諸善法故。如六大賊能劫一切人民財寶，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眾生善財。如六大賊，若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惡，令巨富者忽爾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闡提，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復次善男子！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內人，若無內人，則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內有，眾生知見、常樂我淨、不空等相。若內無有如是等相，六塵惡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內無是相，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來侵奪善法之財，不善護故，為其所劫。護者名慧，有智之人能善防護，故不被劫，是故菩薩觀是六塵如六大賊等無差別。

「復次善男子！如六大賊能為人民身心苦惱；是六塵賊亦復如是，常為眾生身心苦惱。六大賊者唯能劫人現在財物；是六塵賊常劫眾生三世善財。六大賊者夜則歡樂；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處無明闇則得歡樂。是六大賊唯有諸王乃能遮止；六塵惡賊亦復如是，唯佛菩薩乃能遮止。是六大賊凡欲劫奪不擇端正、種姓、聰哲、多聞博學、豪貴貧賤；六塵惡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不擇端正乃至貧賤。是六大賊雖有諸王截其手足，猶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塵惡賊亦復如是，雖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截其手足，亦不能令不劫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賊，諸佛菩薩亦復如是，乃能摧伏六塵惡賊。譬如有人多諸種族，宗黨熾盛，則不為彼六賊所劫；眾生亦

爾，有善知識，不為六塵惡賊所劫。是六大賊若見人物，則能偷劫；六塵不爾，若見若知、若聞若嗅、若觸若覺、皆悉能劫。六大賊者唯能劫奪欲界人財，不能劫奪色無色界；六塵惡賊則不如是，能劫三界一切善寶。是故菩薩諦觀六塵過彼六賊，作是觀已，修八聖道，直往不迴。如彼怖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捨空聚落涉路而去。

「路值一河者即是煩惱。云何菩薩觀此煩惱猶如大河？如彼駛河，能漂香象；煩惱駛河亦復如是，能漂緣覺，是故菩薩深觀煩惱猶如駛河。深難得底，故名為河；邊不可得，故名為大，其中多有種種惡魚，煩惱大河亦復如是。唯佛菩薩能得底故，故名極深。唯佛菩薩得其邊故，故名廣大。常害一切癡眾生故，故名惡魚。是故菩薩觀此煩惱猶如大河。如大河水能長一切草木叢林；煩惱大河亦復如是，能長眾生二十五有，是故菩薩觀此煩惱猶如大河。譬如有人，墮大河水無有慚愧；眾生亦爾，墮煩惱河無有慚愧。如墮河者未得其底即便命終；墮煩惱河亦復如是，未盡其底，周迴輪轉二十五有。所言底者名為空相，若有不修如是空相，當知是人不得出離二十五有，一切眾生不能善修空無相故，常為煩惱駛河所漂。如彼大河唯能壞身，不能漂沒一切善法；煩惱大河則不如是，能壞一切身心善法。彼大暴河，唯能漂沒欲界中人；煩惱大河乃能漂沒三界人天。世間大河，手抱腳踏，則到彼岸；煩惱大河，唯有菩薩因六波羅蜜乃能得渡。如大河水難可得渡；煩惱大河亦復如是難可得渡。云何名為難可得渡？乃至十住諸大菩薩，猶故未能畢竟得渡，唯有諸佛乃畢竟渡，是故名為難可得渡。譬如有人為河所漂，不能修習毫釐善法；眾生亦爾，為煩惱河所漂沒者，亦復不能修習善法。如人墮河為水所漂，餘有力者則能拔濟；墮煩惱河為一闡提，聲聞緣覺乃至諸佛不能拔濟。世間大河劫盡之時，七日並照，能令枯涸；煩惱大河則不如是，聲聞緣覺雖修七覺，猶不能乾，是故菩薩觀諸煩惱猶如暴河。

「譬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善及六大賊，捨空聚落，隨路而去，既至河上取草為栰者。菩薩亦爾，畏四大蛇、五陰旃陀羅、愛詐親善、六入空聚、六塵惡賊，至煩惱河，修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六波羅蜜、三十七品，以為船栰，依乘此栰，渡煩惱河，到於彼岸，常樂涅槃。菩薩修行大涅槃者作是思惟：『我若不能忍受如是身苦心苦，則不能令一切眾生渡煩惱河。』以是思惟，雖有如是身心苦惱，默然忍受，以忍受故則不生漏。如是菩薩尚無諸漏，況佛如來而當有漏？是故諸佛不名有漏。

「云何如來非無漏也？如來常行有漏中故。有漏即是二十五有，是故聲聞、凡夫之人言佛有漏，諸佛如來真實無漏。善男子！以是因

緣，諸佛如來無有定相。善男子！是故犯四重禁、謗方等經及一闡提，悉皆不定。」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如是，如是。誠如聖教，一切諸法皆悉不定。以不定故，當知如來亦不畢竟入於涅槃。如佛先說，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聞不聞中有涅槃、大涅槃？云何涅槃？云何大涅槃？」

爾時佛讚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若有菩薩得念總持，乃能如汝之所諮問。善男子！如世人言有海、大海，有河、大河，有山、大山，有地、大地，有城、大城，有眾生、大眾生，有王、大王，有人、大人，有天、天中天，有道、大道，涅槃亦爾，有涅槃、有大涅槃。云何涅槃？善男子！如人飢餓，得少飯食名為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病得差則名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人怖畏得歸依處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貧窮人獲七寶物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人觀骨不起貪欲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是涅槃不得名為大涅槃也。何以故？以飢渴故、病故、怖故、貧故、生貪著故，是名涅槃，非大涅槃。善男子！若凡夫人及以聲聞，或因世俗，或因聖道，斷欲界結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不得名為大涅槃也。能斷初禪，乃至能斷非想非非想處結，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不得名為大涅槃也。何以故？還生煩惱，有習氣故。云何名為煩惱習氣？聲聞緣覺有煩惱氣，所謂我身、我衣、我去、我來、我說、我聽，諸佛如來入於涅槃，涅槃之性無我、無樂，唯有常淨，是則名為煩惱習氣。佛、法、眾僧有差別相，如來畢竟入於涅槃。聲聞、緣覺諸佛如來所得涅槃等無差別，以是義故，二乘所得非大涅槃。何以故？無常樂我淨故。常樂我淨乃得名為大涅槃也。善男子！譬如有處能受眾水，名為大海。隨有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如來所入之處，名大涅槃。四禪、三三昧、八背捨、八勝處、十一切處，隨能攝取如是無量諸善法者，名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有河，第一香象不能得底，則名為大。聲聞緣覺至十住菩薩不見佛性，名為涅槃，非大涅槃。若能了了見於佛性，則得名為大涅槃也。是大涅槃，唯大象王能盡其底，大象王者謂諸佛也。善男子！若摩訶那伽及鉢揵陀、大力士等經歷多時，所不能上，乃名大山。聲聞、緣覺及諸菩薩摩訶、那伽大力士等所不能見，如是乃名大涅槃也。復次善男子！隨有小王之所住處，名為小城，轉輪聖王所住之處乃名大城。聲聞、緣覺，八萬、六萬、四萬、二萬、一萬住處，名為涅槃。無上法主、聖王住處，乃得名為大般涅槃，以是故名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有人見四種兵不生怖畏，當知是人名大眾生。若有眾生於三惡道、煩惱惡業不生怖畏，

而能於中廣度眾生，當知是人得大涅槃。若有人能供養父母、恭敬沙門及婆羅門，修治善法所言誠實無有欺誑，能忍諸惡，惠施貧乏名大丈夫。菩薩亦爾，有大慈悲憐愍一切，於諸眾生猶如父母，能度眾生於生死河，普示眾生一實之道，是則名為大般涅槃。

「善男子！大名不可思議，若不可思議，一切眾生所不能信，是則名為大般涅槃，唯佛菩薩之所見故名大涅槃。以何因緣復名為大？以無量因緣然後乃得，故名為大。善男子！如世間人，以多因緣之所得者，則名為大。涅槃亦爾，以多因緣之所得故，故名為大。云何復名為大涅槃？有大我故，名大涅槃。涅槃無我，大自在故，名為大我。云何名為大自在耶？有八自在，則名為我。何等為八？一者、能示一身以為多身，身數大小猶如微塵，充滿十方無量世界。如來之身實非微塵，以自在故現微塵身，如是自在則為大我。

「二者、示一塵身滿於三千大千世界，如來之身實不滿於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以無礙故，直以自在故，滿於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

「三者、能以滿此三千大千世界之身輕舉飛空，過於二十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而無障礙。如來之身，實無輕重，以自在故能為輕重，如是自在名為大我。

「四者、以自在故而得自在。云何自在？如來一心安住不動，所可示化無量形類，各令有心。如來有時或造一事，而令眾生各各成辦。如來之身常住一土，而令他土一切悉見。如是自在名為大我。

「五者、根自在故。云何名為根自在耶？如來一根，亦能見色、聞聲、嗅香、別味、覺觸、知法。如來六根，亦不見色、聞聲、嗅香、別味、覺觸、知法。以自在故，令根自在，如是自在名為大我。

「六者、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如來之心亦無得想。何以故？無所得故。若是有者可名為得，實無所有云何名得？若使如來計有得想，是則諸佛不得涅槃，以無得故名得涅槃，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得諸法故名為大我。

「七者、說自在故。如來演說一偈之義，經無量劫，義亦不盡，所謂若戒、若定、若施、若慧，如來爾時都不生念，我說彼聽；亦復不生一偈之想，世間之人以四句為偈，隨世俗故說名為偈；一切法性亦無有說，以自在故如來演說，以演說故名為大我。

「八者、如來遍滿一切諸處，猶如虛空。虛空之性不可得見，如來亦爾實不可見，以自在故令一切見，如是自在名為大我，如是大我名大涅槃，以是義故名大涅槃。

「復次善男子！譬如寶藏，多諸珍異，百種具足，故名大藏。諸佛如來甚深奧藏亦復如是，多諸奇異，具足無缺，名大涅槃。復次善

男子！無邊之物乃名為大，涅槃無邊是故名大。
「復次善男子！有大樂故名大涅槃。涅槃無樂；以四樂故，名大涅槃。何等為四？一者、斷諸樂故，不斷樂者則名為苦，若有苦者不名大樂。以斷樂故則無有苦，無苦無樂乃名大樂。涅槃之性無苦無樂，是故涅槃名為大樂，以是義故名大涅槃。復次善男子！樂有二種：一者凡夫，二者諸佛。凡夫之樂，無常敗壞，是故無樂。諸佛常樂無有變異，故名大樂。復次善男子！有三種受：一者苦受，二者樂受，三者不苦不樂受，不苦不樂是亦為苦。涅槃雖同不苦不樂，然名大樂，以大樂故，名大涅槃。
「二者、大寂靜故名為大樂。涅槃之性是大寂靜。何以故？遠離一切憒鬧法故，以大寂故名大涅槃。
「三者、一切知故，名為大樂。非一切知不名大樂；諸佛如來一切知故名為大樂。以大樂故，名大涅槃。
「四者、身不壞故，名為大樂。身若可壞則不名樂；如來之身金剛無壞，非煩惱身、無常之身，故名大樂。以大樂故，名大涅槃。
「善男子！世間名字或有因緣、或無因緣。有因緣者，如舍利弗，母名舍利，因母立字，故名舍利弗。如摩鍮羅道人，生摩鍮羅國，因國立名，故名摩鍮羅道人。如目犍連，目犍連者即是姓也、因姓立名，故名目犍連。如我生於瞿曇種姓，因姓立名稱為瞿曇。如毘舍佉道人，毘舍佉者，即是星名，因星為名，名毘舍佉。如有六指，因六指故，名六指人。如佛奴、天奴，因佛、因天，故名佛奴、天奴。因濕生故，故名濕生。如因聲故，名為迦迦羅、名究究羅、咀咀羅。如是等名，是因緣名。無因緣者，如蓮花、地、水、火、風、虛空。如曼陀婆，一名二實，一名殿堂、二名飲漿堂，不飲漿亦復得名為曼陀婆。如薩婆車多名為蛇蓋，實非蛇蓋，是名無因，強立名字。如坻羅婆夷，名為食油，實不食油，強為立名，名為食油。是名無因，強立名字。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復如是，無有因緣，強為立名。善男子！譬如虛空，不因小空名為大空也。涅槃亦爾，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善男子！譬如有法，不可稱量、不可思議，故名為大。涅槃亦爾，不可稱量、不可思議，故得名為大般涅槃。以純淨故名大涅槃。云何純淨？淨有四種。何等為四？一者、二十五有名為不淨，能永斷故得名為淨，淨即涅槃。如是涅槃，亦得名有，而是涅槃，實非是有，諸佛如來隨世俗故，說涅槃有。譬如世人，非父言父、非母言母，實非父母，而言父母。涅槃亦爾，隨世俗故說言諸佛有大涅槃。二者、業清淨故。一切凡夫業不清淨，故無涅槃；諸佛如來業清淨故，故名大淨，以大淨故名大涅槃。三者、身清淨故。身若無常，則名不淨；如來身常故名大淨，以大淨故名大涅槃。四者、心清淨故，心若有漏，名曰不淨；佛心

無漏，故名大淨，以大淨故名大涅槃。善男子！是名善男子、善女人修行如是大涅槃經，具足成就初分功德。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三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四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二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昔所不見而今見之，昔所不聞而今聞之，昔所不到而今得到，昔所不知而今知之。云何名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謂神通，昔所不得而今乃得。通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所言外者與外道共。內復有二：一者二乘，二者菩薩。菩薩修行大涅槃經所得神通，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云何名為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二乘所作神通變化，一心作一，不得眾多。菩薩不爾，於一心中，則能具足現五趣身。所以者何？以得如是大涅槃經之勢力故，是則名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又復云何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謂身得自在、心得自在。何以故？一切凡夫所有身心不得自在，或心隨身，或身隨心。

「云何名為心隨於身？譬如醉人，酒在身中，爾時身動，心亦隨動，亦如身懶，心亦隨懶，是則名為心隨於身。又如嬰兒，其身稚小，心亦隨小，大人身大，心亦隨大。又如有人，身體麁澁，心常思念，欲得膏油潤漬令軟，是則名為心隨於身。

「云何名為身隨於心？所謂去來坐臥，修行施、戒、忍辱、精進，愁惱之人身則羸悴，歡喜之人身則肥鮮，恐怖之人身體戰動，專心聽法身則怡悅，悲泣之人涕淚橫流，是則名為身隨於心。菩薩不爾，於身心中俱得自在，是則名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所現身相，猶如微塵，以此微身，悉能遍至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佛世界，無所障礙，而心常定，初不移動，是則名為心不隨身。

「是亦名為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何以復名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聲聞辟支佛等所不能到，菩薩能到，是故名為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聲聞辟支佛等，雖以神通不能變身如細微塵，遍至無量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聲聞緣覺身若動時心亦隨動。菩薩不爾，心雖不動，身無不至，是名菩薩心不隨身。復次善男子！菩薩化身猶如三千大千世界，以此大身入一塵身，其心爾時亦不隨小。聲聞緣覺雖能化身令如三千大千世界，而不能以如此大身入微塵身，於此事中尚自不能，況能令心而不隨動？是名菩薩心不隨身。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一音聲，能令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悉聞，心終不念令是音聲遍諸世界，使諸眾生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而是菩薩亦初不言，我令眾生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菩薩若言，因我說法令諸眾生不聞聞者，

當知是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眾生不聞，我為說者，如此之心是生死心，一切菩薩是心已盡，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所有身心不相隨逐。善男子！一切凡夫身心相隨，菩薩不爾，為化眾生故，雖現身小，心亦不小。何以故？諸菩薩等所有心性常廣大故，雖現大身，心亦不大。云何大身？身如三千大千世界。云何小心，行嬰兒行。以是義故，心不隨身。菩薩摩訶薩已於無量阿僧祇劫，遠酒不飲而心亦動，心無悲苦身亦流淚，實無恐怖身亦戰慄，以是義故，當知菩薩身心自在，不相隨逐。菩薩摩訶薩唯現一身，而諸眾生各各見異。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菩薩摩訶薩先取聲相，所謂象聲馬聲、車聲人聲、貝聲鼓聲、簫笛等聲、歌聲哭聲而修習之，以修習故，能聞無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獄音聲。復轉修習得異耳根，異於聲聞緣覺天耳。何以故？二乘所得清淨耳通，若依初禪淨妙四大，唯聞初禪不聞二禪，乃至四禪亦復如是，雖可一時得聞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音聲，而不能聞無量無邊恒河沙等世界音聲。以是義故，菩薩所得異於聲聞緣覺耳根，以是異故，昔所不聞而今得聞。雖聞音聲，而心初無聞聲之相，不作有相、常相、樂相、我相、淨相、主相依相、作相因相、定相果相，以是義故，諸菩薩等昔所不聞而今得聞。」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若佛所說，不作定相、不作果相，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先說，若人聞是大涅槃經一句一字，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於今，云何復言無定、無果？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定相，即是果相；云何而言無定、無果？聞惡聲故則生惡心，生惡心故則至三塗，若至三塗則是定果；云何而言無定、無果？」

爾時如來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能作是問。若使諸佛說諸音聲有定果相者，則非諸佛世尊之相，是魔王相、生死之相、遠涅槃相。何以故？一切諸佛凡所演說無定果相。善男子！譬如刀中見人面像，豎則見長，橫則見闊，若有定相，云何而得豎則見長、橫則見闊？以是義故，諸佛世尊凡所演說無定果相。善男子！夫涅槃者實非聲果，若使涅槃是聲果者，當知涅槃非是常法。善男子！譬如世間從因生法，有因則有果，無因則無果。因無常故，果亦無常。所以者何？因亦作果，果亦作因，以是義故，一切諸法無有定相。若使涅槃從因生者，因無常故，果亦無常；而是涅槃不從因生，體非是果，是故為常。善男子！以是義故，涅槃之體無定無果。

「善男子！夫涅槃者，亦可言定，亦可言果。云何為定？一切諸佛所有涅槃常樂我淨，是故為定，無生老壞是故為定，一闡提等、犯

四重禁、誹謗方等、作五逆罪，捨除本心，必定得故，是故為定。
「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人聞我說大涅槃一字一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汝於是義，猶未了了。汝當諦聽，吾當為汝更分別之。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以無相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汝所言，聞惡聲故到三塗者，是義不然。何以故？非以惡聲而至三塗，當知是果乃是惡心。所以者何？有善男子、善女人等，雖聞惡聲心不生惡，是故當知，非因惡聲生三塗中。而諸眾生因煩惱結，惡心滋多，生三惡趣，非因惡聲。若聲有定相，諸有聞者一切悉應生於惡心。或有生者，有不生者，是故當知聲無定相。以無定故，雖復因之，不生惡心。」
「世尊！聲若無定，云何菩薩昔所不聞而今得聞？」
「善男子！聲無定相，昔所不聞，令諸菩薩而今得聞，以是義故，我作是說，昔所不聞而今得聞。
「善男子！云何昔所不見而今得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先取明相，所謂日月星宿、[火*定]燎燈燭、珠火之明、藥草等光，以修習故得異眼根，異於聲聞緣覺所得。云何為異？二乘所得清淨天眼，若依欲界四大眼根，不見初禪，若依初禪不見上地，乃至自眼猶不能見，若欲多見，極至三千大千世界。菩薩摩訶薩不修天眼，見妙色身悉是骨相，雖見他方恒河沙等世界色相，不作色相、不作常相、有相、物相、名字等相，作因緣相，不作見相。不言是眼微妙淨相，唯見因緣、非因緣相。云何因緣？色是眼緣，若使是色非因緣者，一切凡夫不應生於見色之相。以是義故，色名因緣。非因緣者，菩薩摩訶薩雖復見之，不生色相，是故非緣。以是義故，菩薩所得清淨天眼，異於聲聞緣覺所得。以是異故，一時遍見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是名菩薩昔所不見而今得見。以是異故，能見微塵，聲聞緣覺所不能見。以是異故，雖見自眼，初無見相，見無常相。見凡夫身三十六物不淨充滿，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以是義故，昔所不見而今得見。若見眾生所有色相，則知其人大小乘根，一觸衣故，亦知是人善惡諸根差別之相，以是義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一見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此知故，昔所不見而今得見。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薩摩訶薩雖知凡夫貪恚癡心，初不作心及心數相，不作眾生及以物相，修第一義畢竟空相。何以故？一切菩薩常善修習空性相故。以修空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云何為知？知無有我、無有我所，知諸眾生皆有佛性，以佛性故，一闡提等捨離本心，悉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

此皆是聲聞緣覺所不能知，菩薩能知，以是義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復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念過去世一切眾生所生種姓、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知識怨憎，於一念中得殊異智，異於聲聞緣覺智慧。云何為異？聲聞緣覺所有智慧，念過去世所有眾生種姓、父母乃至怨憎，而作種姓至怨憎相。菩薩不爾，雖念過去種姓、父母乃至怨憎，終不生於種姓父母怨憎等相，常作法相、空寂之相，是名菩薩昔所不知而今得知。復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得他心智，異於聲聞緣覺所得。云何為異？聲聞緣覺以一念智，知人心時，則不能知地獄、畜生、餓鬼、天心。菩薩不爾，於一念中遍知六趣眾生之心，是名菩薩昔所不知而今得知。復次善男子！復有異知，菩薩摩訶薩於一心中，知須陀洹初心，次第至十六心，以是義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是為菩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二功德。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捨慈得慈，得慈之時，不從因緣。云何名為捨慈得慈？善男子！慈名世諦。菩薩摩訶薩捨世諦慈，得第一義慈，第一義慈不從緣得。復次云何捨慈得慈？慈若可捨，名凡夫慈；慈若可得，即名菩薩無緣之慈。捨一闡提慈、犯四重禁慈、謗方等慈、作五逆慈，得憐愍慈、得如來慈、世尊之慈、無因緣慈。云何復名捨慈得慈？捨黃門慈、無根、二根、女人之慈，屠、膾、獵師、畜養鷄猪如是等慈，亦捨聲聞緣覺之慈，得諸菩薩無緣之慈。不見自慈，不見他慈，不見持戒，不見破戒。雖自見悲，不見眾生。雖有苦受，不見受者。何以故？以修第一真實義故。是名菩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有十事。何等為十？一者根深難可傾拔，二者自身生決定想，三者不觀福田及非福田，四者修淨佛土，五者滅除有餘，六者斷除業緣，七者修清淨身，八者了知諸緣，九者離諸怨敵，十者斷除二邊。云何根深難可傾拔？所言根者，名不放逸。不放逸者為是何根？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根。善男子！一切諸佛諸善根本，皆不放逸，不放逸故，諸餘善根轉轉增長，以能增長諸善根故，於諸善中最為殊勝。善男子！如諸跡中象跡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最為殊勝。善男子！如諸明中，日光為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最為殊勝。善男子！如諸王中轉輪聖王為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第一。善男子！如諸流中四河為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上為最。善男子！如諸山中，須彌山王為最第一；

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第一。善男子！如水生花中，青蓮花為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善男子！如陸生花中，婆利師花為最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善男子！如諸獸中，師子為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善男子！如飛鳥中，金翅鳥王為最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

「善男子！如大身中，羅睺阿修羅王為最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善男子！如一切眾生，若二足、四足、多足、無足中，如來為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善法中為最為上。善男子！如諸眾中，佛、僧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善法中為最為上。善男子！如佛法中，大涅槃法為最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善男子！以是義故，不放逸根，深固難拔。云何不放逸故而得增長？所謂信根、戒根、施根、慧根、忍根、聞根、進根、念根、定根、善知識根，如是諸根，不放逸故而得增長，以增長故深固難拔。以是義故，名為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根深難拔。

「云何於身作決定想？於自身所生決定心：『我今此身於未來世，定當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器。心亦如是，不作狹小，不作變易，不作聲聞、辟支佛心，不作魔心及自樂心、樂生死心，常為眾生求慈悲心。』是名菩薩於自身中生決定心，我於來世當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器，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於自身中生決定想。

「云何菩薩不觀福田及非福田？云何福田？外道、持戒，上至諸佛，是名福田。若有念言：『如是等輩是真福田。』當知是心則為狹劣。菩薩摩訶薩悉觀一切無量眾生無非福田。何以故？以善修習異念處故。有異念處，善修習者，觀諸眾生無有持戒及以毀戒。常觀諸佛世尊所說，施雖四種，俱得清淨報。何等為四？一者施主清淨、受者不淨，二者施主不淨、受者清淨，三者施、受俱淨。四者施、受二俱不淨。

「云何施淨、受者不淨？施主具有戒、聞、智慧，知有慧施及以果報，受者破戒、專著邪見、無施果報，是名施淨受者不淨。

「云何名為受者清淨、施主不淨？施主破戒、專著邪見，言無慧施及以果報，受者持戒，多聞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報，是名施主不淨、受者清淨。

「云何名為施、受俱淨？施者受者，俱有持戒、多聞、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報，是名施受二俱清淨。

「云何名為二俱不淨？施者受者破戒、邪見，言無有施及施果報。若如是者，云何復言得淨果報？以無施無報故名為淨。善男子！若

有不見施及施報，當知是人不名破戒、專著邪見。若依聲聞，言不見施及施果報，是則名為破戒邪見。若依如是大涅槃經，不見惠施及施果報，是則名為持戒正見。菩薩摩訶薩有異念處，以修習故，不見眾生持戒、破戒、施者、受者及施果報，是故得名持戒正見。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不觀福田及非福田。

「云何名為淨佛國土？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殺害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眾生得壽命長，有大勢力，獲大神通。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得壽命長，有大勢力，獲大神通。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偷盜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國土地所有純是七寶，眾生富足，所欲自恣。以此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所得國土純是七寶，眾生富足，所欲自恣。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婬欲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無有貪欲瞋恚癡心，亦無飢渴苦惱之者。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眾生遠離貪婬、瞋恚、癡心，一切無有飢渴苦惱。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妄語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常有花樹、果樹、香樹，所有眾生得妙音聲。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所有國土常有花樹、果樹、香樹，其中眾生悉得清淨上妙音聲。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兩舌，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常共和合，講說正法。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悉共和合，講論法要。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惡口，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地平如掌，無有沙礫瓦石之屬、荊棘惡刺，所有眾生其心平等。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所有國土，地平如掌，無有沙礫、荊棘，惡刺，所有眾生其心平等。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無義語，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無有苦惱。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無有苦惱。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貪嫉，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一切眾生無有貪嫉、惱害、邪見。以此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悉無貪嫉、惱害、邪見。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惱害，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悉共修習大慈大悲，得一子地。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世界所有一切眾生，悉共修習大慈、大悲，得一子地。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邪見，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悉得摩訶般若波羅蜜。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世界眾生悉得受持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名菩薩修淨佛土。

「云何菩薩摩訶薩滅除有餘？有餘有三：一者煩惱餘報，二者餘業，三者餘有。善男子！云何名為煩惱餘報？若有眾生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鴿雀、鴛鴦鸚鵡、耆婆耆婆舍利伽鳥、青雀魚鼈、獼猴麞鹿，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無根、婬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

「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以殷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毒蛇——具四種毒，見毒、觸毒、齧毒、歔毒——師子虎狼、熊羆猫狸、鷹鷂之屬，若得人身，具足十六諸惡律儀，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報。

「復次善男子！若有修習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象猪、牛羊水牛、蚤虱蚊虻、蟻子等形，若得人身，聾、盲、瘖啞、癃殘背僂，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諸根闇鈍，憙犯重戒乃至五錢，是名餘報。

「復次善男子！若有修習憍慢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糞虫、駝驢犬馬，若生人中，受奴婢身、貧窮乞匄，或得出家，常為眾生之所輕賤，破第四戒，是名餘報。如是等名煩惱餘報。如是餘報，菩薩摩訶薩以能修習大涅槃故，悉得除滅。

「云何餘業？謂一切凡夫業，一切聲聞業。須陀洹人受七有業，斯陀含人受二有業，阿那含人受色有業，是名餘業。如是餘業，菩薩摩訶薩以能修習大涅槃故，悉得斷除。

「云何餘有？阿羅漢得阿羅漢果，辟支佛得辟支佛果，無業無結而轉二果，是名餘有。如是三種有餘之法，菩薩摩訶薩修習大乘大涅槃經，故得滅除，是名菩薩摩訶薩滅除有餘。

「云何菩薩修清淨身？菩薩摩訶薩修不殺戒，有五種心，謂下、中、上、上中、上上，乃至正見亦復如是。是五十心，名初發心；具足決定成五十心，是名滿足。如是百心，名百福德。具足百福成於一相。如是展轉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名清淨身。所以復修八十種好，世有眾生事八十神。何等八十？十二日、十二大天、五大星、北斗馬天、行道天、婆羅墮跋闍天、功德天、二十八宿、地天、風天、水天、火天、梵天、樓陀天、因提天、拘摩羅天、八臂天、摩醯首羅天、半闍羅天、鬼子母天、四天王天、造書天、婆藪天，是名八十。為此眾生修八十好以自莊嚴，是名菩薩清淨之身。何以故？是八十天，一切眾生之所信伏，是故菩薩修八十好，其身不動，令彼眾生隨其所信，各各而見，見已宗敬，各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於淨身。

「善男子！譬如有人欲請大王，要當莊嚴所有舍宅，極令清淨，辦具種種百味餚饍，然後王當就其所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欲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輪王故，先當修身極令清淨，無上法王乃當處之。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要當修於清淨之身。善男子！譬如有人欲服甘露，先當淨身。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欲服無上甘露法味般若波羅蜜，要當先以八十種好清淨其身。善男子！譬如妙好金銀盂器，盛之淨水，中表俱淨。菩薩摩訶薩其身清淨亦復如是，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水，中表俱淨。善男子！如波羅榱素白之衣，易受染色。何以故？性白淨故。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以身淨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於淨身。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知諸緣？菩薩摩訶薩不見色相、不見色緣、不見色體、不見色生、不見色滅、不見一相、不見異相、不見見者、不見相貌、不見受者。何以故？了因緣故。如色，一切法亦如是，是名菩薩了知諸緣。

「云何菩薩離諸怨敵？一切煩惱是菩薩怨敵，菩薩摩訶薩常遠離故，是名菩薩壞諸怨敵。五住菩薩視諸煩惱不名為怨。所以者何？因煩惱故，菩薩有生，以有生故，故能展轉教化眾生。以是義故，不名為怨。何等為怨？所謂誹謗方等經者。菩薩隨生，不畏地獄、畜生、餓鬼，唯畏如是謗方等者。一切菩薩有八種魔，名為怨家，遠是八魔，名離怨家，是名菩薩離諸怨家。

「云何菩薩遠離二邊？言二邊者，謂二十五有及愛煩惱。菩薩常離二十五有及愛煩惱，是名菩薩遠離二邊。是名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四功德。」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如佛所說，若有菩薩修大涅槃，悉作如是十事功德。如來何故唯修九事，不修淨土？」

佛言：「善男子！我於往昔亦常具修如是十事。一切菩薩及諸如來無有不修是十事者，若使世界不淨充滿，諸佛世尊於中出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汝今莫謂諸佛出於不淨世界，當知是心不善狹劣。汝今當知，我實不出閻浮提界。譬如有人說言此界獨有日月，他方世界無有日月，如是之言無有義理。若有菩薩發如是言，此佛世界穢惡不淨，他方佛土清淨嚴麗，亦復如是。善男子！西方去此娑婆世界，度三十二恒河沙等諸佛國土，彼有世界名曰無勝。彼土何故名曰無勝？其土所有嚴麗之事，皆悉平等無有差別，猶如西方安樂世界，亦如東方滿月世界。我於彼土出現於世，為化眾生故，於此界閻浮提中現轉法輪。非但我身獨於此中現轉法輪，一切諸佛亦於此中而轉法輪。以是義故，諸佛世尊非不修行如是十事。善男子！慈氏菩薩以誓願故，當來之世，令此世界清淨莊嚴。以是義故，一切諸佛所有世界無不嚴淨。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五功德，有五事。何等為五？一者諸根完具，二者不生邊地，三者諸天愛念，四者常為天魔、沙門、剎利、婆羅門等之所恭敬，五者得宿命智。菩薩以是大涅槃經因緣力故，具足如是五事功德。」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言：「如佛所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於布施，則得具成五事功德，今云何言因大涅槃得是五事？」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之事其義各異，今當為汝分別解說。施得五事，不定、不常、不淨、不勝、不異、非無漏、不能利益安樂憐愍一切眾生。若依如是大涅槃經所得五事，是定、是常、是淨、是勝、是異、是無漏，則能利益安樂憐愍一切眾生。善男子！夫布施者則離飢渴，大涅槃經能令眾生悉得遠離二十五有渴愛之病。布施因緣令生死相續，大涅槃經能令生死斷不相續。因布施故受凡夫法，因大涅槃得作菩薩。布施因緣能斷一切貧窮苦惱，大涅槃經能斷一切貧善法者。布施因緣有分有果，因大涅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分無果。是名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六功德？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得金剛三昧，安住是中，悉能破散一切諸法。見一切法皆是無常、皆是動相、恐怖因緣、病苦劫盜、念念滅壞、無有真實，一切皆是魔之境界，無可見相。菩薩摩訶薩住是三昧，雖施眾生，乃至不見一眾生。實為眾生故，精勤修習尸波羅蜜，乃至修習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菩薩若見有一眾生，不能畢竟具足成就檀波羅蜜乃至具足般若波羅蜜。善男子！譬如金剛，所擬之處無不碎壞，而是金剛無有折損。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所擬之法無不碎

壞，而是三昧無有折損。善男子！如諸寶中金剛最勝，菩薩所得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於諸三昧為最第一。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修是三昧，一切三昧悉來歸屬。善男子！如諸小王悉來歸屬轉輪聖王，一切三昧亦復如是，悉來歸屬金剛三昧。善男子！譬如有人為國怨讎，人所厭患，有人殺之，一切世人無不稱讚是人功德。金剛三昧亦復如是，菩薩修習，能壞一切眾生怨敵，是故常為一切三昧之所宗敬。善男子！譬如有人，其力盛壯，人無當者，復更有人，力能伏之，當知是人世所稱美。金剛三昧亦復如是，力能摧伏難伏之法，以是義故，一切三昧悉來歸屬。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浴，當知是人已用諸河泉池之水。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修習如是金剛三昧，當知已為修習其餘一切三昧。善男子！如香山中有一泉水，名阿那婆踏多，其泉具足八味之水，有人飲之無諸病苦。金剛三昧亦復如是，具八正道，菩薩修習，斷諸煩惱、瘡疣重病。善男子！如人供養摩醯首羅，當知是人已為供養一切諸天。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有人修習，當知已為修習一切諸餘三昧。善男子！若有菩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見一切法無有障礙，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菩薩雖復得如是見，終不作想見一切法。善男子！譬如有人，坐四衢道頭，見諸眾生來、去、坐、臥。金剛三昧亦復如是，見一切法生滅、出沒。善男子！譬如高山，有人登之遠望，諸方皆悉明了。金剛定山亦復如是，菩薩登之，遠望諸法無不明了。善男子！譬如春月，天降甘雨，其滴微緻間無空處，明眼之人見之了了。菩薩亦爾，得金剛定清淨之目，遠見東方所有世界，其中或有國土成壞，一切皆見了了無障，乃至十方亦復如是。善男子！如由乾陀山七日竝出，其山所有樹木叢林一切燒盡。菩薩修習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所有一切煩惱叢林即時消滅。善男子！譬如金剛雖能摧破一切有物，終不生念我能摧破。金剛三昧亦復如是，菩薩修已能破煩惱，終不生念我能壞結。善男子！譬如大地能持萬物，終不生念我力能持，火亦不念我能燒物，水亦不念我能潤漬，風亦不念我能動物，空亦不念我能容受，涅槃亦復不生念言，我令眾生而得滅度。金剛三昧亦復如是，雖能滅除一切煩惱，而初無心言我能滅。若有菩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於一念中變身如佛，其數無量遍滿十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而是菩薩雖作是化，其心初無憍慢之想。何以故？菩薩常念：『誰有是定，能作是化？唯有菩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乃能作耳。』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於一念中遍到十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還其本處。雖有是力，亦不念言，我能如是。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緣力故。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於一念中能斷十方恒河沙等世界眾生所有煩惱，而心初無斷諸眾生煩惱之想。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緣力故。菩薩住是金剛三昧，以一音聲有

所演說，一切眾生各隨種類而得解了。示現一色，一切眾生，各各皆見種種色相。安住一處，身不移易，能令眾生隨其方面各各而見。演說一法，若界、若入，一切眾生各隨本解而得聞之。

「菩薩安住如是三昧，雖見眾生，而心初無眾生之相，雖見男女無男女相，雖見色法無有色相，乃至見識亦無識相，雖見晝夜無晝夜相，雖見一切無一切相，雖見一切煩惱諸結亦無一切煩惱之相，雖見八聖道無聖道相，雖見菩提無菩提相，雖見於涅槃無涅槃相。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諸法本無相故。菩薩以是三昧力故，見一切法如本無相。何故名為金剛三昧？善男子！譬如金剛，若在日中色則不定，金剛三昧亦復如是，在於大眾色亦不定，是故名為金剛三昧。善男子！譬如金剛，一切世人不能評價，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所有功德一切人天不能評量，是故復名金剛三昧。善男子！譬如貧人得金剛寶，則得遠離貧窮困苦、惡鬼邪毒。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得是三昧，則能遠離煩惱諸苦、諸魔邪毒，是故復名金剛三昧。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六功德。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四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五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作是思惟：『何法能為大般涅槃而作近因？』菩薩即知有四種法，為大涅槃而作近因。若言勤修一切苦行，是大涅槃近因緣者，是義不然。所以者何？若離四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何等為四？一者親近善友，二者專心聽法，三者繫念思惟，四者如法修行。善男子！譬如有人身遇眾病，若熱若冷、虛勞下瘧、眾邪鬼毒，到良醫所，良醫即為隨病說藥。是人至心善受醫教，隨教合藥，如法服之，服已病愈，身得安樂。有病之人，喻諸菩薩，大良醫者喻善知識，良醫所說喻方等經，善受醫教喻善思惟方等經義，隨教合藥喻如法修行三十七助道之法，病除愈者喻滅煩惱，得安樂者喻得涅槃、常、樂、我、淨。善男子！譬如有王，欲如法治，令民安樂，諮諸智臣，其法云何？諸臣即以先王舊法而為說之。王既聞已，至心信行，如法治國，無諸怨敵，是故令民安樂無患。善男子！王者喻諸菩薩，諸智臣者喻善知識，智臣為王所說治法喻十二部經，王既聞已至心信行，喻諸菩薩繫心思惟十二部經所有深義，如法治國喻諸菩薩如法修行，所謂六波羅蜜，以能修習六波羅蜜故無諸怨敵，喻諸菩薩已離諸結煩惱惡賊，得安樂者喻諸菩薩得大涅槃常樂我淨。

「善男子！譬如有人遇惡癩病，有善知識而語之言：『汝若能到須彌山邊，病可得差。所以者何？彼有良藥，味如甘露，若能服者，病無不愈。』其人至心信是事已，即往彼山採服甘露，其病除愈，身得安樂。惡癩病者喻諸凡夫，善知識者喻諸菩薩摩訶薩等，至心信受喻四無量心，須彌山者喻八聖道，甘露味者喻於佛性，癩病除愈喻離煩惱，得安樂者喻得涅槃常樂我淨。善男子！譬如有人畜諸弟子聰明大智，是人晝夜常教不倦。諸菩薩等亦復如是，一切眾生有信不信，而常教化無有疲厭。

「善男子！善知識者，所謂菩薩、佛、辟支佛、聲聞、人中信方等者。何故名為善知識耶？善知識者能教眾生遠離十惡，修行十善，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復次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乃至自行正見，教人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為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

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為眾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

「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何以故？以其親近善知識故，因是親近，復得了達十二部經甚深之義。若能聽是十二部經甚深義者，名為聽法，聽法者則是大乘方等經典，聽方等經名真聽法，真聽法者即是聽受大涅槃經，大涅槃中聞有佛性、如來畢竟不般涅槃，是故名為專心聽法，專心聽法名八聖道，以八聖道能斷貪欲、瞋恚愚癡，故名聽法。夫聽法者，名十一空，以此諸空，於一切法不作相貌。夫聽法者名初發心，乃至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因初心得大涅槃，不以聞故得大涅槃，以修習故得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病人，雖聞醫教及藥名字不能愈病，以服食故能得差病。雖聽十二深因緣法，不能得斷一切煩惱，要以繫念，善思惟故，能得除斷，是名第三繫念思惟。復以何義，名繫念思惟？所謂三三昧：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空者於二十五有不見一實，無作者於二十五有不作願求，無相者無有十相，所謂色相、聲相、香相、味相、觸相、生相、住相、滅相、男相、女相，修習如是三三昧者，是名菩薩繫念思惟。云何名為如法修行？如法修行即是修行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知陰入界真實之相，亦如聲聞、緣覺、諸佛，同於一道而般涅槃。法者即是常樂我淨、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飢不渴、不苦不惱、不退不沒。善男子！解大涅槃甚深義者，則知諸佛終不畢竟入於涅槃。

「善男子！第一真實善知識者，所謂菩薩、諸佛世尊。何以故？常以三種善調御故。何等為三？一者畢竟軟語，二者畢竟呵責，三者軟語呵責。以是義故，菩薩諸佛即是真實善知識也。復次善男子！佛及菩薩為大醫故，名善知識。何以故？知病、知藥、應病授藥故。譬如良醫，善八種術，先觀病相。相有三種。何等為三？謂風、熱、水。有風病者，授之蘇油。熱病之人，授之石蜜。水病之人，授之薑湯。以知病根，授藥得差，故名良醫。佛及菩薩亦復如是，知諸凡夫病有三種：一者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癡。貪欲病者教觀骨相，瞋恚病者觀慈悲相，愚癡病者觀十二緣相。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善男子！如大船師，善渡人故，名大船師。諸佛菩薩亦復如是，度諸眾生生死大海。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復次善男子！因佛菩薩，令諸眾生具足修得善法根本故。善男子！譬如雪山，乃是種種微妙上藥根本之處。佛及菩薩亦復如是，

悉是一切善根本處。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雪山之中有上香藥，名曰娑呵，有人見之，得壽無量，無有病苦，雖有四毒不能中傷，若有觸者增長壽命滿百二十，若有念者得宿命智。何以故？藥勢力故。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若有見者，即得斷除一切煩惱，雖有四魔不能干亂，若有觸者命不可夭、不生不死、不退不沒。所謂觸者，若在佛邊聽受妙法。若有念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善男子！如香山中，有阿那婆踏多池水，由是池故，有四大河，所謂恒河、辛頭、私陀、博叉。世間眾生常作是言：『若有罪者，浴此四河，眾罪得滅。』當知此言虛妄不實，除此已往何等為實？諸佛菩薩是乃為實。所以者何？若人親近，則得滅除一切眾罪。以是義故，名善知識。

「復次善男子！譬如大地，所有藥木、一切叢林、百穀甘蔗、花果之屬，值天炎旱將欲枯死，難陀龍王及婆難陀，憐愍眾生，從大海出，降澍甘雨，一切叢林、百穀草木滋潤還生。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所有善根將欲消滅，諸佛菩薩生大慈悲，從智慧海降甘露雨，令諸眾生具足還得十善之法。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善男子！譬如良醫善八種術，見諸病人不觀種姓、端正好醜、錢財寶貨，悉為治之，是故世稱為大良醫。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見諸眾生有煩惱病，不觀種姓、端正好醜、錢財寶貨，生慈愍心，悉為說法，眾生聞已煩惱病除。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以是親近善友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

「云何菩薩聽法因緣而得近於大般涅槃？一切眾生以聽法故，則具信根，得信根故，樂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得須陀洹果乃至佛果，是故當知得諸善法，皆是聽法因緣勢力。善男子！譬如長者惟有一子，遣至他國市易所須，示其道路通塞之處，而復誡之：『若遇婬女，慎莫親愛，若親愛者，喪身殞命及以財寶。弊惡之人，亦莫交遊。』其子敬順父之教勅，身心安樂，多獲寶貨。菩薩摩訶薩為諸眾生敷演法要亦復如是，示諸眾生及四部眾諸道通塞，是諸眾生以聞法故，遠離諸惡，具足善法。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明鏡照人面像，無不明了。聽法明鏡亦復如是，有人照之，則見善惡明了無翳。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估客，欲至寶渚，不知道路，有人示之，其人隨語，即至寶渚，多獲諸珍不可稱計。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欲至善處採取道寶，不知其路通塞之處，菩薩示之，眾生隨已得至善處，獲得無上大涅槃寶。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

「善男子！譬如醉象，狂駃暴惡，多欲殺害。有調象師，以大鐵鉤，鉤斲其頂，即時調順，惡心都盡。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貪欲、

瞋恚、愚癡、醉故，欲多造惡，諸菩薩等，以聞法鈎，斲之令住，更不得起造諸惡心。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是故我於處處經中說：『我弟子專心聽受十二部經，則離五蓋、修七覺分，以是修習七覺分故，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以聽法故須陀洹人離諸恐怖。所以者何？須達長者身遇重病，心大愁怖，聞舍利弗說須陀洹有四功德、十種慰喻，聞是事已，恐怖即除。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何以故？開法眼故。世有三人：一者無目，二者一目，三者二目。言無目者常不聞法，一目之人雖暫聞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專心聽受如聞而行。以聽法故，得知世間如是三人。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善男子！如我昔於拘尸那城，時舍利弗身遇病苦，我時顧命阿難比丘廣為說法。時舍利弗聞是事已，告四弟子：『汝舁我床往至佛所，我欲聽法。』時四弟子即共舁往。既得聞法，聞法力故，所苦除差，身得安隱。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

「云何菩薩思惟因緣而得近於大般涅槃？因是思惟，心得解脫。何以故？一切眾生常為五欲之所繫縛，以思惟故悉得解脫。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一切眾生常為常、樂、我、淨四法之所顛倒，以思惟故，得見諸法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如是見已四倒即斷。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一切諸法有四種相。何等為四？一者生相，二者老相，三者病相，四者滅相。以是四相，能令一切凡夫眾生至須陀洹生大苦惱；若能繫念善思惟者，雖遇此四，不生於苦。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一切善法無不因於思惟而得。何以故？有人雖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專心聽法，若不思惟，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信佛、法、僧，無有變易，而生恭敬，當知皆是繫念思惟因緣力故，因得斷除一切煩惱。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

「云何菩薩如法修行？善男子！斷諸惡法，修習善法，是名菩薩如法修行。復次云何如法修行？見一切法空無所有，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以是見故，寧捨身命，不犯禁戒，是名菩薩如法修行。復次云何如法修行？修有二種：一者真實，二者不實。不實者，不知涅槃、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等相，是名不實。云何真實？能知涅槃、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等相，是名真實。云何名為知涅槃相？涅槃之相凡有八事。何等為八？一者盡、二善性、三實、四真、五常、六樂、七我、八淨，是名涅槃。復有八事。何等為八？一者解脫、二者善性、三者不實、四者不真、五者無常、六者無樂、七者無我、八者無淨。復有六相：一者解脫、

二者善性、三者不實、四者不真、五者安樂、六者清淨。若有眾生依世俗道，斷煩惱者，如是涅槃，則有八事解脫不實。何以故？以不常故。以無常故則無有實，無有實故則無有真，雖斷煩惱，以還起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是名涅槃解脫八事。云何六相？聲聞緣覺斷煩惱故，名為解脫，而未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為不實。以不實故，名為不真。未來之世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無常。以得無漏八聖道故，名為淨樂。善男子！若如是知，是知涅槃，不名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

「云何菩薩知於佛性？佛性有六。何等為六？一常、二淨、三實、四善、五當見、六真。復有七事：一者可證，餘六如上，是名菩薩知於佛性。

「云何菩薩知如來相？如來即是覺相善相，常樂我淨、解脫、真實、示道可見，是名菩薩知如來相。

「云何菩薩知於法相？法者若善、不善，若常、不常，若樂、不樂，若我、無我，若淨、不淨，若知、不知，若解、不解，若真、不真，若修、不修，若師、非師，若實、不實，是名菩薩知於法相。

「云何菩薩知於僧相？僧者若常樂我淨，是弟子相；可見之相，善、真、不實。何以故？一切聲聞得佛道故。何故名真？悟法性故。是名菩薩知於僧相。

「云何菩薩知於實相？實相者，若常、無常，若樂、無樂，若我、無我，若淨、無淨，若善、不善，若有、若無，若涅槃、非涅槃，若解脫、非解脫，若知、不知，若斷、不斷，若證、不證，若修、不修，若見、不見，是名實相，非是涅槃、佛性、如來、法、僧、虛空，是名菩薩因修如是大涅槃故，知於涅槃、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等法，差別之相。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不見虛空。何以故？佛及菩薩雖有五眼所不見故。惟有慧眼乃能見之，慧眼所見無法可見，故名為見。若是無物名虛空者，如是虛空乃名為實，以是實故則名常無，以常無故，無樂、我、淨。善男子！空名無法，無法名空，譬如世間無物名空。虛空之性亦復如是，無所有故名為虛空。善男子！眾生之性與虛空性俱無實性。何以故？如人說言，除滅有物然後作空，而是虛空實不可作。何以故？無所有故。以無有故，當知無空。是虛空性，若可作者則名無常，若無常者不名虛空。善男子！如世間人說言虛空無色、無礙、常不變易，是故世稱虛空之法，為第五大。善男子！而是虛空實無有性，以光明故，故名虛空，實無虛空。猶如世諦，實無其性，為眾生故，說有世諦。善男子！涅槃之體亦復如是，無有住處，直是諸佛斷煩惱處，故名涅

槃，涅槃即是常、樂、我、淨，涅槃雖樂，非是受樂，乃是上妙寂滅之樂。諸佛如來有二種樂：一寂滅樂，二覺知樂。實相之體有三種樂：一者受樂，二寂滅樂，三覺知樂。佛性一樂，以當見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名菩提樂。」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煩惱斷處是涅槃者，是事不然。何以故？如來往昔初成佛道至尼連禪河邊，爾時魔王與其眷屬到於佛所，而作是言：『世尊！涅槃時到何故不入？』佛告魔王：『我今未有多聞弟子，善持禁戒，聰明利智，能化眾生，是故不入。』若言煩惱斷滅之處是涅槃者，諸菩薩等於無量劫已斷煩惱，何故不得稱為涅槃？俱是斷處，何緣獨稱諸佛有之，菩薩無耶？若斷煩惱非涅槃者，何故如來昔告生名婆羅門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如來昔時在毘舍離國，魔復啟請：『如來昔以未有弟子多聞、持戒、聰明、利智、能化眾生，不入涅槃。今已具足，何故不入？』如來爾時即告魔言：『汝今莫生悒遲之想，却後三月吾當涅槃。』世尊！若使滅度非涅槃者，何故如來自期三月當般涅槃？世尊！若斷煩惱是涅槃者，如來往昔，初在道場菩提樹下斷煩惱時，便是涅槃，何故復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世尊！若使爾時是涅槃者，云何方為拘尸那城諸力士等，說言後夜當般涅槃？如來誠實，云何出是虛妄之言？」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若言如來得廣長舌，當知如來於無量劫已離妄語。一切諸佛及諸菩薩，凡所發言，誠諦無虛。善男子！如汝所言，波旬往昔啟請於我入涅槃者，善男子！而是魔王真實不知涅槃定相。何以故？波旬意謂，不化眾生，默然而住，便是涅槃。善男子！譬如世人，見人不言，無所造作，便謂是人，如死無異。魔王波旬亦復如是，意謂如來不化眾生，默無所說，便謂如來入般涅槃。善男子！如來不說佛、法、眾僧無差別相，惟說常住清淨二法無差別耳。善男子！佛亦不說佛及佛性、涅槃無差別相，惟說常恒不變無差別耳。善男子！佛亦不說涅槃、實相無差別相，惟說常有實不變易無差別耳。善男子！爾時我諸聲聞弟子，生於諍訟，如拘睒彌諸惡比丘，違反我教多犯禁戒，受不淨物，貪求利養。向諸白衣而自讚歎我得無漏，謂須陀洹果乃至我得阿羅漢果，毀辱於他，於佛、法、僧、戒律、和上，不生恭敬。公於我前言如是物佛所聽畜，如是等物佛不聽畜。我亦語言如是等物我實不聽，復反我言如是等物實是佛聽。如是惡人不信我言，為是等故，我告波旬，汝莫悒遲，却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因如是等惡比丘故，令諸聲聞、受學弟子，不見我身，不聞我法，便言如來入於涅槃。惟諸菩薩能見我身，常聞我法，是故不言我入涅槃。聲聞弟子雖復發言如來涅槃，而我實不入於涅槃。善男

子！若我所有聲聞弟子說言如來入涅槃者，當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伴黨，邪見惡人，非正見也。若言如來不入涅槃，當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伴黨，正見之人，非惡邪也。

「善男子，我初不見弟子之中，有言如來不化眾生，默然而住，名般涅槃也。善男子！譬如長者，多有子息，捨至他方，未得還頃，諸子並謂父已死矣。而是長者實亦不死，諸子顛倒，皆生死想。聲聞弟子亦復如是，不見我故，便謂如來已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而般涅槃，而我實不般涅槃也，聲聞弟子生涅槃想。善男子！譬如明燈，有人覆之，餘不知者，謂燈已滅，而是明焰，實亦不滅，以不知故生於滅想。聲聞弟子亦復如是，雖有慧目，以煩惱覆，令心顛倒，不見真身，而便生於滅度之想，而我實不取滅度也。

「善男子！如生盲人不見日月，以不見故，不知晝夜明闇之相，以不知故，便說無有日月之實。實有日月，盲者不見，以不見故，生於倒想，言無日月。聲聞弟子亦復如是，如彼生盲，不見如來，便謂如來入於涅槃，如來實不入於涅槃，以倒想故，生如是心。善男子！譬如雲霧覆蔽日月，癡人便言無有日月，日月實有，直以覆故，眾生不見。聲聞弟子亦復如是，以諸煩惱覆智慧眼，不見如來，便言如來入於滅度。善男子！直是如來現嬰兒行，非滅度也。善男子！如閻浮提，日入之時，眾生不見，以黑山障故，而是日性，實無沒入，眾生不見，生沒入想。聲聞弟子亦復如是，為諸煩惱山所障故，不見我身，以不見故，便於如來生滅度想，而我實不趣滅度也。

「是故我於毘舍離國告波旬言，却後三月我當涅槃。善男子！如來玄見迦葉菩薩却後三月善根當熟，亦見香山須跋陀羅竟安居已當至我所，是故我告魔王波旬，却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有諸力士，其數五百，終竟三月，亦當得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為是故，告波旬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純陀等輩及五百梨車、菴羅果女，却後三月，無上道心善根成熟，為是等故，我告波旬，却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須那剎多親近外道尼乾子等，我為說法滿十二年，彼人邪見，不信不受，我知是人邪見根栽，却後三月定可斫伐，我為是故告波旬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善男子！何因緣故我於往昔尼連河邊告魔波旬，我今未有多智弟子，是故不得入涅槃者？我時欲為五比丘等，於波羅榇轉法輪故。復次欲為五比丘等，所謂耶奢、富那、毘摩羅闍、憍梵波提、須婆睺。次復欲為郁伽長者等五十人。次復欲為摩伽陀國頻婆娑羅王等無量人天。次復欲為優樓頻螺迦葉門徒五百比丘。次復欲為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兄弟二人及五百弟子。次復欲為舍利弗、目犍連等二百五十比丘轉妙法輪。是故我告魔王波旬不般涅槃。

「善男子！有名涅槃非大涅槃。云何涅槃非大涅槃？不見佛性而斷煩惱，是名涅槃非大涅槃。以不見佛性故，無常、無我，惟有樂、淨。以是義故，雖斷煩惱，不得名為大般涅槃也。若見佛性能斷煩惱，是則名為大涅槃也。以見佛性故，得名為常樂我淨，以是義故，斷除煩惱，亦得稱為大般涅槃。

「善男子！涅者言不，槃者言織，不織之義名為涅槃。槃又言覆，不覆之義乃名涅槃。槃言去來，不去不來乃名涅槃。槃者言取，不取之義乃名涅槃。槃言不定，定無不定乃名涅槃。槃言新故，無新故義乃名涅槃。槃言障礙，無障礙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有憂羅迦迦毘羅弟子等言，槃者名相，無相之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槃者言有，無有之義乃名涅槃。槃名和合，無和合義乃名涅槃。槃者言苦，無苦之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斷煩惱者不名涅槃，不生煩惱乃名涅槃。善男子！諸佛如來煩惱不起是名涅槃，所有智慧於法無礙是為如來。如來非是凡夫、聲聞、緣覺、菩薩，是名佛性。如來身心智慧，遍滿無量無邊阿僧祇土，無所障礙，是名虛空。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名曰實相。以是義故，如來實不畢竟涅槃。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除斷五事，遠離五事，成就六事，修習五事，守護一事，親近四事，信順一實，心善解脫，慧善解脫。

「善男子！云何菩薩除斷五事？所謂五陰，色受想行識。所言陰者其義何謂？能令眾生生死相續、不離重檐，分散聚合三世所攝，求其義理了不可得，以是諸義，故名為陰。菩薩摩訶薩雖見色陰，不見其相。何以故？於十色中推求其性悉不可得，為世界故說言為陰。受有百八，雖見受陰，初無受相。何以故？受雖百八，理無定實，是故菩薩不見受陰，想行識等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深見五陰，是生煩惱之根本也，以是義故，方便令斷。

「云何菩薩遠離五事？所謂五見。何等為五？一者身見，二者邊見，三者邪見，四者戒取，五者見取。因是五見，生六十二見，因是諸見，生死不絕，是故菩薩防之不近。

「云何菩薩成就六事？謂六念處。何等為六？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念天，五者念施，六者念戒，是名菩薩成就六事。

「云何菩薩修習五事？所謂五定：一者知定，二者寂定，三者身心受快樂定，四者無樂定，五者首楞嚴定。修習如是五種定心，則得近於大般涅槃，是故菩薩勤心修習。

「云何菩薩守護一事？謂菩提心。菩薩摩訶薩常勤守護是菩提心，猶如世人守護一子，亦如瞎者護餘一目，如行壙野守護導者。菩薩守護菩提之心，亦復如是，因護如是菩提心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常、樂、我、淨具足而有，即是無上大般涅槃，是故菩薩守護一法。
「云何菩薩親近四事？謂四無量心。何等為四？一者大慈，二者大悲，三者大喜，四者大捨。因是四心，能令無量無邊眾生發菩提心，是故菩薩繫心親近。
「云何菩薩信順一實？菩薩了知一切眾生皆歸一道，一道者謂大乘也。諸佛菩薩為眾生故，分之為三，是故菩薩信順不逆。
「云何菩薩心善解脫？貪、恚、癡心永斷滅故，是名菩薩心善解脫。
「云何菩薩慧善解脫？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知無障礙，是名菩薩慧善解脫。因慧解脫昔所不聞而今得聞，昔所不見而今得見，昔所不到而今得到。」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世尊！如佛所說心解脫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心本無繫。所以者何？是心本性，不為貪欲、瞋恚、愚癡諸結所繫。若本無繫，云何而言心善解脫？世尊！若心本性不為貪結之所繫者，何等因緣而能得繫？如人搆角，本無乳相，雖加功力，乳無由出。搆乳之者，不得如是，加功雖少，乳則多出。心亦如是，本無貪者，今云何有？若本無貪，後方有者，諸佛菩薩本無貪相，今悉應有。世尊！譬如石女，本無子相，雖加功力無量因緣，子不可得。心亦如是，本無貪相，雖造眾緣，貪無由生。世尊！如攢濕木，火不可得。心亦如是，雖復攢求，貪不可得。云何貪結能繫於心？世尊！譬如押沙，油不可得。心亦如是，雖復押之，貪不可得。當知貪、心，二理各異，設復有之，何能污心？世尊！譬如有人，安橛於空，終不得住。安貪於心，亦復如是，種種因緣，不能令貪繫縛於心。世尊！若心無貪名解脫者，諸佛菩薩何故不拔虛空中刺？世尊！過去世心，不名解脫。未來世心，亦無解脫。現在世心，不與道共。何等世心名得解脫？世尊！如過去燈不能滅闇，未來世燈亦不滅闇，現在世燈復不滅闇。何以故？明之與闇，二不並故。心亦如是，云何而言心得解脫？世尊！貪亦是有，若貪無者，見女相時，不應生貪；若因女相，而得生者，當知是貪，真實而有，以有貪故，墮三惡道。世尊！譬如有人，見畫女像，亦復生貪，以生貪故，得種種罪；若本無貪，云何見畫而生於貪？若心無貪，云何如來說言菩薩心得解脫？若心有貪，云何見相然後方生，不見相者則不生也？我今現見有惡果報，當知有貪，瞋恚、愚癡亦復如是。世尊！譬如眾生，有身無我，而

諸凡夫，橫計我想，雖有我想，不墮三惡。云何貪者，於無女相而起女想，墮三惡道？世尊！譬如攢木而生於火，然是火性眾緣中無，以何因緣而得生耶？世尊！貪亦如是，色中無貪，香味觸法亦復無貪，云何於色、香、味、觸、法，生於貪耶？若眾緣中悉無貪者，云何眾生獨生於貪？諸佛菩薩而不生耶？世尊！心亦不定，若心定者，無有貪欲、瞋恚、愚癡。若不定者，云何而言心得解脫？貪亦不定，若不定者，云何因之生三惡趣？貪者、境界，二俱不定。何以故？俱緣一色，或生於貪、或生於瞋、或生愚癡，是故貪者及與境界二俱不定，若俱不定，何故如來說言菩薩修大涅槃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心亦不為貪結所繫、亦非不繫，非是解脫、非不解脫，非有、非無，非現在、非過去、非未來。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諸法無有自性故。善男子！有諸外道作如是言：『因緣和合則有果生，若眾緣中本無生性而能生者，虛空不生亦應生果。虛空不生非是因故，以眾緣中本有果性，是故合集而得生果。所以者何？如提婆達欲造牆壁，則取泥土，不取彩色。欲造畫像，則集彩色，不取草木。作衣取縷，不取泥木。作舍取泥，不取縷線。以人取故，當知是中各能生果，以能生果故，當知因中必先有性，若無性者一物之中應當出生一切諸物。若是可取、可作、可出，當知是中必先有果。若無果者，人則不取、不作、不出。惟有虛空無取、無作，故能出生一切萬物。以有因故，如尼拘陀子作尼拘陀樹，乳有醍醐，縷中有布，泥中有瓶。』善男子，一切凡夫無明所盲作是定說，色有著義，心有貪性。復言：『凡夫心有貪性、亦解脫性，遇貪因緣心則生貪，若遇解脫心則解脫。』雖作此說，是義不然。有諸凡夫復作是言：『一切因中，悉無有果。因有二種：一者微細，二者麁大。細即是常，麁則無常。從微細因轉成麁因，從此麁因轉復成果。麁無常故，果亦無常。』善男子！有諸凡夫復作是言：『心亦無因，貪亦無因，以時節故則生貪心。』如是等輩，以不能知心因緣故，輪迴六趣，具受生死。

「善男子！譬如枷犬，繫之於柱，終日繞柱，不能得離。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被無明枷繫生死柱，繞二十五有，不能得離。善男子！譬如有人墮於圊廁，既得出已，而復還入。如人病差，還為病因。如人涉路，值空曠處，既得過已，而復還來。又如淨洗，還塗泥土。一切凡夫亦復如是，已得解脫，無所有處。唯未得脫非非想處，而復還來至三惡趣。何以故？一切凡夫惟觀於果，不觀因緣，如犬逐塊，不逐於人。凡夫之人亦復如是，惟觀於果，不觀因緣，以不觀故，從非想退還三惡趣。

「善男子！諸佛菩薩終不定說，因中有果、因中無果、及有無果、非有非無果。若言因中先定有果、及定無果、定有無果、定非有非無果，當知是等皆魔伴黨，繫屬於魔，即是愛人；如是愛人，不能永斷生死繫縛，不知心相及以貪相。善男子！諸佛菩薩顯示中道。何以故？雖說諸法非有非無，而不決定。所以者何？因眼、因色、因明、因心、因念，識則得生，是識決定不在眼中、色中、明中、心中、念中，亦非中間、非有、非無，從緣生故，名之為有，無自性故名之為無，是故如來說言諸法非有、非無。善男子！諸佛菩薩終不定說心有淨性及不淨性，淨不淨性，心無住處故。從緣生貪，故說非無，本無貪性，故說非有。善男子！從因緣故心則生貪，從因緣故心則解脫。善男子！因緣有二：一者隨於生死，二者隨大涅槃。

「善男子！有因緣故，心共貪生共貪俱滅，有共貪生不共貪滅，有不共貪生共貪俱滅，有不共貪生不共貪滅。

「云何心共貪生共貪俱滅？善男子！若有凡夫未斷貪心、修習貪心，如是之人，心共貪生心共貪滅。一切眾生不斷貪心，心共貪生心共貪滅。如欲界眾生，一切皆有初地味禪，若修、不修，常得成就，遇因緣故，即便得之，言因緣者謂火災也。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若修、不修，心共貪生，心共貪滅。何以故？不斷貪故。

「云何心共貪生不共貪滅？聲聞弟子有因緣故，生於貪心，畏貪心故，修白骨觀，是名心共貪生不共貪滅。復有心共貪生不共貪滅，如聲聞人未證四果，有因緣故生於貪心，證四果時貪心得滅，是名心共貪生不共貪滅。菩薩摩訶薩得不動地時，心共貪生不共貪滅。

「云何不共貪生共貪俱滅？若菩薩摩訶薩斷貪心已，為眾生故示現有貪，以示現故，能令無量無邊眾生諮受善法，具足成就，是名不共貪生共貪俱滅。

「云何不共貪生不共貪滅？謂阿羅漢、緣覺、諸佛，除不動地其餘菩薩，是名不共貪生不共貪滅。以是義故，諸佛菩薩不決定說心性本淨、性本不淨。

「善男子，是心不與貪結和合，亦復不與瞋癡和合。善男子！譬如日月，雖為烟塵、雲霧及羅睺羅之所覆蔽，以是因緣令諸眾生不能得見，雖不可見日月之性，終不與彼五翳和合。心亦如是，以因緣故，生於貪結。眾生雖說心與貪合，而是心性實不與合。若是貪心即是貪性，若是不貪即不貪性，不貪之心不能為貪，貪結之心不能不貪。善男子！以是義故，貪欲之結不能污心。諸佛菩薩永破貪結，是故說言心得解脫。一切眾生從因緣故，生於貪結，從因緣故，心得解脫。

「善男子！譬如雪山懸峻之處，人與獼猴俱不能行。或復有處，獼猴能行，人不能行。或復有處，人與獼猴二俱能行。善男子！人與獼猴能行處者，如諸獵師，純以黐膠，置之案上用捕獼猴。獼猴癡故，往手觸之，觸已粘手，欲脫手故，以脚踏之，脚復隨著。欲脫脚故，以口齧之，口復粘著，如是五處悉無得脫。於是獵師以杖貫之，負還歸家。雪山嶮處喻佛菩薩所得正道。獼猴者喻諸凡夫。獵師者喻魔波旬。黐膠者喻貪欲結。人與獼猴俱不行者，喻諸凡夫、魔王波旬俱不能行。獼猴能行，人不能者，喻諸外道有智慧者，諸惡魔等雖以五欲不能繫縛。人與獼猴俱能行者，一切凡夫及魔波旬常處生死不能修行，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波旬自在將去，如彼獵師黐捕獼猴，檐負歸家。

「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己界，身心安樂，若至他界，則得眾苦。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云何名為繫屬於魔？有諸眾生無常見常、常見無常，苦見於樂、樂見於苦，不淨見淨、淨見不淨，無我見我、我見無我，非實解脫橫見解脫、真實解脫見非解脫，非乘見乘、乘見非乘，如是之人名繫屬魔，繫屬魔者心不清淨。復次善男子！若見諸法真實是有，總別定相。當知是人，若見色時，便作色相，乃至見識亦作識相，見男男相、見女女相、見日日相、見月月相、見歲歲相、見陰陰相、見入入相、見界界相，如是見者，名繫屬魔。繫屬魔者心不清淨。復次善男子！若見我是色、色中有我、我中有色、色屬於我，乃至見我是識、識中有我、我中有識、識屬於我，如是見者，繫屬於魔，非我弟子。善男子！我聲聞弟子遠離如來十二部經，修習種種外道典籍，不修出家、寂滅之法，純營世俗在家之事。何等名為在家事也？受畜一切不淨之物，奴婢、田宅、象馬、車乘、駝驢鷄犬、獼猴猪羊、種種穀麥，遠離師、僧，親附白衣，違反聖教，向諸白衣作如是言：『佛聽比丘受畜種種不淨之物。』是名修習在家之事。有諸弟子不為涅槃，但為利養，親近聽受十二部經，招提僧物及僧鬘物，衣著食噉，如自己有，慳惜他家，及以稱譽、親近國王及諸王子，卜 筮吉凶推步盈虛，圍碁六博摴蒱投壺，親近比丘尼及諸處女，畜二沙彌，常遊屠獵、酤酒之家，及旃陀羅所住之處，種種販賣、手自作食、受使隣國通致信命，如是之人當知即是魔之眷屬，非我弟子。以是因緣，心共貪生、心共貪滅。乃至癡心，共生共滅亦復如是。

「善男子！以是因緣，心性不淨、亦非不淨，是故我說心得解脫。若有不受不畜一切不淨之物，為大涅槃受持、讀誦十二部經，書寫解說，當知是等，真我弟子，不行惡魔波旬境界，即是修習三十七

品，以修習故，不共貪生、不共貪滅，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五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六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六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九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初發五事悉得成就。何等為五？一者信、二者直心、三者戒、四者親近善友、五者多聞。

「云何為信？菩薩摩訶薩信於三寶、施有果報，信於二諦，一乘之道更無異趣，為諸眾生速得解脫，諸佛菩薩分別為三。信第一義諦，信善方便，是名為信。如是信者，若諸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一切眾生所不能壞。因是信故，得聖人性。修行布施，若多、若少，悉得近於大般涅槃，不墮生死。戒、聞、智慧亦復如是。是名為信。雖有是信，而亦不見，是為菩薩修大涅槃成就初事。

「云何直心？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作質直心。一切眾生若遇因緣則生諂曲，菩薩不爾。何以故？善解諸法悉因緣故。菩薩摩訶薩雖見眾生諸惡過咎，終不說之。何以故？恐生煩惱，若生煩惱則墮惡趣。如是菩薩若見眾生有少善事，則讚歎之。云何為善？所謂佛性。讚佛性故，令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摩訶薩讚歎佛性，令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初開涅槃經時，說有三種：一者若有病人得良醫藥及瞻病者，病則易差，如其不得則不可愈；二者若得、不得，悉不可差；三者若得不得，悉皆可差。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妙法，則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其不遇，則不能發，所謂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呵羅漢、辟支佛。

「二者雖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妙法，亦不能發，若其不遇亦不能發，謂一闡提。

「三者若遇、不遇，一切悉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謂菩薩。若言遇與不遇，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如來今者云何說言，因讚佛性，令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妙法，及以不遇，悉不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知是義亦復不然。何以故？如是之人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一闡提輩以佛性故，若聞、不聞悉亦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世尊！如佛所說，何等名為一闡提耶？謂斷善根。如是

之義，亦復不然。何以故？不斷佛性故。如是佛性理不可斷，云何佛說斷諸善根？如佛往昔說十二部經，善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常者不斷，無常者斷。無常可斷，故墮地獄。常不可斷，何故不遮，佛性不斷，非一闡提？如來何以作如是說，言一闡提？世尊！若因佛性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故如來廣為眾生說十二部經？世尊！譬如四河，從阿那婆踏多池出。若有天、人、諸佛世尊說言，是河不入大海，當還本源，無有是處。菩提之心亦復如是，有佛性者，若聞、不聞，若戒、非戒，若施、非施，若修、不修，若智、非智，悉皆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如優陀延山，日從中出，至于正南。日若念言，我不至西，還東方者，無有是處。佛性亦爾，若不聞、不戒、不施、不修、不智、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無有是處。世尊！諸佛如來說因果性非有非無，如是之義，是亦不然。何以故？如其乳中無酪性者，則無有酪。尼拘陀子無五丈性者，則不能生五丈之質。若佛性中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樹者，云何能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樹？以是義故，所說因果，非有非無，如是之義，云何相應？」

爾時世尊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世有二人，甚為希有，如優曇花：一者不行惡法，二者有罪能悔，如是之人甚為希有。復有二人：一者作恩，二者念恩。復有二人：一者諮受新法，二者溫故不忘。復有二人：一者造新，二者修故。復有二人：一樂聞法，二樂說法。復有二人：一善問難，二善能答。善問難者，汝身是也。善能答者，謂如來也。善男子！因是善問，即得轉于無上法輪，能枯十二因緣大樹，能度無邊生死大河，能與魔王波旬共戰，能摧波旬所立勝幢。善男子！如我先說，三種病人值遇良醫、瞻病好藥，及以不遇，病悉得差，是義云何？若得、不得，謂定壽命。所以者何？是人已於無量世中修三種善，謂上、中、下，以修如是三種善故，得定壽命。如欝單越人，壽命千年。有遇病者，若得良醫好藥瞻病，及以不得，悉皆得差。何以故？得定命故。

「善男子！如我所說，若有病人得遇良醫好藥瞻病，病得除差，若不遇者則不得差，是義云何？善男子！如是之人壽命不定。命雖不盡，有九因緣，能夭其壽。何等為九？一者知食不安，而反食之；二者多食；三者宿食不消，而復更食；四者大小便利，不隨時節；五者病時不隨醫教；六者不隨瞻病教勅；七者強耐不吐；八者夜行，以夜行故，惡鬼打之；九者房室過度。以是緣故，我說病者若遇醫藥病則可差，若不遇者則不可愈。善男子！如我先說，若遇不遇俱不差者，是義云何？有人命盡，若遇不遇悉不可差。何以故？以命盡故。以是義故，我說病人若遇醫藥及以不遇悉不得差。眾生亦爾，發菩提心者，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諮受深法，若不遇之，

皆悉當成。何以故？以其能發菩提心故，如欝單越人得定壽命。如我所說，從須陀洹至辟支佛，若聞善友、諸佛菩薩所說深法，則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不值遇諸佛菩薩聞說深法，則不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不定命，以九因緣，命則中夭。如彼病人值遇醫藥病則得差，若不遇者病則不差，是故我說遇佛菩薩聞說深法則能發心，若不值遇則不能發。

「如我先說，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深法，若不值遇，俱不能發，是義云何？善男子！一闡提輩，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深法，及以不遇，俱不得離一闡提心。何以故？斷善法故。一闡提輩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若能發於菩提之心，則不復名一闡提也。善男子！以何緣故，說一闡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闡提輩實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命盡者雖遇良醫好藥瞻病不能得差。何以故？以命盡故。

「善男子！一闡名信，提名不具，不具信故名一闡提。佛性非信，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闡名善方便，提名不具，修善方便不具足故，名一闡提。佛性非是修善方便，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闡名進，提名不具，進不具故名一闡提。佛性非進，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闡名念，提名不具，念不具故名一闡提。佛性非念，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闡名定，提名不具，定不具故，名一闡提。佛性非定，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闡名慧，提名不具，慧不具故，名一闡提。佛性非慧，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闡名無常善，提名不具。以無常善不具足故，名一闡提。佛性是常、非善非不善。何以故，善法要從方便而得。而是佛性，非方便得，是故非善。何故復名非不善耶？能得善果故，善果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善法者生已得故，而是佛性非生已得，是故非善。以斷生得諸善法故，名一闡提。

「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一闡提有佛性者，云何不遮地獄之罪？善男子！一闡提中無有佛性。善男子！譬如有王，聞箜篌音，其聲清妙，心即耽著，喜樂愛念情無捨離，即告大臣：『如是妙音從何處出？』大臣答言：『如是妙音從箜篌出。』王復語言：『持是聲來。』爾時大臣即持箜篌置於王前，而作是言：『大王當知，此即是聲。』王語箜篌：『出聲，出聲！』而是箜篌聲亦不出。爾時大王即斷其絃聲亦不出，取其皮木悉皆析裂，推求其聲了不能得。爾時大王即瞋大臣：『云何乃作如是妄語？』大臣白王：『夫取聲者，法不如是。應以眾緣，善巧方便，聲乃出耳。』眾生佛性亦復如是，無有住處，以善方便，故得可見，以可見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闡提輩不見佛性，云何能遮三惡道罪？善男子！若一闡

提信有佛性，當知是人不至三惡，是亦不名一闡提也。以不自信有佛性故即墮三惡，墮三惡故名一闡提。

「善男子！如汝所說，若乳無酪性，不應出酪。尼拘陀子無五丈性，則不應有五丈之質。愚癡之人作如是說，智者終不發如是言。何以故？以無性故。善男子！如其乳中有酪性者，不應復假眾緣力也。善男子！如水乳雜，臥至一月終不成酪。若以一涕頗求樹汁投之於中，即便成酪。若本有酪，何故待緣？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假眾緣故則便可見，假眾緣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待眾緣然後成者即是無性，以無性故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常讚人善，不訟彼缺，名質直心。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質直心也？菩薩摩訶薩常不犯惡，設有過失即時懺悔，於師同學終不覆藏，慚愧自責不敢復作，於輕罪中生極重想。若人詰問，答言實犯。復問是罪為好不好？答言不好。復問是罪為善不善？答言不善。復問是罪是善果耶不善果耶？答言是罪，實非善果。又問是罪誰之所造？將非諸佛、法、僧所作？答言非佛、法、僧，我所作也，乃是煩惱之所搆集。以直心故信有佛性，信佛性故則不得名一闡提也。以直心故名佛弟子，若受眾生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種各千萬，不足為多，是名菩薩質直心也。

「云何菩薩修治於戒？菩薩摩訶薩受持禁戒，不為生天、不為恐怖，乃至不受狗戒、鷄戒、牛戒、雉戒，不作破戒、不作缺戒、不作瑕戒、不作雜戒、不作聲聞戒，受持菩薩摩訶薩戒、尸羅波羅蜜戒、得具足戒，不生憍慢，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具足第三戒。

「云何菩薩親近善友？菩薩摩訶薩常為眾生說於善道，不說惡道，說於惡道非善果報。善男子！我身即是一切眾生真善知識，是故能斷富伽羅婆羅門所有邪見。善男子！若有眾生親近我者，雖有生於地獄因緣，即得生天。如須那剎多等應墮地獄，以見我故，即得斷除地獄因緣，生於色天。雖有舍利弗、目犍連等，不名眾生真善知識。何以故？生一闡提心因緣故。善男子！我昔住於波羅榛國時，舍利弗教二弟子，一觀白骨，一令數息。經歷多年各不得定，以是因緣即生邪見，言：『無涅槃、無漏之法，設其有者我應得之。何以故？我能善持所受戒故。』我於爾時，見是比丘生此邪心，喚舍利弗而呵責之：『汝不善教，云何乃為是二弟子顛倒說法？汝二弟子其性各異，一主浣衣，一是金師。金師之子應教數息，浣衣之人應教骨觀。以汝錯教，令是二人生於惡邪。』我於爾時為是二人如應說法，二人聞已得阿羅漢果。是故我為一切眾生真善知識，非舍利弗、目犍連等。若使眾生有極重結，得遇我者，我以方便即為斷之。如我弟難陀有極重欲，我以種種善巧方便而為除斷。鴦掘魔羅有重瞋恚，以見我故瞋恚即息。阿闍世王有重愚癡，以見我故癡心

即滅。如婆熙伽長者於無量劫修習成就極重煩惱，以見我故即便斷滅。設有弊惡廝下之人親近於我作弟子者，以是因緣，一切人天恭敬愛念。尸利毱多邪見熾盛，因見我故，邪見即滅。因見我故，斷地獄因，作生天緣，如氣噓旃陀羅。命垂終時，因見我故，還得壽命，如憍尸迦。狂心錯亂，因見我故，還得本心，如瘦瞿曇彌。屠家之子，常修惡業，以見我故，即便捨離，如闡提比丘。因見我故，寧捨身命，不毀禁戒，如草繫比丘。以是義故，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我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具足第四親善知識。

「云何菩薩具足多聞？菩薩摩訶薩為大涅槃，十二部經書寫、讀誦、分別解說，是名菩薩具足多聞。除十一部，惟毘佛略，受持讀誦、書寫解說，亦名菩薩具足多聞。除十二部經，若能受持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書寫讀誦、分別解說，是名菩薩具足多聞。除是經典具足全體，若能受持一四句偈；復除是偈，若能受持如來常住、性無變易，是名菩薩具足多聞。復除是事，若知如來常不說法，亦名菩薩具足多聞。何以故？法無性故。如來雖說一切諸法，常無所說。是名菩薩修大涅槃，成就第五具足多聞。

「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為大涅槃具足成就如是五事，難作能作、難忍能忍、難施能施。云何菩薩難作能作？若聞有人食一胡麻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信是語故，乃至無量阿僧祇劫常食一麻。若聞入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無量劫在阿鼻地獄入熾火聚，是名菩薩難作能作。云何菩薩難忍能忍？若聞受苦、手杖刀石斫打因緣，得大涅槃，即於無量阿僧祇劫身具受之，不以為苦，是名菩薩難忍能忍。云何菩薩難施能施？若聞能以國城、妻子、頭目髓腦，惠施於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於無量阿僧祇劫，以其所有國城、妻子、頭目髓腦，惠施於人，是名菩薩難施能施。菩薩雖復難作能作，終不念言是我所作；難施能施，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父母惟有一子，愛之甚重，以好衣裳、上妙甘饍，隨時將養，令無所乏。其子若於是父母所，生輕慢心，惡口罵辱。父母愛故不生瞋恨，亦不念言我與是兒衣服飲食。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視諸眾生猶如一子，若子遇病父母亦病，為求醫藥勤而療之，病既差已，終不生念，我為是兒療治病苦。菩薩亦爾，見諸眾生遇煩惱病，生愛念心而為說法，以聞法故諸煩惱斷，煩惱斷已終不念言，我為眾生斷諸煩惱。若生此念，終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惟作是念，無一眾生我為說法，令斷煩惱。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不瞋不喜。何以故？善能修習空三昧故。菩薩若修空三昧者，當於誰所生瞋生喜？善男子！譬如山林猛火所焚，若人斫伐或

為水漂，而是林木當於誰所生瞋生喜？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諸眾生無瞋無喜。何以故？修空三昧故。」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一切諸法，性自空耶？空空故空。若性自空者，不應修空，然後見空。云何如來言以修空而見空也？若性自不空，雖復修空，不能令空。」
「善男子！一切諸法性本自空。何以故？一切法性不可得故。善男子！色性不可得。云何色性？色性者，非地、水、火、風，不離地、水、火、風，非青黃赤白，不離青黃赤白，非有非無，云何當言色有自性？以性不可得，故說為空。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以相似相續故，凡夫見已，說言諸法性不空寂。菩薩摩訶薩具足五事，是故見法性本空寂。善男子！若有沙門及婆羅門，見一切法性不空者，當知是人，非是沙門、非婆羅門，不得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不得現見諸佛菩薩，是魔眷屬。善男子！一切諸法，性本自空，亦因菩薩修習空故，見諸法空。善男子！如一切法性無常故，滅能滅之。若非無常，滅不能滅。有為之法有生相故生能生之，有滅相故滅能滅之。一切諸法有苦相故，苦能令苦。善男子！如鹽性醎能醎異物，石蜜性甘能甘異物，苦酒性酢能酢異物，薑本性辛能辛異物，訶梨勒苦能苦異物，菴羅果酸能酸異物，毒性能害令異物害，甘露之性令人不死，若合異物亦能不死。菩薩修空亦復如是，以修空故，見一切法性皆空寂。」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復作是言：「世尊！若鹽能令非醎作醎，修空三昧若如是者，當知是定非善、非妙，其性顛倒。若空三昧惟見空者，定是無法，為何所見？」
「善男子！是空三昧見不空法，能令空寂，然非顛倒。如鹽非醎作醎，是空三昧亦復如是，不空作空。善男子！貪是有性，非是空性。貪若是空，眾生不應以是因緣墮於地獄；若墮地獄，云何貪性當是空耶？善男子！色性是有。何等色性？所謂顛倒。以顛倒故，眾生生貪。若是色性非顛倒者，云何能令眾生生貪？以生貪故，當知色性非不是有。以是義故，修空三昧非顛倒也。善男子！一切凡夫，若見女人即生女相。菩薩不爾，雖見女人不生女相，以不生相貪則不生，貪不生故非顛倒也。以世間人見有女相故，菩薩隨說言有女人。若見男時，說言是女，則是顛倒。是故我為闍提說言：『汝婆羅門，若以晝為夜，是即顛倒。以夜為晝是亦顛倒。』晝為晝相，夜為夜相，云何顛倒？善男子！一切菩薩住九地者，見法有性，以是見故，不見佛性，若見佛性，則不復見一切法性。以修如是空三昧故，不見法性，以不見故，則見佛性。諸佛菩薩有二種說：一者有性，二者無性。為眾生故說有法性，為諸賢聖說無法性。為不空者見法空故，修空三昧，令得見空。無法性者亦修空，

故空。以是義故，修空見空。善男子！汝言見空，空是無法，為何所見者？善男子！如是，如是，菩薩摩訶薩實無所見。無所見者即無所有，無所有者即一切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是故菩薩見一切法性無所有。善男子！菩薩不但因見三昧而見空也，般若波羅蜜亦空，禪波羅蜜亦空，毘梨耶波羅蜜亦空，羼提波羅蜜亦空，尸波羅蜜亦空，檀波羅蜜亦空，色亦空、眼亦空、識亦空，如來亦空、大般涅槃亦空，是故菩薩見一切法皆悉是空。是故我在迦毘羅城告阿難言：『汝莫愁惱悲泣啼哭。』阿難即言：『如來世尊！我今眷屬悉皆死喪，云何當得不愁啼耶？如來與我俱生此城，俱同釋種，親戚眷屬，云何如來獨不愁惱，光顏更顯？』善男子！我復告言：『阿難！汝見迦毘真實而有，我見空寂悉無所有。汝見釋種悉是親戚，我修空故悉無所見。以是因緣汝生愁苦，我身容顏益更光顯。』諸佛菩薩修習如是空三昧故，不生愁惱，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成就具足第九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最後第十功德？善男子！菩薩修習三十七品，入大涅槃，常、樂、我、淨，為諸眾生分別解說大涅槃經，顯示佛性。若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信是語者，悉得入於大般涅槃。若不信者，輪迴生死。」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眾生於是經中不生恭敬？」

「善男子！我涅槃後，有聲聞弟子，愚癡破戒，喜生鬪諍，捨十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貿易凡木，以金易鍮石，銀易白鑞，絹易氎褐，以甘露味易於惡毒。云何栴檀貿易凡木？如我弟子為供養故，向諸白衣演說經法，白衣情逸，不喜聽聞，白衣處高，比丘在下，兼以種種餚饍飲食而供給之，猶不肯聽，是名栴檀貿易凡木。云何以金貿易鍮石？鍮石喻色、聲、香、味、觸，金喻於戒。我諸弟子以色因緣，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貿易鍮石。云何以銀易於白鑞？銀喻十善，鑞喻十惡。我諸弟子放捨十善，行十惡法，是名以銀貿易白鑞。云何以絹貿易氎褐？氎褐喻於無慚無愧，絹喻慚愧。我諸弟子放捨慚愧，習無慚愧，是名以絹貿易氎褐。云何甘露貿易毒藥？毒藥喻於種種利養，甘露喻於諸無漏法。我諸弟子為利養故，向諸白衣若自讚譽，言得無漏，是名甘露貿易毒藥。

「以如是等惡比丘故，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廣行流布於閻浮提。當是時也，有諸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是經廣說流布，當為如是諸惡比丘之所殺害。時惡比丘共相聚集，立嚴峻制：『若有受持大涅槃經，

書寫讀誦分別說者，一切不得共住共坐，談論語言。何以故？涅槃經者非佛所說，邪見所造，邪見之人即是六師。六師經典非佛經典。所以者何？一切諸佛悉說諸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若言諸法常、樂、我，淨，云何當是佛所說經？諸佛菩薩聽諸比丘畜種種物，六師所說不聽弟子畜一切物，如是之義，云何當是佛之所說？諸佛菩薩不制弟子斷牛五味及以食肉，六師不聽食五種鹽、五種牛味及以脂血，若斷是者，云何當是佛之正典？諸佛菩薩說於三乘，而是經中純說一乘，謂大涅槃，如此之言云何當是佛之正典？諸佛畢竟入於涅槃，是經言佛常樂我淨，不入涅槃，是經不在十二部數，即是魔說，非是佛說。』善男子！如是之人雖我弟子，不能信順是涅槃經。善男子！當爾之時若有眾生信此經典乃至半句，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因如是信，即見佛性，入於涅槃。」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來今日善能開示大涅槃經。世尊！我因是事，即得悟解大涅槃經一句半句，以解一句至半句故見少佛性。如佛所說，我亦當得入大涅槃。」

「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十功德。」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六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一

爾時佛告一切大眾：「諸善男子！汝等若疑，有佛、無佛，有法、無法，有僧、無僧，有苦、無苦，有集、無集，有滅、無滅，有道、無道，有實、無實，有我、無我，有樂、無樂，有淨、無淨，有常、無常，有乘、無乘，有性、無性，有眾生、無眾生，有有、無有，有真、無真，有因、無因，有果、無果，有作、無作，有業、無業，有報、無報者，今恣汝所問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我實不見，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沙門、若婆羅門，有來問我不能答者。」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師子吼，即從座起，斂容整服，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適欲問，如來大慈復垂聽許？」

爾時佛告諸大眾言：「諸善男子！汝等今當於是菩薩，深生恭敬、尊重讚歎，應以種種香花伎樂、瓔珞幡蓋、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房舍殿堂，而供養之，迎來送去。所以者何？是人已於過去諸佛深種善根，福德成就，是故今於我前欲師子吼。

「善男子！如師子王，自知身力，牙爪鋒芒，四足踞地，安住巖穴，振尾出聲，若有能具如是諸相，當知是則能師子吼。真師子王，晨朝出穴，頻申欠呿，四向顧望，發聲震吼，為十一事。何等十一？一為欲壞實非師子詐作師子故，二為欲試自身力故，三為欲令住處淨故，四為諸子知處所故，五為群輩無怖心故，六為眠者得覺寤故，七為一切放逸諸獸不放逸故，八為諸獸來依附故，九為欲調大香象故，十為教告諸子息故，十一為欲莊嚴自眷屬故。一切禽獸聞師子吼，水性之屬潛沒深淵，陸行之類藏伏窟穴，飛者墮落，諸大香象怖走失糞。諸善男子！如彼野干雖逐師子至于百年，終不能作師子吼也。若師子子，始滿三年，則能哮吼如師子王。

「善男子！如來正覺智慧牙爪，四如意足、六波羅蜜滿足之身，十力雄猛，大悲為尾，安住四禪清淨窟宅，為諸眾生而師子吼，摧破魔軍。示眾十力，開佛行處，為諸邪見作歸依所，安撫生死怖畏之眾，覺寤無明睡眠眾生，行惡法者為作悔心。開示邪見一切眾生，令知六師非師子吼故，破富蘭那等憍慢心故，為令二乘生悔心故，為教五住諸菩薩等生大力心故，為令正見四部之眾於彼邪見四部徒眾不生怖畏故，從聖行、梵行、天行窟宅，頻申而出，為欲令彼諸眾生等破憍慢故欠呿，為令諸眾生等生善法故四向顧望，為令眾生

得四無礙故四足踞地，為令眾生具足安住尸波羅蜜故，故師子吼。師子吼者名決定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善男子！聲聞緣覺雖復隨逐如來世尊無量百千阿僧祇劫，而亦不能作師子吼。十住菩薩若能修行是三行處，當知是則能師子吼。諸善男子！是師子吼菩薩摩訶薩，今欲如是大師子吼，是故汝等應當深心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爾時世尊告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若欲問今可隨意。」

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為佛性？以何義故名為佛性？何故復名常樂我淨？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何故不見一切眾生所有佛性？十住菩薩住何等法，不了了見？佛住何等法，而了了見？十住菩薩以何等眼，不了了見？佛以何眼而了了見？」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若有人能為法諮啟，則為具足二種莊嚴：一者智慧，二者福德。若有菩薩具足如是二莊嚴者，則知佛性，亦復解知名為佛性，乃至能知十住菩薩以何眼見，諸佛世尊以何眼見。」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云何名為智慧莊嚴？云何名為福德莊嚴？」

「善男子！慧莊嚴者，謂從一地乃至十地，是名慧莊嚴。福德莊嚴者，謂檀波羅蜜乃至般若非般若波羅蜜。復次善男子！慧莊嚴者，所謂諸佛菩薩。福德莊嚴者，謂聲聞緣覺九住菩薩。

「復次善男子！福德莊嚴者，有為、有漏、有有、有果報、有礙、非常，是凡夫法。慧莊嚴者，無為、無漏、無無、無果報、無礙、常住。善男子！汝今具足是二莊嚴，是故能問甚深妙義，我亦具足是二莊嚴，能答是義。」

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世尊！若有菩薩具足如是二莊嚴者，則不應問一種、二種。云何世尊說言能答一種二種？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一、二種。一種、二種者，是凡夫相。」

佛言：「善男子！若有菩薩無二種莊嚴，則不能知一種、二種。若有菩薩具二莊嚴，則能解知一種、二種。若言諸法無一、二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無一、二，云何得說一切諸法無一、無二？善男子！若言一、二是凡夫相，是乃名為十住菩薩，非凡夫也。何以故？一者名為涅槃，二者名為生死。何故一者名為涅槃？以其常故。何故二者名為生死？愛、無明故。常涅槃者，非凡夫相。生死二者，亦非凡夫相。以是義故，具二莊嚴者能問能答。

「善男子！汝問云何為佛性者？諦聽，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智者見空及與不空、常與無常、苦之與樂、我與無我。

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謂大涅槃；乃至無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謂大涅槃。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不名中道；乃至見一切無我，不見我者，不名中道，中道者名為佛性。以是義故，佛性常恒、無有變易，無明覆故，令諸眾生不能得見。聲聞緣覺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乃至見一切無我，不見於我。以是義故，不得第一義空，不得第一義空故，不行中道，無中道故，不見佛性。善男子！不見中道者，凡有三種：一者定樂行，二者定苦行，三者苦樂行。定樂行者，所謂菩薩摩訶薩憐愍一切諸眾生故，雖復處在阿鼻地獄，如三禪樂。定苦行者，謂諸凡夫。苦樂行者，謂聲聞、緣覺，聲聞緣覺行於苦樂，作中道想。以是義故，雖有佛性而不能見。如汝所問，以何義故名佛性者？善男子！佛性者，即是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道種子。復次善男子！道有三種，謂下、上、中。下者——梵天無常，謬見是常。上者——生死無常，謬見是常；三寶是常，橫計無常。何故名上？能得最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中者名第一義空，無常見無常，常見於常。第一義空，不名為下。何以故？一切凡夫所不得故。不名為上。何以故？即是上故。諸佛菩薩所修之道，不上、不下，以是義故，名為中道。

「復次善男子！生死本際，凡有二種：一者無明，二者有愛。是二中間，則有生老病死之苦，是名中道，如是中道能破生死，故名為中。以是義故，中道之法名為佛性，是故佛性常樂我淨。以諸眾生不能見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佛性實非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善男子！譬如貧人，家有寶藏，是人不見，以不見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有善知識而語之言：『汝舍宅中，有金寶藏，何故如是貧窮困苦、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即以方便令彼得見。以得見故，是人即得常樂我淨。佛性亦爾，眾生不見，以不見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有善知識諸佛菩薩，以方便力，種種教告，令彼得見，以得見故，眾生即得常樂我淨。

「復次善男子！眾生起見，凡有二種：一者常見，二者斷見。如是二見不名中道，無常無斷乃名中道。無常無斷，即是觀照十二因緣智，如是觀智是名佛性。二乘之人雖觀因緣，猶亦不得名為佛性。佛性雖常，以諸眾生無明覆故，不能得見。又未能渡十二因緣河，猶如兔馬。何以故？不見佛性故。善男子！是觀十二因緣智慧，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以是義故，十二因緣名為佛性。善男子！譬如胡瓜名為熱病。何以故？能為熱病作因緣故。十二因緣亦復如是。善男子！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有因者即十二因緣，因因者即是智慧，有果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果者即是無上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無明為因，諸行為果，行因識果，以是義故，彼無明體亦因、亦因因，識亦果、亦果果。佛性亦

爾。善男子！以是義故，十二因緣不出不滅、不常不斷、非一非二、不來不去、非因非果。善男子！是因非果如佛性，是果非因如大涅槃。是因是果，如十二因緣所生之法。非因非果名為佛性。非因果故，常恒無變。以是義故，我經中說十二因緣其義甚深，無知無見，不可思惟，乃是諸佛菩薩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及。以何義故甚深甚深？眾生業行不常不斷而得果報，雖念念滅而無所失，雖無作者而有作業，雖無受者而有果報，受者雖滅果不敗亡，無有慮知和合而有。一切眾生雖與十二因緣共行而不見知，不見知故無有終始，十住菩薩惟見其終不見其始，諸佛世尊見始見終。以是義故，諸佛了了得見佛性。善男子！一切眾生不能見於十二因緣，是故輪轉。善男子！如蠶作繭，自生自死。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不見佛性故，自造結業，流轉生死，猶如拍毬。善男子！是故我於諸經中說：『若有人見十二緣者，即是見法。見法者，即是見佛，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切諸佛以此為性。』

「善男子！觀十二緣智，凡有四種：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智觀者不見佛性，以不見故得聲聞道。中智觀者不見佛性，以不見故得緣覺道。上智觀者見不了了，不了了故住十住地。上上智觀者見了了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以是義故，十二因緣名為佛性。佛性者即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中道，中道者即名為佛，佛者名為涅槃。」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佛與佛性無差別者，一切眾生何用修道？」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問，是義不然。佛與佛性雖無差別，然諸眾生悉未具足。善男子！譬如有人惡心害母，害已生悔，三業雖善，是人故名地獄人也。何以故？是人定當墮地獄故。是人雖無地獄陰界諸入，猶故得名為地獄人。善男子！是故我於諸經中說：『若見有人修行善者，名見天人。修行惡者，名見地獄。何以故？定受報故。』善男子！一切眾生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切眾生真實未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是義故，我於此經而說是偈：

「『本有今無，　本無今有。　三世有法，
無有是處。』

「善男子！有者凡有三種：一未來有，二現在有，三過去有。一切眾生未來之世，當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一切眾生現在悉有煩惱諸結，是故現在無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眾生過去之世有斷煩惱，是故現在得見佛性。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眾

生悉有佛性，乃至一闡提等亦有佛性。一闡提等無有善法，佛性亦善，以未來有故，一闡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闡提等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家有乳酪，有人問言：『汝有蘇耶？』答言：『我有酪，實非蘇，以巧方便定當得故，故言有蘇。』眾生亦爾，悉皆有心，凡有心者，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畢竟有二種：一者莊嚴畢竟，二者究竟畢竟。一者世間畢竟，二者出世畢竟。莊嚴畢竟者，六波羅蜜。究竟畢竟者，一切眾生所得一乘，一乘者名為佛性，以是義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切眾生悉有一乘，以無明覆故不能得見。善男子！如欝單越、三十三天，果報覆故，此間眾生不能得見。佛性亦爾，諸結覆故，眾生不見。復次善男子！佛性者即首楞嚴三昧，性如醍醐，即是一切諸佛之母。以首楞嚴三昧力故，而令諸佛常樂我淨。一切眾生悉有首楞嚴三昧，以不修行故不得見，是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首楞嚴三昧者，有五種名：一者首楞嚴三昧，二者般若波羅蜜，三者金剛三昧，四者師子吼三昧，五者佛性；隨其所作，處處得名。善男子！如一三昧得種種名，如禪名四禪，根名定根，力名定力，覺名定覺，正名正定。八大人覺名為定覺，首楞嚴定亦復如是。

「善男子！一切眾生具足三定，謂上、中、下。上者謂佛性也，以是故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中者一切眾生具足初禪，有因緣時則能修習，若無因緣則不能修。因緣二種：一謂火災，二謂破欲界結，以是故言一切眾生悉具中定。下定者，十大地中心數定也，以是故言，一切眾生悉具下定。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能得見，十住菩薩雖見一乘，不知如來是常住法，以是故言十地菩薩雖見佛性而不明了。善男子！首楞者名一切畢竟，嚴者名堅，一切畢竟而得堅固名首楞嚴，以是故言首楞嚴定名為佛性。

「善男子！我於一時住尼連禪河，告阿難言：『我今欲洗，汝可取衣及以澡豆。』我既入水，一切飛鳥水陸之屬悉來觀我，爾時復有五百梵志來在河邊，因到我所各相謂言：『云何而得金剛之身？若使瞿曇不說斷見，我當從其啟受齋法。』善男子！我於爾時以他心智，知是梵志心之所念，告梵志言：『云何謂我說於斷見？』彼梵志言：『瞿曇先於處處經中說諸眾生悉無有我。既言無我，云何而言非斷見耶？若無我者，持戒者誰？破戒者誰？』佛言：『我亦不說一切眾生悉無有我，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性者豈非我耶？以是義故，我不說斷見。一切眾生不見佛性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如是則名說斷見也。』時諸梵志聞說佛性即是我故，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尋時出家修菩提道。一切飛鳥水陸之

屬亦發無上菩提之心，既發心已，尋得捨身。善男子！是佛性者實非我也，為眾生故說名為我。
「善男子！如來有因緣故，說無我為我，真實無我，雖作是說，無有虛妄。善男子！有因緣故，說我為無我，而實有我。為世界故，雖說無我，而無虛妄。佛性無我，如來說我，以其常故。如來是我，而說無我，得自在故。」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金剛力士者，以何義故，一切眾生不能得見？」
佛言：「善男子！譬如色法，雖有青黃赤白之異、長短質像，盲者不見。雖復不見，亦不得言無青黃赤白、長短質像。何以故？盲雖不見，有目見故。佛性亦爾，一切眾生雖不能見，十住菩薩見少分故，如來全見。十住菩薩所見佛性如夜見色，如來所見如晝見色。善男子！譬如瞎者見色不了，有善良醫而為治目，以藥力故得了了見。十住菩薩亦復如是，雖見佛性不能明了，以首楞嚴三昧力故，能得明了。善男子！若有人見一切諸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見非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如是之人不見佛性。一切者名為生死，非一切者名為三寶。聲聞緣覺見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亦見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以是義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見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分見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十分之中得見一分。諸佛世尊見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見常樂我淨，以是義故，見於佛性，如觀掌中阿摩勒果。以是義故，首楞嚴定名為畢竟。善男子！譬如初月，雖不可見，不得言無。佛性亦爾，一切凡夫雖不得見，亦不得言無佛性也。
「善男子！佛性者，所謂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一切眾生悉有三種破煩惱故，然後得見一闡提等，破一闡提，然後能得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十二因緣，一切眾生等共有之，亦內亦外。何等十二？過去煩惱名為無明，過去業者則名為行。現在世中，初始受胎，是名為識。入胎五分，四根未具，名為名色。具足四根，未名觸時，是名六入。未別苦樂，是名為觸。染習一愛，是名為受。習近五欲，是名為愛。內外貪求，是名為取。為內外事，起身口意業，是名為有。現在世識，名未來生。現在名色、六入、觸、受，名未來世老病死也。是名十二因緣。善男子！一切眾生雖有如是十二因緣，或有未具。如歌羅邏時死，則無十二。從生乃至老死，得具十二。色界眾生無三種受、三種觸、三種愛，無有老病，亦得名為具足十二。無色眾生無色乃至無有老病，亦得名為具足十二。以定得

故，故名眾生平等具有十二因緣。善男子！佛性亦爾，一切眾生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雪山有草名為忍辱，牛若食者則出醍醐。更有異草，牛若食者，則無醍醐，雖無醍醐，不可說言雪山之中無忍辱草。佛性亦爾，雪山者名為如來，忍辱草者名大涅槃，異草者十二部經，眾生若能聽受諮啟大般涅槃，則見佛性。十二部中雖不聞有，不可說言無佛性也。善男子！佛性者，亦色非色、非色非非色，亦相非相、非相非非相，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非常非斷、非非常非非斷，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亦盡非盡、非盡非非盡，亦因亦果、非因非果，亦義非義、非義非非義，亦字非字、非字非非字。云何為色？金剛身故。云何非色？十八不共，非色法故。云何非色非非色？色非色無定相故。云何為相？三十二相故。云何非相？一切眾生相不現故。云何非相非非相？相非相不決定故。云何為一？一切眾生悉一乘故。云何非一？說三乘故。云何非一非非一？無數法故。云何非常？從緣見故。云何非斷？離斷見故。云何非非常非非斷？無終始故。云何為有？一切眾生悉皆有故。云何為無？從善方便而得見故。云何非有非無？虛空性故。云何名盡？得首楞嚴三昧故。云何非盡？以其常故。云何非盡非非盡？一切盡相斷故。云何為因？以了因故。云何為果？果決定故。云何非因非果？以其常故。云何為義？悉能攝取義無礙故。云何非義？不可說故。云何非義非非義？畢竟空故。云何為字？有名稱故。云何非字？名無名故。云何非字非非字？斷一切字故。云何非苦非樂？斷一切受故。云何非我？未能具得八自在故。云何非非我？以其常故。云何非我非非我？不作不受故。云何為空？第一義空故。云何非空？以其常故。云何非空非非空？能為善法作種子故。

「善男子！若有人能思惟解了大涅槃經如是之義，當知是人則見佛性。佛性者不可思議，乃是諸佛如來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佛性者非陰界入、非本無今有、非已有還無，從善因緣眾生得見。譬如黑鐵，入火則赤，出冷還黑，而是黑色，非內非外，因緣故有。佛性亦爾，一切眾生煩惱火滅，則得聞見。善男子！如種滅已，芽則得生，而是芽性，非內非外，乃至花果亦復如是，從緣故有。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成就具足無量功德。佛性亦爾，悉是無量無邊功德之所成就。」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世尊！菩薩具足成就幾法，得見佛性而不明了？諸佛世尊成就幾法，得了了見？」

「善男子！菩薩具足成就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云何為十？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寂靜、四者精進、五者正念、六者正

定、七者正慧、八者解脫、九者讚歎解脫、十者以大涅槃教化眾生。」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少欲、知足有何差別？」

「善男子！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之時心不悔恨。少欲者，少有所欲；知足者，但為法事心不愁惱。善男子！欲者有三：一者惡欲，二者大欲，三者欲欲。惡欲者，若有比丘心生貪欲：『欲為一切大眾上首，令一切僧隨逐我後，令諸四部悉皆供養恭敬讚歎、尊重於我。令我先為四眾說法，皆令一切信受我語。亦令國王、大臣、長者，皆恭敬我，令我大得衣服飲食、臥具醫藥、上妙屋宅。』為生死欲，是名惡欲。云何大欲？若有比丘生於欲心：『云何當令四部之眾，悉皆知我得初住地乃至十住？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阿羅漢果乃至須陀洹果？我得四禪乃至四無閡智？』為於利養，是名大欲。欲欲者，若有比丘，欲生梵天、魔天、自在天、轉輪聖王，若剎利、居士、若婆羅門皆得自在。為利養故，是名欲欲。若不為是三種惡欲之所害者，是名少欲。欲者名為二十五愛，無有如是二十五愛，是名少欲。不求未來所欲之事，是名少欲；得而不著是名知足。不求恭敬，是名少欲；得不積聚，是名知足。

「善男子！亦有少欲不名知足，有知足不名少欲，有亦少欲亦知足，有不知足不少欲。少欲者，謂須陀洹。知足者，謂辟支佛。少欲知足者，謂阿羅漢。不少欲不知足者，所謂菩薩。善男子！少欲知足復有二種：一者善，二者不善。不善者所謂凡夫，善者聖人菩薩。一切聖人雖得道果，不自稱說，不稱說故，心不惱恨，是名知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習大乘大涅槃經欲見佛性，是故修習少欲知足。

「云何寂靜？寂靜有二：一者心靜，二者身靜。身寂靜者，終不造作身三種惡；心寂靜者，亦不造作意三種惡；是則名為身心寂靜。身寂靜者，終不親近四眾，不預四眾所有事業；心寂靜者，終不修習貪欲、瞋恚、愚癡；是則名為身心寂靜。或有比丘身雖寂靜，心不寂靜。有心寂靜，身不寂靜。有身心寂靜。又有身心俱不寂靜。身寂靜心不寂靜者，或有比丘坐禪靜處，遠離四眾，心常積集貪欲、瞋癡，是名身寂靜心不寂靜。心寂靜身不寂靜者，或有比丘親近四眾、國王大臣，斷貪恚癡，是名心寂靜身不寂靜。身心寂靜者，謂佛菩薩。身心不寂靜者，謂諸凡夫。何以故？凡夫之人，身心雖靜，不能深觀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以是義故，凡夫之人不能寂靜身口意業。一闡提輩、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如是之人，亦不得名身心寂靜。

「云何精進？若有比丘欲令身口意業清淨，遠離一切諸不善業，修習一切諸善業者，是名精進。是勤精進者，繫念六處，所謂佛、法、僧、戒、施、天，是名正念。具正念者，所得三昧，是名正定。具正定者，觀見諸法猶如虛空，是名正慧。具正慧者，遠離一切煩惱諸結，是名解脫。得解脫者，為諸眾生稱美解脫，言是解脫常恒不變，是名讚歎解脫。解脫即是無上大般涅槃，涅槃者即是煩惱諸結火滅。又涅槃者，名為室宅。何以故？能遮煩惱惡風雨故。又涅槃者，名為歸依，何以故？能過一切諸怖畏故。又涅槃者，名為洲渚。何以故？四大暴河不能漂故。何等為四？一者欲暴、二者有暴、三者見暴、四者無明暴，是故涅槃名為洲渚。又涅槃者，名畢竟歸。何以故？能得一切畢竟樂故。若有菩薩摩訶薩成就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

「復次善男子！出家之人有四種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欲、三為臥具欲、四為有欲，是名四惡欲。是出家病有四良藥能療是病，謂糞掃衣能治比丘為衣惡欲，乞食能破為食惡欲，樹下能破臥具惡欲，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為有惡欲。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為少欲知足。寂靜者有四種樂。何等為四？一者出家樂，二寂靜樂，三永滅樂，四畢竟樂。得是四樂，名為寂靜；具四精進，故名精進；具四念處，故名正念；具四禪故，故名正定；見四聖實故，故名正慧；永斷一切煩惱結故，故名解脫；呵說一切煩惱過故，故名讚歎解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安住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聞是經已，親近修習，遠離一切世間之事，是名少欲。既出家已不生悔心，是名知足。既知足已，近空閑處遠離憒鬧，是名寂靜。不知足者不樂空閑，夫知足者常樂空寂，於空寂處常作是念：『一切世間悉謂我得沙門道果，然我今者實未能得，我今云何誑惑於人？』作是念已，精勤修習沙門道果，是名精進。親近修習大涅槃者，是名正念。隨順天行，是名正定。安住是定，正見正知，是名正慧。正見知者能得遠離煩惱結縛，是名解脫。十住菩薩為眾生故稱美涅槃，是則名為讚歎解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安住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

「復次善男子！夫少欲者，若有比丘住空寂處，端坐不臥，或住樹下，或在塚間，或在露處，隨有草地而坐其上，乞食而食，隨得為足；或一坐食，不過一食；惟畜三衣、糞衣、毳衣；是名少欲。既行是事，心不生悔，是名知足。修空三昧，是名寂靜。得四果已，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休息，是名精進。繫心思惟如來常恒，無有變易，是名正念。修八解脫，是名正定。得四無礙，是名

正慧。遠離七漏，是名解脫。稱美涅槃無有十相，名讚歎解脫。十相者，謂生、老、病、死、色、聲、香、味、觸、無常。遠離十相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安住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

「復次善男子！為多欲故，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自稱我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為利養故行住坐臥乃至大小便利；若見檀越，猶行恭敬接引語言。破惡欲者名為少欲。雖未能壞諸結煩惱，而能同於如來行處，是名知足。善男子！如是二法，乃是念、定近因緣也，常為師宗同學所讚。我亦常於處處經中，稱美讚歎如是二法。若能具足是二法者，則得近於大涅槃門及五種樂，是名寂靜。堅持戒者，名為精進。有慚愧者，名為正念。不見心相，名為正定。不求諸法性相因緣，是名正慧。無有相故，煩惱則斷，是名解脫。稱美如是大涅槃經，名讚歎解脫。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安住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

「善男子！如汝所言，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了；佛眼見故，故得明了。為菩提行故，則不了了；若無行故，則得了了。住十住故雖見不了；住不住故則得了了。菩薩摩訶薩智慧因故，見不了了；諸佛世尊斷因果故，見則了了。一切覺者名為佛性，十住菩薩不得名為一切覺故，是故雖見而不明了。善男子！見有二種：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薩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復有聞見，一切眾生乃至九地聞見佛性。菩薩若聞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心不生信，不名聞見。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見如來，應當修習十二部經，受持讀誦、書寫解說。」

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世尊！一切眾生不能得知如來心相，當云何觀，而得知耶？」

「善男子！一切眾生實不能知如來心相，若欲觀察而得知者，有二因緣：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若見如來所有身業，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眼見；若觀如來所有口業，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聞見。若見色貌一切眾生無與等者，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眼見；若聞音聲微妙最勝，不同眾生所有音聲，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聞見。若見如來所作神通，為為眾生，為為利養？若為眾生，不為利養，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眼見；若觀如來以他心智觀眾生時，為利養說？為眾生說？若為眾生，不為利養，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聞見。云何如來而受是身？何故受身？為誰受身？是名眼

見；若觀如來云何說法？何故說法？為誰說法？是名聞見。以身惡業加之不瞋，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眼見；以口惡業加之不恚，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聞見。若見菩薩初生之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摩尼跋陀、富那跋陀鬼神大將，執持幡蓋，震動無量無邊世界，金光晃曜彌滿虛空，難陀龍王及跋難陀以神通力浴菩薩身，諸天形像承迎禮拜，阿私陀仙合掌恭敬。盛年捨欲，如棄涕唾，不為世樂之所迷惑，出家修道樂於閑寂，為破邪見六年苦行，於諸眾生平等無二，心常在定初無散亂，相好嚴麗莊飾其身，所遊之處丘墟皆平，衣服離身四寸不墮，行時直視不顧左右，所食之物物無完過，坐起之處草不動亂。為調眾生故往說法，心無憍慢，是名眼見。若聞菩薩行七步已，唱如是言：『我今此身最是後邊。』阿私陀仙合掌而言：『大王當知，悉達太子，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在家作轉輪王。何以故？相明了故。轉輪聖王相不明了。悉達太子身相炳著，是故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見老病死復作是言：『一切眾生甚可憐愍，常與如是生老病死共相隨逐，而不能觀常行於苦，我當斷之。』從阿羅邏五通仙人受無想定，既成就已，後說其非。從鬱陀伽仙受非有想非無想定，既成就已，說非涅槃是生死法。六年苦行無所剋獲，即作是言：『修是苦行空無所得，若是實者我應得之，以虛妄故我無所得，是名邪術非正道也。』既成道已，梵天勸請：『惟願如來當為眾生廣開甘露說無上法。』佛言：『梵王！一切眾生常為煩惱之所障覆，不能受我正法之言。』梵王復言：『世尊！一切眾生凡有三種，所謂利根、中根、鈍根。利根能受，惟願為說。』佛言：『梵王！諦聽，諦聽！我今當為一切眾生開甘露門。』即於波羅榛國轉正法輪，宣說中道。一切眾生不破諸結，非不能破，非破非不破，故名中道。不度眾生，非不能度，是名中道。非一切成，亦非不成，是名中道。凡有所說，不自言師，不言弟子，是名中道。說不為利，非不得果，是名中道。正語實語、時語真語，言不虛發，微妙第一。如是等法，是名聞見。善男子！如來心相實不可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見如來，應當依是二種因緣。」◎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七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二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先所說，菴羅果喻四種人等。有人行細，心不正實。有人心細，行不正實。有人心細，行亦正實。有人心不細，行不正實。是初二種，云何可知？如佛所說，雖依是二，不可得知。」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菴羅果喻二種人等，實難可知。以難知故，我經中說，當與共住；住若不知，當與久處；久處不知，當以智慧；智若不知，當深觀察；以觀察故，則知持戒及以破戒。善男子！具是四事，共住、久處、智慧、觀察，然後得知持戒破戒。善男子！戒有二種，持戒亦二：一究竟戒、二不究竟。有人以因緣故受持禁戒，智者當觀是人持戒，為為利養？為究竟持？善男子！如來戒者無有因緣，是故得名為究竟戒。以是義故，菩薩雖為諸惡眾生之所傷害，不生恚礙，是故如來得名成就畢竟持戒、究竟持戒。善男子！我昔一時，與舍利弗及五百弟子，俱共止住摩伽陀國瞻婆大城。時有獵師追逐一鴿，是鴿惶怖，至舍利弗影，猶故戰慄如芭蕉樹，至我影中身心安隱，恐怖得除。是故當知如來世尊畢竟持戒，乃至身影猶有是力。善男子！不究竟戒，尚不能得聲聞緣覺，何況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有二種：一為利養，二為正法。為利養故，受持禁戒，當知是戒不見佛性及以如來，雖聞佛性及如來名，猶不得名為聞見也。若為正法受持禁戒，當知是戒能見佛性及以如來，是名眼見，亦名聞見。復有二種：一者根深難拔，二者根淺易動。若能修習空無相願，是名根深難拔。若不修習是三三昧，雖復修習為二十五有，是名根淺易動。復有二種：一為自身，二為眾生。為眾生者，能見佛性及以如來。持戒之人復有二種：一者性自能持，二者須他教勅。若受戒已，經無量世初不漏失，或值惡國、遇惡知識、惡時、惡世，聞邪惡法、邪見同止。爾時雖無受戒之法，修持如本，無所毀犯，是名性自能持。若遇師僧白四羯磨，然後得戒，雖得戒已，要憑和上、諸師、同學、善友誨喻，乃知進止，聽法說法備諸威儀，是名須他教勅。善男子！性能持者，眼見佛性及以如來，亦名聞見。戒復有二：一聲聞戒，二菩薩戒。從初發心乃至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薩戒。若觀白骨乃至證得阿羅漢果，是名聲聞戒。若有受持聲聞戒者，當知是人不見佛性及以如來。若有受持菩

薩戒者，當知是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見佛性、如來、涅槃。」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何因緣故，受持禁戒？」
佛言：「善男子！為心不悔故。何故不悔？為受樂故。何故受樂？為遠離故。何故遠離？為安隱故。何故安隱？為禪定故。何故禪定？為實知見故。何故為實知見？為見生死諸過患故。何故為見於生死過患？為心不貪著故。何故為心不貪著？為得解脫故。何故為得解脫？為得無上大涅槃故。何故為得大般涅槃？為得常樂我淨法故。何故為得常樂我淨？為得不生不滅故。何故為得不生不滅？為見佛性故。是故菩薩性自能持究竟淨戒。善男子！持戒比丘雖不發願求不悔心，不悔之心自然而得。何以故？法性爾故。雖不求樂、遠離安隱、真實知見，見生死過，心不貪著。解脫涅槃、常樂我淨、不生不滅，見於佛性而自然得。何以故？法性爾故。」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因持戒得不悔果，因於解脫得涅槃果者，戒則無因，涅槃無果。戒若無因，則名為常。涅槃有因，則是無常。若爾者，涅槃則為本無今有。若本無今有，是為無常，猶如然燈。涅槃若爾，云何得名我樂淨耶？」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汝以曾 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能問如來如是深義。善男子！不失本念，乃如是問也。我憶往昔過無量劫，波羅榇城有佛出世，號曰善得。爾時彼佛三億歲中演說如是大涅槃經，我時與汝，俱在彼會，我以是事諮問彼佛。爾時如來為眾生故，三昧正受，未答此義。善哉，大士！乃能憶念如是本事。諦聽，諦聽，當為汝說。戒亦有因，謂聽正法。聽正法者是亦有因，謂近善友。近善友者是亦有因，所謂信心。信心者是亦有因，因有二種：一者聽法，二思惟義。善男子！信心者因於聽法，聽法者因於信心。如是二法，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譬如尼乾立拒舉瓶，互為因果不得相離。善男子！如無明緣行，行緣無明。是無明行，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乃至生緣老死，老死緣生，是生老死，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生能生法，不能自生，不自生故，由生生生；生生不自生，復賴生故生。是故二生，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信心、聽法，亦復如是。
「善男子！是果非因謂大涅槃。何故名果？是上果故、沙門果故、婆羅門果故、斷生死故、破煩惱故，是故名果。為諸煩惱之所呵責，是故涅槃名果，煩惱者名為過過。善男子！涅槃無因，而體是果。何以故？無生滅故、無所作故、非有為故、是無為故、常不變故、無處所故、無始終故。善男子！若涅槃有因，則不得稱為涅槃也。槃者言因，般涅言無，無有因故，故稱涅槃。」

師子吼菩薩言：「如佛所說，涅槃無因，是義不然。若言無者，則合六義：一者畢竟無故，故名為無，如一切法無我、無我所。二者有時無故，故名為無，如世人言，河池無水、無有日月。三者少故，故名為無，如世人言，食中少醎，名為無醎，甘漿少甜，名為無甜。四者無受故，故名為無，如旃陀羅不能受持婆羅門法，是故名為無婆羅門。五者受惡法故，故名為無，如世人言，受惡法者不名沙門及婆羅門，是故名為無有沙門及婆羅門。六者不對故，故名為無，譬如無白，名之為黑，無有明故，名之無明。世尊！涅槃亦爾，有時無因，故名涅槃。」

佛言：「善男子！汝今所說如是六義，何故不引畢竟無者以喻涅槃？乃取有時無耶？善男子！涅槃之體畢竟無因，猶如無我及無我所。善男子！世法、涅槃終不相對，是故六事不得為喻。善男子！一切諸法悉無有我，而此涅槃真實有我，以是義故，涅槃無因，而體是果，是因非果，名為佛性。非因生故，是因非果。非沙門果，故名非果。何故名因？以了因故。善男子！因有二種：一者生因，二者了因。能生法者，是名生因；燈能了物，故名了因。煩惱諸結，是名生因；眾生父母，是名了因。如穀子等是名生因；地水糞等是名了因。復有生因，謂六波羅蜜、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了因，謂佛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了因，謂六波羅蜜、佛性。復有生因，謂首楞嚴三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了因，謂八正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生因，所謂信心、六波羅蜜。」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見於如來及以佛性，是義云何？世尊！如來之身無有相貌，非長非短、非白非黑，無有方所，不在三界，非有為相，非眼識識，云何可見？佛性亦爾。」

佛言：「善男子！佛身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無常者，為欲度脫一切眾生，方便示現，是名眼見。常者，如來世尊解脫之身，亦名眼見，亦名聞見。佛性亦二：一者可見，二不可見。可見者，十住菩薩、諸佛世尊。不可見者，一切眾生。眼見者，謂十住菩薩、諸佛如來，眼見眾生所有佛性。聞見者，一切眾生、九住菩薩，聞有佛性。如來之身復有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如來解脫；非色者，如來永斷諸色相故。佛性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色者，凡夫乃至十住菩薩，十住菩薩見不了了，故名非色。善男子！佛性者復有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謂佛菩薩；非色者，一切眾生。色者，名為眼見；非色者，名為聞見。佛性者非內、非外，雖非內外，然非失壞，故名眾生悉有佛性。」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乳中有酪。金剛力士、諸佛佛性如淨醍醐，云何如來說言佛性非內非外？」
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說乳中有酪，酪從乳生故言有酪。」
「世尊！一切生法各有時節。」
「善男子！乳時無酪，亦無生蘇、熟蘇、醍醐，一切眾生亦謂是乳，是故我言乳中無酪。如其有者，何故不得二種名字？如人二能，言金、鐵師。酪時無乳、生蘇、熟蘇及以醍醐，眾生亦謂是酪，非乳、非生熟蘇及以醍醐，亦復如是。善男子！因有二種：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如乳生酪，緣因者，如醪煖等。從乳生故，故言乳中而有酪性。」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乳無酪性，角中亦無，何故不從角中生耶？」
「善男子！角亦生酪。何以故？我亦說言緣因有二：一醪、二煖。角性煖故，亦能生酪。」
師子吼言：「世尊！若角能生酪，求酪之人何故求乳而不取角？」
佛言：「善男子！是故我說正因、緣因。」
師子吼菩薩言：「若使乳中本無酪性，今方有者。乳中本無菴摩羅樹，何故不生？二俱無故。」
「善男子！乳亦能生菴摩羅樹。若以乳灌，一夜之中增長五尺，以是義故，我說二因。善男子！若一切法一因生者，可得難言，乳中何故不能出生菴摩羅樹？善男子！猶如四大，為一切色而作因緣，然色各異，差別不同。以是義故，乳中不生菴摩羅樹。」
「世尊！如佛所說，有二因者，正因、緣因。眾生佛性為是何因？」
「善男子！眾生佛性亦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謂諸眾生，緣因者謂六波羅蜜。」
師子吼言：「世尊！我今定知乳有酪性。何以故？我見世間求酪之人，唯取於乳，終不取水，是故當知乳有酪性。」
「善男子！如汝所問，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眾生欲見面像，即便取刀。」
師子吼言：「世尊！以是義故，乳有酪性。若刀無面像，何故取刀？」
佛言：「善男子！若此刀中定有面像，何故顛倒，豎則見長，橫則見闊？若是自面，何故見長？若是他面，何得稱言是己面像？若因己面，見他面者，何故不見驢馬面像？」
師子吼言：「世尊！眼光到彼，故見面長。」

佛言：「善男子！而此眼光實不到彼。何以故？近遠一時俱得見故，不見中間所有物故。善男子！光若到彼而得見者，一切眾生悉見於火，何故不燒？如人遠見白物，不應生疑鶴耶？幡耶？人耶？樹耶？若光到者，云何得見水精中物、淵中魚石？若不到見，何故得見水精中物，而不得見壁外之色。是故若言眼光到彼而見長者，是義不然。善男子！如汝所言，乳有酪者，何故賣乳之人但取乳價，不責酪直。賣草馬者，但取馬價，不責駒直。善男子！世間之人，無子息故，故求娉婦。婦若懷妊，不得言女。若言是女，有兒性故，故應娉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有兒性亦應有孫，若有孫者則是兄弟。何以故？一腹生故。是故我言女無兒性。若其乳中有酪性者，何故一時不見五味？若樹子中有尼拘陀五丈質者，何故一時不見芽莖、枝葉、花果形色之異？善男子！乳色時異、味異、果異，乃至醍醐亦復如是，云何可說乳有酪性？

「善男子！譬如有人明當服蘇，今已患臭。若言乳中定有酪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有筆紙墨，和合成字。而是紙中本無有字，以本無故假緣而成；若本有者，何須眾緣？譬如青黃，合成綠色，當知是二，本無緣性；若本有者，何須合成？善男子！譬如眾生因食得命，而此食中實無有命。若本有命，未食之時，食應是命。善男子！一切諸法本無有性，以是義故我說是偈：

「『本無今有，　本有今無。　三世有法，
無有是處。』

「善男子！一切諸法，因緣故生，因緣故滅。善男子！若諸眾生內有佛性者，一切眾生應有佛身，如我今也。眾生佛性不破不壞、不牽不捉、不繫不縛。如眾生中所有虛空，一切眾生悉有虛空，無罣礙故，各不自見有此虛空。若使眾生無虛空者，則無去來、行住坐臥、不生不長，以是義故，我經中說一切眾生有虛空界，虛空界者，是名虛空。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十住菩薩少能見之，如金剛珠。善男子！眾生佛性諸佛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一切眾生不見佛性，是故常為煩惱繫縛，流轉生死。見佛性故，諸結煩惱所不能繫，解脫生死，得大涅槃。」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一切眾生有佛性性，如乳中酪性。若乳無酪性，云何佛說有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緣因者，一醪、二煖。虛空無性，故無緣因。」

佛言：「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何須緣因？」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以有性故，故須緣因。何以故？欲明見故，緣因者即是了因。世尊！譬如闇中先有諸物，為欲見故，以燈

照了。若本無者，燈何所照？如泥中有瓶，故須人、水、輪、繩、杖等而為了因。如尼拘陀子，須地、水、糞而作了因。乳中醪煖，亦復如是，須作了因。是故雖先有性，要假了因，然後得見，以是義故，定知乳中先有酪性。」

「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即是了因。若是了因，復何須了？善男子！若是了因，性是了者，常應自了；若自不了，何能了他？若言了因有二種性：一者自了、二者了他，是義不然。何以故？了因一法，云何有二？若有二者，乳亦應二。若使乳中無二相者，云何了因而獨有二？」

師子吼言：「世尊！如世人言，我共八人，了因亦爾，自了、了他。」

佛言：「善男子！了因若爾，則非了因。何以故？數者能數自色、他色，故得言八。而此色性，自無了相，無了相故，要須智性，乃數自他。是故了因，不能自了，亦不了他。善男子！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何故修習無量功德？若言修習是了因者，已同酪壞。若言因中定有果者，戒、定、智慧，則無增長。我見世人本無禁戒、禪定、智慧，從師受已，漸漸增益。若言師教是了因者，當師教時，受者未有戒、定、智慧。若是了者，應了未有，云何乃了戒、定、智慧令得增長？」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了因無者，云何得名有乳有酪？」

「善男子！世間答難凡有三種：一者轉答，如先所說，何故名戒？以不悔故，乃至為得大涅槃故。二者默然答，如有梵志來問我言，我是常耶？我時默然。三者疑答，如此經中，若了因有二，乳中何故不得有二？善男子！我今轉答。如世人言，有乳酪者以定得故，是故得名有乳有酪，佛性亦爾，有眾生有佛性，以當見故。」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是義不然。過去已滅，未來未到，云何名有？若言當有名為有者，是義不然。如世間人，見無兒息，便言無兒。一切眾生無佛性者，云何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佛言：「善男子！過去名有，譬如種橘，芽生子滅，芽亦甘甜，乃至生果，味亦如是，熟已乃醋。善男子！而是醋味，子芽乃至生果悉無，隨本熟時，形色相貌則生醋味，而是醋味本無今有，雖本無今有，非不因本。如是本子，雖復過去，故得名有。以是義故，過去名有。云何復名未來為有？譬如有人種植胡麻，有人問言：『何故種此？』答言：『有油。』實未有油，胡麻熟已，收子熬烝、擣壓，然後乃得出油。當知是人非虛妄也。以是義故，名未來有。云何復名過去有耶？善男子！譬如有人，私屏罵王，經歷年歲，王乃聞之。聞已即問：『何故見罵？』答言：『大王。我不罵也。何以故？罵者已滅。』王言：『罵者，我、身二俱存在，云何言滅？』

以是因緣喪失身命。善男子！是二實無，而果不滅，是名過去有。云何復名未來有耶？譬如有人，往陶師所，問有瓶不？答言有瓶。而是陶師實未有瓶，以有泥故，故言有瓶，當知是人非妄語也。乳中有酪、眾生佛性，亦復如是。欲見佛性，應當觀察時節形色，是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實不虛妄。」

師子吼言：「一切眾生無有佛性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正因故，故令眾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正因？所謂佛性。世尊！若尼拘陀子，無尼拘陀樹者，何故名為尼拘陀子，而不名為佉陀羅子？世尊！如瞿曇姓不得稱為阿坻耶姓，阿坻耶姓亦復不得稱瞿曇姓。尼拘陀子亦復如是，不得稱為佉陀羅尼子，佉陀羅尼子不得稱為尼拘陀子。猶如世尊不得捨離瞿曇種姓，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義故，當知眾生悉有佛性。」

佛言：「善男子！若言子中有尼拘陀者，是義不然。如其有者，何故不見？善男子！如世間物，有因緣故不可得見。云何因緣？謂遠不可見，如空中鳥跡。近不可見，如人眼睫。壞故不見，如根敗者。亂想故不見，如心不專一。細故不見，如小微塵。障故不見，如雲表星。多故不見，如稻聚中麻。相似故不見，如豆在豆聚。尼拘陀樹不同如是八種因緣，如其有者，何故不見？若言細障故不見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樹相麁故。若言性細，云何增長？若言障故不可見者，常應不見。本無麁相，今則見麁。當知是麁本無其性，本無見性今則可見，當知是見亦本無性。子亦如是，本無有樹，今則有之，當有何咎？」

師子吼言：「如佛所說，有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了因。尼拘陀子以地、水、糞作了因故，令細得麁。」

佛言：「善男子！若本有者，何須了因？若本無性，了何所了？若尼拘陀中本無麁相，以了因故乃生麁者，何故不生佉陀羅樹？二俱無故。善男子！若細不見者，麁應可見。譬如一塵，則不可見、多塵和合則應可見。如是子中麁應可見。何以故？是中已有芽、莖、花、果，一一果中有無量子，一一子中有無量樹，是故名麁，有是麁故，故應可見。善男子！若尼拘陀子，有尼拘陀性，而生樹者，眼見是子為火所燒，如是燒性亦應本有；若本有者，樹不應生。若一切法本有生滅，何故先生後滅不一時耶？以是義故，當知無性。」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尼拘陀子，本無樹性而生樹者，是子何故不出於油？二俱無故。」

「善男子！如是子中亦能生油，雖無本性，因緣故有。」

師子吼言：「何故不名胡麻油耶？」

「善男子！非胡麻故。善男子！如火緣生火、水緣生水，雖俱從緣，不能相有。尼拘陀子及胡麻油亦復如是，雖俱從緣，各不相生。尼拘陀子，性能治冷。胡麻油者，性能治風。善男子！譬如甘蔗，因緣故生。石蜜、黑蜜，雖俱一緣，色貌各異，石蜜治熱，黑蜜治冷。」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其乳中無有酪性，麻無油性，尼拘陀子無有樹性，泥無瓶性，一切眾生無佛性者，如佛先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故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人天無性。以無性故，人可作天，天可作人，以業因緣，不以性故。菩薩摩訶薩以業因緣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諸眾生有佛性者，何因緣故，一闡提等斷諸善根，墮于地獄？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闡提等不應能斷；若可斷者，云何得言佛性是常？若非常者，不名佛性。若諸眾生有佛性者，何故名為初發心耶？云何而言是毘跋致、阿毘跋致？毘跋致者當知是人無有佛性。世尊！菩薩摩訶薩一心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慈大悲，見生老病死煩惱過患，觀大涅槃無生老死煩惱諸過，信於三寶及業果報，受持禁戒，如是等法名為佛性。若離是法有佛性者，何須是法而作因緣？世尊！如乳不假緣必當成酪，生蘇不爾要待因緣，所謂人功、水瓶、攢繩。眾生亦爾，有佛性者，應離因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定有者，行人何故見三惡苦、生、老、病、死，而生退心。亦不須修六波羅蜜，即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乳非緣而得成酪。然非不因六波羅蜜而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當知眾生悉無佛性。如佛先說僧寶是常，如其常者，則非無常；非無常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僧若常者，云何復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世尊！若使眾生從本已來無菩提心，亦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後方有者，眾生佛性亦應如是，本無後有。以是義故，一切眾生應無佛性。」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佛性之義，為眾生故作如是問。一切眾生實有佛性。汝言眾生若有佛性，不應而有初發心者，善男子！心非佛性。何以故？心是無常，佛性常故。汝言何故有退心者？實無退心。心若有退，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遲得故名之為退。此菩提心實非佛性。何以故？一闡提等斷於善根，墮地獄故。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闡提輩則不得名一闡提也。菩提之心，亦不得名為無常也。是故定知菩提之心實非佛性。

「善男子！汝言眾生若有佛性，不應假緣，如乳成酪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言五緣成於生蘇，當知佛性亦復如是。譬如眾石，有金、有銀、有銅、有鐵，俱稟四大，一名一實，而其所出各各不同。要假眾緣，眾生福德、爐冶人功，然後出生，是故當知本無金

性。眾生佛性不名為佛，以諸功德因緣和合，得見佛性，然後得佛。汝言眾生悉有佛性，何故不見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以諸因緣未和合故。善男子！以是義故，我說二因，正因、緣因。正因者名為佛性，緣因者發菩提心。以二因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石出金。

「善男子！汝言僧常，一切眾生無佛性者，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有二：一者世和合，二者第一義和合。世和合者名聲聞僧，義和合者名菩薩僧。世僧無常，佛性是常。如佛性常，義僧亦爾。復次有僧謂法和合，法和合者謂十二部經，十二部經常，是故我說法、僧是常。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者名十二因緣，十二因緣中亦有佛性，十二因緣常。佛性亦爾，是故我說僧有佛性。又復僧者謂諸佛和合，是故我說僧有佛性。

「善男子！汝言眾生若有佛性，云何有退、有不退者？諦聽，諦聽！我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有十三法，則便退轉。何等十三？一者心不信；二者不作心；三者疑心；四者慳惜身財；五者於涅槃中生大怖畏，云何乃令眾生永滅；六者心不堪忍；七者心不調柔；八者愁惱；九者不樂；十者放逸；十一者自輕己身；十二者自見煩惱無能壞者；十三者不樂進趣菩提之法。善男子！是名十三法，令諸菩薩退轉菩提。復有六法壞菩提心。何等為六？一者慳法、二者於諸眾生起不善心、三者親近惡友、四者不勤精進、五者自大憍慢、六者營務世業。如是六法則能破壞菩提之心。善男子！有人得聞諸佛世尊是人天師，於眾生中最上無比，勝於聲聞辟支佛等。法眼明了，見法無礙，能度眾生於大苦海，聞已即復發大誓願。如其世間有如是人，我亦當得。以是因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或復為他之所誨發菩提心。或聞菩薩阿僧祇劫修行苦行，然後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聞已思惟：『我今不堪如是苦行，云何能得？』是故有退。

「善男子！復有五法退菩提心。何等為五？一者樂在外道出家、二者不修大慈之心、三者好求法師過惡、四者常樂處在生死、五者不憙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是名五法退菩提心。復有二法退菩提心。何等為二？一者貪樂五欲、二者不能恭敬尊重三寶。以如是等眾因緣故，退菩提心。

「云何復名不退之心？有人聞佛能度眾生生老病死，不從師諮，自然修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菩提道是可得者，我當修習必令得之。以是因緣發菩提心，所作功德若多若少，悉以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誓願：『願我常得親近諸佛及佛弟子，常聞深法五情完具，若遇苦難不失是心。復願諸佛及諸弟子，常於我所生歡喜心，具五善根。若諸眾生斫伐我身、斬截手足、頭目支節，當於

是人生大慈心，深自喜慶，如是諸人為我增長菩提因緣，若無是者，我當何緣而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發是願：『莫令我得無根、二根、女人之身，不繫屬人、不遭惡主、不屬惡王、不生惡國，若得好身種姓真正，多饒財寶不生憍慢，令我常聞十二部經，受持讀誦、書寫解說。若為眾生有所演說，願令受者敬信無疑，常於我所不生惡心。寧當少聞，多解義味，不願多聞，於義不了。願作心師，不師於心，身口意業不與惡交，能施一切眾生安樂，身戒心慧不動如山，欲為受持無上正法，於身命財不生慳悋。不淨之物不為福業，正命自活心無邪諂，受恩常念，小恩大報。善知世中所有事藝，善解眾生方俗之言，讀誦書寫十二部經，不生懈怠懶墮之心。若諸眾生不樂聽聞，方便引接，令彼樂聞。言常柔軟，口不宣惡，不和合眾能令和合，有憂怖者令離憂怖，飢饉之世令得豐足，疾病之世作大醫王，病藥所須財寶自在，令疾病者悉得除愈。刀兵之劫，有大力勢斷其殘害，令無遺餘。能斷眾生種種怖畏，所謂若死、閉繫、打擲、水火王賊、貧窮破戒、惡名惡道，如是等畏，悉當斷之。父母師長深生恭敬，怨憎之中生大慈心，常修六念、空三昧門、十二因緣、生滅等觀，出息入息、天行梵行及以聖行，金剛三昧、首楞嚴定，無三寶處令我自得寂靜之心。若其身心受大苦時，莫失無上菩提之心，莫以聲聞辟支佛心而生知足。無三寶處常在外道法中出家，為破邪見不習其道，得法自在，得心自在。於有為法，了了見過，令我怖畏二乘道果，如惜命者怖畏捨身，為眾生故樂處三惡。如諸眾生樂忉利天，為一一人於無量劫受地獄苦，心不生悔。見他得利，不生妬心，常生歡喜，如自得樂。若值三寶，當以衣服、飲食臥具、房舍醫藥、燈明花香、伎樂幡蓋、七寶供養。若受佛戒，堅固護持，終不生於毀犯之想。若聞菩薩難行苦行，其心歡喜不生悔恨，自識往世宿命之事，終不造作貪瞋癡業。不為果報而集因緣，於現在樂不生貪著。』善男子！若有能發如是願者，是名菩薩終不退失菩提之心。亦名施主，能見如來，明了佛性，能調眾生度脫生死，善能護持無上正法，能得具足六波羅蜜。善男子！以是義故，不退之心不名佛性。◎

「◎善男子！汝不可以有退心故，言諸眾生無有佛性。譬如二人俱聞他方有七寶山，山有清泉，其味甘美，有能到者，永斷貧窮，服其水者，增壽萬歲，唯路懸遠，嶮阻多難。時彼二人，俱欲共往，一人莊嚴種種行具，一則空往無所齎持。相與前進，路值一人，多齎寶貨七珍具足。二人便前問言：『仁者！彼土實有七寶山耶？』其人答言：『實有不虛，我已獲寶，飲服其水，唯患路嶮多有盜賊，沙鹵棘刺乏於水草，往者千萬，達者甚少。』聞是事已，一人即悔，尋作是言：『路既懸遠，艱難非一，往者無量，達者無幾，

而我云何當能到彼？我今產業粗自供足，若涉斯路，或失身命，身命不全，長壽安在？』一人復言：『有人能過，我亦能過。若得果達，則得如願，採取珍寶，飲服甘水。如其不達，以死為期。』是時二人，一則悔還，一則前進到彼山所，多獲財寶，如願服水，多齎所有，還其所止，奉養父母，賑給宗親。時悔還者見是事已，心中生熱：『彼去已還，我何為住？』即便莊嚴，涉道而去。七寶山者喻大涅槃，甘美之水喻於佛性，其二人者喻二菩薩初發道心，嶮惡道者喻於生死，所逢人者喻佛世尊，有盜賊者喻於四魔，沙鹵棘刺喻諸煩惱，無水草者喻不修習菩提之道，一人還者喻退轉菩薩，其直往者喻不退菩薩。善男子！眾生佛性常住不變，猶彼嶮道，不可說言人悔還故，令道無常，佛性亦爾。善男子！菩提道中終無退者。善男子！如向悔者，見其先伴獲寶而還，勢力自在，供養父母，給足宗親，多受安樂。見是事已，心中生熱，即復莊嚴復道還去，不惜身命，堪忍眾難，遂便到彼七寶山中，退轉菩薩亦復如是。善男子！一切眾生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我經中說，一切眾生，乃至五逆、犯四重禁及一闡提，悉有佛性。」

師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薩有退、不退？」

「善男子！若有菩薩修習如來三十二相業因緣者，得名不退，得名菩薩摩訶薩也，名不動轉、名為憐愍一切眾生、名勝一切聲聞緣覺、名阿毘跋致。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持戒不動，施心不移，安住實語如須彌山，以是業緣，得足下平，如奩底相。

「若菩薩摩訶薩於父母所、和上、師長乃至畜生，以如法財供養供給，以是業緣得成足下千輻輪相。

「若菩薩摩訶薩不殺不盜，於父母、師長常生歡喜，以是業緣得成三相：一者手指纖長，二者足跟長，三者其身方直。如是三相，同一業緣。

「若菩薩摩訶薩修四攝法攝取眾生，以是業緣，得網縵指，如白鵝王。

「若菩薩摩訶薩，父母、師長若病苦時，自手洗拭，捉持案摩，以是業緣，得手足軟。

「若菩薩摩訶薩持戒聞法，惠施無厭，以是業緣，得節踝[跳-兆+庸]滿身毛上靡。

「若菩薩摩訶薩專心聽法，演說正教，以是業緣，得鹿王[蹲-酋+(十/田/厶)]。

「若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不生害心，飲食知足常樂，惠施瞻病給藥，以是業緣，其身圓滿如尼拘陀樹。立手過膝，頂有肉髻，無見頂相。

「若菩薩摩訶薩見怖畏者為作救護，見裸跣者施與衣服，以是業緣得陰藏相。
「若菩薩摩訶薩親近智者，遠離愚人，善意問答，掃治行路，以是業緣，皮膚細軟，身毛右旋。
「若菩薩摩訶薩常以衣服飲食、臥具醫藥、香花燈明施人，以是業緣，得身金色，常光明曜。
「若菩薩摩訶薩行施之時，所珍之物能捨不恪，不觀福田及非福田，以是業緣，得七處滿相。
「若菩薩摩訶薩布施之時，心不生疑，以是業緣，得柔軟聲。
「若菩薩摩訶薩如法求財，以用布施，以是業緣，得缺骨充滿，師子上身，臂肘傭纖。
「若菩薩摩訶薩遠離兩舌、惡口、恚心，以是業緣，得四十牙齒白淨齊密。
「若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修大慈悲，以是業緣，得二牙相。
「若菩薩摩訶薩常作是願：『有來求者，隨意給與。』以是業緣，得師子頰。
「若菩薩摩訶薩隨諸眾生所須飲食悉皆與之，以是業緣得味中上味。
「若菩薩摩訶薩自修十善，兼以化人，以是業緣，得廣長舌。
「若菩薩摩訶薩不訟彼短、不謗正法，以是業緣，得梵音聲。
「若菩薩摩訶薩見諸怨憎，生於喜心，以是業緣，得目睫紺色。
「若菩薩摩訶薩不隱他德，稱揚其善，以是業緣，得白毫相。
「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修習如是三十二相業因緣時，則得不退菩提之心。◎
「◎善男子，一切眾生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業果、佛性，亦不可思議。何以故？如是四法，皆悉是常，以是常故不可思議。一切眾生煩惱覆障，故名為常；斷常煩惱故，故名無常。若言一切眾生常者，何故修習八聖道分為斷眾苦？眾苦若斷則名無常，所受之樂則名為常。是故我言，一切眾生煩惱覆障不見佛性，以不見故不得涅槃。」◎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八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三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諸法有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以是二因，應無縛解。是五陰者，念念生滅，如其生滅，誰有縛解？世尊！因此五陰，生後五陰，此陰自滅，不至彼陰，雖不至彼，能生彼陰。如因子生芽，子不至芽，雖不至芽，而能生芽。眾生亦爾，云何縛解？」

「善男子！諦聽，諦聽！我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如人捨命，受大苦時，宗親圍遶，號哭懊惱，其人惶怖，莫知依救。雖有五情，無所知覺，肢節戰動，不能自持，身體虛冷，煖氣欲盡，見先所修善惡報相。善男子！如日垂沒，山陵堆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眾生業果亦復如是，此陰滅時，彼陰續生，如燈生闇滅，燈滅闇生。善男子！如蠟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而是蠟印，不變在泥，文非泥出，不餘處來，以印因緣，而生是文。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為中陰五陰。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名雖無差，而時節各異。是故我說中陰五陰，非肉眼見，天眼所見。是中陰中有三種食：一者思食，二者觸食，三者意食。中陰二種：一善業果，二惡業果。因善業故，得善覺觀；因惡業故，得惡覺觀。父母交會牉合之時，隨業因緣向受生處，於母生愛，於父生瞋。父精出時謂是己有，見已心悅，而生歡喜。以是三種煩惱因緣，中陰陰壞，生後五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生時諸根有具、不具，具者見色，則生於貪，生於貪故則名為愛。狂故生貪，是名無明。貪愛、無明二因緣故，所見境界皆悉顛倒，無常見常、無我見我、無樂見樂、無淨見淨。以四倒故，作善惡行，煩惱作業，業作煩惱，是名繫縛。以是義故，名五陰生。是人若得親近於佛及佛弟子、諸善知識，便得聞受十二部經，以聞法故觀善境界，觀善境界故得大智慧，大智慧者名正知見，得知見故於生死中而生悔心，生悔心故不生歡樂，不生歡樂故能破貪心，破貪心故修八聖道，修八聖道故得無生死，無生死故名得解脫。如火不遇薪，名之為滅，滅生死故，名為滅度。以是義故，名五陰滅。」

師子吼言：「空中無刺，云何言拔？陰無繫者，云何繫縛？」

佛言：「善男子！以煩惱鎖，繫縛五陰，離五陰已無別煩惱，離煩惱已無別五陰。善男子！如柱持屋，離屋無柱，離柱無屋。眾生五陰亦復如是，有煩惱故名為繫縛，無煩惱故名為解脫。善男子！如

拳、合掌、繫結等三，合散生滅更無別法。眾生五陰亦復如是，有煩惱故名為繫縛，無煩惱故名為解脫。善男子！如說名色、繫縛、眾生，名色若滅則無眾生，離名色已無別眾生，離眾生已無別名色，亦名名色繫縛眾生，亦名眾生繫縛名色。」

師子吼言：「世尊！如眼不自見，指不自觸，刀不自割，受不自受，云何如來說言名色繫縛名色？何以故言名色者即是眾生？言眾生者即是名色？若言名色繫縛眾生，即是名色繫縛名色。」

佛言：「善男子！如二手合時，更無異法而來合也。名之與色亦復如是，以是義故，我言名色繫縛眾生。若離名色則得解脫，是故我言眾生解脫。」

師子吼言：「世尊！若有名色是繫縛者，諸阿羅漢未離名色，亦應繫縛。」

「善男子！解脫二種：一者子斷，二者果斷。言子斷者，名斷煩惱，阿羅漢等已斷煩惱，眾結爛壞，是故子結不能繫縛。未斷果故，名果繫縛，諸阿羅漢不見佛性，以不見故，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可言果繫，不得說言名色繫縛。善男子！譬如然燈，油未盡時，明則不滅，若油盡者，滅則無疑。善男子！所言油者喻諸煩惱，燈喻眾生。一切眾生，煩惱油故，不入涅槃，若得斷者，則入涅槃。」

師子吼言：「世尊！燈之與油，二性各異。眾生煩惱則不如是，眾生即是煩惱，煩惱即是眾生。眾生名五陰，五陰名眾生。五陰名煩惱，煩惱名五陰，云何如來喻之於燈？」

佛言：「善男子！喻有八種：一者順喻，二者逆喻，三者現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後喻，七者先後喻，八者遍喻。云何順喻？如經中說，天降大雨，溝瀆皆滿，溝瀆滿故小坑滿，小坑滿故大坑滿，大坑滿故小泉滿，小泉滿故大泉滿，大泉滿故小池滿，小池滿故大池滿，大池滿故小河滿，小河滿故大河滿，大河滿故大海滿。如來法雨亦復如是，眾生戒滿，戒滿足故不悔心滿，不悔心滿故歡喜滿，歡喜滿故遠離滿，遠離滿故安隱滿，安隱滿故三昧滿，三昧滿故正知見滿，正知見滿故厭離滿，厭離滿故呵責滿，呵責滿故解脫滿，解脫滿故涅槃滿，是名順喻。

「云何逆喻？大海有本所謂大河，大河有本所謂小河，小河有本所謂大池，大池有本所謂小池，小池有本所謂大泉，大泉有本所謂小泉，小泉有本所謂大坑，大坑有本所謂小坑，小坑有本所謂溝瀆，溝瀆有本所謂大雨。涅槃有本所謂解脫，解脫有本所謂呵責，呵責有本所謂厭離，厭離有本所謂正知見，正知見有本所謂三昧，三昧有本所謂安隱，安隱有本所謂遠離，遠離有本所謂喜心，喜心有本所謂不悔，不悔有本所謂持戒，持戒有本所謂法雨，是名逆喻。

「云何現喻？如經中說，眾生心性猶如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眾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

「云何非喻？如我昔告波斯匿王：『大王！有親信人從四方來，各作是言：「大王！有四大山，從四方來，欲害人民。」王若聞者當設何計？』王言：『世尊！設有此來，無逃避處，惟當專心持戒布施。』我即讚言：『善哉，大王！我說四山，即是眾生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常來切人。云何大王不修戒施？』王言：『世尊！持戒、布施得何等果？』我言：『大王！於人天中多受快樂。』王言：『世尊！尼拘陀樹持戒布施，亦於人天受安隱耶？』我言：『大王！尼拘陀樹不能持戒修行布施，如其能者則受無異。』是名非喻。

「云何先喻？我經中說，譬如有人貪著妙花，採取之時為水所漂。眾生亦爾，貪受五欲，為生死水之所漂沒，是名先喻。

「云何後喻？如《法句》說：

「『莫輕小罪，　以為無殃。　水渧雖微，
漸盈大器。』

「是名後喻。

「云何先後喻？譬如芭蕉生果則死，愚人得養亦復如是，如騾懷妊命不久全。

「云何遍喻？如經中說，三十三天有波利質多樹，其根入地深五由延，高百由延，枝葉四布五十由延，葉熟則黃。諸天見已心生歡喜，是葉不久必當墮落。其葉既落復生歡喜，是枝不久必當變色。枝既變色復生歡喜，是色不久必當生疱。見已復喜，是疱不久必當生嘴。見已復喜，是嘴不久必當開剖。開剖之時，香氣周遍五十由延，光明遠照八十由延，爾時諸天夏三月時在下受樂。善男子！我諸弟子亦復如是，葉色黃者，喻我弟子念欲出家。其葉落者，喻我弟子剃除鬚髮。其色變者，喻我弟子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初生疱者，喻我弟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嘴者喻於十住菩薩得見佛性。開剖者喻於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香者喻於十方無量眾生受持禁戒。光者喻於如來名號無礙周遍十方。夏三月者喻三三昧。三十三天受快樂者，喻於諸佛在大涅槃得常樂我淨。是名遍喻。

「善男子！凡所引喻不必盡取，或取少分、或取多分、或復全取。如言如來面如滿月，是名少分。善男子！譬如有人初不見乳，轉問他言：『乳為何類？』彼人答言：『如水、蜜、貝。』水則濕相，

蜜則甜相，貝則色相。雖引三喻未即乳實。善男子！我言燈喻，喻於眾生，亦復如是。善男子！離水無河，眾生亦爾，離五陰已無別眾生。善男子！如離箱輿輪軸、輻輞，更無別車，眾生亦爾。善男子！若欲得合彼燈喻者，諦聽，諦聽，我今當說。炷者喻於二十五有，油者喻愛，明喻智慧，除破黑闇喻破無明，煖喻聖道。如燈油盡，明焰則滅，眾生愛盡，則見佛性，雖有名色不能繫縛。雖復處在二十五有，不為諸有之所污染。」

師子吼言：「世尊！眾生五陰空無所有，誰有受教，修習道者？」

佛言：「善男子！一切眾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雖念念生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道。」

師子吼言：「世尊！如是等法，皆念念滅，是念念滅，亦相似相續，云何修習？」

佛言：「善男子！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破闇冥，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善男子！如眾生食雖念念滅，亦令飢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樹林草木。善男子！汝言念念滅云何增長者？心不斷故，名為增長。善男子！如人誦書，所誦字句不得一時，前不至中，中不至後。人之與字及以心想，俱念念滅，以久修故而得通利。善男子！譬如金師，從初習作至于皓首，雖念念滅前不至後，以積習故所作遂妙，是故得稱善好金師，讀誦經書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種子，地亦不教汝當生芽，以法性故，牙則自生，乃至花亦不教汝當作果，以法性故而果自生，眾生修道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數法，一不至二，二不至三，雖念念滅而至千萬，眾生修道亦復如是。善男子！如燈念念滅，初滅之焰，不教後焰，我滅汝生當破諸闇。善男子！譬如犢子生便求乳，求乳之智實無人教，雖念念滅，而初飢後飽。是故當知不應相似，若相似者不應異生。眾生修道亦復如是，初雖未增，以久修故，則能破壞一切煩惱。」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須陀洹人得果證已，雖生惡國，猶故持戒，不殺、盜、婬、兩舌、飲酒。須陀洹陰即此處滅，不至惡國。修道亦爾，不至惡國。若相似者，何故不生淨妙國土。若惡國陰非須陀洹陰，云何而得不作惡業？」

佛言：「善男子！須陀洹者雖生惡國，終不失於須陀洹名，陰不相似，是故我引犢子為喻。須陀洹人雖生惡國，以道力故不作惡業。善男子！譬如香山有師子王，是故一切飛鳥走獸絕跡，此山無敢近者。有時是王至雪山中，一切鳥獸猶故不住。須陀洹人亦復如是，雖不修道，以道力故不作諸惡。善男子！譬如有人服食甘露，甘露雖滅，以其力勢能令是人不生不死。善男子！如須彌山有上妙藥名

楞伽利，有人服之，雖念念滅，以藥力故不遇患苦。善男子！如轉輪王所坐之處，王雖不在，無人敢近。何以故？王威力故。須陀洹人亦復如是，雖生惡國不修習道，以道力故不作惡業。善男子！須陀洹陰於此而滅，雖生異陰，猶故不失須陀洹陰。善男子！譬如眾生為果實故，於種子中多役作業，糞治溉灌，未得果實而子復滅，亦得名為因子得果，須陀洹陰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資產巨富，惟有一子先已終歿，其子有子，復在他土。其人忽然奄便命終，孫聞是已還收產業，雖知財貨非其所作，然其收取無遮護者。何以故？以姓一故。須陀洹陰亦復如是。」
師子吼言：「如佛說偈：

「『比丘若修習，　戒定及智慧。
當知是不退，　親近大涅槃。』

「世尊，云何修戒？云何修定？云何修慧？」
佛言：「善男子！若有人受持禁戒，但為自利人天受樂，不為度脫一切眾生，不為擁護無上正法，但為利養，畏三惡道，為命、色力、安、無礙辯，畏懼王法、惡名穢稱、為世事業，如是護戒則不得名修習戒也。善男子！云何名為真修習戒？受持戒時，若為度脫一切眾生為護正法，度不度故、解未解故、歸無歸故、未入涅槃令得入故，如是修時，不見戒、不見戒相、不見持者、不見果報、不觀毀犯。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則名為修習戒也。
「云何復名修習三昧？修三昧時為自度脫、為於利養，不為眾生、不為護法，為見貪欲、穢食等過，男女等根九孔不淨，鬪訟打刺、互相殺害，若為此事修三昧者，是則不名修習三昧。善男子！云何復名真修三昧？若為眾生修習三昧，於眾生中得平等心、為令眾生得不退法、為令眾生得聖心故、為令眾生得大乘故、為欲護持無上法故、為令眾生不退菩提故、為令眾生得首楞嚴故、為令眾生得金剛三昧故、為令眾生得陀羅尼故、為令眾生得四無礙故、為令眾生見佛性故，作是行時，不見三昧，不見三昧相，不見修者，不見果報。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則名為修習三昧。
「云何復名修於智慧？若有修者作是思惟：『我若修習如是智慧，則得解脫，度三惡道。誰能利益一切眾生？誰能度人於生死道？佛出世難如優曇鉢花，我今能斷諸煩惱結，必得解脫果，是故我當勤修智慧，速斷煩惱，早得度脫。』如是修者，不得名為修習智慧。云何名為真修習者？智者若觀生、老、死、苦，一切眾生無明所覆，不知修習無上正道。『願我此身悉代眾生受大苦惱，眾生所有貧窮、下賤、破戒之心，貪瞋癡業，願皆悉來集于我身。願諸眾生

不生貪取，不為名色之所繫縛，願諸眾生早度生死，令我一身處之不厭，願令一切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修時，不見智慧，不見智慧相，不見修者，不見果報，是則名為修習智慧。善男子！修習如是戒、定、智慧，是名菩薩。不能如是修戒定慧，是名聲聞。

「復次善男子！云何復名修習於戒？若能破壞一切眾生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一者為利，餧養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為利，買已屠殺。三者為利，餧養猪豚，肥已轉賣。四者為利，買已屠殺。五者為利，餧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為利，買已屠殺。七者為利，養鷄令肥，肥已轉賣。八者為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五者獄卒。十六者呪龍。能為眾生永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云何修定？能斷一切世間三昧，所謂無身三昧，能令眾生生顛倒心謂是涅槃，有無邊心三昧、淨聚三昧、世邊三昧、世斷三昧、世性三昧、世丈夫三昧、非想非非想三昧，如是等定，能令眾生生顛倒心謂是涅槃，若能永斷如是三昧，是則名為修習三昧。云何復名修習智慧？能破世間所有惡見，一切眾生悉有惡見，所謂色即是我亦是我所。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乃至識亦如是。常即是我，色滅我存。色即是我，色滅我滅。復有人言：『作者名我，受者名色。』復有人言：『作者名色，受者名我。』復有人言：『無作無受，自生自滅，悉非因緣。』復有人言：『無作無受，悉是自在之所造作。』復有人言：『無有作者，無有受者，一切悉是時節所作。』復有人言：『作者受者悉無所有，地等五大名為眾生。』善男子！若能破壞一切眾生如是惡見，是則名為修智慧也。

「善男子！修習戒者，為身寂靜。修習三昧，為心寂靜。修習智慧，為壞疑心，壞疑心者為修習道，修習道者為見佛性，見佛性者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為得無上大涅槃故，得大涅槃者為斷眾生一切生死、一切煩惱、一切諸有、一切諸界、一切諸諦故，斷於生死乃至斷諦，為得常、樂、我、淨法故。」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若不生不滅名大涅槃者，生亦如是不生不滅，何故不得名為涅槃。」

「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是生雖復不生不滅，而有始終。」

「世尊！是生死法亦無始終，若無始終則名為常，常即涅槃，何故不名生死為涅槃耶？」

「善男子！是生死法悉有因果，有因果故，不得名之為涅槃也。何以故？涅槃之體無因果故。」

師子吼言：「世尊！夫涅槃者亦有因果。如佛所說：

「『從因故生天，　從因墮惡道。
從因故涅槃，　是故皆有因。』

「如佛往昔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沙門道果。言沙門者，謂能具修戒、定、智慧。道者謂八聖道，沙門果者所謂涅槃。』世尊！涅槃如是，豈非果耶？云何說言涅槃之體無因無果？」
佛言：「善男子！我所宣說涅槃因者，所謂佛性，佛性之性不生涅槃，是故我言涅槃無因。能破煩惱故名大果，不從道生故名無果，是故涅槃無因無果。」
師子吼言：「世尊！眾生佛性為悉共有？為各各有？若共有者，一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切眾生亦應同得。世尊！如二十人同有一怨，若一人能除，餘十九人皆亦同除。佛性亦爾，一人得時，餘亦應得。若各各有則是無常。何以故？可算數故。然佛所說眾生佛性不一、不二，若各各有，不應說言諸佛平等，亦不應說佛性如空。」
佛言：「善男子！眾生佛性，不一不二，諸佛平等猶如虛空，一切眾生同共有之。若有能修八聖道者，當知是人則得明見。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則成醍醐，眾生佛性亦復如是。」
師子吼言：「如佛所說，忍辱草者，一耶？多耶？如其一者，牛食則盡。如其多者，云何而言眾生佛性亦如是耶？如佛所說，若有修習八聖道者，則見佛性，是義不然。何以故？道若一者，如忍辱草，則應有盡，如其有盡，一人修已，餘則無分。若道多者，云何得言具足修習，亦不得名薩婆若智？」
佛言：「善男子！如平坦路，一切眾生悉於中行無障礙者。中路有樹其陰清涼，行人在下憩駕止息，然其樹陰常住不移，亦不消壞，無持去者。路喻聖道，陰喻佛性。善男子！譬如大城，唯有一門，雖有多人經由入出，都無有能作障礙者，亦復無人破壞毀落而齎持去。善男子！譬如橋梁行人所由，亦無有人遮止障礙毀壞持去。善男子！譬如良醫遍療眾病，亦無有能遮止是醫治此捨彼，聖道佛性亦復如是。」
師子吼言：「世尊！所引諸喻，義不如是。何以故？先者在路，於後則妨，云何而言無有障礙？餘亦皆爾。聖道佛性若如是者，一人修時，應妨餘者。」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義不相應。我所喻道，是少分喻，非一切也。善男子！世間道者則有障礙，此彼之異，無有平等。無漏道者則不如是，能令眾生無有障礙，平等無二，無有方處此彼之

異，如是正道，能為一切眾生佛性而作了因，不作生因。猶如明燈，照了於物。善男子！一切眾生皆同無明，因緣於行，不可說言一人無明，因緣行已，其餘應無。一切眾生悉有無明，因緣於行，是故說言十二因緣一切平等。眾生所修無漏正道，亦復如是，等斷眾生煩惱、四生、諸界、有道，以是義故，名為平等。其有證者，彼此知見，無有障礙，是故得名薩婆若智。」

師子吼言：「一切眾生，身不一種，或有天身、或有人身、畜生、餓鬼、地獄之身，如是多身差別非一，云何而言佛性為一？」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置毒乳中，乃至醍醐皆悉有毒，乳不名酪，酪不名乳，乃至醍醐亦復如是。名字雖變，毒性不失，遍五味中，皆悉如是，若服醍醐亦能殺人，實不置毒於醍醐中。眾生佛性亦復如是，雖處五道，受別異身，而是佛性常一無變。」

師子吼言：「世尊！十六大國，有六大城。所謂舍婆提城、婆枳多城、瞻婆城、毘舍離城、波羅榛城、王舍城，如是六城世中最大。何故如來捨之，在此邊地弊惡，極陋隘小拘尸那城入般涅槃？」

「善男子！汝不應言拘尸那城邊地弊惡、最陋隘小，應言是城，微妙功德之所莊嚴。何以故？諸佛菩薩所行處故。善男子！如賤人舍，王若過者則應讚歎，是舍嚴麗功德成就，能令大王迴駕臨顧。善男子！如人重病，服穢弊藥，服已病愈，即應歡喜讚歎，是藥最上最妙，能愈我病。善男子！如人乘船在大海中，其船卒壞無所依倚，因倚死屍得到彼岸，到彼岸已，應大歡喜讚歎，是屍我賴相遇而得安隱。拘尸那城亦復如是，乃是諸佛菩薩行處，云何而言邊地弊惡陋隘小城？

「善男子！我念往昔過恒河沙劫，劫名善覺，時有聖王姓憍尸迦，七寶成就，千子具足。其王始初造立此城，周匝縱廣十二由延，七寶莊嚴，土多有河，其水清淨柔軟甘美，所謂尼連禪河、伊羅跋提河、熙連禪河、伊搜末埿河、毘婆舍那河，如是等河其數五百。河此彼岸樹木繁茂、花果鮮潔。爾時人民壽命無量。時轉輪聖王過百年已，作是唱言：『如佛所說，一切諸法皆悉無常。若能修習十善法者，能斷如是無常大苦。』人民聞已，咸共奉修十善之法。我於爾時聞佛名號，受持十善，思惟修習，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是心已，復以是法，轉教無量無邊眾生，言一切法無常變壞。是故我今續於此處，亦說諸法無常變壞，惟說佛身是常住法。我憶往昔所行因緣，是故今來在此涅槃，亦欲酬報此地往恩。以是義故，我經中說，我眷屬者受恩能報。

「復次善男子！往昔眾生壽無量時，爾時此城名拘舍跋提，周匝縱廣五十由延，時閻浮提居民隣接，鷄飛相及。有轉輪王名曰善見，七寶成就，千子具足，王四天下。第一太子思惟正法得辟支佛。時

轉輪王見其太子成辟支佛，威儀庠序，神通希有。見是事已，即捨王位，如棄涕唾，出家在此娑羅樹間，八萬歲中修習慈心，悲、喜、捨心各八萬歲。善男子！欲知爾時善見聖王，則我身是。是故我今常樂遊止如是四法，是四法者名為三昧。以是義故，如來之身常樂我淨。善男子！以是因緣，今來在此拘尸那城娑羅樹間，三昧正受。

「善男子！我念往昔過無量劫，此城爾時名迦毘羅衛，其城有王，名曰白淨，其王夫人名曰摩耶，王有一子名悉達多。爾時王子不由師教，自然思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大目犍連；給侍弟子名曰阿難。爾時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涅槃經。我時在會，得預斯事，聞諸眾生悉有佛性。聞是事已，即於菩提得不退轉，尋自發願：『願未來世成佛之時，父母國土、名字弟子、侍使之人說法教化，如今世尊等無有異。』以是因緣，今來在此敷揚演說大涅槃經。

「善男子，我初出家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頻婆娑羅王遣使而言：『悉達太子若為聖王，我當臣屬。若不樂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願先來至此王舍城說法度人，受我供養。』我時默然已受彼請。善男子！我初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向竭閣國時，伊連禪河有婆羅門姓迦葉氏，與五百弟子在彼河側，求無上道，我為是人故往說法。迦葉言：『瞿曇！我今年邁已百二十，摩伽陀國所有人民及其大王頻婆娑羅，咸謂我已證羅漢果。我今若當在於汝前聽受法者，一切人民或生倒心，大德迦葉非羅漢耶。幸願瞿曇速往餘處，若此人民定知瞿曇功德勝我，我等無由復得供養。』我時答言：『迦葉！汝若於我不生殷重大瞋恨者，見容一宿，明當早去。』迦葉言：『瞿曇！我心無他，深相愛重。但我住處有一毒龍，其性暴急，恐相危害。』我言：『迦葉！毒中之毒，不過三毒，我今已斷。世間之毒，我所不畏。』迦葉復言：『苟能不畏，善哉，聽住。』善男子！我於爾時故為迦葉現十八變，如經中說。爾時迦葉及其眷屬五百等輩，見聞是已，證羅漢果。是時迦葉復有二弟：一名伽耶迦葉，二名那提迦葉，師徒眷屬復有五百，亦皆證得阿羅漢果。時王舍城六師之徒，聞是事已，即於我所生大惡心。我時赴信受彼王請詣王舍城，未至中路，王與無量百千之眾悉來奉迎，我為說法。時聞法已，欲界諸天八萬六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頻婆娑羅王所將營從十二萬人得須陀洹果，無量眾生成就忍心。既入城已，度舍利弗、大目犍連及其眷屬二百五十人，令捨本心出家學道，我即住彼受王供養。外道六師相與聚集，詣舍衛城。◎

「◎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須達多，為兒娉婦詣王舍城，既達彼城，寄止長者珊檀那舍。時此長者中夜而起告諸眷屬：『仁等可起，速共莊嚴、掃治宅舍、辦具餚饍。』須達聞已，尋自思惟：『將非欲請摩伽王耶？為有婚姻歡樂會乎？』思惟是已，尋前問言：『大士！欲請摩伽陀王頻婆娑羅耶？為有婚姻歡樂會乎？遽務不安乃如是耶？』長者答言：『不也，居士！我明請佛無上法王。』須達長者初聞佛名，身毛皆豎，尋復問言：『何等名佛？』長者答言：『汝不聞耶？迦毘羅城有釋種子，字悉達多，姓瞿曇氏，父名白淨。其生未久，相師占之，定當得作轉輪聖王，如菴羅果已在手中。心不願樂捨之出家，無師自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貪恚癡盡。常住無變，不生不滅，無有憂畏。於諸眾生，其心平等，猶如父母等視一子。所有身心眾中最勝，雖勝一切而無憍慢，塗割二事其心無二。智慧通達於法無礙，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處，故號為佛。明受我請，是故忽忽未暇相瞻。』須達多言：『善哉，大士！所言佛者，功德無上，今在何處？』長者答言：『今在此間王舍大城，住迦蘭陀竹林精舍。』時須達多一心念佛所有功德，十力、無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處，作是念時，忽然大明，其明猛盛，猶如白日，即尋光出，至城門下。佛神力故，門自開闢。既出門已，路有天祠，須達經過禮拜致敬，尋還黑闇。心生惶怖，復欲還返所止之處，時彼城門有一天神，告須達言：『仁者若往如來所者，多獲善利。』須達多言：『云何善利？』答言：『長者！假使有人真寶珓珞、駿馬百匹、香象百頭、寶車百乘，鑄金為人其數復百，端正女人身珮瓔珞、眾寶廁填，上妙宮宅、殿堂屋宇、雕文刻鏤，金盤銀粟、銀盤金粟，數各一百，以施一人，如是展轉盡閻浮提，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發意一步，詣如來所。』須達多言：『善男子！汝是誰耶？』答言：『長者！我是勝相婆羅門子，是汝往昔善知識也。我因往日見舍利弗、大目犍連，心生歡喜，捨身得作北方天王毘沙門子，專知守護此王舍城。我因禮拜舍利弗等，生歡喜心，尚得如是妙好之身，況當得見如來大師，禮拜供養？』須達長者聞是事已，即還復道來詣我所。到已頭面敬禮我足，我時即為如應說法。長者聞已得須陀洹果，既獲果證，復請我言：『如來大慈，惟願臨顧至舍衛城，受我微供。』我即問言：『卿舍衛國，頗有精舍，相容受不？』須達多言：『若佛哀愍，必見垂顧，便當自竭營辦成立。』善男子！我於爾時默然受請。須達長者已蒙聽許，即白我言：『我從昔來未為斯事，惟願如來，遣舍利弗指授儀則，我即顧命勅令營佐。』

「時舍利弗與須達多共載一車，往舍衛城。我神力故，經一日夜便到所止。時須達多白舍利弗：『大德！此大城外，何處有地不近不

遠，多饒泉池，有好林樹、花果，鬱茂清淨閑豫？我當於中，為佛世尊及比丘僧造立精舍。』舍利弗言：『祇陀園林不近不遠，清淨寂寞，多有泉池，樹木花果隨時而有，此處最勝，可安立精舍。』時須達多聞是語已，即往祇陀大長者所，告祇陀言：『我今欲為無上法王造立僧坊，惟仁園地任中造立。吾今欲買，能見與不？』祇陀答言：『設以真金遍布其地，猶不相與。』須達多言：『善哉，祇陀！林地屬我，汝便取金。』祇陀答言：『我園不賣，云何取金？』須達多言：『若意不了，當共往詣斷事人所。』時二長者即共俱往斷事者所。斷事者言：『園屬須達，祇陀取金。』須達長者即時使人車馬載負隨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遍。祇陀言曰：『長者若悔，隨意聽止。』須達多言：『吾不悔也。』自念當出何藏金足？祇陀念言：『如來法王，真實無上，所說妙法，清淨無染，故使斯人輕寶乃爾。』即語須達：『餘未遍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為佛造立門樓，常使如來經由出入。』祇陀長者自造門樓，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房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厨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圊廁無不備足。所設已訖，即執香鑪，向王舍城遙作是言：『所設已辦，惟願如來慈哀憐愍，為諸眾生受是住處。』

「我時玄知是長者心，即與大眾發王舍城，譬如壯士屈伸臂頃，至舍衛城祇陀園林須達精舍。我既到已，須達長者以其所設奉施於我。我時受已，即住其中。◎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九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四

「◎時諸六師心生嫉妬，悉共集詣波斯匿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王之土境，清夷閑靜，真是出家住止之處，是故我等為斯事故而來至此。大王以法正治，為民除患。沙門瞿曇，年既幼稚，學日又淺，道術無施；此國先有耆舊宿德，自怙王種，不生恭敬。若是王種，法應治民，如其出家，應敬宿德。大王善聽，沙門瞿曇，真實不生王種之中，瞿曇沙門若有父母，何由劫奪他之父母。大王！我經中說，過千歲已，有一妖祥幻化物出，所謂沙門瞿曇是也。是故當知，沙門瞿曇無父無母，若有父母，云何說言諸法無常、苦、空、無我、無作、無受。以幻術故誑惑眾生，愚者信受智者捨之。大王！夫人王者，天下父母，如秤、如地、如風、如火、如道、如河、如橋、如燈、如日、如月，如法斷事，不擇怨親。沙門瞿曇不聽我活，隨我去處，追逐不捨。惟願大王，聽我等輩，與彼瞿曇，較其道力。若彼勝我，我當屬彼；我若勝彼，彼當屬我。』王言：『大德！汝等各各自有行法，止住之處亦各不同。我今定知，如來世尊於汝無妨。』六師答言：『云何無妨？沙門瞿曇以幻術法，誘誑諸人及婆羅門，歸伏已盡。王若聽我與較道力，王之善名流布八方；如其不者，惡聲盈路。』王言：『大德！汝以未知如來道力威神巍巍，故求較試，若定知者，恐不能也。』『大王！汝今已受瞿曇幻耶？唯願大王，留神聽察，莫輕我等。搆之虛言，不如驗之以實。』王言：『善哉，善哉。』六師之徒歡喜而出。

「時波斯匿王即勅嚴駕來至我所，頭面敬禮，右繞三匝，退坐一面，而白我言：『世尊！六師向來求較道力，我不量度，敢已許之。』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但當更於此國處處造立僧坊。何以故？我若與彼較其神力，彼眾之中受化者多，此處狹小云何容受？』善男子！我於爾時為六師故，從初一日至十五日，現大希有神通變化。當是時也，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眾生於三寶所生信不疑。六師徒眾其數無量，破邪見心，正法出家。無量眾生於菩提中得不退心，無量眾生得陀羅尼諸三昧門，無量眾生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

「爾時六師內心慚愧，相與圍繞至婆枳多城，教彼人民信受邪法，瞿曇沙門但說空事。善男子！我時為母，處忉利天波利質多樹安居說法。是時六師心大歡喜唱言：『善哉！瞿曇幻術今已滅沒。』復

教無量無數眾生增長邪見。爾時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及四部眾，白目連言：『大德！此閻浮提邪見增長，眾生可愍，行大黑闇。惟願大德，至彼天上，稽首世尊，如我言曰：「譬如犢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無疑。我等眾生亦復如是，惟願如來，哀愍眾生，還來住此。」』爾時目連默然而許，如大力士屈伸臂頃，往彼天上，至世尊所，白佛言：『閻浮提中所有四眾渴仰如來，思見聞法。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及四眾等，稽首足下。此閻浮提所有眾生邪見增長，行大黑闇，甚可憐愍。譬如犢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不疑。我等亦爾。惟願如來，為眾生故，還來在此閻浮提中。』佛告目連：『汝今速還至閻浮提，告諸國王及四部眾，却後七日我當還下。為六師故，復當至彼婆枳多城。』過七日已，我與釋天、梵天、魔天無量天子，及首陀會一切天人，前後圍繞至婆枳多城，大師子吼，作如是言：『惟我法中，獨有沙門及婆羅門，一切諸法無常無我、涅槃寂靜、離諸過惡。若言他法亦有沙門及婆羅門，有常有我有涅槃者，無有是處。』爾時無量無邊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時六師各相謂言：『若我法中實無沙門婆羅門者，云何而得世間供養？』於是六師，復相集聚詣毘舍離。

「善男子！我於一時住毘舍離菴羅林間，時菴羅女知我在中，欲來我所。我於爾時告諸比丘：『當觀念處，善修智慧，隨所修習，心莫放逸。云何名為觀於念處？若有比丘觀察內身，不見於我及以我所。觀察外身及內外身，不見於我及以我所。觀受心法亦復如是，是名念處。云何名為修習智慧？若有比丘真實而見苦集滅道，是名比丘修習智慧。云何名為心不放逸？若有比丘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捨、念天，是名比丘心不放逸。』時菴羅女即至我所，頭面作禮，右繞三匝，修敬已畢，却坐一面。善男子！我於爾時為菴羅女如應說法，是女聞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彼城中有梨車子其數五百來至我所，頭面作禮，右繞三匝，修敬已畢，却坐一面。我時復為諸梨車子如應說法：『諸善男子，夫放逸者有五事果。何等為五？一者不得自在財利、二者惡名流布於外、三者不樂慧施窮乏、四者不樂見於四眾、五者不得諸天之身。諸善男子，因不放逸，能生世法、出世間法。若有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勤修不放逸法。夫放逸者，復有十三果報。何等十三？一者樂為世間作業、二者樂說無益之言、三者常樂久寢睡眠、四者樂說世間之事、五者常樂親近惡友、六者常懈怠懶惰、七者常為他人所輕、八者雖有所聞尋復忘失、九者樂處邊地、十者不能調伏諸根、十一者食不知足、十二者不樂空寂、十三者所見不正，是名十三。善男子！夫放逸者，雖得近佛及佛弟子，猶故為遠。』諸梨車子言：『我等自知是放逸人。何以故？如其我等不放逸者，如來法王

當出我土。』時大會中有婆羅門子，名曰無勝，語諸梨車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言，頻婆娑羅王已獲大利。如來世尊出其國土，猶如大池生妙蓮花、雖生在水，水不能污。諸梨車子！佛亦如是，雖生彼國，不為世法之所滯礙。諸佛世尊無出無入，為眾生故出現於世，不為世法之所滯礙。仁等自迷耽荒五欲，不知親近往如來所，是故名為放逸之人。非佛出於摩伽陀國名放逸也。何以故？如來世尊猶彼日月，非為一人、二人出世。』時諸梨車聞是語已，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作是言：『善哉，善哉！無勝童子！快說如是善妙之言。』時諸梨車，各各脫身所著一衣，以施無勝。無勝受已，轉以奉我，復作是言：『世尊！我從梨車得是衣物，惟願如來，哀愍眾生，受我所獻。』我於爾時，愍彼無勝，即為納受。時諸梨車同時合掌，作如是言：『惟願如來，於此土地一時安居，受我微供。』我時默然受梨車請。

「是時六師聞是事已，師宗相與，詣波羅榛城。爾時我復往波羅榛住波羅河邊。時波羅榛有長者子，名曰寶稱，耽荒五欲，不知非常，以我到故，自然而得白骨觀法，見其殿舍宮人婇女悉為白骨，心生怖懼，如刀毒蛇、如賊如火，即出其舍，來詣我所，隨路而言：『瞿曇沙門！我今如為賊所追逐，甚大怖懼，願見救濟。』佛言：『善男子！佛法眾僧，安隱無懼。』長者子言：『若三寶中無所畏者，我今亦當得無所畏。』我即聽其出家為道。時長者子，復有同友其數五十，遙聞寶稱厭欲出家，即共和順，相與出家。六師聞已，展轉復詣瞻婆大城。

「時瞻婆大國一切人民悉共奉事六師之徒，初未曾 聞佛、法、僧名，多有諸人作極惡業。我於爾時為眾生故，往瞻婆城。時彼城中有大長者，無有繼嗣，供事六師，以求子息，其後不久，婦則懷妊。長者知已，往六師所，歡喜而言：『我婦懷妊，男耶？女耶？』六師答言：『生必是女。』長者聞已，心生愁惱。復有知識來謂長者：『何故愁惱乃如是耶？』長者答言：『我婦懷妊未知男女，故問六師，六師見語，如我相法，生必是女。我聞是語，自惟年老，財富無量，如其非男，無所付囑，是故我愁。』知識復言：『汝無智慧，先不聞耶，優樓頻螺迦葉兄弟為誰弟子？佛耶？六師耶？六師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捨之不事，為佛弟子？又舍利弗、目犍連等及諸國王頻婆娑羅等，諸王夫人、末利夫人等，諸國長者須達多等，如是諸人非佛弟子耶？曠野鬼神、阿闍世王、護財醉象，鴦掘魔羅惡心熾盛欲害其母，如是等輩，斯非如來所調伏耶？長者！如來世尊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為佛。發言無二，故名如來。斷煩惱故，名阿羅訶。世尊所說終無有二。六師不爾，云何可信？如來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爾時長者即

與是人來詣我所，頭面作禮，右遶三匝，合掌長跪，而作是言：『世尊於諸眾生平等無二，怨親一相。我為愛結之所繫縛，於怨親中未能無二。我今欲問如來世事，深自愧懼未敢發言。世尊！我婦懷妊，六師相言生必是女，是事云何？』佛言：『長者！汝婦懷妊，是男無疑。其兒生已，福德無比。』爾時長者聞我語已，生大歡喜，便退還家。爾時六師，聞我玄記，生者必男，有大福德。心生嫉妬，以菴羅果和合毒藥，持往其家，語長者言：『快哉，瞿曇善說其相，汝婦臨月可服此藥，服此藥已，兒則端正，產者無患。』長者歡喜受其毒藥，與婦令服，服已尋死。六師歡喜，周遍城市高聲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其兒福德天下無勝；今兒未生，母已喪命。』爾時長者復於我所生不信心，即依世法，殯殮棺蓋送至城外，多積乾薪，以火焚之。我以道眼，明見此事，顧命阿難，取我衣來吾欲往彼，摧滅邪見。

「時毘沙門天告摩尼跋陀大將而作是言：『如來今欲詣彼塚間，卿可速往平治掃灑，安師子座，求妙花香，莊嚴其地。』爾時六師遙見我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塚間，欲噉肉耶？』是時多有未得法眼諸優婆塞，各懷差愧，而白我言：『彼婦已死，願不須往。』爾時阿難語眾人言：『且待須臾，如來不久當廣開闡諸佛境界。』我時到已，坐師子座，長者難言：『所言無二，可名世尊。母已終亡，云何生子？』我言：『長者！卿於爾時，都不見問，母命修短；但問所懷，為是男女？諸佛如來發言無二，是故當知，定必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猶如鴛鴦，處蓮花臺。六師見已，復作是言：『妖哉瞿曇，善為幻術。』長者見已，心復歡喜，呵責六師：『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於爾時尋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兒來。』耆婆欲往，六師前牽，語耆婆言：『瞿曇沙門所作幻術，未必常爾，或能不能，如其不能，脫相燒害。汝今云何信受其言？』耆婆答言：『如來使入阿鼻地獄，所有猛火尚不能燒，況世間火？』爾時耆婆前入火聚，猶入清涼大河水中，抱持是兒，還詣我所，授兒與我。我受兒已，告長者言：『一切眾生，壽命不定，如水上泡。眾生若有殷重業果，火不能燒，毒不能害。是兒業果，非我所作。』時長者言：『善哉，世尊！是兒若得盡其天命，惟願如來為立名字。』佛言：『長者！是兒生於猛火之中，火名樹提，應名樹提。』爾時會中見我神化，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六師周遍六城不得停足，慚愧低頭，復來至此拘尸那城。既至此已，唱如是言：『諸人當知，沙門瞿曇是大幻師，誑惑天下，遍六大城。譬如幻師幻作四兵，所謂車兵、馬兵、象兵、步兵。又復幻作種種瓔珞、城郭宮宅、河池樹木。沙門瞿曇亦復如是，幻作

王身。為說法故，或作沙門身、婆羅門身、男身、女身、小身、大身，或作畜生、鬼神之身，或說無常、或說有常，或時說苦、或時說樂，或說有我、或說無我、或說有淨、或說無淨、或時說有、或時說無，所為虛妄，故名為幻。譬如因子，隨子得果，瞿曇沙門，亦復如是。摩耶所生母既是幻，子不得非。沙門瞿曇無實知見，諸婆羅門經年積歲修習苦行、護持禁戒，尚言未有真實知見。何況瞿曇年少學淺，不修苦行，云何而有真實知見？若能具滿七年苦行，見猶不多，況所修習不滿六年？愚人無智，信受其教，如大幻師誑惑愚者，沙門瞿曇，亦復如是。』善男子！如是六師，於此城中大為眾生增長邪見。

「善男子！我見是事心生憐愍，以其神力，請召十方諸大菩薩，雲集此林，周匝彌滿四十由延，今於此中大師子吼。善男子！雖於空處多有所說，則不得名師子吼也。於此智人大眾之中，真得名為大師子吼。師子吼者，說一切法，悉無常、苦、無我、不淨，惟說如來常樂我淨。

「爾時六師復作是言：『若瞿曇有我，我亦有我。所言我者，見者名我。瞿曇！譬如有人向中見物，我亦如是。向喻於眼，見者喻我。』佛告六師：『若言見者名我，是義不然。何以故？汝所引喻，因向見者，人在一向，六根俱用。若定有我，因眼見者，何不如彼一根之中俱伺諸塵？若一根中不能一時聞見六塵，當知無我。所引向喻，雖經百年，見者因之所見無異。眼根若爾，年邁根熟亦應無異，人向異故見內見外。眼根若爾，亦應內外一時俱見。若不見者，云何有我？』六師復言：『瞿曇！若無我者，誰能見耶？』佛言：『有色有明，有心有眼，是四和合，故名為見。是中實無見者、受者。眾生顛倒，言有見者，及以受者。以是義故，一切眾生所見顛倒，諸佛菩薩所見真實。六師！若言色是我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色實非我。色若是我，不應而得醜陋形貌，何故復有四姓差別，悉不一種婆羅門耶？何故屬他，不得自在？諸根缺陋，生不具足？何故不作諸天之身？而受地獄畜生餓鬼種種諸身？若不能得，隨意作者，當知必定無有我也。以無我故名為無常，無常故苦，苦故為空，空故顛倒，以顛倒故一切眾生輪轉生死，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六師！如來世尊永斷色縛乃至識縛，是故名為常樂我淨。復次色者即是因緣，若因緣者則名無我，若無我者名為苦空。如來之身非是因緣，非因緣故則名有我，若有我者即常樂淨。』

「六師復言：『瞿曇！色亦非我，乃至識亦非我。我者遍一切處，猶如虛空。』佛言：『若遍有者，則不應言，我初不見。若初不見，則知是見本無今有，若本無今有，是名無常。若無常者，云何言遍？若遍有者，五道之中應具有身，若有身者應各受報，若各受

報，云何而言轉受人天？汝言遍者，一耶？多耶？我若一者，則無父子、怨親中人；我若多者，一切眾生所有五根悉應平等，所有業慧亦應如是。若如是者，云何說言根有具足、不具足者？善業、惡業、愚智差別？』『瞿曇！眾生我者，無有邊際。法與非法，則有分齊。眾生修法則得好身，若行非法則得惡身。以是義故，眾生業果不得無差。』

「佛言：『善男子！法與非法若如是者，我則不遍。我若遍者，則應悉到。如其到者，修善之人亦應有惡，行惡之人亦應有善。若不爾者云何言遍？』『瞿曇！譬如一室，然百千燈，各各自明不相妨礙。眾生我者亦復如是，修善行惡不相雜合。』『善男子！汝等若言我如燈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彼燈之明從緣而有，燈增長故，明亦增長。眾生我者則不如是，明從燈出，住在異處。眾生我者不得如是，從身而出，住在異處。彼燈光明與闇共住。何以故？如闇室中然一燈時照則不了，及至多燈乃得明了。若初燈破闇，則不須後燈，若須後燈，當知初明與闇共住。』『瞿曇！若無我者，誰作善惡？』

「佛言：『若我作者，云何名常？如其常者，云何而得有時作善、有時作惡？若言有時作善惡者，云何復得言我無邊？若我作者，何故而復習行惡法？如其我是作者、知者，何故生疑眾生無我。以是義故，外道法中，定無有我。若言我者則是如來。何以故？身無邊故，無疑網故，不作不受，故名為常。不生不滅，故名為樂。無煩惱垢，故名為淨。無有十相，故名為空。是故如來常樂我淨，空無諸相。』諸外道言：『若言如來常樂我淨，無相故空。當知瞿曇所說之法則非空也，是故我今當頂戴受持。』爾時外道其數無量，於佛法中信心出家。

「善男子！以是因緣故，我於此娑羅雙樹大師子吼。師子吼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東方雙者，破於無常，獲得於常。乃至北方雙者破於不淨，而得於淨。善男子！此中眾生為雙樹故，護娑羅林，不令外人取其枝葉，斫截破壞。我亦如是，為四法故，令諸弟子護持佛法。何等名四？常、樂、我、淨。此四雙樹，四王典掌，我為四王護持我法，是故於中而般涅槃。善男子！娑羅雙樹花果常茂，常能利益無量眾生。我亦如是，常能利益聲聞緣覺。花者喻我，果者喻樂，以是義故，我於此間娑羅雙樹入大寂定，大寂定者，名大涅槃。」

師子吼言：「世尊！如來何故二月涅槃？」

「善男子！二月名春，春陽之月，萬物生長，種植根栽，花果敷榮，江河盈滿，百獸孚乳。是時眾生多生常想，為破眾生如是常心，說一切法悉是無常，惟說如來常住不變。善男子！於六時中，

孟冬枯悴，眾不愛樂。春陽和液，人所貪愛。為破眾生世間樂故，演說常樂。我淨亦爾，如來為破世我、世淨故，說如來真實我淨。言二月者，喻於如來二種法身。冬不樂者，智者不樂如來無常入於涅槃。二月樂者，喻於智者愛樂如來常樂我淨。種植者，喻諸眾生聞法歡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種諸善根。河者，喻於十方諸大菩薩來詣我所，諮受如是大涅槃典。百獸孚乳者，喻我弟子生諸善根。花喻七覺。果喻四果。以是義故，我於二月入大涅槃。」

師子吼言：「如來初生、出家、成道、轉妙法輪，皆以八日，何故涅槃獨十五日？」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無虧盈，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入大涅槃無有虧盈。以是義故，以十五日入般涅槃。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盛滿時，有十一事。何等十一？一能破闇，二令眾生見道、非道，三令眾生見道邪、正，四除欝蒸得清涼樂，五能破壞熒火高心，六息一切賊盜之想，七除眾生畏惡獸心，八能開敷優鉢羅花，九合蓮花，十引發行人進路之心，十一令諸眾生樂受五欲多獲快樂。善男子！如來滿月，亦復如是。一者破壞無明大闇，二者演說正道邪道，三者開示生死邪嶮、涅槃平正，四者令人遠離貪欲、瞋恚、癡熱，五者破壞外道無明，六者破壞煩惱結賊，七者除滅畏五蓋心，八者開敷眾生種善根心，九者覆蓋眾生五欲之心，十者發起眾生進修趣向大涅槃行，十一者令諸眾生樂修解脫。以是義故，於十五日入大涅槃，而我真實不入涅槃。我弟子中愚癡惡人，定謂如來入於涅槃。譬如母人，多有諸子，其母捨行至他國土，未還之頃，諸子各言，我母已死。而是母人實不死也。」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何等比丘，能莊嚴此娑羅雙樹。」

「善男子！若有比丘受持讀誦十二部經，正其文句，通達深義，為人解說初、中、後善，為欲利益無量眾生演說梵行，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阿難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難比丘受持讀誦十二部經，為人開說正語正義，猶如寫水，置之異器。阿難比丘亦復如是，從佛所聞，如聞轉說。」

「善男子！若有比丘得淨天眼，見於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如觀掌中菴摩勒果，如是比丘亦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阿尼樓馱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尼樓馱，天眼見於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乃至中陰，悉能明了，無障礙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少欲知足，心樂寂靜，勤行精進、念定、慧解，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迦葉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迦葉比丘善修少欲知足等法。」
「善男子！若有比丘，為益眾生故，不為利養，修習通達無諍三昧、聖行、空行，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須菩提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須菩提者，善修無諍聖行空行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善修神通，一念之中能作種種神通變化，一心一定能作二果，所謂水火，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目連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目揵連者，善修神通無量變化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修習大智、利智、疾智、解脫智、甚深智、廣智、無邊智、無勝智、實智，具足成就如是慧根，於怨親中，心無差別。若聞如來涅槃無常心不憂慼，若聞常住不入涅槃不生欣慶，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舍利弗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舍利弗者，善能成就具足如是大智慧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能說眾生悉有佛性，得金剛身無有邊際，常樂我淨身心無礙，得八自在，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惟有如來即其人也。何以故？如來之身金剛無邊，常樂我淨，身心無礙，具八自在故。世尊！惟有如來乃能莊嚴娑羅雙樹，如其無者則不端嚴。惟願大慈，為莊嚴故，常住於此娑羅林中。」
佛言：「善男子！一切諸法，性無住住，汝云何言，願如來住？善男子！凡言住者，名為色法，從因緣生，故名為住。因緣無處，故名不住住。如來已斷一切色縛，云何當言如來住耶？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住名憍慢，以憍慢故不得解脫，不得解脫故名為住，誰有憍慢？從何處來？是故得名為無住住。如來永斷一切憍慢，云何而言願如來住？住者名有為法，如來已斷有為之法，是故不住。住名空法，如來已斷如是空法，是故獲得常樂我淨，云何而言願如來住？住者名為二十五有，如來已斷二十五有，云何而言願如來住？住者即是一切凡夫，諸聖無去、無來、無住，如來已斷去來住相，云何言住？夫無住者，名無邊身，身無邊故，云何而言惟願如來住娑羅林？若住此林，則是有邊身，若有邊則是無常，如來是常，云何言住？夫無住者，名曰虛空，如來之性同於虛空，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名金剛三昧，金剛三昧壞一切住，金剛三昧即是如來，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則名為幻，如來同幻，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名無始終，如來之性無有始終，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名無邊法界，無邊法界即是如來，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名首楞嚴三

昧，首楞嚴三昧知一切法而無所著，以無著故名首楞嚴，如來具足首楞嚴定，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名處非處力，如來成就處非處力，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名檀波羅蜜，檀波羅蜜若有住者，則不得至尸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以是義故，檀波羅蜜名為無住。如來乃至不住般若波羅蜜，云何願言如來常住娑羅樹林？又無住者名修四念處，如來若住四念處者，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不住住。又無住者，名無邊眾生界，如來悉到一切眾生無邊界分，而無所住。又無住者，名無屋宅，無屋宅者名為無有，無有者名為無生，無生者名為無死，無死者名為無相，無相者名為無繫，無繫者名為無著，無著者名為無漏，無漏即善，善即無為，無為者即大涅槃，大涅槃即常，常者即我，我者即淨，淨者即樂，常樂我淨即是如來。

「善男子！譬如虛空，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如來亦爾，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善男子！若有說言身、口、意惡，得善果者，無有是處。身、口、意善，得惡果者，亦無是處。若言凡夫得見佛性，十住菩薩不得見者，亦無是處。一闡提輩、犯五逆罪、謗方等經、毀四重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亦無是處。六住菩薩，煩惱因緣，墮三惡道，亦無是處。菩薩摩訶薩以真女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亦無是處。一闡提常，三寶無常，亦無是處。如來住於拘尸那城，亦無是處。善男子！如來今於此拘尸那城，入大三昧深禪定窟，眾不見故，名入涅槃。」

師子吼言：「如來何故入禪定窟？」

善男子：「為欲度脫諸眾生故，未種善根者令得種故；已種善根者得增長故；善果未熟令得熟故；為已熟者說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輕賤善法者，令生尊重故；諸有放逸者，令離放逸故；為與文殊師利等諸大香象共論議故；為欲教化樂讀誦者深愛禪定故；為以聖行梵行天行教化眾生故；為觀不共深法藏故；為欲呵責放逸弟子故；如來常寂，猶尚樂定，況汝等輩，煩惱未盡，而生放逸？為欲呵責諸惡比丘受畜八種不淨之物，及不少欲，不知足故；為令眾生尊重所聞禪定法故；以是因緣，入禪定窟。」◎

◎師子吼言：「世尊！無相定者，名大涅槃。是故涅槃，名為無相。以何因緣，名為無相？」

「善男子！無十相故。何等為十？所謂色相、聲相、香相、味相、觸相、生住壞相、男相、女相，是名十相。無如是相，故名無相。善男子！夫著相者，則能生癡，癡故生愛，愛故繫縛，繫縛故受生，受生故有死，死故無常。不著相者則不生癡，不生癡故則無有愛，無有愛故則無繫縛，無繫縛故則不受生，不受生故則無有死，無有死故則名為常，以是義故涅槃名常。」

師子吼言：「世尊！何等比丘能斷十相？」
佛言：「善男子！若有比丘數數修習三種相者，則斷十相。數數修習三昧定相、數數修習智慧之相、數數修習捨相，是名三相。」
師子吼言：「世尊！云何名為定、慧、捨相？定是三昧者，一切眾生皆有三昧，云何方言修習三昧？若心在一境則名三昧，若更餘緣則不名三昧。如其不定非一切智，非一切智云何名定？若以一行得三昧者，其餘諸行亦非三昧，若非三昧則非一切智，若非一切智云何名三昧？慧捨二相亦復如是。」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緣於一境得名三昧，其餘諸緣不名三昧，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是餘緣亦一境故，行亦如是。又言眾生先有三昧不須修者，是亦不然。所以者何？言三昧者名善三昧，一切眾生真實未有，云何而言不須修習？以住如是善三昧中，觀一切法名善慧相，不見三昧智慧異相，是名捨相。
「復次善男子！若取色相，不能觀色常、無常相，是名三昧。若能觀色常、無常相，是名慧相。三昧、慧等觀一切法，是名捨相。善男子！如善御駕駟，遲疾得所，遲疾得所故名捨相。菩薩亦爾，若三昧多者則修習慧，若慧多者則修習三昧。三昧、慧等，則名為捨。善男子！十住菩薩，智慧力多，三昧力少，是故不得明見佛性。聲聞緣覺，三昧力多，智慧力少，以是因緣不見佛性。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見佛性，了了無礙，如觀掌中菴摩勒果。見佛性者名為捨相。奢摩他者名為能滅，能滅一切煩惱結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調，能調諸根惡不善故；又奢摩他者名曰寂靜，能令三業成寂靜故；又奢摩他者名曰遠離，能令眾生離五欲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清，能清貪欲瞋恚愚癡三濁法故；以是義故，故名定相。毘婆舍那，名為正見、亦名了見、名為能見、名曰遍見、名次第見、名別相見、是名為慧。憂畢叉者，名曰平等、亦名不諍、又名不觀、亦名不行，是名為捨。
「善男子！奢摩他者有二種：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復有二種：一者成就，二不成就。成就者，所謂諸佛菩薩。不成就者，所謂聲聞、辟支佛等。復有三種：謂下、中、上。下者謂諸凡夫，中者聲聞緣覺，上者諸佛菩薩。復有四種：一者退、二者住、三者進、四者能大利益。復有五種：所謂五智三昧。何等為五？一者無食三昧、二者無過三昧、三者身意清淨一心三昧、四者因果俱樂三昧、五者常念三昧。復有六種：一者觀骨三昧、二者慈三昧、三者觀十二因緣三昧、四者阿那婆那三昧、五者正念覺觀三昧、六者觀生滅住異三昧。復有七種，所謂七覺分：一者念處覺分、二者擇法覺分、三者精進覺分、四者喜覺分、五者除覺分、六者定覺分、七者捨覺分。復有七種：一者須陀洹三昧、二者斯陀含三昧、三者阿那

含三昧、四者阿羅漢三昧、五者辟支佛三昧、六者菩薩三昧、七者如來覺知三昧。復有八種，謂八解脫三昧：一者內有色相外觀色解脫三昧、二者內無色相外觀色解脫三昧、三者淨解脫身證三昧、四者空處解脫三昧、五者識處解脫三昧、六者無所有處解脫三昧、七者非有想非無想處解脫三昧、八者滅盡定處解脫三昧。復有九種，所謂九次第定：四禪、四空及滅盡定三昧。復有十種，所謂十一切處三昧。何等為十？一者地一切處三昧、二者水一切處三昧、三者風一切處三昧、四者青一切處三昧、五者黃一切處三昧、六者赤一切處三昧、七者白一切處三昧、八者空一切處三昧、九者識一切處三昧、十者無所有一切處三昧。復有無數種，所謂諸佛菩薩。善男子，是名三昧相。

「善男子！慧有二種：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復有三種：一者般若、二者毘婆舍那、三者闍那。般若者名一切眾生，毘婆舍那者一切聖人，闍那者諸佛菩薩。又般若者名為別相，毘婆舍那者名為總相，闍那者名為破相。復有四種，所謂觀四真諦。

「善男子！為三事故修奢摩他。何等為三？一者不放逸故、二者莊嚴大智故、三者得自在故。復次為三事故修毘婆舍那。何等為三？一者為觀生死惡果報故、二者為欲增長諸善根故、三者為破一切諸煩惱故。」◎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五

◎師子吼言：「世尊！如經中說，若毘婆舍那能破煩惱，何故復修奢摩他耶？」

佛言：「善男子！汝言毘婆舍那破煩惱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有智慧時則無煩惱，有煩惱時則無智慧，云何而言毘婆舍那能破煩惱？善男子！譬如明時無闇，闇時無明。若有說言，明能破闇，無有是處。善男子！誰有智慧？誰有煩惱？而言智慧能破煩惱；如其無者則無所破。善男子！若言智慧能破煩惱，為到故破？不到故破？若不到破者，凡夫眾生則應能破。若到故破者，初念應破，若初念不破，後亦不破。若初到便破，是則不到，云何說言智慧能破？若言到與不到而能破者，是義不然。復次毘婆舍那破煩惱者，為獨能破？為伴故破？若獨能破，菩薩何故修八正道？若伴故破，當知獨則不能破也。若獨不能、伴亦不能，如一盲人不能見色，雖伴眾盲，亦不能見；毘婆舍那亦復如是。

「善男子！如地堅性、火熱性、水濕性、風動性。而地堅性乃至風動性，非因緣作，其性自爾。如四大性，煩惱亦爾，性自是斷。若是斷者，云何而言智慧能斷？以是義故，毘婆舍那決定不能破諸煩惱。善男子！如鹽性醎，令異物醎；蜜本性甘，令異物甘；水本性濕，令異物濕；智慧性滅，令法滅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法無滅，云何智慧強能令滅？若言鹽醎令異物醎，慧滅亦爾，能令異法滅者，是亦不然。何以故？智慧之性，念念滅故。若念念滅，云何而言能滅他法？以是義故，智慧之性不破煩惱。

「善男子！一切諸法有二種滅：一者性滅，二者畢竟滅。若性滅者，云何而言智慧能滅？若言智慧能燒煩惱，如火燒物，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火燒物，則有遺燼；智慧若爾，應有餘燼。如斧伐樹，斫處可見；智慧若爾，有何可見？慧若能令煩惱離者，如是煩惱應餘處現，如諸外道離六大城，拘尸那現；若是煩惱不餘處現，則知智慧不能令離。善男子！一切諸法性若自空，誰能令生？誰能令滅？異生異滅無造作者。善男子！若修習定，則得如是正知、正見，以是義故，我經中說：『若有比丘修習定者，能見五陰生滅之相。』善男子！若不修定，世間之事尚不能了，況於出世？若無定者，平處顛墜，心緣異法，口宣異言，耳聞異語，心解異義，欲造異字，手書異文，欲行異路，身涉異徑。若有修習三昧定者，則大利益，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具足二法能大利益：一者定，二者智。善男子！如刈菅草，執急則斷；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亦復如是。善男子！如拔堅木，先以手動後則易出；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善男子！如浣垢衣，先以灰汁，後以清水，衣則鮮潔；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先讀誦，後則解義；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勇人，先以鎧仗牢自莊嚴，然後御陣，能壞怨賊；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巧匠，鉗鎚盛金，自在隨意撓攪融消；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明鏡照了面像；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先平地，然後下種，先從師受，後思惟義；菩薩定慧亦復如是。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能大利益。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調攝五根，堪忍眾苦，所謂飢渴寒熱、打擲罵辱、惡獸所嚙、蚊虻所螫，常攝其心不令放逸，不為利養行於非法，客塵煩惱所不能污，不為諸邪異見所惑，常能遠離諸惡覺觀，不久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欲成就利眾生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四倒暴風不能吹動，如須彌山雖為四風之所吹鼓不能令動；不為外道邪師所拔，如帝釋幢不可移轉；眾邪異術不能誑惑，常受微妙第一安樂，能解如來深祕密義，受樂不欣、逢苦不戚，諸天世人恭敬讚歎，明見生死及非生死，善能了知法界法性，身有常樂我淨之法，是則名為大涅槃樂。

「善男子！定相者名空三昧，慧相者名無願三昧，捨相者名無相三昧。善男子！若有菩薩摩訶薩善知定時、慧時、捨時及知非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菩提道。」

師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薩知時非時？」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因於受樂生大憍慢，或因說法而生憍慢，或因精勤而生憍慢，或因解義善問答時而生憍慢，或因親近惡知識故而生憍慢，或因布施所重之物而生憍慢，或因世間善法功德而生憍慢，或因世間豪貴之人所恭敬故而生憍慢，當知爾時，不宜修智，宜應修定，是名菩薩知時非時。若有菩薩勤修精進，未得利益涅槃之樂，以不得故生於悔心，以鈍根故不能調伏五情諸根，諸垢煩惱勢力盛故，自疑戒律有羸損故，當知爾時，不宜修定，宜應修智，是名菩薩知時非時。善男子！若有菩薩定、慧二法不平等者，當知爾時不宜修捨，二法若等則宜修之，是名菩薩知時非時。善男子！若有菩薩修習定慧起煩惱者，當知爾時不宜修捨，宜應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捨，是名修捨。善男子！若有菩薩修習如是三法相者，以是因緣得無相涅槃。」

師子吼言：「世尊！無十相故，名大涅槃；為無相者，復以何緣，名為無生、無出、無作、屋宅、洲、歸、安隱、滅度、涅槃、寂靜、無諸病苦、無所有耶？」
佛言：「善男子！無因緣故，故名無生。以無為故，故名無出。無造業故，故名無作。不入五見，故名屋宅。離四瀑水，故名為洲。調眾生故，故名歸依。壞結賊故，故名安隱。諸結火滅，故名滅度。離覺觀故，名曰涅槃。遠憒鬧故，名曰寂靜。永斷必死，故名無病。一切無故，名無所有。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即得明了見於佛性。」
師子吼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成就幾法，能見如是無相涅槃至無所有？」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成就十法，則能明見涅槃無相至無所有。何等為十？一者信心具足。云何名為信心具足？深信佛、法、眾僧是常，十方諸佛方便示現，一切眾生及一闡提悉有佛性。不信如來生老病死及修苦行、提婆達多真實破僧出佛身血、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正法滅盡，是名菩薩信心具足。
「二者淨戒具足。云何名為淨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不與彼女人和合，見女人時，或生嘲調言語戲笑，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為淨戒具足。復有菩薩自言戒淨，雖不與彼女人身合、嘲調戲笑，於壁障外，遙聞女人瓔珞環釧種種諸聲，心生愛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為淨戒具足。復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為淨戒具足。復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見男女相隨，然為生天受五欲樂，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為淨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薩清淨持戒，而不為戒、不為尸羅波羅蜜、不為眾生、不為利養、不為菩提、不為涅槃、不為聲聞辟支佛，唯為最上第一義故，護持禁戒，善男子！是名菩薩淨戒具足。
「三者親近諸善知識。善知識者，若有能說信、戒、多聞、布施、智慧，令人受行，是名菩薩善知識也。
「四者樂於寂靜。寂靜者，所謂身心寂靜。觀察諸法甚深法界，是名寂靜。
「五者精進。精進者，所謂繫心觀四真諦，設頭火然，終不放捨，是名精進。

「六者念具足。念具足者，所謂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捨，是名念具足。
「七者軟語。軟語者，所謂實語、妙語、先意問訊、時語、真語，是名軟語。
「八者護法。護法者，所謂愛樂正法，常樂演說、讀誦書寫、思惟其義、廣宣敷揚令其流布，若見有人書寫解說、讀誦讚歎、思惟義者，為求資生而供養之，所謂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為護法故不惜身命，是名護法。
「九者菩薩摩訶薩見有同學、同戒有所乏少，轉從他乞，熏鉢染衣，瞻病所須、衣服飲食、臥具房舍而供給之。
「十者具足智慧。智慧者，所謂觀於如來常樂我淨，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觀法二相，所謂空、不空，常、無常，樂、無樂，我、無我，淨、不淨，異法可斷、異法不可斷，異法從緣生、異法從緣見、異法從緣果、異法非緣果，是名具足智慧。善男子！是名菩薩具足十法，即能明見涅槃無相。」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先告純陀，汝今已得見於佛性，得大涅槃，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義云何？世尊！如經中說，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一闡提得千倍報，施持戒者百千倍報，若施外道斷煩惱者得無量報，奉施四向及以四果至辟支佛得無量報，施不退菩薩及最後身諸大菩薩、如來世尊，所得福報無量無邊不可稱計不可思議。純陀大士若受如是無量報者，是報無盡，何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經中復說，若人重心造善惡業必得果報，若現世受、若次生受、若後世受。純陀善業慇重心作，當知是業必定受報。若定受報，云何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復得見於佛性？世尊！經中復說，施三種人果報無盡：一者病人，二者父母，三者如來。世尊！經中復說：『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如其無有欲界業者，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色、無色業，亦復如是。」』世尊！如《法句》偈：『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業。』又阿尼樓馱言：『世尊！我憶往昔以一食施，八萬劫中不墮三惡。』世尊！一食之施尚得是報，何況純陀信心施佛，具足成就檀波羅蜜？世尊！若善果報不可盡者，謗方等經、犯五逆罪、毀四重禁、一闡提罪云何可盡？若不可盡，云何能得見於佛性，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唯有二人能得無量無邊功德，不可稱計不可宣說，能竭生死漂流瀑河，降魔怨敵摧魔勝幢，能轉如來無上法輪：一者善問，二者善答。善男子！佛十力中，業力最深。善男子！有諸眾生，於業緣中，心輕不信，為度彼故作如是說。善男子！一切作業有輕有重，輕重二業復各有二：一者決定，二者不

決定。善男子！或有人言：『惡業無果。若言惡業定有果者，云何氣噓旃陀羅而得生天？鴦掘摩羅得解脫果？』以是義故，當知作業有定得果、不定得果。我為除斷如是邪見，故於經中說如是語，一切作業無不得果。

「善男子！或有重業可得作輕，或有輕業可得作重。非一切人，唯有愚、智，是故當知，非一切業悉定得果。雖不定得，亦非不得。善男子！一切眾生凡有二種：一者智人，二者愚癡。有智之人，以智慧力，能令地獄極重之業，現世輕受。愚癡之人現世輕業，地獄重受。」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則不應求清淨梵行及解脫果。」

佛言：「善男子！若一切業定得果者，則不應求梵行解脫。以不定故，則修梵行及解脫果。善男子！若能遠離一切惡業，則得善果。若遠善業，則得惡果。若一切業定得果者，則不應求修習聖道，若不修道則無解脫。一切聖人所以修道，為壞定業，得輕報故；不定之業無果報故。若一切業定得果者，則不應求修習聖道，若人遠離修習聖道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不得解脫得涅槃者，亦無是處。善男子！若一切業定得果者，一世所作純善之業，應當永已常受安樂。一世所作極重惡業，亦應永已受大苦惱。業果若爾，則無修道解脫涅槃。人作人受，婆羅門作婆羅門受。若如是者，則不應有下姓下人，人應常人，婆羅門應常婆羅門。小時作業應小時受，不應中年及老時受；老時作惡生地獄中，地獄初身不應便受，應待老時然後乃受。若老時不殺，不應壯年得壽，若無壯壽，云何至老？業無失故。業若無失，云何而有修道涅槃？善男子！業有二種，定以不定。定業有二：一者報定，二者時定。或有報定，而時不定，緣合則受。或三時受，所謂現受、生受、後受。善男子！若定心作善惡等業，作已深生信心歡喜，若發誓願供養三寶，是名定業。

「善男子！智者善根深固難動，是故能令重業為輕。愚癡之人不善深厚，能令輕業而作重報。以是義故，一切諸業不名決定。菩薩摩訶薩無地獄業，為眾生故，發大誓願生地獄中。善男子！往昔眾生壽百年時，恒沙眾生受地獄報。我見是已，即發大願受地獄身。菩薩爾時實無是業，為眾生故受地獄果。我於爾時在地獄中經無量歲，為諸罪人廣開分別十二部經，諸人聞已，壞惡果報，令地獄空，除一闡提，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復次善男子！是賢劫中，無量眾生墮畜生中受惡業果。我見是已，復發誓願，為欲說法度眾生故，或作麞鹿、熊羆獼猴、龍蛇金翅、鳥鴿魚鼈、兔象牛馬之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如是畜生惡業，以大願力為眾生故，現受是身，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復次善男子！是賢劫中，復有無量無邊眾生生餓鬼中，或食吐汁、脂肉膿血、屎尿涕唾，壽命無量百千萬歲，初不曾 聞漿水之名，況復眼見而得飲也？設遙見水生意往趣，到則變成猛火膿血；或時不變，則有多人手執矛槊遮護捉持，不令得前；或天降雨至身成火，是名惡業果報。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如是諸惡業果，為化眾生令得解脫故，發誓願受如是身，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我於賢劫生屠膾家，畜養雞猪、牛羊，捕獵羅網獵捕，旃陀羅舍作賊劫盜。菩薩實無如是惡業，為度眾生令得解脫，以大願力受如是身，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是賢劫中復生邊地，多作貪欲、瞋恚、愚癡，習行非法，不信三寶後世果報，不能恭敬父母親老、耆舊長宿。善男子！菩薩爾時實無是業，為令眾生得解脫故，以大願力而生其中，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是賢劫中復受女身、惡身、貪身、瞋身、癡身、妬身、慳身、幻身、誑身、纏蓋之身。善男子！菩薩爾時亦無是業，但為眾生得解脫故，以大願力願生其中，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我於賢劫受黃門身，無根二根及不定根。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如是諸惡身業，為令眾生得解脫故，以大願力願生其中，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我於賢劫復習外道尼乾子法，信受其法，無施、無祠、無施祠報、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現在世及未來世、無此無彼、無有聖人、無變化身、無道涅槃。善男子！菩薩實無如是惡業，但為眾生令得解脫，以大願力受是邪法，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我念往昔與提婆達多俱為商主，各各自有五百商人，為利益故，至大海中採取珍寶。惡業緣故，路遇暴風，吹破船舫，伴黨死盡。爾時我與提婆達多，不殺果報，長壽緣故，為風所吹，俱至陸地。時提婆達多貪惜寶貨，生大憂苦，發聲啼哭。我時語言：『提婆達多！不須啼哭。』提婆達多即語我言：『諦聽，諦聽！譬如有人貧窮困苦，至塚墓間，手捉死屍，而作是言：「願汝今者施我死樂，我當施汝貧窮壽命。」爾時死屍即便起坐語貧人言：「善男子！貧窮壽命汝自受之，我今甚樂，如是死樂，實不欣汝貧窮而生。」然我今日既無死樂，兼復貧窮，云何而得不啼哭耶？』我復慰喻：『汝且莫愁，今有二珠，價直無數，當分一枚，以相惠施。』我即分與，復語之言：『有命之人能得此寶，如其無命，誰能得耶？』我時疲弊，詣一樹下，止息眠臥。提婆達多貪心熾盛，

為餘一珠即生惡心，刺壞我目，劫奪我珠。我時患瘡發聲呻號，時有一女，來至我所，而問我言：『仁者！何故呻號如是？』我即為其廣說本事。女人聞已，復重問我：『汝名字何？』我即答言：『名為實語。』女言：『云何知汝為實語耶？』我即立誓：『若我今於提婆達多有惡心者，目當如是永為盲瞽；如其無者當還得眼。』言已其目平復如故。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說現世報。

「善男子！我念往昔，生南天竺，富單那城，婆羅門家。是時有王，名迦羅富，其性暴惡，憍慢自大，年壯色美，耽着五欲。我於爾時為度眾生，在彼城外寂默禪思。爾時彼王春木花敷，與其眷屬、宮人婇女，出城遊觀，在樹林下，五欲自娛。其諸婇女，捨王遊戲，遂至我所。我時欲為斷彼貪故，而為說法。時王尋來，即見我時，便生惡心，而問我言：『汝今已得羅漢果耶？』我言：『不得。』復言：『獲得不還果耶？』我言：『不得。』復作是言：『汝今若未得是二果，則為具足貪欲煩惱，云何自恣觀我女人？』我即答言：『大王！當知我今雖未斷於貪結，然其內心實無貪著。』王言：『癡人，世有諸仙，服氣食果，見色猶貪，況汝盛年，未斷貪欲，云何見色而當不貪？』我言：『大王！見色不著，實不因於服氣食果，皆由繫心無常不淨。』王言：『若有輕他而生誹謗，云何得名修持淨戒？』我言：『大王！若有妬心，則有誹謗。我無妬心，云何言謗？』王言：『大德！云何名戒。』『大王！忍名為戒。』王言：『若忍是戒者，當截汝耳，若能忍者，知汝持戒。』即截其耳。時我被截，顏色不變。時王群臣，見是事已，即諫王言：『如是大士不應加害。』王告諸臣：『汝等云何知是大士？』諸臣答言：『見受苦時容色不變。』王復語言：『我當更試，知變不變。』即劓其鼻、刖其手足。爾時菩薩已於無量無邊世中，修習慈悲愍苦眾生；時四天王心懷瞋忿，雨沙礫石。王見是已，心大怖畏，復至我所，長跪而言：『唯願哀愍，聽我懺悔。』我言：『大王！我心無瞋，亦如無貪。』王言：『大德！云何得知心無瞋恨？』我即立誓：『我若真實無瞋恨者，令我此身平復如故。』發是願已，身即平復，是名菩薩摩訶薩說現世報。

「善男子！善業生報後報，及不善業，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切諸業悉得現報。不善惡業得現報者，如王作惡，天降惡雨。亦如有人，示獵師羆處及寶色鹿，其手墮落，是名惡業現受果報。生報者，如一闡提、犯四重禁及五逆罪。後報者，如持戒人深發誓願，願未來世常得如是淨戒之身。若有眾生壽百年時，八十年時於中當作轉輪聖王，教化眾生。善男子！若業定得現世報者，則不能得生報、後報。菩薩摩訶薩修三十二大人相業，則不能得現世報也。若業不得三種報者，是名不定。善男子！

若言諸業定得報者，則不得有修習梵行、解脫涅槃，當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眷屬。若言諸業有定、不定，定者現報、生報、後報。不定者，緣合則受，不合不受。以是義故，應有梵行、解脫、涅槃，當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眷屬。善男子！一切眾生不定業多，決定業少，以是義故，有修習道。修習道故，決定重業可使輕受，不定之業非生報受。

「善男子！有二種人：一者不定作定報，現報作生報，輕報作重報，應人中受，在地獄受。二者定作不定，應生受者迴為現受，重報作輕，應地獄受人中輕受。如是二人一愚二智，智者為輕，愚者令重。善男子！譬如二人，於王有罪，眷屬多者，其罪則輕，眷屬少者，應輕更重。愚智之人，亦復如是，智者善業多故重則輕受，愚者善業少故輕則重受。善男子！譬如二人，一則肥壯，一則羸瘦，俱沒深泥，肥壯能出，羸者則沒。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服毒，一有呪力及阿伽陀，一者無有，賴呪藥者，毒不能傷，其無呪藥，服時即死。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多飲漿，一火力勢盛，一則微弱，火勢多者則能消化，火勢弱者則為其患。善男子！譬如二人為王所繫，一有智慧，一則愚癡，其有智者則能得脫，愚癡之人無有脫期。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涉險路，一則有目，一則盲瞽，有目之人，直過無患，盲者墜落墮深坑險。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飲酒，一則多食，一則少食，其多食者，飲則無患，其少食者，飲則成患。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敵怨陣，一則鎧仗具足莊嚴，一則白身，其有仗者，能破怨敵，其自身者，不能自勉。復有二人糞穢污衣，一覺尋浣，一覺不浣，其尋浣者，衣則淨潔，其不浣者，垢穢日增。復有二人俱共乘車，一有副軸，一無副軸，有副軸者隨意而去，無副軸者則不移處。復有二人俱行曠路，一有資糧，一則空往，有資糧者則得度險，其空往者則不能過。復有二人為賊所劫，一有寶藏，一則無藏，有寶藏者，心無憂戚，其無藏者，心則愁惱。愚智之人亦復如是，有善藏者，重業輕受；無善藏者，輕業重受。」◎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非一切業悉得定果，非一切眾生定受。世尊！云何眾生，令現輕報地獄重受？地獄重報現世輕受？」

佛言：「一切眾生，凡有二種：一者有智，二者愚癡。若能修習身、戒、心、慧，是名智者；若不能修身、戒、心、慧，是名愚者。云何名為不修習身？若不能攝五情諸根，名不修身。不能受持七種淨戒，名不修戒。不調心故，名不修心。不修聖行，名不修慧。復次不修身者，不能具足清淨戒體。不修戒者，受畜八種不淨之物。不修心者，不能修習三種相故。不修慧者，不修梵行故。復

次不修身者，不能觀身，不能觀色及觀色相，不觀身相，不知身數，不知是身從此到彼，於非身中而生身相，於非色中而作色相，是故貪著我身身數，名不修身。不修戒者，若受下戒，不名修戒。受持邊戒，為自利戒、為自調戒，不能普為安樂眾生，非為護持無上正法，為生天上受五欲樂，不名修戒。不修心者，若心散亂，不能專一守自境界，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所謂五欲。若不能修四念處者，名不修心。於惡業中不善護心，名不修慧。

「復次不修身者，不能深觀是身無常、無住、危脆、念念滅壞、是魔境界。不修戒者，不能具足尸波羅蜜。不修心者，不能具足禪波羅蜜。不修慧者，不能具足般若波羅蜜。復次不修身者，貪著我身及我所身，我身常恒，無有變易。不修戒者，為自身故，作十惡業。不修心者，於惡業中，不能攝心。不修慧者，以不攝心，不能分別善惡等法。復次不修身者，不斷我見。不修戒者，不斷戒取。不修心者，作貪瞋業，趣向地獄。不修慧者，不斷癡心。復次不修身者，不能觀身雖無過咎，而常是怨。

「善男子！譬如男子，有怨常逐，伺求其便；智者覺已繫心慎護，若不慎護則為其害。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常以漿水、飲食、冷煖、調適將養，若不如是將護守慎，即當散壞。善男子！如婆羅門奉事火天，常以香花，讚歎禮拜，供養承事期滿百年，若一觸時，尋燒人手。是火雖得如是供養，終無一念，報事者恩。一切眾生身亦如是，雖於多年，以好香花、瓔珞衣服、飲食臥具、病瘦醫藥、而供給之，若遇內外諸惡因緣，即時滅壞，都不憶念往日供給衣食之恩。善男子！譬如有王，畜四毒蛇，置之一篋，以付一人，仰令瞻養。是四蛇中，設一生瞋，則能害人。是人恐怖，常求飲食，隨時守護。一切眾生四大毒蛇，亦復如是，若一大瞋，則能壞身。善男子！如人久病，應當至心求醫療治，若不勤救，必死不疑；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常應攝心，不令放逸，若放逸者，即便滅壞。善男子！譬如坏瓶，不耐風雨、打擲拋押；一切眾生身亦如是，不耐飢渴、寒熱風雨、打繫惡罵。善男子！如癰未熟，常當善護，不令人觸，設有觸者，即大苦痛；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騾懷妊，自害其軀，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內有風冷，身即受害。善男子，譬如芭蕉，生實則枯；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善男子！亦如芭蕉，內無堅實；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蛇鼠狼，各各相於常生怨心；眾生四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鵝王，不樂塚墓；菩薩亦爾，於身塚墓，亦不貪樂。善男子！如旃陀羅，七世相繼，不捨其業，是故為人之所輕賤；是身種子亦復如是，種子精血究竟不淨，以不淨故，諸佛菩薩之所輕呵。

「善男子！是身不如摩羅耶山生於栴檀，亦不能生優鉢羅花、芬陀利花、瞻婆花、摩利迦花、婆師迦花，九孔常流膿血不淨，生處臭穢，醜陋可惡，常與諸虫共在一處。善男子！譬如世間，雖有上妙清淨園林，死尸至中則為不淨，眾共捨之，不生愛著。色界亦爾，雖復淨妙，以有身故，諸佛菩薩悉共捨之。◎

「◎善男子！若有不能作如是觀，名不修身、不修戒者。善男子！若不能觀戒是一切善法梯橙，亦是一切善法根本，如地悉是一切樹木所生之本；是諸善根之導首也，如彼商主導眾商人；戒是一切善法勝幢，如天帝釋所立勝幢；戒能永斷一切惡業及三惡道，能療惡病猶如藥樹；戒是生死險道資糧，戒是摧結破賊鎧仗，戒是滅結毒蛇良呪，戒是度惡業行橋梁。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戒。

「不修心者，不能觀心，輕躁動轉，難捉難調，馳騁奔逸，如大惡象；念念迅速，如彼電光；躁擾不住，猶如獼猴，如幻如炎，乃是一切諸惡根本。五欲難滿，如火獲薪；亦如大海，吞受諸流；如曼陀山，草木滋多；不能觀察生死虛妄，耽惑致患，如魚吞鉤；常先引導諸業隨從，猶如貝母引導諸子；貪著五欲，不樂涅槃，如駝食蜜乃至於死；不顧芻草深著現樂，不觀後過，如牛貪苗，不懼杖楚。馳騁周遍二十五有，猶如疾風，吹兜羅[廾/耗]；所不應求，求無厭足，如無智人，求無熱火，常樂生死，不樂解脫；如�particular婆虫，樂�particular婆樹，迷惑愛著生死臭穢；猶如獄囚，樂獄卒女；亦如廁猪，樂處不淨。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心。

「不修慧者，不觀智慧有大勢力，如金翅鳥，能壞惡業，壞無明闇，猶如日光，能拔陰樹，如水漂物；焚燒邪見，猶如猛火。慧是一切善法根本，佛菩薩母之種子也。若有不能如是觀者，不名修慧。

「善男子！第一義中，若見身、身相、身因、身果、身聚、身一、身二、此身、彼身、身滅、身等、身修、修者，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身。

「善男子！若見戒、戒相、戒因、戒果、上戒、下戒、戒聚、戒一、戒二、此戒、彼戒、戒滅、戒等、戒修、修者、戒波羅蜜，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戒。

「若見心、心相、心因、心果、心聚、心及心數、心一、心二、此心、彼心、心滅、心等、心修、修者、上中下心、善心、惡心，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心。

「善男子，若見慧、慧相、慧因、慧果、慧聚、慧一、慧二、此慧、彼慧、慧滅、慧等、上中下慧、鈍慧利慧、慧修、修者，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慧。

「善男子，若有不修身、戒、心、慧如是之人，於小惡業，得大惡報，以恐怖故常生是念：『我屬地獄，作地獄行。』雖聞智者說地獄苦，常作是念：『如鐵打鐵，石還打石，木自打木，火虫樂火，地獄之身還似地獄。若似地獄、有何苦事？』譬如蒼蠅，為唾所粘，不能得出。是人亦爾，於小罪中，不能自出。心初無悔，不能修善，覆藏瑕疵，雖有過去一切善業，悉為是罪之所垢污，是人所有現受輕報，轉為地獄極重惡果。善男子！如小器水，置鹽一升，其味醎苦，難可得飲，是人罪業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負他一錢，不能償故，身被繫縛，多受眾苦，是人罪業亦復如是。」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是人何故令現輕報轉地獄受？」
佛言：「善男子！一切眾生若具五事，令現輕報轉地獄受。何等為五？一者愚癡故，二者善根微少故，三者惡業深重故，四者不懺悔故，五者不修本善業故。復有五事：一者修習惡業故，二者無戒財故，三者遠離諸善根故，四者不修身戒心慧故，五者親近惡知識故。善男子！是故能令現世輕報地獄重受。」
師子吼言：「世尊！何等人能轉地獄報現世輕受？」
「善男子！若有修習身、戒、心、慧，如先所說，能觀諸法同如虛空，不見智慧，不見智者，不見愚癡，不見愚者，不見修習及修習者，是名智者。如是之人則能修習身、戒、心、慧，是人能令地獄果報現世輕受。是人設作極重惡業，思惟觀察能令輕微，作是念言：『我業雖重，不如善業。譬如氍花，雖復百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如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醎味，飲者不覺。如巨富者，雖多負人千萬寶物，無能繫縛令其受苦，如大香象能壞鐵鎖，自在而去。』智慧之人亦復如是，常思惟言：『我善力多，惡業羸弱，我能發露懺悔，除罪惡業，能修智慧。智慧力多，無明力少。』如是念已，親近善友，修習正見，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見有受持讀誦、書寫解說之者，心生恭敬，兼以衣食、房舍臥具、病藥花香而供養之，讚歎尊重，所至到處稱說其善，不訟其短。供養三寶，敬信方等大涅槃經，如來常恒無有變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人能令地獄重報現世輕受。善男子！以是義故，非一切業悉有定果，亦非一切眾生定受。」◎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一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六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一切業不定得果，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應當修習八聖道者，何因緣故，一切眾生悉不得是大般涅槃？世尊！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即當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須修習八聖道耶？世尊！如此經中說有病人，若得醫藥及瞻病人，隨病飲食，若使不得，皆悉除差。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遇聲聞及辟支佛、諸佛菩薩、諸善知識，若聞說法，修習聖道。若不遇、不聞、不修習道，悉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譬如日月，無有能遮，令不得至頻多山邊、四大河水不至大海、一闡提等不至地獄。一切眾生亦復如是，無有能遮令不得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以是義故，一切眾生不須修道，以佛性力故，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以修習聖道力故。世尊！若一闡提、犯四重禁、五逆罪等，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須修習。以因佛性定當得故，非因修習，然後得也。世尊！譬如磁石，去鐵雖遠，以其力故，鐵則隨著。眾生佛性亦復如是，是故不須勤修習道。」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恒河邊有七種人，若為洗浴、恐畏寇賊、或為採花，則入河中。第一人者入水則沈。何以故？羸無勢力，不習浮故。第二人者雖沒還出，出已復沒。何以故？身力大故則能還出，不習浮故出已還沒。第三人者沒已即出，出更不沒。何以故？身重故沒，力大故出，先習浮故，出已即住。第四人者入已便沒，沒已還出，出已即住，遍觀四方。何以故？重故則沈，力大故還出，習浮則住，不知出處，故觀四方。第五人者入已即沈，沈已便出，出已即住，住已觀方，觀已即去。何以故？為怖畏故。第六人者入已即去，淺處則住。何以故？觀賊近遠故。第七人者既至彼岸，登上大山，無復恐怖，離諸怨賊，受大快樂。

「善男子！生死大河亦復如是，有七種人畏煩惱賊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出家剃髮，身被法服。既出家已，親近惡友，隨順其教，聽受邪法，所謂眾生身者即是五陰，五陰者即名五大，眾生若死永斷五大，斷五大故，何須修習善惡諸業，是故當知無有善惡及善惡報。如是則名一闡提也。一闡提者名斷善根，斷善根故沒生死河，不能得出。何以故？惡業重故、無信力故，如恒河邊第一人也。善男子，一闡提輩有六因緣，沒三惡道不能得出。何等為六？一者惡心熾盛故、二者不見後世故、三者樂習煩惱故、四者遠離善根故、

五者惡業障隔故、六者親近惡知識故。復有五事，沒三惡道。何等為五？一者於比丘邊作非法故、二者比丘尼邊作非法故、三者自在用僧鬘物故、四者母邊作非法故、五者於五部僧互生是非故。復有五事，沒三惡道。何等為五？一者常說無善惡果故、二者殺發菩提心眾生故、三者憙說法師過失故、四者法說非法非法說法故、五者為求法過而聽受故。復有三事，沒三惡道。何等為三？一謂如來無常永滅、二謂正法無常遷變、三謂僧寶可滅壞故，是故常沒三惡道中。

「第二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沒不能出。所言出者，親近善友則得信心。是信心者，信施、施果，信善、善果，信惡、惡果，信生、死、苦、無常、敗壞，是名為信。以得信心修習淨戒，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常樂惠施，善修智慧。以鈍根故，復遇惡友，不能修習身、戒、心、慧，聽受邪法；或值惡時，處惡國土，斷諸善根。斷善根故，常沒生死，如恒河邊第二人也。

「第三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得名為出，信於如來是一切智、常恒無變、為眾生故說無上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非滅，法、僧亦爾，無有滅壞。一闡提等不斷其法，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要當遠離然後乃得。以信心故修習淨戒，修習戒已，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為諸眾生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如恒河邊第三人也。

「第四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為出，得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為眾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遍觀四方，觀四方者四沙門果，如恒河邊第四人也。

「第五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為出，以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為眾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慧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無退轉已，即便前進，前進者謂辟支佛，雖能自渡，不及眾生，是名為去，如恒河邊第五人也。

「第六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獲得信心，得信心故名之為出，以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為眾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無退轉已即復前進遂到淺處，到淺處已即住不去，住不去者所謂菩薩，為欲度脫諸眾生故，住觀煩惱，如恒河邊第六人也。

「第七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獲得信心，得信心已是名為出，以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

經，為眾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無退轉已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善男子！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佛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

「善男子！是恒河邊如是諸人，悉具手足而不能渡。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實有佛寶、法寶、僧寶，如來常說諸法要義，有八聖道大般涅槃，而諸眾生悉不能得。此非我咎，亦非聖道、眾生等過。當知悉是煩惱過惡，以是義故，一切眾生不得涅槃。善男子！譬如良醫知病說藥，病者不服，非醫咎也。善男子！如有施主，以其所有施一切人，有不受者非施主咎。善男子！譬如日出，幽冥皆明，盲瞽之人不見道路，非日過也。善男子！如恒河水能除渴乏，渴者不飲，非水咎也。善男子！譬如大地，普生果實，平等無二，農夫不種，非地過也。善男子！如來普為一切眾生廣開分別十二部經，眾生不受，非如來咎。善男子！若修道者，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汝言眾生悉有佛性，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磁石者。善哉，善哉！以有佛性因緣力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言不須修聖道者，是義不然。善男子！譬如有人行於曠野，渴乏遇井，其井幽深，雖不見水，當知必有。是人方便，求覓罐綆，汲取則見。佛性亦爾，一切眾生雖復有之，要須修習無漏聖道，然後得見。善男子！如有胡麻則得見油，離諸方便則不得見，甘蔗亦爾。善男子！如三十三天、北欝單越，雖是有法，若無善業、神通道力，則不能見。地中草根及地下水，以地覆故，眾生不見。佛性亦爾，不修聖道，故不得見。

「善男子！如汝所說，世有病人，若遇瞻病，良醫好藥，隨病飲食，及以不遇，悉得差者。善男子！我為六住諸菩薩等說如是義。善男子！譬如虛空，於諸眾生，非內非外，非內外故亦無罣礙，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財在異方，雖不現前隨意受用，有人問之，則言我許。何以故？以定有故。眾生佛性亦復如是，非此非彼，以定得故，言一切有。善男子！譬如眾生，造作諸業，若善若惡，非內非外。如是業性，非有非無，亦復非是本無今有、非無因出，非此作此受、此作彼受、彼作彼受；無作無受，時節和合而得果報。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亦復非是本無今有、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此非彼，非餘處來、非無因緣、亦非一切眾生不見，有諸菩薩時節因緣和合得見。時節者所謂十住菩薩摩訶薩修八聖道，於諸眾生得平等心，爾時得見，不名為作。

「善男子！汝言如磁石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石不吸鐵。所以者何？無心業故。善男子！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

無有作者無有壞者。善男子！猶如猛火不能焚薪，火出薪壞，名為焚薪。善男子！譬如葵藿隨日而轉，而是葵藿亦無敬心、無識、無業，異法性故而自迴轉。善男子！如芭蕉樹，因雷增長，是樹無耳、無心、意、識，異法有故異法增長，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阿叔迦樹，女人摩觸花為之出，是樹無心亦無覺觸，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橘得尸，果則滋多，而是橘樹無心無觸，異法有故異法滋多，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安石榴塼骨糞故，果實繁茂，安石榴樹亦無心觸，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磁石吸鐵亦復如是，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不能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無明不能吸取諸行，行亦不能吸取識也，亦得名為無明緣行、行緣於識，有佛無佛，法界常住。

「善男子！若言佛性住眾生中者。善男子！常法無住，若有住處即是無常。善男子！如十二因緣無定住處，若有住處，十二因緣不得名常。如來法身亦無住處，法界、法入、法陰、虛空，悉無住處。佛性亦爾，都無住處。善男子！譬如四大，力雖均等，有堅、有熱、有濕、有動，有重、有輕、有赤、有白、有黃、有黑，而是四大亦無有業，異法界故各不相似。佛性亦爾，異法界故，時至則現。善男子！一切眾生不退佛性故，名之為有，阿毘跋致故、以當有故、決定得故、定當見故，是故名為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譬如有王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爾時大臣受王勅已，多集眾盲，以象示之。時彼眾盲各以手觸，大臣即還而白王言：『臣已示竟。』爾時大王即喚眾盲各各問言：『汝見象耶？』眾盲各言：『我已得見。』王言：『象為何類？』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菔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觸脊者，言象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眾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眾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來正遍知也，臣喻方等大涅槃經，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眾生。

「是諸眾生聞佛說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獲得無上如來三十二相。如來色常，如來色者常不斷故，是故說色名為佛性。譬如真金，質雖遷變，色常不異，或時作釧，作鎞、作盤，然其黃色初無改易。眾生佛性亦復如是，質雖無常，而色是常，以是故說，色為佛性。』或有說言：『受是佛性。何以故？受因緣故，獲得如來真實之樂，如來受者謂畢竟受、第一義受。眾生受性雖復無常，然其次第相續不斷，是故獲得如來常受。譬如有人姓憍尸迦，人雖無常，而姓是常，經千萬世無

有改易。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受為佛性。』又有說言：『想是佛性。何以故？想因緣故，獲得如來真實之想。如來想者名無想想，無想想者非眾生想、非男女想，亦非色受想行識想、非想斷想，眾生之想雖復無常，以想次第相續不斷，故得如來常恒之想。善男子！譬如眾生十二因緣，眾生雖滅而因緣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想為佛性。』又有說言：『行為佛性。何以故？行名壽命，壽因緣故，獲得如來常住壽命。眾生壽命雖復無常、而壽次第相續不斷，故得如來真實常壽。善男子！譬如十二部經，聽者、說者雖復無常，而是經典常存不變。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行為佛性。』又有說言：『識為佛性。識因緣故，獲得如來平等之心。眾生意識雖復無常，而識次第相續不斷，故得如來真實常心。如火熱性，火雖無常，熱非無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識為佛性。』

「又有說言：『離陰有我，我是佛性。何以故？我因緣故，獲得如來八自在我。有諸外道說言去來、見聞、悲喜，語說為我，如是我相雖復無常，而如來我真實是常。善男子！如陰入界雖復無常，而名是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善男子！是故我說眾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善男子！有諸外道雖說有我，而實無我。眾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善男子！譬如莖葉、鬚臺合為蓮花，離是之外更無別花，眾生我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牆壁、草木和合，名之為舍，離是之外，更無別舍。如佉陀羅樹、波羅奢樹、尼拘陀樹、欝曇鉢樹和合為林，離是之外更無別林。譬如車兵、象馬步兵和合為軍，離是之外更無別軍。譬如五色雜線和合，名之為綺，離是之外更無別綺。如四姓和合名為大眾，離是之外更無別眾。眾生我者亦復如是，離五陰外更無別我。善男子！如來常住，則名為我。如來法身無邊無礙，不生不滅，得八自在，是名為我。眾生真實無如是我及以我所，但以必定當得畢竟第一義空，故名佛性。』

「善男子！大慈大悲名為佛性。何以故？大慈大悲常隨菩薩，如影隨形，一切眾生必定當得大慈大悲，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慈大悲者名為佛性，佛性者名為如來。大喜大捨名為佛性。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若不能捨二十五有，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諸眾生必當得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喜大捨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佛性者名大信心。何以故？以信心故，菩薩摩訶薩則能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一切眾生必定當得大信心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信心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佛性者名一

子地。何以故？以一子地因緣故，菩薩則於一切眾生得平等心。一切眾生必定當得一子地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子地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佛性者名第四力。何以故？以第四力因緣故，菩薩則能教化眾生。一切眾生必定當得第四力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第四力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佛性者名十二因緣。何以故？以因緣故，如來常住。一切眾生定有如是十二因緣，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十二因緣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佛性者名四無礙智。以四無礙因緣故說字義無礙，字義無礙故能化眾生。四無礙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佛性者名頂三昧，以修如是頂三昧故，則能總攝一切佛法，是故說言頂三昧者名為佛性。十住菩薩修是三昧未得具足，雖見佛性而不明了。一切眾生必定得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如上所說種種諸法，一切眾生定當得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我若說色是佛性者，眾生聞已則生邪倒，以邪倒故命終則生阿鼻地獄。如來說法為斷地獄，是故不說色是佛性，乃至說識亦復如是。
「善男子！若有眾生了佛性者，則不須修道；十住菩薩修八聖道，少見佛性，況不修者而得見耶？善男子！如文殊師利諸菩薩等，已無量世修習聖道了知佛性，云何聲聞辟支佛等能知佛性？若諸眾生欲得了了知佛性者，應當一心受持讀誦、書寫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涅槃經，見有受持乃至讚歎如是經者，應當以好房舍衣服飲食臥具病瘦醫藥而供給之，兼復讚歎禮拜問訊。善男子，若有已於過去無量無邊世中，親近供養無量諸佛深種善根，然後乃得聞是經名。善男子！佛性不可思議，佛、法、僧寶亦不可思議，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而不能知，是亦不可思議。如來常樂我淨之法亦不可思議，一切眾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經亦不可思議。」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眾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經不可思議者。世尊！是大眾中有八萬五千億人，於是經中不生信心，是故有能信是經者，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如是諸人於未來世亦當定得信是經典，見於佛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師子吼言：「世尊！云何不退菩薩自知決定有不退心？」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當以苦行自試其心，日食一胡麻，經一七日，粳米、菉豆、麻子、粟[麾-毛+黍]及以白豆，亦復如是各一七日。食一麻時，作是思惟：『如是苦行，都無利益。無利益

事，尚能為之，況有利益而當不作？於無利益心能堪忍不退不轉，是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等日修苦行時，一切皮肉消瘦、皺減，如斷生瓠，置之日中，其目欠陷，如井底星，肉盡肋出，如朽草屋，脊骨連現如重線墫，所坐之處如馬蹄跡。欲坐則伏，欲起則僂，雖受如是無利益苦，然不退於菩提之心。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為破眾苦、施安樂故，乃至能捨內外財物及其身命，如棄芻草。若能不惜是身命者，如是菩薩自知必定有不退心，我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菩薩為法因緣，剜身為燈，氈纏皮肉，蘇油灌之，燒以為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未是一分。汝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眾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深自知，我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為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眾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眾苦，若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為破一切眾生苦惱，願作麁大畜生之身，以身血肉施於眾生，眾生取時復生憐愍，菩薩爾時閉氣不喘，示作死相，令彼取者不生殺害疑網之想。菩薩雖受畜生之身，終不造作畜生之業。何以故？善男子！菩薩既得不退心已，終不造作三惡道業。菩薩摩訶薩若未來世有微塵等惡業果報不定受者，以大願力為眾生故而悉受之。譬如病人，為鬼所著，藏隱身中，以呪力故，即時相現，或語或喜、或瞋或罵、或啼或哭。菩薩摩訶薩未來之世三惡道業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受熊身時，常為眾生演說正法。或受迦賓闍羅鳥身，為諸眾生說正法。故受瞿陀身、鹿身、兔身、象身、羖羊身、獼猴、白鴿、金翅鳥、龍蛇之身，受如是等畜生身時，終不造作畜生惡業，常為其餘畜生、眾生，演說正法，令彼聞法速得轉離畜生身故。菩薩爾時雖受畜生身不作惡業，當知必定有不退心。

「菩薩摩訶薩於飢饉世見餓眾生，作龜魚身無量由延，復作是願：『願諸眾生取我肉時，隨取隨生，因食我肉離飢渴苦，一切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薩發願：『若有因我離飢渴者，未來之世，速得遠離二十五有飢渴之患。』菩薩摩訶薩受如是苦，心不退者，當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菩薩於疾疫世見病苦者，作是思惟：『如藥樹王，若有病者，取根取莖、取枝取葉、取花取果、取皮取膚悉得愈病，願我此身亦復如是，若有病者，聞聲、觸身、服食血肉乃至骨髓，病悉除

愈；願諸眾生食我肉時，不生惡心如食子肉；我治病已，常為說法，願彼信受，思惟轉教。』復次善男子！菩薩具足煩惱雖受身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當知必定得不退心，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為鬼所病，菩薩見已即作是言：『願作鬼身、大身、健身、多眷屬身，使彼聞見病得除愈。』菩薩摩訶薩為眾生故勤修苦行，雖有煩惱，不污其心。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雖復修行六波羅蜜，亦不求於六波羅蜜果。修行無上六波羅蜜時，作是願言：『我今以此六波羅蜜施一切眾生，一一眾生受我施已，悉令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亦自為六波羅蜜勤修苦行、受諸苦惱，當受苦時，願我不退菩提之心。』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作是願時，是名不退菩提之相。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不可思議。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深知生死多諸罪過，觀大涅槃有大功德，為諸眾生處在生死、受種種苦，心無退轉，是名菩薩不可思議。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有因緣而生憐愍，實不受恩而常施恩，雖施於恩而不求報，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復次善男子！或有眾生為自利益修諸苦行，菩薩摩訶薩為利他故修行苦行，是名自利，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復次菩薩具足煩惱，為壞怨親所受諸苦，修平等心，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復次菩薩若見諸惡不善眾生，若訶責、若軟語、若驅擯、若捨之，有惡性者現為軟語，有憍慢者現為大慢，而其內心實無憍慢，是名菩薩方便不可思議。復次菩薩具足煩惱少財物時，而求者多，心不迮小，是名菩薩不可思議。復次菩薩於佛出時，知佛功德，為眾生故，於無佛處受邊地身，如盲如聾、如跛如躄，是名菩薩不可思議。復次菩薩深知眾生所有罪過，為度脫故常與共行，雖隨其意罪垢不污，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復次菩薩了了知見，無眾生相、無煩惱污、無修習道離煩惱者，雖為菩提無菩提行，亦無成就菩提行者，無有受苦及破苦者，而亦能為眾生壞苦行菩提行，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復次菩薩受後邊身，處兜率天，是亦名為不可思議。何以故？兜率陀天，欲界中勝，在下天者其心放逸，在上天者諸根闇鈍，是故名勝。修施修戒，得上下身；修施戒定，得兜率身。一切菩薩毀呰諸有、破壞諸有，終不造作兜率天業，受彼天身。何以故？菩薩若處其餘諸有，亦能教化成就眾生，實無欲心而生欲界，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生兜率天，有三事勝：一者命、二者色、三者名。菩薩摩訶薩實不求於命、色、名稱，雖無求心而所得勝。菩薩摩訶薩深樂涅槃，然有因緣亦勝，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如是三事雖勝諸天，而諸天等於菩薩所，終不生於瞋心、妬心、憍慢之心，常生喜心，菩

薩於天亦不憍慢，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不造命業，而於彼天畢竟壽命，是名命勝。亦無色業，而妙色身光明遍滿，是名色勝。菩薩摩訶薩處彼天宮，不樂五欲，唯為法事，是故名稱充滿十方，是名名勝。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菩薩摩訶薩下兜率天，是時大地六種震動，是故復名不可思議。何以故？菩薩下時，欲色諸天悉來侍送，發大音聲讚歎菩薩，以口風氣故令地動。復有菩薩人中象王，人中象王名為龍王，龍王初入胎時，有諸龍王在此地下或怖、或喜，是故大地六種震動，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菩薩摩訶薩知入胎時、住時、出時、知父、知母，不淨不污，如帝釋髻青色寶珠，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大涅槃經亦復如是，不可思議。善男子！譬如大海，有八不思議。何等為八？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醎味、四者潮不過限、五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眾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尸、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善男子！漸漸轉深有三事。何等三？一者眾生福力、二者順風而行、三者河水入故，乃至不增不減亦各有三。

「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有八不思議：一者漸漸深。所謂優婆塞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果、菩薩果、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是涅槃經說如是等法，是名漸漸深，是故此經名漸漸深。

「二者深難得底。如來世尊不生不滅，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轉法輪，不食不受，不行惠施，是故名為常樂我淨。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性非色不離於色，非受想行識乃至不離於識，是常可見，了因非作因。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煩惱，亦無住處，雖無煩惱不名為常，是故名深。復有甚深，於是經中或時說我、或說無我，或時說常、或說無常，或時說淨、或說不淨，或時說樂、或時說苦，或時說空、或說不空，或說一切有、或說一切無，或說三乘、或說一乘，或說五陰即是佛性、金剛三昧及以中道、首楞嚴三昧、十二因緣、第一義空、慈悲平等，於諸眾生頂智信心，知諸根力，一切法中無罣礙智，雖有佛性不說決定，是故名深。

「三者一味。一切眾生同有佛性，皆同一乘、同一解脫、一因、一果、同一甘露，一切當得常樂我淨，是名一味。

「四者潮不過限。如是經中制諸比丘，不得受畜八不淨物。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分別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寧失身命終不犯之，是名潮不過限。

「五者有種種寶藏。是經即是無量寶藏。所言寶者，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分、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嬰兒行、聖行、梵行、天行，諸善方便、眾生佛性、菩薩功德、如來功德、聲聞功德、緣覺功德、六波羅蜜、無量三昧、無量智慧，是名寶藏。
「六者大身眾生所居住處。大身眾生者謂佛菩薩，大智慧故名大眾生，大身故、大心故、大莊嚴故、大調伏故、大方便故、大說法故、大勢力故、大徒眾故、大神通故、大慈悲故、常不變故、一切眾生無罣礙故、容受一切諸眾生故，是名大身眾生所居之處。
「七者不宿死尸。死尸者，謂一闡提、犯四重禁、五無間罪、誹謗方等，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受畜八種不淨之物，佛物、僧物隨意而用，或於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事，是名死尸。是涅槃經離如是等，是故名為不宿死尸。
「八者不增不減。無邊際故、無始終故、非色故、非作故、常住故、不生滅故、一切眾生悉平等故、一切法性同一性故，是名無增減，是故此經如彼大海有八不思議。」◎
◎師子吼言：「世尊！若言如來不生不滅名為深者，一切眾生有四種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是四種生，人中具有。如施婆羅比丘、優婆施婆羅比丘、彌迦羅長者母、尼拘陀長者母、半闍羅長者母，各五百子同於卵生，當知人中則有卵生。濕生者如佛所說，我於往昔作菩薩時，作頂生王及手生王；如今所說，菴羅樹女、迦不多樹女，當知人中則有濕生。劫初之時，一切眾生皆悉化生。如來世尊得八自在，何因緣故不化生耶？」
佛言：「善男子！一切眾生四生所生，得聖法已，不得如本卵生、濕生。善男子！劫初眾生皆悉化生，當爾之時佛不出世。善男子！若有眾生遇病苦時，須醫須藥。劫初之時，眾生化生，雖有煩惱，其病未發，是故如來不出其世。劫初眾生身心非器，是故如來不出其世。善男子！如來世尊所有事業勝諸眾生，所謂種姓、眷屬、父母。以殊勝故，凡所說法人皆信受，是故如來不受化生。善男子！一切眾生父作子業，子作父業。如來世尊若受化身則無父母，若無父母，云何能令一切眾生作諸善業？是故如來不受化身。善男子！佛正法中有二種護：一者內，二者外。內護者所謂戒禁，外護者族親眷屬。若佛如來受化身者，則無外護，是故如來不受化身。善男子！有人恃姓而生憍慢，如來為欲破如是慢故，生在貴姓，不受化身。善男子！如來世尊有真父母，父名淨飯，母名摩耶，而諸眾生猶言是幻，云何當受化生之身？若受化身，云何得有碎身舍利？如來為益眾生福德故，碎其身而令供養，是故如來不受化身。一切諸佛悉無化生，云何獨令我受化身？」
爾時師子吼菩薩合掌長跪，右膝著地，以偈讚佛：

「如來無量功德聚，　我今不能廣宣說，
今為眾生演一分，　唯願哀愍聽我說。
眾生無明闇中行，　具受無邊百種苦，
世尊能令遠離之，　是故世稱為大悲。
眾生往返生死繩，　放逸迷荒無安樂，
如來能施眾安樂，　是故永斷生死繩。
佛能施眾安樂故，　自於己樂不貪樂，
為諸眾生修苦行，　是故世間興供養。
見他受苦身戰動，　處在地獄不覺痛，
為諸眾生受大苦，　是故無勝無有量。
如來為眾修苦行，　成就具足滿六度，
心處邪風不傾動，　是故能勝世大士。
眾生常欲得安樂，　而不知修安樂因，
如來能教令修習，　猶如慈父愛一子。
佛見眾生煩惱患，　心苦如母念病子，
常思離病諸方便，　是故此身繫屬他。
一切眾生行諸苦，　其心顛倒以為樂，
如來演說真苦樂，　是故稱號為大悲。
世間皆處無明[聲-耳+卵]，　無有智嘴能破之，
如來智嘴能啄壞，　是故名為最大子。
不為三世所攝持，　無有名字及假號，
覺知涅槃甚深義，　是故稱佛為大覺。
有河洄澓沒眾生，　無明所盲不知出，
如來自渡能渡彼，　是故稱佛大船師。
能知一切諸因果，　亦復通達盡滅道，
常施眾生病苦藥，　是故世稱大醫王。
外道邪見說苦行，　因是能得無上樂，
如來演說真樂行，　能令眾生受快樂。
如來世尊破邪道，　開示眾生正真路，
行是道者得安樂，　是故稱佛為導師。
非自非他之所作，　亦非共作無因作，
如來所說苦受事，　勝於一切諸外道。
成就具足戒定慧，　亦以此法教眾生，
以法施時無妬恪，　是故稱佛無緣悲。
無所造作無因緣，　獲得無因無果報，
是故一切諸智者，　稱說如來不求報。
常共世間放逸行，　而身不為放逸污，

是故名為不思議，　世間八法不能污。
如來世尊無怨親，　是故其心常平等，
我師子吼讚大悲，　能吼無量師子吼。」◎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二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一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憐愍一切眾生，不調能調，不淨能淨，無歸依者能作歸依，未解脫者能令解脫，得八自在，為大醫師，作大藥王。善星比丘是佛菩薩時子，出家之後，受持讀誦、分別解說十二部經，壞欲界結，獲得四禪。云何如來記說善星，是一闡提，墮下之人，地獄劫住，不可治人？如來何故不先為其演說正法，後為菩薩？如來世尊若不能救善星比丘，云何得名有大慈愍、有大方便？」

佛言：「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三子。其一子者有信順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於世間事能速了知。其第二子不敬父母，無信順心，利根智慧，於世間事能速了知。其第三子不敬父母，無信順心，鈍根無智。父母若欲教告之時，應先教誰？先親愛誰？當先教誰知世間事？」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應先教授有信順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知世事者；其次第二乃及第三，而彼二子，雖無信心、恭敬之心，為愍念故，次復教之。」

「善男子！如來亦爾。其三子者，初喻菩薩、中喻聲聞、後喻一闡提。如十二部經修多羅中微細之義，我先已為諸菩薩說；淺近之義為聲聞說；世間之義為一闡提、五逆罪說，現在世中雖無利益，以憐愍故，為生後世諸善種子。善男子！如三種田，一者渠流便易，無諸沙[鹵/土]、瓦石棘刺，種一得百。二者雖無沙[鹵/土]、瓦石棘刺，渠流險難，收實減半。三者渠流險難，多諸沙[鹵/土]、瓦石棘刺，種一得一，為稾草故。善男子！農夫春月，先種何田？」

「世尊！先種初田，次第二田，後及第三。」

「初喻菩薩，次喻聲聞，後喻一闡提。善男子！譬如三甕，一者完、二者漏、三者破，若欲盛置乳酪、水、蘇，先用何者？」

「世尊！應用完者，次用漏者，後及破者。」

「其完淨者，喻菩薩、僧，漏喻聲聞，破喻一闡提。善男子！如三病人俱至醫所，一者易治、二者難治、三者不可治。善男子！醫若治者，當先治誰？」

「世尊！應先治易，次及第二，後及第三。何以故？為親屬故。」

「其易治者喻菩薩僧；其難治者喻聲聞僧；不可治者喻一闡提，現在世中雖無善果，以憐愍故，為種後世諸善子故。善男子！譬如大

王，有三種馬。一者調壯、大力，二者不調、齒壯大力，三者不調、羸老無力。王若乘者當先乘誰？」
「世尊！應當先乘調壯大力，次用第二，後用第三。」
「善男子！調壯大力喻菩薩僧；其第二者喻聲聞僧；其第三者喻一闡提，現在世中雖無利益，以憐愍故為種後世諸善種子。善男子！如大施時有三人來，一者貴族聰明持戒，二者中姓鈍根持戒，三者下姓鈍根毀戒。善男子！是大施主，應先施誰？」
「世尊！應先施於貴姓之子利根持戒，次及第二，後及第三。」
「其第一者喻菩薩僧，其第二者喻聲聞僧，其第三者喻一闡提。善男子！如大師子殺香象時，皆盡其力，殺兔亦爾，不生輕想。諸佛如來亦復如是，為諸菩薩及一闡提，演說法時，功用無二。善男子！我於一時住王舍城，善星比丘為我給使。我於初夜，為天帝釋演說法要。弟子法應後師眠臥，爾時善星以我久坐心生惡念。時王舍城小男、小女若啼不止，父母則語：『汝若不止，當將汝付薄拘羅鬼。』爾時善星反被拘執，而語我言：『速入禪室，薄拘羅來。』我言：『癡人，汝常不聞如來世尊無所畏耶？』爾時帝釋即語我言：『世尊！如是人等，亦復得入佛法中耶？』我即語言：『憍尸迦！如是人者，得入佛法，亦有佛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雖為是善星說法，而彼都無信受之心。
「善男子！我於一時在迦尸國尸婆富羅城，善星比丘為我給使。我時欲入彼城乞食，無量眾生，虛心渴仰，欲見我跡。善星比丘尋隨我後，而毀滅之；既不能滅，而令眾生生不善心。我入城已，於酒家舍，見一尼乾，踡脊蹲地，飡食酒糟。善星比丘見已而言：『世尊！世間若有阿羅漢者，是人最勝。何以故？是人所說無因無果。』我言：『癡人，汝常不聞阿羅漢者，不飲酒、不害人、不欺誑、不偷盜、不婬姝。是人殺害父母，食噉酒糟，云何而言是阿羅漢？是人捨身，必定當墮阿鼻地獄。阿羅漢者永斷三惡，云何而言是阿羅漢？』善星即言：『四大之性，猶可轉易，欲令是人必墮阿鼻，無有是處。』我言：『癡人，汝常不聞諸佛如來誠言無二。』我雖為是善星說法，而彼絕無信受之心。
「善男子，我於一時與善星比丘住王舍城，爾時城中有一尼乾，名曰苦得，常作是言：『眾生煩惱無因無緣，眾生解脫亦無因緣。』善星比丘復作是言：『世尊！世間若有阿羅漢者，苦得為上。』我言：『癡人，苦得尼乾，實非羅漢，不能解了阿羅漢道。』善星復言：『何因緣故，阿羅漢人於阿羅漢而生嫉妒？』我言：『癡人，我於羅漢不生嫉妒，而汝自生惡邪見耳。若言苦得是羅漢者，却後七日，當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於食吐鬼中；其同學輩，當舁其尸，置寒林中。』爾時善星，即往苦得尼乾子所語言：『長老！汝

今知不？沙門瞿曇，記汝七日當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於食吐鬼中；同學同師，當舁汝尸，置寒林中。長老！好善思惟，作諸方便，當令瞿曇墮妄語中。』爾時苦得聞是語已，即便斷食，從初一日乃至六日，滿七日已，便食黑蜜，食黑蜜已，復飲冷水，飲冷水已，腹痛而終；終已同學舁其尸喪，置寒林中，即受食吐餓鬼之形，在其尸邊。善星比丘聞是事已，至寒林中，見苦得身，受食吐形，在其尸邊，踡脊蹲地。善星語言：『大德死耶？』苦得答言：『我已死矣。』『云何死耶？』答言：『因腹痛死。』『誰出汝尸？』答言：『同學。』『出置何處？』答言：『癡人，汝今不識是寒林耶？』『得何等身？』答言：『我得食吐鬼身。善星！諦聽如來善語、真語、時語、義語、法語。善星！如來口出如是實語，汝於爾時云何不信？若有眾生不信如來真實語者，彼亦當受如我此身。』爾時善星即還我所，作如是言：『世尊！苦得尼乾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我言：『癡人，阿羅漢者無有生處，云何而言，苦得生於三十三天？』『世尊！實如所言，苦得尼乾，實不生於三十三天，今受食吐餓鬼之身。』我言：『癡人，諸佛如來誠言無二，若言如來有二言者，無有是處。』善星即言：『如來爾時雖作是說，我於是事都不生信。』善男子，我亦常為善星比丘說真實法，而彼絕無信受之心。

「善男子！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退失四禪。失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法，是故能得知他人心。』我於爾時告善星言：『我所說法，初、中、後善，其言巧妙，字義真正，所說無雜，具足成就，清淨梵行。』善星比丘復作是言：『如來雖復為我說法，而我真實謂無因果。』善男子！汝若不信如是事者，善星比丘今者近在尼連禪河，可共往問。」

爾時如來即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遙見如來，見已即生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墮阿鼻獄。

「善男子！善星比丘雖入佛法無量寶聚，空無所獲，乃至不得一法之利，以放逸故，惡知識故。譬如有人雖入大海，多見眾寶，而無所得，以放逸故。又如入海，雖見寶聚，自戮而死，或為羅剎惡鬼所殺。善星比丘亦復如是，入佛法已，為惡知識、羅剎大鬼之所殺害。善男子！是故如來以憐愍故，常說善星多諸放逸。善男子！若本貧窮，於是人所雖生憐愍，其心則薄；若本巨富後失財物，於是人所生於憐愍，其心則厚。善星比丘亦復如是，受持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然後退失甚可憐愍。是故我說善星比丘多諸放逸，多放逸故斷諸善根。我諸弟子有見聞者，於是人所，無不生於重憐

愍心，如初巨富，後失財者。我於多年，常與善星共相隨逐，而彼自生惡邪之心，以惡邪故不捨惡見。善男子！我從昔來，見是善星，有少善根，如毛髮許，終不記彼，斷絕善根，是一闡提，厮下之人，地獄劫住。以其宣說無因無果、無有作業，爾乃記彼永斷善根，是一闡提，厮下之人，地獄劫住。善男子！譬如有人，沒圊廁中。有善知識，以手撓之，若得首髮，便欲拔出，久求不得，爾乃息意。我亦如是，求覓善星微少善根，便欲拔濟，終日求之，乃至不得如毛髮許，是故不得拔其地獄。」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來何故記彼當墮阿鼻地獄？」

「善男子！善星比丘多有眷屬，皆謂善星是阿羅漢，是得道果，我欲壞彼惡邪心故，記彼善星以放逸故墮於地獄。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所說真實無二。何以故？若佛所記當墮地獄，若不墮者，無有是處。聲聞緣覺所記剋者，則有二種：或虛、或實。如目犍連在摩伽陀國，遍告諸人，却後七日天當降雨，時竟不雨；復記牸牛當生白犢，及其產時，乃產駁犢；記生男者，後乃產女。

「善男子！善星比丘常為無量諸眾生等，宣說一切無善惡果，爾時永斷一切善根，乃至無有如毛髮許。善男子！我久知是善星比丘當斷善根，猶故共住滿二十年，畜養共行。我若遠棄，不近左右，是人當教無量眾生造作惡業，是名如來第五解力。」

「世尊！一闡提輩，以何因緣無有善法？」

「善男子！一闡提輩，斷善根故。眾生悉有信等五根，而一闡提輩永斷滅故，以是義故，殺害蟻子猶得殺罪，殺一闡提無有殺罪。」

「世尊！一闡提者終無善法，是故名為一闡提耶？」

佛言：「如是，如是。」

「世尊！一切眾生有三種善，所謂過去、未來、現在。一闡提輩亦不能斷未來善法，云何說言斷諸善法，名一闡提耶？」

「善男子！斷有二種：一者現在滅，二者現在障於未來。一闡提輩具足二斷，是故我言斷諸善根。善男子！譬如有人沒圊廁中，唯有一髮毛頭未沒，雖復一髮毛頭未沒，而一毛頭不能勝身。一闡提輩亦復如是，雖未來世當有善根，而不能救地獄之苦。未來之世雖可救拔，現在之世無如之何，是故名為不可救濟。以佛性因緣則可得救，佛性者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是故佛性不可得斷。如朽敗子不能生芽，一闡提輩亦復如是。」

「世尊！一闡提輩不斷佛性，佛性亦善，云何說言斷一切善？」

「善男子！若諸眾生現在世中有佛性者，則不得名一闡提也。如世間中眾生，我性、佛性是常，三世不攝。三世若攝，名為無常。佛性未來以當見故，故言眾生悉有佛性。以是義故，十住菩薩具足莊嚴乃得少見。」

迦葉菩薩言：「世尊！佛性者常，猶如虛空，何故如來說言未來？如來若言一闡提輩無善法者，一闡提輩於其同學、同師、父母、親族妻子，豈當不生愛念心耶？如其生者，非是善乎？」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快發斯問。佛性者猶如虛空，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一切眾生有三種身，所謂過去、未來、現在。眾生未來具足莊嚴清淨之身，得見佛性，是故我言佛性未來。善男子！我為眾生或時說因為果，或時說果為因，是故經中說命為食，見色為觸，未來身淨，故說佛性。」
「世尊！如佛所說，義如是者，何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眾生佛性雖現在無，不可言無。如虛空性，雖無現在，不得言無。一切眾生雖復無常，而是佛性常住無變。是故我於此經中說，眾生佛性非內、非外，猶如虛空，非內非外。如其虛空有內外者，虛空不名為一、為常，亦不得言一切處有。虛空雖復非內非外，而諸眾生悉皆有之，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如汝所言，一闡提輩有善法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一闡提輩，若有身業、口業、意業，取業、求業、施業、解業，如是等業悉是邪業。何以故？不求因果故。善男子！如呵梨勒果，根莖枝葉、花實悉苦，一闡提業亦復如是。◎
「◎善男子，如來具足知諸根力，是故善能分別眾生上、中、下根，能知是人轉下作中，能知是人轉中作上，能知是人轉上作中，能知是人轉中作下，是故當知眾生根性無有決定，以無定故，或斷善根，斷已還生。若諸眾生根性定者，終不先斷，斷已復生，亦不應說一闡提輩墮於地獄壽命一劫。善男子！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無有定相。」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具足知諸根力，定知善星當斷善根。以何因緣，聽其出家？」
佛言：「善男子！我於往昔初出家時，吾弟難陀，從弟阿難、調婆達多，子羅睺羅，如是等輩，皆悉隨我出家修道，我若不聽善星出家，其人次當得紹王位，其力自在，當壞佛法，以是因緣，我便聽其出家修道。善男子！善星比丘若不出家，亦斷善根，於無量世都無利益。今出家已，雖斷善根，能受持戒，供養恭敬耆舊長宿、有德之人，修習初禪、乃至四禪，是名善因。如是善因能生善法，善法既生能修習道，既修習道，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聽善星出家。善男子！若我不聽善星比丘出家受戒，則不得稱我為如來具足十力。
「善男子！佛觀眾生具足善法及不善法，是人雖具如是二法，不久能斷一切善根，具不善根。何以故？如是眾生，不親善友、不聽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行，以是因緣，能斷善根，具不善根。善男

子！如來復知是人現世、若未來世、少壯老時，當近善友，聽受正法，苦、集、滅、道，爾時則能還生善根。善男子！譬如有泉，去村不遠，其水甘美，具八功德。有人熱渴，欲往泉所。邊有智者觀是渴人，必定無疑當至水所。何以故？無異路故。如來世尊，觀諸眾生亦復如是，是故如來，名為具足知諸根力。」

爾時世尊取地少土，置之爪上，告迦葉言：「是土多耶？十方世界地土多乎？」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爪上土者，不比十方所有土也。」

「善男子！有人捨身，還得人身；捨三惡身，得受人身，諸根完具，生於中國，具足正信，能修習道，修習道已能得解脫，得解脫已能入涅槃，如爪上土。捨人身已，得三惡身，捨三惡身得三惡身，諸根不具，生於邊地，信邪倒見，修習邪道，不得解脫、常、樂、涅槃，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男子！護持禁戒，精勤不懈，不犯四重、不作五逆、不用僧鬘物、不作一闡提、不斷善根，信如是等涅槃經典，如爪上土。毀戒懈怠、犯四重禁、作五逆罪、用僧鬘物、作一闡提、斷諸善根，不信是經，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男子！如來善知眾生如是上、中、下根，是故稱佛具知根力。」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具足是知根力，是故能知一切眾生上、中、下根，利鈍差別。知現在世眾生諸根，亦知未來眾生諸根。如是眾生於佛滅後，作如是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或不畢竟入於涅槃，或說有我、或說無我，或有中陰、或無中陰，或說有退、或說無退，或言如來身是有為、或言如來身是無為，或有說言十二因緣是有為法、或說因緣是無為法，或說心是有常、或說心是無常，或有說言受五欲樂能障聖道、或說不遮，或說世第一法唯是欲界、或說三界，或說布施唯是意業、或有說言即是五陰，或有說言有三無為、或有說言無三無為，復有說言或有造色、復有說言或無造色，或有說言有無作色、或有說言無無作色，或有說言有心數法、或有說言無心數法，或有說言有五種有、或有說言有六種有，或有說言八戒齋法優婆塞戒具足受得、或有說言不具受得，或說比丘犯四重已比丘戒在、或說不在，或有說言須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羅漢人皆得佛道、或言不得，或說佛性即眾生有、或說佛性離眾生有，或有說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一闡提等皆有佛性、或說言無，或有說言有十方佛、或有說言無十方佛，如其如來具足成就知根力者，何故今日不決定說？」

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如是之義非眼識知，乃至非意識知，乃是智慧之所能知。若有智者，我於是人，終不作二，是亦謂我不作二說。於無智者作不定說，而是無智亦復謂我作不定說。善男子！如來所有一切善行，悉為調伏諸眾生故，譬如醫王所有醫方，悉為

療治一切病苦。善男子！如來世尊為國土故、為時節故、為他語故、為諸人故、為眾根故，於一法中作二種說，於一名法說無量名，於一義中說無量名，於無量義說無量名。云何一名說無量名？猶如涅槃，亦名涅槃、亦名無生、亦名無出、亦名無作、亦名無為、亦名歸依、亦名窟宅、亦名解脫、亦名光明、亦名燈明、亦名彼岸、亦名無畏、亦名無退、亦名安處、亦名寂靜、亦名無相、亦名無二、亦名一行、亦名清涼、亦名無闇、亦名無礙、亦名無諍、亦名無濁、亦名廣大、亦名甘露、亦名吉祥，是名一名作無量名。

「云何一義說無量名？猶如帝釋，亦名帝釋、亦名憍尸迦、亦名婆蹉婆、亦名富蘭陀羅、亦名摩佉婆、亦名因陀羅、亦名千眼、亦名舍支夫、亦名金剛、亦名寶頂、亦名寶幢，是名一義說無量名。

「云何於無量義說無量名？如佛如來，亦名如來，義異名異。亦名阿羅呵，義異名異。亦名三藐三佛陀，義異名異。亦名船師、亦名導師、亦名正覺、亦名明行足、亦名大師子王、亦名沙門、亦名婆羅門、亦名寂靜、亦名施主、亦名到彼岸、亦名大醫王、亦名大象王、亦名大龍王、亦名施眼、亦名大力士、亦名大無畏、亦名寶聚、亦名商主、亦名得脫、亦名大丈夫、亦名天人師、亦名大分陀利、亦名獨無等侶、亦名大福田、亦名大智慧海、亦名無相、亦名具足八智，如是一切，義異名異。善男子！是名無量義中說無量名。

「復有一義說無量名，所謂如陰，亦名為陰、亦名顛倒、亦名為諦、亦名四念處、亦名四食、亦名四識住處、亦名為有、亦名為道、亦名為時、亦名眾生、亦名為世、亦名第一義、亦名三修謂身戒心、亦名因果、亦名煩惱、亦名解脫、亦名十二因緣、亦名聲聞辟支佛、亦名地獄餓鬼畜生人天、亦名過去現在未來，是名一義說無量名。

「善男子！如來世尊為眾生故，廣中說略、略中說廣，第一義諦說為世諦、說世諦法為第一義諦。云何名為廣中說略？如告比丘，我今宣說十二因緣。云何名為十二因緣？所謂因果。云何名為略中說廣？如告比丘，我今宣說苦、集、滅、道，苦者所謂無量諸苦、集者所謂無量煩惱、滅者所謂無量解脫、道者所謂無量方便。云何名為第一義諦說為世諦？如告比丘，吾今此身有老病死。云何名為世諦說為第一義諦？如告憍陳如，汝得法故，名阿若憍陳如。是故隨人、隨意、隨時，故名如來知諸根力。善男子，我若當於如是等義作定說者，則不得稱我為如來具知根力。

「善男子，有智之人當知香象所負，非驢所勝。一切眾生所行無量，是故如來種種為說無量之法。何以故？眾生多有諸煩惱故。若使如來說於一行，不名如來具足成就知諸根力。是故我於餘經中

說，五種眾生不應還為說五種法，為不信者不讚正信、為毀禁者不讚持戒、為慳貪者不讚布施、為懈怠者不讚多聞、為愚癡者不讚智慧。何以故？智者若為是五種人說是五事，當知說者不得具足知諸根力，亦不得名憐愍眾生。何以故？是五種人聞是事已，生不信心、惡心、瞋心；以是因緣於無量世受苦果報，是故不名憐愍眾生具知根力。是故我先於餘經中告舍利弗：『汝慎無為利根之人廣說法語，鈍根之人略說法也。』舍利弗言：『世尊！我但為憐愍故說，非是具足根力故說。』善男子！廣略說法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

「善男子！如汝所言，佛涅槃後，諸弟子等，各異說者，是人皆以顛倒因緣，不得正見，是故不能自利利他。善男子！是諸眾生非唯一性、一行、一根、一種國土、一善知識，是故如來為彼種種宣說法要，以是因緣，十方三世諸佛如來為眾生故，開示演說十二部經。善男子！如來說是十二部經，非為自利，但為利他。是故如來第五力者名為解力。是二力故，如來深知是人現在能斷善根、是人後世能斷善根、是人現在能得解脫、是人後世能得解脫。是故如來名無上力士。◎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三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二

「◎善男子！若言如來畢竟涅槃、不畢竟涅槃，是人不解如來意故，作如是說。善男子！是香山中有諸仙人五萬三千，皆於過去迦葉佛所，修諸功德未得正道，親近諸佛聽受正法。如來欲為如是人故，告阿難言：『過三月已，吾當涅槃。』諸天聞已，其聲展轉乃至香山。諸仙聞已，即生悔心，作如是言：『云何我等得生人中，不親近佛？諸佛如來出世甚難，如優曇花，我今當往至世尊所聽受正法。』善男子！爾時五萬三千諸仙即來我所，我時即為如應說法：『諸大士！色是無常。何以故？色之因緣是無常故，無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識亦如是。』爾時諸仙聞是法已，即時獲得阿羅漢果。

「善男子！拘尸那竭有諸力士三十萬人，無所繫屬，自恃憍恣、色力命財，狂醉亂心。善男子！我為調伏諸力士故，告目連言：『汝當調伏如是力士。』時目犍連敬順我教，於五年中種種教化，乃至不能令一力士受法調伏。是故我復為彼力士告阿難言：『過三月已，吾當涅槃。』善男子！時諸力士聞是語已，相與集聚，平治道路。過三月已，我時便從毘舍離國，至拘尸那城，中路遙見諸力士輩，即自化身為沙門像，往力士所作如是言：『諸童子！作何事耶？』力士聞已，皆生瞋恨，作如是言：『沙門！汝今云何謂我等輩為童子耶？』我時語言：『汝今大眾三十萬人，盡其身力，不能移此微末小石，云何不名為童子乎？』諸力士言：『汝若謂我為童子者，當知汝即是大人也。』善男子！我於爾時以足二指，掘出此石。是諸力士見是事已，即於己身生輕劣想，復作是言：『沙門！汝今復能移徙此石，令出道不？』我言童子：『何因緣故，嚴治此道？』諸力士言：『沙門！汝不知耶？釋迦如來當由此路至娑羅林，入於涅槃。以是因緣，我等平治。』我時讚言：『善哉，善哉！童子！汝等已發如是善心，吾當為汝除去此石。』我時以手舉擲大石，高至阿迦尼吒。時諸力士見石在空，皆生驚怖，尋欲四散。我復告言：『諸力士等，汝今不應生恐怖心，各欲散去。』諸力士言：『沙門！若能救護我者，我當安住。』爾時我復以手接石，置之右掌。力士見已，心生歡喜，復作是言：『沙門！是石常耶？是無常乎？』我於爾時，以口吹之，石即散壞，猶如微塵。力士見已唱言：『沙門！是石無常。』即生愧心而自考責：『云何我

等，恃怙自在色力命財，而生憍慢？』我知其心，即捨化身，還復本形而為說法。力士見已，一切皆發菩提之心。

「善男子！拘尸那竭有一工巧，名曰純陀，是人先於迦葉佛所，發大誓願：『釋迦如來入涅槃時，我當最後奉施飲食。』是故我於毘舍離國，顧命比丘優波摩那：『善男子！過三月已，吾當於彼拘尸那竭娑羅雙樹，入般涅槃。汝可往告純陀令知。』善男子！王舍城中有五通仙，名須跋陀，年百二十，常自稱是一切智人，生大憍慢，已於過去無量佛所，種諸善根，我亦為欲調伏彼故，告阿難言：『過三月已，吾當涅槃。須跋聞已，當來我所，生信敬心，我當為彼說種種法，其人聞已，當得盡漏。』

「善男子！羅閱耆王頻婆娑羅，其王太子名曰善見，業因緣故，生惡逆心，欲害其父，而不得便。爾時惡人提婆達多，亦因過去業因緣故，復於我所生不善心，欲害於我，即修五通，不久獲得，與善見太子共為親厚。為太子故，現作種種神通之事，從非門出、從門而入，從門而出、非門而入，或時示現象馬牛羊、男女之身。善見太子見已，即生愛心、喜心、敬信之心，為是事故，嚴設種種供養之具而供養之，又復白言：『大師，聖人。我今欲見曼陀羅花。』時調婆達多即便往至三十三天，從彼天人而求索之，其福盡故，都無與者。既不得花，作是思惟：『曼陀羅樹，無我、我所，我若自取，當有何罪？』即前欲取，便失神通，還見己身，在王舍城。心生慚愧，不能復見善見太子，復作是念：『我今當往至如來所，求索大眾。佛若聽者，我當隨意教詔勅使舍利弗等。』爾時提婆達多便來我所，作如是言：『唯願如來，以此大眾付囑於我，我當種種說法教化，令其調伏。』我言癡人：『舍利弗等聰明大智，世所信伏。我猶不以大眾付囑，況汝癡人，食唾者乎？』時提婆達，復於我所倍生惡心，作如是言：『瞿曇！汝今雖復調伏大眾，勢亦不久，當見磨滅。』作是語已，大地即時六返震動，提婆達多尋時躃地，於其身邊，出大暴風吹諸塵土，而污坌之。提婆達多見惡相已，復作是言：『若我此身現世必入阿鼻地獄，我要當報如是大怨。』時提婆達多，尋起往至善見太子所，善見見已即問：『聖人！何故顏容憔悴，有憂色耶？』提婆達言：『我常如是，汝不知乎？』善見答言：『願說其意何因緣爾？』提婆達言：『我今與汝極成親愛，外人罵汝以為非理，我聞是事，豈得不憂？』善見太子復作是言：『國人云何罵辱於我？』提婆達言：『國人罵汝為未生怨。』善見復言：『何故名我為未生怨？誰作此名？』提婆達言：『汝未生時，一切相師皆作是言，是兒生已當殺其父。是故外人皆悉號汝為未生怨。一切內人，護汝心故，謂為善見。韋提夫人聞是語已，既生汝身於高樓上，棄之於地，壞汝一指。以是因緣，人復

號汝為婆羅留枝。我聞是已，心生愁憒，而復不能向汝說之。』提婆達多以如是等種種惡事，教令殺父：『若汝殺父，我亦能殺瞿曇沙門。』善見太子問一大臣，名曰雨行：『大王何故為我立字作未生怨？』大臣即為說其本末，如提婆達所說無異。善見聞已，即與大臣收其父王，閉之城外，以四種兵而守衛之。韋提夫人聞是事已，即至王所，諸守王人，遮不聽入。爾時夫人生瞋恚心，便呵罵之。時諸守人即告太子：『大王！夫人欲得往見父王，不審聽不？』善見聞已，復生瞋嫌，即往母所，前牽母髮，拔刀欲斫。爾時耆婆白言：『大王！有國已來，罪雖極重，不及女人，況所生母？』善見太子聞是語已，為耆婆故，即便放捨。遮斷父王衣服臥具、飲食湯藥，過七日已，王命便終。善見太子見父喪已，方生悔心，雨行大臣復以種種惡邪之法而為說之：『大王！一切業行都無有罪，何故今者而生悔心？』耆婆復言：『大王！當知如是業者，罪兼二種：一者殺害父王，二者殺須陀洹。如是罪者，除佛更無能除滅者。』善見王言：『如來清淨，無有穢濁，我等罪人，云何得見？』善男子！我知是事，故告阿難：『過三月已，吾當涅槃。善見聞已，即來我所，我為說法，重罪得薄，獲無根信。』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故作是言：『如來定說畢竟涅槃。』◎

「◎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實義，二者假名。假名菩薩，聞我三月當入涅槃，皆生退心，而作是言：『如其如來無常不住，我等何為為是事故，無量世中受大苦惱？如來世尊成就具足無量功德，尚不能壞如是死魔，況我等輩當能壞耶？』善男子！是故我為如是菩薩而作是言：『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定言如來終不畢竟入於涅槃。

「善男子！有諸眾生，生於斷見，作如是言：『一切眾生身滅之後，善惡之業無有受者。』我為是人，作如是言：『善惡果報，實有受者。』云何知有？善男子！過去之世拘尸那竭，有王名曰善見，作童子時經八萬四千歲，作太子時八萬四千歲，及登王位亦八萬四千歲。於獨處坐，作是思惟：『眾生薄福，壽命短促，常有四怨，而隨逐之，不自覺知，猶故放逸。是故我當出家修道，斷絕四怨：生、老、病、死。』即勅有司，於其城外，作七寶堂。作已便告群臣、百官、宮內妃后、諸子眷屬：『汝等當知，我欲出家，能見聽不？』爾時大臣及其眷屬各作是言：『善哉，大王！今正是時。』時善見王，將一使人，獨住堂上，復經八萬四千年中，修習慈心。是慈因緣，於後八萬四千世中次第得作轉輪聖王，三十世中作釋提桓因，無量世中作諸小王。善男子！爾時善見豈異人乎？莫

作斯觀，即我身是。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有我及有我所。
「又我一時為諸眾生說言：『我者即是性也，所謂內外因緣、十二因緣、眾生、五陰，心界、世間、功德、業行、自在天，世，即名為我。』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有我。
「善男子！復於異時，有一比丘，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云何名我？誰是我耶？何緣故我？』我時即為比丘說言：『比丘！無我、我所。眼者即是本無今有，已有還無。其生之時，無所從來，及其滅時，亦無所至，雖有業果，無有作者，無有捨陰及受陰者。如汝所問，云何我者？我即期也。誰是我者？即是業也。何緣我者？即是愛也。比丘！譬如二手相拍，聲出其中。我亦如是，眾生、業、愛三因緣故，名之為我。比丘！一切眾生，色不是我、我中無色、色中無我，乃至識亦如是。比丘！諸外道輩雖說有我，終不離陰，若說離陰別有我者，無有是處。一切眾生，行如幻化、熱時之焰。比丘！五陰皆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善男子！爾時多有無量比丘，觀此五陰，無我、我所，得阿羅漢果。』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無我。
「善男子！我於經中復作是言：『三事和合，得受是身：一父、二母、三者中陰；是三和合，得受是身。』或時復說：『阿那含人現般涅槃，或於中陰入般涅槃。』或復說言：『中陰身根，具足明了，皆因往業，如淨醍醐。』善男子！我或時說：『弊惡眾生，所受中陰，如世間中麁澁氈褐。純善眾生所受中陰，如波羅奈所出白氎。』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中陰。
「善男子！我復為彼逆罪眾生，而作是言：『造五逆者，捨身直入阿鼻地獄。』我復說言：『曇摩留枝比丘，捨身直入阿鼻地獄，於其中間無止宿處。』我復為彼犢子梵志說言：『梵志！若有中陰，則有六有。』我復說言：『無色眾生，無有中陰。』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定無中陰。
「善男子！我於經中，復說有退。何以故？因於無量懈怠、懶惰諸比丘等不修道故，說退五種：一者樂於多事、二者樂說世事、三者樂於睡眠、四者樂近在家、五者樂多遊行，以是因緣令比丘退。說退因緣復有二種：一內、二外。阿羅漢人雖離內因，不離外因，以外因緣故則生煩惱，生煩惱故，則便退失。復有比丘，名曰瞿坻，六返退失，退已慚愧，復更進修，第七即得，得已恐失，以刀自害。我復或說有時解脫，或說六種阿羅漢等。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有退。
「善男子！經中復說，譬如焦炭，不還為木，亦如瓶壞，更無瓶用；煩惱亦爾，阿羅漢斷，終不還生。亦說眾生生煩惱因，凡有三

種：一者未斷煩惱、二者不斷因緣、三者不善思惟。而阿羅漢無二因緣，謂斷煩惱無不善思惟。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無退。

「善男子！我於經中說如來身，凡有二種：一者生身、二者法身。言生身者，即是方便應化之身。如是身者，可得言是生老病死、長短黑白、是此是彼、是學無學。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佛身是有為法。法身即是常樂我淨，永離一切生老病死、非白非黑、非長非短、非此非彼、非學非無學。若佛出世及不出世，常住不動，無有變易。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佛身是無為法。

「善男子！我經中說：『云何名為十二因緣？從無明生行，從行生識，從識生名色，從名色生六入，從六入生觸，從觸生受，從受生愛，從愛生取，從取生有，從有生生，從生則有老死憂苦。』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十二緣定是有為。我又一時告喻比丘，而作是言：『十二因緣有佛無佛，性相常住。善男子！有十二緣不從緣生，有從緣生。非十二緣有從緣生，亦十二緣有非緣生非十二緣有。十二緣非緣生者，謂未來世十二支也。有從緣生非十二緣者，謂阿羅漢所有五陰。有從緣生亦十二緣者，謂凡夫人所有五陰。十二因緣有非緣生非十二緣者，謂虛空涅槃。』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十二緣，定是無為。

「善男子！我經中說：『一切眾生作善惡業，捨身之時，四大於此即時散壞，純善業者心即上行，純惡業者心即下行。』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心定常。善男子！我於一時為頻婆娑羅王而作是言：『大王！當知色是無常。何以故？從無常因而得生故。是色若從無常因生，智者云何說言是常？若色是常，不應壞滅，生諸苦惱。今見是色散滅破壞，是故當知色是無常，乃至識亦如是。』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心定斷。

「善男子！我經中說：『我諸弟子受諸香花、金銀寶物、妻子奴婢、八不淨物，獲得正道，得正道已，亦不捨離。』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定言如來說受五欲，不妨聖道。又我一時復作是說：『在家之人得正道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受五欲，定遮正道。

「善男子！我經中說：『遠離煩惱未得解脫，猶如欲界修習世間第一法也。』善男子！我諸弟子聞作是說，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第一法唯是欲界。又復我說：『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在於初禪至第四禪。』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如

是法在於色界。又復我說：『諸外道等，先已得斷四禪煩惱，修習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觀四真諦，得阿那含果。』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第一法在無色界。

「善男子，我經中說：『四種施中，有三種淨：一者施主信因、信果、信施，受者不信、因、果與施；二者受者信因、果、施，施主不信因、果及施；三者施主受者，二俱有信；四者施主受者二俱不信。是四種施，初三種淨。』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施唯意。善男子，我於一時復作是說：『施者施時以五事施。何等為五？一者施色、二者施力、三者施安、四者施命、五者施辯，以是因緣，施主還得五事果報。』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施即五陰。

「善男子！我於一時宣說：『涅槃即是遠離，煩惱永盡，滅無遺餘。猶如燈滅，更無法生，涅槃亦爾。言虛空者，即無所有，譬如世間無所有故，名為虛空。非智緣滅，即無所有。如其有者，應有因緣。有因緣故，應有盡滅。以其無故，無有盡滅。』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無三無為。

「善男子，我於一時，為目乾連而作是言：『目連！夫涅槃者，即是章句、即是足跡、是畢竟處、是無所畏、即是大師、即是大果、是畢竟智、即是大忍無礙三昧、是大法界、是甘露味、即是難見。目連！若說無涅槃者，云何有人生誹謗者墮於地獄？』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涅槃。

「復於一時，我為目連而作是說：『目連！眼不牢固，至身亦爾皆不牢固，不牢固故，名為虛空。食下迴轉，消化之處，一切音聲，皆名虛空。』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說有虛空無為。

「復於一時為目連說：『目連！有人未得須陀洹果住忍法時，斷於無量三惡道報，當知不從智緣而滅。』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說有非智緣滅。

「善男子！我又一時為跋波比丘說：『跋波！若比丘觀色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近、若遠、若麁、若細，如是等色，非我、我所。若有比丘如是觀已，能斷色愛。』跋波又言：『云何名色？』我言：『四大名色，四陰名名。』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說言，色是四大。

「善男子，我復說言：『譬如因鏡，則有像現。色亦如是，因四大造，所謂麁細、澁滑、青黃赤白、長短方圓、斜角輕重、寒熱飢渴、煙雲塵霧，是名造色，猶如響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四大則有造色，或有四大無有造色。

「善男子！往昔一時，菩提王子作如是言：『若有比丘護持禁戒，若發惡心，當知是時失比丘戒。』我時語言：『菩提王子！戒有七種，從於身口、有無作色。以是無作色因緣故，其心雖在惡無記中，不名失戒，猶名持戒。以何因緣名無作色？非異色因，不作異色因果。』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有無作色。

「善男子！我於餘經作如是言：『戒者即是遮制惡法，若不作惡是名持戒。』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宣說，無無作色。

「善男子，我於經中作如是說：『聖人色陰乃至識陰，皆是無明因緣所出。一切凡夫亦復如是，從無明生愛，當知是愛即是無明；從愛生取，當知是取即無明愛；從取生有，是有即是無明愛取；從有生受，當知是受即是行有；從受因緣生於名色、無明、愛取、有行、受、觸、識、六入等，是故受者即十二支。』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無心數。

「善男子，我於經中作如是說：『從眼、色、明、惡欲等四，則生眼識。言惡欲者，即是無明。欲性求時，即名為愛。愛因緣取，取名為業。業因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想、受、愛、信、精進、定慧。如是等法，因觸而生，然非是觸。』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心數。

「善男子！我或時說，唯有一有；或說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至二十五。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五有，或言六有。

「善男子，我往一時住迦毘羅衛尼拘陀林時，釋摩男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云何名為優婆塞也？』我即為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諸根完具，受三歸依，是則名為優婆塞也。』釋摩男言：『世尊！云何名為一分優婆塞？』我言：『摩男！若受三歸及受一戒，是名一分優婆塞也。』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優婆塞戒不具受得。

「善男子！我於一時住恒河邊，爾時迦旃延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教眾生令受齋法，或一日、或一夜、或一時、或一念，如是之人，成齋不耶？』我言：『比丘！是人得善，不名得齋。』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八戒齋具受乃得。◎

「◎善男子！我於經中作如是說：『若有比丘犯四重已，不名比丘，名破比丘、亡失比丘，不復能生善牙種子。譬如焦種不生果實，如多羅樹，頭若斷壞，則不生果。犯重比丘亦復如是。』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諸比丘犯重禁已，失比丘戒。

「善男子！我於經中為純陀說：『四種比丘，一者畢竟到道、二者示道、三者受道、四者污道，犯四重者即是污道。』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諸比丘犯四重已，不失禁戒。
「善男子！我於經中告諸比丘：『一乘、一道、一行、一緣，如是一乘乃至一緣，能為眾生作大寂靜，永斷一切繫縛、愁苦、苦及苦因，令一切眾到於一有。』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須陀洹乃至阿羅漢人皆得佛道。
「善男子！我於經中說：『須陀洹人，人間天上七返往來，便般涅槃。斯陀含人，一受人天，便般涅槃。阿那含人，凡有五種，或有中間般涅槃者，乃至上流般涅槃者。阿羅漢人凡有二種，一者現在、二者未來，現在亦斷煩惱五陰，未來亦斷煩惱五陰。』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須陀洹至阿羅漢不得佛道。
「善男子！我於此經說言：『佛性具有六事：一常、二實、三真、四善、五淨、六可見。』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
「善男子！我又說言：『眾生佛性猶如虛空，虛空者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內、非外，非是色、聲、香、味、觸攝，佛性亦爾。』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
「善男子！我又復說：『眾生佛性，猶如貧女宅中寶藏，力士額上金剛寶珠，轉輪聖王甘露之泉。』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
「善男子！我又復說：『犯四重禁、一闡提人、謗方等經、作五逆罪，皆有佛性。如是眾生都無善法，佛性是善。』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
「善男子！我又復說：『眾生者即是佛性。何以故？若離眾生，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與波斯匿王說於象喻，如盲說象，雖不得象，然不離象。眾生說色乃至說識是佛性者，亦復如是，雖非佛性，非不佛性。如我為王說箜篌喻，佛性亦爾。』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作種種說。如盲問乳，佛性亦爾，以是因緣，或有說言犯四重禁、謗方等經、作五逆罪、一闡提等，悉有佛性，或說言無。
「善男子，我於處處經中說言：『一人出世多人利益，一國土中二轉輪王，一世界中二佛出世，無有是處。一四天下，八四天王乃至二他化自在天，亦無是處。』然我乃說：『從閻浮提、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吒天。』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無十方佛。我亦於諸大乘經中說有十方佛。◎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四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三

「◎善男子！如是諍訟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若人於是生疑心者，猶能摧壞無量煩惱如須彌山，若於是中生決定者，是名執著。」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執著？」

佛言：「善男子！如是之人，若從他聞、若自尋經、若他故教，於所著事不能放捨，是名執著。」

迦葉復言：「世尊！如是執著，為是善耶？是不善乎？」

「善男子！如是執著，不名為善。何以故？不能摧壞諸疑網故。」

迦葉復言：「世尊！如是人者，本自不疑，云何說言不壞疑網？」

「善男子！夫不疑者，即是疑也。」

「世尊！若有人謂須陀洹人不墮三惡，是人亦當名著、名疑？」

「善男子！是可名定，不得名疑。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先見人、樹，後時夜行，遙見杌根，便生疑想，人耶？樹耶？善男子！如人先見比丘梵志，後時於路遙見比丘，即生疑想，是沙門耶？是梵志乎？善男子！如人先見牛與水牛，後遙見牛，便生疑想，彼是牛耶？是水牛乎？善男子！一切眾生先見二物，後便生疑。何以故？心不了故。我亦不說須陀洹人有墮三惡、不墮三惡，是人何故生於疑心？」

迦葉言：「世尊！如佛所說，要先見已，然後疑者。有人未見二種物時，亦復生疑。何等是耶？所謂涅槃。世尊！譬如有人路遇濁水，然未曾 見而亦生疑，如是水者深耶？淺耶？是人未見，云何生疑？」

「善男子！夫涅槃者，即是斷苦。非涅槃者，即是苦也。一切眾生見有二種，見苦、非苦。苦非苦者，即是飢渴、寒熱、瞋喜，病瘦安隱、老壯生死，繫縛解脫、恩愛別離、怨憎聚會。眾生見已即便生疑，當有畢竟遠離如是苦惱事不？是故眾生於涅槃中而生疑也。汝意若謂是人先來未見濁水，云何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是人先於餘處見已，是故於此未曾 到處，而復生疑。」

「世尊！是人先見深淺處時，已不生疑，於今何故而復生疑？」

佛言：「善男子！本未行故，所以生疑。是故我言，不了故疑。」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疑即是著，著即是疑。為是誰耶？」

「善男子！斷善根者。」

迦葉言：「世尊！何等人輩，能斷善根？」
「善男子！若有聰明黠慧利根，能善分別。遠離善友，不聽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住，如是之人，能斷善根。離是四事，心自思惟：『無有施物。何以故？施者即是捨於財物，若施有報，當知施主常應貧窮。何以故？子果相似故，是故說言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是則名為斷善根也。
「復作是念：『施主、受者及以財物，三事無常、無有停住，若無停住，云何說言，此是施主、受者、財物？若無受者，云何得果？以是義故，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施者施時有五事施，受者受已，或時作善、或作不善，而是施主亦復不得善、不善果。如世間法，從子生果，果還作子。因即施主果即受者，而是受者不能以此善、不善法，令施主得，以是義故，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無有施物。何以故？施物無記。若是無記，云何而得善果報耶？無善惡果，即是無記。財若無記，當知即無善惡果報，是故無施、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施者即意。若是意者，無見無對，非是色法。若非是色，云何可施？是故無施、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施主若為佛像、天像，命過父母而行施者，即無受者，若無受者，應無果報。若無果報，是為無因，若無因者是為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無父無母。若言父母是眾生因，生眾生者，理應常生，無有斷絕。何以故？因常有故。然不常生，是故當知無有父母。』
「復作是念：『無父無母。何以故？若眾生身因父母有，一人應具男女二根，然無具者，當知眾生非因父母。』
「復作是念：『非因父母而生眾生。何以故？眼見眾生，不似父母，謂身、色、心、威儀、進止，是故父母非眾生因。』
「復作是念：『一切世間有四種無：一者未生名無，如泥團時，未有瓶用。二者滅已名無，如瓶壞已，是名為無。三者各異互無，如牛中無馬，馬中無牛。四者畢竟名無，如兔角、龜毛。眾生父母亦復如是，同此四無。若言父母眾生因者，父母死時，子不必死，是故父母非眾生因。』
「復作是念：『若言父母眾生因者，應因父母常生眾生。然而復有化生、濕生，是故當知，非因父母生眾生也。』

「復作是念：『自有眾生，非因父母而得生長。譬如孔雀，聞雷震聲，而便得娠。又如青雀，飲雄雀尿，而便得娠。如命命鳥，見雄者舞，即便得娠。』作是念時，如其不遇善知識者，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一切世間無善惡果。何以故？有諸眾生具十善法，樂於惠施，勤修功德。是人亦復疹病集身，中年夭喪，財物損失，多諸憂苦。有行十惡，慳貪嫉妒，懶惰懈怠，不修諸善；身安無病，終保年壽，多饒財寶，無諸愁苦。是故當知無善惡果。』

「復作是念：『我亦曾 聞諸聖人說，有人修善，命終多墮三惡道中；有人行惡，命終生於人天之中；是故當知無善惡果。』

「復作是念：『一切聖人有二種說，或說殺生得善果報、或說殺生得惡果報，是故當知聖說不定。聖若不定，我云何定？是故當知無善惡果。』

「復作是念：『一切世間無有聖人。何以故？若言聖人應得正道，一切眾生具煩惱時修正道者，當知是人正道、煩惱一時俱有，若一時有，當知正道不能破結。若無煩惱而修道者，如是正道為何所作？是故具煩惱者，道不能壞；不具煩惱，道則無用。是故當知，一切世間無有聖人。』

「復作是念：『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是十二因緣，一切眾生等共有之。八聖道者，其性平等，亦應如是一人得時，一切應得；一人修時，應一切苦滅。何以故？煩惱等故。而今不得，是故當知無有正道。』

「復作是念：『聖人皆有同凡夫法，所謂飲食、行住、坐臥、睡眠、喜笑、飢渴、寒熱、憂愁、恐怖。若同凡夫如是事者，當知聖人不得聖道；若得聖道，應當永斷如是等事。如是等事如其不斷，當知無道。』

「復作是念：『聖人有身，受五欲樂，亦復罵辱撾打，於人嫉妒憍慢，受於苦樂，作善惡業，是因緣故，知無聖人。若有道者，應斷是事，是事不斷，當知無道。』

「復作是念：『多憐愍者，名為聖人。何因緣故，名為聖人？道因緣故，名為聖人。若道性憐愍，便應愍念一切眾生，不待修已然後方得。如其無愍，何故聖人因得聖道，能憐愍耶？是故當知世無聖道。』

「復作是念：『一切四大，不從因生，眾生等有是四大性，不觀眾生是邊應到、彼不應到。若有聖道，性應如是。然今不爾，是故當知，世無聖人。』

「復作是念：『若諸聖人有一涅槃，當知是則無有聖人。何以故？不可得故。常住之法，理不可得、不可取捨。若諸聖人涅槃多者，

是則無常。何以故？可數法故。涅槃若一，一人得時，一切應得。涅槃若多，是則有邊，如其有邊，云何名常？若有說言涅槃體一、解脫是多，如蓋是一，牙舌是多。是義不然。何以故？一一所得，非一切得。以有邊故，是應無常。若無常者，云何得名為涅槃耶？涅槃若無，誰為聖人？是故當知無有聖人。』

「復作是念：『聖人之道，非因緣得。若聖人道，非因緣得，何故一切不作聖人？若一切人非聖人者，當知是則無有聖人、及以聖道。』

「復作是念：『聖說正見，有二因緣：一者從他聞法、二者內自思惟。是二因緣，若從緣生，所從生者，復從緣生，如是展轉，有無窮過。若是二事，不從緣生，一切眾生何故不得？』作是觀時能斷善根。

「善男子！若有眾生深見如是無因無果，是人能斷信等五根。善男子！斷善根者，非是下劣愚鈍之人，亦非天中及三惡道，破僧亦爾。」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之人，何時當能還生善根？」

佛言：「善男子！是人二時還生善根，初入地獄、出地獄時。善男子！善有三種，過去、現在、未來。若過去者，其性自滅，因雖滅盡果報未熟，是故不名斷過去果。斷三世因，故名為斷。」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斷三世因，名斷善根。斷善根人，即有佛性。如是佛性，為是過去、為是現在、為是未來、為遍三世？若過去者，云何名常？佛性亦常，是故當知非過去也。若未來者，云何名常？何故佛說一切眾生必定當得？若必定得，云何言斷？若現在者，復云何常？何故復言必定可見？如來亦說，佛性有六：一常、二真、三實、四善、五淨、六可見。若斷善根有佛性者，則不得名斷善根也。若無佛性，云何復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若言佛性亦有、亦斷，云何如來復說是常？」

佛言：「善男子！如來世尊為眾生故，有四種答：一者定答、二者分別答、三者隨問答、四者置答。

「善男子！云何定答？若問惡業得善果耶？不善果乎？是應定答得不善果；善亦如是。若問如來一切智不？是應定答是一切智。若問佛法是清淨不？是應定答必定清淨。若問如來弟子如法住不？是應定答有如法住。是名定答。

「云何分別答？如我所說四真諦法。云何為四？苦、集、滅、道。何謂苦諦？有八苦故，名曰苦諦。云何集諦？五陰因故，名為集諦。云何滅諦？貪欲、瞋癡畢竟盡故，名為滅諦。云何道諦？三十七助道法故，名為道諦。是名分別答。

「云何隨問答？如我所說，一切法無常。復有問言：『如來世尊為何法故說於無常？』答言：『如來為有為法，故說無常，無我亦爾。』如我所說一切法燒他。又問言：『如來世尊為何法故說一切燒？』答言：『如來為貪瞋癡說一切燒。』

「善男子！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三念處、首楞嚴等八萬億諸三昧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五智印等三萬五千諸三昧門金剛定等，四千二百諸三昧門方便三昧無量無邊，如是等法是佛、佛性。如是佛性則有七事：一常、二我、三樂、四淨、五真、六實、七善，是名分別答。

「善男子！後身菩薩佛性有六：一常、二淨、三真、四實、五善、六少見，是名分別答。

「如汝先問，斷善根人有佛性者，是人亦有如來佛性，亦有後身佛性，是二佛性，障未來故，得名為無。畢竟得故，得名為有。是名分別答。

「如來佛性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後身佛性現在、未來少可見故，得名現在。未具見故，名為未來。如來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則不爾，有是三世，有非三世。後身菩薩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如是。是名分別答。

「九住菩薩佛性六種：一常、二善、三真、四實、五淨、六可見。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如是。是名分別答。

「八住菩薩下至六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實、三淨、四善、五可見。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如是。是名分別答。

「五住菩薩下至初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實、三淨、四可見、五善不善。善男子！是五種佛性、六種佛性、七種佛性，斷善根人必當得故，故得言有。是名分別答。

「若有說言，斷善根者定有佛性、定無佛性，是名置答。」

迦葉菩薩言：「世尊！我聞不答，乃名置答。如來今者何因緣，答而名置答？」

「善男子！我亦不說置而不答乃說置答。善男子！如是置答，復有二種：一者遮止、二者莫著。以是義故，得名置答。」◎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云何名因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過去、現在、未來，非是過去、現在、未來？」

佛言：「善男子！五陰二種：一者因、二者果。是因五陰，是過去、現在、未來。是果五陰，亦是過去、現在、未來，亦非過去、現在、未來。善男子！一切無明煩惱等結，悉是佛性。何以故？佛性因故。從無明行及諸煩惱得善五陰，是名佛性。從善五陰，乃至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於經中先說，眾生佛性，如雜血

乳；血者即是無明行等一切煩惱，乳者即是善五陰也。是故我說，從諸煩惱及善五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眾生身，皆從精血而得成就，佛性亦爾。須陀洹人、斯陀含人、斷少煩惱，佛性如乳。阿那含人，佛性如酪。阿羅漢人，猶如生酥。從辟支佛至十住菩薩，猶如熟酥。如來佛性，猶如醍醐。善男子！現在煩惱為作障故，令諸眾生不得覩見。如香山中有忍辱草，非一切牛皆能得食；佛性亦爾。是名分別答。」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五種、六種、七種佛性若未來有者，云何說言斷善根人有佛性耶？」

佛言：「善男子！如諸眾生有過去業，因是業故，眾生現在得受果報。有未來業，以未生故，終不生果有現在煩惱。若無煩惱，一切眾生應當了了現見佛性，是故斷善根人，以現在世煩惱因緣，能斷善根。未來佛性力因緣故，還生善根。」

迦葉言：「世尊！未來云何能生善根？」

「善男子！猶如燈日，雖復未生，亦能破闇。未來之生，能生眾生未來佛性，亦復如是。是名分別答。」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言五陰是佛性者，云何說言眾生佛性非內、非外？」

佛言：「善男子！何因緣故如是失意？我先不說眾生佛性是中道耶？」

迦葉言：「世尊！我實不失意，直以眾生於此中道不能解故，故發斯問。」

「善男子！眾生不解，即是中道。或時有解、或有不解。善男子！我為眾生得開解故，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何以故？凡夫眾生或言佛性住五陰中，如器中有果；或言離陰而有，猶如虛空；是故如來說於中道。眾生佛性非內六入、非外六入，內外合故，名為中道。是故如來宣說佛性即是中道，非內、非外，故名中道。是名分別答。

「復次善男子！云何名為非內非外？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外道。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於無量劫在外道中，斷諸煩惱、調伏其心、教化眾生，然後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外道。或言佛性即是內道。何以故？菩薩雖於無量劫中修習外道，若離內道，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內道。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別答。

「復次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如來金剛之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以故？不虛誑故。或言佛性即是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及三念處、首楞嚴等一切三昧。何以故？因是三昧，生金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故。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別答。

「復次善男子！或有說言佛性即是內善思惟。何以故？離善思惟，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佛性即是內善思惟。或有說言佛性即是從他聞法。何以故？從他聞法，則能內善思惟，若不聞法則無思惟，是以佛性即是從他聞法。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

「復次善男子！復有說言佛性是外，謂檀波羅蜜，從檀波羅蜜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說言檀波羅蜜即是佛性。或有說言佛性是內，謂五波羅蜜。何以故？離是五事，當知則無佛性因果，是以說言五波羅蜜即是佛性。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內亦外，是名中道。

「復次善男子！或有說言佛性在內，譬如力士額上寶珠。何以故？常樂我淨如寶珠故，是以說言佛性在內。或有說言佛性在外，如貧寶藏。何以故？方便見故。佛性亦爾，在眾生外，以方便故而得見之。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內亦外，是名中道。

「善男子！眾生佛性非有、非無。所以者何？佛性雖有，非如虛空。何以故？世間虛空，雖以無量善巧方便不可得見；佛性可見，是故雖有非如虛空。佛性雖無不同兔角。何以故？龜毛、兔角，雖以無量善巧方便不可得生；佛性可生，是故雖無不同兔角。是故佛性，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云何名有？一切悉有，是諸眾生不斷不滅，猶如燈焰，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名有。云何名無？一切眾生現在未有一切佛法，常、樂、我、淨，是故名無。有無合故，即是中道，是故佛說眾生佛性非有非無。

「善男子！如有人問是種子中，有果無耶？應定答言，亦有亦無。何以故？離子之外不能生果，是故名有。子未出芽，是故名無。以是義故，亦有亦無。所以者何？時節有異，其體是一。眾生佛性亦復如是，若言眾生中別有佛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眾生即佛性，佛性即眾生；直以時異，有淨不淨。善男子！若有問言是子能生果不？是果能生子不？應定答言，亦生不生。」

「世尊！如世人說，乳中有酪，是義云何？」

「善男子！若有說言乳中有酪，是名執著。若言無酪，是名虛妄。離是二事，應定說言，亦有亦無。何故名有？從乳生酪，因即是乳，果即是酪，是名為有。云何名無？色味各異，服用不同，熱病服乳，冷病服酪，乳生冷病，酪生熱病。善男子！若言乳中有酪性者，乳即是酪，酪即是乳，其性是一。何因緣故，乳在先出，酪不先生？若有因緣，一切世人何故不說？若無因緣，何故酪不先出？若酪不先出，誰作次第——乳、酪、生蘇、熟蘇、醍醐？是故知酪，先無今有，若先無今有，是無常法。善男子！若有說言，乳有

酪性，能生於酪，水無酪性，故不生酪，是義不然。何以故？水草亦有乳酪之性。所以者何？因於水草，則出乳酪。若言乳中，定有酪性，水草無者，是名虛妄。何以故？心不等故，故言虛妄。善男子！若言乳中定有酪者，酪中亦應定有乳性，何因緣故，乳中出酪，酪不出乳？若無因緣，當知是酪本無今有。是故智者應言乳中非有酪性、非無酪性。善男子！是故如來於是經中說如是言，一切眾生定有佛性，是名為著；若無佛性，是名虛妄；智者應說眾生佛性亦有亦無。

「善男子！四事和合，生於眼識。何等為四？眼、色、明、欲。是眼識性，非眼、非色、非明、非欲，從和合故，便得出生。如是眼識，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是故當知無有本性，乳中酪性亦復如是。若有說言，水無酪性，故不出酪，是故乳中定有酪性。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諸法異因、異果，亦非一因生一切果，非一切果從一因生。善男子！如從四事，生於眼識，不可復說從此四事應生耳識。善男子！離於方便，乳中得酪、酪出生酥，不得如是，要須方便。善男子！智者不可見離方便從乳得酪，謂得生酥亦應如是離方便得。善男子！是故我於是經中說，因生故法有，因滅故法無。善男子！如鹽性醎，能令非醎使醎。若非醎物先有醎性，世人何故更求鹽耶？若先無者，當知先無今有。以餘緣故，而得醎也。若言一切不醎之物皆有醎性，微故不知，由此微性，鹽能令醎。若本無性，雖復有鹽，不能令醎。譬如種子自有四大，緣外四大，而得增長芽、莖、枝、葉，鹽性亦爾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不醎之物，先有醎性者，鹽亦應有微不醎性。是鹽若有如是二性，何因緣故，離不醎物，不可獨用？是故知鹽本無二性。如鹽，一切不醎之物亦復如是。若言外四大種力能增長內四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次第說故，不從方便乳中得酪、生蘇，乃至一切諸法，皆不如是非方便得，四大亦復如是。若說從外四大增內四大，不見從內四大增外四大，如尸利沙果先無形質，見昴星時果則出生，足長五寸。如是果者，實不因於外四大增。

「善男子，如我所說十二部經，或隨自意說，或隨他意說，或隨自他意說。云何名為隨自意說？如五百比丘問舍利弗：『大德！佛說身因，何者是耶？』舍利弗言：『諸大德！汝等亦各得正解脫，自應識之，何緣方作如是問耶？』有比丘言：『大德！我未獲得正解脫時，意謂無明即是身因，作是觀時得阿羅漢果。』復有說言：『大德！我未獲得正解脫時，謂愛無明即是身因，作是觀時得阿羅漢果。』或有說言：『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飲食五欲，即是身因。』爾時五百比丘，各各自說己所解已，共往佛所，稽首佛足，右遶三匝，禮拜畢已，却坐一面，各以

如上已所解義，向佛說之。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是諸人，誰是正說？誰不正說？』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一一比丘無非正說。』舍利弗言：『世尊！佛意云何？』佛言：『舍利弗！我為欲界眾生說言，父母即是身因。』如是等經，名隨自意說。

「云何名為隨他意說？如巴吒羅長者，來至我所，作如是言：『瞿曇！汝知幻不？若知幻者，即大幻人。若不知者，非一切智。』我言：『長者！知幻之人，名幻人耶？』長者言：『善哉，善哉！知幻之人即是幻人。』佛言：『長者！舍衛國內波斯匿王，有旃陀羅，名曰氣噓，汝知不耶？』長者答言：『瞿曇！我久知之。』佛言：『汝久知者，可得即是旃陀羅不？』長者言：『瞿曇！我雖知是旃陀羅，然我此身非旃陀羅。』佛言：『長者！汝得是義，知旃陀羅，非旃陀羅。我今何故不得知幻而非幻乎？長者！我實知幻、知幻人、知幻果報、知幻伎術，我知殺、知殺人、知殺果報、知殺解脫，乃至知邪見、知邪見人、知邪見果報、知邪見解脫。長者！若說非幻之人名為幻人，非邪見人說邪見人，得無量罪。』長者言：『瞿曇！如汝所說，我得大罪。我今所有，悉以相上，幸莫令彼波斯匿王知我此事。』佛言：『長者！是罪因緣，不必失財，乃當因是墮三惡道。』是時長者，聞惡道名，心生恐怖，白佛言：『聖人！我今失意獲得大罪。聖人今者是一切智，應當了知獲得解脫。我當云何得脫地獄、餓鬼、畜生？』爾時我為說四真諦，長者聞已得須陀洹果，心生慚愧，向佛懺悔：『我本愚癡，佛非幻人，而言是幻。我從今日，歸依三寶。』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是名隨他意說。

「云何名為隨自他說？如我所說，如一切世間智者說有，我亦說有；智人說無，我亦說無。世間智人說五欲樂有，無常、苦、無我、可斷，我亦說有。世間智人說五欲樂有，常、我、淨，無有是處，我亦如是說無是處。是名隨自他說。

「善男子！如我所說十住菩薩少見佛性，是名隨他意說。何故名少見？十住菩薩得首楞嚴等三昧三千法門，是故了了，自知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見一切眾生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說十住菩薩少見佛性。善男子！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名隨自意說。一切眾生不斷、不滅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隨自意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能得見，我說如是，汝說亦爾，是名隨自他意說。

「善男子！如來或時為一法故，說無量法。如經中說，一切梵行因善知識。一切梵行，因雖無量，說善知識，則已攝盡。如我所說，一切惡行，邪見為因。一切惡行，因雖無量，若說邪見，則已攝盡。或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信心為因；是菩提因，雖復無量，

若說信心，則已攝盡。善男子！如來雖說無量諸法以為佛性，然不離於陰入界也。
「善男子！如來說法為眾生故，有七種語：一者因語、二者果語、三者因果語、四者喻語、五者不應說語、六者世流布語、七者如意語。
「云何名因語？現在因中，說未來果，如我所說。善男子！汝見眾生，樂殺乃至樂行邪見，當觀是人即地獄人。善男子！若有眾生，不樂殺生乃至邪見，當觀是人即是天人。是名因語。
「云何果語？現在果中說過去因，如經中說。善男子！如汝所見貧窮眾生，顏貌醜陋、不得自在，當知是人定有破戒、妬心、瞋心、無慚愧心。若見眾生多財巨富、諸根完具、威德自在，當知是人定有戒、施、精勤、慚愧，無有妬瞋，是名果語。
「云何因果語？如經中說。善男子！眾生現在六入觸因，是名過去業果，如來亦說名之為業，是業因緣得未來果。是名因果語。
「云何喻語？如說師子王者，即喻我身。大象王、大龍王、波利質多羅樹、七寶聚、大海、須彌山、大地、大雨、船師、導師、調御丈夫、力士、牛王、婆羅門、沙門、大城、多羅樹，如是喻經，名為喻語。
「云何不應語？我經中說，天地可合，河不入海。如為波斯匿王說四方山來。如為鹿母優婆夷說，若娑羅樹能受八戒，則得受於人天之樂。如說十住菩薩有退轉心，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寧說須陀洹人墮三惡道，不說十住有退轉心。是名不應語。
「云何世流布語？如佛所說，男女、大小、去來、坐臥、車乘、房舍、瓶衣，眾生、常樂我淨，軍林、城邑、僧幻、合散，是名世流布語。
「云何如意語？如我呵責毀禁之人，令彼自責，護持禁戒。如我讚歎須陀洹人，令諸凡夫，生於善心。讚歎菩薩，為令眾生發菩提心。說三惡道所有苦惱，為令修習諸善法故。說一切燒，唯為一切有為法故，無我亦爾。說諸眾生悉有佛性，為令一切不放逸故。是名如意語。◎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五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六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四

「◎善男子！如來復有隨自意語。如來佛性則有二種：一者有、二者無。有者，所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力、四無所畏、三念處、大慈大悲、首楞嚴等無量三昧、金剛等無量三昧、方便等無量三昧、五智印等無量三昧，是名為有。無者，所謂如來、過去諸善、不善、無記業因果報、煩惱、五陰、十二因緣，是名為無。善男子！如有、無，善、不善，有漏、無漏，世間、非世間，聖、非聖，有為、無為，實、不實，寂靜、非寂靜，諍、非諍，界、非界，煩惱、非煩惱，取、非取，受記、非受記，有、非有，三世、非三世，時、非時，常、無常，我、無我，樂、無樂，淨、無淨，色受想行識、非色受想行識，內入、非內入，外入、非外入，十二因緣、非十二因緣，是名如來佛性有無。乃至一闡提佛性有無，亦復如是。

「善男子！我雖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眾生不解佛如是等隨自意語。善男子！如是語者，後身菩薩尚不能解，況於二乘、其餘菩薩？善男子！我往一時在耆闍崛山，與彌勒菩薩共論世諦。舍利弗等五百聲聞，於是事中都不識知，何況出世第一義諦？

「善男子！或有佛性一闡提有，善根人無。或有佛性善根人有，一闡提無。或有佛性，二人俱有。或有佛性，二人俱無。善男子！我諸弟子若解如是四句義者，不應難言，一闡提人定有佛性、定無佛性。若言眾生悉有佛性，是名如來隨自意語。如來如是隨自意語，眾生云何一向作解？

「善男子！如恒河中有七眾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遍觀四方、五者遍觀已行、六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坻彌魚，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遍觀方者，所謂鯧魚，為求食故，遍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鯧魚，遙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

「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河，其中亦有七種眾生，從初常沒乃至第七，或入或出。所言沒者，有人聞是大涅槃經，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常樂我淨、終不畢竟入於涅槃；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闡提

人謗方等經作五逆罪犯四重禁，必當得成菩提之道；須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羅漢人、辟支佛等必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聞是語已，生不信心，即作是念，作是念已，便作是言：『是涅槃典，即外道書，非是佛經。』是人爾時遠離善友，不聞正法，雖時得聞，不能思惟，雖復思惟，不思惟善，不思善故，如惡法住。惡法住者，則有六種：一者惡、二者無善、三者污法、四者增有、五者惱熱、六者受惡果。是名為沒。何故名沒？無善心故、常行惡故、不修對治故，是名為沒。所言惡者，聖人呵責故、心生怖畏故、善人遠離故、不益眾生故，是名為惡。言無善者，能生無量惡果報故、常為無明所纏繞故、樂與惡人為等侶故、無有修善諸方便故、其心顛倒常錯謬故，是名無善。言污法者，常污身口故、污淨眾生故、增不善業故、遠離善法故，是名污法。言增有者，如上三人所行之法，能增地獄、畜生、餓鬼，不能修習解脫之法，身、口、意業，不厭諸有，是名增有。言惱熱者，是人具行如上四事，能令身、心二事惱熱，遠離寂靜，則名為熱，受地獄報故名為熱，燒諸眾生故名為熱，燒諸善法故名為熱。善男子！信心、清涼，是人不具，是故名熱。言受惡果者，是人具足行上五事，死墮地獄、餓鬼、畜生。善男子！有三惡事復名惡果，一者煩惱惡、二者業惡、三者報惡，是名受惡果報。善男子！是人具足如上六事，能斷善根、作五逆罪、能犯四重、能謗三寶、用僧鬘物、能作種種非法之事，是因緣故，沈沒在於阿鼻地獄，所受身形縱廣八萬四千由旬，是人身、口、心業重故，不能得出。何以故？其心不能生善法故。雖有無量諸佛出世，不聞不見，是故名常沒，如恒河中大魚。

「善男子！我雖復說一闡提等，名為常沒。復有常沒，非一闡提。何者是耶？如人為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沒。善男子！有四善事獲得惡果。何等為四？一者為勝他故讀誦經典、二者為利養故受持禁戒、三者為他屬故而行布施、四者為於非想非非想處故繫念思惟，是四善事得惡果報。若人修習如是四事，是名沒已還出，出已還沒。何故名沒？樂三有故。何故名出？以見明故，明者即是聞戒、施、定。何故還沒？增長邪見生憍慢故。是故我於經中說偈：

「『若有眾生樂諸有，　為有造作善惡業，
是人迷失涅槃道，　是名暫出還復沒。
行於黑闇生死海，　雖得解脫雜煩惱，
是人還受惡果報，　是名暫出還復沒。』

「善男子！如彼大魚，因見光故，暫得出水。其身重故，還復沈沒。如上二人亦復如是。善男子！或復有人樂著三有，是名為沒。得聞如是大涅槃經生於信心，是名為出。何因緣故名之為出？聞是經已，遠離惡法，修習善法，是名為出。是人雖信，亦不具足。何因緣故信不具足？是人雖信大般涅槃、常樂我淨，言如來身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如來則有二種涅槃：一者有為、二者無為。有為涅槃無常樂我淨，無為涅槃有常樂我淨。雖信佛性是眾生有，不必一切皆悉有之，是故名為信不具足。善男子！信有二種：一者信、二者求。如是之人雖復有信，不能推求，是故名為信不具足。信復有二：一從聞生、二從思生。是人信心從聞而生，不從思生，是故名為信不具足。復有二種：一信有道、二信得者。是人信心唯信有道，都不信有得道之人，是故名為信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信正、二者信邪。言有因果、有佛法僧，是名信正。言無因果、三寶性異、信諸邪語、富蘭那等，是名信邪。是人雖信佛、法、僧寶，不信三寶同一性相。雖信因果，不信得者。是故名為信不具足。是人成就不具足信，所受禁戒亦不具足。何因緣故名不具足？因不具故，所得禁戒亦不具足。

「復何因緣名不具足？戒有二種：一威儀戒、二從戒戒。是人唯具威儀等戒，不具從戒戒，是故名為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作戒、二者無作戒。是人唯具作戒，不具無作戒，是故名為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從身口得於正命，二從身口不得正命。是人雖從身口，不得正命，是故名為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求戒、二者捨戒。是人唯具求有之戒，不得捨戒，是故名為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隨有、二者隨道。是人唯具隨有之戒，不具隨道，是故名為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善戒、二者惡戒。身口意善是名善戒，牛戒狗戒是名惡戒，是人深信是二種戒俱有善果，是故名為戒不具足。

「是人不具信戒二事，所修多聞亦不具足。云何名為聞不具足？如來所說十二部經，唯信六部，不信六部，是故名為聞不具足。雖復受持是六部經，不能讀誦為他解說，無所利益，是故名為聞不具足。又復受是六部經已，為論議故、為勝他故、為利養故、為諸有故，受持讀誦解說，是故名為聞不具足。善男子！我於經中說聞具足。云何具足？若有比丘身、口、意善，先能供養和上、諸師、有德之人。是諸師等，於是人所，生愛念心，以是因緣，教授其法。是人至心受持誦習，持誦習已獲得智慧，得智慧已能善思惟如法而住，善思惟已則得正義，得正義已身心寂靜，身心寂已則生喜心，喜心因緣心則得定，因得定故得正知見，正知見已於諸有中心生厭悔，悔諸有故能得解脫。是人無有如是等事，是故名為聞不具足。

「是人不具如是三事，施亦不具。施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是人雖復行於財施，為求有故；雖行法施，亦不具足。何以故？祕不盡說，畏他勝故，是故名為施不具足。財法二施各有二種：一者聖、二者非聖。聖者施已，不求果報。非聖施已，求於果報。聖者法施為增長法，非聖法施為增諸有。如是之人，為增財故而行財施，為增有故而行法施，是故名為施不具足。復次是人受六部經，見受法者而供給之，不受法者則不供給，是故名為施不具足。

「是人不具如上四事，所修智慧亦不具足。智慧之性，性能分別，是人不能分別如來是常、無常。如來於此涅槃經中說言，如來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涅槃，涅槃即是解脫，於是義中不能分別。梵行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慈悲喜捨，慈悲喜捨即是解脫，解脫即是涅槃，涅槃即是慈悲喜捨，於是義中不能分別，是故名為智不具足。復次不能分別佛性，佛性即是如來，如來即是一切不共之法，不共之法即是解脫，解脫即是涅槃，涅槃即是不共之法，於是義中不能分別，是故名為智不具足。復次不能分別四諦苦集滅道，不能分別四真諦故不知聖行，不知聖行故不知如來，不知如來故不知解脫，不知解脫故不知涅槃，是故名為智不具足。

「是人不具如是五事，則有二種：一增善法、二增惡法。云何名為增長惡法？是人不見己不具足，自言具足，而生著心，於同行中自謂為勝，是故親近同己惡友；既親近已，復得更聞不具足法，聞已心喜，其心染著，起於憍慢，多行放逸，因放逸故，親近在家，亦樂聞說在家之事，遠離清淨出家之法，以是因緣增長惡法。增惡法故，身、口、意等，起不淨業。三業不淨故，增長地獄畜生餓鬼，是名暫出還沒。暫出還沒者，我佛法中其誰是耶？謂提婆達多、瞿伽離比丘、惋手比丘、善星比丘、低舍比丘、滿宿比丘、慈地比丘尼、曠野比丘尼、方比丘尼、慢比丘尼、淨潔長者、求有優婆塞、舍勒釋種、象長者、名稱優婆夷、光明優婆夷、難陀優婆夷、軍優婆夷、鈴優婆夷，如是等人，名為暫出還沒。譬如大魚，見明故出，身重故沒。

「第二之人，深自知見行不具足，不具足故求近善友，近善友故樂諮未聞，聞已樂受，受已樂善思惟，善思惟已能如法住，如法住故增長善法，增善法故終不復沒，是名為住。我佛法中其誰是耶？謂舍利弗、大目犍連、阿若憍陳如等五比丘、耶舍等五比丘、阿㝹樓陀、童子迦葉、摩訶迦葉、十力迦葉、瘦瞿曇彌比丘尼、波吒羅花比丘尼、勝比丘尼、實義比丘尼、意比丘尼、跋陀比丘尼、淨比丘尼、不退轉比丘尼、頻婆娑羅王、郁伽長者、須達多長者、釋摩男、貧須達多、鼠狼長者子、名稱長者、具足長者、師子將軍、優

波離長者、刀長者、無畏優婆夷、善住優婆夷、愛法優婆夷、勇健優婆夷、天得優婆夷、善生優婆夷、具身優婆夷、牛得優婆夷、曠野優婆夷、摩訶斯那優婆夷，如是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名為住。云何為住？常樂覩見善光明故，以是因緣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等人終不造惡，是名為住。如低彌魚樂見光明，不沈不沒，如是等眾亦復如是。是故我於經中說偈：

「『若人善能分別義，　至心求於沙門果，
若能呵責一切有，　是人名為如法住。
若能供養無量佛，　則能無量世修道，
若受世樂不放逸，　是人名為如法住。
親近善友聽正法，　內善思惟如法住，
樂見光明修習道，　獲得解脫安隱住。』◎

「◎善男子！智不具足，凡有五事，是人知已，求近善友。如是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即應為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為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為分析十八界等。是人聞已至心受持，心受持已如法修行，如法行已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煖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悉有煖法。何以故？如佛所說，三法和合，名為眾生，一壽、二煖、三識。若從是義，一切眾生應先有煖，云何如來說言煖法因善友生？」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問，有煖法者，一切眾生至一闡提皆悉有之。如我今者，所說煖法，要因方便，然後乃得，本無今有。以是義故，非諸眾生一切先有，是故汝今不應難言一切眾生皆有煖法。善男子！如是煖法是色界法，非欲界有。若言一切眾生有者，欲界眾生亦皆應有；欲界無故，當知一切不必都有。善男子！色界雖有，非一切有。何以故？我弟子有，外道則無。以是義故，一切眾生不必都有。善男子！一切外道唯觀六行，我諸弟子具足十六，是十六行，一切眾生不必都有。」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所言煖法，云何名煖？為自性煖？為他故煖？」
佛言：「善男子！如是煖法，自性是煖，非他故煖。」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來先說，馬師滿宿無有煖法。何以故？於三寶所無信心故，是故無煖。當知信心即是煖法。」
「善男子！信非煖法。何以故？因於信心獲得煖故。善男子！夫煖法者即是智慧。何以故？觀四諦故。是故名之為十六行，行即是

智。善男子！如汝所問，何因緣故名為煖者？善男子！夫煖法者，即是八聖道之火相，故名為煖。善男子！譬如鑽火，先有煖氣，次有火生，後則煙出。是無漏道，亦復如是，煖者即是十六行也，火者即是須陀洹果，煙者即是修道斷結。」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煖法，亦是有法，亦是有為，是法報得色界五陰，是故名有。是因緣故，復名有為。若是有為，云何能為無漏道相？」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男子！如是煖法，雖是有為有法，還能破壞有為有法，是故能為無漏道相。善男子！如人乘馬，亦愛亦策。煖心亦爾，愛故受生，厭故觀行，是故雖復有法有為，而能與彼正道作相。得煖法人，七十三種，欲界十種。是人具足一切煩惱，從斷一分至于九分，如欲界初禪乃至無所有處，亦復如是，是名七十三種。如是等人得煖法已，則不復能斷於善根、作五逆罪、犯四重禁。是人二種：一遇善友、二遇惡友。遇惡友者暫出還沒。遇善友者遍觀四方，觀四方者即是頂法。是法雖復性是五陰，亦緣四諦，是故得名遍觀四方。得頂法已，次得忍法。是忍亦爾，性亦五陰，亦緣四諦。是人次得世第一法，是法雖復性是五陰，亦緣四諦。是人次第得苦法忍，忍性是慧，緣於一諦，如是忍法緣一諦已，乃至見斷煩惱，得須陀洹果，是名第四遍觀四方，四方者即是四諦。」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須陀洹人所斷煩惱，猶如縱廣四十里水，其餘在者如一毛滴，此中云何說斷三結名須陀洹？一者我見、二者非因見因、三者疑網。世尊！何因緣故，名須陀洹遍觀四方？復何因緣名須陀洹？復何因緣說須陀洹喻以鰅魚？」

佛言：「善男子！須陀洹人，雖復能斷無量煩惱，此三重故，亦攝一切須陀洹人所斷結故。善男子！譬如大王出遊巡時，雖有四兵，世人但言王來、王去，何以故？世間重故。是三煩惱亦復如是。何因緣故名之為重？一切眾生常所起故、微難識故，是故名重。如是三結，難可斷故、能為一切煩惱因故、是三對治之怨敵故，謂戒、定、慧。善男子！有諸眾生聞須陀洹能斷如是無量煩惱，則生退心，便作是言：『眾生云何能斷如是無量煩惱？』是故如來方便說三。如汝所問，何因緣故須陀洹人喻觀四方？善男子！須陀洹人觀於四諦，獲得四事：一者住堅固道、二者能遍觀察、三者能如實見、四者能壞大怨。堅固道者，是須陀洹所有五根，無能動者，是故名為住堅固道。能遍觀者，悉能呵責內外煩惱。如實見者，即是忍智。壞大怨者，謂四顛倒。如汝所問，何因緣故名須陀洹者？善男子！須名無漏，陀洹名修習，修習無漏名須陀洹。善男子！復有

須者名流，流有二種：一者順流、二者逆流，以逆流故名須陀洹。」
迦葉菩薩言：「世尊！若從是義，何因緣故，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羅漢人，不得名為須陀洹耶？」
「善男子！從須陀洹乃至諸佛，亦得名為須陀洹。若斯陀含乃至諸佛無須陀洹，云何得名斯陀含乃至佛？一切眾生名有二種：一者舊、二者客。凡夫之時有世名字，既得道已更為立名，名須陀洹。以先得故，名須陀洹。以後得故名，斯陀含。是人亦名須陀洹，亦名斯陀含，乃至佛亦復如是。善男子！流有二種：一者解脫、二者涅槃。一切聖人皆有是二，亦可得名須陀洹，亦名斯陀含，乃至佛亦復如是。善男子！須陀洹者亦名菩薩。何以故？菩薩者即是盡智及無生智。須陀洹人亦復求索如是二智，是故當知須陀洹人得名菩薩。須陀洹人亦得名覺。何以故？正覺見道，斷煩惱故、正覺因果故、正覺共道及不共道故，斯陀含乃至阿羅漢亦復如是。善男子！是須陀洹凡有二種：一者利根、二者鈍根。鈍根之人，人天七返，是鈍根人，復有五種，或有六、五、四、三、二種。利根之人，現在獲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善男子！如汝所問，何因緣故須陀洹人喻以鰋魚？善男子！鰋魚有四事：一者骨細故輕、二者有翅故輕、三者樂見光明、四者銜物堅持。須陀洹人亦有四事，言骨細者喻煩惱微，言有翅者喻奢摩他、毘婆舍那，樂見光明喻於見道，銜物堅持喻聞如來說無常、苦、無我、不淨、堅持不捨。猶如魔王化作佛像，首羅長者見已心驚。魔見長者其心動已，即語長者：『我先所說四真諦者，是說不真。今當為汝更說五諦、六陰、十三入、十九界。』長者聞已，尋觀法相，都無此理，是故堅持，其心不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是須陀洹先得道故，名須陀洹。以初果故，名須陀洹。若先得道名須陀洹者，得苦法忍時，何故不得名須陀洹，乃名為向？若以初果名須陀洹，外道之人先斷煩惱至無所有處，修無漏道得阿那含果，何故不名為須陀洹？」
「善男子！以初果故名須陀洹。如汝所問，外道之人先斷煩惱至無所有處，修無漏道得阿那含，何故不名須陀洹者？善男子！以初果故，名須陀洹，是人爾時具足八智及十六行。」
迦葉言：「世尊！得阿那含亦復如是，亦得八智、具十六行，何故不得名須陀洹？」
「善男子！有漏十六行有二種：一者共、二者不共。無漏十六行亦有二種：一者向果、二者得果。八智亦二：一者向果、二者得果。須陀洹人捨共十六行、得不共十六行，捨向果八智、得得果八智。阿那含人即不如是，是故初果名須陀洹。

「善男子！須陀洹人緣於四諦，阿那含人唯緣一諦，是故初果名須陀洹。以是因緣喻以鰅魚，遍觀已行。行者即是斯陀含人，繫心修道，為斷貪欲、瞋癡、憍慢，如彼鰅魚，遍觀方已，為食故行，行已復住；喻阿那含得食已住。是阿那含凡有二種：一者現在得阿那含，進修即得阿羅漢果；二者貪著色界無色界中寂靜三昧，是人不受欲界身故名阿那含。是阿那含復有五種：一者中般涅槃、二者受身般涅槃、三者行般涅槃、四者無行般涅槃、五者上流般涅槃。復有六種：五種如上，加現在般涅槃。復有七種：六種如上，加無色界般涅槃。行般涅槃復有二種：或受二身、或受四身。若受二身是名利根，若受四身是名鈍根。復有二種：一者精進無自在定、二者懈怠有自在定。復有二種：一者具精進定、二者不具是二。善男子！欲色眾生有二種業，一者作業、二者受生業。中涅槃者，唯有作業，無受生業，是故於中而般涅槃。捨欲界身，未至色界，以利根故，於中涅槃，是中涅槃。阿那含人有四種心：一者非學非無學、二者學、三者無學、四者非學非無學入於涅槃。云何復名中般涅槃？善男子！是阿那含四種心中，二是涅槃，二非涅槃，是故名為中般涅槃。受身涅槃復有二種：一者作業、二者生業。是人捨欲界身，受色界身，精勤修道，盡其壽命，入於涅槃。」

迦葉菩薩言：「世尊！若言盡命入涅槃者，云何而言受身涅槃？」

佛言：「善男子！是人受身，然後乃斷三界煩惱，是故名為受身涅槃。善男子！行般涅槃者，常修行道、有為、三昧力故，能斷煩惱，入於涅槃，是名行般涅槃。無行般涅槃者，是人定知當得涅槃，是故懈怠，亦以有為、三昧力故，壽盡則得入於涅槃，是名無行般涅槃。上流般涅槃者，若有人得第四禪已，是人生於初禪愛心，以是因緣，退生初禪。是有二流：一煩惱流、二者道流。以道流故，是人壽盡，生二禪愛，以愛因緣生於二禪。至第四禪亦復如是。是四禪中復有二種：一者入無色界、二者入五淨居。如是二人，一樂三昧、二樂智慧。樂智慧者，入五淨居；樂三昧者，入無色界。如是二人，一者修第四禪有五階差，二者不修。云何為五？下、中、上、上中、上上。修上上者，處無小天。修上中者，處善見天。修上品者，處善可見天。修中品者，處無熱天。修下品者，處少廣天。如是二人，一樂論議、二樂寂靜。樂寂靜者入無色界，樂論議者處五淨居。復有二種；一者修熏禪、二者不修熏禪。修熏禪者入五淨居，不修熏禪者生無色界。盡其壽命而般涅槃，是名上流般涅槃。若欲入於無色界者，即不能修四禪五差，若修四禪五差，則能呵責無色界定。」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中涅槃者則是利根，若利根者何不現在入涅槃耶？何故欲界有中涅槃，色界則無？」

佛言：「善男子！是人現在四大羸劣，不能修道。雖有比丘四大康健，無有房舍、飲食、衣服、臥具、醫藥，眾緣不具，是故不得現在涅槃。善男子！我昔一時在舍衛國阿那邠低精舍，有一比丘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常修道，而不能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我時即告阿難言：『汝今當為如是比丘具諸所須。』爾時阿難將是比丘至祇陀林，與好房舍。是時比丘語阿難言：『大德！唯願為我莊嚴房舍、淨潔修治，七寶嚴麗，懸繒幡蓋。』阿難言：『世間貧者，乃名沙門，我當云何能辦是事？』是比丘言：『大德！若能為我作者，善哉，善哉！若不能者，我當還往至世尊所。』爾時阿難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向者比丘，從我求索種種莊嚴、七寶幡蓋，不審是事當云何耶？』我於爾時復告阿難：『汝今還去，隨比丘意，所須之物，為辦具之。』爾時阿難即還房中，為是比丘事事具辦。比丘得已，繫念修道，不久即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善男子！無量眾生應入涅槃，以所乏故，妨亂其心，是故不得。善男子！復有眾生多憙教化，其心忽務，不能得定，是故不得現在涅槃。善男子！如汝所問，何因緣故，捨欲界身，有中涅槃，色界無者？善男子！是人觀於欲界煩惱因緣有二：一者內、二者外。而色界中無外因緣。欲界復有二種愛心：一者欲愛、二者色愛。觀是二愛至心呵責，既呵責已得入涅槃。是欲界中能得呵責諸麁煩惱，所謂慳、貪、瞋妬、無慚無愧，以是因緣，能得涅槃。又欲界道其性勇健。何以故？得四果故。是故欲界有中涅槃，色界中無。善男子！中涅槃者凡有三種，謂上、中、下。上者，捨身未離欲界便得涅槃。中者，始離欲界，未至色界便得涅槃。下者，離欲界已，至色界邊乃得涅槃。喻以鯖魚得食已住，是人亦爾。云何名住？處在色界及無色界，得受身故，是故名住。不受欲界人、天、地獄、畜生、餓鬼，是故名住。已斷無量諸煩惱結，餘少在故，是故名住。復何因緣名之為住？終不造作共凡夫事，是故名住。自無所畏不令他畏，是故名住。遠離二愛慳貪瞋恚，是故名住。

「善男子！到彼岸者，喻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佛，猶如神龜水陸俱行。何因緣故，喻之以龜？善藏五根故。阿羅漢乃至諸佛亦復如是，善覆五根，是故喻龜。言水陸者，水喻世間，陸喻出世。是諸聖等亦復如是，能觀一切惡煩惱故，到於彼岸，是故喻以水陸俱行。

「善男子！如恒河中七種眾生，雖有魚龜之名，不離於水。如是微妙大涅槃中，從一闡提上至諸佛雖有異名，然亦不離於佛性水。善男子！是七眾生，若善法、若不善法，若方便道、若解脫道、若次第道，若因、若果，悉是佛性，是名如來隨自意語。」

迦葉菩薩言：「世尊！若有因則有果，若無因則無果。涅槃名果，常故無因。若無因者云何名果？而是涅槃，亦名沙門，名沙門果。云何沙門？云何沙門果？」

「善男子！一切世間有七種果：一者方便果、二者報恩果、三者親近果、四者餘殘果、五者平等果、六者果報果、七者遠離果。方便果者，如世間人秋多收穀，咸相謂言得方便果。方便果者，名業行果。如是果者有二種因：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所謂種子。遠因者，謂水、糞、人功。是名方便果。

「報恩果者，如世間人供養父母，父母咸言：『我今已得恩養之果。』子能報恩名之為果。如是果者因亦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即是父母過去純善之業。遠因者，即是所生孝子。是名報恩果。

「親近果者，譬如有人親近善友，或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是人唱言：『我今已得親近果報。』如是果者，因有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者信心，遠者善友。是名親近果。

「餘殘果者，如因不殺得第三身，延年益壽，是名殘果。如是果者有二種因：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者，即是身、口、意淨。遠者，即是延年益壽。是名殘果。

「平等果者，謂世界器。如是果者亦二種因：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所謂眾生修十善業。遠因者，所謂三災。是名平等果。

「果報果者，如人獲得清淨身已，修身、口、意清淨三業，是人便說：『我得報果。』如是果者因有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所謂現在身、口、意淨。遠因者，所謂過去身、口、意淨。是名果報果。

「遠離果者，即是涅槃，離諸煩惱一切善業。是涅槃因復有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即是三解脫門。遠因者，即無量世所修善法。

「善男子！如世間法，或說生因、或說了因；出世之法亦復如是，亦說生因、亦說了因。善男子！三解脫門、三十七品，能為一切煩惱作不生生因，亦為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遠離煩惱，則得了了見於涅槃，是故涅槃唯有了因，無有生因。

「善男子！如汝所問，云何沙門那？云何沙門果者？善男子！沙門那者即八正道，沙門果者從道畢竟永斷一切貪瞋癡等，是名沙門那、沙門果。」

迦葉菩薩言：「世尊！何因緣故，八正道者名沙門那？」

「善男子！世言沙門，名之為乏，那者名道，如是道者，斷一切乏，斷一切道。以是義故，名八正道為沙門那。從是道中，獲得果

故，名沙門果。善男子！又沙門那者，如世間人有樂靜者，亦名沙門。如是道者，亦復如是，能令行者離身、口、意惡邪命等，得樂寂靜，是故名之為沙門那。善男子！如世下人，能作上人，是名沙門。如是道者亦復如是，能令下人作上人故，是故得名為沙門那。善男子！阿羅漢人修是道者，得沙門果，是故得名到於彼岸。阿羅漢果者即是無學、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因是五分得到彼岸，是故名為到於彼岸。到彼岸故而自說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善男子！是阿羅漢永斷三世生因緣故，是故自說，我生已盡。亦斷三界五陰果故，是故復言我生已盡。所修梵行已畢竟故，是故唱言梵行已立。又捨學道，亦名已立。如本所求，今日已得，是故唱言，所作已辦。修道得果，亦言已辦。獲得盡智、無生智故，唱言我生已盡，盡諸有結。以是義故，名阿羅漢得到彼岸。如阿羅漢，辟支佛亦復如是。菩薩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羅蜜，名到彼岸，是佛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名為具足六波羅蜜。何以故？得六波羅蜜果故，以得果故，名為具足。

「善男子！是七眾生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不能修習如是四事，則能造作五逆重罪，能斷善根、犯四重禁、謗佛法僧，是故得名為常沈沒。善男子！是七人中，有能親近善知識者，至心聽受如來正法，內善思惟，如法而住，精勤修習身、戒、心、慧，是故得名渡生死河到於彼岸。若有說言一闡提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名染著；若言不得，是名虛妄。

「善男子！是七種人，或有一人具七，或有七人各一。善男子！若有心口異、想異，說言一闡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人心口異、想異，說言一闡提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謗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說言八聖道分，凡夫所得，是人亦名謗佛法僧；若有說言八聖道分，非凡夫得，是人亦名謗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說言一切眾生定有佛性、定無佛性，是人亦名謗佛法僧。善男子！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有二種人謗佛法僧，一者不信瞋恚心故、二者雖信不解義故。善男子！若人信心，無有智慧，是人則能增長無明。若有智慧，無有信心，是人則能增長邪見。善男子！不信之人瞋恚心故，說言無有佛、法、僧寶。信者無慧，顛倒解義，令聞法者謗佛、法、僧。善男子！是故我說不信之人瞋恚心故、有信之人無智慧故，是人能謗佛法僧寶。善男子！若有說言一闡提等未生善法，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謗佛法僧；若復有言一闡提人捨一闡提，於異身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謗佛法僧。若復說言一闡提人能生善根，生善根已，相續不斷，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言一闡提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當知是人不謗三寶。善男子！若有人言一切眾生定有佛性，常、樂、我、淨，不作不生煩惱因緣，故不可見，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有說言一切眾生都無佛性，猶如兔角，從方便生，本無今有，已有還無，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有說言眾生佛性，非有如虛空，非無如兔角。何以故？虛空常故、兔角無故，是故得言亦有亦無。有故破兔角，無故破虛空，如是說者不謗三寶。

「善男子！夫佛性者，不名一法、不名十法、不名百法、不名千法、不名萬法，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切善、不善、無記，盡名佛性。如來或時因中說果，果中說因，是名如來隨自意語。隨意語故名為如來，隨意語故名阿羅呵，隨意語故名三藐三佛陀。」◎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六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五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眾生佛性猶如虛空，云何名為如虛空耶？」

「善男子！虛空之性，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佛性亦爾。善男子！虛空非過去。何以故？無現在故。法若現在，可說過去，以無現在故，無過去亦無現在。何以故？無未來故。法若未來，可說現在，以無未來故，無現在亦無未來。何以故？無現在過去故。若有現在過去，則有未來，以無現在過去故，則無未來。以是義故，虛空之性非三世攝。善男子！以虛空無故，無有三世，不以有故無三世也。如虛空花，非是有故，無有三世。虛空亦爾，非是有故，無有三世。善男子！無物者，即是虛空，佛性亦爾。善男子！虛空無故，非三世攝；佛性常故，非三世攝。善男子！如來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有佛性、一切佛法，常無變易。以是義故，無有三世，猶如虛空。善男子！虛空無故，非內、非外；佛性常故，非內、非外；故說佛性猶如虛空。善男子！如世間中無罣礙處，名為虛空。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於一切佛法無有罣礙，故言佛性猶如虛空。以是因緣，我說佛性猶如虛空。」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佛性、涅槃，非三世攝，而名為有。虛空亦非三世所攝，何故不得名為有耶？」

佛言：「善男子！為非涅槃名為涅槃，為非如來名為如來，為非佛性名為佛性。云何名為非涅槃耶？所謂一切煩惱有為之法，為破如是有為煩惱，是名涅槃。非如來者，謂一闡提至辟支佛，為破如是一闡提等至辟支佛，是名如來。非佛性者，所謂一切牆壁、瓦石、無情之物，離如是等無情之物，是名佛性。善男子！一切世間，無非虛空對於虛空。」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世間亦無非四大對，而猶得名四大是有。虛空無對，何故不得名之為有？」

佛言：「善男子！若言涅槃非三世攝，虛空亦爾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涅槃是有，可見可證，是色、足跡、章句，是有、是相、是緣、是歸依處，寂靜、光明、安隱、彼岸，是故得名非三世攝。虛空之性無如是法，是故名無。若有離於如是等法更有法者，應三世攝。虛空若同是有法者，不得非是三世所攝。善男子！如世人說，虛空名為無色、無對、不可覩見，若無色、無對、不可見者，即心

數法。虛空若同心數法者，不得不是三世所攝，若三世攝即是四陰，是故離四陰已，無有虛空。

「復次善男子！諸外道言，夫虛空者即是光明，若是光明即是色法。虛空若爾是色法者，即是無常，是無常故，三世所攝。云何外道說非三世？若三世攝則非虛空，亦可說言虛空是常。善男子！復有人言，虛空者即是住處，若有住處即是色法。而一切處皆是無常三世所攝，虛空亦常非三世攝，若說處者知無虛空。復有說言，虛空者即是次第，若是次第即是數法，若是可數即三世攝，若三世攝云何言常？善男子！若復說言，夫虛空者不離三法：一者空、二者實、三者空實。若言空是，當知虛空是無常法。何以故？實處無故。若言實是，當知虛空亦是無常。何以故？空處無故。若空實是，當知虛空亦是無常。何以故？二處無故。是故虛空名之為無。善男子！如說虛空是可作法，如說去樹去舍而作虛空、平作虛空、覆於虛空、上於虛空，畫虛空色，如大海水，是故虛空是可作法。一切作法皆是無常，猶如瓦瓶，虛空若爾，應是無常。

「善男子！世間人說，一切法中無罣礙處名虛空者。是無礙處於一切法所，為具足有？為分有耶？若具足有，當知餘處則無虛空。若分有者，則是彼此可數之法，若是可數當知無常。善男子！若有人說虛空無礙與有并合，又復說言虛空在物如器中果，二俱不然。何以故？若言并合，則有三種：一異業合，如飛鳥集樹；二共業合，如兩羊相觸；三已合共合，如二雙指合在一處。若言異業共合，異則有二：一是物業、二虛空業。若空業合物，空則無常。若物業合空，物則不遍，如其不遍是亦無常。若言虛空是常，其性不動與動物合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虛空若常，物亦應常。物若無常，空亦無常。若言虛空亦常、無常，無有是處。若共業合，是義不然。何以故？虛空名遍。若與業合，業亦應遍，若是遍者應一切遍，若一切遍應一切合，不應說有合與不合。若言已合共合如二雙指合，是義不然。何以故？先無有合，後方合故。先無後有，是無常法，是故不得說言虛空已合共合。如世間法先無後有，是物無常。虛空若爾，亦應無常。若言虛空在物，如器中果，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是虛空，先無器時，在何處住？若有住處，虛空則多。如其多者，云何言常、言一、言遍？若使虛空離空有住，有物亦應離虛空住，是故當知無有虛空。善男子！若有說言，指住之處名為虛空，當知虛空是無常法。何以故？指有四方，若有四方，當知虛空亦有四方。一切常法，都無方所，以有方故，虛空無常。若是無常，不離五陰，要離五陰，是無所有。

「善男子！有法若從因緣住者，當知是法名為無常。善男子！譬如一切眾生樹木因地而住，地無常故，因地之物次第無常。善男子！

如地因水，水無常故，地亦無常。如水因風，風無常故，水亦無常。風依虛空，虛空無常故，風亦無常。若無常者，云何說言虛空是常、遍一切處？虛空無故，非是過去、未來、現在，亦如兔角是無物故，非是過去、未來、現在。是故我說佛性常故，非三世攝。虛空無故，非三世攝。善男子！我終不與世間共諍。何以故？世智說有，我亦說有，世智說無，我亦說無。」

迦葉菩薩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幾法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具足十法，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何等為十？一者信心、二者有戒、三者親近善友、四者內善思惟、五者具足精進、六者具足正念、七者具足智慧、八者具足正語、九者樂於正法、十者憐愍眾生。善男子！菩薩具足如是十法，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如優鉢羅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世智說有，我亦說有，世智說無，我亦說無。何等名為世智有無？」

佛言：「善男子！世智若說色是無常、苦、空、無我，乃至識亦如是。善男子！是名世間智者說有，我亦說有。善男子！世間智者說色無有常、樂、我、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是名世間智者說無，我亦說無。」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世間智者，即佛、菩薩、一切聖人，若諸聖人，色是無常、苦、空、無我，云何如來說佛色身常恒無變？世間智者所說無法，云何如來說言是有？如來世尊作如是說，云何復言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如來已離三種顛倒，所謂想倒、心倒、見倒，應說佛色實是無常，今乃說常，云何得名遠離顛倒，不與世諍？」

佛言：「善男子！凡夫之色從煩惱生，是故智說色是無常苦空無我。如來色者遠離煩惱，是故說是常恒無變。」◎

◎迦葉菩薩言：「世尊！云何為色從煩惱生？」

「善男子！煩惱三種，所謂欲漏、有漏、無明漏。智者應當觀是三漏所有罪過。所以者何？知罪過已則能遠離。譬如醫師先診病脈，知病所在，然後授藥。善男子！如人將盲，至棘林中，捨之而還。盲人於後甚難得出，設得出者，身體壞盡。世間凡夫亦復如是，不能知見三漏過患，則隨逐行。如其見者則能遠離，知罪過已雖受果報，果報輕微。善男子！有四種人：一作業時重受報時輕、二作業時輕受報時重、三作業時重受報俱重、四作業時輕受報俱輕。善男子！若人能觀煩惱罪過，是人作業受果俱輕。善男子！有智之人作如是念：『我應遠離如是等漏，又復不應作如是等鄙惡之事，何以故？我今未得脫於地獄、餓鬼、畜生、人天報故。我若修道，當因

是力破壞諸苦。』是人觀已，貪欲、瞋恚、愚癡微弱。既見貪欲瞋癡輕已，其心歡喜，復作是念：『我今如是，皆由修道因緣力故，令我得離不善之法、親近善法，是故現在得見正道，應當勤加而修習之。』是人因是勤修道力，遠離無量諸惡煩惱，及離地獄、餓鬼、畜生、人天果報。是故我於契經中說，當觀一切有漏煩惱及有漏因。何以故？有智之人若但觀漏，不觀漏因，則不能斷諸煩惱也。何以故？智者觀漏從是因生，我今斷因，漏則不生。善男子！如彼醫師，先斷病因，病則不生。智者先斷煩惱因者，亦復如是。有智之人先當觀因，次觀果報，知從善因生於善果，知從惡因生於惡果。觀果報已，遠離惡因。觀果報已，復當次觀煩惱輕重，觀輕重已，先離重者，既離重已輕者自去。

「善男子！智者若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是人爾時精勤修道，不息不悔，親近善友，至心聽法，為滅如是諸煩惱故。善男子！譬如病者，自知病輕，必可除差，雖得苦藥，服之不悔。有智之人亦復如是，勤修聖道，歡喜不愁、不息不悔。善男子！若人能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為除煩惱故勤修聖道，是人不從煩惱生，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不能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不勤修道，是人則從煩惱生，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為斷煩惱修行道者，即是如來，以是因緣如來色常乃至識常。善男子！不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不能修道即是凡夫，是故凡夫色是無常，受想行識悉是無常。善男子！世間智者、一切聖人、菩薩、諸佛說是二義，我亦如是說是二義。是故我說，不與世間智者共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三有漏者，云何名為欲漏、有漏、無明漏耶？」

佛言：「善男子！欲漏者，內惡覺觀，因於外緣，生於欲漏。是故我昔在王舍城告阿難言：『阿難！汝今受此女人所說偈頌，是偈乃是過去諸佛之所宣說。』是故一切內惡覺觀，外諸因緣，名之為欲，是名欲漏。有漏者，色、無色界，內諸惡法，外諸因緣，除欲界中外諸因緣、內諸覺觀，是名有漏。無明漏者，不能了知我及我所，不別內外，名無明漏。善男子！無明即是一切諸漏根本。何以故？一切眾生無明因緣，於陰入界憶想作相，名為眾生，是名想倒、心倒、見倒，以是因緣生一切漏，是故我於十二部經說無明者，即是貪因、瞋因、癡因。」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來昔於十二部經說言，不善思惟因緣，生於貪欲、瞋癡，今何因緣乃說無明？」

「善男子！如是二法，互為因果，互相增長。不善思惟生於無明，無明因緣生不善思惟。善男子！其能生長諸煩惱者，皆悉名為煩惱因緣，親近如是煩惱因緣，名為無明。不善思惟如子生芽，子是近因，四大遠因，煩惱亦爾。」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無明即漏，云何復言，因無明故生於諸漏？」
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說，無明漏者，是內無明。因於無明，生諸漏者，是內外因。若說無明漏，是名內倒，不識無常、苦、空、無我。若說一切煩惱因緣，是名不知外我、我所。若說無明漏，是名無始無終，從無明生陰入界等。」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有智之人知於漏因，云何名為知於漏因？」
「善男子！智者當觀，何因緣故，生是煩惱？造作何行，生此煩惱？於何時中，生此煩惱？共誰住時，生此煩惱？何處止住，生此煩惱？觀何事已，生於煩惱？受誰房舍、臥具飲食、衣服湯藥，而生煩惱？何因緣故，轉下作中、轉中作上，下業作中、中業作上？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則得遠離生漏因緣。如是觀時，未生煩惱遮令不生，已生煩惱便得除滅。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智者當觀生煩惱因。」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眾生一身，云何能起種種煩惱？」
佛言：「善男子！如一器中，有種種子，得水雨已，各各自生。眾生亦爾，器雖是一，愛因緣故，而能生長種種煩惱。」
迦葉菩薩言：「世尊！智者云何觀於果報？」
「善男子！智者當觀，諸漏因緣，能生地獄、餓鬼、畜生。是漏因緣，得人天身，即是無常、苦、空、無我，是身器中，得三種苦，三種無常。是漏因緣，能令眾生作五逆罪，受諸惡報，能斷善根，犯四重禁，誹謗三寶。智者當觀，我既受得如是之身，不應生起如是煩惱，受諸惡果。」
迦葉菩薩言：「世尊！有無漏果，復言智者斷諸果報。無漏果報在斷中不？諸得道人有無漏果，如其智者求無漏果，云何佛說一切智者應斷果報？若其斷者，今諸聖人云何得有？」
「善男子！如來或時因中說果、果中說因。如世間人說泥即是瓶，縷即是衣，是名因中說果。果中說因者，牛即水草，人即是食。我亦如是，因中說果，先於經中作是說言，我從心身(因心運身故名心身)至梵天邊。是名因中說果。果中說因，此六入者名過去業，是名果中說因。善男子！一切聖人，真實無有無漏果報。一切聖人修道果報，更不生漏，是故名為無漏果報。善男子！有智之人如是觀時，

即得永滅煩惱果報。善男子！智者觀已，為斷如是煩惱果報，修習聖道，聖道者即空、無相願。修是道已，能滅一切煩惱果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皆從煩惱而得果報，言煩惱者所謂惡也，從惡煩惱所生煩惱，亦名為惡。如是煩惱則有二種：一因、二果。因惡故果惡，果惡故子惡。如紕婆果，其子苦故，花果莖葉一切皆苦。猶如毒樹，其子毒故，果亦是毒。因亦眾生、果亦眾生，因亦煩惱、果亦煩惱，煩惱因果即是眾生，眾生即是煩惱因果。若從是義，云何如來先喻雪山亦有毒草、微妙藥王？若言煩惱即是眾生，眾生即是煩惱，云何而言眾生身中有妙藥王？」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無量眾生咸同此疑，汝今能為啟請求解，我亦能斷。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雪山喻者即是眾生，言毒草者即是煩惱，妙藥王者即淨梵行。善男子！若有眾生，能修如是清淨梵行，是名身中有妙藥王。」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有清淨梵行？」

「善男子！猶如世間從子生果，是果有能與子作因，有不能者。有能作者，是名果子。若不能作，唯得名果，不得名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皆有二種：一者有煩惱果是煩惱因、二者有煩惱果非煩惱因。是煩惱果非煩惱因，是則名為清淨梵行。

「善男子！眾生觀受，知是一切漏之近因，所謂內外漏。受因緣故，不能斷絕一切諸漏，亦不能出三界牢獄。眾生因受著我、我所，生於心倒、想倒、見倒，是故眾生先當觀受。如是受者，為一切愛而作近因，是故智者欲斷愛者，當先觀受。善男子！一切眾生十二因緣所作善惡，皆因受時，是故我為阿難說言：『阿難！一切眾生所作善惡，皆是受時。』是故智者先當觀受，既觀受已，復當更觀，如是受者何因緣生？若因緣生，如是因緣復從何生？若無因生，無因何故不生無受？復觀是受不因自在天生、不因士夫生、不因微塵生、非時節生、不因想生、不因性生、不從自生、不從他生、非自他生、非無因生，是受皆從緣合而生。因緣者即是愛也，是和合中，非有受、非無受，是故我當斷是和合，斷和合故則不生受。

「善男子！智者既觀因已，次觀果報。眾生因受，受於地獄、餓鬼、畜生乃至三界無量苦惱。受因緣故，受無常樂。受因緣故，斷於善根。受因緣故，獲得解脫。作是觀時，不作受因。云何名為不作受因？謂分別受。何等受能作愛因？何等愛能作受因？善男子！眾生若能如是深觀愛因、受因，則便能斷我及我所。善男子！若人能作如是等觀，則應分別愛之與受在何處滅？即見愛、受有少滅處，當知亦應有畢竟滅，爾時即於解脫生信。生信心已，是解脫處

何由而得？知從八正，即便修習。云何名為八正道耶？是道觀受有三種相：一者苦、二者樂、三者不苦不樂，如是三種，俱能增長身之與心。何因緣故能增長耶？觸因緣也。是觸三種：一者無明觸、二者明觸、三者非明無明觸。言明觸者即八正道，其餘二觸增長身心及三種受，是故我應斷二種觸因緣，觸斷故不生三受。善男子！如是受者，亦名為因，亦名為果，智者當觀亦因亦果。云何為因？因受生愛，名之為因。云何名果？因觸生故，名之為果。是故此受亦因亦果。智者如是觀是受已，次復觀愛，受果報故，名之為愛。智者觀愛復有二種：一者雜食、二者無食。雜食愛者，因生老病死一切諸有。無食愛者，斷生老病死一切諸有、貪、無漏道。智者復當作如是念：『我若生是雜食之愛，則不能斷生老病死。我今雖貪無漏之道，不斷受因，則不能得無漏道果，是故應當先斷是觸，觸既斷已，受則自滅，受既滅已，愛亦隨滅。』是名八正道。善男子！若有眾生能如是觀，雖有毒身，其中亦有微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善男子！如是眾生，雖從煩惱而得果報，而是果報更不復為煩惱作因，是即名為清淨梵行。

「復次善男子！智者當觀受愛二事，何因緣生？知因想生。何以故？眾生見色亦不生貪，及觀受時亦不生貪，若於色中生顛倒想，謂色即是常樂我淨，受是常恒無有變易，因是倒想生貪恚癡。是故智者應當觀想，云何觀想？當作是念，一切眾生未得正道皆有倒想。云何倒想？於非常中生於常想，於非樂中生於樂想，於非淨中生於淨想，於空法中生於我想。於非男女、大小、晝夜、歲月、衣服、房舍臥具，生於男女至臥具想。是想三種：一者小、二者大、三者無邊。小因緣故生於小想，大因緣故生於大想，無量緣故生無量想。復有小想，謂未入定。復有大想，謂已入定。復有無量想，謂十一切入。復有小想，所謂欲界一切想等。復有大想，所謂色界一切想等。復有無量想，謂無色界一切想等。三想滅故，受則自滅，想受滅故名為解脫。」

迦葉菩薩言：「世尊！滅一切法，名為解脫。如來云何說想、受滅，名解脫耶？」

佛言：「善男子！如來或時因眾生說，聞者解法。或時因法說於眾生，聞者亦解說於眾生。云何名為因眾生說，聞者解法？如我先為大迦葉說：『迦葉！眾生滅時，善法則滅。』是名因眾生說，聞者解法。云何因法說於眾生，聞者亦解說於眾生？如我先為阿難說言：『我亦不說親近一切法，亦復不說不親近一切法。若法近已，善法衰羸、不善熾盛，如是法者不應親近。若法近已，不善衰滅、善法增長，如是法者是應親近。』是名因法說於眾生，聞者亦解說於眾生。

「善男子！如來雖說想、受二滅，則已總說一切可斷。智者既觀如是想已，次觀想因，是無量想因何而生？知因觸生。是觸二種：一者因煩惱觸、二者因解脫觸。因無明生名煩惱觸，因明生者名解脫觸。因煩惱觸生於倒想，因解脫觸生不倒想。觀想因已，次觀果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煩惱之想，生於倒想，一切聖人實有倒想而無煩惱。是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云何聖人而有倒想？」

迦葉菩薩言：「世尊！一切聖人牛作牛想，亦說是牛。馬作馬想，亦說是馬。男女大小、舍宅車乘、去來亦爾，是名倒想。」

「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種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聖人唯有世流布想，無有著想。一切凡夫惡覺觀故，於世流布生於著想。一切聖人善覺觀故，於世流布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為倒想，聖人雖知，不名倒想。智者如是觀想因已，次觀果報，是惡想果，在於地獄、餓鬼、畜生、人天中受。如我因斷惡覺觀故，無明觸斷，是故想斷，因想斷故，果報亦斷。智者為斷如是想因，修八正道。善男子！若有能作如是等觀，則得名為清淨梵行。善男子！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

「復次善男子！智者觀欲，欲者即是色、聲、香、味、觸。善男子！即是如來因中說果；從此五事生於欲耳，實非欲也。善男子！愚癡之人貪求受之，於是色中生顛倒想，乃至觸中亦生倒想，倒想因緣便生於受，是故世間說因倒想生十種想。欲因緣故，在於世間受惡果報，以惡加於父母、沙門、婆羅門等，所不應作而故作之，不惜身命。是故智者，觀是惡想因緣故生欲心。智者如是觀欲因已，次觀果報，是欲多有諸惡果報，所謂地獄、餓鬼、畜生、人中、天上，是名觀果報。若是惡想得除滅者，終不生於此欲心也。無欲心故不受惡受，無惡受故則無惡果，是故我應先斷惡想，斷惡想已，如是等法自然而滅。是故智者為滅惡想修八正道，是則名為清淨梵行。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

「復次善男子！智者如是觀是欲已，次當觀業。何以故？有智之人當作是念，受、想、觸欲即是煩惱，是煩惱者，能作生業、不作受業。如是煩惱與業共行，則有二種，一作生業、二作受業，是故智者當觀於業。是業三種：謂身、口、意。善男子！身口二業，亦名為業，亦名業果；意唯名業，不名為果，以業因故，則名為業。善男子！身、口二業名為外業，意業名內。是三種業共煩惱行故，作二種業，一者生業、二者受業。善男子！正業者即意業也，期業者謂身、口業。先發故名意業，從意業生，名身、口業，是故意業得

名為正。智者觀業已，次觀業因，業因者即無明觸，因無明觸眾生求有，求有因緣即是愛也，愛因緣故造作三種身、口、意業。善男子！智者如是觀業因已，次觀果報，果報有四：一者黑黑果報、二者白白果報、三者雜雜果報、四者不黑不白不黑不白果報。黑黑果報者，作業時垢，果報亦垢。白白果報者，作業時淨，果報亦淨。雜雜果報者，作業時雜，果報亦雜。不白不黑不白不黑果報者，名無漏業。」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先說無漏無有果報，今云何言不白不黑果報耶？」

佛言：「善男子！是義有二：一者亦果亦報、二者唯果非報。黑黑果報亦名為果，亦名為報。黑因生故得名為果，能作因故復名為報；淨雜亦爾。無漏果者，因有漏生，故名為果，不作他因，不名為報，是故名果不名為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是無漏業非是黑法，何因緣故不名為白？」

「善男子！無有報故，不名為白。對治黑故，故名為白。我今乃說受果報者名之為白，是無漏業不受報故，不名為白，名為寂靜。如是業者有定受報處，如十惡法定在地獄、餓鬼、畜生，十善之業定在人、天。十不善法有上、中、下。上因緣故受地獄身、中因緣故受畜生身、下因緣故受餓鬼身。人業十善復有四種：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因緣故生欝單越。中因緣故生弗婆提。上因緣故生瞿陀尼。上上因緣生閻浮提。有智之人作是觀已，即作是念：『我當云何斷是果報？』復作是念：『是業因緣無明觸生，我若斷除無明與觸，如是業果則滅不生。』是故智者為斷無明觸因緣故，修八正道，是則名為清淨梵行。善男子！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

「復次善男子！智者觀業觀煩惱已，次觀是二所得果報。是二果報即是苦也，既知是苦則能捨離一切受生。智者復觀，煩惱因緣生於煩惱，業因緣故亦生煩惱，煩惱因緣復生於業，業因緣生苦，苦因緣故生於煩惱，煩惱因緣生有，有因緣生苦，有因緣生有，有因緣生業，業因緣生煩惱，煩惱因緣生苦，苦因緣生苦。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觀，當知是人能觀業苦。何以故？如上所觀，即是生死十二因緣。若人能觀如是生死十二因緣，當知是人不造新業，能壞故業。善男子！有智之人觀地獄苦，觀一地獄乃至一百三十六所，一一地獄有種種苦，皆是煩惱業因緣生。觀地獄已，次觀餓鬼、畜生等苦，作是觀已，復觀人天所有諸苦，如是眾苦，皆從煩惱業因緣生。善男子！天上雖無大苦惱事，然其身體柔軟細滑，見五相時極受大苦，如地獄苦等無差別。善男子！智者深觀三界諸苦，皆從

煩惱業因緣生。善男子！譬如坏器，即易破壞；眾生受身亦復如是，既受身已是眾苦器。譬如大樹花果繁茂眾鳥能壞，如多乾草小火能焚；眾生受身為苦所壞，亦復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觀苦八種如聖行中，當知是人能斷眾苦。善男子！智者深觀是八苦已，次觀苦因。苦因者，即愛無明。是愛無明則有二種：一者求身、二者求財。求身求財，二俱是苦，是故當知愛無明者，即是苦因。善男子！是愛無明，則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內能作業，外能增長。又復內能作業，外作業果。斷內愛已，業則得斷。斷外愛已，果則得斷。內愛能生未來世苦，外愛能生現在世苦。智者觀愛，即是苦因。既觀因已，次觀果報。苦果報者，即是取也。愛果名取，是取因緣即內外愛，則有愛苦。善男子！智者當觀，愛因緣取，取因緣愛。若我能斷愛、取二事，則不造業受於眾苦。是故智者為斷愛苦，修八正道。善男子！若有人能如是觀者，是則名為清淨梵行。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七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六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清淨梵行？」
佛言：「善男子！一切法是。」
迦葉菩薩言：「世尊！一切法者，義不決定。何以故？如來或說是善不善、或時說為四念處觀、或說是十二入、或說是善知識、或說是十二因緣、或說是眾生、或說是正見邪見、或說十二部經、或說即是二諦，如來今乃說，一切法為淨梵行，悉是何等一切法耶？」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經，乃是一切善法寶藏。譬如大海是眾寶藏，是涅槃經亦復如是，即是一切字義祕藏。善男子！如須彌山眾藥根本，是經亦爾，即是菩薩戒之根本。善男子！譬如虛空是一切物之所住處，是經亦爾，即是一切善法住處。善男子！譬如猛風無能繫縛一切菩薩行，是經者亦復如是，不為一切煩惱惡法之所繫縛。善男子！譬如金剛無能壞者，是經亦爾，雖有外道惡邪之人，不能破壞。善男子！如恒河沙無能數者，如是經義亦復如是，無能數者。善男子！是經典者為諸菩薩而作法幢，如帝釋幢。善男子！是經即是趣涅槃城之商主也，如大導師引諸商人趣向大海。善男子！是經能為諸菩薩等作法光明，如世日月能破諸闇。善男子！是經能為病苦眾生作大良藥，如香山中微妙藥王能治眾病。善男子！是經能為一闡提杖，猶如羸人因之得起。善男子！是經能為一切惡人而作橋梁，猶如世橋能渡一切。善男子！是經能為行二十五有者，遇煩惱熱，而作陰涼，如世間蓋，遮覆暑熱。善男子！是經即是大無畏王，能壞一切煩惱惡魔，如師子王降伏眾獸。善男子！是經即是大神呪師，能壞一切煩惱惡鬼，如世呪師能去魍魎。善男子！是經即是無上霜雹，能壞一切生死果報，如世雹雨壞諸果實。善男子！是經能為壞戒目者作大良藥，猶如世間安闍那藥善療眼痛。善男子！是經能住一切善法，如世間地能住眾物。善男子！是經即是毀戒眾生之明鏡也，如世明鏡見諸色像。善男子！是經能為無慚愧者而作衣服，如世衣裳障蔽形體。善男子！是經能為貧善法者作大財寶，如功德天利益貧者。善男子！是經能為渴法眾生作甘露漿，如八味水充足渴者。善男子！是經能為煩惱之人而作法床，如世之人遇安隱床。善男子！是經能為初地菩薩至十住菩薩，而作瓔珞、香花塗香、末香燒香，清淨種性具足之乘，過於一切六波羅蜜受妙樂處，如忉利天波利質多羅樹。

「善男子！是經即是剛利智斧能伐一切煩惱大樹、即是利刀能割習氣、即是勇健能摧魔怨、即是智火焚煩惱薪、即因緣藏出辟支佛、即是聞藏生聲聞人、即是一切諸天之眼、即是一切人之正道、即是一切畜生依處、即是餓鬼解脫之處、即是地獄無上之尊、即是一切十方眾生無上之器、即是十方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之父母也。善男子！是故此經攝一切法。如我先說，此經雖攝一切諸法，我說梵行即是三十七助道法。善男子！若離如是三十七品，終不能得聲聞正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不見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緣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顛倒，能壞顛倒；性非惡見，能壞惡見；性非怖畏，能壞怖畏；性是淨行，能令眾生畢竟造作清淨梵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亦復能作無漏法因，如來何故不說有漏為淨梵行？」

「善男子！一切有漏即是顛倒，是故有漏不得名為清淨梵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世第一法，為是有漏、是無漏耶？」

佛言：「善男子！是有漏也。」

「世尊！雖是有漏，性非顛倒，何故不名清淨梵行？」

「善男子！世第一法，無漏因故似於無漏，向無漏故不名顛倒。善男子！清淨梵行發心相續乃至畢竟，世第一法唯是一念，是故不得名淨梵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眾生五識亦是有漏，非是顛倒，復非一念，何故不名清淨梵行？」

「善男子！眾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顛倒，增諸漏故，名為有漏。體非真實，著想故倒。云何名為體非真實，著想故倒？非男女中生男女想，乃至舍宅車乘瓶衣亦復如是，是名顛倒。善男子！三十七品性無顛倒，是故得名清淨梵行。善男子！若有菩薩於三十七品，知根、知因、知攝、知增、知主、知導、知勝、知實、知畢竟者，如是菩薩則得名為清淨梵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知根乃至知畢竟耶？」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菩薩發問為於二事：一者為自知故、二者為他知故。汝今已知，但為無量眾生未解，啟請是事，是故我今重讚歎汝。善哉，善哉！善男子！三十七品，根本是欲，因名明觸，攝取名受，增名善思，主名為念，導名為定，勝名智慧，實名解脫，畢竟名為大般涅槃。善男子！善欲即是初發道心，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根本也，是故我說欲為根本。善男子！如世間說，一切苦惱，愛為根本；一切疹病，宿食為本；一切斷事，鬪諍為本。一切惡事，虛妄為本。」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先於此經中說，一切善法不放逸為本，今乃說欲，是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若言生因，善欲是也；若言了因，不放逸是。如世間說，一切果者子為其因。或復有說，子為生因，地為了因，是義亦爾。」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來先於餘經中說，三十七品佛是根本，是義云何？」
「善男子！如來先說，眾生初知三十七品，佛是根本。若自證得，欲為根本。」
「世尊！云何明觸，名之為因？」
「善男子！如來或時說明為慧、或說為信。善男子！信因緣故，親近善友，是名為觸。親近因緣，得聞正法，是名為觸。因聞正法，身口意淨，是名為觸。因三業淨，獲得正命，是名為觸。因正命故，得淨根戒；因淨根戒，樂寂靜處；因樂寂靜，能善思惟；因善思惟，得如法住；因如法住，得三十七品，能壞無量諸惡煩惱，是名為觸。善男子！受名攝取，眾生受時能作善惡，是故名受為攝取也。善男子！受因緣故生諸煩惱，三十七品能破壞之，是故以受為攝取也。因善思惟能破煩惱，是故名增。何以故？勤修習故。得如是等三十七品，若觀能破諸惡煩惱，要賴專念，是故以念為主。如世間中一切四兵隨主將意，三十七品亦復如是，皆隨念主。善男子！既入定已，三十七品能善分別一切法相，是故以定為導。是三十七品分別法相，智為最勝，是故以慧為勝。如是智慧知煩惱已，智慧力故，煩惱消滅，如世間中四兵壞怨，或一、或二勇健者能。三十七品亦復如是，智慧力故能壞煩惱，是故以慧為勝。善男子！雖因修習三十七品，獲得四禪神通安樂，亦不名實。若壞煩惱證解脫時，乃名為實。是三十七品發心修道，雖得世樂及出世樂、四沙門果及以解脫，亦不得名為畢竟也。若能斷除三十七品所行之事，是名涅槃，是故我說畢竟者即大涅槃。
「復次善男子！善愛念心，即是欲也。因善愛念，親近善友，故名為觸，是名為因。因近善友，故名為受，是名攝取。因近善友能善思惟，故名為增。因是四法能生長道，所謂欲、念、定、智，是即名為主導勝也。因是三法，得二解脫，除斷愛故，心得解脫，斷無明故，慧得解脫，是名為實。如是八法，畢竟得果，名為涅槃，故名畢竟。
「復次善男子，欲者即是發心出家，觸者即是白四羯磨，是名為因。攝者即是受二種戒：一者波羅提木叉戒、二者淨根戒，是名為受，是名攝取。增者即是修習四禪。主者即是須陀洹果、斯陀含

果。導者即是阿那含果。勝者即是阿羅漢果。實者即是辟支佛果。畢竟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善男子！欲名為識，觸名六入，攝名為受，增名無明，主名名色，導名為愛，勝名為取，實名為有，畢竟者名生老病死。」
迦葉菩薩言：「世尊！根本、因、增，如是三法云何有異？」
「善男子！所言根者即是初發，因者即是相似不斷，增者即是滅相似已能生相似。復次善男子！根即是作、因即是果、增即可用。善男子！未來之世雖有果報，以未受故，名之為因。及其受時，是名為增。復次善男子！根即是求、得即是因、用即是增。善男子！是經中根即是見道、因即修道、增者即是無學道也。復次善男子！根即正因，因即方便因，從是二因，獲得果報，名為增長。」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畢竟者即是涅槃，如是涅槃云何可得？」
「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修十想，當知是人能得涅槃。云何為十？一者無常想、二者苦想、三者無我想、四者厭離食想、五者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六者死想、七者多過罪想、八者離想、九者滅想、十者無愛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習如是十種想者，是人畢竟定得涅槃，不隨他心，自能分別善、不善等，是名真實稱比丘義，乃至得稱優婆夷義。」
迦葉菩薩言：「世尊！云何名為菩薩乃至優婆夷等修無常想？」
「善男子！菩薩二種：一初發心、二已行道。無常想者，亦復二種：一麁、二細。初心菩薩觀無常想時，作是思惟：『世間之物凡有二種：一內、二外。如是內物，無常變異，我見生時、小時、大時、壯時、老時、死時，是諸時節各各不同，是故當知內物無常。』復作是念：『我見眾生，或有肥鮮，具足色力，去來進止自在無礙。或見病苦，色力毀悴，顏貌羸損，不得自在。或見財富，庫藏盈溢。或見貧窮，觸事匱乏。或見成就無量功德。或見具足無量惡法。是故定知內法無常。復觀外法，子時、芽時、莖時、葉時、花時、果時，如是諸時各各不同，如是外法或有具足、或不具足，是故當知，一切外物定是無常。』既觀見法是無常已，復觀聞法。我聞諸天具足成就極妙快樂、神通自在，亦有五相，是故當知即是無常。復聞劫初有諸眾生，各各具足上妙功德，身光自照不假日月，無常力故光滅德損。復聞昔有轉輪聖王統四天下，成就七寶，得大自在，而不能壞無常之相。復觀大地，往昔之時，安處布置無量眾生，間無空處，如車輪許，具足生長一切妙藥，藂林、樹木、果實滋茂，眾生薄福，令此大地無復勢力，所生之物遂成虛耗。是故當知，內外之法一切無常，是則名為麁無常也。既觀麁

已，次觀細者。云何名細？菩薩摩訶薩觀於一切內外之物乃至微塵，在未來時已是無常。何以故？具足成就破壞相故。若未來色非無常者，不得言色有十時差別。云何十時？一者膜時、二者泡時、三者疱時、四者肉團時、五者肢時、六者嬰孩時、七者童子時、八者少年時、九者盛壯時、十者衰老時。菩薩觀膜若非無常，不應至泡乃至盛壯，非無常者終不至老。若是諸時，非念念滅，終不漸長，應當一時成長具足；無是事故，是故當知，定有念念微細無常。復見有人，諸根具足，顏色暐曄，後見枯悴。復作是念，是人定有念念無常。復觀四大及四威儀。復觀內外，各二苦因，飢渴寒熱。復觀是四，若無念念微細無常，亦不得說如是四苦。若有菩薩能作是念，是名菩薩觀細無常。如內外色心法亦爾。何以故？行六處故。行六處時，或生喜心、或生瞋心、或生愛心、或生念心，展轉異生不得一種，是故當知，一切色法及非色法悉是無常。善男子！菩薩若能於一念中，見一切法生滅無常，是名菩薩具無常想。善男子！智者修習無常想已，遠離常慢、常倒、想倒。

「次修苦想。何因緣故有如是苦？深知是苦因於無常，因無常故，受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因緣故，名為無常，無常因緣故，受內外苦，飢渴、寒熱、鞭打、罵辱，如是等苦，皆因無常。復次智者深觀此身，即無常器，是器即苦，以器苦故，所受盛法亦復是苦。善男子！智者復觀，生即是苦，滅即是苦，苦生滅故，即是無常，非我、我所。

「修無我想。智者復觀苦即無常，無常即苦，若苦無常，智者云何說言有我？苦非是我，無常亦爾。如是五陰亦苦、無常，眾生云何說言有我？復次觀一切法有異和合，不從一和合生一切法，亦非一法是一切和合果，一切和合皆無自性，亦無一性，亦無異性，亦無物性亦無自在，諸法若有如是等相，智者云何說言有我？復作是念，一切法中無有一法能為作者，若使一法不能作者，眾法和合亦不能作。一切諸法，性終不能獨生獨滅，和合故滅，和合故生。是法生已，眾生倒想，言是和合。從和合生，眾生想倒無有真實，云何而有真實我耶？是故智者觀於無我。又復諦觀何因緣故眾生說我？是我若有，應一應多。我若一者，云何而有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人、天、地獄、餓鬼、畜生、大小、老壯？是故知我非是一也。我若多者，云何說言，眾生我者是一、是遍、無有邊際？若一、若多，二俱無我。

「智者如是觀無我已，次復觀於厭離食想。作是念言，若一切法無常、苦、空、無我，云何為食，起身、口、意三種惡業？若有眾生為貪食故，起身、口、意三種惡業，所得財物眾皆共之，後受苦果無共分者。善男子！智者復觀，一切眾生為飲食故，身心受苦。若

從眾苦而得食者，我當云何於是食中而生貪著？是故於食不生貪心。復次智者當觀，因於飲食身得增長，我今出家，受戒修道，為欲捨身；今貪此食，云何當得捨此身耶？如是觀已，雖復受食，猶如曠野食其子肉，其心厭惡，都不甘樂。深觀揣食有如是過，次觀觸食，如被剝牛，為無量虫之所唼食。次觀思食，如大火聚。識食猶如三百鑽矛。善男子！智者如是觀四食已，於食終不生貪樂想。若猶生貪，當觀不淨。何以故？為離食愛故。於一切食，善能分別不淨之想，隨諸不淨令與相似。如是觀已，若得好食及以惡食，受時猶如塗癰瘡藥，終不生於貪愛之心。善男子！智者若能如是觀者，是名成就厭離食想。」

迦葉菩薩言：「世尊！智者觀食作不淨想，為是實觀？虛解觀耶？若是實觀，所觀之食實非不淨。若是虛解，是法云何名為善想？」

佛言：「善男子！如是想者，亦是實觀，亦是虛解。能壞貪食故名為實，非虫見虫故名虛解。善男子！一切有漏皆名為虛，亦能得實。善男子！若有比丘發心乞食，預作是念：『我當乞食，願得好者莫得麁惡，願必多得莫令尠少，亦願速得莫令遲晚。』如是比丘不名於食得厭離想，所修善法日夜衰耗，不善之法漸當增長。善男子！若有比丘欲乞食時，先當願言：『令諸乞者悉得飽滿，其施食者得無量福，我若得食為療毒身，修習善法利益施主。』作是願時，所修善法日夜增長，不善之法漸當消滅。善男子！若有比丘能如是修，當知是人不空食於國中信施。

「善男子！智者具足如是四想，能修世間不可樂想，作是念言：『一切世間無處不有生老病死，而我此身無處不生。若世間中無有一處當得離於生老病死，我當云何樂於世間？一切世間無有進得而不退失，是故世間定是無常，若是無常，云何智人而樂於世？一一眾生，周遍經歷一切世間，具受苦樂，雖復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終還墮三惡道中。雖為四王乃至他化自在天身，命終生於畜生道中、或為師子、虎豹豺狼、象馬牛驢。次觀轉輪聖王之身，統四天下，豪貴自在，福盡貧困，衣食不供。』智者深觀如是事已，生於世間不可樂想。智者復觀世間有法，所謂舍宅、衣服飲食、臥具醫藥、香花瓔珞，種種伎樂、財物寶貨，如是等事皆為離苦；而是等物體即是苦，云何以苦欲離於苦？善男子！智者如是觀已，於世間物，不生愛樂而作樂想。善男子！譬如有人身嬰重病，雖有種種音樂倡伎、香花瓔珞，終不於中生貪愛樂。智者觀已亦復如是。善男子！智者深觀一切世間，非歸依處、非解脫處、非寂靜處、非可愛處、非彼岸處、非是常樂我淨之法，若我貪樂如是世間，我當云何得離是法？如人不樂處闇，而求光明，還復歸闇，闇即世間，明即出世。若我樂世，增長黑闇，遠離光明，闇即無明，

光即智明，是智明因即是世間不可樂想。一切貪結雖是繫縛，然我今者貪於智明，不貪世間。智者深觀如是法已，具足世間不可樂想。

「善男子！有智之人已修世間不可樂想，次修死想觀。是壽命常為無量怨雠所遶，念念損減，無有增長。猶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如牽牛羊詣於屠所。」

迦葉菩薩言：「世尊！云何智者觀念念滅？」

「善男子！譬如四人，皆善射術，聚在一處，各射一方，俱作是念：『我等四箭俱發俱墮。』復有一人作是念言：『如是四箭及其未墮，我能一時以手接取。』善男子！如是之人可說疾不？」

迦葉菩薩言：「如是。世尊！」

佛言：「善男子！地行鬼疾復速是人，有飛行鬼復速地行，四天王疾復速飛行，日月神天復速四王，行堅疾天復速日月，眾生壽命復速堅疾。善男子！一息一晌，眾生壽命四百生滅。智者若能觀命如是，是名能觀念念滅也。善男子！智者觀命繫屬死王，我若能離如是死王，則得永斷無常壽命。復次智者觀是壽命，猶如河岸臨峻大樹，亦如有人作大逆罪及其受戮無憐惜者，如師子王大飢困時，亦如毒蛇吸大風時，猶如渴馬護惜水時，如大惡鬼瞋恚發時，眾生死王亦復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觀，是則名為修習死想。

「善男子！智者復觀，我今出家設得壽命七日七夜，我當於中精勤修道，護持禁戒，說法教化利益眾生，是名智者修於死想。復以七日七夜為多，若得六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一時、乃至出息、入息之頃，我當於中精勤修道，護持禁戒，說法教化利益眾生，是名智者善修死想。智者具足如上六想，即七想因。何等名七？一者常修想、二者樂修想、三者無瞋想、四者無妬想、五者善願想、六者無慢想、七者三昧自在想。善男子！若有比丘具足七想，是名沙門、名婆羅門、是名寂靜、是名淨潔、是名解脫、是名智者、是名正見、名到彼岸、名大醫王、是大商主、是名善解如來祕密，亦知諸佛七種之語，名正見知，斷七種語中所生疑網。善男子！若人具足如上六想，當知是人能呵三界，遠離三界，滅除三界，於三界中不生愛著，是名智者具足十想。若有比丘具是十想，即得稱可沙門之相。」

爾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以偈讚佛：

「憐愍世間大醫王，　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真我，　是故敬禮無上尊。
發心畢竟二不別，　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禮初發心。

初發已為人天師，　勝出聲聞及緣覺，
如是發心過三界，　是故得名最無上。
世救要求然後得，　如來無請而為師，
佛隨世間如犢子，　是故得名大悲牛。
如來功德滿十方，　凡下無智不能讚，
我今讚歎慈悲心，　為報身口二種業。
世間常樂自利益，　如來終不為是事，
能斷眾生世果報，　是故我禮自他利。
世間逐親作益厚，　如來利益無怨親，
佛無是相如世人，　是故其心等無二。
世間說異作業異，　如來如說業無差，
凡所修行斷諸行，　是故得名為如來。
先已了知煩惱過，　示現處之為眾生，
久於世間得解脫，　樂處生死慈悲故。
雖現天身及人身，　慈悲隨逐如犢子，
如來即是眾生母，　慈心即是小犢子。
自受眾苦念眾生，　悲念時心不悔沒，
憐愍心盛不覺苦，　故我稽首拔苦者。
如來雖作無量福，　身口意業恒清淨，
常為眾生不為己，　是故我禮清淨業。
如來受苦不覺苦，　見眾受苦如己苦，
雖為眾生處地獄，　不生苦想及悔心。
一切眾生受異苦，　悉是如來一人苦，
覺已其心轉堅固，　故能勤修無上道。
佛具一味大慈心，　悲念眾生如子想，
眾生不知佛能救，　故謗如來及法僧。
世間雖具眾煩惱，　亦有無量諸過惡，
如是眾結及罪過，　佛初發心已能壞。
唯有諸佛能讚佛，　除佛無能讚歎者，
我今唯以一法讚，　所謂慈心遊世間。
如來慈是大法聚，　是慈亦能度眾生，
即是無上真解脫，　解脫即是大涅槃。」◎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八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憍陳如品第十三之一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色是無常，因滅是色，獲得解脫常住之色，受想行識亦是無常，因滅是識，獲得解脫常住之識。憍陳如！色即是苦，因滅是色，獲得解脫安樂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即是空，因滅空色，獲得解脫非空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是無我，因滅是色，獲得解脫真我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是不淨，因滅是色，獲得解脫清淨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是生老病死之相，因滅是色，獲得解脫非生老病死相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是無明因，因滅是色，獲得解脫非無明因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乃至色是生因，因滅是色，獲得解脫非生因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者即是四顛倒因，因滅倒色，獲得解脫非四倒因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是無量惡法之因，所謂男女等身、食愛、欲愛、貪瞋、嫉妒惡心、慳心、揣食識食思食觸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五欲五蓋，如是等法皆因於色，因滅色故，獲得解脫無如是等無量惡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即是縛，因滅縛色，獲得解脫無縛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即是流，因滅流色，獲得解脫非流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非歸依，因滅是色，獲得解脫歸依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是瘡疣，因滅是色，獲得解脫無瘡疣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非寂靜，因滅是色，獲得涅槃寂靜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若有人能如是知者，是名沙門、名婆羅門，具足沙門、婆羅門法。憍陳如！若離佛法，無有沙門，無婆羅門，亦無沙門、婆羅門法。一切外道，虛假詐稱，都無實行，雖復作相，言有是二，實無是處。何以故？若無沙門、婆羅門法，云何而言有沙門、婆羅門？我常於此大眾之中作師子吼，汝等亦當在大眾中作師子吼。」

爾時外道有無量人，聞是語已，心生瞋惡：「瞿曇今說我等眾中無有沙門及婆羅門，亦無沙門、婆羅門法。我當云何廣設方便語瞿曇言，我等眾中亦有沙門、有沙門法，有婆羅門、有婆羅門法。」

時彼眾中有一梵志，唱如是言：「諸仁者！瞿曇之言，如狂無異。何可撿校？世間狂人，或歌、或舞、或哭、或笑、或罵、或讚，於怨親所不能分別。沙門瞿曇亦復如是，或說我生淨飯王家、或言不

生，或說生已行至七步、或說不行，或說從小習學世事、或說我是一切智人，或時處宮受樂生子、或時厭患呵責惡賤，或時親修苦行六年、或時呵責外道苦行，或言從彼欝頭藍弗、阿羅邏等稟承未聞、或時說其無所知曉，或時說言菩提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我不至樹無所剋獲，或時說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或言身滅乃是涅槃。瞿曇所說如狂無異，何故以此而愁憂耶？」

諸婆羅門即便答言：「大士！我等今者何得不愁？沙門瞿曇先出家已，說無常、苦、空、無我等法，我諸弟子聞生恐怖，云何眾生無常、苦、空、無我、不淨？不受其語。今者瞿曇復來至此娑羅林中，為諸大眾說有常樂我淨之法，我諸弟子聞是語已，悉捨我去，受瞿曇語，以是因緣生大愁苦。」

爾時復有一婆羅門作如是言：「諸仁者！諦聽，諦聽。瞿曇沙門名修慈悲，是名虛妄，非真實也。若有慈悲，云何教我諸弟子等自受其法？慈悲果有隨順他意，今違我願，云何言有？若有說言沙門瞿曇不為世間八法所染，是亦虛妄。若言瞿曇少欲知足，今者云何奪我等利？若言種姓是上族者，是亦虛妄，何以故？從昔已來，不見不聞大師子王殘害小鼠。若使瞿曇是上種姓，如何今者惱亂我等？若言瞿曇具大勢力，是亦虛妄。何以故？從昔已來亦不見聞金翅鳥王與烏共諍，若言力大，復以何事與我共鬪？若言瞿曇具他心智，是亦虛妄。何以故？若具此智，以何因緣不知我心？諸仁者！我昔曾 從先舊智人聞說是事，過百年已，世間當有一妖幻出。即是瞿曇。如是妖惑，今於此處娑羅林中將滅不久，汝等今者不應愁惱。」

爾時復有一尼犍子答言：「仁者！我今愁苦，不為自身弟子供養，但為世間癡闇無眼，不識福田及非福田，棄捨先舊智婆羅門，供養年少，以為愁耳。瞿曇沙門大知呪術，因呪術力，能令一身作無量身，令無量身還作一身，或以自身作男女像、牛羊象馬。我力能滅如是呪術，瞿曇沙門呪術既滅，汝等當還多得供養，受於安樂。」

爾時復有一婆羅門作如是言：「諸仁者！瞿曇沙門成就具足無量功德，是故汝等不應與諍。」

大眾答言：「癡人，云何說言沙門瞿曇具大功德？其生七日，母便命終，是可得名福德相耶？」

婆羅門言：「罵時不瞋，打時不報，當知即是大福德相。其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神通，是故當知是福德相。心無憍慢，先意問訊，言語柔軟，初無麁獷，年志俱盛心不卒暴，王國多財無所愛戀，捨之出家如棄涕唾，是故我說沙門瞿曇成就具足無量功德。」

大眾答言：「善哉，仁者！瞿曇沙門實如所說，成就無量神通變化，我不與彼挍試是事。瞿曇沙門受性柔軟，不堪苦行，生長深宮，不綜外事，唯可軟語。不知伎藝、書籍、論議，請共詳辯正法之要。彼若勝我，我當給事。我若勝彼，彼當事我。」

爾時多有無量外道，和合共往摩伽陀王阿闍世所。王見便問：「諸仁何來？汝等各各修習聖道，是出家人，捨離財貨及在家事，然我國人皆共供養，敬心瞻視，無相犯觸，何故和合而來至此？諸仁者，汝等各受異法、異戒，出家不同，亦復各各自隨戒法出家修道，何因緣故，今者一心而共和合，猶如落葉旋風所吹，聚在一處。說何因緣而來至此？我常擁護出家之人，乃至不惜身之與命。」

爾時一切諸外道眾咸作是言：「大王！諦聽。大王今者是大法橋、是大法礪、是大法秤、即是一切功德之器、一切功德真實之性、正法道路、即是種子之良田也、一切國土之根本也、一切國土之大明鏡、一切諸天之形像也、一切國人之父母也。大王！一切世間功德寶藏即是王身。何以故名功德藏？王斷國事，不擇怨親，其心平等，如地水火風，是故名王為功德藏。大王！現在眾生雖復壽短，王之功德如昔長壽安樂時王，亦如頂生、善見、忍辱、那睺沙王、耶耶帝王、尸毘王、一叉鳩王，如是等王具足善法，大王今者亦復如是。大王！以王因緣，國土安樂，人民熾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樂此國，持戒精勤，修習正道。大王！我經中說，若出家人隨所住國，持戒精進，勤修正道，其王亦有修善之分。大王！一切盜賊，王已整理，出家之人都無畏懼。今者唯有一大惡人瞿曇沙門，王未撿校，我等甚畏。其人自恃豪族種姓、身色具足，又因過去布施之報，多得供養，恃此眾事生大憍慢，或因呪術而生憍慢，以是因緣不能苦行，受畜細軟衣服臥具。是故一切世間惡人，為利養故往集其所，而為眷屬不能苦行。呪術力故，調伏迦葉及舍利弗、目犍連等，今復來至我所，住處娑羅林中，宣說是身常樂我淨，誘我弟子。大王！瞿曇先說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我能忍之，今乃宣說常樂我淨，我實不忍。惟願大王，聽我與彼瞿曇論議。」

王即答言：「諸大士！汝等今者，為誰教導，而令其心狂亂不定，如水濤波、旋火之輪、猨猴攀樹。是事可恥，智人若聞即生憐愍，愚人聞之即生嗤笑。汝等所說非出家相。汝若病風、黃水患者，吾悉有藥能療治之；如其鬼病，家兄耆婆，善能去之。汝等今者欲以手爪鉋須彌山，欲以口齒齕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飢時睡眠，而欲悟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挍行遲疾，如兔渡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若夢見勝瞿

曇者，是夢狂惑，未足可信。諸大士！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蛾投大火聚。汝隨我語，不須更說。汝雖讚我平等如秤，勿令外人復聞此語。」
爾時外道復作是言：「大王！瞿曇沙門所作幻術到汝邊耶？乃令大王心疑不信是等聖人。大王！不應輕蔑如是大士。大王！是月增減、大海鹹味、摩羅延山，如是等事誰之所作？豈非我等婆羅門耶？大王！不聞阿竭多仙十二年中，恒河之水停耳中耶？大王！聞瞿曇仙人大現神通，十二年中變作釋身，并令釋身作羝羊形，作千女根在釋身耶？大王！不聞耆闍仙人，一日之中飲四海水，令大地乾耶？大王！不聞婆藪仙人為自在天作三眼耶？大王！不聞阿羅邏仙人變迦富羅城作[鹵/土]土耶？大王！婆羅門中有如是等大力諸仙，現可撿校。大王云何見輕蔑耶？」
王言：「諸仁者！若不見信故欲為者，如來正覺今者近在娑羅林中，汝等可往隨意問難，如來亦當為汝分別，稱汝意答。」◎
◎爾時阿闍世王與諸外道徒眾眷屬，往至佛所，頭面作禮右遶三匝，修敬已畢，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是諸外道欲隨意問難，唯願如來隨意答之。」
佛言：「大王且止，我自知時。」
爾時眾中有婆羅門名闍提首那，作如是言：「瞿曇！汝說涅槃是常法耶？」
「如是，如是。大婆羅門！」
婆羅門言：「瞿曇！若說涅槃常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世間之法從子生果相續不斷，如從埏出瓶，從縷得衣。瞿曇常說修無常想，獲得涅槃，因是無常，果云何常？瞿曇又說解脫欲貪即是涅槃，解脫色貪及無色貪即是涅槃，滅無明等一切煩惱即是涅槃。從欲乃至無明、煩惱皆是無常，因是無常所得涅槃亦應無常。瞿曇又說從因故生天、從因故墮地獄、從因得解脫，是故諸法皆從因生。若從因故得解脫者，云何言常？瞿曇亦說色從緣生故名無常，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是解脫。若是色者當知無常，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離五陰有解脫者，當知解脫即是虛空。若是虛空，不得說言從因緣生。何以故？是常是一遍一切處。瞿曇亦說從因生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云何復說解脫是樂？瞿曇又說無常即苦，苦即無我，若是無常苦無我者，即是不淨，一切從因所生諸法，皆無常苦無我不淨，云何復說涅槃即是常樂我淨？若瞿曇說，亦常無常、亦苦亦樂、亦我無我、亦淨不淨，如是豈非是二語耶？我亦曾 從先舊智人聞說是語，佛若出世，言則無二。瞿曇今者說於二語，復言佛即我身是也，是義云何？」
佛言：「婆羅門！如汝所說，我今問汝，隨汝意答。」

婆羅門言：「善哉。瞿曇！」
佛言：「婆羅門！汝性常耶？是無常乎？」
婆羅門言：「我性是常。」
「婆羅門！是性能作一切內外法之因耶？」
「如是。瞿曇！」
佛言：「婆羅門！云何作因？」
「瞿曇！從性生大，從大生慢，從慢生十六法，所謂地、水、火、風、空，五知根：眼、耳、鼻、舌、身，五業根：手、脚、口、聲、男女二根，心平等根，是十六法。從五法生色、聲、香、味、觸，是二十一法。根本有三：一者染、二者麁、三者黑。染者名愛，麁者名瞋，黑名無明。瞿曇！是二十五法皆因性生。」
「婆羅門！是大等法，常、無常耶？」
「瞿曇！我法性常，大等諸法悉是無常。」
「婆羅門！如汝法中，因常果無常。然我法中因雖無常，果是常者，有何等過？婆羅門！汝等法中有二因不？」
答言：「有。」
佛言：「云何有？」
婆羅門言：「一者生因、二者了因。」
佛言：「云何生因？云何了因？」
婆羅門言：「生因者如埏出瓶，了因者如燈照物。」
佛言：「是二種因，因性是一。若是一者，可令生因作於了因，可令了因作生因不？」
「不也。瞿曇！」
佛言：「若使生因不作了因，了因不作生因，可得說言是因相不？」
婆羅門言：「雖不相作故有因相。」
「婆羅門！了因所了，即同了不？」
「不也。瞿曇！」
佛言：「我法雖從無常獲得涅槃，而非無常。婆羅門！從了因得故，常樂我淨。從生因得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是故如來所說有二，如是二語無有二也，是故如來名無二語。如汝所說，曾從先舊智人邊聞，佛出於世無有二語，是言善哉。一切十方三世諸佛所說無差，是故說言佛無二語。云何無差？有同說有，無同說無，故名一義。婆羅門！如來世尊雖名二語，為了一語故。云何二語了於一語？如眼色二語生識一語，乃至意法亦復如是。」
婆羅門言：「瞿曇！善能分別如是語義，我今未解，所出二語了於一語。」

爾時世尊即為宣說四真諦法：「婆羅門！言苦諦者亦二亦一，乃至道諦亦二亦一。」
婆羅門言：「世尊！我已知已。」
佛言：「善男子！云何知已？」
婆羅門言：「世尊！苦諦，一切凡夫二，是聖人一，乃至道諦亦復如是。」
佛言：「善哉！已解。」
婆羅門言：「世尊！我今聞法，已得正見，今當歸依佛、法、僧寶，唯願大慈聽我出家。」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汝當為是闍提首那，剃除鬚髮，聽其出家。」時憍陳如即受佛勅，為其剃髮。即下手時有二種落：一者鬚髮、二者煩惱。即於坐處得阿羅漢果。◎
◎復有梵志姓婆私吒，復作是言：「瞿曇所說涅槃常耶？」
「如是，梵志。」
婆私吒言：「瞿曇將不說無煩惱為涅槃耶？」
「如是，梵志。」
婆私吒言：「瞿曇！世間四種名之為無：一者未出之法名之為無，如瓶未出埏時名為無瓶；二者已滅之法名之為無，如瓶壞已名為無瓶；三者異相互無名之為無，如牛中無馬、馬中無牛；四者畢竟無故名之為無，如龜毛、兔角。瞿曇！若以除煩惱已名涅槃者，涅槃即無。若是無者，云何言有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如是涅槃，非是先無同埏時瓶，亦非滅無同瓶壞無，亦非畢竟無如龜毛兔角，同於異無。善男子！如汝所言，雖牛中無馬，不可說言牛亦是無。雖馬中無牛，亦不可說馬亦是無。涅槃亦爾，煩惱中無涅槃，涅槃中無煩惱，是故名為異相互無。」
婆私吒言：「瞿曇！若以異無為涅槃者，夫異無者，無常樂我淨。瞿曇！云何說言涅槃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說，是異無者，有三種無：牛馬悉是先無後有，是名先無；已有還無，是名壞無；異相無者，如汝所說。善男子！是三種無，涅槃中無，是故涅槃常樂我淨。如世病人，一者熱病、二者風病、三者冷病。是三種病，三藥能治，有熱病者蘇能治之，有風病者油能治之，有冷病者蜜能治之，是三種藥能治如是三種惡病。善男子！風中無油、油中無風，乃至蜜中無冷、冷中無蜜，是故能治。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有三種病：一者貪、二者瞋、三者癡。如是三病有三種藥，不淨觀者能為貪藥，慈心觀者能為瞋藥，觀因緣智能為癡藥。善男子！為除貪故作非貪觀，為除瞋故作非瞋觀，為除癡故作非癡觀。三種病中無三種藥，三種藥中無三種

病。善男子！三種病中無三藥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三種藥中無三種病，是故得稱常樂我淨。」
婆私吒言：「世尊！如來為我說常、無常，云何為常？云何無常？」
佛言：「善男子！色是無常，解脫色常，乃至識是無常，解脫識常。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觀色乃至識是無常者，當知是人獲得常法。」
婆私吒言：「世尊！我今已知常、無常法。」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常、無常法？」
婆私吒言：「世尊！我今知我色是無常，得解脫常，乃至識亦如是。」
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哉，已報是身。」
告憍陳如：「是婆私吒，已證阿羅漢果，汝可施其三衣鉢器。」時憍陳如如佛所勅，施其衣鉢。時婆私吒受衣鉢已，作如是言：「大德憍陳如！我今因是弊惡之身得善果報。唯願大德，為我屈意至世尊所，具宣我心：『我既惡人觸犯如來禰瞿曇姓，唯願為我懺悔此罪，我亦不能久住毒身，今入涅槃。』」
時憍陳如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婆私吒比丘生慚愧心，自言：『頑闇觸犯如來禰瞿曇姓，不能久住是毒蛇身，今欲滅身，寄我懺悔。』」
佛言：「憍陳如！婆私吒比丘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成就善根，今受我語，如法而住，如法住故獲得正果。汝等應當供養其身。」爾時憍陳如從佛聞已，還其身所，而設供養。時婆私吒於焚身時，作種種神足。諸外道輩見是事已，高聲唱言：「是婆私吒已得瞿曇沙門呪術，是人不久復當勝彼瞿曇沙門。」
爾時眾中復有梵志名曰先尼，復作是言：「瞿曇有我耶？」如來默然。
「瞿曇無我耶？」如來默然。第二第三亦如是問，佛皆默然。
先尼言：「瞿曇！若一切眾生有我——遍一切處、是一、作者，瞿曇何故默然不答？」
佛言：「先尼！汝說是我遍一切處耶？」
先尼答言：「瞿曇！不但我說，一切智人亦如是說。」
佛言：「善男子！若我周遍一切處者，應當五道一時受報，若有五道一時受報，汝等梵志，何因緣故，不造眾惡為遮地獄？修諸善法為受天身？」
先尼言：「瞿曇！我法中我則有二種：一作身我、二者常身我。為作身我，修離惡法不入地獄，修諸善法生於天上。」

佛言：「善男子！如汝說我遍一切處，如是我者，若作身中當知無常，若作身無，云何言遍？」
「瞿曇！我所立我亦在作中，亦是常法。瞿曇！如人失火，燒舍宅時，其主出去，不可說言舍宅被燒，主亦被燒。我法亦爾，而此作身雖是無常，當無常時我則出去，是故我我亦遍亦常。」
佛言：「善男子！如汝說我亦遍亦常，是義不然。何以故？遍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復有二種：一色、二無色。是故若言一切有者，亦常亦無常，亦色亦無色。若言舍主得出不名無常，是義不然。何以故？舍不名主，主不名舍，異燒異出，故得如是。我則不爾。何以故？我即是色，色即是我，無色即我，我即無色。云何而言色無常時，我則得出？善男子！汝意若謂一切眾生同一我者，如是即違世、出世法。何以故？世間法名父、子、母、女。若我是一，父即是子、子即是父，母即是女、女即是母，怨即是親、親即是怨，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是故若說一切眾生同一我者，是即違背世、出世法。」
先尼言：「我亦不說一切眾生同於一我，乃說一人各有一我。」
佛言：「善男子！若言一人各有一我，是為多我，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汝先說，我遍一切，若遍一切，一切眾生業根應同，天得見時佛得亦見，天得作時佛得亦作，天得聞時佛得亦聞，一切諸法皆亦如是。若天得見非佛得見者，不應說我遍一切處，若不遍者，是即無常。」
先尼言：「瞿曇！一切眾生，我遍一切，法與非法不遍一切，以是義故，佛得作異，天得作異。是故瞿曇！不應說言佛得見時天得應見，佛得聞時天得應聞。」
佛言：「善男子！法與非法，非業作耶？」
先尼言：「瞿曇！是業所作。」
佛言：「善男子！若法、非法是業作者，即是同法，云何言異？何以故？佛得業處有天得我，天得業處有佛得我，是故佛得作時天得亦作，法與非法亦應如是。善男子！是故一切眾生、法與非法，若如是者，所得果報亦應不異。善男子！從子出果，是子終不思惟分別：『我唯當作婆羅門果，不與剎利、毘舍、首陀而作果也。』何以故？從子出果，終不障礙如是四姓，法與非法亦復如是，不能分別我唯當與佛得作果，不與天得作果。作天得果，不作佛得果。何以故？業平等故。」
先尼言：「瞿曇！譬如一室有百千燈，炷雖有異，明則無差。燈炷別異喻法非法，其明無差喻眾生我。」
佛言：「善男子！汝說燈明以喻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室異燈異。是燈光明，亦在炷邊，亦遍室中。汝所言我若如是者，法、非

法邊俱應有我，我中亦應有法、非法。若法、非法無有我者，不得說言遍一切處。若俱有者何得復以炷明為喻？善男子！汝意若謂炷之與明真實別異，何因緣故，炷增明盛，炷枯明滅？是故不應以法、非法喻於燈炷，光明無差喻於我也。何以故？法、非法、我三事即一。」先尼言：「瞿曇！汝引燈喻，是事不吉。何以故？燈喻若吉，我已先引；如其不吉，何故復說？」

「善男子！我所引喻都亦不作吉以不吉，隨汝意說。是喻亦說離炷有明、即炷有明。汝心不等，故說燈炷喻法、非法，明則喻我。是故責汝，炷即是明，離炷有明；法即有我，我即有法；非法即我，我即非法。汝今何故但受一邊、不受一邊？如是喻者，於汝不吉。是故我今還以破汝。善男子！如是喻者即是非喻，是非喻故，於我即吉，於汝不吉。善男子！汝意若謂若我不吉，汝亦不吉，是義不然。何以故？見世間人自刀自害，自作他用，汝所引喻亦復如是，於我則吉，於汝不吉。」

先尼言：「瞿曇！汝先責我心不平等，今汝所說亦不平等。何以故？瞿曇今者以吉向己，不吉向我，以是推之，真是不平。」

佛言：「善男子！如我不平能破汝不平，是故汝平，我之不平即是吉也。我之不平破汝不平，令汝得平，即是我平。何以故？同諸聖人得平等故。」

先尼言：「瞿曇！我常是平，汝云何言壞我不平？一切眾生平等有我，云何言我是不平耶？」

「善男子！汝亦說言，當受地獄、當受餓鬼、當受畜生、當受人天。我若先遍五道中者，云何方言當受諸趣？汝亦說言，父母和合然後生子。若子先有，云何復言和合已有？是故一人有五趣身，若是五處先有身者，何因緣故為身造業？是故不平。善男子！汝意若謂我是作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我作者，何因緣故自作苦事？然今眾生實有受苦，是故當知我非作者。若言是苦非我所作，不從因生，一切諸法亦當如是，不從因生，何因緣故說我作耶？善男子！眾生苦樂實從因緣，如是苦樂能作憂喜，憂時無喜，喜時無憂。或喜、或憂，智人云何說是常耶？善男子！汝說我常，若是常者，云何說有十時別異？常法不應有歌羅邏時乃至老時，虛空常法，尚無一時，況有十時。善男子！我者非是歌羅邏時乃至老時，云何說有十時別異？善男子！若我作者，是我亦有盛時衰時，眾生亦有盛時衰時。若我爾者，云何是常？善男子！我若作者，云何一人有利有鈍？善男子！我若作者，是我能作身業、口業。口業若是我所作者，云何口說無有我耶？云何自疑有耶、無耶？善男子！汝意若謂離眼有見，是義不然。何以故？若離眼已別有見者，何須此眼，乃至身根亦復如是。汝意若謂我雖能見，要因眼見，是亦不

然。何以故？如有人言須曼那花能燒大村。云何能燒？因火能燒。汝立我見，亦復如是。」
先尼言：「瞿曇！如人執鐮則能刈草，我因五根見聞至觸亦復如是。」
「善男子！人鐮各異，是故執鐮能有所作。離根之外，更無別我，云何說言我因諸根能有所作？善男子！汝意若謂執鐮能刈，我亦如是。是我有手耶？為無手乎？若有手者，何不自執？若無手者，云何說言我是作者？善男子！能刈草者即是鐮也，非我、非人。若我人能，何故因鐮？善男子！人有二業：一則執草、二則執鐮，是鐮唯有能斷之功。眾生見法亦復如是，眼能見色，從和合生。若從因緣和合見者，智人云何說言有我？善男子！汝意若謂身作我受，是義不然。何以故？世間不見天得作業、佛得受果。若言不是身作，我非因受，汝等何故從於因緣求解脫耶？汝先是身非因緣生，得解脫已，亦應非因而更生身；如身，一切煩惱亦應如是。」
先尼言：「瞿曇！我有二種：一者有知、二者無知。無知之我能得於身，有知之我能捨離身。猶如坏瓶，既被燒已，失於本色更不復生。智者煩惱亦復如是，既滅壞已，終不更生。」
佛言：「善男子！所言知者，智能知耶？我能知乎？若智能知，何故說言我是知耶？若我知者，何故方便更求於智？汝意若謂，我因智知，同花喻壞。善男子！譬如刺樹性自能刺，不得說言樹執刺刺。智亦如是，智自能知，云何說言我執智知？善男子！如汝法中我得解脫，無知我得？知我得耶？若無知得，當知猶故具足煩惱。若知得者，當知已有五情諸根。何以故？離根之外，別更無知。若具諸根，云何復名得解脫耶？若言是我其性清淨離於五根，云何說言遍五道有？以何因緣為解脫故修諸善法？善男子！譬如有人拔虛空刺，汝亦如是。我若清淨，云何復言斷諸煩惱？汝意若謂不從因緣獲得解脫，一切畜生何故不得？」
先尼言：「瞿曇！若無我者，誰能憶念？」
佛告先尼：「若有我者，何緣復忘？善男子！若念是我者，何因緣故，念於惡念，念所不念，不念所念？」
先尼復言：「瞿曇！若無我者，誰見誰聞？」
佛言：「善男子！內有六入，外有六塵，內外和合，生六種識，是六種識因緣得名。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木得故名為木火，因草得故名為草火，因糠得故名為糠火，因牛糞得名牛糞火。眾生意識亦復如是，因眼、因色、因明、因欲，名為眼識。善男子！如是眼識，不在眼中乃至欲中，四事和合故生是識，乃至意識亦復如是。若是因緣和合故生，智不應說見即是我，乃至觸即是我。善男子！是故我說眼識乃至意識，一切諸法即是幻也。云何如幻？本無今

有，已有還無。善男子！譬如酥、麵、蜜、薑、胡椒、蓽茇、蒲萄、胡桃、石榴、椰子，如是和合，名歡喜丸，離是和合無歡喜丸。內外六入是名眾生、我、人、士夫。離內外入，無別眾生、我、人、士夫。」

先尼言：「瞿曇！若無我者，云何說言我見、我聞、我苦、我樂、我憂、我喜？」

佛言：「善男子！若言我見、我聞，名有我者，何因緣故，世間復言，汝所作罪，非我見聞？善男子！譬如四兵和合名軍，如是四兵不名為一，而亦說言我軍勇健、我軍勝彼。是內外入和合所作，亦復如是，雖不是一亦得說言，我作、我受、我見、我聞、我苦、我樂。」

先尼言：「瞿曇！如汝所言，內外和合，誰出聲言，我作我受？」

佛言：「先尼！從愛、無明因緣生業，從業生有，從有出生無量心數，心生覺觀，覺觀動風，風隨心觸喉、舌、齒、脣。眾生想倒，聲出說言，我作、我受、我見、我聞。善男子！如幢頭鈴，風因緣故，便出音聲。風大聲大，風小聲小，無有作者。善男子！譬如熱鐵投之水中，出種種聲，是中真實無有作者。善男子！凡夫不能思惟分別如是事故，說言有我及有我所、我作、我受。」

先尼言：「如瞿曇說，無我、我所，何緣復說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說內外六入及六識意常樂我淨，我乃宣說滅內外入所生六識，名之為常。以是常故，名之為我，有常我故，名之為樂，常我樂故，名之為淨。善男子！眾生厭苦，斷是苦因，自在遠離，是名為我。以是因緣，我今宣說常樂我淨。」

先尼言：「世尊！唯願大慈為我宣說，我當云何獲得如是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一切世間從本已來，具足大慢，能增長慢，亦復造作慢因、慢業，是故今者受慢果報，不能遠離一切煩惱，得常樂我淨。若諸眾生欲得遠離一切煩惱，先當離慢。」

先尼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我先有慢，因慢因緣故，稱如來禰瞿曇姓。我今已離如是大慢，是故誠心啟請求法，云何當得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諦聽，諦聽！今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若能非自、非他、非眾生者，遠離是法。」

先尼言：「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言知已解已，得正法眼？」

「世尊！所言色者，非自、非他、非諸眾生，乃至識亦復如是。我如是觀，得正法眼。世尊！我今甚樂出家修道，願見聽許。」

佛言：「善來比丘。」即時具足清淨梵行，證阿羅漢果。

外道眾中復有梵志姓迦葉氏，復作是言：「瞿曇！身即是命，身異命異。」如來默然。第二第三亦復如是。梵志復言：「瞿曇！若人捨身，未得後身，於其中間豈可不名身異命異。若是異者，瞿曇！何故默然不答？」
「善男子！我說身命，皆從因緣，非不因緣。如身、命，一切法亦如是。」
梵志復言：「瞿曇！我見世間有法不從因緣。」
佛言：「梵志！汝云何見世間有法不從因緣？」
梵志言：「我見大火焚燒榛木，風吹絕焰，墮在餘處，是豈不名無因緣耶？」
佛言：「善男子！我說是火，亦從因生，非不從因。」
梵志言：「瞿曇！絕焰去時，不因薪炭，云何而言因於因緣？」
佛言：「善男子！雖無薪炭，因風而去，風因緣故，其焰不滅。」
「瞿曇！若人捨身，未得後身，中間壽命，誰為因緣？」
佛言：「梵志！無明與愛，而為因緣。是無明、愛二因緣故，壽命得住。善男子！有因緣故，身即是命，命即是身；有因緣故，身異命異。智者不應一向而說身異命異。」
梵志言：「世尊！唯願為我分別解說，令我了了得知因果。」
佛言：「梵志！因即五陰，果亦五陰。善男子！若有眾生不然火者，是則無煙。」
梵志言：「世尊！我已知已，我已解已。」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汝云何解？」
「世尊！火即煩惱，能於地獄、餓鬼、畜生、人天燒然，煙者即是煩惱果報，無常不淨臭穢可惡，是故名煙。若有眾生不作煩惱，是人則無煩惱果報，是故如來說不然火則無有煙。世尊！我已正見，唯願慈矜聽我出家。」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聽是梵志出家受戒。」時憍陳如受佛勅已，和合眾僧，聽其出家，受具足戒，經五日已，得阿羅漢果。
外道眾中，復有梵志名曰富那，復作是言：「瞿曇！汝見世間是常法已說言常耶？如是義者，實耶？虛耶？常、無常，亦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無邊，是身是命、身異命異，如來滅後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富那！我不說世間常、虛、實、無常，亦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亦有邊無邊、非有邊非無邊，是身是命、身異命異，如來滅後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
富那復言：「瞿曇！今者見何罪過不作是說？」

佛言：「富那！若有人說世間是常，唯此為實餘妄語者，是名為見。見所見處，是名見行、是名見業、是名見著、是名見縛、是名見苦、是名見取、是名見怖、是名見熱、是名見纏。富那！凡夫之人為見所纏，不能遠離生老病死，迴流六趣受無量苦，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亦復如是。富那！我見是見，有如是過，是故不著，不為人說。」
「瞿曇！若見如是罪過，不著不說。瞿曇今者何見、何著、何所宣說？」
佛言：「善男子！夫見著者，名生死法，如來已離生死法故，是故不著。善男子！如來名為能見能說，不名為著。」
「瞿曇！云何能見？云何能說？」
佛言：「善男子！我能明見苦集滅道，分別宣說如是四諦。我見如是，故能遠離一切見、一切愛、一切流、一切慢，是故我具清淨梵行，無上寂靜，獲得常身，是身亦非東、西、南、北。」
富那言：「瞿曇！何因緣故，常身非是東西南北？」
佛言：「善男子！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善男子！如於汝前然大火聚，當其然時，汝知然不？」
「如是。瞿曇！」
「是火滅時，汝知滅不？」
「如是。瞿曇！」
「富那！若有人問汝前火聚，然從何來？滅何所至？當云何答？」
「瞿曇！若有問者，我當答言，是火生時賴於眾緣，本緣已盡，新緣未至，是火則滅。」
「若復有問，是火滅已至何方面？復云何答？」
「瞿曇！我當答言，緣盡故滅，不至方所。」
「善男子！如來亦爾，若有無常色乃至無常識，因愛故然，然者即受二十五有，是故然時可說是火東西南北。現在愛滅，二十五有果報不然，以不然故，不可說有東西南北。善男子！如來已滅無常之色至無常識，是故身常，身若是常，不得說有東西南北。」
富那言：「請說一喻，唯願聽採。」
佛言：「善哉，善哉！隨意說之。」
「世尊！如大村外有娑羅林，中有一樹，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時林主，灌之以水隨時修治，其樹陳朽，皮膚枝葉悉皆脫落，唯貞實在。如來亦爾，所有陳故悉已除盡，唯有一切真實法在。世尊！我今甚樂出家修道。」
佛言：「善來比丘。」說是語已，即時出家，漏盡證得阿羅漢果。
復有梵志名曰清淨，作如是言：「瞿曇！一切眾生不知何法，見世間常、無常，亦常無常、非有常非無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善男子！不知色故乃至不知識故，見世間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梵志言：「瞿曇！眾生知何法故，不見世間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善男子！知色故乃至知識故，不見世間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梵志言：「世尊！唯願為我分別解說世間常、無常。」
佛言：「善男子！若人捨故，不造新業，是人能知常與無常。」
梵志言：「世尊！我已知見。」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見？汝云何知？」
「世尊！故名無明與愛，新名取、有。若人遠離是無明愛，不作取有，是人真實知常、無常。我今已得正法淨眼，歸依三寶，唯願如來聽我出家。」
佛告憍陳如：「聽是梵志，出家受戒。」時憍陳如受佛勅已，將至僧中，為作羯磨令得出家，十五日後，諸漏永盡，得阿羅漢果。◎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九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憍陳如品第十三之二

犢子梵志復作是言：「瞿曇！我今欲問，能見聽不？」如來默然。第二、第三亦復如是。犢子復言：「瞿曇！我久與汝共為親友，汝之與我義無有二，我欲諮問，何故默然？」

爾時世尊作是思惟：「如是梵志，其性儒雅，純善質直，常為知故而來諮啟，不為惱亂。彼若問者，當隨意答。」佛言：「犢子！善哉，善哉！隨所疑問，吾當答之。」

犢子言：「瞿曇！世有善耶？」

「如是。梵志！」

「有不善耶？」

「如是。梵志！」

「瞿曇！願為我說，令我得知善、不善法。」

佛言：「善男子！我能分別廣說其義，今當為汝簡略說之。善男子！欲名不善，解脫欲者，名之為善，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殺名不善，不殺名善，乃至邪見亦復如是。善男子！我今為汝已說三種善不善法，及說十種善不善法。若我弟子能作如是分別三種善不善法，乃至十種善不善法，當知是人，能盡貪欲、瞋恚、愚癡、一切諸漏，斷一切有。」

梵志言：「瞿曇！是佛法中頗有一比丘能盡如是貪欲瞋癡、一切諸漏、一切有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比丘等，能盡如是貪欲恚癡、一切諸漏、一切諸有。」

「瞿曇！置一比丘，是佛法中頗有一比丘尼能盡如是貪欲瞋癡、一切諸漏、一切有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比丘尼，能斷如是貪欲瞋癡、一切諸漏、一切諸有。」

犢子言：「瞿曇！置一比丘、一比丘尼，是佛法中頗有一優婆塞，持戒精勤，梵行清淨，度疑彼岸，斷於疑網不？」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優婆塞，持戒精勤梵行清淨，斷五下結，得阿那含，度疑彼岸，斷於疑網。」

犢子言：「瞿曇！置一比丘、一比丘尼、一優婆塞，是佛法中頗有一優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淨度疑彼岸斷疑網不？」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優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淨斷五下結，得阿那含，度疑彼岸，斷於疑網。」
犢子言：「瞿曇！置一比丘、一比丘尼盡一切漏，一優婆塞、一優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淨斷於疑網。是佛法中頗有優婆塞受五欲樂，心無疑網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優婆塞斷於三結，得須陀洹；薄貪恚癡，得斯陀含。如優婆塞，優婆夷亦如是。」
「世尊！我於今者樂說譬喻。」
佛言：「善哉！樂說便說。」
「世尊！譬如難陀、婆難陀龍王等降大雨，如來法雨亦復如是，平等雨於優婆塞、優婆夷。世尊！若諸外道欲來出家，不審如來幾月試之？」
佛言：「善男子！皆四月試，不必一種。」
「世尊！若不一種，唯願大慈聽我出家。」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聽是犢子出家受戒。」時憍陳如受佛勅已，立眾僧中為作羯磨，於出家後滿十五日，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復作是念：「若有智慧從學得者，我今已得，堪任見佛。」即往佛所，頭面作禮，修敬已畢，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有智慧從學得者，我今已得。唯願為我重分別說，令我獲得無學智慧。」
佛言：「善男子！汝勤精進修習二法：一奢摩他、二毘婆舍那。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須陀洹果，亦當勤修如是二法。若復欲得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亦當修習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四禪、四無量心、六神通、八背捨、八勝處、無諍智、頂智、畢竟智、四無礙智、金剛三昧盡智、無生智，亦當修習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欲得十住地、無生法忍、無相法忍、不可思議法忍、聖行、梵行、天行、菩薩行、虛空三昧、智印三昧、空無相無作三昧、地三昧、不退三昧、首楞嚴三昧；金剛三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行，亦當修習如是二法。」犢子聞已，禮拜而出，在娑羅林中修是二法，不久即得阿羅漢果。
是時復有無量比丘欲往佛所，犢子見已問言：「大德！欲何所至？」
諸比丘言：「欲往佛所。」
犢子復言：「諸大德！若至佛所，願為宣啟，犢子梵志修二法已，得無學智，今報佛恩，入般涅槃。」
時諸比丘至佛所已，白佛言：「世尊！犢子比丘，寄我等語：『世尊！犢子梵志，修習二法得無學智，今報佛恩，入於涅槃。』」

佛言：「善男子！犢子梵志得阿羅漢果，汝等可往供養其身。」時諸比丘受佛勅已，還其尸所，大設供養。◎
◎納衣梵志復作是言：「瞿曇！如瞿曇所說無量世中作善、不善，未來還得善不善身。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瞿曇說，因煩惱故，獲得是身。若因煩惱獲得身者，身為在先？煩惱在先？若煩惱在先，誰之所作？住在何處？若身在先，云何說言因煩惱得？是故若言煩惱在先，是亦不可；若身在先，是亦不可；若言一時，是亦不可。先、後、一時，義俱不可，是故我說一切諸法皆有自性，不從因緣。
「復次瞿曇！堅是地性、濕是水性、熱是火性、動是風性、無所罣礙是虛空性，是五大性非因緣有，若使世間有一法性非因緣有，一切法性亦應如是非因緣有。若有一法從於因緣，何因緣故，五大之性不從因緣？瞿曇！眾生善身及不善身獲得解脫，皆是自性，不從因緣。是故我說一切諸法自性故有，非因緣生。
「復次瞿曇！世間之法有定用處。譬如工匠，云如是木任作車輿，如是任作門戶、床机。亦如金師，所可造作，在額上者名之為鬘，在頸下者名之為瓔，在臂上者名之為釧，在指上者名之為環，用處定故名為定性。瞿曇！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有五道性故，有地獄、餓鬼、畜生、人、天，若如是者，云何說言從於因緣？
「復次瞿曇！一切眾生其性各異，是故名為一切自性。瞿曇！如龜陸生，自能入水。犢子生已，能自飲乳。魚見鉤餌，自然吞食。毒蛇生已，自然食土。如是等事，誰有教者？如刺生已，自然頭尖，飛鳥毛羽自然色別。世間眾生亦復如是，有利有鈍、有富有貧、有好有醜、有得解脫、有不得解脫，是故當知一切法中各有自性。
「復次瞿曇！如瞿曇說，貪欲瞋癡從因緣生，如是三毒，因緣五塵，是義不然。何以故？眾生睡時遠離五塵，亦復生於貪欲瞋癡。在胎亦爾，初出胎時未能分別五塵、好醜，亦復生於貪欲瞋癡。諸仙賢聖，處在寂處，無有五塵，亦能生於貪欲瞋癡。亦復有人因於五塵，生於不貪、不瞋、不癡，是故不必從於因緣，生一切法，以自性故。
「復次瞿曇！我見世人五根不具，多饒財寶，得大自在。有根具足，貧窮下賤，不得自在，為人僕使。若有因緣，何故如是？是故諸法各有自性，不由因緣。瞿曇！世間小兒，亦復未能分別五塵，或笑、或啼，笑時知喜，啼時知愁，是故當知一切諸法各有自性。復次瞿曇！世法有二：一者有、二者無。有即虛空，無即兔角。如是二法，一是有故不從因緣，二是無故亦非因緣，是故諸法有自性故，不從因緣。」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五大性，一切諸法亦應如是，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汝法中以五大是常，何因緣故一切諸法悉不是常？若世間物是無常者，是五大性，何因緣故不是無常？若五大常，世間之物亦應是常。是故汝說五大之性，有自性故不從因緣，令一切法同五大者，無有是處。

「善男子！汝言用處定故有自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皆從因緣得名字故。若從因得名，亦從因得義。云何名為從因得名？如在額上名之為鬘、在頸名瓔、在臂名釧、在車名輪，火在草木，名草木火。善男子！樹初生時，無箭矟性，從因緣故，工造為箭，從因緣故，工造為矟，是故不應說一切法有自性也。善男子！汝言如龜陸生，性自入水。犢子生已，性能飲乳。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言入水非因緣者，俱非因緣，何不入火？犢子生已，性能[口*束]乳，不從因緣者，俱非因緣，何不[口*束]角？善男子！若言諸法悉有自性，不須教習，無有增長，是義不然。何以故？今見有教，緣教增長，是故當知無有自性。善男子！若一切法有自性者，諸婆羅門一切不應為清淨身殺羊祠祀，若為身祠，是故當知無有自性。

「善男子！世間語法凡有三種：一者欲作、二者作時、三者作已。若一切法有自性者，何故世中有是三語？有三語故，故知一切無有自性。善男子！若言諸法有自性者，當知諸法各有定性，若有定性，甘蔗一物，何緣作漿、作蜜石、蜜酒、苦酒等？若有一性，何緣乃出如是等味？若一物中出如是等，當知諸法不得一定，各有一性。善男子！若一切法有定性者，聖人何故飲甘蔗漿、石蜜、黑蜜，酒時不飲，後為苦酒復還得飲，是故當知無有定性。若無定性，云何不因因緣而有？善男子！汝說一切法有自性者，云何說喻？若有喻者，當知諸法無有自性。若有自性，當知無喻。世間智者皆說譬喻，當知諸法無有自性、無有一性。

「善男子！汝言身為在先、煩惱在先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我當說身在先者，汝可難言，汝亦同我身不在先，何因緣故而作是難？善男子！一切眾生身及煩惱俱無先、後，一時而有，雖一時有，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終不因身有煩惱也。汝意若謂如人二眼，一時而得，不相因待，左不因右，右不因左；煩惱及身，亦如是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世間眼見炷之與明，雖復一時，明要因炷，終不因明而有炷也。

「善男子！汝意若謂身不在先，故知無因，是義不然。何以故？若以身先無因緣故名為無者，汝不應說，一切諸法皆有因緣。若言不見故不說者，今見瓶等從因緣出，何故不說如瓶，身先因緣亦復如是？善男子！若見、不見一切諸法，皆從因緣，無有自性。善男子！若言一切法悉有自性，無因緣者，汝何因緣說於五大？是五大

性即是因緣。善男子！五大因緣雖復如是，亦不應說諸法皆同五大因緣。如世人說一切出家精勤持戒，旃陀羅等亦應如是精勤持戒。
「善男子！汝言五大有定堅性，我觀是性轉故不定。善男子！酥蠟胡膠，於汝法中名之為地，是地不定，或同於水，或同於地，故不得說自性故堅。善男子！白鑞鉛錫、銅鐵金銀，於汝法中名之為火，是火四性，流時水性，動時風性，熱時火性，堅時地性，云何說言定名火性？善男子！水性名流，若水凍時，不名為地，故名水者，何因緣故，波動之時不名為風？若動不名風，凍時亦應不名為水，若是二義從因緣者，何故說言一切諸法不從因緣？
「善男子！若言五根性能見、聞、覺、知、觸故，皆是自性不從因緣，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自性之性性不可轉，若言眼性見者常應能見，不應有見、有不見時，是故當知從因緣見，非無因緣。善男子！汝言非因五塵生貪解脫，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生貪解脫，雖復不同五塵因緣，惡覺觀故則生貪欲，善覺觀故則得解脫。善男子！內因緣故生貪解脫，外因緣故則能增長。是故汝言一切諸法各有自性，不因五塵生貪解脫，無有是處。
「善男子！汝言具足諸根乏於財物不得自在，諸根殘缺多饒財寶得大自在，因此以明有自性故，不從因緣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眾生從業而有果報，如是果報則有三種：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貧窮、巨富，根具、不具，是業各異，若有自性具諸根者，應饒財寶，饒財寶者應具諸根。今則不爾，是故定知無有自性，皆從因緣。如汝所言，世間小兒未能分別五塵因緣，亦啼亦笑，是故一切有自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自性者，笑應常笑、啼應常啼，不應一笑、一啼。若一笑一啼當知一切悉從因緣，是故不應說一切法有自性故，不從因緣。」
梵志言：「世尊！若一切法從因緣有，如是身者從何因緣？」
佛言：「善男子！是身因緣，煩惱與業。」
梵志言：「世尊！如其是身從煩惱業，是煩惱業，可斷不耶？」
佛言：「如是，如是。」
梵志復言：「世尊！唯願為我分別解說，令我聞已，不移是處悉得斷之。」
佛言：「善男子！若知二邊，中間無礙，是人則能斷煩惱業。」
「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
佛言：「汝云何知？」
「世尊！二邊即色及色解脫，中間即是八正道也。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知二邊，斷煩惱業。」
「世尊！唯願聽我出家受戒。」

佛言：「善來比丘。」即時斷除三界煩惱，得阿羅漢果。
爾時復有一婆羅門名曰弘廣，復作是言：「瞿曇！知我今所念不？」
佛言：「善男子！涅槃是常，有為無常，曲即邪見，直即聖道。」
婆羅門言：「瞿曇！何因緣故作如是說？」
「善男子！汝意每謂乞食是常，別請無常，曲是戶鑰，直是帝幢。是故我說涅槃是常，有為無常，曲謂邪見，直謂八正，非如汝先所思惟也。」
婆羅門言：「瞿曇實知我心，是八正道，悉令眾生得盡滅不？」
爾時世尊默然不答。婆羅門言：「瞿曇！已知我心，我今所問，何故默然而不見答？」
時憍陳如即作是言：「大婆羅門！若有問世有邊、無邊，如來常爾默然不答。八聖是直，涅槃是常，若修八聖即得滅盡，若不修習則不能得。大婆羅門！譬如大城，其城四壁，都無孔竅，唯有一門。其守門者聰明有智能善分別，可放則放，可遮則遮，雖不能知出入多少，定知一切有入出者皆由此門。善男子！如來亦爾，城喻涅槃，門喻八正，守門之人喻於如來。善男子！如來今者雖不答汝盡與不盡，其有盡者，要當修習是八正道。」
婆羅門言：「善哉，善哉！大德憍陳如！如來善能說微妙法，我今實欲知城知道，自作守門。」
憍陳如言：「善哉，善哉！汝婆羅門能發無上廣大之心。」
佛言：「止，止！憍陳如！是婆羅門非適今日發是心也。憍陳如！乃往過去過無量劫有佛世尊，名普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人先已於彼佛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賢劫中當得作佛，久已通達了知法相，為眾生故現處外道，示無所知。以是因緣，汝憍陳如不應讚言，善哉，善哉，汝今能發如是大心。」
爾時世尊知已即告憍陳如言：「阿難比丘今為所在？」
憍陳如言：「世尊！阿難比丘在娑羅林外，去此大會十二由旬，而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嬈亂。是諸魔眾悉自變身為如來像，或有宣說一切諸法從因緣生、或有說言一切諸法不從因生，或有說言一切因緣皆是常法、從緣生者悉是無常，或有說言五陰是實、或說虛假入界亦爾，或有說言有十二因緣、或有說言正有四緣，或說諸法如幻如化如熱時焰，或有說言因聞得法、或有說言因思得法、或有說言因修得法，或復有說不淨觀法、或復有說出息入息、或復有說四念處觀、或復有說三種觀義七種方便、或復有說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學無學地菩薩初住乃至十住，或有說空無相無作，或復有說修多羅、祇夜、毘伽羅、那伽陀、憂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

目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摩、優波提舍、或說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或說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為空、無為空、無始空、性空、遠離空、散空、自相空、無相空、陰空、入空、界空、善空、不善空、無記空、菩提空、道空、涅槃空、行空、得空、第一義空、空空、大空，或有示現神通變化身出水火、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左脇在下右脇出水、右脇在下左脇出水、一脇震雷一脇降雨，或有示現諸佛世界、或復示現菩薩初生行至七步、處在深宮受五欲時、初始出家修苦行時、往菩提樹坐三昧時、壞魔軍眾轉法輪時、示大神通入涅槃時。世尊！阿難比丘見是事已，作是念言：『如是神變，昔來未見，誰之所作？將非世尊釋迦作耶？』欲起欲語都不從意，阿難比丘入魔羂故，復作是念：『諸佛所說各各不同，我於今者當受誰語？』世尊！阿難今者極受大苦，雖念如來，無能救者，以是因緣，不來至此大眾之中。」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此大眾中有諸菩薩，已於一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至無量生發菩提心，已能供養無量諸佛，其心堅固，具足修行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成就功德，久已親近無量諸佛，淨修梵行，得不退轉菩提之心，得不退忍，不退轉持，得如法忍，首楞嚴等無量三昧，如是等輩，聞大乘經終不生疑，善能分別宣說三寶同一性相，常住不變，聞不思議不生驚怪，聞種種空心不怖懼，了了通達一切法性，能持一切十二部經廣解其義，亦能受持無量諸佛十二部經，何憂不能受持如是大涅槃典？何因緣故，問憍陳如阿難所在？」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諦聽，諦聽，善男子！我成佛已，過二十年住王舍城，爾時我告諸比丘言：『諸比丘！今此眾中誰能為我受持如來十二部經，供給左右所須之事，亦使不失自身善利？』時憍陳如在彼眾中來白我言：『我能受持十二部經，供給左右，不失所作自利益事。』我言：『憍陳如！汝已朽邁，當須使人，云何方欲為我給使？』時舍利弗復作是言：『我能受持佛一切語，供給所須，不失所作自利益事。』我言：『舍利弗！汝已朽邁，當須使人，云何方欲為我給使？』乃至五百諸阿羅漢皆亦如是，佛悉不受。爾時目連在大眾中作是思惟：『如來今者，不受五百比丘給使，佛意為欲令誰作耶？』思惟是已，即便入定，見如來心在阿難許，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見是事已，即從定起，語憍陳如：『大德！我觀如來欲令阿難給事左右。』爾時憍陳如與五百阿羅漢，往阿難所，作如是言：『阿難！汝今當為如來給使，請受是事。』阿難言：『諸大德！我實不堪給事如來。何以故？如來尊重，如師子王、如龍、如火，我今穢弱，云何能辦？』諸比丘言：『阿難！汝

受我語，給事如來，得大利益。』第二、第三亦復如是。阿難言：『諸大德！我亦不求大利益事，實不堪任奉給左右。』時目犍連復作是言：『阿難！汝今未知。』阿難言：『大德！唯願說之。』目犍連言：『如來先日僧中求使，五百羅漢皆求為之，如來不聽。我即入定，見如來意欲令汝為，汝今云何反更不受？』阿難聞已，合掌長跪，作如是言：『諸大德！若有是事，如來世尊與我三願，當順僧命，給事左右。』目犍連言：『何等三願？』阿難言：『一者如來設以故衣賜我，聽我不受。二者如來設受檀越別請，聽我不往。三者聽我出入，無有時節。如是三事，佛若聽者，當順僧命，奉給如來。』時憍陳如五百比丘，還來我所作，如是言：『我等已勸阿難比丘，唯求三願，若佛聽者，當順僧命。』文殊師利！我於爾時讚阿難言：『善哉，善哉！阿難比丘！具足智慧，預見譏嫌。何以故？當有人言汝為衣食奉給如來，是故先求不受故衣、不隨別請。憍陳如！阿難比丘具足智慧，入出有時，即不能得廣作利益四部之眾，是故求欲出入無時。憍陳如！我為阿難開是三事，隨其意願。』時目犍連還阿難所，語阿難言：『吾已為汝啟請三事，如來大慈皆已聽許。』阿難言：『大德！若佛聽者，請往給侍。』

「文殊師利！阿難事我二十餘年，具足八種不可思議。何等為八？一者事我已來二十餘年初不隨我受別請食。二者事我已來初不受我陳故衣服。三者自事我來至我所時終不非時。四者自事我來，具足煩惱，隨我入出諸王剎利、豪貴大姓，見諸女人及天、龍女，不生欲心。五者自事我來，持我所說十二部經一經於耳曾 不再問，如寫瓶水置之一瓶，唯除一問。善男子！琉璃太子殺諸釋氏，壞迦毘羅城，阿難爾時心懷愁惱，發聲大哭，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我與如來俱生此城同一釋種，云何如來光顏如常，我則憔悴？』我時答言：『阿難！我修空定，故不同汝。』過三年已，還來問我：『世尊！我往於彼迦毘羅城，曾 聞如來修空三昧，是事虛實。』我言：『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六者自事我來，雖未獲得知他心智，常知如來所入諸定。七者自事我來，未得願智，而能了知如是眾生到如來所，現在能得四沙門果、有後得者、有得人身、有得天身。八者自事我來，如來所有祕密之言悉能了知。善男子！阿難比丘具足如是八不思議，是故我稱阿難比丘為多聞藏。善男子！阿難比丘具足八法，能具足持十二部經。何等為八？一者信根堅固、二者其心質直、三者身無病苦、四者常勤精進、五者具足念心、六者心無憍慢、七者成就定慧、八者具足從聞生智。文殊師利！毘婆尸佛侍者弟子名阿叔迦，亦復具足如是八法。尸棄如來侍者弟子名差摩迦羅，毘舍浮佛侍者弟子名優波扇陀，迦羅鳩村馱佛侍者弟子名曰跋提，迦那含牟尼佛侍者弟子名曰蘇坻，迦葉佛侍者弟子名葉

婆蜜多，皆亦具足如是八法。我今阿難亦復如是具足八法，是故我稱阿難比丘為多聞藏。善男子！如汝所說，此大眾中雖有無量無邊菩薩，是諸菩薩皆有重任，所謂大慈大悲。如是慈悲之因緣故，各各忽務調伏眷屬莊嚴自身。以是因緣，我涅槃後不能宣通十二部經。若有菩薩或時能說，人不信受。文殊師利！阿難比丘是吾之弟，給事我來二十餘年，所可聞法具足受持，喻如寫水置之一器，是故我今顧問，阿難為何所在？欲令受持是涅槃經。善男子！我涅槃後阿難比丘所未聞者，弘廣菩薩當能流布，阿難所聞自能宣通。文殊師利！阿難比丘今在他處，去此會外十二由延，而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惱亂，汝可往彼發大聲言：『一切諸魔，諦聽，諦聽。如來今說大陀羅尼，一切天、龍、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山神、樹神、河神、海神、舍宅等神，聞是持名，無不恭敬受持之者。是陀羅尼十恒河沙諸佛世尊所共宣說，能轉女身，自識宿命。若受五事：一者梵行、二者斷肉、三者斷酒、四者斷辛、五者樂在寂靜，受五事已，至心信受、讀誦書寫是陀羅尼，當知是人即得超越七十七億弊惡之身。』」爾時世尊，即便說之：

◎「阿摩隸　毘摩隸　涅磨隸瞢伽隸醯摩羅若竭鞞　三曼多跋提隸　娑婆羅他娑檀尼　婆羅磨他娑檀尼　磨那斯阿步提　毘羅氏菴摩賴低　婆嵐彌　婆嵐摩莎隸　富囉泥富囉那摩奴賴綈」

爾時文殊師利從佛受是陀羅尼已，至阿難所，在魔眾中作如是言：「諸魔眷屬諦聽，我說所從佛受陀羅尼呪。」魔王聞是陀羅尼已，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捨於魔業，即放阿難。

文殊師利與阿難俱來至佛所，阿難見佛，至心禮敬，却住一面，佛告阿難：「是娑羅林外，有一梵志名須跋陀，其年極老，已百二十。雖得五通，未捨憍慢，獲得非想非非想定，生一切智起涅槃想。汝可往彼，語須跋言：『如來出世如優曇花，於今中夜當般涅槃，若有所作可及時作，莫於後日而生悔心。』阿難！汝之所說，彼定信受。何以故？汝曾 往昔五百世中，作須跋陀子，其人愛心習猶未盡，以是因緣信受汝語。」

爾時阿難受佛勅已，往須跋所，作如是言：「仁者！當知如來出世如優曇花，於今中夜當般涅槃，欲有所作可及時作，莫於後日生悔心也。」須跋言：「善哉，阿難！我今當往至如來所。」

爾時阿難與須跋陀還至佛所，時須跋陀到已問訊，作如是言：「瞿曇！我今欲問，隨我意答。」

佛言：「須跋！今正是時，隨汝所問，我當方便隨汝意答。」

「瞿曇！有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言：『一切眾生受苦樂報，皆隨往日本業因緣，是故若有持戒精進、受身心苦，能壞本業，本業既

盡，眾苦盡滅，眾苦盡滅即得涅槃。』是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門、婆羅門等作是說者，我為憐愍，常當往來如是人所，既至彼已，我當問之：『仁者！實作如是說不？』彼若見答：『我如是說。』『何以故？』『瞿曇！我見眾生習行諸惡，多饒財寶，身得自在；又見修善，貧窮多乏，不得自在；又見有人多役力用求不能得；又見不求自然得之；又見有人慈心不殺反更中夭；又見憙殺終保年壽；又見有人淨修梵行精勤持戒，有得解脫、有不得者；是故我說一切眾生受苦樂報，皆由往日本業因緣。』須跋！我復當問：『仁者！實見過去業不？若有是業，為多少耶？現在苦行能破多少耶？能知是業已盡、不盡耶？是業既盡，一切盡耶？』彼若見答：『我實不知。』我便當為彼人引喻：『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家眷屬為請醫師令拔是箭，既拔箭已身得安隱。其後十年是人猶憶，了了分明，是醫為我拔出毒箭，以藥塗拊，令我得差，安隱受樂。仁既不知過去本業，云何能知現在苦行定能破壞過去業耶？』彼若復言：『瞿曇！汝今亦有過去本業，何故獨責我過去業？瞿曇經中亦作是說，若見有人豪貴自在，當知是人先世好施，如是不名過去業耶？』我復答言：『仁者！如是知者，名為比知，不名真知。我佛法中，或有從因知果、或有從果知因。我佛法中有過去業、有現在業。汝則不爾，唯有過去業，無現在業。汝法不從方便斷業，我法不爾，從方便斷。汝業盡已，則得苦盡，我即不爾，煩惱盡已，業苦則盡，是故我今責汝過去業。』彼人若言：『瞿曇！我實不知，從師受之，師作是說，我實無咎。』我言：『仁者！汝師是誰？』彼若見答：『是富蘭那。』我復言曰：『汝昔何不一一諮啟，大師實知過去業不？汝師若言我不知者，汝復云何受是師語？若言我知，復應問言，下苦因緣受中、上、苦不？中苦因緣受下、上苦不？上苦因緣受中、下、苦不？若言不者，復應問言，師云何說苦樂之報，唯過去業，非現在耶？復應問言，是現在苦，過去有不？若過去有，過去之業悉已都盡，若都盡者，云何復受今日之身？若過去無，唯現在有，云何復言眾生苦樂皆過去業？仁者！若知現在苦行能壞過去業，現在苦行復以何破？如其不破，苦即是常；苦若是常，云何說言得苦解脫？若更有行壞苦行者，過去已盡，云何有苦？仁者！如是苦行，能令樂業受苦果不？復令苦業受樂果不？能令無苦無樂業作不受果不？能令現報作生報不？能令生報作現報不？令是二報作無報不？能令定報作無報不？能令無報作定報不？』彼若復言：『瞿曇！不能。』我復當言：『仁者！如其不能，何因緣故受是苦行？仁者！當知定有過去業，現在因緣，是故我言因煩惱生業，因業受報。仁者！當知一切眾生有過去業，有現在因。眾生雖有過去壽業，要賴現在飲食因

緣。仁者！若說眾生受苦受樂，定由過去本業因緣，是事不然。何以故？仁者！譬如有人為王除怨，以是因緣多得財寶，因是財寶受現在樂。如是之人現作樂因，現受樂報。譬如有人殺王愛子，以是因緣喪失身命，如是之人現作苦因現受苦報。仁者！一切眾生現在因於四大、時節、土地、人民，受苦受樂，是故我說一切眾生不必盡因過去本業受苦樂也。仁者！若以斷業因緣力故得解脫者，一切聖人不得解脫。何以故？一切眾生過去本業無始終故，是故我說修聖道時，是道能遮無始終業。仁者！若受苦行便得道者，一切畜生悉應得道。是故先當調伏其心，不調伏身，以是因緣，我經中說，斫伐此林，莫斫伐樹。何以故？從林生怖，不從樹生。欲調伏身，先當調心。心喻於林，身喻於樹。』」

須跋陀言：「世尊！我已先調伏心。」

佛言：「善男子！汝今云何能先調心？」

須跋陀言：「世尊！我先思惟，欲是無常、無樂、無淨。觀色即是常樂清淨。作是觀已，欲界結斷，獲得色處，是故名為先調伏心。次復觀色，色是無常，如癰、如瘡、如毒、如箭，見無色常、清淨、寂靜。如是觀已，色界結盡，得無色處，是故名為先調伏心。次復觀想，即是無常、癰瘡、毒箭。如是觀已，獲得非想非非想處。是非想非非想處，即一切智、寂靜、清淨，無有墮墜，常恒不變，是故我能調伏其心。」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能調伏心耶？汝今所得非想非非想定，猶名為想。涅槃無想，汝云何言獲得涅槃？善男子！汝已先能呵責麁想，今者云何愛著細想，不知呵責？如是非想非非想處，故名為想，如癰、如瘡、如毒、如箭。善男子！汝師鬱頭藍弗利根聰明，尚不能斷如是非想非非想處，受於惡身，況其餘者？」

「世尊！云何能斷一切諸有？」

佛言：「善男子！若觀實相，是人能斷一切諸有。」

須跋陀言：「世尊！云何名為實相？」

「善男子！無相之相，名為實相。」

「世尊！云何名為無相之相？」

「善男子！一切法無自相、他相及自他相，無無因相、無作相、無受相、無作者相、無受者相、無法非法相、無男女相、無士夫相、無微塵相、無時節相、無為自相、無為他相、無為自他相、無有相、無無相、無生相、無生者相、無因相、無因因相、無果相、無果果相、無晝夜相、無明闇相、無見相、無見者相、無聞相、無聞者相、無覺知相、無覺知者相、無菩提相、無得菩提者相、無業相、無業主相、無煩惱相、無煩惱主相。善男子！如是等相，隨所滅處，名真實相。善男子！一切諸法皆是虛假，隨其滅處，是名為

實，是名實相、是名法界、名畢竟智、名第一義諦、名第一義空。善男子！是相、法界、畢竟智、第一義諦、第一義空，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無上菩提。」說是法時，十千菩薩得一生實相，萬五千菩薩得二生法界，二萬五千菩薩得畢竟智，三萬五千菩薩悟第一義諦，是第一義諦亦名第一義空，亦名首楞嚴三昧。四萬五千菩薩得虛空三昧，是虛空三昧亦名廣大三昧，亦名智印三昧。五萬五千菩薩得不退忍，是不退忍亦名如法忍，亦名如法界。六萬五千菩薩得陀羅尼，是陀羅尼亦名大念心，亦名無礙智。七萬五千菩薩得師子吼三昧，是師子吼三昧亦名金剛三昧，亦名五智印三昧。八萬五千菩薩得平等三昧，是平等三昧亦名大慈大悲。無量恒河沙等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恒河沙等眾生發緣覺心，無量恒河沙等眾生發聲聞心。人女、天女二萬億人，現轉女身得男子身，須跋陀羅得阿羅漢果。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十

◎阿摩隸(一)　毘磨隸(二)　涅磨隸(三)　瞢伽隸(四)　醯磨羅若竭捭(五)　三曼那跋提(六)　娑婆陀　裟檀尼(七)　波羅磨他　娑檀尼(八)　摩那斯(九)　阿拙啼(十)　毘羅祇(十一)　菴摩賴坻(十二)　婆嵐彌(十三)　婆嵐摩(十四)　莎隸富泥富那(十五)　摩奴賴綈(十六)

高野山出涅槃經梵文斷片

【 表】

1. 1. mama śrā vakā mahā yā nnakā ṃkṣitā s tadā ṣaḍrasavan mahā bhojanam iva ma-
hā parinivvā ṇaṃ mahā sū traṃ deśayā mi.
1. 2. tatra katame ṣaḍrasā duḥkham ā ṃvlam [ā mlam] [a-]nityaṃ lavaṇam anā tma-
kaṃ kaṭukaṃ sukhaṃ madhuraṃ sā tmakaṃ kaṣā yaṃ nityan ti-
1. 3. ktam iti ime ṣaḍrasā ḥ kleśendhanena mā yā -agninā paripā citaṃ bhojanaṃ
mahā parinirvvā ṇaṃ tatvā nnamṛṣṭaṃ
1. 4. mama śrā vakā bhuñjante. punar aparaṃ bhagini yathā yū yaṃ parā mantraṇena
paracū ḍā karaṇanimittena vā
1. 5. paragrā maṃ gantukā mā duṣputrā n utsṛjya satputrā ṇā ṃ guhyā bhinidhā nā ni
darśayasi. ā ma bhagavan duṣ-
1. 6. putrā anā cā rā ḥ anarthabhā ginas teṣā ṃ mityarthaṃ na darśayā mi. satputrā s

tu kuladharā ḥ kulanissarakā ḥ
1. 7. te dravyā rhā ḥ teṣā ṃ darśayā mi. evam ahaṃ bhagini mahā parinirvvā ṇa-gama-
nakriyā ṃ yadā karomi, tadā tathā -

【裏】

1. 1. gatavividhaguhyaṃ sandhā vacanaṃ śrā vakebhyo niravaśeṣaṃ kathayiṣyā mi. adya
putrebhyaś cchandaṃ dā syā mi yathā tvā ṃ bhagi-
1. 2. ni pravā sagatā ṃ duṣputrā mṛteti kalpayanti na cā pi mṛtā ā ma bhagavan punar
apy ā gatā nte paśyanti evam e-
1. 3. va bhagini mayā mā 'nitya-saṃjñā kā rṣī t. adya tathā gataḥ parinirvvā syatī ti
nevaṃ kalpayitavyaṃ mṛtasaṃjñā -
1. 4. vat ye sadā nityodbruvaḥ śā śvataḥ tathā gata iti dhā rayanti teṣaṃ tathā gato
gṛhe tiṣṭhati. eṣa
1. 5. parā ddhyā śayo [adhyā śśya*] nā ma pṛcchā vaśā nā ma iha kaścit tathā gatam arh-
antaṃ samyaksambuddhaṃ paripṛcchet katham a-
1. 6. haṃ bhagavan kī rttiṃ prā pnuyā t loke dā yako viśruta iti na ca dadyā t kasmiṃś
cit[ta] tathā gatam evam vadet niḥ-
1. 7. saṃgam pravā raya dā sī dā saparigraheṇa atyantabrahmacā riṇaṃ kumā rī dā nena
amā ṃsa-bhojinaṃ mā ṃsabha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